

下 部

龙 登 九 五

第二十九章 吴汉休妻 甄阜丧命

• 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深——这是俗谚。吴汉是休妻，岂可轻而言杀？但妻子自杀，与休有关，亦可曰杀妻。

• 王莽的惟一剩下的与元配所生的女儿王鸾英，也完全可以走另一条路子，诸如落发为尼，但她偏偏要选择死……

• 各路义军矛盾重重，却偏偏也能打几个胜仗。甄阜命丧，人心大快！

吴汉拔剑奔了出去，果然是那押解刘秀兄妹的地方出事了。一位蒙面人已经刺倒了一名士兵，正与另一名士兵打斗。吴汉插了上去，只一个照面，就打倒了蒙面人，一把抓下他的罩面黑布，喝问：“什么人？如不说实话，我立即要你的狗命！”

蒙面人还是硬着头皮说：“告诉你，老子是南阳府的人，我二人只是探听刘秀的押解处，已经派人去回禀了，官军少顷即至。你若敢伤害我，梁大人他们也不会饶过你的；你若交出刘秀，两得其便……”

“啊！”吴汉一个劈面掌，打得这蒙面人一命归西。这时，马武已经闪电般地冲进了押解刘秀的小茅屋，只喊了一声：“刘秀，我是马武！”却已见黑影中的刘秀早已劈面一掌击来，马武倏地



闪过，刘秀也已听出乃是一个救人的马武，即回身拖过伯姬，跟随马武冲了出来。刘月英急忙相帮，架起伯姬，与刘秀越过矮墙，就消失在山坡树丛中了。

吴汉见众军丁已经围了过来，便喝道：“各位弟兄，是南阳府的军丁又来跟踪加害我等。我乃当地人，更有邻人相助，何惧之有？你等立即准备，伏于路旁，南阳军一过来，可以半腰而击之，我自能指挥你等大获全胜，不负我吴家军之名！”

这众位军汉，在京城之时就随同吴汉学习武艺，都是大司徒王邑手下的精兵。吴汉不仅武艺高强，而且人品极好，深受这群军丁拥戴。所以，这些军汉一向训练有素，听吴汉军令一下，迅即部署于山道两旁了。

吴汉既知梁丘赐的军兵少顷即至，岂敢少怠？他见两个丫环也已被惊醒，正在房门口张皇四顾。吴汉走过去，朝两个丫环道：“你们俩到堂屋里等着，不要走动，若要走动，可就会丢了性命！去吧！”

两个丫环一见驸马换了一副面孔，立即吓得胆裂魂飞，三步并作两步，就奔进堂屋了。这时，公主王鸾英也看出变故来了，沉着地问道：“驸马，看来，是我的塌天大祸到了！”

吴汉一下语塞了——这位小公主王鸾英，自从嫁于吴汉，确实让吴汉无法说出她的一个“不”字。就是刚才与吴母刘月英的初见，皇家公主的派头和声势，她就一点也不曾施出来，完全以民间儿媳初见婆母之礼相待。这能不使吴汉感动吗？但现在是不行了，吴汉既已知道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就一定要参加到反莽复汉的队伍中去，就只好再当王莽的驸马了。他只好开门见山，三言五语，说明事情的原委，只凭公主表态了。这位小公主也毕竟颇肖乃父，是颇有心计的，她冷冷地问道：

“吴汉，我若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留在这荒野山村，直

等到你大业有成，你我还能破镜重圆吗？”

吴汉忖道：“公主，你若苦守等我，待我母亲百年之后，我还可以把你带回家中的。但只要我母亲还在，她……是不会认你这个儿媳的。这件事……我母亲已经守寡十四年了，我不好让她再为儿媳之事烦恼。更何况，公主您也还年轻，也不必从一而终啊！”

“吴汉！”王鸾英也变了脸，柳眉倒竖，杏眼圆睁，“我父王莽多行不义，我岂不看在眼里，恨在心头？但是，为什么世人不会想到：莲出淤泥而不染，我王鸾英虽终是王莽精血所生，亦会睹父之变，深刻反省，决不取父亲之为人呢？”

吴汉迫不及待地说：“公主，你我终是夫妻一场，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呀！如果，目前让我选择要母，还是要妻，你可试为我做一抉择？你再想一想，如果有必要，我即派人把你护送回京，保你无虞！”

王鸾英喃喃说道：“如果世人皆以此论：老鼠生来会打洞，毒蛇生来钻窟窿。我王鸾英既是王莽之女，指日长安必破，我还是难免一刀啊！”

这时，庄头已经是一片打斗之声，吴汉不敢怠慢，立即赶奔过去，杀在一处。这时，就见刘秀、马武、刘月英等，已经率领一帮村夫，扬着火把，挥着短刀，也投入了战斗。原来，这吴汉所率领的官军，虽然服饰与南阳梁丘赐手下的官军服饰略同，但吴军们的前胸和后背上，都有一个大大的“游”字。因此，火把闪处，更利于辨认。而且，这吴汉手下的军兵，虽然数只千人，但却是吴汉的亲兵，训练有素，更有马武所率民丁相助，顷刻便把两千南阳军砍杀殆尽，命大的才得逃脱了几个，就回南阳报信去了。

事已至此，吴汉就扬着火把，对手下兵丁说道：“各位弟兄，这就明挑开了吧！我乃是前汉室站殿将军吴福之子，母亲一直不



向我吐露真言，致使阴差阳错，我成了王莽老贼的驸马。诸位弟兄既已久住长安，想也目睹王莽之无道，眼下全国造反，新朝将灭，尔等还不愿意跟我反正而弃暗投明，干一番功荫子孙的事业吗？更何况，刚才一场激战，就是我们与这位春陵义军、刘汉皇族的刘秀一同杀了许多南阳军，这位猛将，就是我的恩师马武——那位枪挑荆州牧人和车的神勇人物，你们即使想再回去，恐怕也难保不受屠戮啊！就像那位宗卿师李守，其子李通谋反，他受黄显之劝而出首，不也是全家斩首了吗？何去何从，悉从尊便。愿跟吴某建功留名者，请靠这边站，愿走者，即可启程！”

“我等愿意跟随将军！”众士兵一齐呐喊。却突然有一人挺刀刺向吴汉，即被吴汉抖身闪过，顺手一剑，刺倒在地。吴汉喝道：

“若敢谋为不轨，这就是个例子！”

“我等愿随将军，决无二心！”众军兵一齐跪了下去。吴汉喝道：

“自愿随吾者，立即启程，这里已成是非之地了，另到别处安营！”

众军一声应诺，各自收拾行囊。马武也已让一帮新组织发动的农夫列队随行。刘秀忙寻到自己的武器和青骊马。吴汉猛地想起了公主王鸾英。他奔到屋前，见迎门小桌上灯光惨淡，却不见公主人影，即吃一惊，再一移视线，立即大叫一声：

“公主，我的妻呀！我还有话要跟你说啊！”

原来，那公主王鸾英已经用白绫把自己悬在梁头上了。吴汉忙挥剑断绫，抱下王鸾英，但她的气门已绝，神仙也难展起死回生之术了。刘秀走到桌前，见一片白绫上写诗一首：

吴起杀妻曾求将，吴汉休妇我断肠。

怨情去向阎罗诉，三尺白绫一悬梁。

吴汉接诗一看，泪如泉涌：“天啊！战国那位杀妻求将的吴

起，正是我之先祖啊！我吴家为什么总落个杀妻求将之名呢？妻呀！你就用这首七绝诗去向阎王递诉状吗？我……也回你一首，以代答状吧！”他即咬破中指，将那片吊死公主的白绫展于桌上，写道：

吴起杀妻留丑名，吴汉休妇有隐情。

愿到九泉与相会，刀山油锅任施行。

吴汉写毕，竟至晕厥过去了。马武立即与刘月英扶起吴汉。吴汉苏醒过来仍是涕泪满面，朝马武说：“师傅，这本是你的宅舍，但弟子我总是也在此住过，我就暂一借你这地皮，安葬我妻，待日后我再来将她另行收葬，行吗？”

马武惨然说：“我都已把你师娘带上了，这个家，谁要谁算了！这儿风水不错，你就葬吧！”

吴汉略一拭泪，将两首诗笺盖于王鸾英的尸体之上。吴汉走出这座破屋，双掌一推，即刻墙倒屋塌，就成了王鸾英的坟墓了。这公主王鸾英一时起意，想随夫一看南阳景致，并借机拜望婆母，没想到一遭休弃，一气之下，就悬梁自尽了，这岂非天意？事到如今，刘月英也觉惨然了，她望着尘烟未尽的屋墙堆成的新坟，双手合十，挥泪拜道：“王小姐，想不到你是这样一位烈性女子呀！只因你父杀了我夫，我记仇心切，导致你如此惨死，我向你道歉了！”

刘伯姬连忙扶住刘月英，那公主的两位丫环也过来要求吴汉收留携带同行，吴汉只得依允，让他俩服侍母亲和刘伯姬坐上车轿。众人迅即离开了马步岭，由马武带路，绕小道去寻春陵军了。

曙光破晓，朝霞东升。马武已率领吴汉、刘秀等走近棘阳城了。这时，马武才得暇说出，他这段时间是被送回老家的一个僻静处养病的。在绿林山时，瘟疫四起，分兵下山，马武也觉不适，只以为也是得瘟疫了，被送回家后，投医问药，竟然活过来



了。他即在当地招募兄弟兵，刚准备归队，不想就碰巧遇上吴汉回家了。马武大病初愈，很是瘦削，但兴致却十分高涨，说：“嘿！咱老马绰号人称马瘟神，那绿林瘟神便不敢要我呀！哈……哎！刘文叔，你不是被绑住双手押在屋里的吗？怎么我一闯进去，你即能跟我交手啊。”

刘秀道：“嘿……我借口说要屙屎，需要解腰带，并且说，已经屙到裤子里一些了，那守门的士兵嫌臭，就让我妹妹给我解腰带，可我一转身，就让她把我的手先给解开了。即使你不过去，我也准备越狱逃走了！嘿……”

马武笑道：“别说，你这人心眼真就是密呀！”

吴汉笑道：“哼！我就没准备严防你，若是不给你松绳子，你一时就能解得开？”

众人哄笑起来。但刘秀此时又岂能笑得起来？他看到了棘阳城上飘着的“汉”字大旗，心又回到昨天的战场上去了……

新市军的首领王匡、王凤和平林军的首领陈牧、廖湛，相约奔进棘阳。在刘稭的帅帐之中，他们一方面安慰刘稭，说些“胜败乃兵家常事”的激励言语，另一方面又分析目前战局：南阳甄阜、梁丘赐十万新军自宛城南下；严尤、陈茂的十万大军自荆襄北来，已显出夹击之势。这二十万大军，十倍于我，如何抵挡？不如弃城先走，还是远奔深山大川，以避锋芒。

正在此时，刘斯干喜不自胜地奔入：“启禀大帅，三将军率领千余精兵，还有大将马武、吴汉，已到帐外了！”

“啊呀！”刘稭抢先奔了出去，他一看见三弟刘秀和小妹伯姬，泪水立即涌出了眼帘。但他还得先与马武和吴汉见礼。众人一同回到帐中，王匡、王凤等自然要向马武询问病愈情况，马武又是一言以蔽之：

“咳！那真瘟神怕我这马瘟神呗！我马老子是犯了水土啦！一回到老家，喝口山泉水就好啦！来！我先给诸位介绍我的这位驸马弟子，再谈谈刘文叔‘解手’脱绳的故事……”

王匡、王凤等当然极为赞赏吴汉这位名门虎将，也暗暗为这员小将先投奔了刘祗而惋惜。

众人又听吴汉分析了京都及东方赤眉战局，就暂时打消了逃避的想法。马武暂时不好留在刘祗处，便留下了吴汉，自己仍随王匡回新市军去了。刘祗又得到了吴汉这员虎将和千余人马，信心倍增，便急招邓晨、李轶等，共议御敌之策。因有探马来报：甄阜、梁丘赐昨日旗开得胜之后，趾高气扬，留辎重于蓝乡（地名，在今河南泌阳县境内）。因前日之战，也损兵近万，整顿起九万人马，轻装南渡潢水（位于今河南省唐河县西），在泚水（今名唐河，在河南泌阳县境内）西岸扎下营垒。这甄、梁二人学习当年霸王项羽背水一战，破釜沉舟的做法，命士兵拆除了潢水上的浮桥，烧掉运兵的渡船，扬言此次进兵，不尽扫乱匪，誓不罢休。当然，前日之战，会给甄阜、梁丘赐树立这一信心的。士兵们见无退路了，也只得摩拳擦掌，尽力一战。

莽军气势汹汹，还是给新市、平林两支军队形成了很大的压力。王匡、陈牧等将领还是认定此战取胜把握不大，准备暂避莽军锋芒，逃往他处，以图游击战略。刘祗虽然心志如铁，但因面临十倍之敌，又是新败，终是军心惶惶，使刘祗心急如焚。刘祗集合刘秀、李轶、吴汉等众将，商措对付莽军之计，但苦于兵力不足，又无外援可求。一旦棘阳失守，又无合适的退守之处。众人正惶惑无计之时，门军来报：“下江军李通将军求见！”

原来，李通在宛城逃脱之后，又与李轶分手。他几经周折，投奔了从绿林山分支后西入南郡（今湖北江陵）一带的王常、成丹所率的下江军。这下江，乃指地区名，古称长江自南郡以下为



“下江”。这下江兵的首领王常，字颜卿，颍川舞阳（今河南舞阳）人。他当年为了替弟弟报仇，杀了仇家，逃往江夏（郡治在今湖北云梦）。之后，他又辗转加入了绿林军。这位王常膂力过人，智勇双全，被王匡任为偏将军之职。这“偏将军”之官，也不过相当于现代的旅长一职。但王常又人缘极好，在绿林山分支下山时，他却能单独领出一支精壮部队，称为“下江军”。转战数月，部队扩大，实力反而超过王匡、王凤的新市军了。王常所率领的这支下江军，近来一直是在与严尤、陈茂的大军周旋作战。先是在兰口（今湖北荆门东北）一战，王常兵败，率部折向东北，在钟山和龙山一带展开游击战。就在前不久，年底将近，下江军却在上唐乡（今湖北枣阳市东南），打败了荆州牧的军队，然后抵达宜秋（今河南唐河县东南），这就与刘稭的部队所驻棘阳只相距几十里地了。王常通过几个月来的转战，也认为，小支部队作战，战而无力，守而势孤，更易被敌包剿。为此，他一到宜秋，就派熟悉这一带地理的李通先与诸军联系，李通自然就先找到刘稭了。

李通向刘稭、刘秀介绍了王常及下江军情况，建议刘稭与王常缔结联盟。刘稭当然是大喜过望，求之不得。他跟刘秀略一计议，命吴汉速去找到其师傅马武，通过马武，告知王匡、王凤和陈牧诸位首领：下江军王常、成丹部又来汇合，我军势大，更可对敌莽军，勿生恐惧之心。刘稭和刘秀亲自跟随李通去与王常会谈，只留李轶、刘稷等坚守棘阳，以防莽军偷袭。

刘稭、刘秀跟随李通，三骑马一阵急驰，不到两个时辰，就已经赶到了宜秋。李通先进去禀报，刘稭和刘秀就暗自观看王常的军容：营寨结扎严密，军兵各自练武，这里的军风军容就看得出大大不同于新市、平林军了。刘秀就说道：

“大哥，看得出来，这位王常将军的治军和练兵，是有可学

之处啊！”

刘猄连连点头。就见李通引王常等将领迎出大帐来了。只见这王常面似淡金，五绺长须，剑眉斜飞入鬓，一双丹凤长眼，身高八尺，身穿黑色箭袖战袍。刘猄忙朝王常一抱拳，说：“王帅，在下刘猄，字伯升，这是我三弟刘秀，字文叔！”

“刘将军，外面天寒，请帐中讲话！”王常即引刘猄、刘秀进入帐中，再一一介绍自己的副帅成丹和大将张印（印同昂）。众人一一施礼，就依宾主入座了。

刘猄说道：“王将军，我和三弟刚才一看你的扎寨和练兵，就肃然起敬，怪不得你能凭这不到两万人马，就能先败后胜而把严尤、陈茂大军拖垮，又接连击败荆州牧，这岂是易事？李通将军已经与我等讲过您对联合作战以御强敌的见解，为慎重起见，我已派人去知会新市、平林两军首领，以安定军心，以防两军临战撤军。我兄弟二人再亲自面晤王帅，以定决策。”

王常笑问道：“伯升将军，我知你乃春陵侯家族之佼佼者，你也主张与莽军展开大战吗？”

“然也！”刘猄认真地说，“我昨日跟王匡、陈牧二位主张逃避之策的首领就讲过这个道理。如今，王莽已成强弩之末了，在我们这南阳、荆州一带，就是甄阜、梁丘赐一军和严尤、陈茂大军尚可作战，你我也皆试过其实力了，何必再游而不击，以失民望？眼下，趁严尤、陈茂大军北进迟缓，我这四支义军可以从四面合击南阳官军，使其四面分心，他就必败无疑！”

刘秀又微笑着说道：“王帅，我刘文叔斗胆，可向您试分析南阳莽军效法项羽破釜沉舟之弊：当年霸王项羽，乃是力敌万人之名将。其破釜沉舟，示无退路，乃存有神威勇将冲突敌阵，先使破阵瓦解，才得取胜。今日之甄阜、梁丘赐为何破釜沉舟？乃是王莽皆已收留了这些主阵将帅之父母妻子，使主将没有退路了，这与士卒何干？他这样毁桥、沉船，实是东施效颦，徒显其



丑也！他甄阜、梁丘赐，谁有霸王项羽之勇？就凭那属正梁丘赐之武功，八年前我就领教过。他只是凭借投机钻营而充此武职；而我这新市、下江、平林、舂陵四支大军中，不乏神勇之将，如枪挑荆州牧人车的马武，现刚刚投入我舂陵军的吴汉，都可谓冲锋陷阵的上将，我军即可采取冲阵之战略，一旦有勇将冲破敌阵，伤其主将，而其军无退路，必定心慌，我则大呼‘抗者死，降者生’，其败卒则能大片投械归降，我军岂有不胜之理？”

王常对刘秀的这一番理论深表赞成：“文叔将军，你对这前后两个‘破釜沉舟’战例之预测，极有见地。这勇将冲阵，伤其主将，而乱其军心之策，也颇高明！文叔，你学过兵书战策吗？”

刘秀坦然答道：“我和大哥都曾先后进长安太学求学，也都研习过《孙子兵法》等兵书。但是，这些前人的兵法，需要我等后辈因时因地制宜呀！就如在这个严冬季节，那些细小河流，或因一夜寒风便凝成可以渡人之坚冰；那又何必破釜沉舟，徒然惶惑军心呢？”

王常大喜：“哦！由此可见，身为大将，就当习文以弄武啊！当年项羽，号称‘恨地无环铁霸王’，‘力拔山兮气盖世’，为什么败于你先祖刘邦之手？就是刘邦任用了一帮张良、萧何、韩信等文人儒将啊！那么，咱两军及另外两军联合反莽之议即可约定了！我们即可采取二位所谈的分军先击南阳军的战略，急速进兵，不可等到严尤、陈茂大军南下与南阳军汇合，近日即可接战……”

“陈将军！”刘稭急急地说，“当防严、陈大军与南阳军对我形成夹击，我甚至可以今夜即行攻击莽军！你部下江军也即可迂回绕于南阳新军之后，一旦我与之接战，你即可猛击其背。新市、平林军猛击两翼，务必于严尤、陈茂大军到来之前，围攻南阳军，才是天时与人和之利呀！”

王常大喜：“哦！伯升兄，我看你兄弟都堪称人才呀！临十

倍之敌，而且已曾刚刚失利，而不怯敌，这实非常人所能啊！如今，王莽暴虐天下，人心思汉，如今，您春陵族两兄弟堪称英雄人物，或为中兴刘汉之才啊！我王常才疏学浅，愿意当你兄弟的左膀右臂！”

刘稭极受感动：“王将军，倘若能借你吉言，我兄弟真成为反莽扶汉的崛起者，一定要与你共享天下！”

刘秀瞥见成丹、张印二人面有不悦之色，忙说道：“王帅，我大哥心直口快，你莫见怪，其实，又正如那霸王项羽和陈胜、吴广，我等打败王莽之后，谁掌那传国玉玺，还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呢！我们现在大敌当前，还是先考虑同心克敌，才是民心所向啊！将来谁为帝王，惟得民心者得天下呀！”

王常大喜：“来！上酒菜，我要款待二位……”

“王帅！”刘秀劝止王常，“目前敌阵已结，说不定即刻就能接战。我兄弟一同来拜晤您和诸位将军，为的是极显诚实，并面定决策。又岂在一酒一饭？我兄弟即刻告辞，回去即可进兵，惟希诸位不可食言！”

王常言道：“二位尽请放心，在派李通前往联络时，我兄弟几个就已经商量过了，决无异议。”

刘稭说：“既然这样，我二人即刻告辞，待击垮南阳军之后，由我做东，招待诸位，如何？”

王常答道：“好，一言为定。我也即刻向南阳莽军迂回包抄过去。”

刘稭、刘秀立即告辞，率十名护卫飞马而去了。

成丹、张印二人送走刘稭兄弟，回到帐中，便吞吞吐吐，口将言而囁嚅。王常笑道：“二位兄弟，我刚才就已经发觉你二人面有不愉之色。说吧！话是开心的钥匙啊！”

成丹说道：“大哥，咱的初衷，只是可以与他联合作战。听这刘稭的口气，大有取王莽而代之为帝的野心。这未来之皇帝，



大哥你就不可以一当？我们就必须臣服于他吗？”

张印更是不满：“哼！说起那冲阵之法，仿佛就是南阳人马武、吴汉乃是力敌万人之上将！马武咱兄弟服他；可那吴汉，小小年纪，就准在我兄弟之上……”

“哎呀！……”王常指责道，“你二位兄弟，可是我王常的至密之人呀！你二人不是一向佩服愚兄的见识吗？我请你二位记住愚兄的识人，至目前为止，我王常见过的所有军政人物，还没有能与这刘氏二兄弟相比拟者。如果我的眼色不错，这二人能成其大事，你我兄弟今日与其成为患难之交，将来能吃了亏？二位兄弟若是不再佩服我的见解，我就……没办法了。天赐其机，岂可不取？”

成丹、张印二人，当然不敢与王常翻脸，就只得随其行动了。

刘稭、刘秀回到棘阳，即得到新市军和平林军方面的回音：他们获知下江军入伙联合，大为壮胆，遂息去心，决心一战。刘稭遂与刘秀商议，把这四支人马扩为六支，即：吴汉军单辟一支；马武军另辟一支——由他所率刚从南阳发动来的几百人马，独立行动，等候补充。这当然是刘秀的一个小心眼儿——马武毕竟是南阳人，他总不至于像王匡、王凤、陈牧那样，有利则合，无利则散。这样把马武从新市军中另拉成一支，因有吴汉独立一支的例子，王匡等也不好反对。再说，刘稭也说明了理由：四支军队的数字之音，乃是“死”，其音不祥；六支队伍应其“六六大顺”之意，谁能反对？再说，这也正中马武心意：他一经接触，就对刘秀尤有好感，自己拉起的这几百人，自己带着，又有哪个敢说半个不字？

六军分军既毕，刘秀即向刘稭请战，他说：

“大哥，我看这甄阜、梁丘赐，虽然陈兵泚水之西，但他还

是想拖延数日，以待严尤、陈茂大军南下，与其夹击我军，以图一举歼灭我军。更何况年关将近，天寒地冻，他岂肯轻出？为今之计，若想诱他急战，必须劫他的粮草，一能惹他暴怒而急战，二是一旦夺其粮草，必定会扰其军心。”

“太好了！你真跟我想到一起去了！”刘猄叹道，“三弟，如果失去了你，我可真是无法想像了……那甄阜老贼虽然奸诈，但他认为我军新败，决不敢主动出击，这就是我军有机可乘啊！你看，让谁去干这件大事呀？”

刘秀忖道：“马武所率队伍，还有吴汉所率军兵，最适合干这件事。因为，这两支新到，都愿建功立足。更何况，他这两支军内，多有经马武、吴汉教练出来的精通武术的人物，深夜突袭，劫粮，也正好以粮草而在这一带扩军。春节在即，这一带百姓缺粮，他们当然愿意吃粮当兵啊！”

刘猄完全赞成，就命刘秀联络两军，共谋劫粮。

刘秀回住处收拾行装，却见叔父正在院中为阵亡家人和将士设祭，哭得老泪纵横。刘秀立即想到：下次作战，应派人另带眷属脱离战场，决不能再以眷属为累。这时，却见一位兵丁为叔父送过了一封信。等刘秀出院将行时，就听见刘良气得破口大骂甄阜。刘秀连忙走了过去，拿过那封甄阜亲笔信，就灯烛下一看，只见这白绢上写道：“……老子不能表率宗族，单裤骑牛，且哭且行，何足赖哉……”刘秀怒气攻心，把信笺一叠，掖进腰中，冷笑着说：

“二叔，君子不与牛生气，这甄阜与你同期举孝廉，不思报汉，反从逆莽，你只看我今夜之举，看他明日还能笑出来否？叔，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下次作战，就由你率家眷们游离于战场，决不能再为所累，也使军队少些牵挂之心呀！”

刘良咬牙说道：“文叔，你放心吧！我也正可以此而回击那甄阜，看看是谁能笑到最后！”



腊尽年底的深夜，兰乡上空寒星漫天。守卫城门的士兵看见一队官兵走近了城门，认为是自己的人马来提取粮饷，正要询问部队番号，便被飞镖击中咽喉。吴汉军夺下了城门，马武兵随后拥进，刘秀催后，两千多人马个奋勇，攻入莽军营房。这些守护粮草的莽军大都还在睡梦中，一个个刚醒过来，已经面对枪刀，做了俘虏。刘秀指挥车马，押运粮草，全胜收兵，而自己未伤一兵一卒。

果然不出刘秀所料，吴汉、马武两军，既得粮草，又得扩军，人马一下就扩充了三倍。而甄阜、梁丘赐一闻兰乡粮草尽失，大惊失色，欲待退兵夺回兰乡，可惜桥梁已拆船已毁，一时无法渡过泚水，便只好另作计谋，但粮草既失，军心惶惶，这破釜沉舟之壮气自然烟消云散了。今日已是除夕，甄阜、梁丘赐心里实在窝囊，这个年又怎么能过好呢？甄阜和梁丘赐在中军帐内对酌苦酒，商量如何向监军苏伯阿敷衍丢失粮草之责，决定明日正月初一再行整兵出征。

开门赢，一年赢。

棘阳城内，刘秭的大营中，却是一片欢腾。将士们趁着劫粮草成功之兴，饮酒辞岁，个个请战。这时，大将邓晨却是咬牙切齿地在喝着闷酒。原来，是他那位留在家中守家的儿子邓泛刚刚落荒赶来，报说家里祖坟被挖，房舍被烧，邓泛是被邻里提前透信儿，才得活命的。而烧房、扒祖坟的新野军，正是受了南阳前队大夫（郡守）甄阜之命，去邓家抄家灭祖的。猛将邓奉也在一旁气得呼呼直喘。刘秭说道：

“你众人不要生闷气了，今晚是马年已尽，迎来羊年之际。咱春陵军刚刚在马年之末的白雾中受过莽军马队践踏，而致大败。我们不是刚刚夺得粮草了吗？粮是人饭，草是马食。你们多

喝几碗御寒酒吧！年夜一过，我军六路人马就全力以赴，六路合击。砍断莽军马年之腿，砍下莽军羊年之头，明日正月初一正午，咱们就在甄阜的大帐中以甄阜、梁丘赐之人头祭旗，下酒！”

邓晨一听，端起酒碗就饮。刘秀连忙夺住，说：“二姐夫，这酒只喝一半吧！留下那一半，明日中午再喝，以免喝醉了，脚步不稳，不能杀敌立功啊！”

刘稭也立即传令：“年夜子时三刻进兵！”

年夜丑时，黄淳、泚水两条河水在寒星辉耀下闪着惨淡的银光。刘稭统率六部兵马，迅即搭好浮桥，人衔枚，马摘銮铃，包马蹄，这四五万人马悄悄地迅速靠近了九万南阳莽军的大营。

一声号角响，六路虎狼兵冲进南阳甄阜大营，众军士棉衣穿得慢，非死即亡。那六路大军又是一个呼号：“降者生，抗者亡！”正从梦中醒来的莽军士兵，又有哪个不愿生？纷纷丢下器械，跪地乞降。

这下江军王常各部，特别是成丹和张卬，都为刘秀那句“马武、吴汉是名将”的话激着，正好借机一显本事，个个跃马横枪，大显神威。马武、吴汉二将，更是如天神下凡，马武板门刀一抡，半个营棚撕裂，几十个军士丧胆；吴汉一杆方天戟展开，砍刺不空。矧子虎将邓奉，抡动浑铁大棍，如太岁出土；虎将刘稷，点钢枪神出鬼没……而这帮梁丘赐手下的将官，若但凡武艺超过梁丘赐者，谁能跟他受气？所以，除了人多马多之外，这莽军毫无大将之优势。而一旦被偷袭，人多优势即失，这就全盘皆输了。

甄阜衣衫不整，被护卫扶上战马，顷见梁丘赐大军大势已去，自知孤掌难鸣，不敢迎战，他只想呼喊下属，移兵结阵。但只见火把闪耀之中，当先一将挺枪冲来，正是刘稭。甄阜大惊失色，拨马撤军，但马到泚水边，扬蹄嘶鸣，无桥通过泚水，水面



只结了一层薄冰，众士兵放胆踏上薄冰，没走几步，薄冰尽裂，众军跌入河中，有人勉强挣扎出水，非死即伤，活着被俘者，也顷刻冻成“冰人”了。甄阜还想绕河岸逃走，被邓奉斜刺里冲出，棒扫马腿，先把甄阜倒撞下马，再复一棒，即打得脑浆迸裂，死于非命了。

梁丘赐还有几个高手保镖，驰马想要冲出重围，可惜他命短该绝，正好撞着吴汉。这吴汉一展方天戟，就把几个保镖送上西天了。梁丘赐伏鞍还想冲击，被吴汉从后飞戟一掷，就像一柄投枪，准确无误地刺入梁丘赐的后背，连那面护心镜都被刺穿了，可见此力之大。这位贩马出身的小将飞身下马，挥剑斩首，抽戟上马，竟让人看得目眩。

四五万义军，全歼两倍之莽军，竟不到两个时辰，刘稭大获全胜，鸣金收军时，红日破晓，霞光万道。六路大军喜奏凯歌，欢声震天动地。这就是刘稭指挥联军作战的第一个奇袭大胜仗，以此辉煌战果迎来了癸未年的正月初一日。

棘阳城头上，旌旗中夹杂着飘舞的白幡。刘稭中军帐暂设为灵堂，李通亲作祭文，泣声朗读，刘良含泪祝拜，三军举哀。邓奉、吴汉斩杀罪魁，赏记有功。刘稭亲将甄阜、梁丘赐的人头摆上供桌，以慰几天前惨死的亡灵……

这位平林渠帅陈牧，在与副帅廖湛饮酒庆功时，忽然心生一计，对廖湛说道：“兄弟，你看出了吧？这春陵侯族的兵力，一战后，就显出强势了吧？我想，咱手下的这位安集掾刘玄，官儿太小了吧？我想提升他为更始将军，如何？”

廖湛眼珠一转：“陈兄，高见啊……”正是：

将士热血染旗红，初获胜绩已谋争。

和氏璧刻李斯篆，捡来玉玺留笑名。

第三十章 刘玄升迁 严尤败北

• 一般人选将士，都愿意选精明强干者，以期望他带领大伙有奔头；但这里却有个相反的例子——要举荐一名庸才……

• 权力炙手可热，谁人不想争啊？但“权”字后面又加个“力”字，可见，有实力者才可以图权。

• 严尤——这位步步走下坡路的人物，空负才学、胆识，却只得不严而“忧”了。

这平林渠帅陈牧，也是个颇有心计之人，他看到刘秭兄弟的作为和气势，知道自己是无法与之相比的。但人人都传说“扶汉兴刘”乃是天意，谁是扶汉兴刘的功臣呢？刘牧就想到了刘玄这个人物。刘玄自进入绿林之后，写写字，撰撰稿子，为人也谦和。若是拥立他逐步当上皇帝，就像那汉元帝之后的几个皇帝一样，人善有人欺，这“臣子”就好当了。陈牧的心计既然被廖湛一下识破，二人会心一笑，也就连碰了几杯。正在此时，新市军渠帅王匡、王凤率朱鲋拜年来了。陈牧即对廖湛笑道：

“真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快快有请！”

陈牧将王匡等众家兄弟延入上座，即刻再上酒菜，几杯酒下，那朱鲋就借酒发挥，说道：“陈帅，通过这泚水一战，你应该看清了吧？我等皆是作战的随从，而刘秭就成了主人了！这次



劫得的粮食、辎重，全归了马武、吴汉师徒俩，他俩的手下军队也就一下子增到了二三万……要是等刘祗当了皇帝，咱们新市军和平林军，恐怕就是……他们吃饭，咱喝汤了……”

真是好机会，不谋而合，想到一起来了。陈牧嘻笑道：“几位来得正好，我刚刚与廖湛兄弟议论，要把我平林军中的安集掾刘玄提升为更始将军，不知诸位……以为如何？”

王匡略一思索，笑道：“陈帅，那王莽刚刚篡汉之后，定号为‘初始’，他的手下将领也有‘宁始将军’和‘更始将军’，你今要把毫无军功的那位刘玄封为‘更始将军’，是不是？……”

众人一听，都笑了起来，陈牧便乘兴叫道：“来人，去叫刘玄！”

众人各自会意，当然并不阻拦。转眼的工夫，刘玄进了中军帐，一见这么多将领都凑到了一起，他便有些慌乱：“诸位将军，叫我来……？”

陈牧涨红着脸笑道：“刘玄，今日是正月初一，这民间不是有这么一副春联吗？叫做‘一年初始日，万象又更新’。我要封你为‘更始将军’，怎么样啊？”

刘玄一听，认为是自己的耳朵出毛病了，用两手一拍，还立即“嗡嗡直响”，便知道自己不是听错了，但他大惑不解：“啊……陈帅，我刘圣公只是……会写几个字儿，又不会带兵打仗，怎么……无功受禄，会受封为更始将军呢？”

王匡也笑了：“嘿！你姓刘名玄，乃玄机之玄也；你起字圣公，这皇上才称‘圣上’呢！你能以这个名字而活这么大年纪，可能是个大福大贵之人啊！只要你日后不会忘了我们这一帮兄弟，我们……还会给你加封呢！哈……”

“哦……”刘玄倒真被这一席话给提醒了，自己的名和字，真不凡呀！父亲的名字就有意思呀！“刘子张”——自己没多少

造就了，留给儿子改弦更张吧！自己若是无福，怎么能担得起“圣公”这俩字儿呢？早就被烧死了。这几位将帅一向瞧不起人，怎么这大年初一，倒一下就封自己为“更始将军”啦……

朱鲋这时也拧着瘦黄脸笑道：“更始将军，其实，你也挺有计谋呀！当初，你弟弟死了，你投了我绿林军，惟恐官府会因你为寇而加害你爹，你就托人借口棺材，里面装几块石头，抬回家办个假葬事，把那棺材埋了。当夜你又领人去把那口棺材扒出来，再重埋好坟子，这口棺材也再送还给人家。这点子，一般人是想不出来呀！”

众人却开心地大笑，但刘玄这时就产生遐想了：棺材——官才，由借来的官才，我照样办事呀！何况，是你们愿意“封”给我的呀！“更始将军”，不能打仗的将军也有啊！那位没有脚的孙臆，不就是一个例子吗？何况我有脚……

陈牧叫道：“更始将军，来入席吧？”

“嘿……谢谢诸位，谢谢……”刘玄毫不嫌弃这残羹冷炙，一脸喜气地入座了。

居住在宛城的王莽亲信绣衣使者苏伯阿，一听见吴汉反叛的消息，即吓得胆裂魂飞。他急忙命令甄阜往剿吴汉；正焦盼佳音时，又惊闻甄阜、梁丘赐全军覆没。他便不敢在宛城再住下去了，即刻赶奔京都长安，以向王莽如实禀报吴汉之变和南阳兵败军情。

棘阳城内的刘稭中军帐内，热闹非常。刘稭把各部帅将都请了过来，他今天要大宴三军。他看众位都落座了，特别是那位刘玄老弟，竟也斜挎宝剑，煞有介事地跟在陈牧、廖湛后边来赴宴，他只觉得刘氏人物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而得陈牧器



重。刘祗举杯说道：

“诸位大帅，将军们，今日是羊年正月初二日，‘羊’字，也乃是‘祥’字也！取吉祥之意。咱们六部联军，羊年伊始，就是开门胜啊！这正月初二，又是民间开始走亲戚的日子。咱们这六部大军，不都像是翁舅至亲吗？我想，甄阜、梁丘赐九万部队，歼其两万，俘其五六万，但严尤、陈茂的十万大军还正在向我靠拢啊！那长安的王莽，一听说我南阳大捷，也一定还会增兵支援啊！所以说，大战还在后头呢！既然如此，我们这六部大军，就该推荐一员主帅人物，以便统一调度、指挥，才好如臂使指地调度军队以协调作战啊！这如臂使指，是可以比较准确地比喻我六部大军统调的，这一件东西，比如这酒杯，只需拇、食指即可端起；但这夹菜的筷子，就需要五指并用了，但这都需要小臂才能协调掌握啊……”

廖湛却所答非所问地说道：“各位，我部……昨日中午，正月初一日，已经封这位春陵侯刘买之长子刘熊渠的曾孙刘玄为更始将军了，就是取……‘一年初复始，万象又更新’之意啊！”

廖湛的这句话，安排得太急了，王常一听也便知其意了，他心想：怎么？倒是你平林军抢先立个姓刘的将军呀？这次大战中，他有过什么功吗？你平林军的班辈就不够数，还想早抢“交椅”呀？你连绿林山的聚义厅还没上凑儿呢！若不是我下江军参与此战，你们平林军的腿，跑得比兔子还快呀！……想到此，他振振有词地说道：

“诸位将帅，在下以为，刘祗将军所说的如臂使指，意思很明确，就是先在我们这六部军队的渠帅中，先推选一位能够指挥运兵打仗的人物，才堪称为‘臂’呀！如果他没有这个本事，任凭你给他弄上个什么将军，也无济于事呀！比方说，那屎壳螂中，就有一种名叫‘将军’的大屎壳螂，那又黑又亮的‘盔甲’，

前面还挺着个犀牛角尖儿，嘻……这种‘将军’，又有啥用途？哈……”

众人都随着哄堂大笑，这廖湛的脸就“腾”地红了。王匡连忙击掌喊道：“诸位先别笑！我认为王帅说得颇有道理，这个如臂使指的‘臂’，我觉得，应当由王帅来担当。他的作用太大了！我等……此战就曾经只想溜号！这是实话！哈……”

王匡的这句话，当然也有所指，你廖湛这句话，说得太早了！让刘玄当这个指挥打仗的“臂”，如何能行？我这么说出几句话，赚个和事佬，还能稳住王常啊！陈牧也立即表态：“我赞成王匡大帅的意见，就推举王常将军为主帅吧！”

王常挺胸说道：“王、陈二帅，非也！以我王常之见，这次泚水之战，刘秣将军功不可没。为什么这样说呢？他是在小长安新遭惨败之后，竟不惧怕十倍之敌，进而留住诸位，勿使避敌；又联合我下江军，形成拳头。紧接着，兰乡劫粮、泚水夜袭，这两次大捷，都是由刘将军运筹指挥的呀！对不？我王常自知人微言轻，不足以当大事。论出身，我不如刘氏兄弟尊贵——他也是春陵侯之后；论作战，刘秣兄弟熟读兵书；论学识，刘秣兄弟乃是太学博士弟子，见多识广……总之，刘秣有这指挥联军首先之功，可以推举他为联军魁首，若他一旦失察败绩，可再撤职另行选贤任能。这个办法，也比较公平，诸位帅将以为如何？”

刘秣至此也就全部明白了诸军的想法，只好推诿道：“王将军，在下才疏德薄！……”

“咳！”马武急了，“伯升老兄，王常大帅不是说得很明白了吗？你这次指挥有功，权且领此总指挥之职，一旦指挥错了，还可撤换你呀！就答应了吧！别把热菜、热酒都等凉了……”

吴汉也说：“说的是啊！论功行赏，论功提拔，这是正事啊！……”



“哎……”王匡又发话了，“看来，今日这六军总指挥之职，是非伯升将军莫属了，诸位如果还有异议，还有好的人选，快快表态；如果没有异议，我就要带头鼓掌，可就算是通过了啊！”王匡稍等片刻，即鼓起掌来，众人也就程度不同地鼓起掌来了。

刘稭脚被刘秀踩了一下，他一瞥刘秀，见刘秀正盯着自己，点了一下头。刘稭也就站起身来，说道：

“诸位大帅，将军，说到可举，可撤，我刘伯升就坦然了。我先暂充此职，率领众家弟兄，再打几个胜仗吧！若一旦有失误战败，我即宣告辞职，由大家另选高明。但是，自古有言：无规矩不能成方圆，我今日即刻宣布几条纪律：一、不骚扰地方；二、无故杀人者死，伤人者刑；三、私自斗殴者受鞭答。诸位听清了没有？”

众人响亮地回答：“听清了！”

王匡听得尤其明白，他的新市军，就是一直保留着那“走到哪，抢到哪”的“传统”，这头一条就限制到他的队伍了。当然，他王匡也已经逐步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了——走到哪里，百姓也称之为“土匪”，避之如豺虎，这当然需要禁止呀！每个士兵都积攒下几处抢劫来的一个小包，临上阵打仗，先把此小包扎在腰里。但若要禁止，又谈何容易呢？

刘秀起身解释道：“诸位大帅、将军，这几条军纪，不可小觑，它却是我军克敌制胜之根本啊！如果百姓不拥戴我们，兵源哪里有？粮食哪里求？我们就要严厉约束兵士，要当天兵，不要当匪兵！就是这‘私自斗殴’一条，也很重要，雄鸡都好斗，何况男子乎？但战国商君变法中，就曾写进‘民勇于公战，而怯于私斗’一条，在战场上立功劳，勿在兄弟中逞豪强，这尤利于我军内部之团结如兄弟，共同对顽敌呀！”

马武急道：“三将军，可行了吧？还有话，咱可以边吃边喝

边说呀！哈……”

刘稭宣布：“开宴！喝！”

众人一边喝着酒，就由刘秀提议，把刘稭的总指挥部中军帐号称“柱天都部”，刘稭就号称“柱天大将军”，众人皆表赞同。但是，这一片赞和声中，也大有耿耿于怀人物！李轶即是其中之一，他想到：我也是带人投到你刘稭部下的呀！也是当初参与起事者呀！你刘稭就没想到，那位刘玄都被陈牧封为更始将军了，我呢？

还有一位张印，他不断拿眼扫着吴汉，心里想道：你吴汉说是马武的徒弟，你就真有那些武艺？……还有，这位矮矬子，还是个能杀死甄阜的人物，人不满三尺有鬼！大概是因为你乃是邓晨的侄子，邓晨又是刘稭的妹夫，才把这个大功安到你头上的吧？若和吴汉计较，还得碍点儿马武师傅的面子；我就朝你这矬子试一试吧！想到此，他就离座说道：

“诸位将军，今日是喜庆事儿，我听说那匈奴胡人，每有这种宴会，就以摔跤为戏。为什么那胡人善战呢？就是这个原因。今日，我也想……像人长的那疖子——露露头儿！我做桩，摔个跤，还不能是私斗，算是弄个耍。谁要是怕跌，就提出把地下垫几床被子。咱闹个笑儿，谁输了，谁喝酒，如何？”

刘秀刚要劝阻，那王常可高兴了：“对！张将军是摔跤高手，就连马武这员虎将，摔跤还摔不倒张印哩！正好看看热闹，高兴高兴！哈……”

马武笑道：“可是不假，张印这家伙，比兵刃一般，论摔跤，他是有点门道儿！嘿……”

王凤也乐了：“对！军人庆胜利，摔跤以较力，这正对路……”

张印见众人都夸奖自己，便张眼问道：“喂！诸位，谁先和



俺张某试一试呀？……嗯？没关系，输了跤，不就是喝一碗酒吗？……哎！那位……擒杀甄阜的邓老弟，你……可肯赐教啊？嘻……”

其实，张印一说摔跤，这位邓奉就揎拳捋袖，正让张印看在眼里，也正中下怀，就向邓奉叫阵了。他想：你这个矮子，我一下就把你像个大肉球给滚出去了……不想邓奉走了过来，却是十分认真地问道：“张将军，这过新年，你穿得挺新鲜，还是铺上几床被子吧？还暄一些……”

张印指着脚下地毯，说：“这甄阜的大地毯就挺暄的，你身上挺有肉头，该不怎么怕跌吧？”

邓奉说：“不错，我个子矮，跌倒也跌得不厉害，那就开始吧！”

“慢着！”刘秀奔过来了，“我当裁判，两人相跌，谁的两个肩着地，谁算输；一方跌倒，另一方未跌倒，跌倒者为输；只摔跤，不准拳打脚踢，违规者算输。我当裁判，准备——开始！”

刘秀煞有介事地单掌在两人中间一劈，二人立即猫下身子，伺机进攻。这邓奉一下蹲，形如一盘石磨，虎视眈眈，盯着左盘右旋的张印。邓奉一个急进，想扼住张印，不想张印一个“倒踢紫金冠”，那身子往上空一翻，却像一个车轮，从邓奉的脊梁上翻滚下地。他脚刚落地，就势起一个“盘旋腿”，满指望一腿就能把邓奉扫倒在地。不想这邓奉动作更快——他见张印从自己身上翻过，也立即抢先一个风车转，正到张印身后，伸手抓住肩夹，右脚一蹬张印的腿弯，手往后一带，岂容得张印不倒？但邓奉却未撒手，如同将张印放倒在地毯上，含笑说了一声：

“张将军，小子身子矮，这摔跤算是长项啊！嘿……”

张印却不搭话，反身一蹲，就势去抓邓奉的小腿，满指望一下就能把对方掀个四蹄朝天。但邓奉趁张印抓腿未稳之际，也一

下抓住了张印的手腕，自己顺势一个“前滚翻”，这张印又怎能带得动胖得滚圆的邓奉，只得随着邓奉的前冲力，自己又跌了一个仰面朝天。但邓奉刚要站起，这张印却是即势走成了一个“后滚翻”，他立足尚未稳，即想一把抱起邓奉，将其摔倒在地，但他又失着了——邓奉一矮身，一侧头，那张印的头正好探在了邓奉的左肩上，被邓奉就势双手一扣，胖屁股往后一撅，就将张印抡了过来。那张印脖肩负疼，双手早已撒开了。但邓奉并不肯将他重重地摔到地上，而是迅即身子一前倾，用手一托，只把张印放在地毯上了。这时，马武鼓掌大叫道：

“好啊！改日天下太平了，我带你这位邓老弟去跟我贩马，去跟那些胡人高手过过招儿，你都不逊色啊！哈……”

这张印既然被称为摔跤高手，就在这一眨眼的工夫，被邓奉连下三城，他当然心服口服了，面对一片掌声，只得红着脸抱拳施礼一圈，喃喃道：“小人甘拜下风，出丑了！”

刘秀忙喊：“张将军，你四十多岁了，这邓奉才二十多岁啊！老将不减当年勇，你今日也是酒已经过量了啊！”

“嘿……谢谢三将军鼓励我！”张印赧颜入座了。刘秀忙喊道：

“摔跤插曲完毕，继续喝酒，一边议论速战严尤、陈茂大军之策！”

那位绣衣使者苏伯阿回到京都，立即向王莽禀报吴汉杀死公主，投入春陵军之经过。王莽听说小公主已死，心疼得大叫一声，晕了过去。众太监和苏伯阿慌忙将他捶打后面，指掐人中穴，好歹苏醒过来，他立即命人去传王邑，准备将王邑治罪。但他又一想，除了王邑和王寻，自己还有什么亲人了呢？这一百二十多个妃子，播下的种子，都一个个他娘的连小肚子都没看出



往外鼓呀！莫非是那些郎中御医们给我配的那些壮阳回春药，只是把这阳物给挺起来了，却把我那些种子都给杀死了呢？要真是这样，那些御医们也该杀呀！但这就不能杀这个王邑了，他是我的从弟，不能都杀净了啊！我只是命他和王寻同率百万大军，务平南阳，也就是了。想到这里，他又命人去传王寻，共商调军事宜。

这柱天大将军刘稭上任之即，果然是新官上任三把火——他把治军之道布置得井井有条。各部将士共同演习布阵攻防战法，派出许多名手指导，以防懈怠。这刘家兄妹也就与叔父刘良小酌，十分高兴。刘秀提议道：

“二叔，大哥，我看……这样吧！……宛城李通，为与咱刘家共同反莽，死了这么多人……李通在这新年之际，人逢佳节倍思亲呀！我想……就把小妹伯姬许配给李通，这李通也正好在下江军内，咱们成了亲戚，大有好处啊！”

刘稭一听，觉得有道理，但又摇头说道：“只是……那李通的岁数……”

刘良忖道：“我倒觉得，这位李通，大有英雄气概……”

这时，那里面的一桌女人们也听到了，探头探脑，刘秀就笑道：“哎！出来参加意见吧！”这时就听见里面一片笑声，把个刘稭之妻朱玉芝推出来了。朱玉芝竟然很沉着：“叔，诸位大伯头子们，大点儿又怕什么呢？俗话说：‘宁跟老头儿，不嫁小猴儿’，你问问刘稭比俺大几岁？我不嫌，他看我岁数小，凡事让着我，拿着我好啊……”

众人笑成一团，刘稭就不好意思了。刘秀说道：“什么叫顾全大局？当今大局最为重要，只要小妹愿意，咱就可以一锤定音！”

刘良就问道：“伯姬，你看这事……行吗？”

里面又一阵笑声，朱玉芝刚奔进去，又被推了出来，她说道：“叔，小妹只是笑，不做声，可也点头……”

刘良笑道：“好了！既然闺女也愿意，就得托媒人了！托谁呢？”

刘秀说：“我去找王常，让他保媒！”

众人一片笑声，刘秀就说：“我这就去找王常，今天再说成了男方，明日初四，‘四红四喜’，咱就成亲！成了亲戚，咱好更加一心一意，夺取更大的胜利啊！是吧？……”

笑声中，朱玉芝却对刘秀说道：“三弟，你可是比伯姬还大呀！伯姬不能漫着锅台上炕呀！你过来年已经二十九岁了啊……”

这时，伯姬也出来了：“三哥，大哥已经有了章儿和兴儿，我得先娶三嫂啊……”

刘秀长叹一声，这才想起了阴丽华。但他立即回答：“伯姬，我娶不娶你三嫂，无关大局。我如今还不知她躲到哪儿去了呢！我去往哪儿娶？你先出嫁！咱们先打天下！再一个胜仗之后，我就去找你三嫂，接了来就过门，行了吧？”

刘伯姬不做声了。众人都觉得刘秀说得有道理，一片赞同。刘秀就去找王常了……

癸未羊年正月初四日，红日高照。下江军大营中，李通与刘伯姬喜结良缘，那过门、拜花堂的场面，一点也不比刘稷当年的婚礼减色，这次是由众军排成方队，由大媒人王常率领，高高兴兴来参与。王常高喊一声：“一拜天地！”那众军也高喊一句。王常高喊一句：“二拜高堂！”众军也高喊一句。刘良与众将一同按岁落座。王常高喊：“夫妻对拜！”那丫环们摀刘伯姬的头，军士



们摁李通的头，二人头相碰，更引起哄堂大笑。王常高喊：“送入洞房！”众军高呼：

“送入洞房！百年情长！当年生一对双生！都是好儿郎……”

刘稭高喊：“诸位大帅、将军，诸位高朋！今日痛饮喜酒，不能麻痹大意，明日痛歼严尤、陈茂大军，创千古大业，留万世美名！”

众军一片欢腾，刘稭让刘秀、李轶劝酒，自己率人逐处查岗、布哨，惟恐严、陈军突至，遭敌偷袭……

再说那纳言将军严尤，深知自己因王莽不“纳言”而降职使用，纵观天下形势，他还有什么积极性？就与秩宗将军陈茂统率十万大军，还按旧例子：过驿舍，进城邑，沿路官员奉迎请客，又挨延着辞旧岁、迎新春，才带兵向南阳挨近了。又忽听探马传报：刘稭联合诸路军马，大破南阳官军，杀了前队大夫甄阜和属正梁丘赐，方知大事不妙。他更不敢轻敌了，知道义军肯定会乘胜再攻南阳府驻地宛城，慌忙调转马头，抄近路直奔宛城，准备与宛城守将岑彭、严说共同守住这个汉军进攻京都长安的咽喉要冲。

这座宛城，地处隘口，历来是兵家必争之要塞。王莽军至今仍由大将岑彭、严说占据宛城，就可以控制荆（湖北）、豫（河南）二州。汉军如能占据宛城，向南可通荆、襄，向西可取京都长安（今西安市），向北可进攻洛阳。宛城因其地处要冲，所以，历代守将几加修筑，把四周城墙修得既高且厚，极易固守。然而，汉军必须攻取宛城，才能有发展之便。但是，如今守卫宛城的主将，便是失守棘阳的岑彭。他当时人马仅一千人，失守棘阳，老母妻子都被甄阜扣押了。如今，甄阜既死，岑彭接回了妻小，他自然要凭借充足的兵力，严守宛城。惟恐再失守宛城，那就要被王莽抄斩全家了。

在刘稭的柱天都部中军帐内，刘秀从兵书战策的各个角度说明攻取宛城之重要性，诸将皆无异议，一心攻打宛城。但刘秀又分析道：“如今，严尤、陈茂已知道甄阜、梁丘赐的南阳莽军已被剿灭，惧怕被王莽降以‘延误战机’之罪，一定克期赶奔宛城，与岑彭会合。如两军一旦会合，又凭宛城之固，可攻，可守，再等待王莽援军，就对我军不利了。当今之计，必须在严尤、陈茂大军到达宛城之前，将其击溃；并且，需要派兵进攻宛城，因兵力不敷使用，只是佯攻，以牵制岑彭，勿使出兵，以对我军形成夹攻之势……”

刘秀指划地图，分析战局、形势，诸将只得口服心服。坐在议事末席的刘玄，这会儿竟敢于出头说话了，他向刘稭说道：“柱天大将军，我——更始将军刘圣公，请求担当重任！”

“好吧！你且等候将令！”刘稭笑着一挥手，让刘玄坐下了。他在心里说道：“圣公老弟呀！这带兵冲阵，必须是勇将当先，马队冲击阵脚，步兵才好掩杀呀！你哪儿会武艺？能与大将交战吗？我岂能让你去白白送了性命？……”

刘稭即传将令：命王常、李通率下江军一部，由刘秀为辅，北上宛城，以牵制岑彭守军。自率七八万诸路大军，烧积聚、砸甑釜，轻装疾进，直奔西南，绕涪水分道南下。行军几十里，至涪阳，已经与严尤、陈茂大军相遇。严、陈大军连日急进，人困马乏，不料突然遇上这以逸待劳之军两面夹击，而且，马武、吴汉、刘稷等大将突如天神下凡，即把两支莽军冲得七零八落。这位纳言将军严尤，前几年曾经深得王莽宠信，镇压赤眉军，诱斩高句骊王，平定云南句町诸部，所到之处，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不想今日遇到强手了——他见大军已被冲破，忙挥令旗喝止调度，却见刘稭当先挺枪冲来，严尤见其身后“汉”字大旗中又



有帅字大旗，上书大大的一个“刘”字，知道此人便是刘秭，无心搭话，即挺枪接战。刘秭见此人年过五旬，花白胡须，银盔银甲，身后帅旗上大书“严”字，也知此人乃是严尤，他又岂能轻易放过？但见两杆长枪平举，四根胳膊横撑，八只马蹄飞奔，二人各显神威，交战在一处。这严尤虽是英勇，但终属年事已高，哪敌得血气方刚之刘秭？十几个回合下来，严尤自觉气力不加，拨马败走。那陈茂更惨，被吴汉只交战一合，就枪挑冠缨，不敢再战，伏鞍而走。

士弱弱一个，将熊熊一伙。主将败走，士卒更无斗志，哭爹喊娘，只恨爹娘给生的两条腿太短，丢甲曳戈，四散奔逃。

刘秭命军卒皆边战边喊：“缴械者可以不杀！”这些残军也已经听说刘秭治军得法，且有“新莽必败，刘汉当兴”之说，就乐得缴械不死，投降汉军了。

刘秭大获全胜，命打扫战场，计斩首三千余级，降卒三万人。再加春陵军二万，下江、新市、平林军五万人，共计十万兵马了。

那王常、刘秀、李通所率下江兵马，靠近宛城之后，在宛城四周的丛林中遍插军旗，并砍些树枝，让战马拖着，在驿道上奔跑，搅得尘土蔽天。王常则率领一队人马，结阵城门外，叫骂挑战。但岑彭防有伏兵，只是闭门不出。刘秀对王常说：“王帅，这岑彭有万夫不当之勇，我恐他一旦识破我军这疑兵之计，一旦出城攻阵，我军兵微将寡，诚恐不敌。我去年曾认识了一位朋友，他乃汉桂阳（今湖南郴县）太守钭猛之子，姓钭名期，字次况，河南郟县人，其父也是被王莽害死，娘儿俩隐居于山野深处。我正可乘此机会请他出山，岂不又增一臂之力？”

王常大喜，说道：“嘿！别看我在这里叫阵挑战，我心里很

有数，如果岑彭真的开城门出敌，我岂是他的敌手？文叔你快快去请那钜期，以助我军共攻宛城。倘若钜期一到，岑彭就更不敢出战了……”

事不宜迟，刘秀即单骑独马，身着便服，直奔郾县而来。这河南郾县，距宛城三百多里路，刘秀晓行夜宿，向东北方直奔。他来到驻兵重镇昆阳（今河南叶县），不敢直入，惟恐被人认出会出麻烦。于是，他便绕过昆阳之西，以奔郾县。但这事情就有凑巧——刘秀从昆阳城西经过时，正遇见一队军兵巡逻。而这队军兵中周四，正是前日跟随吴汉的莽军军兵。刘秀被押解时，这周四认得刘秀；而刘秀当然不认识这周四。那晚吴汉率军与南阳莽军争斗，这周四有幸逃脱，就又投奔到昆阳城当兵混饭吃。他今日正随众军巡逻，一下认出了刘秀。即告诉了小头目王玄，这小头目王玄立即就要率手下这十几人围擒刘秀，周四悄声说：“上司，这刘秀可也是武艺超群的人物啊！咱这十几个步兵，岂是对手？不如我先跟踪，你再组织捕快人等，寻踪追捕！”

小头目王玄一听周四说得有道理，立即命周四等人紧盯跟踪，自己再去找那缉捕高手。正是：

螳螂捕蝉只顾前，哪知黄雀跟后边。

谋人害己怎堪怜，徒洒鲜血染碧山。



第三十一章 刘秀冒险 刘玄登坛

• 刘秀已经是经历过多少艰难险阻了，这一次又是如此；不过他又一次脱险，而且极有戏剧性……

• 桡不反汉，汉不斩桡，这是历代梨园人物安排给刘秀的戏词儿，以为后来刘秀醉斩功臣做伏笔……

• 沐猴而冠，是个很滑稽的描述语，无德能之人当皇帝，当会丑态百出的……

刘秀骑马急奔郾县，他当然不知道后面已经有人暗中跟踪自己。少顷到了郾县，打听鬼神峪，也不难找到这个地名。但当刘秀真正找到了鬼神峪，他竟一片茫然了。原来，这鬼神峪乃是一片深山老林，哪有住户人家？刘秀正徜徉无处打听行人，忽见山林间冒出一股青烟。他发现身后有人走来，却又拐向林间了，他便以为这乃是打猎的猎人，就不再探问了，只顾直奔青烟起处去了。

刘秀绕过山谷，只见山间小溪哗哗流过，溪旁山坡上有两间小茅屋，袅袅炊烟，正是从这里升起。刘秀走了过去，推开柴扉，轻声问道：“家里有人吗？”

屋门开启处，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妪拄杖探头问道：“谁呀？”

刘秀走近前，说道：“大娘，我是南阳客人，姓刘名秀，我想打听桡期的住处呢！”

老姬一听刘秀报出姓名，立即把一脸的皱纹笑成了一朵黄菊花，她说：“哎呀！你就是恩公刘秀啊！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相遇全不费工夫，我正是铫期的老母孟氏啊！”

刘秀一听这言语，即明白了。这孟氏即是前桂阳太守之妻，当然是大家闺秀。如今避居深山，就今非昔比了。刘秀连忙再重新见礼，说道：“铫伯母金枝玉叶之人，想不到到了这深山老林来了呢？”

铫母苦笑道：“生逢王莽乱世，避居荒野，正合那句古话：苛政猛于虎啊！……哎！敢问刘公子，我听亲戚传说，你已经起兵南阳，反莽复汉，如何得暇到我这深山老林来了啊？……”刘秀将与兄南阳举义的经过和欲请铫期出山相助之事说了一遍。铫母大喜，说道：“刘公子，我儿曾对我说起你在宛城赠米、送钱之事。我就说起，此乃前生缘分。及至前日一位亲戚来看我，说起南阳春陵刘稭、刘秀起兵，我老身就遥助上苍，知道王莽劫数到了，便命期儿快去投军报效，以不辱没其父铫猛之名。但这孩子至孝，只说我近来多病，怕我没人照料，不想启程，偏偏我这病，已经是多次服药，总不见效，这不就误了我儿杀敌立功？这就好了：刘恩公你亲自来请，老身我就决计令他随你同行。他又去为我创药了，一会儿就能回来的……”

刘秀一听铫母之言，十分欢喜，正欲搭话，就听院中有人大喊：“刘秀走南阳，一两皮肉一两金，你哪里跑！”

刘秀顿悟：方才身后有人探头探脑，这便是有人跟踪上来了，可恨自己未曾警觉。他急忙向铫母说道：“伯母，你就说我是过路人，乃是过来要些开水喝，别无他因……”他说罢，即纵身突破小后窗，一个滚翻，跳了出去。他原来以为：前院有人，可从后窗跳出，一钻树林，就可逃身了。不想，刘秀不待起身，只听一声大喝：“起！”即有一张兽网兜起，正将刘秀兜入网中。



那周四大笑道：

“好啊！好啊！此计太妙了！不伤一兵一卒，就把这皇上重赏之物猎取到了！哈……”

铫母颤巍巍扶杖走来，哀求道：“你这些军爷，对这位过路求饮之人，怎么一下就绳捆索绑啊？”

王玄吊着三角眼吼道：“什么？他是过路求饮之人？这小溪里有水，他为何要进宅求饮？”

铫母道：“这春正之月，客人怕水凉，才求饮热水啊！他不像那一群禽兽，能喝生水……”

“嗨！老刁婆子，你还西北风刮棘子——连风（讽）带刺儿啊？”王玄怒道，“刘秀跑到这里来找你，什么关系？一块儿带往官府！”

刘秀叫道：“我一向肚寒，不敢喝生水，这才找上门求饮一碗开水，你们不要捆绑这位多病的老人了！”

众军卒哪会肯听刘秀的请求？即将二人紧紧捆绑，把铫母像搭布袋一样，搭在了刘秀的青骊马上，就吆喝着离开了铫宅。

这王玄、周四等，自以为大功告成，何其高兴？一路哼唱着小曲儿，谈笑风生走来。转过山隈，就见小溪旁有一位大汉，正蹲在那里洗手，身边一撮草药，还躺着一头鲜血淋漓的死野牛，旁边还戳着一条双股猎叉。这王玄自语道：“咦！这小子还猎了一头野牛哩！再要上他这件猎物吧！咱好吃鲜肉，喝庆功酒啊！……”

这大汉却不是别人，正是那位猛将铫期，他不屑于一瞥这些一贯借机搜刮民财而鱼肉百姓的兵丁。但他突然听到了一声十分耳熟的呻吟声，急扭头一看，见马背上正是驮着自己的老母，他即大吼一声：

“娘——”

他这一声断喝，山谷回响，如同起了一声霹雷，竟把几个士兵吓得一下跌坐在了地上。这铖期不容分说，奔到马前，两拳打开两个军兵，一把抱下母亲，亲解其缚，一边怒斥王玄：

“你们这些该杀的军兵，为什么捆绑我的娘亲啊？嗯？快说，免得我一个一个把你们捏死！”

铖期这时当然还无暇看见那被押在后面的刘秀，刘秀却连忙抢前一步，说：“壮士，是我口渴了，到宅上要水喝，这些人就把你老母也绑了！你也快求求这几个军爷，放了她老人家吧！”

不等铖期分说，王玄就骂道：“该死的山野匹夫，竟敢也与刘秀叛党私通，还敢行凶打人！来呀！一并拿下，解送官府拷问！”

这几十名军健仗着人多，一拥而上，枪刀并举。不想这铖期咆哮一声，再起一个霹雷，一个就地倒滚翻，抢得两股托天钢叉在手，只见轻轻几拨，就有几个跌下了山涧。这王玄、周四发一声喊：“能狼不敌众犬！”就一齐围了上来。这时，刘秀因手被捆，而脚却未捆——还得让他跟着走路啊！这却使他得便了，一扭身就跳下沟堑，即往石棱上割那绳索。一位士兵忙去追赶刘秀，不想刘秀十分敏捷，稍一避开，即再往石棱上割那绳索，如此三番，即已割断了绳索，他立即从腰中抽出绳鞭，寻机一鞭甩个山响，就打得这个追兵白面开了红花，弃了兵器，只顾双手捂脸，却被刘秀抢过长矛，一矛刺死了。待刘秀回身参战时，这几十名军丁已被铖期斩杀殆尽了。这周四见刘秀也来参战，只得夺路奔逃，被刘秀自后把那柄长矛一掷，也真准，那周四背中长矛，足步踉跄，像喝醉了酒一样，临别还扭头咧着嘴看了一眼这位价值万金的刘秀，真可惜呀！若是不绑这个老太太，只带着刘秀走，或许也不至如此呀！他就带着这个天大的遗憾，就像醉拳行步那样，跌进沟堑里去了。

这王玄是最后一个了，他一看性命不保，立即给刘秀跪了下



去，哀求道：“刘秀，你……让这位黑傻子别杀了我，我……也就给你说说情，若不然……我也已经报到郾县去了，他们也会……来增援的呀！……”

这位王玄也真是太玄了，你怎么能急中生情地给铫期起这个“黑傻子”的绰号呢？这“黑傻子”，是关东山对那力大无穷的黑熊的称号啊！俗说那“黑傻子”掰苞米，掰下这个，夹到胳膊窝里，再去掰另一个时，这个却已经掉地下了。它临走时，只能拿走几个，但如果苞米还不够成熟，它就把苞米给糟蹋了。关东山人为此才给这黑熊起此绰号——“黑傻子”。这铫期即使不听到这绰号，也不会饶他的，听到这一声，他更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托天钢叉一挺，把这王玄轻轻挑起，双臂只是一拨，就见这王玄的身子随着一声哀叫，“忽”地飞向了小溪对岸，这尸体就一动不动了。

铫期扔下钢叉，叫一声：“娘！”立即抱起老母，再朝刘秀喊一声：

“刘恩公，跟我来！”

刘秀只捡得那些草药，就跟随铫期奔回了茅屋。二人急为铫母捶背，掐人中穴——这鼻下唇沟内，乃人之急救穴，人晕厥过去，可用指甲掐住此穴，人就会苏醒过来的。铫母苏醒过来，第一句就是说道：“期儿，快快跟定刘恩公，建功立业，以彰你先父英名啊！去吧！”

铫期满面泪痕：“娘啊！你撵我多次了，你年老多病，我没法把你撇下就走啊！”

铫母本来体弱，经刚才这一吓、一捆，这时显得更加气力不佳，她气喘吁吁地说：“儿啊！人都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娘却说……不孝有三，无功第一呀！你父临终之时，就嘱咐为娘，要将你扶养成才，却不说‘抚养成成人’啊！你父亲一杆‘霸王绝命枪’威震四方，任桂阳太守，威震蛮夷！可你……就是这



么……威震群……兽啊？……你爹近日就好几次托梦给我，责备我……不教训你以图大志啊！期儿，把我送到南山你姨家去，你快跟刘恩公走吧！我看得出，他是个能成大业之人啊！你跟定他……就能兴你铫家威名呀！啊？”

铫期泣道：“娘，指望姨家的表兄弟养你，我不放心呀！等你好了之后……”

刘秀提议道：“次况兄，咱们还得赶快和伯母离开此地，若不然，那郾县的捕快若是来了，就麻烦了啊！”

铫母忽然来了主意：“哎！期儿，快去与刘恩公绑个担架，把我抬到你姨家躲避吧！”

铫期：“娘，我背着走吧？”

铫母：“别胡说，娘已经快要喘不动气了，你……再背我，不就……把我憋死了么？”

刘秀急道：“次况兄，躺担架是比背着舒服，两根棍，用绳一连，底下铺一床被，上面盖一层被，多舒服呀！”

“好！绑担架！”铫期即寻得大斧，到院中修砍两根长杆，与刘秀赶做那担架。顷刻担架做成了，铫期即回屋去拿棉被，只听得他大喊一声：“娘啊！”即飞步跑到桌旁，一把拽断了连在桌掌上的布条，抱住了母亲，呼喊起来。原来，铫母趁儿子与刘秀去绑担架之机，已经撕下了一片衣襟，结布成绳，就在桌掌横木上套颈自尽了。她的嘴里也已呕出了鲜血，大概是刚才受缚所致。只见她左袖上写着几个血迹模糊的字，细细一看，依稀辨出：忠孝难两全，耀祖最为先。三刻快……显然，铫母已无力写完，就套颈自尽了。

铫期捶胸大哭，刘秀也泪如泉涌，朝铫期大哭道：“次况兄，伯母是怕拖累于你，才自尽身亡的啊！”

铫期更是一跳一跳地大哭道：“娘啊！你若明说开，我不走，你就死，我不就听你的话，立即就走了吗？你这样……娘啊



……”

刘秀喃喃道：“贤哉钅母，你怕儿子走后，会挂念于你，才这样……绝了儿的悬念啊！”

钅期泣道：“刘恩公，这样吧！我娘已经死了，我得为她老人家守墓三年啊！到那时……”

刘秀拭掉泪痕，说道：“次况兄，倒不是我刘秀不近人情，但你看这老母临终遗嘱，你可肯听？”

钅期泣道：“老母遗言，我怎肯不听？”

刘秀便道：“钅伯母不愧为大家闺秀，太守元配，你留下此话，让我刘文叔向令公子解说了——这‘忠孝难两全’一句，尽人皆知；这‘耀祖最为先’，也是常理——身为父母，最殷切盼望者，莫过于后人能光宗耀祖啊！你也不难理解。关键在于：伯母知道儿子会要提出守墓三年之事，才写出了这‘三刻快……’只是个‘走’字只写了一横呀！你老人家说得对呀！若是次况兄等到刘秀三年之后已经打下了江山再出山，他就已经没有建功的机会了啊！……”

钅期也已经明白了，只得泣道：“娘……你是让我……只守三刻就走吗？……”

刘秀接道：“然也！次况兄，伯母遗言，正是让你：缩三年为三月，为三日，为三时，为三刻，即刻就去跟我建功立业，光宗耀祖啊！事不宜迟，快为伯母安葬吧！”

钅期只得朝母亲的尸体叩了四个响头，就和刘秀一齐动手，用床上的破席将娘的尸体包好。刘秀一边说着：“伯母，您请放心，若他日大业有成，我还要和次况兄再回这鬼神峪，为您用镶银宝棺重新安葬的！”钅期此时已经泣不成声，抡动大镢，劈开冻土，挖出坟坑，将娘安葬下去了。刘秀帮助堆起坟头，望着呆呆地跪在坟前的钅期，说道：

“次况兄，三刻已过了，你还不快随我走吗？”

铖期两眼发直，只是呆呆地望着坟头不语。刘秀不禁高声喝道：“铖期，老母遗嘱，你不遵奉，还算是个孝子吗？再说，刚才那小头目已经说出，他正约定郟县尉派人接应，若一旦再来了人马，使你再受大队围攻，一旦有失，你怎样到阴间去见伯母？！”

这几句怒喝，使铖期收回了心神。他奋然起身，去床头下找出父亲铖猛留下的霸王枪枪头，向刘秀解释道：

“这就是当年先父留下的遗物，我就装起这霸王枪，以上战场。”他迅即抽出床底的铁枪杆，略一拧枪头，往石上一撞，即锵然有声。正当此时，就见一帮人马直奔宅院而来。这正是郟县尉奉命接应王玄，一见众军丁已是尸体遍地，那尚未死去的周四已经爬到了路边，他只是往铖期这边一指，就把头一歪，也就心安理得地往西南方去追他的鬼伙伴去了。这郟县尉骑马赶来，又有几名士兵在山林边骑上了王玄等人藏在那里的几匹快马，就飞马扑向铖宅来了。刘秀只得跌足叹道：

“咳！我说的不假吧！次况兄，快上我的马，我步战！”

铖期一看这几十个人，冷笑道：“又是这么几十人，正好再让我解解心头之恨吧！在山上和虎豹相斗，老子没骑过马！”他抢先挺枪冲了出去。刘秀急忙绰得钢叉，飞身上马，也冲出柴扉。

这场争斗，更有如战国时期赵国大将赵奢之言：“两将相斗，如鼠斗于穴中——勇者胜。”这里山道崎岖，那几骑马仅可容一人一骑而来。铖期蹦出柴扉外，正迎着那郟县尉，铖期一个虎跳，闪过马头，把铁枪往上只一顶，立把这郟县尉挑下马来，再将尸体往后一掷，正砸在第二骑马上的人怀中，死活的二人一齐跌下。而这铖期已经跳上第一匹马的马背，并顺手绰过了郟县尉的长矛，就马上手使双枪，一路冲杀过去，这几十个无名小卒顷刻便当了有名小鬼。刘秀却手执铖期的托天叉，又钩住了两匹战



马。刘秀见这场打斗又迅速宣告结束，不禁赞叹道：

“次况兄，自古有人说，一员名将力敌万人，你就是那一种吧？”

铖期却所答非所问：“哼！我走了，这一带的百姓又添上一份担心了，那些野兽无人打它们，却有这些死尸供它们吃一个晚上，吃惯了人肉的野兽，那可是……天不黑就闯到庄头啊！”

刘秀急道：“铖兄，我来之路，已经不敢走了吧？”

“你放心吧！跟我走！”铖期就驻马再朝母亲的新坟处凄声喊道：“娘，我就遵您的遗嘱，不出三刻，我就跟刘文叔走了！改日为儿功成名就时，再来为您和爹重新安葬！呜……”

“次况兄，请节哀！”刘秀见铖期突然想起一事，从腰间撕下一块白布，缠到了头上，立即制止道：“铖兄，咱在这里杀了许多人，戴孝赶路，多有不便啊？”

“唉！……你就让我戴着这块孝布，走出这段山谷吧？”铖期悲不成声，却又猛一回头，说道，“文叔老弟，我铖期其人，性如烈火，又常与野兽打交道，形成了一些……野性……如果有朝一日，你刘家要是真当了皇帝，我……要是有个言差语错……可不会砍下我这颗黑头吧？”

刘秀被这句话问得一怔，但迅即表态：“次况兄，言高语低，谁人没有？交人交心，知人知义啊！如果他日我刘家有人当了皇帝，你有言差语错，我为你担待；如果，嘿……我刘秀若能当了皇帝……铖不反汉，汉不斩铖，共享盛世，福寿百年！哎……次况兄，如果我真能当上了皇帝，我可要称你为铖皇兄了！喂！摘下孝布来吧？”

铖期顺从地摘下孝布，带路疾驰……

再说那宛城守将岑彭，头一天见王常率军挑战，他闭门不出，但真正看外面这义军动静，又不像是要围攻宛城的样子。第二天，王常又来挑战，这岑彭仍见远处山林间旌旗晃动，驿道上

尘土飞扬，但这讨战的人马却不见多。他一下弄明白了——这定是汉兵使用疑兵之计，牵制我宛城，以防我宛城出兵与严、陈二将实行前后夹攻……我中计了！于是，岑彭急命城头军丁击鼓进兵，岑彭手缚三尖两刃刀，先率一千人出城，即排好刀牌阵，压住阵脚。岑彭一马当先冲了过来，朝王常大喝道：

“齷齪草寇，还敢使这疑兵之计，看我岑彭取你首级！”

王常心下着慌，但此时也不能示弱，他即大喝道：“吾乃下江军主帅王常，岂能惧你！”

这岑彭乃是横扫千军之上将，又是以逸待劳，力气十足。他催开战马，手挺三尖两刃刀，就往王常狠狠刺来。王常催马迎斗之际，横刀架开岑彭的兵刃，即觉得两臂被震得一阵酸麻。他心想，我这本事，和中游武士相斗，还能有取胜的希望，与这类名师高徒的大将相搏，岂是对手？他又招架了两合，觉得不好，便顺势拨转马头，败下阵来。

也正在此时，刘秀率铚期到了，刘秀大喊：“王将军莫急，铚将军到了！”

这铚期并不搭话，让过王常，挺霸王枪往岑彭刺来。岑彭架开长枪，旋过战马，即注目此人：身穿破旧棉衣，数处补丁，露出棉花败絮，头扎紫铜巾，环眼钢髯，就像个黑煞神一般。但他刚刺来的一枪，竟然如此难以招架，此人气力着实可惧，岑彭便问道：“你这山野村夫，姓字名谁，敢于助贼为叛？你若肯归降于我，我定会重用于你！”

铚期大叫道：“岑彭，俺乃汉桂阳太守霸王枪铚猛之子铚期是也！闲话甬说，看枪吧！”

这岑彭一听来人乃是铚期，岂敢轻敌，只得举刀相迎。这两员虎将，大战八十多个回合，不分胜负。那铚期似乎是越战越勇，而岑彭已是汗透铠甲了。他大喝一声：“今日稍息，来日再战！”便拨马回城。铚期岂肯轻易放他回去，大喊道：“俺正要拿



你，如何便跑？”

岑彭见铄期奋力来赶，便急中生智，悄悄抽弓搭箭，返身“嗖”地朝铄期射来。铄期听得弓弦响处，急忙闪身躲过箭镞。但这却勾起了铄期的主意：这位整天在山林间与野兽打交道的勇士，背着剑壶、大弓，岂不碍事？能在树丛间奔跑吗？所以，他练就了另一门功夫——在山溪河床间拣那鸡蛋般大小的石子，装在背袋内，专打那野兽的头顶，而且练得百发百中了，就是那还奔跑着的兔子，他一石飞去，即能打个翻个儿就毙命了。今日岑彭打不过，你找个借口逃脱就是了，我这么一打二吆喝，也没准备真撵你呀！你为什么回身放这暗箭？我正好以飞石教训教训你！想时迟，那时快，铄期已探手从兜内掏出飞石，“嗖”地朝岑彭打去。只听得“嘭”一声脆响，飞石正打在岑彭的后背护心镜上，竟把那面铜镜打个粉碎。岑彭伏鞍飞奔进阵，那弓箭手乱箭齐飞，刘秀大叫：

“铄将军！后退！”

铄期犹不舍气，舞枪拨掉箭矢，退回本阵，双方各鸣金收军。

岑彭既知汉军内添了这位勇将铄期，更闭门坚守了。这时，刘稭率大军既已击败严尤、陈茂大军，便兵不释刃，马不卸鞍，直奔宛城，就把宛城围得水泄不通了。而且，自从甄阜、梁丘赐战败被杀之后，汉兵威名远扬，百姓陆续归附者，不绝于途，今日数十，明日数百，围困宛城的汉兵与日俱增。刘秀的内兄阴识也与刘秀的舅父樊宏及表兄樊晔等人，组织起百余人，从新野赶来，参加了义军。刘秀只是向阴识打听岳父母和未婚妻阴丽华的情况，知道他们已经安全地回居旧宅，刘秀也就放心了。至于婚娶之事，刘秀此时又岂能有暇考虑？只是与兄刘稭当阴识之面初议：待攻下宛城，再行婚娶。刘稭也当着阴识和舅父樊宏的面，跟刘秀调笑道：“三弟，你不是有句誓词，叫做：‘仕官当做执金

吾，娶妻当娶阴丽华’吗？等打下宛城来，我要封你为大将军，不比那执金吾强过百倍吗？”

刘稭这句话，引得众人大笑不已。

心直口快的刘稭，与弟刘秀运筹帷幄，忙于设法速攻宛城，又需分军截断四周莽军的外援宛城之军。但这刘家兄弟却根本不曾估计到：他们新近联合反对王莽的伙伴——绿林军的几个支派系的首领们，却开始筹划着另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情。

新市军内的智囊将领朱鲋，原来就与刘氏家族有隙，他眼看着刘稭当上了叱咤风云的柱天大将军，一旦再攻下宛城，就大有立逼长安之势，一旦让此人当了皇帝，又岂能有自己的好果子吃？于是，他首先找到了平林渠帅陈牧，问道：“陈帅，宛城旦夕可下，长安指日可得，你看……这汉军皇帝……”

陈牧当然一下就窥知朱鲋的来意了，他嘻嘻一笑，说：“朱将军，你和刘家沾亲带故，或者可以沾点光，像我陈牧，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嘻……”

朱鲋盯着陈牧，冷笑道：“陈帅，别绕圈子了吧？你我若是等刘稭当了皇帝，其威猛果断，你我之功，真将会官不过执戟呀！但是，如果你的手下人刘圣公当了天子，岂不是任凭我等开国元勋左右局势吗？陈帅岂能谋事不专，中途而止了呢？”

陈牧一听此话，正中下怀，低声说道：“朱将军，我是怕孤掌难鸣啊！你们新市军的王家兄弟，对我提升刘玄之官职，就态度暧昧，他们又会想到我乃是想立自己手下的刘玄；那位下江军王常，又与刘家套上了近乎……”

朱鲋冷笑道：“陈帅，王匡、王凤二位，我只说几句，他俩即可明白立谁为帝之利弊，他俩又岂肯甘心受制于刘稭？至于下江军王常，咱们毕竟是同在绿林山的老兄弟，他可能会是个顺水推舟的人物。关键在于，要从春陵军内部发现一个人物，他能与



我等共谋大事……这个人物，我也已经物色好了……”

“谁？”陈牧瞅着朱鲈这张黄鳝鱼形的嘴脸，说，“你可千万别弄巧成拙啊？！”

朱鲈一捋那两撮鱼须，说：“我朱鲈这两只鳝鱼眼，要比真鳝鱼的眼都明！陈帅你想想，李轶其人，乃是与刘稭、李通同谋起兵之人啊，但李轶现在对刘稭十分不满——刘稭把妹妹刘伯姬许配了李通，可没许配给李轶呀！对此人我已经投石问路了，只要许诺将来封他一个满意的官职，他就会为我所用的。”

陈牧心中大喜，即与朱鲈进一步密谋，便由朱鲈负责串通李轶，而陈牧则与王匡、王凤协商。既然这几位将领要急于暗中操作此事，他们当然不急于真心协同攻打宛城了。宛城主将岑彭也看出诸军之间有隙，就以主力应战刘稭攻城之军，这就使得宛城一时难以攻下。

经过朱鲈、陈牧的日夜串联，终于达成了密议。正当刘稭发现诸军攻城不肯卖力，要召集各分军渠帅和主将，商讨速攻宛城之计之际，陈牧冷冰冰地起身说道：“柱天大将军，各位大帅，将军们：在下以为，古人有言：人无头不走，雁无头不飞。如今，咱们打了几个胜仗了，有些将军们心怀不满，是不是……咱选出个真正的皇上头目，也好带领咱众人打胜仗啊？”

刘稭听了陈牧这几句话，觉得很不对味，脸露诧异之色，略一沉吟，慨然说道：“诸位将军，是不是要推立汉裔？此德、此情甚厚啊！但是，在下刘稭愚见，略有不同：眼下，赤眉军啸聚青、徐两州，大兵数十万。如果他们听说南阳已立宗嗣，必然也照计施行。这样，彼立一汉帝，此立一汉帝，必将内讧不止。而今王莽未灭，宗室先自争立相攻，足令天下人耻笑啊！众人更起疑心，坐失威权，又怎能攻杀王莽，以报汉仇？况且自古以来，首先称尊者，往往不能成事。陈胜、项羽，可为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这里距离宛城不过百里，尚未攻克，骤然自尊自立，是想

使那些反我者乘我之敝。这样做，实非良策。在下认为：不如暂时称王，号令军中。倘若赤眉所立贤德，我等相率以从，共攻王莽；倘若无所立，破王莽，收赤眉，再推立天子，上尊号，也不为迟啊？”

刘稭此言，不述己功，论说天下局势。十分准确，掷地有声。诸将帅听了，纷纷点头。下江军渠帅王常首先站起，极口称赞，说：“我认为，刘大将军所言极是，诸位以为如何？”

这时，形势又反过来了，朱鲋几日所议的计划，眼看就要泡汤了。就见这位朱鲋，“忽”地起身，拔剑砍去案角，喝道：

“疑事无功！今日之事，已经议定了：刘玄，字圣公，主上圣明之圣，办事公平之公，立他为帝，有异议者，有如此案！！”

性格刚猛刘稭咽不下这口气：你朱鲋鱼，立了多少功？这事能由你说了算？他即要冲上前，再拿他一个下马，但刘秀把他挡住了。刘秀又向刘稭使眼色，刘稭也不做声了。刘稭当然心中有数：目前，这些绿林人马还占多数，不利于团结的事，对刘家无利呀！谁当皇帝也行，这些人就想让皇帝听他们摆布，仅此而已，岂有他哉！刘稭就表示赞成，这事就这样定下来了。

那弃军败逃的纳言大将军严尤和秩宗将军陈茂，失魂落魄地狂奔着，一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他们不敢回头，不敢休歇，白天跑，夜间奔，总算逃到了颍川。这严、陈二将逃得性命，收集残兵，不足两万人了。为了替自己开脱罪责，他们派人去宛城打探消息……

再说这汉军立皇帝之事，就由王匡、王凤、朱鲋、陈牧、廖湛、李轶等进一步磋商，于羊年二月，在清水旁宽阔的平地上，堆沙土筑起高坛。农历十三日这天，陈兵大会。朱鲋亲手为刘玄戴上冲天冠，穿上袞龙袍。又由张卬、陈牧左右护卫着，走上高



坛，面南称尊。诸军渠帅、大将鱼贯登坛，跪伏在地，称臣拜贺。刘玄自知无能，今日受宠若惊，半个屁股挨着御座，见众将叩伏面前，口呼：“万岁！万万岁！”刘玄觉得震耳欲聋，身不由己地站了起来，哆嗦着立于座前，冷汗直流，口不能言。众人一看，都悄悄说：“这样的皇帝，哪像是刘邦的后代呀？让他号令三军，去打败王莽？我看是……小鸡吃豆粒儿——够呛啊！”

朝贺礼毕，刘玄惘然下坛。按照惯例，大赦天下，建元曰更始元年。更始帝在张卬、陈牧的授意下，拜置诸臣：以叔父刘良为国老；以新市军渠帅王匡为定国上公；王凤为成国上公；朱鲔为大司马；平林军渠帅陈牧为大司空；舂陵军柱天大将军刘稭为大司徒；以下江军渠帅王常为廷尉。其余诸将皆有封位，或为九卿，或为将军，李轶被封为五威将军。

刘秀被封为太常偏将军，相当于今旅长之职。《汉书》四：“奉常，秦官。景帝更名太常。”《汉官仪》曰：“欲令国家盛大，社稷常存，故称太常。”民间也有俗语：“创钱的不费力，费力的不创钱。”这也是针对刘玄而言。

更始初封官职，与众公卿相比，刘秀官职卑微，却应社稷昌盛之运。莫非汉朝复兴，当在刘秀身上？

时也！运也！命也！

刘稭回到住处，拔出宝剑，“嗖”地刺到大树上，恨声道：“懦夫称帝，有何德能？特别是那位朱鲔，有朝一日，我要把他摔得碎尸万段！”

众人解劝刘稭：“哎……自古有言：一将功成万骨枯啊！又何必计较呢？……”

李轶也随众人劝说了几句，就悄悄溜走了，他要去把这个情报再贡献出来。正是：

吃里扒外人难防，搬弄是非舌多长。

捣鬼有效但有限，割倒秬黍显出狼。

第三十二章 宛城奋战 昆阳闯营

• 刘琨几十年的学文练武的功底，在进攻宛城的战役中，得到了最突出的表现，但这位打下宛城的功高者，命运将如何？

• 害人害个死，救人救个彻，这句话的前半句让人毛发倒立，但欲行前半句者，是不会心慈救人的……

• 败军之将不可以言勇，大将严尤尝到了这句话的苦头……

这老贼王莽，本来与王邑、王寻等亲信商量派兵剿灭刘琨、刘秀兄弟的义军。但王寻却劝说王莽：有严尤、陈茂的十万京都精兵，还有十万南阳地方精兵，足可以对付那几万乌合之众。王莽便稳坐御座，静等佳音。但是，他晚上在那史湛之女的锦被中，却总是萎靡不振，那性欲也大大减退，惹得这位美后鼓着嘴不爱搭理他。好歹睡着了，又常做恶梦：就见甄阜、梁丘赐血头血脸地向他奔来，要求他救命；也梦见严尤、陈茂被杀得大败而逃，地上血流成河。王莽白天就再派出探马，又请那高人为之占卦，又皆是大凶；而那些卜者又说是梦与卦皆是反着，这就使王莽心情又成一团乱麻了。王莽在焦盼中终于接到了严尤、陈茂的告急文书，知道刘玄已经称帝了，刘琨围了宛城。王莽大怒，他除了再度公布悬赏之外，又命人绘制了刘琨的画像，挂在交通要



道的墙壁上，组织专人早晚用箭去射，施以“魔胜之法”。他又考虑再三，想起太史官推算的新朝气数，有三万六千岁历纪，每六年一改元，新朝国运不当尽。自己称尊，如黄帝升天，可以“光耀百姓，销解盗贼”。于是，飭令盗贼立即解散，则既往不咎。又下严令，命进攻赤眉、铜马、汉兵的各路官军，全力以赴，勿剿灭顽固不化之盗贼。安排既毕，王莽就觉得又会转危为安，再去研究他那与众妃轮番“夜战”的办法了。

新立的更始帝刘玄，平白拾了个皇帝当，夜间细细想来，也似乎明白了几分。但是，这皇帝当上了，又哪肯舍得让人？总不能像那汉哀帝那样——要把皇位让给男宠董贤。国老刘良也当然心中有数：他这“国老”是侄儿刘玄封的，这江山却不是这个刘玄侄儿能够打下来的呀！他便得机会向刘玄进谏道：

“皇上，愚臣劝你几句：自古有言：疏不间亲。那绿林山人物要推举你为帝，他们是觉得你……能对他们惟命是从啊！前几场硬仗，可是刘稭领兵打下来的呀！如今，你封朱鲋为大司马，他能执掌兵权、指挥打仗吗？以臣愚见，你还得命刘稭带兵，尽快打下宛城，也好建都啊！”

刘玄沉思了半晌，即再与朱鲋这位兴立功臣商量，征得朱鲋同意，他才敢下诏：命刘稭继续执掌兵权，众志成城，速攻宛城。

刘稭此时心更加明镜般清澈，他毫不计较官位，麾兵急攻宛城，但急切仍难以攻破此城。刘稭便果断地采取固守之法，派王凤、王常、刘秀、李轶、邓晨为北路；命陈牧、李通、朱鲋为南路，分军外击，扩大战果，并掐断宛城之外援。

朱鲋在与李轶分手之时，又进行了一番密谈。这二人已成为义军“成果”中的虫害，仍在进而扩大这一“果品”的腐烂……

但是，刘祗却不以为然，他在分军出击之后，指挥部队猛攻宛城。这宛城守将岑彭与严说，站在城头，凭借着宛城牢固的城墙，呼喝着军兵放冷箭，抵放滚木礮石，顽强抵抗，宛城仍然难下，只恨得刘祗咬牙切齿，发誓一旦破城之后，定将岑彭碎尸万段。

这一路北上的汉军，却在刘秀、王常的率领下，势如破竹，很快就攻克了昆阳（今河南叶县）、定陵（舜阳县）和鄧城（今河南鄧城）等地，缴获了大批牛、马和财物，缴获了十万斛（容器，方形、口小、底大，容量本为十斗，后改为五斗。每斗为六十市斤）谷物，全部运往宛城，以支援刘祗攻城，士气更为大振。

宛城的告急文书如雪片般飞向京都长安，昆阳、定陵、鄧城一攻即溃，倒反衬了宛城守将岑彭对王莽的忠贞。王莽这才慌了神，再也无心玩乐了，急忙传旨，召来了王氏宗族的心腹子弟：大司徒王寻和大司空王邑，要他二人使邑巡县，得专封赏，大发郡国之兵，夺回昆阳，援助宛城，全歼汉军。这二王号称“虎牙五威将”，分头征兵，好容易凑齐了四十二万兵，号称百万，直指昆阳。王莽又选招知兵能人，募得六十三家，人数达好几百人，使任军前参谋。再命那位巨人巨母霸为中垒校尉（掌管警卫垒壁镇守军营的武官）。这位巨母霸，就是由夙夜郡（今山东蓬莱）郡守韩博所举荐的那位身高丈二（合今二点三米）、腰粗十围的巨人巨母霸。王莽为巨母霸改名巨母霸，并杀韩博之后，又演义为姑母王政君在天显灵，上天才降生下这位山东大汉，来辅佐新朝。当然，这又属王莽杜撰了。王莽命这位巨人负责驯养上林苑豢养的狮、象、虎、豹等野兽，让巨母霸带上了这一队“队



伍”，用以对付汉军。临行之前，王莽对巨毋霸慰勉有加，指望他会如天神下界，驱使猛兽，一举惊退汉军。

这败将严尤、陈茂，所收拢败兵，也还有二三万人。他当然不敢如此狼狈地去进京参见王莽，便投到王邑、王寻大营，也就听差留用了。二王统率四十五万大军，旌旗飘飘，千里不绝，这庞大阵势，自从秦汉以来，未曾见过这么大规模的调兵。王邑、王寻自是趾高气扬，认定此次出兵，定会一鼓荡平汉军，不费吹灰之力。

二王率领这四十多万大军，取道颍川（郡治阳翟，今河南禹县），直奔昆阳（今叶县）。

昆阳城位于昆水（今名辉河，在河南省叶县北）北岸。古人以山之南为山阳，山之北为山阴；而以水之北为水阳，水之南为水阴，所以，昆阳城位于昆水之阳，遂得地名。昆阳一向被认为是宛城之门户，乃军事要冲。这座昆阳城数日前为汉军攻破，由更始帝的定国上公王凤和廷尉大将军王常率军守卫。此时，太常偏将军刘秀正率领数千人马在阳关（今河南禹县西北）一带活动。他知王莽大军直扑昆阳而来，赶快奔回昆阳，向王凤、王常汇报军情。王凤一闻王邑、王寻率百万大军来攻昆阳，立即吓得面如土色，叹道：“哎呀！我这里人马不足一万，而莽军号称百万，我军岂能以一当百？……”正说间，守城军丁来报，王莽大军已到昆阳城下了。王凤、王常、刘秀急率众将登上城门楼，但见莽军源源而来，见头不见尾，尘土蔽天，人喊马嘶，气势骇人。

王凤又跌足道：“我守城汉军，不过只有七八千人，如想对付这百万大军，正如羊投虎口……我看……这小小昆阳城，眼看是保不住了，不如为保全身家性命和财产，趁这莽军立足未稳，还未对昆阳实行铁壁合围，咱们……就逃走吧？”

近日以来，王常就觉得自己因倾向刘秀兄弟而受了冷遇，自己未能位列三公，只当了个廷尉，这岂不是个笑话？我下江军人马多，我王常功劳更不比你们几个小，为什么官位比你们低？陈牧能当大司空，那位朱鲋还能当大司马，我王常这个官儿，相比之下，就不公平了！而今一旦面临大敌，你这位成国上公的第一个字就是“跑”啊？……王常即表态：“新莽大军号称百万，其实不过四十多万。我汉军虽然人少，但已接连打了几个胜仗，士气很高，不如坚守昆阳，等待援兵……”

王凤嗔道：“就算莽军只有四十万，也是我军的四十多倍呀！你能一人跟四十个人打斗？”

李轶说：“成国上公说得有理，面对四十倍之敌，守城不易呀！”

王凤又补充道：“若说等待援军，那定陵与鄢城之兵，两兵相加，亦不过万余人，如同一把盐洒进大海里，管什么用？那攻打宛城之军，也难抽调兵力相救啊？莫非能有天兵下凡相救？我还是认为：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呀！你们看……”

一直在一旁静思的刘秀，这时连忙拦住几位急要先走的将军，慨然道：“诸位将军，我守卫昆阳的汉军虽然人不多，但粮饷却不少，士兵士气不低。我看这昆阳城池坚固，又占地利之优势。我军人少，但若想岑彭守宛城之经验，数千军守城，四万人难以攻下呀！我想，我军坚守昆阳，两个月足有把握，这就能牵制敌军。如果不然，我军一退，这二王大军一近宛城，我攻宛城大军势必要腹背受敌，那……我汉军岂不刚刚立帝即土崩瓦解了吗？七尺儿男，当建功立业，不应当只顾妻子儿女和自家性命，而置大业于不顾啊！”

王凤恼了，斥道：“太常偏将军，昆阳兵微将寡，坚守不易，你又说弃城不可，你有什么胆略啊？快请赐教，这里正是刻不容



缓了……”

张印也接上了：“刘将军，当年南阳大夫素称你刘氏兄弟文武全才，但我看你刘文叔，平日作战，未显功勋呀！只不过是还没有老婆孩子拖累，便不急于逃命！如今不是逞能的时候啊！还是听成国上公的吧？”

“成国上公，诸位大人！”刘秀此时竟双眼冒火，十分严肃，“你我几支军队自联合作战以来，夺棘阳，战淝水，杀甄阜，败严尤，以至登基立帝，封官加衔，谈何容易？如一旦选择逃走方略，我军先是灭了我攻宛城之军的志气，莽军随军掩杀，即会铸成大错，谁当担此责任？”

王常见王凤不敢表态了，也随声附和道：“是啊！不战而逃，事关全局，干系重大啊！”

王凤只得眼盯着刘秀：“刘将军，你认为该如何应付？”

刘秀即在城头指划四周，说：“这昆阳城池坚固，足可以一守。那莽军四十多万，乃是各郡县招募之兵，未经训练，且各自为营，实可视为乌合之众。我当严令守城，速派人去鄧城、定陵两地搬救兵，各路兵马游击于敌后，各个击破，定能奏效。宛城一旦攻破，即可来兵增援，何愁不能打垮这四十多万莽军？”

王凤也已经考虑到：起码不能不战而逃啊！守城一战，实在不行时再突围逃跑，也好向更始帝解释啊！但这守城人好定，可这大兵压境了，由谁率军突围，出城搬兵呢？刘秀心中有数，那几位勇将吴汉、铫期，都留在宛城以震慑岑彭了，这王凤、王常手下，实无强将。自己略加思索，就高声问道：“哪个留下守城，哪个突围搬兵？请速报名！”

成国上公王凤红着脸说：“我乃三军主帅，我可以严督众军守城！”

刘秀看见，这一班众将，都不肯提出突围搬兵，是他们知道

这突破四十多万大军连营之难呀！于是，他挺身而出：“诸位都愿意守城，我刘文叔愿意匹马单枪去搬兵！”

“等等，刘将军，我也算一个！”王霸站了出来，这位数日前才率兵投靠老学友刘秀的猛将首先响应。

“我更算是一个！”勇将马武一挺板门刀，站了出来。

“我也去！”“我也去！”这就又有骠骑大将军宋佻、五威将军李轶、偏将军邓晨、任光和校尉臧宫、邓奉等，皆愿同行。刘秀一数，连自己在内，共计十三人，他大喜，说：

“十三太保，团结一致，这是个克星好数字啊！走吧！各自准备兵器、马匹，深夜突城！”

王凤望着昆阳城下逐渐汇集的新莽大军，他的心收紧了，但他只得壮着胆子发布死命令：人在城在，人亡城亡。

这王邑、王寻二将，来到昆阳城下，见昆阳城上布兵把守，严阵以待，这也竟大大出乎他的预料之外：汉兵不足一万，敢守昆阳而不望风逃亡，这位主将胆子不小啊！他见诸军混乱不堪，便先派人整顿诸军布防，决定来日攻城。

这王邑、王寻的几十万大军，在昆阳城下结营扎寨，灯火通明。幸亏此时已是五月，天气不是寒冷季节，众军士卸甲弃兵，有的躺在帐中，有的仰于帐外，远路跋涉，终是人困马乏，人人争相提早歇息。

乌云漫过，星月无光。

二王大军各自为营，大阵尚未合围，实乃天赐良机。

刘秀目光炯炯，环顾十二位伙伴，说道：“诸位将军，闯营突围，调兵救援，胜负就在此一举了。你我一十三人，在冲而不在战，若我一人战住一将，最多可有一人相助，其余就要前冲，记住，我等不是要恋战，而是要冲出。摆脱敌将，冲出搬兵，才是我等的主旨所在呀！”



众将答道：“刘将军，我等听明白了！”

王常亲自来为刘秀等送行，他说：“刘将军，你只一十三人，要冲过这绵延十数里的莽军连营，可是九死一生啊！我这里有每人一碗酒，为诸位壮行！望诸位马蹏连营，突围而出，搬来援兵，成此盖世之大功！”

“王将军，你……”刘秀想起了身边有李轶，忙改口道，“你协助成国上公守城，也是至关重要啊！愿星月为证，我等誓死报国，共祝成功！”

刘秀竟把这碗酒一饮而尽，后面的王霸等也是一饮而尽。众人飞身上马，再就马上向火把光照中的王常一揖，即悄悄拉开城门，冲了出去。

刘秀飞马前突，十二骑勇士紧紧跟随。

这十二骑勇士中，马武、李轶也乃马贩子出身，骑技，武艺颇佳；这任光，字伯卿，宛城人氏，前几日才加入汉军，也是勇力之士。刘秀抡动龙形钺，一马当先，更执长鞭在后手，以备并用。后面这些勇士，戈挑，锤打，个个凶猛异常，很快冲入了连营。

王邑、王寻，因是中军主将，他们一到了昆阳北城门外，就住进了巨母霸率人为其安扎的中军大营中。初临城下，有些劳累，又因自己的兵力数十倍于汉军，料汉军不敢轻易偷袭，便想歇息一夜，明日号令三军，正式宣布攻城。不想被一阵嘈杂声惊醒，严尤慌忙来报：“城东门有十几个汉兵闯营，来势凶猛！”

王寻笑道：“十几个人闯什么营啊？莫不是要闯营去搬救兵吧？”

王邑笑道：“哪里会有多少救兵？他们又岂能冲出这十几里连营？放心吧，这才真是蛤蟆打苍蝇——填不满嘴，不解饥的事呢！……”

主帅不曾出面组织，这各路莽军岂肯追杀？只要是离开了自己的营盘，也就乐得无事了。那远处的几家营盘，只见十几人冲杀而来，也弄不清这些人的身份，也就不敢过分相阻，这就被十三人轻而易举地突围而出了。

刘秀既突出了连营，查点人数一个不少，即仰天祝道：“天不灭汉，天意也！快走！”

刘秀一行马不停蹄，飞渡昆水，直奔定陵而去。

那南路汉军的大司空陈牧和大司马朱鲋等辅立皇帝的“功臣”们，耳听得北路军连连建功，而自己却连一个新野县城都攻不下，心中不忿，令平林兵擂起战鼓，强弓劲弩，万箭齐发。但是，新野城关巍然屹立，旌旗猎猎。

正当陈牧、朱鲋暴跳如雷时，新野宰苏康出现在城墙垛口，喊道：“汉兵主帅听着，愿得大司徒伯升刘公一言，便愿举城归降！”

朱鲋大怒，对陈牧说：“他这是要把归降之功归于那刘祗啊！不行！继续攻城！”

陈牧笑道：“咦！你这就犯傻了！就是刘祗来了，又能夺了我等的功劳吗？”

朱鲋恨道：“我乃是新野人，这狗官却不信我！”

县宰苏康在城门上说道：“二位将军，是因为我曾经奉上司之命，掘了邓晨的祖坟，刘祗乃是邓晨的亲戚，我想要他为我作保，在我归降之后，邓晨不要忌恨而报复我呀！我别无他意呀！”

朱鲋这才缓和下来，立即派人去请刘祗。刘祗等知此情，即刻赶到新野城外，叫出县宰苏康，对他说道：

“苏大人，你所虑之事，我能做保人。彼时各为其主，你也是奉命而行呀！圣人曰：‘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知过必改，善



莫大焉。’大人能迷途知返，反莽辅汉，邓晨乃刘汉之亲眷，岂能因小失大？大丈夫一言九鼎，我刘祗定要说服妹丈邓晨，顿释前怨，共创辅汉兴刘之大业！”

“伯升刘公，我能信得着你，开城门！”苏康一声令下，大开城门，即纳降书。刘祗连忙说道：

“都不必进城了，现在，就连新野的兵力一起，集结速奔宛城！”

朱鲈问道：“大司徒，皇上有令吗？”

刘祗含怒喝问道：“大司马，皇上命我执掌兵权，我的命令，你敢不遵吗？！”

陈牧忙为排解：“刘公，大司马的意思，也别无他意，只是还想多攻占几座城池呀！……”

刘祗再次下令：“攻下新野，那宛城已成孤城了，再不回师疾攻宛城，等王邑、王寻大兵一到，失掉攻克宛城之战机，谁负此责？回军！”

下江军回师助攻宛城，宛城就指日可破了。

朱鲈一边与陈牧指挥撤军，一面悄悄说道：“陈帅，看到了吧？俗话说得不错：害人害个死，救人救个彻，你我这苦瓠子种下了，还想有甜菜吃吗？”

陈牧含笑道：“大司马，是我们几个种下苦瓠子了；但他刘祗也在咱哥儿们手里种下苦瓠子了。但是，你别忘了，这新皇帝刘玄可是我们拥立的呀！刘玄不会怀疑我们会当新‘王莽’去夺他的帝位；但刘玄会忌恨刘祗的，我等还得见机而作呀！”

据守宛城的大将岑彭，曾因甄阜扣押了他的老母妻子，又知近来皇宫大内也是全部扣押了出征大将的家小以为人质。所以，他为保家小，竭尽全力以守宛城。但自二月至五月，已坚持四个

月了，朝中无救兵，城内粮草已绝，民易子而吃，军心不稳，而刘琨又增加下江军和新野兵，攻城益急。岑彭与严说见新野既下，宛城已成孤城，就只得出城投降了。

刘琨即准归降，命岑彭、严说自缚率军出城。岑彭被押入中军帐，众将恨岑彭坚定不降，数伤军将，便一个个拔剑相向，破口大骂，欲杀岑彭。岑彭并不分辩，唯挺胸待戮。刘琨喝住众将，劝解道：“诸位将军，这岑将军坚守宛城，当时也是各为其主呀！今日既已归降，就应当让他戴罪立功才是啊！如前世白起坑杀赵国降卒四十万，不是为后世为将为人者指为不义吗？降将勿杀，这是正理呀！”

刘琨这一席话，使岑彭十分感激，他跪下泣道：“就是惟恐再败走宛城，使老母受戮，才坚持守城的。今日听刘将军一言，倒也是后悔了；愿投军报效，以报知遇之恩……”

刘琨将岑彭之勇、之义，再向刘玄进言，刘玄封岑彭为归义侯。这倒是岑彭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呀！刘秀才封了个太常偏将军呀！此也足以证明：刘玄心无成法，信口封官，遗人笑柄。严说因人微身卑，只委为军中副将，以观功效。

宛城守将岑彭、严说出降，正是农历五月廿八日，更始帝即率众进城，安排宫廷事宜，对昆阳方面的消息，听之任之，不派一兵一卒支援。他就不想想：昆阳失守，大军四十多万奔来宛城，会是什么结局？

更始帝入都宛城，大行封赏：刘琨功列第一，封汉信侯，其他宗室诸将，封侯者百余人。但此时竟不封那些昆阳将士，这让众人议论不已……

刘秀率十二位勇士到达了定陵，定陵守将把众人迎进府中。众人疲惫不堪，满身血迹。定陵守将欲要设宴招待，刘秀连连摆



手，说：

“哎呀！快要饿死了，先拿点儿饭，填饱肚子再说吧！”

守将只好命人拿上饭来，见众将如狼吞虎咽，惊问道：“刘将军，你们这一身血，一脸汗，连夜到此，有什么急事呀？”

刘秀边吃边说：“王莽四十多万大军，正在围困昆阳，危在旦夕。我们想发诸营之兵，速去解救，兵马不多，可从敌后游击，以缓昆阳之攻啊！”

定陵守将问道：“将军，这里缴获的财物还有些未运走，是不是分兵运货、救昆阳呢？”

刘秀厉声喝道：“不行！王邑、王寻大军势众，必须全力以赴。今若大破莽军，大功告成之日，这财物又何止万倍？如若为其所败，昆阳失守，定陵、鄆城也将陨落，你的人头落地，还要财物何用？！”

守将恍然大悟：“愿听将军号令，立即发兵！”

刘秀亲眼看着定陵守将调集兵马，拔营西去，便放心了。他又与十二位勇士再向鄆城进发。

此时的昆阳城，已被王邑、王寻大军围得水泄不通。王寻也是一位勇敌千军之将，跃马扬刀，吓得昆阳城上诸将不敢直视。再看见这城下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了几十层的大军，正是旗帜蔽野，尘埃漫天，钲鼓声闻数百里……

自古有言：骄兵必败。

王邑、王寻只望一刀砍来昆阳，势在必取。严尤谏道：“二位大帅，这座昆阳城虽小，但城墙既高且厚，用这云梯攻城，隔着护城河，即是以大损失冲过护城河，这云梯太高，一时爬不上去，上面一阵射箭，就能造成我方更大的损失呀！刘玄盗窃尊号，围攻宛城，日久不下，汉兵疲惫了。那刘玄又是无能之辈，

我军兵分两路，一路攻昆阳，一路攻宛城外之汉军，那攻宛城主军与岑彭、严说之军里外夹攻，必能生擒刘玄、刘稭，这样，这昆阳城中不足万人之军，也就不攻自破了……”

王邑最瞧不起严尤这位前大司马，笑道：“当年我为虎牙将军，带万人去攻那位妄自称尊的刘信，大破东都；可就是没有生擒刘信的大将军翟义和那位王庆孙。翟义乃汉成帝时丞相翟方进之子，为当今圣上深恶痛绝之人，王庆孙后来才被杀于长安，圣上恨得让人活剥其心肝呀！我灭敌不彻底，被一些小人说了不少闲话。如今，我兄弟率四十多万之众，遇城而绕，连个小小弹丸之地昆阳都拿不下，那些小人又会怎样去饶舌？我要如曹刿论战：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先屠此城，马敲金镫，人喝凯歌，喋血再进！”

严尤明白了：他这是怀疑当年剿翟义之事乃是我进了谗言？自古人道：疏不间亲。我岂能间你王氏之亲？我是败军之将不可以言勇，亡国之臣不可以语政了！就屎壳螂儿打呵欠——闭了这口臭气吧！

王寻也不同意分兵，他与王邑凑到一块儿，嘀咕了一阵，下令：三军合力，加紧攻城！

攻城威势十分凶猛：莽军的云梯不能奏效，又由那六十多个参谋们研造云车，高达几十丈，推到城墙边。这云车比城墙都高，莽军站在云车顶就可以看到昆阳城中的一切，几名士兵在云车里射箭，使得百姓到井台打水都得顶着木板。但汉军毫不畏惧。因此云车只载数人，势力有限，这汉军就用箭射，不易射中，就泼沸汁。更有有效办法：箭镞上点火，以射云车，这云车全是木竹结构，一旦着火，那云车里的莽军即吓得跌下云车底，这云车也就烧毁了。

上空的云车不行，再从地底下来。王寻调来以铺路、扎寨为



专长的工兵大队，自昆阳城南北两个方位，同时开挖地道。可是，到挖近地面时，地上的人已经听到动静了，等少数莽军刚钻出地道口，即被汉军如砍瓜切菜般收拾了，底下的人不敢再出。老百姓抬来了石头和大粪，倒了进去，即时埋上了，这地道里的莽军被砸死无数，也被臭得奔跑不迭。

天上、地下皆未奏效，王寻调来攻城陷阵用的冲车和撞车，对准城墙猛撞。那“砰”、“通”撞击之声，令人胆寒。那被撞处的城墙，石块、灰土纷落如雨。

王凤、王常率领汉兵，日夜守在城头上。虽说这昆阳城墙原门牢固，可城里粮食渐少，士兵伤亡增多，兵势遂弱。万一那撞车一旦撞开一道城墙缺口，就危险了。王凤这时提心吊胆，寝食不安，救兵又不见来到，这昆阳城就恐怕不保了。于是，王凤意决，不顾王常的反对，亲写乞降帛书，用箭射到城下，乞请恕罪，愿献城归降。王寻与王邑看罢降书，相对而笑。他二人认为：大功即将告成，旦夕就能攻破昆阳，杀他个痛快，血洗全城，更能显威于天下。于是，王寻朝城上大喊道：

“王凤匹夫，早不投降，如今晚了，我要血洗昆阳城！”

严尤一听，忙进前劝道：“大帅，兵法云：‘围城必阙一角，宜使守兵出走。’这样做的目的，是减少压力呀！古语曰：‘困兽犹斗。’况且有兵逃出，必向宛城报信，可令宛城汉军胆寒，围攻自解，岂不两全其美呢？……”

这六十多位参谋，也赞成严尤之言，皆谏王寻、王邑：要么让开一城角，使汉军逃出，更可借机追歼其大部；要么接受投降，更减少损失，亦可以降军补充入官军，军威更壮，以便扫灭更始帝，大功告成……

王邑笑道：“严将军如此英明，何至于将十万大军毁于一战？那大概是未曾有你六十三家参谋在场相助吧？”

王寻大喝：“勿再妄议，速速进兵，即克此城，哪个后退，先吃我一刀！”

既然如此，众人就悄悄议论道：“河边无青草，不要多嘴‘驴’，人家就要这样下这一步绝棋，你多什么嘴？帮胜了，他的功；帮输了，咱的过，随着攻吧！……”

乞降不成，反正是一个死。这王凤倒安静下来了，他只得共谋死守。这些汉军和百姓们，得知二王要血洗昆阳，又怎甘心白白被血洗？反倒更加军民一心，团结奋战：你用撞车撞我的城墙；我用强弩射你的力士。你用长绳想搭上垛口爬我城墙，我用大刀斩断你绳索。城墙下死尸成堆，这些推撞车的大力士也被射死了数千名，也就胆怯而力更怯了。

王邑、王寻见昆阳城仍不能攻下，他俩瞥见了严尤那张似乎带微笑的面庞，心知此时严尤正在暗暗幸灾乐祸。王邑便再次与王寻商议，决定三管齐下——云车、地道、撞车同时使用，向昆阳守城的汉军发动全面进攻。昆阳城危在旦夕，只盼救兵了。

王凤恨得直咬牙：“刘秀，你若贻误战机，我就亲自斩了你，以泄我恨！”

入夜，莽军攻势不减，王寻、王邑亲自挥刀督战，就连严尤和六十多名参谋们，也亲冒矢石，投入战斗，真是杀得天昏地暗，星月无光。突然，一道白光自天而降，像是一颗流星落到了王莽大军的阵营之中，一片火光之后，便是大雾弥漫。莽军个个吃惊，不敢再战了。王寻、王邑也吃一惊，只得鸣金收军，暂停攻城。正是：

去冬白雾迷刘秣，春陵兵败添千坟。

今夏流星随雾到，不知吉凶归谁人。



第三十三章 三千敌万 二刘遭诛

• 形容英勇作战的词儿很多，“以一当十”就是最熟悉的一个。但谈何容易？刘秀三千敌万，尚是著名以少胜多的战例。

• 捉鱼人已经张好了网，有的鱼儿还会往网上撞，这是动物；但人也是这样，面对圈套，还要出头，岂不遭害？

• 两面派人物最难斗，在许多人还认不清其嘴脸时，最易受其害……

太常偏将军刘秀，又从郾城调动全部汉军，迅速会齐两万余人，挥师西进，将近接近昆阳了，正值大雾遮天而降，罩得星月无光。刘秀先是一震，他即想起小长安聚一战，就是白雾急罩，使春陵军惨遭大败。邓晨也朝刘秀说道：“文叔，又是这么一场大雾，是否不祥？”

刘秀仰天惨然笑道：

“邓将军，二姐夫，那次是冬季大雾，这次是仲夏大雾，季不同也；更何况这场大雾，乃是夤夜大雾，又是五月三十日晦日夤夜之白雾，若按云龙雾蛇之说，这也合当王莽已当晦日之夜兴雾了，明日乃六月初一朔日，必当是红日晴明，乃是我赤帝红光破白雾之吉兆！快走！趁此重雾，迅速靠近莽军。我等主攻中军

主将，叫做打蛇先打头！传下去，冲杀时各喊口号：“只杀二王，避者无恙，挡者遭殃！冲啊！”

斗转星移马蹄疾，两万精兵抵昆阳。六月初一凌晨时分，大雾果然散去了。疲惫不堪的莽军，突遭汉军袭击，那句“只杀二王，避者无恙，挡者遭殃”的口号也正给各地莽军提了个醒儿，他们稍一接战，就避此锋芒，把这“遭殃”的事推给二王了。

王寻、王邑正要指挥大军攻城，忽见探马来报：东面发现一支汉军，来势迅猛。

王邑忖道：“东方汉军？想是冲出去的十几个汉军搬兵来了？定是那定陵、鄢城之地的汉军，有多少人马？”

探马说：“后稟大帅，不过是骑兵千余人。”

王寻笑了：“哼！千名骑兵，也想打援？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即派出骑兵，给他个下马威！”

王寻派出数千名骑兵，来迎刘秀的骑兵。这莽军骑兵倚仗人多势众，不把刘秀的千余骑兵看在眼里，但稍一接战，即被击散，打得落花流水了。刘秀抡动龙形钺，李轶甩开长矛，王霸挥舞大刀，任光挺着点钢枪，邓晨使开虎头枪，邓奉抡动浑铁大棍……这些人乃是武艺超群的大将，岂是一般骑兵所能相比？刘秀转眼之间，就斩杀数十名骑兵，这十三位勇士顷刻砍杀数百人，那莽军骑兵一个个失魂落魄，四散奔逃。

后面的汉军跟了上来，见刘秀所率骑兵旗开得胜，士气大增。李轶提议道：“刘将军，速速冲进昆阳城，与王凤、王常军会合吧？”

刘秀毅然说：“不行！咱这支生力军，还是突击在敌军阵中，作用最大。更何况，此时的城门口，已经堵严了，如何能轻进？就这样办：咱们主冲王邑、王寻的中军，让莽军指挥不利，只等城里汉军打开城门夹击，便是上策！”刘秀跳下马来，撕下一个



莽军尸体的一片白衣衫，就蘸着敌尸之血，写了几个字：宛城已夺，顷来增援。即将此白衫布交给邓晨，说：

“邓将军，由邓奉保着你，假做向昆阳守军报告宛城已经攻下即来援军的消息，壮我军心，扰乱敌心，明白了吗？”

邓晨点头：“明白了！”他即与邓奉率数百骑兵冲出去了。

刘秀看邓晨冲阵去了，即组成三千人的骑兵敢死队，以专冲王邑、王寻的中军。其余汉军，组成两队，钳形穿插攻击莽军。

这邓晨、邓奉二将，率领骑兵冲破敌军大队，来到昆阳城外，朝城上大呼：“宛城已经攻下来了，援军即到！”并仓促将白布衫之信欲包石块扔上城去，却又急于应战，即将白布弃于城边，只得佯装措手不及，落荒而走了。

这王邑、王寻因为已经得到了新野县城失守的消息，对宛城失守深信不疑，眼望着这块血迹白衫书信，心下着慌了——这支定陵、郾城数万之众的生力军，竟已经把这四十多万大军冲击得七零八落，这显然是各郡、县之兵人心不集、战斗力极差的原因。若宛城援军再到，昆阳守军冲出，三路夹击，岂不危哉？正在此时，刘秀的三千敢死队已绕过昆阳城，渡过昆水，直扑二王的中军大营而来。王寻见这数千人的敢死队竟然能把莽军大营撕开了这么一道大口子，急得暴跳如雷，亲自提刀上马，率领万名将士，前来接战。

一万对三千，刘秀的敢死队要一人对战三四名莽军将士，岂是易事？但刘秀指挥若定，他率敢死队冲杀游走，攻坚避锐。这个敢死队竟如同虎入羊群，杀得二王将士抱头鼠窜。刘秀跃马横钺，看到了帅字旗下的王寻，知是主帅王寻，便大叫道：

“刘秀家南阳，擒贼先擒王！”

刘秀挺着龙形钺，直奔王寻，大将王霸、任光各亮兵刃，共

击王寻。因为众人都知道，这王寻乃是王莽王氏家族中的惟一的一员猛将，终不能轻敌。王寻抡动大刀，奋战三将，但这王寻毕竟已是五十岁的人了，平日被酒色所误，气力有减无增，今日力敌三员虎将，岂是易事？几个照面，便现慌乱。他架开王霸的大刀，却突被刘秀一鞭抽中左腮，顿时鲜血迸流，他稍一松懈，正被刘秀的龙形钺一下砍中后颈，扑地倒于马下，王霸、任光刀枪齐下，可怜这位四十二万大军主帅即刻丧命疆场了。

王邑一看族弟王寻命丧，夺路先逃，正逢昆阳城汉军开城门掩杀出来，王邑更是率先逃命。这四十多万莽军一听主将一亡一逃，立即全线瓦解了。

王邑奔入中军，即命垒尉巨母霸打开铁笼，放出那群野兽，驱使这群野兽冲击汉军。这群野兽怒吼着朝着汉军逼来，立即使汉军士卒们一个个丧胆，挺枪呐喊，却纷纷后退。刘秀面对此情，深惜钹期留在了宛城。刘秀立即想起史书之记载：当年黄帝战蚩尤。如今，这巨母霸驱使猛兽，该怎样对付它们呢？……

正在此时，乌云密布的天空却突然雷电大作，并刮起了一阵旋风，飞沙走石，直向群兽刮去。刘秀灵机一动，大喊：“齐声大喊，向群兽逼近！”众军士见这群兽已经被闪电雷鸣吓惊了，便齐声呐喊，随风而进。一个霹雳，大雨滂沱，果然使群兽又吃了一惊，一个猛虎回头就奔，众兽相随，竟向莽军大阵冲去。这莽军立现混乱，又夺路奔逃。群兽回冲，使巨母霸那辆巨车的四匹马也惊了，将车拉入滢川激流之中，这位笨头呆脑的巨人也被洪水吞没了。

王莽大军争相渡水，死者堵塞了河道。王邑、严尤、陈茂骑着良骥，踩着莽军的尸体，渡过了滢川，逃得了性命。这四十多万大军，顷刻土崩瓦解了。

刘秀仰天大呼：天啊！当年黄帝战胜那役使猛兽的蚩尤，乃



在阪泉；今日我军战胜王莽大军，也有巨人猛兽，乃在滢川，也是把个三点‘水’部加在这个滢川的‘蚩’字上了！二王之下，又有严尤，也有一个‘尤’字。历史事件，竟如此惊人地相似啊！……”

天时，地利，人和。王凤、王常指挥汉军打扫战场，这昆阳城内的“二王”，战胜了昆阳城外的“二王”，这获胜二王望着遍身血渍的刘秀，不禁眼泪汪汪。

“十三太保”自此在汉军中美名远扬。但这“十三太保”中的李轶，却在胜利的喜悦中更加忌恨刘秀——“妒”字多在无德之人身上啊！

这就是刘玄更始帝更始元年六月朔日（古人以每月初一为朔日，十五为望日），北路军以三万之军，击溃王邑、王寻的四十三万大军，取得了震烁古今的以少胜多的辉煌战例——昆阳大捷。

下江军渠帅王常，此时情不自禁地夸耀道：“太常偏将军，你在这场昆阳之战中，先是十三太保闯营，后是三千敢死队闯阵，又是三将并刺王寻。你这功劳……众目共睹，当之无愧了嘛！哈……”

刘秀见王凤一下便红了脸，忙笑道：“一将功成万骨枯，我刘秀只是匹马单枪之力啊！二位渠帅指挥守城之功，才是首功啊！”

王凤这才面露欣色，他率众将缓辔入城。军民欢声惊天动地。汉军即行搬运缴获辎重，不可胜数。王常即传命令，除用于军需之外，其他一概均散给昆阳黎民，以补大战之损失。民皆欢悦。

刘秀虽然假传“宛城已经攻下”之消息，但此时即向王凤提议：打点粮草、车辆、人马，速援宛城。顷闻探马来报：宛城确

实已于五月二十八日攻下了。众将不禁惊讶：既然数日前已经攻下宛城，为何不曾向昆阳发来一兵一卒之援兵？李轶即当众攻击刘稭，说道：

“大司徒执掌兵权，为什么攻下宛城之后不派兵增援昆阳？倘若如今昆阳失陷，谁之罪耶？让人心寒呀！”

刘秀也说道：“攻下宛城，不发兵速救昆阳，确是大司徒不称其将兵之职呀！”

宛城大街上，众汉军在清扫街道。

更始帝临时宫廷内，汉军巧匠在修饰宫舍。刘稭进宫见驾，奏道：“陛下，如今，宛城既然已经加固完毕，足可守卫了。再不派兵增援昆阳，恐怕就来不及了啊！……”

刘玄应道：“那么，就派岑彭、铫期二将带兵万人去增援昆阳吧！你还是要严守宛城这个临时帝都啊！”

刘稭应诺，心想：即使能派出两员勇将带一万兵马增援昆阳，也可解一时燃眉之急呀！就在此时，飞马来报：昆阳大捷！刘玄目视刘稭而笑道：

“大司徒，朕有先见之明，才不肯增派援兵啊！你急什么？这才纯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嘻……”

刘稭兴奋之余，岂肯与这庸人相计较？他已领报子出门，细细询问，赞道：

“文叔三弟，功莫大焉！”

这时，王凤、李轶到了。宛城定都，昆阳大捷，真如锦上添花。更始帝乐得合不拢嘴。听说是刘秀三弟率十三骑勇士突围、闯营，以求救兵，心里惊叹刘稭、刘秀兄弟，暗恨自己不如人。他立即大封功臣：

王凤、李轶为侯，王常为知命侯，又欲封刘秀。李轶抢前拜



谢龙恩，向更始帝使眼色，说道：

“文叔功劳，理应受封，只是，文叔一旦受封，位同大司徒，大司徒名在公卿，无法再封啊！”

王凤也说：“水满为患，人满为患，物极必反，还是不封吧！文叔无家眷拖累，可以勉励他再建奇功啊！”

嫉妒，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

刘祗攻下宛城，刘秀昆阳大捷，兄弟媲美，声名日盛，汉兵也由此名声大震天下。海内豪杰，群起响应。杀死牧守，自称将军，使用更始帝年号，静待诏命。这更引起了新市、平林、下江军诸将的嫉妒，惟恐日后刘祗如能掌握朝政，对己不利。于是，纷纷进言，极尽诬陷之能事：或曰刘祗有不满情绪，暗结私党；或曰刘祗图谋不轨，妄想称帝……

同是高祖后裔，自己可以称帝，刘祗为什么不可以称帝；更何况刘玄的帝位乃是刘祗、刘秀兄弟打下来的呢？但是，帝位至尊，难得的帝位，纵是大功的兄弟，也不能相让啊！这不能明言！满脸是汗的刘玄，又与新市、平林、下江军诸将密议：先稳住刘秀，再杀刘祗。

第一步：刘玄派使者去昆阳，奖赏汉兵将士。令王常守昆阳，令刘秀继续北上，夺取颍川郡，倘若攻不下，再寻个借口，便可斩首。

第二步：借庆贺昆阳大捷之机，刘玄命刘祗取剑观看，以谋刺皇帝之罪名，除掉刘祗。

刘秀接受命令，率军离开昆阳，向颍川进兵。岑彭、铫期、吴汉先后请病假，就相约去跟刘秀了……

宛城宴会上，君臣举杯，觥筹交错。更始帝依计注目刘祗腰

间的宝剑，说：“素闻大司徒宝剑奇异，可否借寡人一看？”

刘秬性情豪爽，不疑有诈，当即起身，拔剑出鞘。呈给刘玄。刘玄接剑在手，把手玩着，却又久久不能语。这时，绣衣御史申屠建当众献上玉玦。更始帝接过玉玦，放到面前的案几上，神色惊疑不定，不敢言语。宴会结束，把剑还给刘秬，返身回宫。刘秬宝剑入鞘，坦然而去。

当事者迷，旁观者清。这一帮鬼怪们，就只有去跟着埋怨刘玄——犹疑不决了……

大司徒府中，刘秬舅父樊宏面带忧色，说道：“外甥，你的先祖刘邦当年赴鸿门宴，亚父范曾三次举起玉玦，示意项羽杀刘邦，玦者，决也！你方才酒宴上之事，不可不防啊！”

刘秬笑道：“舅父你乃书生，名不虚传。一块玉玦的典故，尽人皆知。即便那申屠建怀疑是我杀了其兄，有何证据？像刘玄那样的昏弱之人，他敢杀我？你又何必忧虑呢？……”

刘秬之舅樊宏，字靡卿，南阳新野商贾大户，随刘秬起兵。更始帝遍封诸臣时，也曾朝他问道：

“樊宏舅，我也封你为将吧？”

樊宏叩头辞道：“皇上，臣乃书生，如孔子，不习兵事，谢陛下厚恩，臣就在外甥手下干个文差使吧！……”

樊宏今日之话，未曾引起刘秬的重视，以后就后悔不及了……

太常偏将军刘秀出略颍川郡，进攻父城，连日不下，屯兵巾车乡（河南宝丰县南五十里，今留村）。刘秀派出精兵，巡逻营地，擒住了易服出行属县的颍川郡掾冯异。

冯异，字公孙，颍川父城（今河南宝丰县）人。幼好读书，



通《左氏春秋》、《孙子兵法》，以郡掾查五县，与父城令苗萌共守父城，替王莽新朝拒汉。因守兵甚少，冯异想要征集县、邑兵马，孤身外出，不意被汉军擒获。他的族兄冯孝及同郡友人丁缙、吕晏，并从刘秀，为部属校尉。由这众人推荐，刘秀接见冯异，开诚布公地说道：

“冯异公孙先生，当今王莽暴虐天下，人心思汉。你公孙才学超人绝伦，何必助纣为虐呢？”

冯异回道：“将军以诚相待，异非不化之顽石，顽石见火即化为右灰呀！但是，因老母尚在城中，求你放我回去，相机行事，愿归据五城，以报大德！”

刘秀当即与冯异握手相送，亲扶上马，送出营外，招手各道再见。

冯异回到父城中，见过苗萌，说：“苗公，你我生于乱世之年，时事变化莫测，壮士皆起，但多暴横。惟有刘将军，所到之处，军队不掳掠，鸡犬皆安宁。观其言谈举止，决非等闲之辈，我兄弟可以归身啊！……”

苗萌说：“死生从命，愿从冯兄！”

冯异即传檄四城，所属县邑，尽归刘秀。刘秀接纳了冯异与苗萌，仍命两人官奉宰职，共守父城。这样，刘秀又过了一道难关……

众将嫉能害刘稭，一计不成二计生。

新市、平林诸将和李轶，原打算在宴会上加害刘稭。但这个不争气的刘玄，却错过了机会。这些人岂肯罢休？与李轶继续串联，许以封他当大官。这李轶看绿林派人多势众，就曲意奉迎，说道：

“有了！这么办，刘稭就死定了……”

李轶说出：宗人刘稷，跟随刘稭多年，忠心耿耿，勇冠三军。清阳大败严尤之后，奉刘稭之令，率兵进攻汝州（台梁县，今河南临汝，汝州市），围鲁阳（今河南鲁山）时，他得知刘玄称帝，即拔剑击树，说此乃伯升兄之功劳，刘玄懦弱无能，功在何处，竟敢妄自称尊？更始帝曾封其为“抗威将军”，刘稷也不肯拜封，只是说：我只听伯升大哥的号令……

更始帝一听此话，也就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了，他这次下定了决心。翌日早朝，他对刘稭说：

“大司徒，都城已定，就该兵进长安了，快把刘稷调回来，择日出兵！”

刘稭遵命，即写下手令，派人速送刘稷。刘稷闻讯，火速奔宛城。宛城在即，他却突然跌入陷坑中。从路旁丛林中拥出王凤、张印，用挠钩搭出刘稷，不由分说，押进大殿。

宫殿内，更始帝列兵数千人，与诸将商议进兵长安之事。大司空陈牧一见刘稷被押进来，即喝令：

“跪下！跪下！”

刘稷挺身不跪，说：“我刘稷上跪天地父母，下跪英雄豪杰，凭什么跪一些大事做不了，小事不愿做，专会做一些……算计、陷害别人的小人？！”这位英雄，这时候，倒不怎么结巴了。

站在更始帝身边的李轶，冷冷地朝刘玄说道：“陛下，刘稷咆哮宫殿，目无君主，与人图谋篡权，可见是真的了。陛下封他抗威将军，他不受封，当然是目无陛下，还不杀了他，留他造反吗？”

朱鲋更是抽剑在手，喝道：“全家该斩，户灭九族！”

刘稭这时明白了：这帮人，就是故意陷害刘稷呀！他顿时大怒，喝道：“李轶，你果然是个居心叵测的狗才呀！你随从朱鲋



杀害功臣刘稷，所为何来？……陛下，早在春陵的时候，这刘稷兄弟就是这个脾气，你不是不知道啊！他为陛下报那杀弟之仇，不顾生死。起兵以来，冲锋陷阵，奋勇当先，身受数十处创伤。如今，王莽未灭，赤眉、铜马义军各自号令，陛下还需要用这些猛将打天下呀！大敌当前，先杀功臣，陛下何以取胜天下呢？陛下且莫听信小人谗言，陷害忠良呀！陛下认真想一想，棘阳城、宛城和昆阳城，是哪些人打下来的呀？都把这些功臣杀净了，陛下能让李轶和朱鲂打天下吗？！”

刘玄听着刘稷的慷慨陈词，不觉红了脸，就嗫嚅着直瞅朱鲂和陈牧。朱鲂怒不可遏，与更始帝耳语，刘玄只得结结巴巴说道：

“反了！反了！都推去……”

一个“斩”字尚未出口，朱鲂一挥手，从幕后奔出几十个刀斧手，乘刘稷不备，从后就是一刀，然后数人架住刘稷、刘祗。刘祗已经不行了，但刘稷手被绑着，还大呼大骂，拼命挣扎。无奈新市、平林诸将一拥上前，不容分辩，即被推出宫外，不等午时三刻，即刻斩首了。春陵军诸将各个怒目相视，却被阴识、樊哙等各个劝止，也就只有泪流满面，敢怒而不敢言了。这位刘玄，惟恐诸将相斗，吓得已被朱鲂等扶进内宫。这众人也就含怒散去了。

大司徒府中，一片哭声。护军朱祐扳鞍上马，冲出府门，直奔父城而去。

樊宏、樊哙、邓晨等含泪劝止亲人，共谋处理后事。

樊宏老泪纵横：“刘玄信用宵小，岂能久乎？苍天啊！你不佑好人啊……”

颍川父城大帐中，刘秀与冯异谈论朝政得失，十分投机。冯异说道：

“刘将军，我有一好友，有万夫不当之勇，此人姓铄名期……”

“字次况，乃汉桂阳太守铄猛之子……”刘秀接着说下来，朝冯异笑道，“这位英雄，已经是我的功臣了！哈……”

正说话间，铄期、吴汉、岑彭到了，各与冯异相见。铄期怒道：“刘将军，你那位皇帝老兄，我看他不是个玩艺儿啊！无功者受禄，有功者不赏，已拿下宛城，却不让增援昆阳，我跟岑、吴二将军借口离开，就想……”

正谈论间，朱祐满面泪水地奔了进来，伏地大哭，哭述刘祗、刘稷被害经过，铄期大吼一声，抓过霸王枪，骂道：“刘玄无知小儿，咱们杀回去吧！不用一十三骑，即可推翻这伙畜生！”

“次况兄！”刘秀喝止铄期，“且勿鲁莽，容缓图之，岂能因小失大呢？”

冯异望着泪如泉涌的刘秀，劝道：“诸位，逝者已去，该为生者着想啊！事情很明显，有人陷害大司徒，势必要牵连将军。手足同胞，至亲骨肉，大仇不可不报。但是，目前将军可有足够的实力吗？当年越王勾践，为吴王夫差养马三年，亲口尝粪，卧薪尝胆，终成春秋五霸之一。请将军节哀，三思而后行，才是上策啊！”

刘秀眼前一亮：“公孙兄勿复多言，刘秀心中明白了……”

众人劝解刘秀，刘秀镇静下来，劝诸位回帐休息，自己却不吃不喝，漫步出帐，遥望夜空，但见星空有一两道闪光，似乎是将星陨落？刘秀“咚”地跪了下去，无声地痛哭。朱祐又过来了，他惟恐出现意外，把刘秀扶上床，自己也与刘秀抵足而眠。但刘秀何能入睡？恍惚中，大哥刘祗来到了面前，只见刘祗浑身



是血，大叫道：

“三弟，给大哥报仇啊！”

刘秀“忽”地坐了起来，但他看见那帐中的灯光，心里又一片通明了。他回想着：数日之前，大哥曾对自己说：宛城是长安的门户，而昆阳又是长安的外围，攻下宛城、昆阳，就像一员勇将站稳了双脚，就可挺枪直刺长安，杀死毒“蟒”，恢复高祖基业。待兄弟再相聚时，就为三弟举办婚礼，将军身份，封侯之赏，也就不负阴家小姐，更不负“仕宦当做执金吾，娶妻当娶阴丽华”的誓言了……至如今，前日宛城之别，竟是诀别。今生今世，再也看不见兄长了……刘秀不能哭出声，他的泪水打湿了枕巾。但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刘秀充满自信，他还要走好下半局“棋”呀！……

刘秀听到朱祐睡熟了，又悄悄起床，轻轻推开门，来到了室外。

启明星高高地点缀在淡蓝的夜空，似乎是闪着智慧之光。

一阵凉爽的夜风迎面扑来，使刘秀的头脑更加清醒了：越王勾践，是能屈能伸的典范，自己也照样能做得得到。权宜之计，就是留在更始朝中，到宛城去谢罪，以保全自己，寻机发展实力，大丈夫待时而动啊！……刘秀对着星空，跪下去了，祷告道：

“天地神灵可鉴，刘秀为哥报仇，三年不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李轶奸贼，吃里扒外，害我兄长，我定要你落个更惨的下场！……”

第二天，刘秀安顿好军务，就准备启程。刘秀让岑彭先行，提前赶回宛城，吴汉也提前回去了。只有铫期，要去给老母上坟，回鬼神峪了。刘秀临行之前，臧宫请求随行。这位颍川勇士，做过亭长，曾在刘稭家当庄客，后来率宾客投入下江军。今日听说刘稭已死，坚决要求与刘秀同去宛城，以便相机行事。刘

秀不好推辞，也就答应了。

天气已渐炎热，刘秀骑在青骊马上，或因一夜不眠的原因，感到又饥又渴，头也有些晕眩，他便与朱祐、臧宫到颍阳（今河南许昌西）歇马。这颍阳县吏祭遵，字弟孙，乃颍阳本地人氏。此人少好读书，家境殷富。但他度日节俭，孝敬老母。母亲去世后，他曾亲自负土筑坟。有部吏贪其财产，造谣生事，被祭遵结合宾客，手刃仇人，使当地吏民，无不敬服。刘秀见祭遵仪容威严，有大将风度；与之谈论，又是彬彬有礼。刘秀很佩服祭遵之见识；祭遵也对这位鼎鼎大名的刘将军十分景仰，欣然愿意投效门下。刘秀欣然结纳，署为门下吏，共图大业。祭遵热情招待刘秀一行，刘秀饭毕即刻上路，祭遵即随刘秀同行。

刘秀缓辔而行，祭遵问道：“将军，你即将到达宛城，如何安排，已经成竹在胸了吗？”

刘秀沉吟道：“唉！更始君臣害我兄长，是嫉恨他的威名太盛啊……”

祭遵直言道：“将军，又岂止是嫉恨大司徒威名太盛？即使将军本人，率十三太保闯连营，率三千敢死队突万人大阵，威名也太盛啊！以在下认为，宝剑纳于鞘中，锋芒不显。将军若到宫中，只宜自责请罪。律令虽说‘法不避亲’，但将军与大司徒此案并无牵联，或者可保无恙。但是，委屈求全，对于一位叱咤风云的大将军来说，又谈何容易？”

刘秀成竹在胸：“祭兄，请你看着我是怎样委屈求全的。这几次封官，惟我不得封，他们都不曾抓住我的一句怨言啊！更何况我如今是有备而来，我要让那群奸贼们的害人钢刀，就像是砍进水里，看他们的狠劲能怎样使……”

那李轶、朱鲋、陈牧等一班奸臣将领，唆使刘玄一个“杀”



字未出口，借机杀了刘稭。但他们通过这几场大战，特别是李轶参与、亲睹了刘秀率十三太保闯连营和率三千敢死队与万人莽军攻战而致胜的智勇双全的名将风范，他能不惧怕这位人物？又听说刘秀出略颍川以来，收降冯异、苗萌，又立了大功，便更加嫉恨。

李轶对刘玄进谗道：“陛下，刘稭、刘秀兄弟俩在春陵起兵时，盟誓曰：复高祖之业，定万世之秋。这足见其要的是当帝王啊！对陛下来说，天无二日，人无二主啊……”

陈牧进言道：“陛下，既已杀了刘稷、刘秀，还留个刘秀，这是隐患呀！不如把他召进宛城，除此祸根！”

在《诗经》中有一首《青蝇》诗，极能形象地刻画出这类进谗害人鼠辈们的丑恶嘴脸：

营营青蝇，止于樊。恺悌君子，无信谗言。

营营青蝇，止于棘。谗人罔极，交乱四国。

营营青蝇，止于榛。谗人罔极，构我二人。

可怜这位更始帝刘玄，捡了个皇位坐了，无才无德，当然也无识别善恶之慧眼。他听信李轶等谗言，便拟旨欲召刘秀回京。忽然，黄门官进来禀报：刘秀已到宫门。正是：

欲行陷害召回宫，不想自己到宫廷。

明是飞蛾来投火，却让刀斧举不成。

第三十四章 宛城韬晦 渐台分尸

- 钢刀砍到木头上，木头非断即折；但钢刀砍入水中，将如何？刘秀如水之柔，他才得虎口余生啊！

- 兵战大势既去，则如大堤决口，势难收回。王莽四十三万大军一旦被击溃，长安吏民，即草木皆兵了。

- 杀死王莽的人是谁？他竟是个为王莽物色美女的人物……

更始帝刘玄正拟好圣旨，方欲派人去征召刘秀回宫，却突然听到刘秀不召自到，他倒立时显得慌乱起来了。陈牧立即奏道：“陛下，你可宣他进殿呀！看他说些什么言语，抓住他的过错，正好行刑啊！”

刘玄这才定下心来：“宣刘秀进殿！”

刘秀单身进殿，行三拜九叩大礼，伏地道：“陛下，微臣未能追随陛下左右，失之督察臣兄刘稭，致使刘稭大逆不道，冒犯了陛下，臣以为刘稭罪该斩首。微臣的将军官职，乃是陛下封赏，愿竭尽全力，以效忠陛下，并以补兄长之过啊！……”

这一帮新市、平林诸将，竟一个个面面相觑。他们当然大出预料之外，想不到刘秀会来伏阙谢罪，并深自谴责。更始帝也就只好支吾其辞，最后说道：“念在同族情分上，你就替他收了尸



吧！”

“谢陛下！”刘秀谢恩退出朝门。

这一帮进谗之人，竟无言以对。

大司徒府中，阴识、刘斯干带领刘祗的幼子、寡妻等人跪地迎接刘秀。刘秀见侄儿刘兴和嫂子潘氏哭得泪人似的，他的心也如刀割呀！但他见有兵丁杂人在场，便不哭泣，也不按照礼数去刘祗的灵前痛哭一场，而是面若冰霜，冷冷地说道：

“刘祗冒犯圣颜，既已被诛杀，就不必过分悲伤了。当今皇上皇恩浩荡，并不连带他人，这就该知足了。刘氏冢墓在春陵，谁愿扶柩归葬？”

这一帮三亲六故的人，都知道刘稷受封不拜，仅可算是个过错，而刘祗只是替刘稷求情，罪不当斩。实指望刘秀回来之后，或能为其讨个公道说法，不想刘秀竟是这个态度，一家人顿时寒了心。舅父樊宏双眼红肿，说道：

“三外甥，前者你二哥死在战场上，是他无能而被杀，可你大哥被处斩……我今看破红尘了，好在新野已经平稳了，我上了年纪，正该回家去安度晚年了。大外甥和刘稷的尸首，就由我去为他们办理安葬吧！”

刘秀不敢再看舅舅那张挂满泪水的布满折皱的老脸，惟恐使自己落下泪来，他说：“老人家，我未得皇命，不能离开，这刘祗、刘稷的丧事，就拜托您了，快套车吧！”

刘祗的妻子潘氏，万万没想到这位三弟刘秀会一下变得这样无情，也即变下脸来，命人套车，装上棺木，即行离开了大司徒府。众人不肯再与刘秀说话，刘秀也只好再回宫廷。

刘秀想得不差：那大司徒府中的兵丁之中，就已经由李轶安

插了心腹。这人早已抽身而去，再回宫向李軼密报。李軼即密报了刘玄。

刘玄既已杀死了刘稭，即命族弟刘赐当了大司徒。但这刘赐却对刘稭被杀心怀不满，他对王凤一帮无能之辈深恶痛绝。此时正逢早朝，刘秀回到大殿，来向刘玄禀报已经命人解送刘稭尸体回老家安葬，然后请旨，以看对自己怎样发落。刘玄不知当如何发落，便转看刘赐，那意思是征求刘赐的意见。刘赐板着面孔，朝刘秀问道：

“文叔，你协助王凤、王常二将，以三万之众，战胜王邑、王寻大军四十三万人马，这是自古至今未曾有过的战例，听说是你主张坚守？又是你突围调兵？又是你率三千敢死队与万名莽军冲阵？又是你亲自刺死了王寻？但是，也有不同的议论，说有人曾坚持不战而逃，你是当事之人，昆阳之战到底如何，又是谁的功劳最大，你今当众说说吧！”

原来，昆阳大战结束之后，王凤自知自己在此战之中的表现欠佳，便留刘秀守昆阳，自己提前押解粮食、辎重先回宛城。他就借机为自己美言邀功。但当时他与刘秀争论之时，并不是一人在场，众目共睹。再加王常乃主战主将，他当然会为王凤扬些臭风。刘赐今日此问，就是要让刘秀当众揭出王凤。但刘秀一眼瞥见王凤那张布满紧张忧怒的脸庞，便拿定主意了：一旦揭出王凤，新市军实力庞大，与己何益？于是，他平静地说道：

“昆阳大战，成国上公研讨战或撤，这是常理之事。但成国上公还是决计守城。至于我率十三骑兵突围去求援兵，那是众将之功，五威将军李軼就是其中一员嘛！至于我率三千敢死队力敌万名莽军，也是因有王凤、王常二位将军亲自率军大战，我才得成功。这昆阳之战的首功，还是二位王将军啊！”

“哎呀！陛下！”王凤一下把已经提到嗓子眼的心又放下去



了，出班奏道，“太常偏将军的昆阳大战之功，实在是太大，高于诸将，但他不贪昆阳之功，不违陛下之命，足见其忠诚于陛下呀！刘祗窥伺帝位，已经诛杀，此事与文叔无关，请陛下宽待文叔，加封他的昆阳之功吧？”

刘赐一问，刘秀一答，王凤又这么一相助，朱鲈、李轶无计可施了。刘玄此时六神无主，只好说：“文叔可先回府歇息去吧！其他事项，改日再议吧！”

“谢陛下！”刘秀退出宫廷了。刚才有刘赐、王凤一段话，刘秀虽保住了王凤的面子，但这昆阳之战的实况却愈加明显了。而刘玄如此表现，就更让群臣心中暗瞧不起了：刘汉的后来几个皇帝，听说就一个个都是昏庸之君，那些昏君咱们未见，可这位天子刘玄，咱是亲眼目睹了，他能一统中国吗？

那大将严尤、陈茂，跟随王邑，踏着莽军尸体逃过了滎水之后，有如漏网之鱼，逃往长安。这天，他们夜宿村店中，严尤与陈茂密议道：“陈将军，我跟你……可是两败之军了，就这么……跟进京去，岂不也是一个死吗？”

陈茂叹道：“是啊！但是，你我的家眷，都已经押入宫中扣为人质了，如果……”

严尤惨笑道：“咱俩若回营，也就是徒然增添两具尸首罢了，我倒想到：咱俩……不如以这半百之躯，另投一位刘氏人物。一是或能创立功业，二是还能另行娶妻生子，别这样回到京师，让王莽老贼斩尽杀绝，就断了根呀？”

陈茂恍然大悟：“是啊！能保住一个也好啊！在下全力追随严将军，你我的命运就系在一起了……”

严尤与陈茂悄悄起身，就在夜间远遁了。他俩竟去投奔汝南（今河南省汝南）的钟武侯刘望，即分别被封为大司马和宰相，

也成为一支揭竿而起的义军了。但王邑是不肯私逃的，他乃是王莽的宗室亲信，知道王莽对自己还不至于斩首，便凄凄惶惶逃回了长安。

刘秀见更始帝未再命他重回颍川带兵，便心知刘玄对自己已经不放心了，只得慎行韬晦之计：他终日就在自己府内，起居饮食，一如既往。有客来访时，他严嘱朱祐，千万不能对任何人露出不满的情绪。他有时与朱祐、臧宫、祭遵讨论兵法，特别是就这次昆阳之战的得失而论兵法，有时就与众人下棋。这天，有客拜访，是李轶来了。对李轶其人，刘秀数日前就发现他有趋炎附势的毛病，亦曾多次以此向刘稭进言，要刘稭防范此人，但刘稭却不在意。今日李轶到来，刘秀当然是心中有数了。

李轶一见面，就说道：“文叔，你不会记恨我吧？前日伯升跟皇上争论时，我还责备过伯升呢！说他不应该不注重君臣之礼……”

刘秀坦然笑道：“李兄，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你跟马武就解救过我叔侄，我岂能忘怀？春陵起兵，咱们又是一同起事……我大哥这个人，就是疏于礼数。他跟我叔父都是这样，但对皇上就有不同了，他这是咎由自取呀！”

李轶惨然一笑：“是啊！只是，一旦被皇上处死，岂不可惜？你看……弄得……你这当弟弟的，也不肯为他戴个孝……”

刘秀认真说道：“李兄，若是大哥死得其所，我是应该为他挂孝示哀的；但他死得不值，我……我还恨他不争气呢！又何哀之有？”

李轶问道：“你看，这……弄得皇上也对你有些防范了，不再让你出去带兵了……”

刘秀说：“李兄，这出外带兵的事，你还不知道吗？正是整天背着头走路，说不定何时就会掉下来呀！你看看，这个称帝，



那个称帅，要想让他们都顺从我更始年号，又谈何容易？这美差事，让别人去干干也有好处啊！大家都有些建功的机会，我也少了一些艰难危险。嘿……李兄，我就要请示皇上，赐我成婚，到时候，你这位同为十三太保的患难伙伴，可要光临喝喜酒啊？……”

李轶随着说笑，知道该告辞了，他即率领着十几个护卫告别了刘秀。现在，李轶倒是把刘秀看扁了——你大哥被斩尚不足月，你就想披红挂彩地结婚？这正好，众人从此便看不起你刘秀了。还有，刘秀所说的“背着头走路”，这不假呀！又何不让刘秀再去带带兵呢？少给他一些兵，却是要让他征讨，倘若是死在了战场上，岂不比在朝中杀了他好得多？如今，这刘玄倒好对付，只是他刘家的其他几个人物，已经明显有些敌意了……

李轶回朝一说，刘玄立即派人传刘秀进朝。一见面，刘玄就含笑问道：“太常将军，你近日都在做些什么？”

刘秀躬身回道：“陛下，刘祗犯罪伏法，我当引以为鉴，我现在认真学习汉朝礼节，用以报答陛下……”

刘玄听着太顺耳了，他也刚刚听过刘赐之密劝，要在刘姓人物中加封一位军职要员以防军权旁落，只当个傀儡皇帝是很危险的。而刘姓兄弟中，目前又只有刘秀具备治军天才，刘秀既无反心，就该让他掌握军权呀！然而，刘玄耳朵里又已经灌满了朱鲋、李轶的闲话，只得对刘秀限制而用之，他说：

“文叔，听说你想近日完婚？”

刘秀再躬身奏道：“陛下，微臣今年已经二十九岁了，前年已经与阴家送了帖子，我想……”

刘玄笑道：“文叔，朕今赐你完婚，并且，念你破敌有功，朕今封你为破虏大将军，封武信侯，行了吧？”

刘秀立即再行叩拜，口呼万岁，谢恩退出来了。但刘秀知

道，自己所得的这个封号，是个毫无实权的封号，更始帝既然杀死了兄长刘稭，如何一下子就对刘秀心无芥蒂？那朱鲋、李轶等人，又何曾磨平了裂痕？他乘这段闲暇，举行婚礼，也是别有有用的呀！

刘秀派朱祐为之操持，朱祐找到了校尉阴识，说知此事，阴识也早就为妹子的婚事着急了。他立即赶赴新野，告知父母和妹妹阴丽华，即行筹备婚事。

刘秀让朱祐、祭遵、臧宫等收拾宛城城里的大将军府，自己则由乐队前导，以黄金、马匹、玄璧、清酒、粳米和稻米等三十种物品为聘礼，极其隆重地亲去新野，迎娶阴丽华。

这婚庆仪式，终不像刘稭健在那么隆重。鼓乐齐鸣中，刘秀披红挂彩，把阴丽华迎娶进门了。那春陵军内的诸将，除了少数知情者仅是礼节性地走了过场外，多数人对刘秀近来的表现不满，不肯参加婚礼；这一帮新市、平林军的将领，倒是装模做样的参加婚宴，他们见刘秀面色如常地主办婚事，也就宽下心来喝个酩酊大醉，一个个被扶回去了。

客人散去，刘秀来到了喜房中，怔怔地望着半年多不曾见面的阴丽华，情不自禁地把阴丽华搂在怀里，泪如泉涌。阴丽华知道刘秀此时的心情，极示安慰。绣罗帐中，面对这位天仙般的阴丽华，刘秀真是心情复杂——一旦自己近日也遭陷害，他岂不是要误了阴丽华的青春吗？但刘秀毕竟已经是二十九岁了，他从阴丽华身上，第一次得到了男女之间胜过一切的美的享受。

李轶、朱鲋等一帮人物，见刘秀结婚之后闭门不出，觉得此人意志消沉了。但李轶仍要实现一个愿望：他要让更始帝再派刘秀出征，直到刘秀战死了，他才会放下心来的。

再说那长安城中的国师公刘秀（歆），这段时间确是清闲了。



就连他的国师一职，也已名存实亡了。近日来，将军王涉与大司马董忠屡屡造访，老刘秀就觉得有事，便问道：“王将军屡次造访，定是有事，何不明言啊？”

王涉朝刘歆瞅了一眼，就嘻嘻笑道：“国师公，即使你今日不问，在下也要明言了。国师公，你是装糊涂吧？那国运谶言说道：刘秀当做皇帝。如今，天下大都起兵了，你这位刘秀还等什么呀？”

刘歆装做不知：“咦！什么谶言呀？”

王涉脸上添了怒容：“国师公，我有一道士好友，名叫西门君惠，曾与我说此谶文。我就悄悄对大司马董公说了，大司马公倒也直言相告，愿与在下共谋大事，不想刘公你……事关自己的帝位，你还这样疑神疑鬼，令人心寒！”

刘歆这才笑了：“嘻，我刘歆改名刘秀，岂不知这句谶语？我已仰看天文，俯察人间事，东方必能有成。”

“哦！这就是刘玄这一帮人了！”王涉恨道，“哼！我知道当年新都侯王曼幼年多病，其妻功显君平素狂饮，未见得会有生育，这个王莽定不是我王家的后代！如今，已是多事之秋了，大司马董公主持中军，我领宫卫，而国师公你的长子刘叠，封伊休侯，官中郎将，若能你我合谋劫持王莽，献其头于汉军，你我岂非天地首功？你国师公一跃而为皇上，我等不就共应此谶文了吗？”

刘歆低声问道：“大司马董忠确有此意吗？”

王涉指天划地道：“我俩已经盟过誓了，决不食言！”

刘歆嘱道：“只待太白星出现，方可举事，你从速嘱咐董公，务必慎而又慎啊！”

王涉立即回去转告董忠，董忠却又发展了一个同谋者——亦主兵事的司中大贲（官名）起武侯孙伋。孙伋虽亦答应参与，却

跟妻子说了。妻子大惊，劝孙伋出首，又迅即将此事告诉了舅舅陈邨。陈邨亦劝孙伋告发，孙伋无奈只得一同出首——这事就又坏在女人手中了！

王莽闻听此事，怒火冲天，立时派兵缉拿归案。大司马董忠方阅兵讲武，忽见诏使到来，便欲应诏。护军王咸进谏道：“谋事不发，恐怕会有人泄密吧？不如杀死来使，立即起事！”但董忠疑而不觉，即跟随入朝了。一进宫门，黄门官萇恠一喝问，董忠大吃一惊，即被擒拿，董忠拔剑欲自刎，却早有侍中（官名）王望传旨：“大司马反……”一个“反”字未出口，董忠已被乱剑刺死。王涉、刘歆二人一听传唤，知道泄密，尽皆自杀了。王莽怒气攻心，竟命人将董忠碎尸万段，盛入竹篮中，使用醢醢毒药白刃丛棘，掺杂竹篮中，掘坑埋下。又命人捕杀董忠满门。王涉当然也是抄斩全家。惟对刘歆，王莽还是高抬贵手了——不曾抄斩满门，就是刘歆的长子刘叠，因其不曾参与谋划，也至今不知其事，王莽仅将他的中郎将官职撤换，改任中散大夫。这当然也是因为王莽还看重他与刘歆的一段亲情的原因了。可怜刘歆这位巧伪人，治学有方，成就卓越，可就是为人心术不正，本是刘汉皇族后裔，却要屈身事莽，又深信讖文，改名刘秀，盼当皇帝，终留笑柄了。

这老贼王莽，自以为派出了百万大军，指日即可平复南阳，然后可再攻克赤眉，这新室江山就可保无虞，但偏偏出师不利。眼前平息了这场变乱，心稍得安，他又考虑起自己的另一桩心事了。原来，这王莽在刚当上大司马时，就开始暗找姘妇了。他花重金买了个美女，与之睡了一夜，觉得十分中意，那白胖的躯体，在灯光中真像是一头白绵羊，那肥大的乳房，胖胖的臀部，特别是与之性交时她发出的“唧唧呀呀”的呻吟声，都使得王莽



一次次得到美好的享受。但可惜此事被同事察觉，当时还需要博取名声的王莽只好忍痛将这女子送走了。送走美女之后，王莽丢魂丧魄，不能自持，只得更加秘密地又买进了三个姑娘，床上一试，都很中意，就分别为这三个女子取名为“增秩”、“怀能”和“开明”。后来，怀能为王莽生了个儿子，起名王兴；增秩生了一子一女，子名王匡，女名王晔；开明生了一女，名王捷。当时，王莽虽然心里“开明”，但名义上还得正统，不会让这几个私生子女和其母亲公开露面。但是，如今非要让他们露面不行了——自己和元配王氏所生的儿子，都死净了，后来选中这史氏和百多个爱妃，竟不能再生育了，这还得需要立太子呀！王莽就派车把私生子王兴、王匡接到了宫中。一个封为“功修公”，一个封为“功建公”。打算从二子中再选出一位太子。但王邑这一回京报告，四十多万大军真的全军覆没了，就连严尤、陈茂这两位大将也竟敢叛逃了。王莽立即命人诛杀二将的全家，自己也颓然跌坐在龙椅上了——勇将王寻这位兄弟也以身殉职，怎不令王莽伤心呢？他的江山也就此绝望了啊！但是，王莽还是又振作起来了，他还想借助诡托符命，以镇压人心。即有捧场者：明学男（官名）张邯进言符命，妄引《易经》八卦九三肴辞云：“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把这三句肴辞解作当代的讖文，意思是：“莽”系帝名，“升”即刘伯升，“高陵”即高陵侯之子翟义。刘伯升与翟义，造反三年，终不能兴起而成大事。这朝中群臣多有通《易经》者，心知张邯乃属杜撰曲解《易经》肴辞，以取悦于王莽，但也只好口呼“万岁”，以防直言贾祸。王莽又令东方将士，押数名罪犯入都，托言此乃生擒之刘伯升，特送入正法，此事也无人深信。但刘伯升此时已被刘玄杀死，这就不是王莽的密探一时能探听到的了。

但是，却又传来警报：成纪（今甘肃省静宁县南）人隗崔、

隗义起兵响应汉军，推举隗崔之子隗嚣为上将，占据了西北地区；茂陵（今陕西兴平市）人公孙述在成都（今属四川）聚众数万，自称辅汉将军益州（辖境约当今四川折多山、云南怒山、哀牢山以东，甘肃武都、两当，陕西秦岭以南，湖北郧县、保康西北，贵州除东边以外地区）牧。这就控制了包括今陕西南部 and 四川、贵州在内的西南地区。西汉宗室、钟武侯刘望由严尤、陈茂拥戴，干脆在汝南称帝。这样，王莽新朝所控制的地方，就只剩下洛阳和长安两座孤城了。

这王莽无计可施，又祭起“魔胜”之法，以趋吉避凶。他派使者拆毁渭陵（汉元帝墓）和延陵（汉成帝墓）墓门的屏障，又用墨水涂黑这些墓葬的围墙，认为这样一丑化，百姓就不会人心思汉了。王莽的孙子王宇又夭折死亡，王莽就把孙子埋在了汉武帝的祠庙里。但这一做法，只能更勾起汉兵的仇恨！

王莽拜王邑为大司马，实现了他的这一愿望，升任为其拆解《易经》的张邯为大司徒，崔发为大司空，升苗诉为国师，使各司其职。他下令在东方围剿赤眉军的太师王匡，大将军哀章固守洛阳，再派绣衣使者巡抚关中及诸要塞之地，还是把主要兵力指向宛城——必须先围剿刘汉人马，这才是最大的心腹之患。

调兵遣将之际，大司空崔发见王莽心力交瘁，便献妙计，说：“陛下，前辈圣人在《周礼》和《左氏春秋》中都说过：国家一旦遇有大难，只要放声大哭，名曰哭天，那上帝就会派出神灵护佑的，陛下何不试一试呢？”

王莽一听，正中下怀，即命崔发安排“哭天”。次日，风晴气朗，王莽亲率群臣，来到了南郊。他双膝跪在沙地上，仰头向天哭道：“天老爷，您既然授权让我当了天子，就该帮我歼灭那些反贼，如今，怎么就置反贼蜂起而不顾了呢？如果我有什么罪过，就请苍天打雷，劈死我吧！”



王莽说到这里，就真是冤得“哇哇”大哭了起来。他此时似乎已经忘记了自己所做的那些恶事，眼见得晴朗的天空也打不出雷的。这一帮忠臣们一看主子真哭了，觉得是自己表现忠心的时候到了，都一个个放声真哭，一直哭到太阳偏西，把嗓子都哭哑了。王莽还大展文才，亲笔即席写了一篇千字文，文中表述自己的功绩，倒也能感动神灵。哭既罢，王莽还把他这份亲笔策书散发给京城中的儒生和百姓，让他们每天都聚集“哭天”，由官府统一管饭管水。凡是能哭得认真，并能背诵出告天策书者，任命做官。结果，短短几天内，为“哭天”而得郎官者，竟达五千多人，这也成了千古一绝。

昆阳胜利之后，更始帝刘玄就不好意思命刘秀出征了。他令空国上公王匡率部攻拔洛阳：令西屏大将军申屠建和丞相司直（副丞相）李松（李轶之弟）取道武关（今陕西丹凤县南），直捣长安。

两路大军克日进军，一路所向披靡。

析县（今河南西峡县）人邓晔、于匡在南乡（今河南省淅川东南）聚集百余人响应汉军。

邓晔自称辅汉左将军，于匡自称辅汉右将军，他们先后攻占了析县和丹水（今河南淅川西）二县，军队发展到数千人，又乘胜进攻武关。王莽的武关都尉朱萌见新朝气数已尽，开关投降。邓晔、于匡兵不血刃，占领武关，又向东迂回至弘农（郡治在今河南灵宝）斩杀新莽右队大夫（弘农郡守）宋纲，攻克了湖县（今河南灵宝北），这里离新莽京都长安只有几百里路了，义军扩大到数万人，直逼长安。

王莽急了，他把那些参与哭天的人物郭钦、王况等拜为“九虎将”，让他们率数万精锐御林军抵挡邓晔、于匡。为了控制这

“九虎将”，王莽把九人的妻子儿女尽数招进宫里，扣为人质，“九虎将”这才明白，只得去卖命了！

这时，新莽藏在国库中的黄金尚有六十万斤，其他珠宝的价值，亦远不低于此数。至于皇帝、皇后和各级官吏的私人财产，自无法统计。但是，王莽是个重财好色之人，把钱看得比性命都重要。他发给每个出征士兵的费用，只有四千个小钱，士卒们怨气冲天。

这九虎将率军进至华阴回溪（今河南洛宁东北），北起黄河岸边，南至崤山之巔，凭险筑起一道防线。

这于匡带领数千名弓箭手，利用一面高坡和莽军对峙。邓晔领两万步骑从閤（今河南灵宝境内）向南迂回到莽军背后，向莽军发起突然袭击。于匡及时接应。莽军前后受敌，大败而逃，“九虎将”死了六个，只剩下郭钦、成重等三人带着残兵败将退回来保守京师仓（国家粮库旧址，在今陕西华阳市境内）。

此时，李松率领的汉军，也经武关到湖县（今河南灵宝），与邓晔、于匡军会合。他们在集中主力攻打京师仓的同时，又分出两支人马，一支向北海渭水，攻占频阳（今陕西富平），掠取渭北土地；一支西进长安东新丰（今陕西临潼东）与新莽波水将窦融的部队作战。

这时候，长安附近的百姓也纷纷自发地组织起来，响应入关的起义军。郃县（今陕西武功县）人严春、茂陵人董喜、蓝田人王孟等，纷纷聚众数千，自称汉将军，领兵包围了长安城。

龟缩在长安城中的王莽，见兵将不够使用，突然想起：在几个监狱里，还押着数千名囚徒。他当即下令，把这些囚徒全部装备起来，每人赏给一碗掺着猪血的酒，让他们发誓对新朝效忠。



然后，由国丈、宁始将军史湛带领这帮囚徒，去与义军作战。但这帮囚徒，皆不是傻子，他们又岂肯为王莽卖命？这支队伍一过渭桥（旧址在今陕西咸阳市东）便一哄而散了。史湛两手空空，只得哭丧着脸回来向王莽复命。

愤怒的百姓在城外挖掘王莽祖先的坟墓，焚烧陵园中的建筑物，熊熊的火光映红了半边天空。

农历九月初一日，自发组成的义军攻破宣平门（即长安东北城门），杀死了王莽新封的大司徒张邯。大司马王邑和子弟王林、王巡等，领着亲兵拼命死守未央宫北大门。双方战到天昏地黑，暂时休战。

第二天，刮起了大风。长安城里的居民朱弟、张鱼联合一些人，点火烧未央宫的便门。这风助火势，火借风威，把宫里的殿宇也点着了，毕毕剥剥全部燃烧起来，霎时形成了一片火海。王莽的女儿，汉平帝妃黄皇室主王鸾凤望着火海，大哭道：“汉军是打来了，可我这汉平帝妃……有什么脸去见他们呢……”这位烈女一头扎进了火海……

这些长安城的义军当中，有一个特殊的人物，便是那位商（今陕西商州市）人布商杜吴，他既恨王莽乱政，又恨那史湛父女忘了自己的举荐之恩。因为他常到宫里找外甥公宾，路径熟悉，所以，他带领门客冲在最前头，逐渐靠近了王莽的寝宫。

这时，老贼王莽却已经带着他的几十个文武官员和侍从逃到渐台上来了。这座渐台，乃是建在太液池中央的一座特殊的建筑，它只有一座石桥与外面相通，乃是王莽夏天避暑的地方。这连天大火因有水面相隔，是烧不到渐台上来的。已经只有这大石桥最后一道防线了，大司马王邑率人死守住这座石桥。王邑为指挥兵丁督战，转过渐台，见儿子王睦正在脱去衣冠，意在化妆逃

脱。王邑大骂道：“犬子，我身为大司马，你为侍中，应该为主上死节，为什么想要逃走？！”王睦大惭，遂与父共同死守渐台。

这时的王莽，耳听着四周的一片人山人海的呐喊声，已经是浑身筛糠似的瘫坐在他的御座上了。这王莽长得很丑：嘴大，下巴短，眼球突出，晶体血红，说话声音沙哑。曾有位侍者形容他眼睛像夜猫子（猫头鹰），嘴巴像老虎，声音像豺狼，所以能够吃人。王莽听到了这些非议，杀死了这位侍者，做了一个云母屏，用来遮掩自己的丑脸。事到此时，王莽也顾不上用云母屏遮脸了，倒是手握那柄传说是虞舜曾经使用过的玉石短剑做护身符。并让司命把威斗放在身边，不停地拨动斗柄，显示出当时的最吉方位。王莽也不时地移动座席，调整着最佳方位。嘴里还念念有辞：“上苍保佑，反贼其奈我何……”

战至午后，这守卫渐台的将士人困马乏了，箭矢也射完了。而渐台下的义军却越聚越多了。义军一阵猛攻，终于冲上了渐台。王邑、王林、王巡等忠臣们都被踩成肉泥。王莽吓得钻进一间小房子里，缩成一团。

这时，商人杜吴第一个冲进了小房子，对准了王莽的心窝就是一刀。杜吴的外甥校尉公宾随后而至，一刀砍下了王莽的头颅。后来者尚不解气，把王莽的尸体拖到了院中，乱刀分尸，连骨头都捣碎了。人们把王莽的头颅在院中踢来踢去，踢得面目皆非了。正是：

五十一岁行居摄，五十四岁得称尊。

六十八岁头颅落，惨淡篡政十八春。



第三十五章 君臣新都 刘秀出徇

• 有功之臣被杀，无功庸才称帝，这在中国历史上亦不多见。但写历史的人只写绿林起义，却忽略了绿林军的这一段故事。

• 义军首领王宪，是个典型的人物——把王莽这位皇帝消灭了，他却首先看好了王莽的贵妃们，宁在花下死，做鬼也风流。

• 刘秀终于韬晦成功，开始逃离虎穴，走出了第一步……

在王莽死后的第三天，汉将李松、邓晔攻下了京师仓，率兵进入长安城。不久，更始将军赵萌和申徒建的军队也进入长安。而王莽的头颅却被传送到宛城更始帝刘玄的大殿。刘玄命人把王莽的头颅装入铁笼子，悬挂在大街上示众。有人竟恨得扒开了王莽的嘴巴，把他的舌头割了出来，切片分给众人吃。其理由是：王莽巧舌如簧，说尽了假话，骗苦了国人，这就能让他下世投胎没有舌头，就不会讲话了。愤怒的宛城人还是以石块击打莽头，以泄怒火……

新莽朝廷的国都长安既被攻陷，更始定国上公王匡统领的汉军也攻克了洛阳，并生擒了王莽的太师王匡——两个同名的王

匡，一为座上帅，一为阶下囚了。王莽的国将哀章也被擒获。这哀章本一市井无赖，凭借敬献“金匱策书”而平步青云，一下当上了“四辅”之一的国将。他志得意满、肆无忌惮地卖官鬻爵。王莽安排和叔为其副手，以便对其实行控制，都无法控制他的丑行。今日终于恶贯满盈，他和王匡一同被推到洛阳闹市区斩首示众。

与洛阳大捷同时，更始奋威大将军刘信率军征讨汝南郡，一举剿灭了在汝南刚刚称帝的汉宗室子弟刘望，刘望的大司马严尤和丞相陈茂也不幸战死了。可惜严尤这位功名卓著的大将，以无名告终了。

那位义军首领王宪拥兵入宫之后，见官吏已经逃散，只有一班妇女，一时无处躲避，这就尽被王宪捕获了。王宪见这些宫女们一个个都长得十分漂亮，心想：怪不得王莽淫贼弄了百多个妃子，还就是不错哩！于是，王宪令众兵外驻，自己却住进了东宫，每到晚上，他就把一班美女叫进宫来，侑酒侍寝。那位王莽继后史氏，更是让这王宪搂住就不放手。这王宪一想：既然把新朝皇帝的后妃都睡过了，何妨也当几天皇帝呢？他即派人到布商杜吴处，取得天子玉玺，出警入跸，也便真正装模作样地当起“天子”来了。

汉将李松、邓晔、申屠建、赵萌，先后驰入京都后，查知王宪私怀玉玺，奸占后宫，即把他捕出斩首，这王宪只快活了三四日，却落得遗笑千古。

汉兵攻下长安，新朝将士土崩瓦解，或奔或降。驻守新丰的波水将军窦融，率军归服更始帝大将赵萌，赵萌以窦融为校尉。



因见窦融处事果断而有谋略，赵萌荐其为钜鹿太守。

这窦融也是名门后裔，其高祖父曾官任张掖太守，从祖父为护羌校尉，从弟（叔弟）为武威太守，累世在河西（指山西、陕西两省间的黄河南段之西），熟知河西的风俗。他见更始帝刘玄初立，东方骚乱不止，就与兄弟们议论道：“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带河为固，张掖属国精兵万骑，一旦缓急，我等可以据河而守，那里才是最好的去处啊！”众兄弟尽皆赞成。于是窦融去见赵萌，辞让钜鹿太守之职，陈说利弊，愿去河西。赵萌替其进谏，刘玄也正中下怀，愿派人向西开拓。窦融所谋得逞，出为张掖（郡名，治所在甘肃省张掖）属国都尉。窦融即日携眷西去，至任所，抚结雄杰，怀辑羌虏，河西翕然归附。

更始帝元年（公元二十三年）的九月上旬，是新莽灭亡、更始朝廷大喜大庆的日子。宛城汉宫中，摆起盛宴，丝竹入耳，舞影婆娑。

更始帝刘玄与群臣欢聚一堂，举杯相庆，一个个喝得面红耳赤。惟有大将军刘秀，端坐于侧席，不见喜笑之色，似乎这美酒佳肴都引不他的食欲；那靡靡之音，更令其生厌。刘秀面带忧色、沉沉不语的表情，引起了李轶、朱鲋和陈牧的注意。这几个人纷纷向刘玄示意，刘玄果然生疑，愀然变色，问道：

“大将军，满座皆欢，独你一人郁郁不乐，难道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心事不成？！”

刘秀一愣，但他迅即回过神来，奏道：“陛下，如今大业已成，臣当然为陛下高兴。但是，我先朝高祖的国都，是建在长安呀！如今，陛下还是在这宛城啊！这宛城终是地处偏僻，不宜久做帝都。臣在替陛下打算，应该迁都啊！不知陛下以为若何？”

“哦……对！对！”刘玄转怒为喜，“还是武信侯想得周到啊！”

不过，这迁都……”

众人一下把话题转到迁都上来了，纷纷议论，有人议论：长安的宫殿多已烧毁，不如暂时迁都于洛阳。

刘玄当即表态：迁都洛阳，以破虏大将军、武信侯刘秀，行司隶校尉（负责管理奴隶、俘虏以及劳役的官）事，先去洛阳整修官府。

大司徒陈牧素知洛阳玉器珍宝名闻天下，去整修官府，大有掘宝之机，正可借机中饱私囊，于是，他向刘玄请求，愿当前哨。刘玄知道陈牧同去，亦可监督刘秀，就立即答应了。

刘秀回到府中，恰逢校尉傅俊办完丧事归来。傅俊，字子卫，颍川襄城人。前者刘秀兵过颍川，傅俊以县亭长的身份，出库府所藏，慰劳汉军。刘秀见傅俊精干练达，拜为校尉，随军效力。襄城宰拘捕了他的母亲、弟弟及宗人，全部处以死刑。傅俊与王莽朝廷有此深仇大恨，因而冲锋陷阵，无所畏惧。昆阳大战中，傅俊随同刘秀，出生入死。他运粮草到宛城后，请假回家埋葬亲人，这是刚刚归来。刘秀快步迎接傅俊，问道：

“子卫，家中之事办妥了吧？还缺什么，你可尽管说！”

傅俊眼角潮湿了，说道：“大将军，我回故里，已得到你的资助，我有何德何能，能得到大将军如此看重？我已经感激不尽了……”

刘秀笑道：“子卫，你言重了，快来，到书房里叙谈！”

二人在书房中品茗叙谈，刘秀询问傅俊的沿途见闻。傅俊说：“我看见，这沿途各地，多有大姓起兵，据族自守。由此可见，这天下江山，还不可谓已定。而王莽虽已垮台，但其暴政尚未全部废除，没有明文公布的法令，致使生产凋敝，社会秩序混乱，这是最大的弊端啊！”



刘秀分析道：“子卫，你的所见与我皆同，乱后大治，是须整治朝纲，而不是大修宫府。但如今我是不敢以此向更始帝进谏的。我现被任命为司隶校尉，要去洛阳，行期在即，我想请你替我护送夫人，送她回新野老家，替我安置好夫人，这事就拜托你了。”

傅俊诧异道：“大将军，新婚燕尔，夫妻情深，怎能舍得离开？你行司隶校尉职责，替更始帝建都洛阳，正好带夫人同行啊……”

刘秀说道：“子卫，正如你刚才所说，这朝政混乱，我看时局还会不稳。正因为如此，我才把护卫夫人的重任交给你呀！”

傅俊低声道：“你任司隶校尉，大治亭堂殿阁，将来这洛阳必定是我们的帝都，我……”

“不许胡言！”刘秀喝止了傅俊，严肃地说，“子卫，你我肝胆相照，为我护卫好夫人，才是我的至盼！”

傅俊起身：“属下遵命！”

刘秀送出傅俊，即去找妻子阴丽华。新婚不久的夫妻，今日却要送她回原籍，而不是像其他官员那样，携眷赴任，这需要跟妻子解释清楚才好啊！

果然不错，阴丽华一听说要送她回新野，就问道：“文叔，你去洛阳，我正该随你同去啊！也好照顾你的饮食起居……”

刘秀的泪水流出来了：“丽华，你以为我只是去修宫殿吗？那就错了。大哥之死，使我在朝中成了动辄得咎之人，我今一旦离开更始帝，就想要展翅高飞啊！说实话，我与你离开，是为了保证你的安全啊！”

阴丽华明白了，说：“文叔，那……我就速回新野，苍天保佑，咱夫妻再得相聚！”

“丽华，你不愧为我的红颜知己啊！”刘秀抓住了妻子的手，

“在我落魄的时候，你钟情于我；在我专心创业的时候，你能理解我！”

时当九月中旬，阴夫人在校尉傅俊和偏将军阴识的护卫下，离开了宛城。刘秀忙于筹备司隶事务，没有前来送行。这消息传到更始帝刘玄耳中，他只认为是刘秀夫妇不和，因此不肯带妻赴任，而气走了阴丽华。

平林军渠帅陈牧与部属北行洛阳前哨，一路骚扰，收帛要金，进入父城（今河南郑城南，宝丰县东）地带，已是傍晚了。

急遽的马蹄声引来阵阵犬吠，城郭附近的村庄陷入恐慌之中——自从王莽乱汉政以来，小小的骚动，都会引起吏民的极大不安。

父城门外，陈牧勒住战马，向城头高声喝道：“守夜的兵将听着！我乃汉大司空陈牧，快去传告冯异、苗萌，备下礼物，大开城门，迎接本大司空进城，否则，重罚不饶！”

月光下，冯异站在城堞边，板着面孔说道：“大司空，我便是父城守将冯异。大司空既是朝中大将，应该知道朝廷规矩，祖宗遗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现在天色已晚，不能开城门，请大司空城外歇息，明日进城吧！”

陈牧大怒：“冯异，你是何等人物！竟敢如此怠慢大司空？！”

冯异正色道：“城门已关，就是皇帝老子来了，也不能夜开城门。”原来，这陈牧一路敲诈勒索之事，冯异已有耳闻，便蓄意冷落陈牧。陈牧岂能容忍，大喝着：

“反了！反了！此人乃王莽余党！给我攻城！”

于是，汉兵放箭矢，搭长索，竖竹梯，开始攻城。冯异指挥众兵反击，砍长索，掀竹梯，抵挡汉军。一声鸣镝划破长空，城门大开，冯异跃马挺枪，直取陈牧。陈牧与冯异战至三十多回



合，气力不支，大败而归。

陈牧岂肯罢休？面见更始帝，陈述父城冯异反状。长安、洛阳都攻下来了，何惧一个父城？刘玄即派遣卫尉大将军张卬、执金吾大将军廖湛、柱天大将军李通等，前后去了十几位将军，汉兵围了一层又一层，竟不能攻克父城。

廷尉大将军王常向更始帝奏道：“陛下，这仗不能再打了，迁都洛阳要紧啊！这位冯异，是已经归顺了司隶校尉的，若命他前去劝慰，父城可下，迁都之事也就不妨碍了。”

刘秀被传来了，他一听冯异反汉，即奏道：“陛下，这其中必有缘故，我定能说服冯异的，但我请示陛下，一旦说服冯异，就不要让他再与诸将相处，免生是非，只命冯异跟我去修宫殿吧？”

更始帝准奏，刘秀即率部到达父城，冯异果然大开城门，拱手相迎，又设宴犒劳。刘秀笑问道：“公孙老兄，你这一战，得罪了不少头领啊！就随我去修造洛阳宫殿吧？”

冯异十分满意：“异不才，愿效全力。”

就这样，冯异被任为主簿，苗萌为从事。随行的将领，还有铫期、叔寿、段建、左隆四人，并为掾吏，同赴洛阳。

洛阳位于洛水之北，水北为阳，山南为阴，“洛水之阳”，遂得地名。当周成王时，周公经营洛邑，平王迁都于此。战国时改称洛阳，西汉时成为商业大都。至新朝王莽，以洛阳为陪都，曾派太师王匡督工，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修建。其宫殿雄伟壮丽，衢路四通八达。虽然前不久也经过一场战乱，但与遭受一场大火的长安未央宫相比，这里就算保存完好。

司隶校尉刘秀，带着从事、主簿、掾吏，向北勘察邙山地形，向南勘察伊水的流势，以原址为中心，拟整修起一座东到洛

水北岸，西到邙山边缘，南北长九里许，东西长六里许的帝都。

为尽快修成帝都，十二名从事史督促文书，移发洛阳所属的三河、弘农州郡，征发民工。主簿冯异，从事苗萌，亲手笔录，登名造册。钭期、叔寿等四位掾吏，守在库都仓廩前，监察中都官是否如数按时地发放粮食和工银。司隶校尉刘秀，亲率祭遵、臧宫、冯孝、丁继、吕曼等人，披星戴月，奔波于各工地。有时甚至呼着号子，亲自参加到劳动人群中去。

出服役役，可得报酬。洛阳吏民十分拥护刘秀这位司隶校尉，成群结队地来参加服役。仅一月有余，工程顺利竣工了。一个金碧辉煌的新洛阳城摆在了世人面前。刘秀回宛城复命，刘玄喜笑颜开。下旨占卜，卦象爻辞，皆言月底大吉，迁都当在本月。

十月下旬，更始帝刘玄择日迁都了。人马车驾，前呼后拥，浩浩荡荡向洛阳行进。

三辅官吏，东迎更始帝。洛阳百姓，扶老携幼，来到都城前，一瞻天子威仪。

执金吾廖湛的御林军走在最前面，旆旗、刀剑、鼓乐，接着是曲柄黄伞的更始帝车驾。更始帝坐在车中，那张瘦黄脸上虽然布满得意，但总是东瞧西望，神不守舍，极不庄重。麾下诸将，有的帻巾缠着头发，有的掖衣束着腰部，有的甚至穿着女人的衣裙，大呼小叫，嘻嘻哈哈地拥在更始帝的车驾后边，不成行列，缺乏威仪，使观者哗然。这帮流寇习气未改的绿林诸将，哪像是历代皇家的官仪？

《礼仪》曰：“夫威仪，所以与君臣，序六亲也。若君亡君之威，臣亡臣之仪，上替下陵，此谓大乱。”更始帝刘玄，虽然当年也曾与刘稭一同到长安太学求过学，但他大概是混天熬日，肚里毫无学问。就连朝堂之仪，他还是步步让刘秀指点他。刘秀当



然就是在太学求学时学过《礼仪》之学，便进而学习汉代礼仪的。至于这种出行队列之仪仗、队列。应是执金吾大将军负责统训的，这廖湛起自贫民，出身绿林，他又知何懂得？这就惹人耻笑了。

司隶校尉僚属，走在更始帝迁都大队的最后，从事史十二人执节在前，主簿、掾吏、都官，依班列队，刘秀端然压阵，井然有序地行进着。这使几位鬓发斑白的老吏眼泪汪汪地赞叹道：

“看这司隶僚属，才能复见当年汉官之威仪，汉室得兴，在司隶校尉府啊！”

因司隶校尉刘秀曾在洛阳督工一月，这些吏民自然多已认识他了。今见司隶校尉的僚属威仪不群，各有法度，又听老吏的赞叹，更加敬服，不知谁带头欢呼起来，顿时，欢声如雷，人心已归刘秀。

更始帝迁都洛阳，即有刘汉宗族子弟刘永最先诣阙朝贺。刘永，梁郡睢阳（今河南商丘县南）人，汉梁孝王八世孙，传国至父辈刘立，刘立与汉平帝外家卫氏相亲，因被王莽削去爵位，贬为平民。舂陵起兵，子弟兵里没有这位刘永，而今边郡宗室跪拜，一个头叩下去，更始帝一阵高兴，便封刘永为梁王，以绍光祖业，都睢阳。刘永这个头的赏价不低呀！一介布衣来，一身王冠归。

西屏大将军申徒建，丞相司直李松，派人从长安送来皇帝的乘舆服御。更始帝戴旒冕、穿衮服，忙着设宴，忙着封赏；更始帝乘玉辇，入明园，忙着观赏，忙着游览。宫里殿外，整日人声沸腾。廷尉大将军王常私下忧虑地对刘秀说：

“文叔，如今百废待兴，天下未定，陛下如此无功大封，有功不赏，醉心玩乐，朝纲必然生乱。洛阳吏民心有所属，陛下已有耳闻，这对文叔你不利呀！洛阳乃是非之地，司隶校尉不该在

此久留啊！”

刘秀不置可否，只是躬身谢道：“谢谢王将军关怀，文叔惟谨慎从事啊！”其实，刘秀此时怎不心中流血？刘祗、刘稷，率刘室宗人造反，出生入死，反落杀身之祸；刘永诣阙一跪，起身封王，这打天下的被杀，饮恨于九泉，等着拾官的却在路上偷笑！你刘玄竟是这么一个皇帝呀！

冯异来找刘秀，说：“主公，你心中该有数了吧？你可利用之人，一个是为人正直的刘赐，另一个就是左丞相曹竟和他的儿子尚书曹邈。刘赐深得皇上信任；而曹氏父子乃是刘玄的贴己之人，这二曹乃是爱财之辈，主公你出点金银，我可以替你打点二曹！”

刘秀淡淡一笑：“好啊！这行贿二曹的事，就托你去办吧！那越王勾践都肯用舌头给夫差尝粪，何况你我送礼呢！”

冯异即刻动身，去拜访二曹了。

洛阳新都新鲜感既过，更始帝才开始着手操持朝纲之事。众议赤眉军势力已成，且当初刘祗就曾提到“赤眉立帝”之事。刘玄便派柱国大将军李通出巡郡国；又派专使前往濮阳，招降赤眉军的首领——樊崇。

那位赤眉军首领樊崇，本为贫困所迫，揭竿造反，转战于各地，攻打乡聚，仅是夺取粮食财物，求得温饱而已。他没有“攻城略地”的长远战略。在赤眉军内，以“杀人者死，伤人者创”为口号，号召部众，以约束将士。军内一向没有“文书、旌旗、部曲、号令”等设置，也无官衔封号，只是最尊者称“三老”，次称“从事”，再次称“卒史”，彼此之间称“巨人”。这支部队中无文人和官宦世家子弟，也就这样无章法可循了。但是，这支队伍能打败王莽新朝的平均公廉丹，再败太师王匡，从根本上动



摇了王莽新朝政权，有力地支援了汉军西进长安。

更始帝刘玄所派的汉使，来到濮阳，十分谦恭地递上诏书，招抚赤眉军。这樊崇当然已经听到了汉军攻陷长安、杀死王莽、别建都洛阳、立刘玄为天子等消息了。他也早听到几位图谶文人说过“新莽必败，刘汉复兴”的话语。既然天意兴刘，自己能归顺汉帝，得封个将军享乐晚年，也算是心满意足了。于是，他极力说服了几位渠帅，留下部众守住青、徐二州，自率渠帅二十余人，并特地带着自己所选出的一位汉宗室子弟刘恭，跟随使者一同来到了洛阳，小心翼翼地去看见更始帝。

洛阳朝堂之上，应是“静鞭响，礼乐起，皇帝上朝，虎贲执戈，御林执槊，戍守护卫。文东武西，肃立两边，听殿头官呼喝，群臣启奏。然而，看这更始帝的殿堂上，诸臣或坐或立，乱纷纷你言我语，当着樊崇的面，评头品足，议论赤眉军，使樊崇心下生烦。廷尉大将军王常喝住群臣，更始帝挺直了腰身，封樊崇为侯爵，其余二十多位渠帅并为列侯。

樊崇谢恩毕，住进官邸。他在洛阳各处逗留，大失所望——更始帝不像是一位英明之主；自己只是名义上封为侯爵，又无封邑，大军衣食住行皆无着落，岂不是空头支票？列侯渠帅们口出怨言，便先后逃出洛阳，樊崇亦潜出洛阳，惟有宗室子弟刘恭留了下来。更始帝升刘恭为侍中，赐宅居住。

樊崇既潜归老营，便不再听更始帝的号令了。他带兵入颍川，把部队分为两部，自己与逢安率一部；徐宣、谢禄、杨音为一部。樊崇、逢安攻拔长社（县邑，在今河南长葛县西），南击宛邑，斩杀县令；徐宣、谢禄、杨音攻下阳翟（今河南禹县），兵进梁（今河南开封）地，击杀河南太守。这就大有另立朝廷之势了。

此时，又有颍川许昌人李宪，乃是王莽新朝时的庐江（郡

名，辖今安徽长江以南，泾县、宣城以西，江西信江流域及其以北地区）连率，其出巡江淮，击破拥兵称雄的王州公。王莽被杀后，李宪占住庐江，据郡自守，自称淮南王。

既然东方有这些武装力量称雄一方，这更始君臣诸将，惟恐进兵征剿，会损害其既得利益，一旦兵败，会使地位顿失。这刘玄就无意东进，只求维持现状。

出徇郡国的柱天大将军李通回朝了。刘玄十分关切地问道：“大将军，你看各地情况，对我汉家的进取战略如何？”

李通回道：“陛下，臣倒了听了一组童谣，比较有趣味，能说明陛下的进取方略。”

刘玄十分感兴趣：“童谣？……速说与朕听！”

李通回道：“陛下，这组童谣，当然少不了是一些无聊文人编的，叫做：‘谐不谐，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臣以为，前者陛下招安了赤眉，他们又悄悄溜走了，这显然对他们不周到，这就不和谐了；这‘得不得，在河北’一句，当然就是指的要陛下进取河北，才能一统天下呀！”

刘赐奏道：“陛下，臣以为，这首童谣正是眼下我汉家朝廷的治国之策呀！倘若赤眉军樊崇来朝时，就把青、徐二州划为樊崇诸将的封地，也就使他们安下心来了！这倒好，他们偷跑回去之后，近日就分头向西进犯到河南——陛下的家乡来了。这显然就是‘谐不谐，看赤眉’的一句了。赤眉既已翻了脸，暂时是难再使他们驯服于我了；但是，那河北一带，如今关系复杂，有铜马军，有大彤、尤来、五校等名号各异的十几支军队，我汉兵如不尽早扫平，直到养成气势，就后悔晚矣了！当初我汉家江山，多么广阔？如今，我们仅占住这尺寸之地，就安心称帝，其实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

刘玄对这位族兄刘赐，还是比较信任的，他听了刘赐这段



话，当然也觉得有道理，便问道：“诸位大臣，对大司徒这番议论，有何见解呀？”

这台下的一帮绿林诸将王匡、王凤等人物，知道刘玄意在进兵河北了，他们当然心中有数：你刘赐只是两片上下嘴唇一碰，说出这进兵河北的重要，但你只是动嘴呀！而我们却要去打仗啊！人生地不熟的，谁愿去？这朝中的官儿，当到这么大就算到顶了，不将就着吃喝玩乐享享福，却要去背着脑袋瓜儿征河北呀？哪个傻瓜愿意去？……于是乎，这些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支支吾吾，不肯做声了。刘赐更生气了，喝道：

“诸位，文官从治理，武将打天下，如今，我当今天子号称汉帝，却不过占住了一两个州郡之疆土，诸将就不敢请命出征以扩疆土了，这不是枉食国家俸禄吗？‘谐不谐，在赤眉’，可以容缓图之；但这‘得不得，在河北’，却是势在必行，志在必得呀！”

众将仍无人出声。刘秀出班奏道：“陛下，适才各位所议之事，确是陛下的当务之急呀！养着这数十万大军，不开辟疆土，养兵何用？微臣愿率一旅之师进讨河北诸地，请陛下恩准。”

更始帝一下又慌了：该报名的不敢报名，敢报名的却不敢放行。这如何是好？这刘玄又把眼光飘往朱鲋、李轶的脸上去了。李轶只是干咳了几声，却又把眼光投向朱鲋，这朱鲋看看不好推诿了，只得亲自出面，奏道：

“陛下，这出略河北，当然是必要的，但是，这带兵出征者，需要有几个条件，一是需要智勇双全之将，确实能够冲锋陷阵，攻城略地；二是需要此人能得陛下深信不疑才行。否则，就如当年汉高祖刘邦，使用大将韩信，那韩信倒是大有将才，可是，他就要封官三齐王，只得被吕后杀于未央宫了……”

“大司马！你可敢去河北将兵吗？”刘赐直接责问朱鲋，“你

举韩信的例子，那韩信自姓韩啊！而破虏大将军刘秀乃是陛下之族弟呀！如果刘秀真的打下了河北，陛下封他为王，也未尝不可呀！高祖当年就说‘非刘氏不王’，前几日那位睢阳刘永，未建尺寸之功，不是也封为梁王了吗？建功而封王，又何必想到杀韩信三齐王的事上去呢？岂非心术不正之人，才有非分之想啊？”

“你……”朱鲈按剑怒视刘赐，刘赐身后有族侄刘尚，也乃是一员勇将，他怒目扬眉，立于刘赐身后。刘玄眼看要弄僵了，便连连摆手，说道：

“哎……不要有伤和气，这件事，待朕考虑考虑，另行商议。退朝！”

刘玄之所以要提出退朝，乃是他已经和朱鲈、李轶、陈牧商定了办法：一旦在朝堂上不好下结论的事，就由刘玄宣布退朝，退朝之后，再进入后宫，就可再与朱鲈、李轶等谋士们私下密议，再做结论，这当然是个比较稳妥的办法。

这刘玄退入寝宫之后，刘赐和左丞相曹竟就跟进来了，刘赐深知曹竟和刘玄的关系密切，所以请他来一同向刘玄进言。但刘玄已对刘赐的金殿陈词有所不满，说：“大司徒，看来，你对朕封刘永为梁王，是有些看法了？”

刘赐直言说：“陛下，微臣是个直性子人，你是知道的。刘永无功而封王，是需给陛下提个醒啊！但微臣的心是向着陛下的，这点陛下尽能相信吧？微臣认为，如今在我宗室子弟之中，就数文叔才识最为超群，我愿为其担保，陛下派他带兵出征河北，如果他发生叛逆，臣愿受罚。如果陛下不出征河北，只偏安这洛阳一隅，臣实在为陛下可惜呀！养兵不打天下，养兵何用？不能得到天下者，又何为天子？”

曹竟也忙敲边鼓：“陛下，微臣也认为，大司徒的这番话极



有道理，他是为陛下着想啊！如果陛下不急于打天下，那么，一旦再有一位天子争得了中国的大部分国土，那就对我主不利了啊！”

曹竟这最后一句话，倒是击中刘玄的心理了——如果数日后出了一位天子，拿下了百分之九十的国土，那么，自己这位仅占住长安和洛阳的皇帝，还会有人承认吗？……

正在此时，经过了一番密议的朱鲋、李轶和陈牧也进宫来了。这三人的意见是一致的。他们决不同意让刘秀带兵出境，那不是放虎归山、放龙入海了吗？因此，他们还得再向刘玄进谗言，决不能让刘秀带兵。刘赐见三人进来了，心知其意，便与曹竟退出来了。这曹竟收受过刘秀赠送的礼品，给刘秀说了这些好话，他还要让儿子曹诩再借与更始帝下棋之机，再加些美言。因为，曹竟也心中有自己的小算盘：这位更始皇帝，也不像是一位真能立得脚的真龙天子。如果一旦刘秀有了出头之日，自己今日为其美言，也是为自己准备了一条退路啊！都说“脚踏两船”不好，是一般人办不到啊！我曹氏父子，就或者能够脚踩两船而不失脚……

朱鲋见刘赐一离开，就气昂昂说道：“陛下，常言说：捉虎容易纵虎难，你如果让刘秀带兵出征，岂不是为虎添翼吗？”

刘玄想起了曹竟刚才说过的话，便说道：“大司马，倘若赤眉军一旦从东边、南面包围了过来，而河北一带再往这儿掩袭，我刘汉的江山，可是极有限啊！唉……这朝廷上的众将，又别没有敢领兵出征者，真让朕……”

李轶见刘玄已经是听信了刘赐的言语了，他又灵机一动，说道：“陛下若果真有意于河北方面，又何必非有派兵征讨一条计策呢？前者，陛下派使者往招赤眉，不也是成功了吗？如今，不如就派破虏大将军刘秀持节往招河北部众，一旦成功，也可省下

征讨之苦，这倒是万全之策呀！”

刘玄眼睛一亮：“哦！派刘秀持节招抚河北，此计大妙啊！哈……”

陈牧一直不曾加言，退出之后，他即埋怨李轶道：“李大将军，你怎么出尔反尔，又同意让刘秀去河北了呢？我等既然已经跟他兄弟们结下了冤仇，就不能让他有出头之日啊！”

李轶笑道：“二位将军，我这可是借刀杀人之计呀！你们想一想：当初杀死刘稭之时，如果刘秀带领昆阳之兵反叛，你我也不见得会是其对手吧？但是，这个刘秀却是诣阙谢罪，这便是天助我也了！如今，那刘赐等以童谣‘得不得，在河北’来诱惑皇上，咱们又可惜没有敢于受命出征者，如我等再执意阻挡刘秀领兵伐河北，也怕引起舆论压力呀！我建议，让刘秀不带兵马，只是持节去河北招抚。你们试想之：前者招抚赤眉，已弄得樊崇等偷偷逃回，又与我争夺城池了。这招抚的名声，就已经弄臭了。咱就让刘秀不带兵马，只是持节去招抚河北，那河北又不同于赤眉——乃是几股兵马，风马牛不相及，刘秀难于招抚，说不定在哪里就会被杀死了。再说，刘秀若是招抚无功而返，也可是杀头之罪；他若一听不让他带兵马，就会辞不受命，也可以犯抗命不遵的杀头之罪……这么办，不就都是杀头之罪了吗？嘻……”

“嘻……李大将军，你……还真不愧为是一个智囊呢！”朱鲈和陈牧都连连赞成这一“借刀杀人”之妙计，就达成“共识”了。

次日上朝，文东武西，山呼“万岁”即毕，更始帝刘玄即说道：“昨日所议征讨河北之事，朕今决意让破虏大将军持节招抚河北，不知众卿以为如何？”

刘赐却抢先出班奏曰：“陛下，不可啊！前者出招赤眉，已



经以不欢而散而告终，这招抚之法何能再用？更何况，那河北多支军马，群龙无首，怎好一一招抚？不如让刘秀带些兵马，可招则招，不可招则攻，恩威兼施，才是正法呀！”

刘玄面露不愉：“朕意已决，勿再多议了，破虏大将军，你肯受命持节去招抚河北吗？”

刘秀看那朱鲋、陈牧等一班将军的脸色，心中有数了，他出班奏道：

“陛下，皇命难违，微臣敢不从命？但臣有一请：臣不带兵马，但只求带领臣的一班朋友，为臣之谋划者，请陛下恩准！”

刘玄对于这一请求，是很难推辞的，便只好说道：“好吧！只要不调用大营兵马，你的三朋四友，尽可约与同行，但在出城之时，不得超过两百人。你今日准备，明日出城！”

刘赐一听就急了：就是前者那位使者去濮阳招抚赤眉，也带兵千人啊！何况这河北乃是众军纷争之地？便奏道：“陛下，只带两百人出使河北，谁敢担保无虞呀？”

“不用你担保了！退朝！”更始帝一拂袖子，便退下朝堂了。

刘赐怔怔地呆立了片刻，即转向刘秀，怨道：“文叔弟，你就这么答应下来啦？这不是送羊入虎口，你要去送死吗？！”

“司徒兄，请你明日辰时，准时为我送行，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呀！”刘秀不好多说别的，就与刘赐一揖而别了。

次日早朝，刘秀已经是一身文官打扮，站在武将之行列中了。刘玄先宣布：加封大司徒刘赐为丞相，先行入武关，监修宗庙宫室，准备再行迁都长安。刘赐谢恩毕，刘玄又宣布：为刘秀赐节，启程！

刘秀当廷拜恩接节（是皇帝给外出执行使命大臣的信物，用竹竿做成，柄长八尺，上插牦牛尾，象征权威），以破虏大将军，



行大司马事，出徇河北。刘赐、刘嘉送刘秀出城。朱鲋派人验数：刘秀共带一百三十人。

刘赐笑道：“文叔弟，看到了吗，愚兄多嘴，这就把我升为丞相了，但是，却是让我再去监修宗庙，这又是你那司隶校尉之职权呀！”

刘秀说：“子琴兄，十分感谢你呀！促成我出徇河北，这是你的一大功啊！”

刘赐惊道：“文叔，你这是一个危险差使啊！带一百三十人出徇招抚，随时有砍头之危险，你还谢我呀？”

刘秀笑道：“这总比在这洛阳城中被杀死要强得多吧？鱼入大海，被鲨鲸吞食，也强似困在鱼盆中，让小人嬉戏……”

刘嘉笑道：“文叔弟，今日已是箭在弦上，就敢说这种放肆的话了？”

刘秀笑道：“你怎敢出来送我，这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了！”

刘嘉笑道：“文叔弟，你放心吧！我也不怕了！我也比那刘永的功劳大！哼！”

刘秀不好多说了，他与二人依依惜别。正是：

堪笑更始无德能，帝王封赏何需功？

机关算尽总有失，解开金锁走蛟龙。



第三十六章 初得民心 雪漫征途

• 放虎归山，纵龙入海，更始帝的一帮将军们是想借刀杀人，但他们忽略了一点——刘秀不是个一般人物！

• 众星捧月，从善如流，许多英雄人物都看透了更始帝的前景，是他给刘秀以机会——为渊驱鱼。

• 王莽早已被推翻了，反莽“罪犯”还在狱中，真能令人捧腹……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初冬十月，刘秀率护军朱祐，主簿冯异，掾吏钭期、叔寿、段建、左隆，校尉臧宫，门下史祭遵等心腹将士百余骑，渡过了黄河，迤迳向北进发。

自去年十月春陵起兵，至今仅仅一年，刘秀却经历了一场杀兄之难。他此时想起自己去年骑牛上阵时的情景，仿佛跃马挺枪的兄长刘縯就在前边，他的泪即时流出来了。众将连忙相劝，惟冯异说道：

“唉！让他哭出来吧！这泪水把他憋得太久了……”

但刘秀即时拭泪收涕，笑道：“我这是高兴的泪水呀！我开始自由自在地与诸君共创大业了，怎么不高兴呢？”

刘秀持节至河北的消息，立即不胫而走，传开来了。刘秀春

陵起兵，昆阳大战中十三骑闯连营，率三千敢死队与万人对阵等战绩，皆已在民间传诵。如今，刘秀以大司马事持节河北，即有许多英雄豪杰慕名而来投效。

颍川颍阳（今河南许昌）人王霸，参与昆阳大战，乃刘秀的“十三太保”人物之一。他因刘玄杀害刘稭，一气回了老家。如今听说刘秀出徇河北，立即去请示父亲，父亲慨然说道：“元伯，我老了，难胜军旅之事了，刘秀乃是天下奇才，你跟定他，是会光宗耀祖的！”王霸即率宾客数十人，连夜追赶上来了。刘秀一见王霸，大喜道：

“元伯兄，颍川人从我者多已离去，而你竟又追我而来，这才如……看这旷野之中，叫做疾风知劲草啊！你今先为功曹令史，待随功升迁。”

原来，刘秀此行，代行大司马事，持节而行，更始帝给予他有即行任官之权，但刘秀岂能有如刘玄之授官刘永为梁王！他是论功行赏，也惟以此服众。

郾（今河南郾县）令马成，字君然，南阳棘阳（古县，棘水之阳，今南阳市南）人氏，挂印弃官，步行千里，追到蒲阳（山名，即蒲坂县，故城在今山西永济县北三十里），才追上了刘秀一行。这马成武艺出众，号称“金刀马成”。刘秀感其千里相从，任为期门（主掌出入护卫之官）。汝南郡（今河南平舆北）尉杜茂，字诸公，南阳冠军（郾县北）人，乃是贾复的同乡。这杜茂也是寄柬留书，潜出府衙，骑马独奔，星夜追赶，在广武（古县，沿今山西代县西南）与刘秀见面。刘秀以他为中坚将军。

寒风中，刘秀却是连日出行顺利：每到一处，刘秀都以汉特使、大司马的身份，对郡守、县令皆示安抚。刘秀每每当众宣布：“废除新莽苛政，恢复汉朝法规，释放狱中囚徒，减免百姓赋税。对鳏寡孤独和年老多病之人，开仓救济。”所到之处，吏



民无不拥戴。很多人牵羊担酒酬谢刘秀一行，刘秀则一一婉言谢绝。十几天后，刘秀一行到达了邺城（今河南临漳县西），刘秀特地在驿馆中为新近跟上来的几位将领摆酒接风洗尘。在萧萧寒风中奔走了一天，人困马乏，借酒谈心，喝得比较尽兴。众人饮酒之间，不免就谈论起国家大事来了，个个以途中所见民不聊生，渐渐开始讥讽朝政了。

王霸说：“看这沿途所见，地方大姓横行，那王莽的暴政依然沿用，百姓无以为生啊！”

铫期骂道：“日他娘的，我前段日子也简直快要憋出病来了！那更始皇帝就知道迁都，刚刚建起了洛阳新都，他又要往长安迁都，就是不管管这些穷百姓们的肠肚啊！”

马成叹道：“正是因为如此，我才甘心辞了那小小乌纱帽，跟着大司马另干一番事业呀！”

护军朱祐端着一碗酒，走近刘秀，说道：“大司马，更始乱政，而你乃日角之相，此天命所属也！你又有治国之才，这天心人意……”

刘秀因朱祐乃是表兄，终是实在一些，即拍案大喝：“来呀！快把这谋反大逆之人拿下！”

众人一见刘秀恼了，立即拱手谢罪，为朱祐求情。刘秀到门口看了一眼，回身悄悄说道：

“诸位将军有的竟是挂印而走，千里来随我刘秀，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共图大业，利家为国。此番情意，我刘秀终生难忘。但是，孟子曰：天时、地利、人和。此乃成事条件，但我等仅百余人，出使在外，扎根未牢，能成何大事？就如朱兄如此狂言，这大路上说话草棵里听，一旦被朝廷知道，先派人出来剿杀，我等将是什么下场？如今，咱们重中之重的事，是沿途安抚人心，使人心怀思汉德，能对我等寄予厚望，这是人心向背之事啊！咱

们要收抚河北，这河北有以铜马为首的上百万农民军；也有大姓聚族而立的许多支派武装，再往前走，就是刀丛剑树了，岂容得我等信口雌黄？我现在宣布：逢酒只喝三分，遇事须得三思，个个不许妄言！”

众人连连点头称是，朱祐更是诚恳检讨。突然，有一人满身雪花手拄木棍闯了进来，他朝刘秀说道：

“文叔师兄，还认识我吗？”

刘秀一下就叫了出来：“仲华，你……怎么来啦？”

原来，此人正是他的太学学友邓禹，八年前长安一别，再未见面。刘秀和朱祐都是邓禹的太学同学，刘秀便将邓禹介绍给诸将，又将诸将向邓禹一一介绍，并立即吩咐再上几个好菜，为邓禹接风洗尘。邓禹却急着要驿馆的人员为他打来热水，把两只满是血泡的脚伸到热水里，疼得龇牙咧嘴，说道：

“刘大司马，你的这位老学友，我可算是‘杖策北渡’，来投效你了！哈……”

刘秀很受感动，问道：“仲华学弟，你才华超群，为什么不早投义军，如今才来投效呢？”

邓禹把烫脚盆放置桌下，一边喝着酒，一边说道：“咳！一言难尽哪！在你春陵起兵前夕，宛县李氏全家遭杀，我父亲就吓破胆了。即使堂兄邓晨率领庄客参加义军，我父亲也对我严加看管，只要我不听从，他就与我拼命！后来，我听说刘稭被杀，知道更始无能，也就不去受那些龌龊人物之气了。前几天，我听到你持节北行的消息，觉得时机到了，才潜出家门，连夜赶奔来了。你看这脚上的血泡……”

刘秀笑问道：“仲华，你这么精诚所至，杖策北渡，赶上我刘秀了，我现在可是手中掌管着封官任吏的权力呀！你来了，想当个什么官呢？”



邓禹淡淡一笑：“噢！大司马，要想当官，我早就已经当上了，又何必跑出这两脚血泡来找你呢？”

刘秀有些迷惘：“仲华学友，你既然不是为了当官，千里迢迢来寻我刘秀……”

邓禹正色道：“大司马，我是希望您的恩德加于四海，威名传遍天下；而我邓仲华能够辅佐于您，极尽薄力，得垂功名于竹帛，便可大慰平生了。至于做不做什么官职，那是次要的呀！”

“哦！当年的‘小神童’，长到这二十岁出头了，更是出言不俗了！”刘秀兴致勃勃，“现在，你我不是在一起谈《诗经》了，倒是要想听听你邓仲华对我这出使河北有什么高见呢！今日你很累了，早些休息吧！”

邓禹说：“大司马，我现在一点也不疲倦，愿与你作长夜谈。你我明日就将要走进有兵马占领之地区了，再用这种一味招抚策略，就不实用了吧？刚柔相济，重在民心，步步占稳地面，逐步收拢人才，不断扩军，才是上策呀！”

邓禹这“收拢人才，不断扩军”一句话，点中了刘秀的心事，他奋然道：

“诸位各自休息，我与仲华抵足而眠，可作长夜谈……”

众人分别住到几个屋子里去了，八年不曾见面的刘秀和邓禹一对老学友果是抵足而眠。微弱的灯光，把屋顶棚上的梁、柱、檩条，根根呈现在二人的眼前了。

邓禹有感而发，叹道：“大司马，看到这房屋的结构，使我想起一句话，叫做‘国家的柱石和栋梁’，这是指的朝廷授命大臣吧？这房屋的梁、檩，固然重要，但这些搭在梁上的屋扒——高粱秸编排成的这一片顶住泥皮柴草的结构，也何其重要啊！但如果这屋扒上面存附的麦秸、柴草没有了，雨水就会漏下，这梁檩就会腐烂，房屋就会倒塌。又反言之，如果这房屋基石不固，

更会墙倒屋塌，房屋将如何还能存在？”

刘秀叹道：“比方得不错啊！这国家的兴衰，乃谓柱石是否稳固。如今，王莽刚刚推翻不久，这国家就像一座破房子，正待我等修理。你我就可谓梁柱了。而这些州牧、郡守，可谓一根根檩条房上的存草，可喻为百姓……”

“对！”邓禹接了下去，“咱如今所巡查各地的县令和乡三老们，乃可谓‘屋扒’也！这些所谓的‘屋扒’，应当和那些‘泥皮’‘屋草’的百姓们相依相附着啊！但是，近些年以来，这些县令、三老鱼肉百姓，使得‘泥皮’和‘屋草’与‘屋扒’身心不附，岂不使国家大厦将倾？所以，大司马此行巡查，收抚郡县，当以收抚民心为主啊！”

“对！比喻得准确，分析得明白！”刘秀兴致勃勃，“继续比下去吧！”

“嘿！还得从这所房子比起呀！”邓禹说，“大司马被一人率百骑派到河北，来当这种招抚大司马，岂非是借刀杀人之计？正如这房屋没有保护寒热之四墙、门、窗，岂不四面受风霜之敌？然而，这建房打墙要从挖基开始。原来，王莽所任用的官吏，还在鱼肉百姓，他们正如不可担当柱石的腐土，必须挖掉！这挖掘墙基之人，必须要是房主的贴己之人，这就是——大司马亦需从小处做起，平冤息愤，广收民心，得到黎民信任，他们才能认真为你挖掘墙基‘腐土’，以重建新房……”

“哈……”刘秀笑了，“你这种想法，与我正想到一块儿去了。这正是所见略同，不谋而合啊！”

邓禹继续说道：“这些被挖掘出来的‘腐土’，就会‘碍事’的，他们会是敌人！大司马就需要看准而稳住一些有才有德之士，立为‘柱石’，可比为‘冀人治冀’——即选取深得民心的河北当地人，立为郡、县之官，统兵、聚镇，以防生变。大司马



自己也需要分派能员，招兵买马，以敷不时之需，这才是必行之道啊！……”

“ 哟！好啊！”刘秀赞叹道，“仲华，看起来，这些年来，你并不是光学《诗经》，也兼学了《春秋》啊！”

“大司马师兄！”邓禹笑道，“生逢乱世，光学《诗经》，无以为用啊！倒是《左传春秋》和兵书战策，我下了一番工夫，这才能学以致用啊！”

刘秀知道邓禹累了几天了，脚也数处血泡，就说道：“仲华，咱俩都闭目各自寻思一会儿吧，你太乏了！”

邓禹答应了，他终是太疲劳了，一会儿就睡过去了。他的脚一旦暖过来，更是痛得厉害，不知不觉中就把脚压到了刘秀身上。刘秀并不惊醒邓禹，他以手握着邓禹的脚，想到了可以与自己亲如手足的人物，他们的脸庞浮现到了刘秀的面前：李通、邓晨、王常、岑彭、臧宫、傅俊、马武……这几个人，都未能跟来河北——刘秀一时也没有理由一个个都把他们叫到自己这一百三十人的队伍中来呀！特别是好汉马武，他近来还是被病缠身，也不知道近况如何？但刘秀终也颇为欣慰：身边有任光、王霸、冯异、祭遵、铫期诸位将才，特别又来了这位智囊人物邓禹，真可谓天助我也！明天，我就派人开始募兵。邓禹所言不差：仅凭这百十个人，一旦遇上围攻，就不好收拾啊！刘秀实难入睡了，虽然已经吹灭了灯，但那院中地面上的白雪，反射得屋内白亮如昼，那一根根屋檩清晰可辨，刘秀又想起了刚才与邓禹一的番比喻，不禁感慨万千……

翌日清晨，大司马刘秀分遣主簿（类秘书长官衔）冯异、掾吏铫期、功曹令史王霸、门下史祭遵四人，分乘驿车，抚徇属县。刘秀特地再三告诫说：“每到一县，要录囚徒，凡亡命自诣

(逃亡又自到)者，凡举手力做不能贡税入狱者，皆释其罪。存恤鳏寡孤独，宽政厚民。然后，共聚去邯郸会齐。”

当然，刘秀又暗相嘱托：愿意追随从军者，多多益善，数额不限。四人应命离去了。

原来，当年王莽改朝换代之后，从地名到官名，一切都要更换：汉时的东莱不夜城，王莽改为夙夜。汉代实行的郡县制，王莽弃郡县而置南阳为“前队”，河内为“后队”，颍川为“左队”，弘农为“右队”，河东为“兆队”，荥阳为“祁队”。郡守改名为“大夫”，都尉改名为“属正”。至于钱币的改制，更为复杂。这些改制，惟害民不浅——一些钱币正使用着，突然宣布作废。官场人物早知信息抢购物品，贫民百姓就只得眼看着得来不易的钱币作废为废铜铁了……更始帝只是忙于称帝、封朝官，而这些旧法旧官却未曾及时明令诏文废止。今日大司马刘秀张贴告示，晓谕吏民，废除王莽旧律，恢复汉制。他亲查案卷，除杀人暴虐的罪犯，其余一概赦免。重见天日的百姓，无不感恩流涕。

辜月（十一月）之初，丞相司直李松率领黄门从官回到了洛阳。这李松参与修复长安故宫，已经完毕，兴冲冲地欲迎驾迁入长安新都。这时，一向不多出面的国老刘良出面了，他向更始帝刘玄进谏，认为一年两次迁都，不甚吉利。更始帝与诸将商议，也觉得在这大冷季节中迁都，要受些风寒之苦，遂做出决定：在立朝满一周年后——即来年二月，銮驾西移，迁都长安。再有两个月，便是春节了。军事与祭祀，社稷大事。更始帝与百官围绕着自己如何过好当了皇帝以后的第一个大年，热烈地议论着，开库府，征民夫，选美女，准备大庆。

出徇河北的刘秀，风尘仆仆地行进着。

这天，大司马刘秀来到了彭城镇（河北磁县西五十里）移文作



书，理案断狱已毕，却见那位衣衫褴褛的农夫，不管同伴们怎样拉他，他就是跪在地下，不肯起来离去，泪水汨汨。这时，那位在场的县令喝道：“你这个刁民，真不知好歹，还不快快离去！”

这农夫膝行几步，朝刘秀喊道：“大司马刘公大人，小民冤枉啊！小民的地被三老占去了，三老不还小民的地，小民无以为生，还请刘公为我做主啊……”

三老，乃是属于乡官。汉高祖刘邦所置：每县辖三个乡，每乡举一老——年龄在五十岁以上，有德行，能表率众人者担任，此官名“三老”。乡三老又为县三老，协助县令、丞尉教习百姓，催征赋税徭役。这位乡三老王田看到这老农竟敢在大司马面前告自己的状，瞪着农夫，理直气壮地跪地道：

“大司马，这刁民一派胡言，诬陷下官，下官有地契为证。”

“不对！大司马，他骗了小民，他的地契是假的呀！我的地契才是真的呀！”老农一边说着，一边抖着手从破旧的棉衣中掏出地契呈上。护军朱祐接过地契，呈给刘秀。

“大司马，请看下官的地契！”这位三老王田也呈上了自己的地契。

刘秀接看两份地契，皱眉沉思。

县令李为面有郁色，忙奏道：“大司马，属下已经验证过这两家的地契了，都是真的呀！不知当初办这文书时，有什么其他原因呀！据属下推论：这乡官身受国家大恩，拿着百石俸禄，表率吏民众庶，他岂敢有诈？就是这狡猾刁民，诬造三老。以下官看来，把这刁民押回大牢，罚做苦力，以警效尤！”

老农一听，大叫道：“大司马，官官相维，以致如此呀！小人至死不服呀……”

三老王田吼道：“刁民，一样的地契，定是你仿造一份，还敢争执？！”

“仿造？”这一句话提醒了刘秀，他顺手把一点茶水沾到了自己的袖衫上，再认真看这茶水湿过的白衫变成的颜色，怒容满面，一拍案几，大喝道，“恶吏，你这份地契，分明是假的，怎敢拿出来蒙蔽本大司马？！”

三老王田不服：“大司马，下官的这份地契，已经经过几任县令验证了，你怎么能说是假的呢？”

刘秀哈哈笑道：“这位三老，本大司马请问你这位老农目不识丁，他能造出这假地契文书吗？倒是你，自作聪明，其实是个蠢才！我说这话的凭据，就在这两份地契上！请看这年代久远的一份地契，素帛常年往里包卷着，这素帛的里外就不是一个颜色，里面发白，外面发黄。这老农的文书，就是这个原因了。再看你这位乡官三老的地契，本官在太学读书之时，见得多了！你这文书素绢，颜色也发暗，可为什么里外一个颜色？请你再看一看，我这衣衫的素帛，经茶水一染，就是这个颜色了吧？哈……”

三老王田瞠目结舌，跪地求饶。

原来，这农夫与这三老地界相邻，三老看上了这块肥田，早就想占为己有。他借着可以免税、免役的方便，与这老农套交情，并以替老农减免赋税的理由，看过农夫的地契，就回家中伪造了这份假地契，用茶水泡过这素帛，阴干后，存放一段时间，拿出来一看，就像是一份真地契了。这类办法，在书画人物中更是司空见惯。把一张素绢画用茶水或锅底灰水泡过之后，就出现这陈年老色了。对这类案子，一般人都或有常识，如何这几任县令皆不能判呢？原因不说自明：吃了人的嘴短，拿了人的手软，这便是老农所说的“官官相维”了。

刘秀当场毁了假地契，罢了三老王田之官，罚县令俸禄三百石，明令三年内不得升迁。老农叩头哭道：

“苍天啊！大司马刘公，让我盼来了！我这官司，一打便输；



输了我还打！一听着来个官儿，我就告状啊！终于……苍天开眼了！大司马，我的儿子们无才，如果您不嫌弃，我就叫他们跟着您吧？”

刘秀笑道：“很好！目前，国家用人之急，愿意跟我干的，量才擢用，论功封赏！”

大司马刘秀明察秋毫，裁事果断，官吏敬畏，百姓悦服。吏民纷纷持牛酒，争相慰劳，刘秀一如既往，一一谢绝，但对报名为当随从者，刘秀却皆表欢迎。

但是，事情总是一分为二，像被罚俸的县令和乡官三老王田等人，却要暗中为仇了……

自邓禹跟随刘秀，刘秀要大家称其为“邓将军”。邓禹在这新的征途中，就笑对刘秀说道：“大司马，您不只是会领兵打仗，这文官判案的本领，也堪称卓绝呀！这茶水泡素绢之判，你想起来比我还快呀！”

刘秀笑道：“仲华将军，你忘了古人之论吗？才华，就往往是集中在某些勤奋好学的少数人身上，这是至理名言呀！我又自诩了吧？”

众人谈笑间，已来到了涿郡（今河北涿州市）城。聚集在涿郡城门口的吏民迎了上来，有的牵马，有的开路，簇拥着刘秀一行人进了城。这时，中坚将军杜茂手执符节，那八尺长竹竿上的旄牛尾叠三重的竹柄汉节，使大将杜茂显得特别威风。

进入郡大堂，杜茂威风凛凛持节肃立，冯孝、丁綝、吕曼、马成，手按刀柄，肃立两边，护军朱祐右手紧握长槊，左手紧抚剑柄，肃立于刘秀身后。大司马刘秀端坐正中，腰身伟岸，隆准日角，自然生威。他召见郡守、掾吏、都尉等官员，逐个听取他们自述政绩的禀报，不时插问几句。堂外静听的众百姓们，不时发出鼓噪声、赞同声，褒贬倾向十分鲜明。这帮述职的官员，有

的额头上冒着冷汗，有的横眉竖目，有的气度安闲。

述职结束，官员们紧张地望着大司马。刘秀道：“本官省察政教，如果下车伊始，仅听各位口头一说，就下评论，往往会出偏差。待本官断理狱讼，再行臧否。来呀！带罪犯！”

随着刘秀的一声威严的呼喝，狱卒从大牢、女牢和死囚牢中押解来全部罪犯，当庭过审。堂下跪满了衣衫破烂、面有菜色的罪犯。这些罪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有。刘秀指着一位怀抱婴儿的女犯，问道：

“你这位女犯，所犯何罪？为什么怀抱乳婴入狱呀？”

女犯一听，便抢前跪道：“司马刘公大人，是这孩子的祖父当初要谋杀那位皇上王莽，我们妇道人家，平时不多出门，哪里知道这些事情？可是，这事不慎泄了密，我公爹和丈夫皆被乱刃分尸，我就是因为有这乳婴，才未被杀呀！大人，我们娘儿俩冤枉啊……”女犯哭晕于地，泪水涟涟。

这妇人的喊冤，顿时引起一片哭泣声：“大司马，我们是汉朝的百姓，我们冤枉啊！”郡守板起面孔，喝道：“你们冤什么？谋杀皇上，大辟之罪，就是罪及宗族！”都尉跨前一步，满脸杀气地喝道：“这些反贼，竟敢咆哮公堂，劣性难改，不杀不足以平静地方。大司马，你下个令，我一刀一刀地砍了他们！”

一方催定罪该杀，一方连声呼冤，堂上堂下，静待大司马裁断。

刘秀剑眉陡扬，凛凛的目光扫视着众人，最后把两道剑一样的目光射向郡守，厉声问道：“郡守大人，十九年之前，老贼王莽鸩杀汉平帝，毁坏汉室宗庙，篡夺汉室江山，暴殄天下，罪该万死。如今，王莽已经遭诛，汉室已复。那些义讨莽贼的义士，有功而无过，死者已死矣，那时是有王莽老贼的皇威相压，郡守之过，尚有情可原。但是，如今，王莽已成千古罪人了！你这位郡守竟然当着朕大司马之面，还把反莽义士的眷属当做罪人，你认真想一想，你这位郡守、都尉，糊涂颠预到何种程度？你二



人又该当何罪？给我拿下！”

护军朱祐立即像老鹰抓小鸡似的一手一个，把两个老母猪蹄糠似的郡守、都尉擒了过来，令人绑了。

原来，这涿郡义士，看王莽多行不义，激起肝胆豪气。自古燕赵多壮士，豪杰歃血结盟，意欲入京行刺王莽。但谋事不密，被大司空王邑得知，上奏王莽。王莽发兵到涿郡，捕杀义士，当众梟首。又派号称“三新公”的大司马承新公甄邯、大司徒辛新公王寻、大司空隆新公王邑前往涿郡，穷治同谋，毙杀数百人，株连几千人，统统打入大牢。幸得数处义军突起，又昆阳大战，杀得王莽焦头烂额，王莽才顾不上这些小民“盗贼”，才得延下了这些人的性命。可笑的是：这位郡守、都尉，当着汉大司马刘秀之面，他还要惩治这些“犯人”的反莽之罪，这岂不让明眼人捧腹？

大司马刘秀当即下令：释放所有因谋杀王莽罪而受株连的犯人，罢免郡守、都尉，提升佐史辖治郡府事。

冤狱昭平，这些“犯人”们拥抱在一起，互相庆贺。为报答大司马的恩德，他们送来了各种各样的礼物。刘秀婉言慰谕，一概谢绝，吏民更加欢悦。

洛阳更始帝宫中，匠人们正在装饰着大殿、宫闱。

后宫中，更始帝刘玄正与宠姬韩夫人饮酒作乐。这韩夫人尤能嗜酒善饮，几杯酒之后，刘玄的小黄脸儿就变成一块牛肝了。他也斜着醉眼说道：“爱妃，朕总是酒量不如你，可是，朕的性欲，却还可以吧？嘻……”

韩姬淫笑道：“陛下，你只管喝，这酒可是能助性欲呀！你想想，我怎次喝醉了酒，是不是把你搂得最紧呀？嘻……”

这时，常侍进来奏道：“陛下，刘丞相有事要面奏陛下……”

韩姬恨道：“陛下，这位丞相可气！有事就只管自己去办呀！

若不然，叫他当丞相干什么？臣妾每和陛下喝酒，就有人打扰……”

刘玄对常侍说：“哎！不都说侍中曹翊说话和朕一个声吗？去！就让曹侍中以朕的名义，隔帘与众臣对话！”

韩姬笑了：“嘿！陛下，您这法子可太好了，这么办，您就只管享乐了，操心的事，让他们去办就行了……

更始帝凑近韩夫人，一把搂她过来，戏道：“那……朕就只操你的心了啊！嘻……”

这时，侍中曹翊正隔帘与刘赐对话。刘赐毕竟是刘玄的族弟，他尤其熟悉刘玄的声音，他愤怒地瞅着布帘后的人影，几欲发作，最后还是忍下了。他退出朝堂，遥望北天，心想道：不管如何，我还是把文叔保出去了，我刘汉中兴之帝，非他莫属啊！

大司马刘秀一行人离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还有一段路程，就听见悦耳的乐曲声传来。原来是下曲阳吏民百姓在和成（今河北平乡北）卒正（郡守）邳彤的率领下，倾城前来迎接大司马刘秀。

邳彤，字伟军，信都（今河北冀县）人。入仕途，为王莽和成卒正。王莽改制时，分汉朝钜鹿为和成郡，郡府居下曲阳，以邳彤为卒正，掌管地方。邳彤敬慕大司马的为人行事，举城出降。

大司马刘秀在下曲阳留止数日，处理公务。邳彤每日相陪，协助办理公务之余，谈及边郡风土人情，议论用兵之道。邳彤一一论述，说得刘秀十分信服，他与邓禹对视互相点头，都认为邳彤是个难得的人才。

刘秀宣布：废除邳彤的“卒正”称谓，委任为太守，继续把守下曲阳、广泛征兵备用。邳彤恳请刘秀一行在下曲阳过了大年，再出徇别地。大司马谢绝了太守邳彤的盛情，率众催马而



去。

刘秀就是采纳了邓禹的建议在春节也不休歇的。春节大年之际，人心更需要稳定，也借机为民除恶，延揽英雄豪杰，以奠定复兴汉室大业之基础。

癸未梅月，奉命执节河北的大司马刘秀，进入了幽州（古州名，大致在今河北北部和辽宁南部）地界。

农历腊月，也称涂月、嘉平月、季冬、梅月，是人们正准备过年的忙月。虽说王莽新朝乱汉政，造成了田园荒芜，人口剧减和社会生产萧条衰败，但在吏民的眼中，更始帝元年仍可算个吉祥年，仅王莽被杀这一件事，就值得普天同庆，更何况汉室复兴呢？

刘秀深知：这几年大旱、大涝，百姓是否过年能吃上一碗饭呢？为此，他命众人：尽力多跑几处，为民平冤，为民谋食，让更多的人能过上个好年呀！

古都长安，丞相刘赐还在忙碌之中，他与侄儿奋威大将军刘信前往几处尚未竣工的工地查看。叔侄二人恪守职责，调运木材，督促民工，终日忙碌着。刘赐去请示刘玄，刘玄还是让曹翊与其隔布帘对话。刘赐就不去请示了，自己做主：人们忙于过年，却更愿意出工，出工可以换回粮食、五铢钱，这就能过个好年啊！

雪花飘飘，预兆着明年会是个大丰年——瑞雪兆丰年啊！大司马刘秀率众人顶风冒雪而行，为国出力，为民分忧，他却又要得罪一个刘姓人物，好心无好报，连遭困厄。正是：

好心难得好报应，古今几例皆有同。

到头还是心向善，各自赢得誉骂名。

第三十七章 刘林献计 王郎称帝

- 汉朝宗室人物刘林献计掘黄河以淹赤眉军，刘秀当时未采取此策，得罪了一个为害不浅的人……

- 都信谶言：刘氏当兴。卜者王郎即假称刘子舆，竟也一朝得势，让后人作为趣谈。

- 刘秀走南阳，一两皮肉一两金；刘秀走河北，重金悬赏处处捉……

刘秀与将军邓禹并辔而行，朱祐、杜茂、马成等百余骑人马相随在后。人马过后，飞雪洒尘。

忽然，后面马蹄声骤起，众人回头一看，又有数骑人马追来了。只见那为首骑马的壮士，猛抽坐下骏马，急急追近了。

刘秀不知后面的一队人马是什么人，只得照旧奔驰。后面这些人马，终于在邯郸郊外的驿道上追赶上来了，为首者在马上大喊：

“大司马，我是傅俊啊——”

刘秀听得有人喊“大司马”，便令众人停下，这傅俊驰马奔了过来：“大司马，您的马太快了！我……追不上呀！嘿……”

刘秀见是傅俊，立即勒马靠了过来，迫不及待地询问阴夫人近况。傅俊笑了：“大司马，真是您关心夫人，夫人关心您呀！嘿……”



刘秀问道：“新野近况如何？”

傅俊说道：“眼下新野并不安宁啊！豪强拥兵自重，百姓不宁。那位矮子邓奉，回去拥兵另立门户了，他聘阴识这位太学博士弟子为将军，夫人及阴将军的眷属全部迁往涪阳军营了。夫人一切安好，只是挂牵大司马，特遣臣军来跟随您效力呀！”

刘秀放心地笑了：“子卫，你说我为什么让你陪同阴识去护送夫人啊？你的姓名和字，都是最合适的人选啊！”

傅俊一怔：“大司马，这是什么道理呀？”

刘秀边走边笑道：“你姓傅，可为妇人之妇音，也可为辅佐之辅音，你乃俊杰人物也。又字子卫，乃卫士也，这就使我对妻子妇人和儿子的事，都放心了……”

傅俊也笑了：“大司马，夫人已经有孕啦？我怎么没看出来呢？”

刘秀笑道：“穿着这厚的棉衣，当然还看不出来，到明年夏天，你再看看！哈……”

众人都笑成一团。刘秀开了这句玩笑，一抖青骊马，这龙驹发出一声长嘶，向邯郸奔去。

骑都尉耿纯出城迎接，抱拳施礼，恭候于道旁。大司马刘秀早早下了坐骑，快步走到耿纯面前，温言嘉语，携着耿纯的手，一同进入邯郸城。

耿纯，字伯山，钜鹿宋子（今河北省赵县东北）人，为钜鹿（今河北平乡西南）大姓。他在长安求学时被王莽任为纳言士（官名），更始政权建立后，刘玄认为耿纯在河北地区有雄厚的地方势力，任耿纯为骑都尉，授以节杖，驻守邯郸，以安集赵燕旧地（今河北省南部）的军队。耿纯今见刘秀气度不凡，部下属员纪律严明，与更始帝刘玄部下的一班将领的行为截然不同，就从心里佩服。他主动献出良马和缣帛数百匹以资助刘秀，刘秀对耿

纯非常感激。

在邯郸，耿纯对刘秀说起前不久被任职之事：更始帝刘玄派五威中郎将李轶招抚山东郡国州邑，济南太守耿艾归降，耿纯随父进谒，耿纯留了下来。李通、李轶兄弟并列更始朝廷，宾客游说者甚众。耿纯连续求见，不得接见。拖延日久，才得进谒。耿纯对李轶说道：“将军以龙虎之姿，遭风云时，奋迅拔起，期月之间，兄弟同封侯爵。只是德信不闻于士民，功劳未施于百姓，宠禄暴兴，为智者所忌也！兢兢自危者，犹惧不能善终；何况沛然自足，可以成其大功吗？”李轶虽亦有不愉之色，但又不好不纳忠言，他毕竟认为此人大有些见识，才拜耿纯为骑都尉。刘秀略将李轶之为人说了几句，耿纯大有所悟：自己当初之言，实在是危如捋虎须之须呀！……

在安排住宿时，耿纯要刘秀住正殿，刘秀辞谢，自住驿舍，办公于府衙。这更令耿纯钦佩：邯郸，本是战国时赵国的都城，秦时称为郡。汉高祖封子如意为赵王，建王宫使其居住。如意乃是高祖宠姬戚夫人所生之子，高祖常夸：“此子类我！”有废太子而立如意之心。后来，此事大有反对者，刘邦恐有祸乱，便只得将如意封为赵王，住燕、赵故地。此处王宫建筑，雄伟壮丽。刘秀乃帝室后裔，若住王宫，亦无可厚非。但刘秀以“非王者不能居王宫，居王宫乃属僭越”为由，不住王宫，也不肯进王宫正殿。

耿纯已久闻昆阳大战中刘秀之美名，早生敬仰之心，今日亲见大司马之言行，更是心中暗自打着主意：看那更始帝刘玄的风度和部属气质，如何像是个中兴之主？看来，复兴汉室的真正有帝王气度者，乃是刘文叔了。他就决心跟随刘秀，以建功业，以求光宗耀祖。

这时，来了一位貌似不俗的人物，求见刘秀。刘秀与此人见



面之后，客气地问道：

“先生贵姓？何处人氏啊？”

这人微笑道：“大司马，我是与你同宗，也同是汉高祖之苗裔呀！”

原来，此人姓刘名林，乃是已故赵繆王刘元之子，为汉景帝八世孙。这刘林之父刘元因杀人犯罪被剥夺了爵位，他心里极不服气，便千方百计在河北结交当地豪强势力，总想找个机会东山再起，做个人上之人。他看到更始帝的钦差到了，就主动找上门来，要套套近乎，争取出头之日。

刘秀与这位族叔略谈几句，便看出这乃是一位刘氏不肖子孙了。但他仍不露声色，强压住气，再与他议谈几句，就准备打发他走了。

这刘林却谈兴正浓：“大司马三侄，你若是采纳了我的锦囊妙计，消灭那赤眉大军，就不费吹灰之力呀……”

“什么妙计？”刘秀笑问道。

刘林显得十分神秘，说道：“大司马，那黄河东岸是赤眉军的根据地呀！那一带地势低洼，只要从列人县（今属河北）决开黄河大堤，管叫他百万之众沉入水底，都到大海里去喂那鱼鳖了！”

刘秀皱紧了眉头：“那……黄河东岸的那些百姓……也就冲下去喂鱼鳖了？”

刘林撇嘴：“三侄，大司马，只要能消灭赤眉军，死上那几百万百姓，又算个屁事？”

刘秀虎下脸来了：“刘林，我刘氏有你这样一个人物，太使人叹息了！我高祖以民心打天下，传王位、侯位于子孙，你乃是赵繆王之子。如不是错杀人命，岂不能仍承王侯之位？但是，像你这种连百万百姓的生死都可置于不顾的王侯，这个江山能撑得

住吗？我也是刘汉后裔，决不干这种伤害百姓之事，像你这种所谓的‘锦囊妙计’，还是不要向任何人贡献才好啊！……”

刘林一脸灰色：“你……我就跟你干一番事业吧？”

刘秀笑道：“像你这类人才，我暂时还不需要。你先回去吧！再读几年圣贤之书，再来找我，我可以量才使用。”

刘林一咬牙：“那……好，我走了！”

刘秀笑道：“跟我一同吃过饭再走吧！”

刘林未再搭话，愤然走出。他一出府门，就骂起来了：“哼！我还叫你好几声侄！你得叫我叔，你叫我老鼠！此处不养爹！自有养爹处，咱骑着驴看文书——走着瞧！”

刘秀看这刘林挺着脖梗儿走远了，不禁在心里说：真是那句俗话——哪家老林里没有一棵锅腰子松树呢？……

刘秀留耿纯在邯郸维持社会治安，自己一行则北上真定（今河北正定县）。

那位首封为梁王的刘永，平地捡了一个梁王，回去高兴了几天，但他又想：我看那更始帝刘玄，和我相比，有什么奇样儿？而且，据说他最近沉溺酒色，朝政已渐昏乱。刘永遂与弟刘防商量，一拍即合——刘永据国起兵，以二弟刘防为辅国大将军，以小弟刘少功为御史大夫。招沛人豪杰周建等，置为将帅，发兵攻下济阴（郡名，治宣陶，在今县西北，辖境相当于今山东菏泽附近，南至宣陶，北至濮城地区）、山阳（郡名，治昌邑，今山东金乡西北）、沛、楚、淮阳（郡名，相当于今河南淮阳、鹿邑、太康、柘城、扶沟等县地）、汝南等二十八座城邑，不听更始朝命，意在自立，称帝于天下。

更始帝的柱天大将军李通，廷尉大将军王常，太常大将军刘祉等，得知睢阳事变，心中焦虑不安，他们愤然伏案疾书，抱本



上奏。众臣肃立于丹阶下，等候了几个时辰，才把奏折呈了进去。刘玄对此类奏折置若罔闻，不耐烦地说道：“天下之大，朕居京都，谁还能夺去朕的帝位？当初不是也曾有东周列国吗？真是天下本无事，这些庸人自扰之！”

刘玄帝只顾与韩夫人饮酒作乐，这刘祉等见奏折如同泥牛入海无消息，便出入朝堂，相对叹息。他们对刘玄能否振兴汉室，已经失去信心了。不知不觉中，他们更关心刘秀的出徇河北之行了……

刘林离开了刘秀，嘴里骂个不止，就这么在邯郸大街上走着。突然，他听见一个人笑道：“喂！刘林老弟，嘴里吃着什么好东西呀？这么鼓着嘴嘟嘟囔囔？哈……”

刘林回头一看，乃是他的好友王郎。这王郎原名叫王昌，是个以行卜算卦为生的骗子。古语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此人就与刘林经常搭伙做些骗人、害人的勾当，自然就臭味相投，成为好友了。刘林没好气地说：

“我嘴巴吃什么东西？我想投靠一位名人，找个混饭吃的差使，没办到，气得我走到这里还在骂他呢！”

王郎听刘林把见刘秀、献“计策”的经过说了一遍，他说道：“刘家兄弟，再到我家去，我请你一酒吧！”

“你请我一酒？”刘林不信，“嘿！你老兄是个老抠，我又没帮你办事，你能请我一酒？可别递个眼色，再让我那位青杆柿子脸的嫂子把我撵出来吧？！”

“嘿……”王郎说道，“我这回也不是白请你，我是要约你干一宗大买卖呀！你嫂子也很赞成的。你这回若再到我家去，试试吧！你嫂子保险会热情招待你的”

刘林讪笑道：“王兄，我今日就跟定你了，不给酒喝，光混

顿饭吃也行，你小子可别鼻子尖上挂炊帚——光耍嘴呀！”

“走！”王郎右手拿着他那一套测字、算卦、占卜用的行囊，左手就扯住了刘林，“看看你大哥和嫂子是不是耍嘴！”

这刘林当然是不用使劲拉，他就跟上了。来到那肉杆子前，王郎又掏出钱向那胡屠户买了些剔骨肉，这刘林的口水就流出来了，借口先尝尝咸淡，就连吃下去了几口。王郎也不像每次那样计较，就把刘林领到家中。果然不差：那黄脸婆露出了少见的笑容，说道：“刘林兄弟，是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啊？这些天不见了，嫂子还怪想你的……”

“这下证实了吧？”王郎笑道，“你嫂子就从来没说过想我，她就敢当着我的面说想你，是吧？哎……小狗子，这剔骨肉是给你吃的？给老子打酒去！你小子若是再落下酒钱而往酒里尿尿，我还是能喝出味儿来的，那我就把你的小鸡巴割下来当酒肴！记住了吧？去！”

小狗子用那两只在集市上偷软枣都不易被小贩子分辨出来的小黑手又去掏了两块剔骨肉丢进了嘴里，就鼓着两个腮蛋子去打酒了。刘林也只好等着黄脸婆去炒鸡蛋。但是，他这时却突然多了个小心眼儿：若是这位王郎待自己喝了他的掺尿酒，吃了他的剔骨肉之后，再商量跟自己干些冒风险的事，再有几天就过大年了，若不答应，就是吃了人的嘴短，若要答应，自己又不敢，那就受难为了。我不如在喝酒前先问个明白。于是，刘林说道：“大哥，我先问你个明白，你要跟我合伙做个什么大买卖呀？”

王郎瞅着刘林，笑问道：“什么大买卖？这天下最大的官是什么呀？”

刘林：“最大的官……是当皇帝呀！”

王郎：“哼！我今日就是与你商议如何当皇帝的事儿，这可不是像那当年的吕不韦，只是给那赵姬预先下了种，让儿子当了



秦始皇；咱是想自己当皇帝。这个买卖是大是小啊？”

“哎？”刘林一下被惊呆了，“当皇帝？你……是不是……发热烧得说胡话呀？”他说着，就伸手去王郎的脸上试温度，却被王郎推开了。这王郎这会儿却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眼泪汪汪地盯着刘林，说道：

“刘林兄弟，今日跟你说实话吧！我并不姓王，我实是姓刘，我的真名……叫刘子舆呀！”

“你是刘子舆？”刘林说，“我听父亲说过，在王莽称帝的第二年，长安大街上有个年轻人，大呼小叫地要王莽把天下让给他，他是汉成帝的儿子，名叫刘子舆。王莽派人把他逮进宫中，砍了头……”

“我没有被砍头，我被人偷偷放走了，我就躲到这河北一带来了啊！”王郎小声说，“我的母亲本是成帝的歌妓，以后被成帝宠幸而生了我。母亲生我之时，黄气罩身。皇后赵飞燕派人去加害我，多亏宫女们以别的孩子李代桃僵，我才幸免于难呀！如今，王莽已灭，我是继承汉朝皇位的最合适人选呀！为什么这几年我一直与你交往呢？就是因为咱们乃是同宗啊！如果我当上了皇帝，你就可以当上第一位的开国功臣。高官厚禄任你选，富贵荣华任你享啊！这总比你去巴结那位差点就被刘玄杀死的刘秀强过一万倍吧？”

“你是刘子舆？”刘林怔怔地看着王郎，他这个岁数倒是差不多，其他的事情，自己也不好辨别了，便说，“如果你真是刘子舆，我是赵缪王刘元之子，咱们当然是几百年前的一家了……”

这时，鸡蛋炒好了，剔骨肉端上来了，那小狗子也打酒来了。黄脸婆也顿时变成了刘家的媳妇，王郎又当场占卜，自然是一试就是“大吉”。这刘林就更贴心了，喝了个九分醉，吃了个十分饱，即刻拿着那王郎预先写好的告示出去张贴。这告示上写

着：汉成帝之子刘子舆，化名王郎，避居赵地，已经与赤眉达成协议，由赤眉军立其为汉帝……刘林和王郎又去找到地方豪绅李育和张参，又是一拍即合，李、张二人也发动庄客，四处宣传：成帝之子刘子舆要在赵地登基，这一带就成了“帝乡”啊！这倒是对百姓最大的诱惑，王郎这个“刘子舆”也就当起皇帝来了。

几天之后，刘林、李育和张参在一个风雪之夜带领几百号人，突然占据了邯郸城里原来的赵王王宫，宣布拥立“刘子舆”做皇帝。骑都尉耿纯感到事情蹊跷，提出疑问，立即遭到了刘林等人的围攻。耿纯毫无准备，只得率亲信兵退出了邯郸。王郎立即登台称帝，封刘林为丞相，李育为大司马，张参为大将军。

第二天，王郎拟了一个诏令，发往各地。

诏令写道：朕乃成帝之子，是理应继承汉统的惟一人物。各郡吏民百姓，必须绝对服从邯郸朝廷，立即与洛阳僭号称尊的刘玄断绝关系。谁敢违抗诏令，诛灭满门。一般老百姓，也闹不清这“刘子舆”是真是假，居然信了这道诏令。只有几天的工夫，这赵国以北、辽东以西方圆数千里的地面，即轻而易举地掌握在了王郎的手中。

王郎以成帝之子“刘子舆”的名义，迅即组建起一支几十万人的军队。当务之急，先发出通缉令：悬赏十万户，捉拿大司马刘秀。

耿纯飞马赶往真定（今河北正定县），向刘秀报警。

大司马刘秀对邯郸之变当然一无所知，他率众手执汉节，从容庄严地进入了真定郡所辖属的射犬城。

骑都尉刘隆，身披一层雪，须眉凝霜花，从帝都赶来，拜过大司马刘秀。刘隆，字元伯，南阳安众侯刘崇的宗室。汉孺子婴即位，王莽居摄，已露篡汉野心。刘隆之父刘礼与安众侯刘崇起



兵讨王莽，事情泄密，宗族遭诛。刘隆年七岁，因在府外玩耍，幸免于难。及冠（指男子年满二十岁）之后，游学长安。刘稭、刘秀兄弟起兵，他赶回了南阳，加入了宗室子弟兵，成为一名勇将。刘玄做了皇帝，拜刘隆为骑都尉。刘隆见局势已定，才请假回家搬妻儿回洛阳。刘隆听说三哥刘秀已持节徇河北去了，立即安置好家眷，匹马追赶刘秀，追至射犬，方得见面。刘秀恰在用人之时，见到这位比自己小四岁的勇将刘隆，十分欣慰。

刘秀又得勇将刘隆，与众人在驿馆中过了简单的春节，这就是更始二年（公元二十四年）了。正月初四日，大司马刘秀离开了卢奴城（今河北定县），行进在通往蓟（今河北蓟县）城的驿道上。

晴朗的天空，忽然间漫上了一片乌云，那雪花就飘舞而来了。时事如风云，变化莫测。

这蓟城属涿郡，归幽州所辖，原为战国时燕国的首都。此城靠近边塞，地势险要。其南与上谷、渔阳诸郡毗邻，北与大漠匈奴相接壤。汉高祖“白登之围”（汉高祖七年，匈奴冒顿曾围汉高祖于白登山，七日乃得解围。此山位于山西大同市东）后，为加强四边防御，采用了周初“封建藩篱，以民间宗周”的做法，封宗室兄为王，镇抚幽燕之地。历朝的汉代皇帝无不遵从高祖旧制。只是到了汉成帝时，皇后赵飞燕姊妹难结珠胎，能生育的宫女与婴儿又连遭妒杀，因此，帝嗣不旺，不再分封。这样一来，幽燕之地虽为边郡，王室贵族却不少。几经修建的蓟城，城高池深，十分坚固。

蓟城到了，蓟城令大开城门，迎接汉使的到来。雪初霁，云开日出，灿烂的阳光给这座蓟城披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蓟城令设宴款待大司马，刘秀及邓禹、冯异等人东向坐。蓟城令西向坐，相陪的净是蓟城名流，其中最尊贵的要数汉武帝五

代孙广阳王刘嘉。这广阳王刘嘉，若论辈分，应当是刘秀的族叔，但此人善于投机钻营，在王莽篡政时，他最早“献祥瑞”，乃是同刘歆一样，少有的几个保住官位的人物之一。刘玄即位后，他当然也是及时进献贺表，这“广阳王”之位也还是稳坐不衰。年过花甲之人了，出席这个欢迎大司马族侄刘秀的宴会，却显得兴致极佳。钟磬撞响，丝竹后奏，乐工奏起《小雅·鹿鸣》曲，蓟城令得到刘嘉启示，起身举觥长吟：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吹笙鼓簧，承筐是将。
人之好我，示我同行。

刘秀起身，执觥对吟：

棠棣之华，鄂不韡韡。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脊令在原，兄弟急难。
每有良朋，况也永欢。

大司马以《小雅·棠棣》诗对答，应和巧妙：你说“人之好我，示我同行”，要我示你以至美大道，那无非是升官之道吧？但我刘秀却是“脊令在原，兄弟急难”——我现在处境很困难呀！如果你真正属于“良朋”的话，急兄弟之难，也能达到你的目的——“况也永欢”……广阳王这个老滑头也听出其中之味了。他更加看清楚了，这位大司马，并非常人。他连连击掌叫好，率先举起了金樽。琼浆玉液，埜溢九酿，美味佳肴，水陆八珍，太湖洞庭山出产的名贵柑橘摆在长几上，席宴丰盛。宾客们推杯换盏，高谈阔论，觥筹交错，酒宴达到了高潮。

就在这时，骑都尉耿纯持剑策盾闯了进来，他甲衣染有血迹，面带肃杀之气，先把众人吓了一跳。刘秀一眼认出耿纯，急



问道：

“耿将军，你怎么这副模样啊？”

耿纯直奔到刘秀面前，仗剑跪倒，哽咽道：“大司马，卑职失职了，是那刘林拥戴卜者王郎，南面称尊，郡邑归降，来势汹汹！卑职未曾听到消息，一旦遭到围攻，退出邯郸，即飞赶大司马，来报此讯！”

耿纯带来的这个消息，立即有如一石激起千层浪，顿时掀起轩然大波。众人议论纷纷，莫衷一是。蓟城令朝广阳王问道：“王爷，那汉成帝之后裔刘子舆，是真是假，您应当清楚吧？”

这位刘嘉又来了“活”劲，皱眉道：“当初成帝猝然驾崩，帝嗣是否有流落民间者？即使这时成帝复活，也难说个清楚啊！”

“那……蓟城怎么办？听洛阳的还是听邯郸的呀？”这位蓟城令竟立即吊起三角眼，按剑而起。钊期、王霸毫不示弱，亦霍然起身，握住刀柄。双方剑拔弩张，一触即发。

初闻祸变，刘秀的心一下子就提起来了——如果蓟城呼应邯郸，自己这一行人将会立遭围攻，危在旦夕。但刘秀却是十分镇静，朝钊期、王霸喝道：

“放肆！退下！”

刘秀喝退二将，却是快步来到广阳王面前，施大礼，说道：“王爷贵为帝室贵胄，文叔不才，忝居其列。今若为一个来历不明的卜者王郎即大动干戈，手足相残，岂不可惜？此正如《诗经》所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呀！若说那真刘子舆，当年大呼杀莽于长安街道，既已被王莽虏去，岂有生还之理？而那位赵缪王之子刘林，前日在邯郸向我建议，要我掘开黄河，东淹赤眉军，我以勿害百万百姓为由，谢绝了他，他因此而衔恨则谋于王郎，此等之徒，岂能成大事？王爷乃是鼎鼎皇帝贵胄，望能主持一方，勿致祸乱啊？……”

刘嘉这时明白过来，连忙还礼，慨然道：“大司马这份胆识，让人佩服。你这话也讲得有理，即使王郎真是刘子舆，难道姓刘的汉室后裔无德无能者皆可称帝吗？那刘林之父、故赵缪王刘元，乃是妄杀人命，丢了王位，其子刘林不肖，他拥戴卜者王郎，算是什么君臣？谁要是借机发动内讧，有如此案！”刘嘉说罢，挥剑劈下了长几的一角。有广阳王作保，蓟城令这个势利小人也就不敢冒险发作了。

刘秀率众人刚回到驿馆，即有人前来求见。求见者是一位看上去不过二十岁的戎装青年。一看到这位青年，躺在床上歇养的耿纯“忽”地起身，拉住这位青年的手，说：“耿兄弟，多亏你相帮，我才能够及时赶到这里，向大司马禀报此情，怎么你也来啦？”

原来，这位戎装青年名叫耿弇，字伯昭，今年只有二十一岁，他是上谷太守耿况的长子，奉父命前往洛阳进献礼品，途中与耿纯相遇，见耿纯的战马已经疲惫不堪了，不及问其故，便借战马于耿纯。耿纯只说了一声：“去报大司马，谢谢了！”这个谢字还未说完，已经打马奔去了。

同行的从吏孙仓、卫包劝耿弇道：“刘子舆既是成帝之子，理当继位，这天寒地冻的季节，我们又何必舍近求远，去侍奉那位八十竿子拨不着的刘玄呢？”

耿弇因是太守长子，斥道：“胡说，那王郎自称是成帝之子，确是不足为信。我曾听说过，王莽在位时，就有人自称刘子舆，像个疯子似的在长安大街上就说反莽，怎么不会被砍了头？你我到了洛阳，面陈皇上，求得圣命，归发上谷、太原、代郡突厥奇兵，以临王郎乌合之众，犹如摧枯拉朽。身为大将，不明形势，一味妄从，必然会招致灭族之祸啊！”

孙仓、卫包说不动耿弇，又知道这位太守公子武艺高强，不



敢公开与其抗衡，便暗中裹挟一部分人和财产，偷偷投奔王郎去了。耿弇想到上谷与卢奴相隔不远，不如先见大司马，再定去从。于是，耿弇返辔北行，追至卢奴，再奔蓟城，才追上了刘秀。

刘秀听罢耿弇的这一番叙述，再次起身相谢。两人以王郎为话题，侃侃谈起。耿弇见刘秀礼贤下士，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刘秀见耿弇年轻有为，文武全才，可堪大用，暂时委为长史（辅佐之官）。

乱世之际，良臣择明主，明主亦择良臣。耿弇及其同伴孙仓、卫包二将之分道扬镳，即是个显例。

风声越来越紧了，形势日益严峻：王郎出十万赏金捉拿刘秀的告示已经贴到了蓟城。原来从颍川跟随王霸一同投奔刘秀出河北的几十名庄客，已经逃走了一大半。王霸气得暴跳如雷。刘秀安慰他道：“元伯，不要发火，疾风知劲草，患难见忠诚。那些三心二意者经不住考验，都溜走了，留下的才是最珍贵的呀！只要我等共同努力，定能获得事业成功。元伯，你们几位还得去大街上竖旗招兵，以免王郎走在我们的前头！”

王霸憋着一肚子气，又来到了大街上，晃着手中那个写有“招兵”二字的大旗，喊着：“我们是更始皇帝的使者，要讨伐那个在邯郸称尊的假皇帝，凡是从军立功者，日后都会受到重赏，赶快来报名吧！……”

王霸灰心了：他就这么晃旗高喊着，在大街上像个叫卖的小贩，却无人报名应征，而且人们都像躲瘟神似的躲开他。离得远远地指手划脚地议论着。王霸忽有所悟，拉住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问道：

“老先生，他们在议论些什么呀？”

老者悄声说：“壮士，他们在说，你们这些人，真不知死活，

连自己的命都快保不住了，还想招兵去打邯郸，谁会傻乎乎地去跟你们送死？看看墙上的悬赏捉拿刘秀的告示吧！风声不对，早早离开这里吧！”

王霸一看这墙上的告示，即刻撕了下来，回到驿馆向刘秀禀报。刘秀急忙把众人召集起来，商量下一步的行动方案。大家几乎异口同声地说道：“大司马，急速返回长安，让更始帝发兵平叛，才是上策啊！”

耿弇站起身，表示反对：“诸位，若要返回洛阳，需向南边走；而王郎的追兵正从南面来，这岂不危险！北面的渔阳（郡治在今北京市密云县）和上谷驻有上万的骑兵，个个能征惯战，把他们调过来，定能消灭邯郸这帮虾兵蟹将的。那渔阳太守彭宠，乃是大司马的南阳同乡，我父乃上谷太守，此事可保无虞！”

尽管耿弇的话说得在理，可众人还是不放心，刘隆回道：“嘿！我们南方人，死也是要死在向南的方向上，向北方，人生地不熟，去找谁呀？”

刘秀忖道：“不然！耿弇将军虽然年轻，但其父乃是上谷太守，我们以皇命行事，会遇上有识之士的……”刘秀即派臧宫、马成速去渔阳、上谷，二人即时去讫。

屋内正在议事，院外却已是人声嘈杂。门卫进来报说：“大街上集合了一帮人，口口声声要捉拿刘秀，已经向这边靠拢过来了！”

原来，这蓟城中有一人，姓刘名接，乃汉武帝的第六代孙——乃是广阳王刘嘉的侄子。昨天晚上，刘接去找刘嘉，商讨听命邯郸，捉拿刘秀之事，遭到刘嘉一顿训斥。刘接怀恨而出，勾结蓟城令，率人来捉刘秀。

冯异、邓禹等一帮大将，护住刘秀，就冲到了大街上。那一片人一连声喊着：



“不要放走了刘秀，有重赏啊！”

大将铄期，身高八尺二寸，熊腰虎背，力大无比，便自告奋勇，冲在前边开路。只见他双手舞动霸王点钢大枪，大喊着：“真正的皇帝就在这里。闪我者生，挡吾者死！”那蓟城尉挺枪来斗，只一个照面，就被铄期刺于马下。众将各展兵器，保着刘秀，突围而出。

大司马刘秀来到大街上，已经轰动了全城，吏民百姓，顾不得躲藏，把大街上围得人山人海，阻塞了交通。铄期两眼发红，大吼一声：“跽！”这乃是皇帝出行时卫士清道的专用语，这铄期一声大吼，已让人胆寒，又见铄期用长枪横住，顶住几十个围观者，往前猛力一推，全部摔倒在地，惊得众人连滚带爬地避往道旁。刘秀等突围而出。

众人来到南城门，却见城门早已关闭，换上了刘接的心腹家将把守。铄期一言不发，催马挺枪，直刺家将。王霸、杜茂、祭遵、耿纯等随后冲上，双方捉对厮杀。铄期等虽是天神般勇将，但对方终是人多。而且，那位刘接又指挥更多的家将和蓟县兵丁追来了。正是：

当年南阳遭通缉，而今河北遇追兵。

不用刘林掘河计，惹成王郎混江龙。

第三十八章 河北遭厄 长安封赏

• 小麦磨成面粉，所做的食物为什么格外好吃？那是小麦越过了寒冬，经历了秋、冬、春、夏四季。人也是如此，经历过艰辛者，能为圣贤。

• 西汉高祖刘邦有言：非刘氏不王。这当然不可谓圣论。但傀儡皇帝刘玄，就封王过多了，要王则王。

• 得民心者得天下，至理名言。刘秀就是抓住了这一点。

护军朱祐见铄期等连连刺杀刘接的家将，自己护住刘秀，挨近城门，一枪刺死门官，飞身下马，打开了城门，众人飞马出了城门。那些后续跟上来的人马，见铄期等大将勇力过人，转眼间已经刺死了十几员家将，哪个还敢来追赶？就只是在城门口呐喊，却无人再敢追来了。

急遽的马蹄声叩击着冰封的旷野，更增添了黑夜中出逃的恐惧感。

天色微明，朦胧中能辨出这里已是丘陵地带了。刘秀的坐骑青骊马喷着白气，不肯行走了。邓禹马失前蹄，被摔了下来——马都饿得驮不动人了。邓禹说：“大司马，人困马乏了，实在饿得坚持不住了，我们靠近驿舍，弄点吃的吧？”

众人也都饿坏了，也纷纷要求去奔驿舍。但刘秀回头看看雪



地上的马蹄印，断然说道：“不行！我们还未出涿郡地界，稍有耽搁，便有生命之忧。仲华，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王莽老贼刚死，又出了一个王郎，将来还不知会有多少人称帝呢！靖乱安民，正是上天降给我们的天大任，咬咬牙，加把劲，走！马驮不动人了，牵着它走！”

刘秀跳下马，手牵缰绳，大步走去。人们相继下马，紧紧跟随。刘秀已知叔寿等失落城中了，也只得嗟叹疾行。

野径荒僻，路越来越难走。大约走了十多里，进入了饶阳（今河北饶阳东北）的地界。路边有一小亭，上刻有“茺蒺亭”三字。这界碑不远处，村落外场地上有几堆草，那几匹马一片嘶叫，挣开缰绳，就去吃草了。刘秀叹口气，就到小亭中休息。他打算派人去村中买些食物充饥，却是摸遍全身，找不到一枚五铢钱，这就是“分文皆无，难住英雄好汉”了。

刘秀讪笑道：“春秋时，晋文公重耳，曾经乞食五鹿，但终成大事。不要紧的，咱也可以乞食嘛！”

冯异应声而起：“明公，我去村里讨些吃的！”

王霸也说：“我跟你一块儿去！”

两人走后，刘秀才“忽”地一楞：“耿弇哪儿去啦？耿将军呢？”

朱祐抱怨道：“咳！若不是听信他的话，我们这会儿早就回到洛阳了，哪还会受这个罪？大祸临头，他先跑了！日后若能遇上他，我非亲手宰了这个黄口小儿！”

刘秀瞋道：“看你说的什么话！黑夜之间，慌乱之际，情况不明，不可妄下断言！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表兄你的性子怎么这么急躁呢！”

冯异和王霸回来了，几罐子豆粥，几十个粗面饼子，哪能够

吃的？刘秀就把这些食物给大伙匀着吃了，上马继续赶路。既担心追兵，又无干粮充饥，刘秀一行人就这么疲于奔命。到后来，连饭也讨不到了，饥肠辘辘，无力行走。

饶阳县城就在眼前了，刘秀在考虑：若再不进县城，就会饿死了啊！……他毅然下令：“进饶阳驿舍，就说我乃是邯郸使者！诸位都挺起来！振作精神，有个使者下属的样子！”

刘秀饿得肚子都前墙贴后墙了，但极力挺直了身子，以邯郸使者的身份进了驿馆。那驿丞（传舍负责官员）接见刘秀，刘秀稍与客套几句，就说从人都饿了，快传饭来。驿丞忙命人备饭。他见这帮人真是饿极了，一个个狼吞虎咽，不等菜齐，伸手就抓。转眼间，盘光菜尽。这驿丞突然起了疑心，即抽空溜出，去敲响了驿馆的鼙鼓，然后，进来说道：

“邯郸将军将到，请诸位等候接待！”

众人一听，大吃一惊，各自奔出，就要牵马。刘秀却一下有所悟，拦住众人，说道：“众位，不要过分急着赶路了！邯郸将军乃是我的好友，我就与他说几句话再走不迟！喂！邯郸将军何在呀？”

驿丞一下愣住了，讪笑道：“哦……大人，在下是……跟你们开了一个玩笑……”

“大胆！”刘秀呵斥道，“我等奉新帝之命，有要事赶路，岂有工夫跟你开玩笑？诸位，不必忙于接见邯郸将军了，吃饱喝足，捎些草料上路！”

驿丞弄巧成拙，自己倒吃了一惊，连忙备好草料，恭送刘秀出城。刘秀十分客气地一揖而别，扬长而去了。

离开了饶阳城，众人皆在嘻笑打趣，学着那驿丞的样子，盛赞刘秀机敏。但刘秀说道：“那些办法，只能混过一时啊！趁着刚才酒足饭饱，又带了些草料，快走吧！一旦后面追兵到来，我



们还难逃厄运啊！”

果然让刘秀估计准了——刘秀一行人刚走，那刘接就带领大兵追到了。他听驿丞禀报，即率大兵赶来。

刘秀一行人昼夜兼行，来到了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的滹沱河边的危渡口时，后面追兵已近了。众人一看，河水既深又大，冷水夹着冰块，缓缓流动着。举目四望，又无渡船。刘秀见情况危急，朝众人说道：

“诸位，王郎追索的只是我刘秀一人，与你们无关，能保全性命者，就不能胡来，你们快快散去罢！我一人冲上去，杀一个够本，杀两个有利……”他挺起龙形钺刚要冲锋，一见众人皆不肯散，也要一同冲锋。刘秀连喝众人不散，只得仰天叹道：

“天啊！想我刘秀，枉称英雄，既不能给光祖业，又不能平定祸乱，让大家跟着受苦……苍天呀！何不助我刘文叔？……”

就在刘秀哀叹时，却是一阵狂风大作，雪花飘飘，河面上的冰块撞得“格嘣”发响。刘秀看追兵渐近了，正待冲锋，却听朱祐在河边喊道：“大司马，结冰了，能驮动人了啊！”

众人急忙拉开距离，牵马渡过了河面。

邯郸兵马追上来了，见刘秀等已经走过了河面，也纷纷抢着渡河争功。但是，兵马太多，这冰面承受不住重压，即“咔嚓”地裂断了，这些兵马纷纷跌进冰水之中。顷刻之间，偏偏又转了风向，是西南风夹着大雨泼落下来了。河面上的冰也即刻有所消融，就无法从冰面过河了。刘接急得呼天喊地，只得扎营觅船，再图追赶。

过了滹沱河不远，就是南宫县（今河北新河县东南）。这时，转雪为雨，把众人的衣服都淋得湿漉漉的，冷冰冰地贴在身上。又是一连几天的疲劳，众人的两条腿都像是灌了铅一样的沉重，每前进一步都十分困难。天快黑了，看到路边有个茅屋，刘秀带

众人进去休息。

这个破旧的茅屋，是农人在收种庄稼时住的茅屋，平时无人居住，里面积满了灰尘。但屋内却砌有锅灶，有一只铁锅和几个碗。众人七手八脚地打扫了一下。冯异却从墙角里拖出了半口袋麦粒，大概是农人忘下的麦种，这也真像是苍天的恩赐呀！邓禹打来了水，两人把麦粒倒进锅里，就点起火来炖。刘秀顺势就着炉火给大家烘烤淋湿的衣服。

一会儿，麦粒煮熟了，先给刘秀盛了一碗。刘秀尝一口，赞叹道：

“没盐，没油，但好香啊！”

众人你一碗，我一碗，很快就吃光了。王霸和铫期饭量大，就没吃饱，但他俩可就一个劲地称赞冯异和邓禹的烹饪水平高。刘秀也苦中作乐，说道：

“惶惶如丧家之犬，急急若漏网之鱼啊！”

众人吃了饭，烘干了衣服，见外面的雨停了，就又匆匆赶路，一鼓作气赶到了下博（今河北省深县东南），见前面是个三岔路口，该向哪条路上走呢？众人又犯了难。这时，有一位老翁在众人身后说话了：

“此地离信都只有八十里地，信都郡守仍然忠于更始帝，你们放心地去吧！那儿是你们的立足之地啊！就是走中间那一条路。”

“哦！多谢老丈指点！”刘秀见这老丈白发、银须，又是穿一身白衣，这打扮着实奇特。刘秀刚走了几步，回身看时，已不见了老丈的身影，刘秀心想：莫非此乃神人指路？他日若我能得天下，定要在这里为这老丈修建庙宇，塑造金身，四时祭祀……

刘秀看眼前这片路，乃是一条崎岖山路，路边枯草摇曳，似乎平时很少有人走动。但刘秀走上了此道，就甩开了刘接的追捕



了。

更始二年的农历正月十五日，洛阳彩灯齐燃，街衢异常热闹。为了过元宵节，更始帝号令户户挂灯。什么龙灯、仕女灯，什么宫灯、鸳鸯灯等，样式新颖别致，元宵灯节夜，彩灯在同一个时辰点燃，洛阳城内亮如白昼。耍狮的，演百戏的，鼓点阵阵，丝竹声声。更始帝君臣稳坐高阁，把酒赏乐，尽情享乐。他当然不知道，此时的行大司马事北徇河北的刘秀，正在滹沱河边的一所无门无窗的茅舍中过夜。

信都（郡治在今河北冀县）郡守任光，字伯卿，宛城人。此人秉性忠厚，办事认真，曾先后担任过颖阴令（地方小官）和郡县吏。汉兵经过宛城时，他加入汉军，被任为偏将军。在昆阳大战中，任光成为刘秀所带领冲敌阵的“十三太保”之一。更始帝定都洛阳不久，任光经大司徒刘赐推荐，当了这颇有风险的信都太守。

王郎在邯郸称帝，河北大部分郡县都归从王郎，但任光却不肯易帜，他与郡尉李忠、郡令万修等督军守卫信都城。王郎派使者持诏令来信都招降，任光撕碎王郎的诏令，于闹市区斩杀王郎的使者，以示忠于更始之决心。王郎气急败坏，调兵遣将，将攻信都。任光正为信都孤城难守而犯愁时，听说大司马刘秀来了，喜出望外，立即与李忠、万修把刘秀一行迎进信都城。信都城里的黎民百姓也喜跃欢舞，高呼“万岁”。

任光迎入刘秀，见刘秀的衣袍又脏又薄，即脱下自己簇新的外袍，呈给刘秀。刘秀知其意诚，只得换上了他的新袍，并笑道：“任将军，你就是一向注重穿着呀！记得当初汉军兵至宛时，就是因为见你穿着衣服鲜美，知你不是平民，就欲加害你，幸亏

当时的光禄勋刘赐子琴兄路过，才救了你一命啊！哈……”

任光大笑，见刘秀穿上新袍，就向他介绍道：“大司马，这是我的助手，信都令李忠，字仲卿，东莱茌（今山东蓬莱）人，前者皇上派使者徇郡国，拜任都尉；这位姓万名修，字君游，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人，皇上任其为信都令。我三人十分投机，因能忠于更始，未投王郎啊！”

刘秀与李忠、万修一一见礼，李忠、万修当然也常听任光讲起在昆阳大战中有关刘秀的故事，今日亲见其人，倍觉亲切。刘秀即叫来邓禹，与诸将商量对付王郎之策。这信都只有兵卒数千，只有护卫刘秀大驾之功，当无抗击王郎十几万大军之力。众人就退与守的战策展开了讨论。正为难时，忽报和成太守邳彤率兵来会。任光大喜，欣然出迎，与邳彤同来会见大司马。

邳彤与刘秀和众将见礼，对大司马宽慰一番。原来，王郎的檄文发到了下曲阳，邳彤撕毁檄文，意在坚守城池。但他又听说大司马落魄南归，急忙派五官掾（官名）张万、督邮（官名）尹缓，选精骑兵两千人，沿路去迎，未能相遇。邳彤遂亲率兵马，前来信都。

有邳彤率军来到了，再商大计，形势就大有改观了。诸将皆认为：得两郡之名，就可保大司马平安西归京都了。但邳彤猛地起身，谏道：

“诸位，恕在下直言，西归京都之计，实乃下下之策也！海内吏民，反莽思汉，已有数年之久了。所以，更始一旦称尊，天下响应，三辅（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三郡）清宫除道以迎之。一夫荷戟大呼，则千里之将无不弃城遁走，虜伏请降。自古以来，亦未有如此感物动民者。卜者王郎，假借刘子舆之名，以欺世称尊，聚集乌合之众，其虽侥幸得燕赵之地，但终是根基未固，若大司马刘公奋二郡之兵，扬响应之威势以攻，则何城不克？以



战，则何军不服？今若放弃信都，西归洛阳、长安，不但空失河北，亦必然惊动帝都，堕毁大司马之威名，此万万不可！再说，如明公无征战之意，信都之兵亦实难护大司马平安西行。为什么呢？请明公细想想：若让邯郸兵来，哪位吏民敢捐弃父母，千里相送？皆念妻孥，中途逃归，所剩几何？人心既已离散，又岂可复收呢？”

刘秀更是恍然大悟，以手击案，大声说道：“伟军所言极是，我等就该照计执行。如果嫌这两郡兵少……听说有城头子路、刁子都，皆可以向其借兵呀？”

任光回道：“大司马，那城头子路，本名爰曾，字子路，山东东平（今山东东平县南）人。新莽天凤五年（公元十八年），他和山东肥城人刘诩起兵于卢县（今山东长清县西南）城头，因而诈称‘城头子路’。爰曾自称‘都从事’，刘诩称‘校三老’，主要活动于黄河、济水之间。更始初立时，二人曾上表称贺，皇上封爰曾为东莱太守，封刘诩为济南太守，皆行大将军事。那位刁子都（也作力子都），是东海（郡治郯城，今山东郯城北）人，与城头子路同年起义，游击作战于徐（即徐州刺史部，辖今山东东南）、兖（即兖州刺史部，辖今山东西南、河南东北）一带。更始帝去年曾任命刁子都为扬州牧，但他仍是我行我素，不听调遣。至于那山东的义军，去年还有董宪据东海（郡名，治郯城，今山东郯城北），张步据临淄，亦皆不成势力。这些队伍，皆不足倚重。兵不在多而在精。大司马不是曾率十三骑冲阵，率三千敢死队力敌万人吗？只要我们同仇敌忾，一个假帝王郎，何足道哉！兵力不足，可以发布命令，征集附近县邑的兵马呀！”

刘秀深以为然，即留住信都，整顿兵马，当即拜任光为左大将军，封武成侯，统率将士。李忠为右大将军，封武固侯。万修为偏将军，封造义侯。邳彤为后大将军，兼任和成太守，使率兵

于前队。留南阳人宗广领信都太守事。另派冯异收河间（郡、治县、辖今河北献县、交河、东光、阜城、武强各一部分），耿纯回乡招兵。命钭期为裨将，与傅俊、吕晏，俱属邓禹指挥，出徇信都郡所属县邑，发动招兵。王霸为军正（官名），祭遵为军市令（官名）。诸将领命，分头行事。

任光写檄文到处散发，檄文曰：“大司马刘公将城头子路、刁子都百万之众，从东方来，将击杀王郎反虏……”派遣骑兵至钜鹿县界，广泛张贴，颁示河北。河北吏民百姓看了这檄文，争相传颂：前者是王郎的檄文，兵马将至；后者则是更始皇帝的大司马刘秀的檄文，要来百万大兵，这使得人心惶惶，无所适从，但对王郎，既已知道他乃是假刘子舆、真王郎，就不那么崇信他了。

时当更始帝二年（公元二十四年）二月初，大司马刘秀与任光、邳彤、李忠、万修等将，统率二郡及新招募的兵马，转轡北去，向归服王郎的堂阳县（今河北新河县西北）进军。大军出发前，邳彤派遣五官掾张万、督邮尹续，易服先行。这两人化装成平民，潜入堂阳县城，散发传单，晓谕吏民，悄悄地作为内应，先起到了瓦解民心的作用。

河北战云密布，而洛阳的更始帝却正忙于迁新都。黄门郎从官在前，执旆开道。丞相司直李松奉引车驾，未出内殿，马受惊奔跑，触北宫铁柱，三匹马脑浆流出，倒地毙命。更始帝刘玄吓出了一身冷汗，换乘后车，才得出行。刘玄途中郁郁不乐，但他对李松却不敢过分埋怨，因为李松乃是李轶之弟，李轶乃是将自己立为天子的重臣啊！但这迁都之前兆不祥，君臣皆以为忧！

刘秀率军首先出征堂阳县，竟是十分顺利，首战告捷。原



来，这堂阳县城四周，乃是一片沼泽地，里面长满了茂密的芦苇。时当早春二日，这些芦苇早已干枯了。刘秀和任光率几千人马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间突然杀至城下。步兵点燃环城的芦苇，绕城奔跑呐喊。这位堂阳县令登城一看，见人马攻城正急，而火光中但见人马一望无边，吓得他不敢抵抗，慌忙开城门投降了。

刘秀旗开得胜，毫不停留，继续率兵北进，攻打赏县（今河北省钜鹿西南）。赏县与堂阳县以河为界，隔水相望。赏县令见堂阳县已经归降汉兵，立即诛杀了王郎的使者，也归降了刘秀。

连战皆捷，士气高涨。汉兵继续北进，路过昌城（今河北丰南西北），了解到钜鹿昌城人刘植，字伯先，乃一地方豪绅，他不满王郎称帝，与弟弟刘喜率宗族宾客聚集数千人，占住昌城，在刘秀攻打赏县时，刘植还会主动发出援兵。刘秀遂命傅俊前去招抚，刘植开门出迎，愿在军前效力。刘秀封刘植为骁骑将军，其弟刘喜、刘韵为偏将军。部队归刘秀指挥。

至此，刘秀的兵马已经扩展到数万人了。

这一天，部队正在行进，迎面又过来了一大群人，看样子足有两三千。人群中有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也有满头银丝的老者，更为奇特的是，队伍后面还用牛车拉着几口棺材。

刘秀正纳闷间，见队伍领头者竟是耿纯。刘秀又惊又喜：“骑都尉，你带来的这些人，怎么还捎带着棺材呀？”

耿纯含泪说道：“大司马，真定分手之后，我就回乡替大司马招兵买马，前几天听说大司马要路过这里，就领着全部人马和宗族父老来相会呀！”

刘秀再问道：“那你让他们捎这棺材何用啊？”

耿纯讪笑道：“唉！我知道大司马是两手空空来到河北的，没有金银财宝可以赏给立功将士，我怕随我而来的这几千子弟之中难免会有三心二意者，一遇到不顺心的事，就会想到开小差回

家。因此，在临走之前，我就动员大家烧了自己的房子，毁了自己的家园，这就斩断了回家的念头。几位年纪大的，认为自己尽管没有几天的活头了。也要求随同投奔大司马，又请求带上棺材，以后死到哪里，就埋到那里。我只好答应了他们。总之，大伙都铁了心，义无反顾，跟随大司马出剿王郎啊！……”

刘秀被激动得泪水盈眶，连连向几位老者作揖。他封耿纯为前将军、耿乡侯。同来的子弟，各有任命，待随功封赏。

更始帝二年三月，迁都的车驾迤迤到了长安。宫女数千，备列后庭，自有钟鼓、帷帐、舆辇、器服、太仓、武库、宫府，不改旧制。更始帝入居长乐宫，升坐前殿，郎吏皆以位次肃立两侧庭中。更始帝面红羞忤，俯首摩席，不敢仰视。群臣诸将后至，更始帝这才抬起了头，问道：

“沿途掳掠，所得几何？”

这周围的几位新任职的黄门官，皆是原来汉宫中的老吏，资格最老者，曾侍奉过汉成帝。他们听了更始帝的这句话，你看我，我看你，俱各心寒——从流寇中推出的这位天子，还是一口匪话呀！

朝贺既毕，李松、赵萌便劝刘玄封功臣为王。诸将纷然响应，独有朱鲋争辩道：“陛下，从前高祖有约，‘非刘氏不王’，今宗室未封，如何得封他人？”

李松、赵萌便请更始帝先封宗室，再封功臣。更始帝面对诸将争议，不敢相阻，便先封宗室：

太常将军刘祉为定陶王，刘赐为宛王，刘庆为燕王，刘歆为元氏王，大将军刘嘉为汉中王，刘信为汝阴王。

再封诸将：王匡为比阳王，王凤为宜城王，朱鲋为胶东王，卫尉大将军张卬为淮阳王，迁尉大将军王常为邓王，执金吾大将



军李通为西平王，五威中郎将李轶为舞阴王，水衡大将军成丹为哀邑王，大司空陈牧为阴平王，骠骑大将军宋佗为颍阴王，尹尊为鄧王。惟朱鲔辞曰：“臣非刘宗，不敢干典。”刘玄便徙朱鲔为左大司马，刘赐为前大司马，使李轶、李通、王常等镇抚关东。以李松为丞相，赵萌为右大司马，共秉内任。宗室重臣，封王者二十位。

论宗室，刘秀是帝室后裔；论功劳，刘秀功在诸将之上，且近来诸将享乐，而刘秀却出生入死于河北。但封王授爵，却惟独却没有刘秀的份。为此，刘赐心怀不平，他已经看到：李轶之弟李松已升任丞相，列百官之首，他何功之有？但刘赐也已发现：朱鲔已经与李轶产生芥蒂，朱鲔坚持自己不封王，这就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长安新都，封赏之后，饮酒庆贺，歌舞升平。

河北战场上，却不升平。

邓禹将军带着钭期、傅俊、吕晏，发檄文征讨王郎，得兵数千，又发房子县（今河北高邑县西南）兵，聚兵上万。邓禹因钭期武艺出众，独命其率两千人马，先行攻乐阳（一作乐羊，今河北灵寿西北），邓禹率大兵随后，连得乐阳、藁（今河北藁城）、肥、垒（藁城县西南有肥垒城）三邑，还报大司马。刘秀见钭期果然显示出神勇了，封钭期为偏将军。

刘秀乘胜出击，又先后攻下了中山（今河北定县）、新市（今河北新市南）、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等几座城池，下一个目标就是真定城了。正在此时，作为刘秀立足之地的信都城却又被王郎夺去了。原来，王郎趁刘秀、任光率主力出击之机，派大军袭击信都。信都城中的豪绅马宠偷偷打开了城门，迎进王郎军。马宠还拘押了信都代理太守宗广以及刘秀的右大将军李忠的

母亲和妻子，让人持信来招降李忠。

且说这位右大将军李忠，却是一位很重名节的人物。近日来连续攻城略地，每下一邑，将士便得战利品。大司马刘秀会集诸将时，问道：“连日告捷，诸位所得财物如何？”

众将军虽也面有赧色，但也只得各报所取财物，独李忠一言不发。刘秀问道：

“李将军，你所得的财物，怎么不报啊？”

李忠正色回道：“大司马，我跟随大司马冲锋陷阵，得的是城邑，不要财物，待日后打下了江山，财物自会有的。就这么随战掠得财物，反是累赘呀！”

“哦！李将军真是大才也！今日我却要赠你几件礼品！”刘秀把自己的宝骥——青骊马赠给了李忠，还把绣被和几件玉器相赠。李忠不好推辞，只好欣然接受了。他感慨地说：

“大司马的青骊马，曾在昆阳大战中随着主人名扬天下，我李忠但愿也不负此名人名马，建功立业，名扬天下……”

李忠之举动，对在战场上掠取财物的诸将刺激极大，各人都引以为鉴，下不为例了。

李忠今日接到王郎招降之书，即挥剑斩了信使，又命人把马宠之弟马忠绑了过来，怒斥道：“马忠，怪不得你近日在我军中造谣生事，蛊惑军心，原来是在为你兄长马宠遥相呼应啊！今日一切都公开了，你还有何说？”

马忠大咧咧说道：“李将军，你这么斩了王郎的使者，还要你的老母妻子吗？你如果听我的良言相劝，就跟我速去信都，投降王郎，如果不听良言相劝，你的老母妻子立即就会被我哥哥处死的！”

李忠冷笑道：“还是让我先把你处死吧！来人，推出去砍了！”



马忠大叫：“你若杀了我，不要老母了吗？”

部将劝道：“将军，留下马忠，起码他哥哥还可以保住你的老母啊！”

李忠坚定地答道：“自古忠孝不能两全，若留下这个马忠，会留下祸根的，推出去砍了！”

众兵只得推出马忠，斩讫来报。

刘秀听说李忠的亲人被王郎扣住了，赶来协商解救之法，也立即拿出一些钱来，让李忠停下军务，先筹划救人。李忠极受感动，但他还是说道：“大司马，我母亲、妻子之命，系之于天，我不能因私误公啊！这钱我也不能要，你快去忙军务吧！”

王郎委任的信都王也扣住了邳彤的妻子、父亲和弟弟，逼其父写信给邳彤，信中写道：“投降了升官，不投降则灭我全家……”邳彤把信叠起来，妥善保存，坦然说道：

“忠于国事，决不顾家！”

刘秀急于救出李、邳二将的家眷人质，急忙派任光反攻信都，却又大败而回。

信都的人质救不出，真定城又一时难攻下，刘秀的眉毛拧紧了。这时，大将刘植自告奋勇说道：“大司马，我与这真定王刘扬以前曾有过交往。我已经考虑成熟了，只要大司马能让我便宜行事，我愿意去当说客！”

刘秀大喜：“好！我授权给你！去吧！”正是：

数月河北受蹉跎，授权行事无奈何。

谁料刘植做说客，摇身一变为媒婆。

第三十九章 娶妃真定 扬武信都

• 人世间的婚姻，大部分是带有附加条件的；而刘秀真定娶郭氏，附加有一个拥有十多万人马的真定王！

• 刘秀最亲近的仆人刘斯干被祭遵依法处斩，刘秀并非不心疼！但是，他还是将祭遵升为刺奸将军。这是为何？

• 马武是东汉演义所载的第一员猛将，绰号人称“马瘟神”，这绰号却是可怖而不好听！

王郎自立为帝的谍报，由前大司徒、宛王刘赐后奏给更始帝，刘玄大怒道：“梁王刘永称帝，朕还没倒出工夫来去惩罚他，一个小小卜者王郎，也敢假称刘子舆？！”

刘赐进谏道：“陛下虽然定都长安，但四万豪杰仍在拥兵自重。今河北出了个王郎刘子舆天子，明日又不知还要出个什么天子，像陇西的隗嚣，就是例子。对付王郎，要兴兵灭之；对付隗嚣，要招抚慰之。恩威并用，可保天下。”

刘玄即与刘赐商定，派遣尚书令谢躬率振威将军马武前往河北。吴汉向刘玄请命，自言曾在渔阳太守彭宠处谋职，刘玄便封吴汉为安乐县令，命去河北，与大司马刘秀会合，共灭王郎。



刘秀派出刘植去当说客，正焦躁间，忽然，有一位精干的小将来见刘秀，说道：“大司马，小人乃是耿弇将军的家将，奉家主之命，特来献书。”

刘秀连忙接书观看，连连叫好。朱祐感到奇怪，问道：“耿弇在信上说了些什么？蓟城大乱，他不随驾，跑到哪儿去了啊？”

刘秀笑道：“仲先，你看看此信，就明白了！”

朱祐接过帛书，仔细地看了一遍，也禁不住连声赞叹：“这位小将军，我真错怪他了啊！当初，耿弇进谏，驻守蓟城，联合上谷、渔阳兵马，以定邯郸，我只认为他乃是北地人，心怀异志。到咱们在蓟城落荒南逃时，他失踪了，我更认定是他投靠了王郎。谁知他去求救兵，建此奇功。大司马识人识才，我朱祐自愧不如啊！”

刘秀笑道：“耿弇失踪之谜解开了吧？你既懂制药，就懂药性；既要将兵，就得会识人心，这才能知人善任呀！”

原来，当初在蓟城时，耿弇是奉命去征集粮草的。天晚归府时，已是人去府空。耿弇急忙上马奔出府衙，见城南门一带人声鼎沸，互相劫掠厮打，道路阻塞。他好不容易冲到城门边，死尸满地，城门落锁，輜重横拦，已经无法出城了。耿弇好不容易挨到翌日晨，费了许多唇舌，直到把坐下马和所佩玉环送给了那位城门官，才得只身出了城门。茫茫旷野，早已失去了刘秀一行人的去向。耿弇失去了坐骑，就无法追赶了。他略一沉思，即直奔上谷郡，到了上谷郡所属的昌平县，才向一向熟悉的县令借了一匹马，再向上谷疾驰。耿弇见到了父亲耿况，劝父亲东约渔阳，同击王郎。耿况深信刘秀乃是经天纬地之才，即派郡尉寇恂赶奔渔阳，说通了彭宠。彭宠发出突骑两千，步兵千人，就差遣刚刚赶到的大将吴汉、盖延、王梁率领，与寇恂同行。寇恂回报耿况，过昌平，袭杀邯郸使者，威慑其军。正逢上谷大将耿弇、景

丹率上谷兵马前来，两军相会，合师向南。所过之处，击折王郎手下大将、九卿、校尉以下四百余级，得印绶一百二十五枚，斩首三万，平定了中山（今河北定县）、清河（郡，今河北清阳）、河间所属的二十二个县，使其归降了大司马。

刘秀大喜过望，重赏家将，作书回复，嘉奖耿弇，相约会师广阿（古县，今河北隆平县地）。

王郎得知上谷、渔阳的兵马动向，立即升坐温明殿。谏议大夫杜威奏道：“陛下，那刘秀南来，素与耿况、彭宠无甚交往，如果出重金贿赂耿况、彭宠，封官、许愿，何愁两军不为我用？纵不我所用，他也不会帮助刘秀，会采取中立。我再派人出徇四方，张扬、上谷、渔阳为我邯郸而战，这或能造成上谷、渔阳等地太守内讧。再使大将严守关隘，严兵以待。河北就会有如铁桶一般，任何人休想插足。到那时，陛下再逐鹿中原，汉室玉玺岂不就唾手可得了吗？”

王郎大喜，即派大司马李育出徇郡县，遣大将军张参把守柏人城，太守王饶、将军倪宏把守钜鹿，横野将军刘奉把守广阿城。

王郎布置既毕，闭目沉思：不想与刘林就像开玩笑一样，自己就真正变成了“刘子舆”，改名换姓，自己换得有价值呀！如今，雄兵勇将，镇守险要之地，寻机出击，赶跑刘秀，再克期打垮刘玄，就指日可向长安了……

大司马刘秀移兵进攻鄯县（今河北省柏乡县）之后，刘秀麾军来到了鄯城西，而王郎的大将李恽正巧率军到了鄯城东。鄯县县令一手拿着王郎之少傅李立手笔檄文，一手拿着刘秀的大司马檄文，不知所措。县令登城一看，见大司马汉军的军容整齐，列阵进退有序，便决意归降刘秀，投书请降。但城中豪绅苏公，因与



李恽乃是至亲，便不愿归降刘秀，潜出城门，径直去见李恽，与李恽定谋，打算里应外合，击垮汉军。

探马探得有人潜出城门投入王郎军的消息，急报耿纯。耿纯自领前军，马衔枚，人伪装，悄悄地埋伏在离城门只有半里许的一个树林里。李恽在苏公的陪同下，昂然直至，打马前行。刚进埋伏圈，那落地的绳索陡然挺直，战马一个前失，就把李恽摔下马来。耿纯拍马上前，兜头一枪，刺死李恽。苏公招呼副将，欲聚兵来敌耿纯。耿纯大喝一声，挺枪接战。

“杀！”大司马刘秀头戴兜鍪，身披甲衣，腿扎行藤，足登革靴，手执龙形钺，冲杀过来。中坚将军杜茂、护军朱祐、骑都尉刘隆，都是些天上星宿般的勇将，一个个生龙活虎，早把邯郸兵吓得胆裂魂飞。更有骁骑将军刘植随后掩杀，邯郸兵死伤无数，弃戈曳旗，逃命去了。

刘秀收下鄯县，与县令叙话礼毕，即急匆匆问刘植：“伯先，你已去了五天，不见回音，真把我急坏了！你却是喜笑花生，什么事呀？”

刘植笑道：“大司马公文叔兄，我可是把真定王刘扬给你说服了啊！他愿意归你指挥，他乃是汉高祖第八世孙，比你高一辈呢！他在封国真定（治所在今河北正定南）拥有十几万军队，若一旦加盟大司马，我们可是如虎添翼，实力大增啊！”

刘秀大喜：“伯先，你此功不小啊！这说客也当得不错啊！”

刘植却突然跪了下去：“大司马，小将刘植虽是临行之时曾经请示过，可以擅权答应对方的条件，可是……我已经答应了对方的一个条件，却怕大司马会降罪小人啊？……”

刘秀愕然：“伯先，你答应了真定王的一个什么条件啊？”

刘植小心翼翼地说道：“那真定王刘扬被我劝服，有意要归降大司马，但是，他为了探试大司的诚意，想与大司马再联一段

姻亲，臣下已替您应允此事，这擅权之事，惟恐大司马降罪呀……”

刘秀连忙扶起刘植，说：“伯先能劝降刘扬，得十几万大兵，这是大功一件呀！只是，这联亲之事，不好说吧？我尚无子嗣，结不了儿女亲家，我乃是真定王的同姓宗亲，也不宜结为儿女亲家；小妹伯姬也已经嫁于李通了……如何能联姻？”

刘植答道：“大司马，是……这么一回事……真定王有个外甥女郭氏，他是想把外甥女许配于大司马……”

刘秀“呼”地站起身，说道：“我刘文叔，娶妻当得阴丽华，诸位大概已经听说过这个故事了吧？我已经与阴丽华结为夫妇，伉俪永笃，怎么再能娶这真定王之外甥女郭氏呢？伯先，你这件事办得太唐突了！我又岂能应允呢？……”

刘植这会儿倒是理直气壮了：“大司马，我认为你一向办事果断，这次怎么会这样执迷呢？请原谅我刘伯先直言冒犯，我在真定王府也是难以做主啊！可是，面对真定王已经初附王郎，他手下十几万大军，势力庞大呀！再说，我细细一想：天子一聘九女，诸侯一娶三女，大司马按上例子，纵使娶两女，也不为多吧？况且，刘扬亲附，若不结为姻亲，如何肯真心归降大司马呢？一旦我军过去，发生祸变，邯郸兵南来，刘扬兵北进，敌军南北夹攻，我军危如垒卵，岂不险哉？明公情系阴夫人，此心天地可鉴。但据傅俊所言，阴夫人乃识大体有学识之人，也绝不会嫉妒的。况且郭氏女亦是大家闺秀，可谓与明公有缘，此乃千里姻缘一线穿啊！”

刘秀仍在皱眉沉思，众将一齐说道：“大司马，这件事情，骁骑将军办得很好啊！愿大司马勿再迟疑，坐失十几万兵马的良机啊！”

刘植焦急地说道：“又岂止是十几万兵马？十几万兵马降我，



与十几万兵马反我，一反一正，乃是二三十万人马和十几处郡县的土地呀！正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啊！”

刘秀问道：“伯先，那郭氏女，是个什么身世，什么人物呢？我当初情钟阴丽华，是早有相识，早结情缘呀！但我对这郭氏女，毫无所知，一旦今日应亲，将来感情不和，对你这位大媒何益？我刘文叔总以良心待人，不愿为一己之利，而有误郭氏女之青春啊！”

“哦！大司马有此念，倒是令我感佩！”刘植说道，“那郭氏，名圣通，真定人，为郡中显姓。其父郭昌，素有义行，曾把数百万的田宅财产让于异母弟，引得举国称誉，人称义士，现为真定郡功曹（官名）。母亲刘氏，乃真定恭王之女，号郭主。真定恭王乃是汉高祖的第七世孙，郭主乃是第八世孙女，这郭圣通便可谓第九世外孙女了。大司马您乃是汉高祖第九世孙，按辈份算，也不差呀！我也曾要求真定王刘扬，与郭氏圣通母女见了一面，这母女果不负大家闺秀之名，文采非常，面貌秀美。如今，郭昌已卒，真定王待外甥女如亲生女儿，他是慕大司马昆阳大战之美名，是个人物，才欲将外甥女嫁于您的呀！”

刘秀大笑道：“伯先，你忘了说媒的‘说’字，你说到这些，我不就心甘情愿了吗？我看真定局势，必当急下，我命你：今日筹备礼品，明日就回返真定，送下聘礼，定下婚期，宜急不宜缓。”

刘植笑道：“大司马，你这一个满意，就急上来了啊！”

刘秀笑道：“哼！如不为真定之事，这件婚事，我还要等三年哩！”

次日，刘植就再返真定，执雁贲金，作为聘礼。刘扬大喜，亦认为择日不如撞日，此事宜急不宜缓，从议婚到举行婚礼，前后不到六天。

汉大司马刘秀带着护军朱祐、后大将军邳彤、中军杜茂、右大将军李忠等将士，亲往真定郡迎娶。真定王刘扬大开城门，率众迎接。刘秀下马施礼，以晚辈的身份参拜刘扬，恭谨而不失威仪。真定王刘扬将刘秀迎进客馆，大排宴席，宾主频频举觥，个个尽欢。

郭氏圣通觉得舅父为自己选配了这位早已名扬天下的大司马刘秀，十分理想。她见大司马来迎娶，芳心乱跳，插金钗、画柳眉、着吉服，装扮一新，被众人簇拥着，在司仪的主持下，依礼成婚。

洞房花烛之夜，大司马灯下观美人，端详着郭氏，见新夫人华服靓妆，俊眼修眉，温柔静坐，心里不由自主地把这位郭夫人跟阴夫人做了个比较：如果说阴夫人秀雅外露，带着点儿野花香味儿；那么，这位郭夫人则是纤秾合度，有大家闺范之姿。二人对饮合婚酒。郭氏初婚，有些拘谨。刘秀终是个已婚之人了。俗话说：久别胜新婚。就是说，夫妻离别时间久了，那种迫切的性要求，更比初婚还要迫切。这原因很清楚：未婚青年，对男女交媾之事，还只是个憧憬，有些神秘感；而已婚者就不同了——他已经尝到了那种性交的快乐滋味，日久分开，一旦相聚，那种迫切的需求，就可想而知了。刘秀自从受命重修洛阳宫殿，就与阴夫人离别了，至今已有半年之久。就算他一向总有军政大事缠身，但毕竟是三十岁的青壮男子，一旦再遇上郭圣通这样的纤秀美女，其久埋体魄中的情欲怎不奔放勃发？但郭圣通却是初婚呀！这种大家闺秀，又难得有偷鸡摸狗的情爱，初次与男人同床交媾，当然还充满着恐惧感。此时正当春暖花开的季节，有人总以桃花比女性，据说这桃花盛开的春三月里，女子也最好那交媾之事。郭圣通临结婚之前，其母郭主当然也嘱咐过她，初与男人交媾，那下体（阴道）处会流血的，但不必害怕。这一嘱咐的要



点，还在于要女儿在床上垫些白布，以免会把床上的崭新被褥染红了，一是不好洗，二是不好看呀！这当然是应当由母亲教导女儿的“秘密”。郭圣通见刘秀要脱净衣裳，忙喊道：

“你就穿一件上衣吧！”

刘秀笑问道：“这是为什么？”

郭氏喃喃说：“头一晚上合房，若是脱净了睡觉，人老了就会死个光身子呢！嘻……”

刘秀迫不及待地就把郭圣通搂在身下了，颠鸾倒凤地完成了他相隔半年多的交媾，还把郭圣通紧紧地搂在了怀抱中。他喃喃地把那句绘淫书本中的一首描写夫妻初次交欢的诗吟给郭圣通听：

含苞待放正芳菲，哪堪夤夜狂风吹？

金针刺破桃花蕊，不敢高声暗皱眉。

郭圣通是无缘观看这类诲淫诲盗的杂书的，她听了刘秀吟此诗，只是把刘秀搂得更紧了。她用银牙轻轻咬住了刘秀的嘴唇，连母亲嘱咐她在初次房事后要尽快把底下的垫布抽出来的话都丢到脑后了。她想：这件事我原来以为会多么可怕呢！原来只是刚刚开始的一阵痛楚，并没有什么可怕呀！

别看这男女交媾之事，说来有些狎亵，也似乎是一件摆不到桌面上事。但却就是这一件事，乃是夫妻感情缔结的支柱。千秋万代以后，也都认为：夫妻间性生活的和谐与否，是决定夫妻感情的重要因素。

翌日清晨，大司马刘秀满面春风，与郭夫人双双拜见亲友宾客。男威武，女丰容，谁不艳羡这对神仙似的伴侣呢？

郭夫人每到诸将宾客面前，皆敛衽施礼，举止端庄得当。众人皆称赞刘植，说他当了一个好媒人这刘植也怡然自得。特别是真定王刘扬，看见外甥女那心满意足的样子，也就更加欣慰，觉

得自己这就对得起她的父亲郭昌了。刘扬也早有耳闻谶语“刘秀当为天子”的话，国师刘歆改名刘秀已经被杀了，可知改名无益，反而有害；而眼前的刘秀，就有帝王之相，如果一旦应了这句谶语，对自己，对外甥女及全家，都是非凡的决策啊！

刘秀一眼瞥见了傅俊，却顿时想起了留在新野的夫人阴丽华，即从内心升起了一种负疚之情，自己也是喜新厌旧吗？这是此时他难以言表的……

婚后第三日，这是新婚典礼宣告结束的重要日子。刘秀与郭夫人设宴款待真定王与诸将。刘秀亲自把盏，年过花甲的真定王刘扬，兴致勃勃地击筑助兴，宾主谈笑风生，十分和乐融洽。这位昔日刘秀的宗长刘扬，今日又加上了舅父的亲戚称呼，关系当然又上了一层。喜庆之余，刘秀也不忘及时与刘扬探讨进攻邯郸之计。刘扬表示，他已经整顿兵马，只待出动了。

这时候，邯郸城内的王郎当然已经知道了刘扬与刘秀联姻的消息，他大发雷霆，派遣大将军张参进攻柏人城，又向真定发兵。

军情十万火急，结婚仅三天的大司马刘秀，脱下吉服，披上戎装，精神焕发地辞别了真定王和郭夫人，回到鄯城，移兵北进。

刘秀娶了新夫人，又得了十几万大军，正是精神焕发。这时，却又添了两员虎将：一个是贾复，一个是陈俊。

贾复，字君文，南阳冠军（今河南邓州市西北）人，自小有志气，爱读书。在学塾中被师傅认定为“将相之器”。王莽末年，他曾与刘祉结识，也曾为刘祉告状一事，当保镖保刘祉同去长安，在长安与刘秀等人结识。后来，他回故乡任县掾（小官吏）。他曾受命与十几个同事去河东（郡治今山西复县西北禹城）运盐，路上遇见了强盗，同事们皆扔掉官盐逃命，独有贾复一口朴



刀施得飞转，力克群盗，保住了官盐，受到了县令的嘉奖。后来，下江、新市军到了南阳，贾复率数千人响应义军，自号将军。更始帝立国后，贾复率众投到汉中王刘嘉帐下，任校尉。刘嘉率贾复等打败了在汉中割据称雄的南郑（今陕西汉中）人延岑。队伍扩大到十几万人。刘嘉安于现状，也不想对那些只知抢掠的部下给予约束。贾复屡屡进谏，劝刘嘉像古代的商汤王、周武王那样，再接再厉，继续为中兴汉业更立大功。而刘嘉此时尚有一点自知之明：他认为自己已年过半百，没有什么大志了，便坦然对贾复说道：“君文，你我也算是老交情了，但你还年轻，只有四十来岁，智勇双全，跟着我，可惜了你这个人才呀！眼下，文叔弟正在河北激战，他也正需要像你这样的人才，你就带人马去跟随他吧！或有建功立业的机会。”贾复应诺，率领部下亲兵，直奔河北来了。

随同贾复同来河北的陈俊，字子昭，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县石桥）人，以前曾任郡吏。后来在同乡刘嘉帐下任长史。这陈俊也是一个武艺超群的人物，他与贾复一向“惺惺惜惺惺，好汉爱好汉”。他得知贾复此行，也请示得刘嘉同意，随贾复一同追到了河北。

刘秀接待二将，十分高兴，来不及与贾复相叙别离之情，即封其为破虏将军督盗贼，任陈俊为安集掾（军中负责内务之官）。二人受到破格重用，都对刘秀十分感激。刘秀军队数量日增，军纪极需加强整顿，刘秀授权军市令从严治军。这一天，军市令祭遵查处一起抢劫案，没有想到，这位抢劫他人财物者，乃是刘秀的贴身侍从——刘斯干。

祭遵大怒，喝斥刘斯干道：“刘斯干，你乃是大司马的贴身侍从，大司马命我严整军纪，你都在身旁听着，为什么你明知故犯呢？”

刘斯干乃是深得刘秀宠信之人，连他的“刘斯干”之名字，都是由刘秀的父亲刘钦给按《诗经》上的一句诗的词意起的，两代主仆之情，使刘斯干有些忘乎所以，心中有恃无恐，也就瞧不起祭遵，便嗔道：“祭遵，这法不就是由大司马定的吗？我是大司马的什么人？你不知道吗？”

祭遵大怒：“刘斯干，你为人乖巧，怎么不知法度？大司马治军河北，更要的是河北军民之心，这才定下这些军纪，其中重要的一条，便是不准妄取民间一物。你明知故犯，须知道该当何罪吗？”

刘斯干怒道：“祭遵，这条罪，是规定严令砍头之罪，可我也能砍头吗？你真忘记了自己的分量！”

祭遵怒道：“大司马定法之时，亲口说过：王子犯法，与民同罪。王子尚且同罪，何况你仅是一个侍从呢？如果吏民百姓得知大司马的侍从可以抢劫无罪，那么，大司马的名声何在？来人，把刘斯干的头砍下来，提头去向被抢劫者示罪！”

众将围上前来：“祭将军，是否请求过大司马再行刑呢？”

祭遵怒道：“大司马从未说过，有的人可直接行刑，有的人则需要请示。斩！先斩后奏！”

祭遵既斩刘斯干，自己也做好了被砍头的最坏打算，立即命手下人将自己捆绑起来，也命人提上刘斯干的人头，同到中军，来向刘秀禀报。

刘秀正在中军帐内商讨军务，忽听传令兵进来报告，说舍中儿（职名）刘斯干因抢人财物，已被祭遵斩首，祭遵也已经自缚至军营候命。刘秀一听此讯，几乎惊得晕了过去，大喝道：“大胆祭遵，对这个刘斯干他竟敢先斩后奏啊！打狗还须看看主人之面呢！把他押进来，我要从重惩治他……”

“大司马！”主簿陈副喊住了，“且慢动怒啊！在下认为，大



司马一向要求部下严明军纪，奉公守法，祭遵正是遵照您的命令去做的呀！如果大司马要为此事惩治祭遵的话，今后，大司马的命令就无人认真去执行了！”

“哦……”刘秀沉思半晌，对陈副说道，“若非有你主簿陈副这一番言语，我差点就要凭感情用事，铸成大错啊！……来人，带祭遵！”

祭遵被带过来了，他跪地泣道：“大司马，祭遵遇此难题，放胆行刑，任凭明公降罪！”

刘秀亲自扶起祭遵，与陈副同解其缚，说：“祭将军，我有你这样的执法之官，何愁军纪不整？幸亏陈副进言，才使我心底明彻，我今封你为刺奸将军，自我大司马至每一个士卒，如有犯军纪，一律同罪，就将刘斯干的人头号令诸军吧！”

“谢大司马！祭遵会一如既往的！”祭遵就要离去，刘秀却要过了刘斯干的人头，含泪指责道：

“斯干，你都是干了些什么呀？这也怨我，未能及时教导于你，致使你以身试法呀！你这样死了，有负我先父为你起名‘斯干’的一片苦心啊！我刘秀今率数十万大军，又怎能为你护短以误我军法呢？你就这么面无光彩地西去吧！我也不会负你跟我家两代为仆之情，将来会把你的尸骨运回南阳白水乡去安葬于你父身旁的……”

这颗刘斯干头庐的黄脸上，这会儿也似乎有一点悔恨的泪水了。刘秀一挥手，就命祭遵以此人头去号令中军了。刘秀拭去泪水，向周围将士说道：

“看见了吧？刺奸将军执法如山，望你众人各引刘斯干为前车之鉴，勿犯军法。同整军纪，我等才能图河北以吞天下，建万世之功名啊！……”

祭遵就以刘斯干之首级号令中军，全军为之大震，军纪焕然

一新。

刘秀整肃军纪，军威大振，便驱兵直取柏人县（今河北省内丘东北）。这柏人县乃是河北的军事重镇，由王郎的得力大将李育把守。将军邓禹率先头部队贸然进，被李育大军以逸待劳，在城外一个冲击，把邓禹的大军冲得大败而回。正巧刘秀率大军随后拥来，两军立即列开了阵势。大将张参纵马而出，大骂道：“尔等南蛮匹夫，胆敢犯我河北，邯郸新帝，乃汉成帝之子，汝等还不投降吗？”

刘秀喝道：“张参，你那卜者王郎，竟敢冒称成帝之后，灭在旦夕，如今，上谷、渔阳之兵，正为吾汉军所用。你若不迅速归降，难负灭顶之灾！”

张参大怒，挺三尖戟直取刘秀。汉大将耿纯挺枪接战。二将大战三十余合，张参力怯，便麾军掩杀过来。刘秀正命耿纯归队，列阵只待邯郸兵来冲。近了！更近了！大司马刘秀的旌旗在大阵中来回摆动。只见邯郸兵更靠近来，顿听一阵战鼓齐鸣，万弩竞发，那冲锋在前的邯郸骑兵成排地跌下马来，正慌乱间，就见刘秀手舞龙形钺，当先冲锋。汉军更如潮水般冲来，杀得李育、张参措手不及，勉强退入城中，紧闭城门，以弓箭射下，逼退了汉军。汉军四面围城，却因城高池固，一时难以攻下。

刘秀见柏人县城难下，正与众将议计，冯异进计道：“大司马，柏人城不可以持久围攻。不如移兵先攻钜鹿（旧城址在今河北平乡南）。钜鹿乃是邯郸之门户，攻下钜鹿，再攻邯郸，邯郸危急时，这柏人城中的李育必然引兵以救邯郸，我则引兵夹而击之，必获奇效。此乃引蛇出洞之计也！”

刘秀和众将皆以此计为妙，刘秀即刻下令，撤去柏人城之围，引军南下，一举攻克了守御薄弱的广阿城（今河北隆尧县



东)

夜里，刘秀和邓禹挑灯披阅地图。

看着地图，刘秀心事重重地说：“仲华，看天下之大，州郡之多，而我们才拥有这狭小的一方，也还有小小柏人县城都难以攻下。以前咱们在太学时，总论及得天下之易，现在看来，难于上青天啊！但是，那卜者王郎仅以一个假刘子舆的身分，仅凭一张檄文而几乎一夜之间而得整个河北……唉！令人费解呀！”

邓禹微微笑道：“主公，兵荒马乱之际，众百姓盼望明君，就如乳婴盼慈母。古往今来，都证明了一个道理：得人心者得天下。卜者王郎，以刘子舆之名号令河北，我们一张檄文，揭开他的骗局，不已经趋向瓦解了吗？人心向背，你大司马今正得民心，暂时的地盘多少，并不决定人的命运呀！”

刘秀又就目前局势，与邓禹互相切磋，一直到深夜。

翌日，天刚拂晓，刘秀尚在梦乡，侍从慌慌张张地奔了进来，禀报：“大司马，从渔阳（郡治渔阳，今北京密云县西南）、上谷（郡治沮阳，今河北怀来县东南）方向，来了一队人马，已经靠近广阿城了……”

刘秀听说来了一队人马，着实吃了一惊，即与邓禹奔上城楼，果见城下黑压压一片人马。刘秀弄不清这是哪里的人马，正在紧张纳闷，只好喝问道：“我乃是汉更始大司马刘秀，城下的人马是哪一部分的？报上名来，请主将答话！”

话音未落，城下的队伍迅速向两面散开，一位年轻将军冲了出来，跳下马，跪地施礼，大叫道：“大司马，我乃耿弇，率领上谷、渔阳两地之兵，投奔来了！”

刘秀大喜，他亲自出城，迎接耿弇等进城。众人进城坐定，吴汉先来拜见刘秀，向他禀报：更始帝已派谢躬率马武进兵河北，自己是来投老上司彭宠的，就与景丹、寇恂、盖延、王梁四

将一同赶来投奔。耿弇又向刘秀介绍景、寇、盖三位大将。刘秀看这些将军，一个个雄赳赳，气昂昂，个个有龙虎之姿。他高兴地说：

“诸位将军，为了对付这个假刘子舆、真卜者王郎，又添了上谷、渔阳两郡之兵，这军威甚壮了。而更始帝又派来了尚书令谢躬和振威大将军马武，率大军赶来救援，我的大军就有几十万了，要灭王郎，也就指日可待了！”

刘秀遂封景丹、寇恂、耿弇、盖延、吴汉、王梁皆为偏将军，各自统率原来的兵马。升耿况、彭宠为大将军，各率部围攻王郎。上谷和渔阳的粮草、辎重也源源供应上来了。

更始帝刘玄所派遣的尚书令谢躬与振威大将军马武，率大军直扑信都。这由王郎新封的信都王轻而易举地从刘秀的代理太守宗广手中夺去了信都，正是他骄气十足、自以为所向无敌之时，根本不把谢躬、马武看在眼里。他打开城门，命人押着弃当人质的汉军太守宗广和李忠、邳彤等将领的老母、妻子，率军列成大阵，大有不获全胜决不收兵之势。

马武见信都王押着人质列到阵前，是意在以这些老幼妇孺来胁迫汉军，顿时怒发冲冠，目眦尽裂，须眉耷开，大喝道：

“马武在此，逆贼怎敢以人质胁迫作战？看我取你大帅首级！”

马武言未毕，即催开战马，抡开板门刀，冲了过来。信都王急忙指挥众将阻挡，不想这些将士都已听说过这马武的威名——他连荆州牧都连人带车一枪挑翻了，谁敢轻易接战？再看他今日又使上这柄板门刀，那刀头足有正常大刀的三倍长，像一扇门一样，一刀就能砍倒一大片呀！为此，人人不敢阻挡。马武所向之处，兵马立即就闪开一条大胡同。这马武就专奔指挥人马的信都



王而来。这信都王正指挥将士把人质推来挡住马武，偏又一时不能办得到。这马武却已经龇牙咧嘴地耏着红胡子冲过来了，这像是一个活瘟神呀！信都王当着众军之面，不肯认输丢丑，只得咬着牙迎战马武。第一个照面过去，信都王就未能彻底架开马武的大刀，身子在马上晃了一晃，而马武却是使的一马三刀的招式，这头一刀如果不能架得远一些，他这第二刀当然就来得快。这信都王架出第一刀后，只觉双臂发麻，两手虎口被震开，刚喊出了一声：“不好！”就真的“不好”了——马武回身使出一个“旋风望月”，就势把大刀一抹，就正把信都王砍为两截。那下半截身子还被战马驮着跑了老远。这战马驮着半截人跑的样子，一下把王郎的军兵都吓破了胆了，谁还敢去顾那人质呢？一个个呼子喊爷，四散逃去了。谢躬乘势麾军掩杀，即时收复了信都，把这些入质也全部截下来了。谢躬逐个询问，让他们各归住处，等候正在随从刘秀征战的李忠、邳彤等将军前来安抚家属。李、邳二将的家属，各自怀惭：如果自己的亲人李忠、邳彤前日真的背叛刘秀而从王郎，今日就不好收拾了。

这振威将军马武，自从在昆阳大战中跟随刘秀参与“十三太保”冲阵之后，就不多露面。因为他看不惯老友、弟子李轶的那套做法。今日一刀砍死了信都王，又使他名震河北，再显神威。但他又是郁郁寡欢，因为，他这次又遇上了善玩权术的谢躬，马武与众将痛饮庆功酒，就不去理会这位不谢便不鞠躬的主帅。正是：

帅将不和难统兵，水油终是难交融。

暗耍权术威力尽，火并总有刀见红。

第四十章 扫灭王郎 计封萧王

• 朋友相聚，喝酒取乐，还需排个座次，往往是“序齿而坐”（按年龄）；文东武西的朝臣座次，那就麻烦多了……

• 王郎终被打败了，谁的功劳最大？王霸——因为他单骑追上王郎，砍下了他的头，这便能封侯。

• 刘秀在河北成功了，刘玄就想要把他召回身边来。放进深山的虎，它也能一招就回来？

贾复因是刘秀、王霸等人的故交，所以彼此说话比较随便，又加上刚刚到来，未曾破虏，就封为破虏将军，就有大将段孝心中不服。这天夜里，因要次日急行军，便草草集体歇宿于帐中。正巧段孝与贾复同坐于一席。段孝傲横地说：“贾复，你乃是将军督，我却是大司马督，你我尊卑不一，不得共坐！”

贾复当仁不让：“段将军，你我同为大司马之下属官吏，有什么尊卑之别？咱们同在一军，不必比武有伤和气，且等明日上阵，你我看谁武艺高强，怎么样？若不然，咱现在就文比一下！”贾复说着，就蹲下身去，右手攥住了帐中一张大木桌的一条桌腿的下梢，一运力就把这张桌子平举了起来。众人来了兴致，喊道：“好气力，贾君文有文有武，不愧是南阳冠军（今河南郟县北）人呀！哎……段将军，你也何妨端一端呀？”



段孝当然不服，也去抓这桌子，只是掀了一下，又哪能平举得起来？这一张大桌，虽然只是百来斤重，但你若想这么一手从下面抓一只桌腿平举，从当今力学的角度来讲，它就增加了一种折冲力，就约等于两倍多的重量了，一般人怎能举得起来呢？段孝面红耳赤，只得恨恨地在众人的讪笑声中退出来了。但他并不舍弃，立即去找来几个朋友，一同到了大司马刘秀的帐中。刘秀正与邓禹商讨进兵计划，见段孝进来了，便和声问道：

“段将军，你不尽快休歇，来找我，有什么要事？”

段孝在刘秀极有威慑力的眼光中，嚅嚅道：“大司马，那位新来的贾复贾君文，不能与众将和睦共处，我等几位都看他不顺眼，特请示大司马，可让此人留任郾城尉，不要让他当破虏大将军，以免众人不服！”

刘秀一听便明白了几分，他向邓禹挥手示意，邓禹便出去了。刘秀和气地说道：“段将军，我任贾复为破虏大将军，这乃是在更始大军中就已功勋卓著，乃是助汉中王刘嘉征讨谋叛的刘永，立功后又带人来助我征讨王郎的。他有前功，有人马，不任将军，当任何职？段将军，你并不了解此人。此人人为人极为豪爽，乐于交友，其更有折冲千里之威呀！这种人物，不让他带兵打仗，却让他去当个负责治安保卫的县尉，岂不可惜？我目前正当用人之际呀！段将军，假如皇上命你当大司马，让你带兵出征山东赤眉，你也只带故乡河北的兵将，而不从当地征兵以加强力量吗？如果一个人当了皇帝，他也只用他故乡的人才吗？段将军你也是一位文武全才的人物，我想你会替我想想的吧？”

段孝被刘秀几句话就说得心服口服。这时只见邓禹已把贾复领进来了。邓禹肯定已经与贾复说了不少劝导的话，所以，贾复一进帐中，就朝刘秀一躬到地，惭道：“大司马，我刚才做了一件错事，有伤段将军的体面，我今当着您和邓将军之面，当面向

段将军致歉……”他说着，便又转身向段孝鞠一躬。

段孝连忙还礼，惭然说道：“贾将军，是我不知内情，先小看了你贾将军，是我的不对呀！贾将军，你我别在这里影响大司马的休歇，你我回帐中去吧！你我同席，再细细交谈……”

刘秀笑道：“好啊，以前战国时赵国出了大将廉颇和丞相蔺相如将相和的故事，今日还又重演了一出《将相和》啊！这个‘相’字，不是丞相的‘相’，而是读作平声，是互相的‘相’字，乃是将与将互相和好，这正是我刘秀最大的需要啊！快去歇息吧！”

贾复和段孝等携手回帐了，刘秀却还以此为话题，进而与邓禹交谈：目前，河北各郡县之兵，将与来自南阳各地的将士相处，要以贾复、段孝和好为例证，一定要强调团结二字，勿以地区划界，要以建功立业见高低，一旦发现不团结现象，要认真查处。但是，贾复、段孝二将相和好的事例，倒是起到了极好的正面宣传作用，使诸军更能够团结奋战了。

那位右大将军兼行信都太守的李忠，奉刘秀之命，日夜兼程奔回信都城。部下诸将都劝李忠先去见见劫后余生的老母妻子，李忠不肯，只是让侍卫速去向老母报信儿，自己却先进府衙，与代太守宗广相见。宗广面有惭色，叙述守城兵少，更因豪绅马宠偷开城门，致使信都失守之原因。李忠命将士四出，收捕马宠全家及所有参与叛乱的人，诛杀近百人，信都城秩序肃然。

刘秀正在河北激战，而更始帝却又蹈王莽覆辙——沉溺于酒色之中了。果然是：世上谁人不爱财？世上谁人不贪色？而更始帝尤有甚者：他不问政事，将政事全委于赵萌。右大司马赵萌独揽大权，结党营私，排斥异己，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凡能得到



赵萌欢心的，皆有封赏。那宫中郎吏，对这种宠幸毁政、外戚弄权、败坏朝纲之事已司空见惯，认定登皇位不久的更始帝已无可回转，哀叹朝政，窃窃私语。言官放胆进谏更始帝，陈说右大司马横行，危及社稷，劝皇帝亲理朝政，竟然也会激怒刘玄。他拔剑击打言官，这位言官挺身受责，幸被内黄门（侍从官名）拖走，才捡得一条性命。

赵萌听说此事，心中怨恨言官，借故召来，五花大绑，问罪要斩。更始帝听说这位当右大司马的也要斩杀言官，当然也觉不妥，便遣内黄门官到府求情，赵萌不许。更始帝只得亲自求情，赵萌也不允情，杀了言官。而更始帝对这种官杀官而不听帝言的现象也不予深究，这就使百官侧目，无人敢管朝事了。赵萌将女儿嫁给了与自己同龄的刘玄，就胆气冲天了。

镇抚关东的舞阴王李轶、左大司马朱鲋，擅命地方，拥兵自立，不听赵萌的调动。比阳王王匡，淮阴王张卬，横暴三辅，吏民怨怒。

人心失望，长安城内传开了歌谣：“灶下养，中郎将。烂羊胃，骑都尉。烂羊头，关内侯。”这些民谣的意思，就是讥讽更始帝所封之官，净是些不成器的人物。当然，朝臣也有一两个有志有才之士——军帅将军李淑，面对荒唐朝政，忽生愤慨，他徘徊了几个晚上，灯下奋笔，上书进谏。书曰：

方今贼寇始诛，王化未行，百官有司宜慎任。夫三公上应星宿，九卿下括河海，故天工人其代之。陛下定业，虽因下江、平林之执，斯盖临时济用，不可施之既安。宜整限制度，更延英才，因才授爵，以匡王国。今公卿大位莫非戎阵，尚书显宦皆出庸伍，资亭长贼捕之用；而为辅佐纲维之任，惟名与器，圣人所重。今之所加非其人，望其毗益万分，兴化致理。譬犹缘木求鱼，升山采珠。海内望此，以规

度汉祚。臣非有憎忌以求进也，但为陛下惜此举措。材材伤锦，所宜至虑。惟割既往谬之失，思隆周文济济之美。

这份谏书，直言更始帝自立朝以来，所封官吏，皆非其任，劝其效法周文王之用姜子牙，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以创大业。此谏书虽然措辞激烈，但针砭时弊，议论得失，却是举证准确，说理透彻，不失为一篇整治朝纲、振兴邦国的大政方略。行伍之间得天下，治理时却需用士族大夫，正所谓“文治武力”之说。《诗经》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可古人亦以此治理天下。李淑想到当年王莽之暴，尚且容得大将军严尤贸然上书，更始懦弱，以猛针刺之，或能顿醒。不想这谏书呈给了刘玄，他只读了几句，便勃然大怒，下令抓人。御林军拘来李淑，棍棒齐下，一阵毒打，投入死囚牢。又将其妻孥论入官府，成为奴仆。

大臣上书进谏而被诛死，且祸及妻子，沦为奴仆，这是古来罕见之事。李淑之事便震动了关东。天下士人为之耸容。更始帝更因此而为自己埋下了败亡的种子。

大司马刘秀已经会集优势大军，围住了钜鹿城，轮番强攻，却因此城亦是城高池固，旬日难以攻下。耿纯进谏道：“大司马，久围钜鹿而不下，士众疲劳，不如撤走大军去攻邯郸呀！”

刘秀忖道：“耿将军，你此议不妥吧？我前日攻柏人城，不能攻下，移攻钜鹿。今钜鹿又不能攻下，再移攻邯郸，这岂不要丧失军心吗？”

邓禹赞同耿纯之计，说：“主公，听说去年王邑率大兵攻昆阳时，久攻不下，就有大将严尤劝他先去攻打宛城。若当初王邑听从严尤之计，也不致大败呀！今日耿纯之计，正是此意。可想而知，这柏人城和钜鹿城皆为邯郸屏障，王郎尽将大兵布防于此了，想那邯郸必然兵力空虚，我若派少数兵力迷惑住钜鹿，而移



重兵去攻打帝都城邯郸，这不是有如战国时齐国田忌、孙臆‘围魏救赵’之计吗？”

刘秀笑道：“好了！此计大妙，当年孙臆围魏国国都大梁以救赵国邯郸；而今日我是以攻邯郸而震慑钜鹿！就使这釜底抽薪之法，好谋略！”

刘秀即留将军邓满和偏将军钭期率兵围住钜鹿城，以钳制太守王饶的兵力。自己亲率大军，于夜间悄悄离开钜鹿，而营帐、旌旗依然保留如故，以迷惑敌军。

邓满、钭期二将，或东或西，用云车发射矢石，骚扰着钜鹿城。太守王饶果然中计，不知汉军大部潜去，便仍旧巡守钜鹿，不敢分心。

再说那据住陇西的隗嚣，愿意接受更始帝的招抚，将入长安晋见刘玄。而隗嚣的属下方望却提出：愿去龙池山归隐。隗嚣只好自己率众进入长安，受封为右将军之职，受些金银奖赏，也就心满意足地留住长安了。

然而，方望却并未归隐龙池山，他也悄悄地潜入长安，四处打探，得知这更始帝朝政混乱，赵萌专权，将士离心，不久必致崩溃。他就去求见安陵（属右扶风，今陕西咸阳市东）守弓林，说：“前安定公孺子婴，乃是平帝的后嗣。虽然王莽废了孺子婴，但孺子婴曾为帝室。今天下皆曰‘刘氏复兴，当更受命’。但同为宗室，这位前汉帝、安定公刘婴，岂不是更当再立为帝？你我兄弟共立前汉帝刘婴为新汉帝，更能服众啊！你我还成了开国的勋臣，此乃天赐之机呀！”

弓林当然一听就高兴了，即派人速去长安伺机下手。

这刘婴确是汉宣帝玄孙，汉哀帝五年（公元五年）议定立嗣，转年立为皇太子，号孺子，年仅两岁，不能临朝，由王莽居

摄。这当然是王莽的巧意安排。后来，五岁的孺子婴被废，封为安定公。自被废黜，失于严教，年已及冠，而不辨稼禾，不分猪狗。每日只干些投壶、蹴鞠（踢球）的杂耍，毫无进取之志，倒也活得自在。弓林的手下人很快就打听到了安定公刘婴的下落，伺机入府，劫走了刘婴。这刘婴先是吃了一吓，待弄清对方的目的后，又是喜出望外，就去跟随弓林、方望谋当皇帝了。

大司马刘秀率领大军直扑邯郸，一路连战皆捷，直抵邯郸城下。刘秀另遣主簿冯异率军安抚郡县，收服河间兵马。冯异为人谦和，施政得法，率数处兵马来会，兵势更壮。

这邯郸城内的伪帝王郎，却因主要兵力都派出守卫要塞关隘，而邯郸城内却兵少将寡，一见刘秀大军围困，立即慌如热锅上的蚂蚁了。他在温明殿上徘徊着，眼看就要再拿出那一套老工具为自己占卜吉凶了。

这时，官居丞相之职的刘林献计道：“陛下可速速派人出城，让那柏人城的张参和钜鹿城的王饶立即回兵救援，再发下圣旨，让各郡县发来兵马增援，我不相信我燕赵之士的大军，就斗不过一个刘秀！”

王郎只得依计，草草写了诏书，命贴己士卒深夜缒下城去，四处求援兵。

城北门的汉军大营里，冯异对刘秀献计道：“古人曰：‘夫战，勇气也。’我今日之攻邯郸，亦不能持久战，以防各处援兵到来。我们若想先攻其军心，必须先以气势使其丧胆，我可在大军之后以战马拖着树枝，荡起尘土。他城头上看不清有多少兵马，心下着慌，就无心守城了……”

刘秀深以为然，次日攻城，就依计而行。这邯郸城头上的王郎，见汉军军容如此庞大，心中更加着慌。只见那远处飞尘滚



滚，像有大军源源而来，满城军民一片慌乱。汉军就采取了王邑攻打昆阳城的办法：天上的云车，地下的掘洞，中间的攻城，让邯郸防范不及。眼看支持不住了，盼援军又不见来到，王郎只得与刘林商量，派谏议大夫杜威为使者，前往汉营求和。

城北大营，辕门大开，卫士交戟，这一片林立的戈矛闪着阴森森的寒光。杜威很有胆量，他昂首执节，缓步穿越戈林，来到大司马刘秀面前，跪拜进谒，起身呈书说道：“臣杜威奉汉成帝遗孤刘子舆之命，来见大司马！”

刘秀愤然道：“什么成帝遗孤？一个卖卜的王郎，冒称帝室后裔，罪在不赦！成帝无后，臣民皆知。王莽篡汉，即使成帝复生，也不可再夺得天下，何况一个假子舆呢？”

两边肃立的诸将，手按剑柄，齐声呼喝，气势威严，咄咄逼人。但杜威毫不慌张，再拜稽首道：“明公既以仁德忠信著称，收信都，得渔阳、上谷的官属，皆赐职将军；今日我主若举城投降，亦应封为万户侯吧？”

刘秀断然拒绝：“杜威，我刚才还以为你是个人物，乃是明珠暗投，现在，从你这几句话来看，你乃一糊涂之人啊！信都、渔阳、上谷三处官属皆赐职将军，乃是功在收复我汉室江山啊！像卜者王郎，蛊惑人心，伪称汉裔，我能饶他不死，已算仁义，他还想做什么万户侯？！”

杜威也变下脸来：“明公，我邯郸城虽属边鄙之地，但合力固守，尚能坚持数月……”

诸将大怒，皆拔剑出鞘。但刘秀还是挥手制止了，冷笑道：“杜威，你出营去吧！你一进城门，我大军立即攻城！”

杜威就真地大大方方地出营去了。

刘秀怒容满面：“继续攻城！”

邯郸城摇摇欲坠，旦夕可下。

时值五月中旬，旱风呼呼地刮了一天，风止，夜黑，阴云弥漫，大雨降临，把个钜鹿城罩进雨幕之中了。这些据守钜鹿城的王饶的将士们，以为汉兵绝不会冒雨进攻，一个个抱头躲进屋里避雨。但是，这大将邓满和钼期正是借此雨声、黑夜做掩护，发兵偷袭。猛将钼期奋力一掷，抛出吊索，钩住城堞，双手拽住吊索，敏捷如猿，第一个登上了钜鹿城头，悄无声息地摸进屋里，顿时刀飞人亡。钼期奋勇当先，直奔太守府，手杀五十余人，他的额上中了一剑，急用包头的巾帻缠紧，继续奋战。王饶的将士已被这钼期杀得心惊胆破，或溃逃，或乞降，钜鹿城遂被汉军夺下。

汉兵攻下钜鹿，邓满率部驻守钜鹿，让钼期率部运粮草、輜重，以助攻邯郸。

雨过天晴，偏将军钼期额头带伤，来到邯郸大营，向刘秀报捷。刘秀即拜钼期为虎牙大将军。钜鹿已被攻下的消息，迅即传开，汉兵欢呼雀跃，攻城越发猛烈。

邯郸城内也已知道钜鹿城破，人人自危。王郎的少傅李立——这位一直为王郎执笔撰书的人物，于夜间打开了城门，迎纳汉兵。汉军将士涌入城中，直闯王宫，沿路厮杀。王郎、刘林见大势已去，慌忙从宫后门潜逃。进入邯郸城的刘秀，严令捉拿首犯王郎，下令不可扰民。但搜遍全城，不见王郎踪迹。

功曹王霸从守门士卒的口中得知王郎的去向，他匹马单刀，夤夜追杀。这位心慌意乱的王郎，如何能逃得远？正被王霸追上，手起刀落，砍为两段。王霸下马割下了首级，回城报功。刘秀重赏王霸，封为王乡侯——这位粗中有细的王霸，论武艺，大有出其右者，但他今日追斩了王郎，第一个得封侯爵，让诸将羡



慕不已，认为这个黑大胖子福气最大。

铄期笑道：“王元伯，我老铄的头都被人砍了一道口子，差点就给我开了‘瓢’，我也只得了个虎牙大将军，你呢？一根汗毛也没少，反而一跃而成了王乡侯，你小子有福啊！”

王霸笑眯眯地望着贾复，笑道：“嘿！论本事，咱比君文兄都不沾，可是，这伪帝王郎他就偏偏要把这件大功送给我这位一家子——也姓王的！嘻……我就一刀把他杀了！贾兄，别急，这种机会还会有！”

贾复叹道：“咦！还会有几个假皇帝呢？即使有，也不一定会送到我手上呀！……”

邓禹笑着插言：“君文兄，诸位，这建功立业的机会，不一定非得杀个假天子呀！对不对！”

众人一片欢笑。有功必赏，光耀先宗。汉军将士乐于为大司马刘秀而战，死伤无怨。

夺钜鹿，下邯郸，杀王郎，刘秀就稳稳占住河北了。

刘秀进驻伪帝王郎的宫庭殿院，邯郸吏民牵牛担酒，前来犒军。刘秀亲自接见吏民，好言安抚，他宣布：

刑不加一吏，罪不罚一民。

大将段孝带着两府（司马督府、将军督府）的十多名属员，抬来了四个大竹筐，放在王宫中，躬身施礼道：“启禀大司马，今收集逆贼王郎的文书、书信，共得数千章，全都装在竹筐里，请大司马过目处置！”

这时，院中这些郡县掾吏，相顾无语，尽皆失色。

王宫殿院中一片寂然，只有风吹树叶发出簌簌的响声。

事情很明了：当王郎于邯郸自立时，遣使者出徇各地，燕赵以北、辽河以西的郡县，纷纷上表，自请投诚。这竹筐内盛着的，或为归附的降表，或为攻击毁谤刘秀的奏折，无论按哪一

条，都犯律令，重则族诛，轻则身亡，所以，吏民恐惧。

刘秀微微一笑，挥手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既往不咎，以观后效吧！把这些东西抬下去，一火焚之吧！”

殿阶下，火光熊熊，顷刻间，竹筐化为灰烬。

吏民大悦，诚心拜服，安然赞叹着相继辞别出了王宫。诸将有不理解者，向刘秀问道：“大司马，这些文书中，或有不少与王郎勾结的密信，留在手中，可以做要挟之物啊！”

刘秀笑道：“若是我看了书信，或是保留书信，都会使一部分人提心吊胆，不会与咱一心，心存芥蒂，昼夜担惊，辗转反侧，睡觉都不宁啊！我这样不看书信，且当众烧毁，就会使辗转反侧者心安呀！他感我此德，一心向汉，岂不是好事？再说，当初卜者王郎就是以汉帝刘子舆号令天下，人非圣贤，一时当了墙头草，也在所难免，人之心胸，有如大海之能容物，感人以德，人则必以德报之，正所谓：惟贤惟德，可以服人呀！”

众人听后，无不叹服，大司马也更因此举而收服了河北军民之心。

刘秀一面遣使向长安报捷，一面安排战后诸事。他发库府，出金银，取缙帛，慰劳尚书令谢躬。刘秀又经过与邓禹细商，取贾复与段孝不睦而和好之经验，要统一部署吏卒，配属各军。但此令一出，众人都纷纷宣称：

“我等愿归附‘大树将军’……”

冯异已经被传开了一个绰号——“大树将军”。原来，冯异为人谦让，从不矜功自傲。所率将士，进退皆有表识，号令严整。兵马出行时，若非交战受敌，他常在诸营之后，每遇诸将，勒马避道，以示谦让。每当战后，诸将并坐论功，冯异又每每坐于树底下，从不插言争述自己之功，因号称“大树将军”。刘秀听众军之言，心知冯异最得军心，但总还得按序分军，而且要广



泛听取意见，不断做出解释，使众将悦服，各率本部，从严练军，以备建功。

诸事已定，大司马刘秀与尚书令谢躬在王宫里摆宴饮酒，欢庆胜利。钟磬敲响，兕觥举起。军士挥戈，随着铿锵的鼓点，跳起了武舞。诸将饮酒谈笑，听歌观舞，气氛十分热烈。马武与吴汉这师徒俩今又相聚，吴汉又与耿弇谈起渔阳比武……突然，宫门外传来一阵吵闹声，刺奸将军祭遵面色铁青，提着一颗血淋淋的人头闯了进来，径直走到谢躬面前，抱拳道：“尚书令大人，您的属下裨将，在城中掳掠，乱伤人命，在下已经将他就地正法了。请大人发令，约束部下！”说着，把裨将的人头掷到了谢躬脚下。

谢躬勃然变色，长安来的六位大将，以马武、刘庆为首，“刷”地抽出刀剑，就要刺杀祭遵。刘秀大喝一声：

“且听我言！”

乐曲戛然而止，空气凝重得令人窒息。

刘秀面色严肃：“谢尚书勤于职事，忠于帝命，亲冒矢石，与我诛王郎、定邯郸，实乃社稷重臣。属下几个败类，如蚊蝇抖翅，岂能遮住日月之光辉！莫说尚书令之属下，就是我大司马刘秀，一向以从严治军自诩，我的侍从舍中儿刘斯干——那位自小由先父为他按《诗经》之词意起名的两代仆从刘斯干，就在几天之前，也是因抢人财物，被军市令祭遵先斩后奏的。我当时也曾大怒，认为祭遵不懂打狗得看主人之面的常理，要重办祭遵：但我得众人之劝，认为大军要取胜，须得军心、民心两心齐，昆阳保卫战不就是有赖于百姓助我军守城吗？为此，我不曾责罚祭军市令，反而把他提升为刺奸将军。这件事……谢大人率军远来，不知我军新行法令，这也情有可原。我想，我刘秀的两代仆人都被祭遵因罪斩首，何况这人仅是尚书令手下的一名不争气的裨将

呢？谢大人及马武、刘庆诸将既是带兵之人，也定能了解军令之职而会谅解祭遵的，是吧？”

谢躬惭无言对，马武等也宝剑入鞘，惭无言对。

刘秀说：“念这裨将有征战之劳，可派人为他收尸吧！我的两代仆从刘斯干被斩时，我也是这种心情的……刺奸将军，你去吧！”

祭遵昂然退出了。

谢躬听刘秀说出自己的贴己仆从被斩之事，更觉适才自己的举动有失身份，惭道：“大司马，在下军纪不严，难以在邯郸互相承禀，我愿分屯两地，我还屯于邺城，定要严整军纪……”

刘秀笑道：“谢大人，分城而处，也不差这一刻呀！天下纷扰未定，还须同心作战，咱不能让这个庆功宴会因这小人之事而导致不欢而散呀！我相信，谢大人乃高瞻远瞩之人，会宽宏大度的。谢大人，请坐！”

谢躬只好又入座了。刘秀命乐师奏《小雅·鸿雁》：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悠扬的乐曲、悦耳的歌声，弥漫了王宫。饮酒之间，吴汉低声对马武说道：“师傅，刘斯干与大司马之情，比你与这被杀的裨将之情如何？”

马武面有惭色：“唉！细细想来，大司马说得有理呀！人说兵匪一家，可兵匪不应该是一家呀！假使我家的财物被兵抢了，人被兵杀了，我会拥护这些兵的政府吗？这道理……咳！我这个老粗，吃亏就吃在太粗上……唉！”

宴会结束，刘秀率众将登上了邯郸城，共同纵目远望，瞻仰这北国风光。刘秀借机与马武叙谈自认识以来的一些事情，他见谢躬不在附近，就指着北方说道：



“马将军，我刚刚得到那一带渔阳、上谷两郡的铁骑，缺少三军统帅。而这一带又是我国与匈奴的疆域。马将军你经常来此地贩马，尽知风土民情，想也喜欢这一带之山水风光！我想委托你率原来兵马，再加上这两群数千铁骑，驯成马步之军，不知将军意下如何？”

马武一下愣住了：“大司马，我马武是个老粗，一介武夫，恐无训军方略，有负大司马的重任啊！”

刘秀笑道：“当年这里的大将廉颇，不也是个粗直之人吗？但他是秦国白起最为惧怕的大帅。只要将军有意挑此重担，我自会另给你配备副手，以使你建功立业，名扬千古。难道你就不愿意和你的徒弟，还有这一帮英雄相聚，共创大业吗？”

一句话点中了马武的要害，他毅然说：“明公，我马武虽是老粗，可早已经看明白了：宁给好汉牵马坠镫，不给王八当祖宗。我愿听从大司马的安排，万死不辞！”

响鼓不用重槌敲，马武由此更是心归刘秀了，他怎会再去追随那位谢躬呢？就是对更始帝刘玄，他压根儿就瞧不起这位黄脸心黑手毒的懦弱而多诡诈的人物，连李轶和朱鲂都已经与他离心离德了，何况我马武呢？……刘秀则更是欣喜：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若不是铫期攀索登城，那钜鹿城何能一鼓而下？马武不也是这类人物吗？还有大将吴汉，皆是难得的人才啊！

京都长安，更始帝刘玄接到河北捷报，且喜且忧。他宴集近臣，说：“大司马不负朕望，持节河北，历经半年有余，果然马到成功，此事可喜可贺呀！但是，大司马如今声威日盛，若一旦在河北拥兵自重，几十万大军，占据燕赵之地，可是朕的一大忧患呀！”

宜城王王凤奏道：“陛下，这位刘秀，我在昆阳大战中亲自

与他打过交道，知他素有大志，决不会是个久屈人下之人呀！如果让他继续扎根河北，他就会是王郎第二；而且，王郎却不及刘秀的万分之一呀！”

赵萌咬牙说：“陛下，请不要忘了，您斩了刘稭之后，那刘秀不哭不戴孝，代兄请罪，这果是真心吗？当初我就有这看法，放出刘秀，就如放虎归山，可又有人说是不让他带兵……刘秀当初心怀不满，隐忍不发，就如那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啊！如今，他已经羽翼丰满了，如果再让他专任河北，就会尾大不掉，遗患无穷了！我建议陛下，速速将他调回京都，夺去其兵权，仅封他个有名无实的王爵，也就好再辖制他了。”

更始帝听到这些言语，当然更有所悟：杀兄之仇，刘秀真会忘记吗？趁他刚刚打下河北，立即调回，以防日久生变呀！于是，他立即传旨：命御使黄党，即日持节速去邯郸，封刘秀为萧王，命他速速进京谢恩！

黄党接旨后，又听赵萌密计。正是：

更始凭空坐金銮，刘秀喋血创江山。

密诏封王把京返，铁笼好做虎难牵。



第四十一章 始背更始 铜马荡平

• 时机到来了，刘秀当然要不失时机地占据河北。但是，刘秀此时还不敢直接与刘玄公开对抗，就得巧托言词……

• 刘秀在昆阳大战中，率十三太保突破重重王莽大军，何等威风；在河北，却差点在小泥沟里翻了“船”！

• 刘秀对于先友后仇的李轶，怎么对待呢？其手段极其高明……

更始帝的钦差黄党，持节昂然而至邯郸，大司马刘秀列队出迎，大礼参拜钦差黄党。依册受封为萧王。黄党在诏书中读道：“……悉令罢兵，与诸将有功者皆回长安。另派苗曾为幽州牧，韦顺为上谷太守，蔡充为渔阳太守。令到之日，赴任之时。”黄党读毕，诸将皆有愤愤不平之色。刘秀虽然有些吃惊，但也尽在预料之中。他暂不露声色，拜受命令，款待使臣。然后，送黄党去客舍歇息。

大天白日，刘秀竟破天荒地卧于邯郸王宫的温明殿中了。他令护军朱祐持剑守在宫门外。不许任何人出入。刘秀此时要睡午觉吗？非也：他岂能睡得着？又面临一生之中命运的重大抉择了，他要认真思谋一番：现在，已经到了“高鸟尽，良弓藏；狡

兔死，走狗烹”的时候了？封自己为萧王，这个萧字，什么意思？取其萧条之词意吧？就是要我有当一个“萧条冷落”之王呀？这位族兄更始帝，也上过太学，对这种辞意是懂得的。我率百余人进河北，几次险遭不测，幸而苍天佑我，如今是拥有大军几十万，战将近千员。你更始帝现在的实力，也比我相去甚远了。你封我为萧王，就应予以这北方冷落之地，让我独当一面，特别是制约北方匈奴，这也算是你的良心发现呀！却仍不思去年错斩刘稭、刘稷之罪，仍要寻机加害于我呀？如今，就连专心拥立你的朱鲋、李轶——一个假意不受王位；另一个只嫌王位太小——他二人都与你更始帝离经叛道了，你对我刘秀还想要用时拉到怀里，不用时推下崖里，你也太小瞧我刘秀了……但是，这些有功将士，不给封地做官，调他们回京，只是再做鹰犬，去攻赤眉，而让苗曾等辈来河北坐享其成，诸将已露愠怒之色，我就该顺应军心，以决定去留了。还是那句话：得民心者得天下。如今可谓天赐我时机了，更始帝，族兄刘玄，这次是怨难从命了。看在祖宗面上，我这时不率兵讨伐你，已经是仁至义尽了！我将来让天下今人知道，我刘秀是以柔道治天下；你刘玄无德无能，最终是自取灭亡，而不是死在我刘文叔的手上……

刘秀正在思虑间，却猛听殿门响，刘秀一侧身，见是大将耿弇匆匆奔了进来，而朱祐笑咪咪地跟在后边。刘秀含笑责问道：

“朱护军，我要安安静静地小睡一觉，命你守住宫门，你怎么放伯昭擅自进来了啊？”

朱祐嘻笑道：“王爷表弟，你这时能够睡得着觉吗？我知道你是在谋决大事啊！伯昭适才在殿门外与我一席谈，我认为他的见解极合我意。王爷您在思谋未定之时，听一听伯昭之言，大有裨益，为此，我才甘冒受责，放伯昭入宫了。嘿……”他说着，迅速退出宫外去了。



耿弇显得十分激动，深鞠一躬，说：“王爷殿下，我耿伯昭年轻幼稚，见解浅薄，但凭对殿下的一片忠诚，只得直言：今更始乱政，君臣淫乱，诸将擅命于畿内，贵戚纵横于都内。天子之命，不出城门，所在牧守，擅自更改。百姓不知所从，士人身心不安。更始官兵，所到之处，掠夺财物，劫掠妇女，暴政比王莽有过之而无不及。更始帝刘玄无才无德，难能驾驭朝政，势必衰败。殿下起事南阳，兄长被杀，大战昆阳，名扬天下，更始又怎么会记你尺寸之功？率百人持节河北，到这未曾平复之地，岂非借刀杀人？今殿下已定河北，民心归附。既居天府之地，以义征战，发号响应，天下可传檄而定。今御史黄党，传诏令殿下率众功臣大将回长安，乃驱虎入笼之法，殿下决不可听从！否则，殿下若一旦率众回到长安，再遭陷害，此生就难再有翻身之机会，这天下就恐归他姓了啊！”

刘秀板下面孔：“伯昭，你失言劝吾反叛，罪当斩首啊！”

耿弇单膝跪倒，含泪说道：“殿下之待伯昭，情如父子，伯昭方敢直说利弊，而不避生死呀！”

刘秀叹息道：“伯昭你虽然年轻，胆识非凡，随我以来，屡建奇功。你方才之言，当是切中利弊。但是，我兵力尚弱，上谷、渔阳又归权他人，这事……”

耿弇慨然道：“殿下勿忧，这黄党刚来宣旨，那幽州牧、上谷和渔阳太守尚未交接，只要殿下发话，哪个肯听更始之命？在下虽不才，愿去幽州，益发精兵，以成大事，如何？”

刘秀听了耿弇的话，正在沉思，殿门突然被撞开了，那位包扎着头的钊期大踏步闯了进来，高声道：“主公殿下勿疑，请听耿弇之言啊！”

刘秀皱着眉头，问道：“次况闯殿来见我，有什么高见呀？”

钊期说：“萧王殿下，这河北边塞之地，人人都习兵战，号

称燕赵勇士。如今更始帝失政，海内外寒心，殿下乃是大战昆阳、攻略河北而得军民之心的汉室苗裔之精英人物啊！你出去听听众将的议论吧！大家都一致认为，殿下若率我众将回长安，定然是凶多吉少。大家都意见一致，劝殿下勿听那更始调遣，就拥集精锐，顺从万民思汉之心，毅然自立才是。天下敢有不从者，我当先斩之！”

刘秀释然而笑了：“次况，前者你我在蓟城被围住时，你铄次况曾跃马横枪，说出一个‘跽’字，这可是皇帝出行才可用的字啊！你今日却是真的要学执金吾大将，逐前称‘跽’吗？哈……”

铄期、耿弇见刘秀心意已决，也就会心地笑了。刘秀即出王宫，与诸将见面。马武等一班河南籍的将士，也是对更始帝刘玄大表不满，皆劝刘秀留驻河北，拥兵自立。刘秀心中更踏实了，即派人速奔幽州、上谷、渔阳，让原官坚守原位，以抗拒刘玄所任命的新官。耿弇即刻做准备，去幽州发兵。

刘秀才计谋既定，就于次日召见钦差御史黄党，说道：“钦差大人，我想请你向皇上禀报，这河北一带尚未平复，本王及诸将还不宜还都。”

黄党猛吃一惊：“萧王殿下，你若不还都，可就是违抗圣旨了啊！这个罪责，你担当得起吗？”

刘秀冷笑道：“黄大人，自古言道：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我收抚河北，岂能半途而废，功亏一篑？”

黄党满面怒容：“那……我回去后就把你的话原封不动地说给皇上了？！”

刘秀满面含笑：“大人悉从尊便吧！”

“那……下官立即启程返京！”黄党愤然而出，众将手按剑把，个个跃跃欲试，要斩黄党，皆被刘秀挥手制止了。刘秀大



喊：

“送钦差返京！”

刘秀站在王宫高台上，目送那位把一张脸气成蜡黄、大鼻子又被众将吓歪了的黄党匆匆升舆而去，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他想：料你更始敢奈我何？你身边的那帮王匡、王凤、陈牧、朱鲋诸将，又有哪个敢率兵来河北，跟我刘秀一试锋芒呢？

刘秀送走了黄党，岂敢怠慢！即向邓禹问道：“耿弇要去发幽州之兵，这诸将中谁可与耿弇结伴同行？”

邓禹回道：“我近日常与吴汉交谈，见此人虽然年轻，但深通谋略，更是武艺高强，我听他讲起，前者寇恂去渔阳当说客，咱那位南阳老乡竟还是犹豫不决，多亏这位吴汉巧用计谋，派人假扮成您大司马的使者，持一封由吴汉书写、落款为大司马刘秀的书信，去见太守彭宠，并述说沿途刘秀大军势众的见闻，才使彭宠下定决心归附大司马的呀！再者，吴汉乃是南阳人，又曾因贩马而多次到这北地，又在彭宠处谋过事，深熟北方地理，此人智勇双全，他与耿弇是最合适的同伴。”

刘秀还不放心，忙把耿弇叫来，征求耿弇的意见。耿弇十分满意，并叙述当年与吴汉比武相识的交情。刘秀大喜，即拜吴汉为大将军，与耿弇即刻出发，持节北发各郡突骑。

这一对小将立即双双上马，率众出发。

幸而刘秀动手及时——那黄党持节北徇之时，苗曾等三位官员竟是同时抵达幽州、上谷和渔阳，拿出圣旨，就夺了官印。耿弇、吴汉分头行动。耿弇到了上谷、渔阳，快刀斩麻，杀了韦顺、蔡充两位刚刚接下印信、官椅还未坐热乎的太守，召集了许多突骑骑兵。

那刚刚接任的幽州牧苗曾风闻萧王刘秀不应调回长安，而要

征调郡国突骑，他岂肯听命？即刻勒兵备战，并派专使饬告：诸侯郡国如不见州牧虎符军令及州牧大人的亲笔字，不许放走一兵一卒。吴汉踏入幽州地界，立即派出探马，预先了解情况，当他了解到苗曾已经夺了幽州牧之大印，并着手备战，即心中有数了。吴汉先来到无终（今河北玉田县）县。苗曾正巧巡视到此，他以为吴汉并无准备，想给吴汉一个下马威，也好扬扬自己的威风，便下令出迎。苗曾率大队将士出至城门外，想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纵马直冲吴汉奔去，口中喊道：“幽州牧苗曾在此，来将还不下马！”

这吴汉一听来者乃是幽州牧苗曾，这一州之牧，官职不小啊，怎会这个来头？便心中有数了。这苗曾与吴汉走到马头相对，猛地抽出宝剑，向吴汉刺来。他心想：你这位将官，听我乃是新来的牧守，自然望而生畏，你稍迟疑间，我宝剑已到了。但他估计错了——贩马出身的吴汉，就是在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也如探囊取物，何况这一个武艺平平的州牧呢？只见吴汉一个“灯里藏身”，翻身一贴马腹，已经抽剑在手，趁苗曾的坐骑尚未错开，他就自己的马上一个“虎跃”，宝剑正刺中苗曾肋下。苗曾大叫一声，跌下马来。他的身子还未着地，就被吴汉复手一剑，枭下首级，腾身上马，大喝：

“哪个乱动，就是此例！”

吴汉所率领的这二十来个人，可都是经过他一手培训出来的高手，一个个飞身上前，逼住了苗曾的几员副将，大喝：“他是吴汉将军，哪个想死？”

这几位将军当然对马武、吴汉师徒俩的名字如雷贯耳，哪个愿意早死？即下马叩降。吴汉意料之外地一下就夺得兵符，北州震骇，郡国城邑无不望风弭从。



刘秀要在河北站稳，就得清剿河北境内的各路起义军，他首先向铜马军开刀。

这铜马军的渠帅是东山荒秃和上淮况，以剡（音敲，位于今河北束鹿县东）县为活动中心。刘秀既已斩了苗曾，就可征调幽州所辖十郡（涿郡、广阳郡、代郡、上谷、渔阳、辽西、辽东、右北平、薊菟、乐浪郡）之兵，共攻铜马军。铜马军自然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仓促间主动撤离剡县，转移到清阳城（今河北清河县东南）。

刘秀征讨铜马，首先连连失利：盖延率先头部队与铜马交战，被铜马军包围，冲突不出，幸亏邓禹率军赶到，方才杀退了铜马军。

素来作战骁勇的铄期，也被铜马大军围困，连连败北，残部缩于滏水岸边。幸亏刘秀亲自率军赶到，才救出了铄期。

几次作战失利，刘秀心急如焚。正在一筹莫展之际，耿弇率领的幽州突骑赶到了。这些御边骑兵个个盔明甲亮，神采奕奕，不但充实了部队的实力，也大大鼓舞了全军士气。

铜马军由于物资军粮储备有限，急于求胜，屡屡出营挑战。刘秀看出了对方的短处，坚营自守，以消耗敌方实力，不与数量上占优势的铜马军正面交锋；但对铜马军外出筹粮的小股队伍则坚决歼灭，以断其粮道。

两军坚持月余，铜马军粮草告罄，不得不离开清阳城，趁天黑向外线转移。刘秀乘机麾军穷追猛打，在馆陶（今河北馆陶县）又包围了铜马军，杀得铜马军死伤累累。幸得游弋于附近的高湖、重连两支农民军拔刀相助，才为铜马军解了围，一起向蒲阳（今河北完县）逃跑。

但是，刘秀早已在蒲阳布下了天罗地网，幽州十郡人马层层包围，铜马军缺衣少食，陷入绝境，只好向刘秀投降了。

刘秀对铜马降将各封列侯，一般士卒也保留原来的编制，以示怀柔。但这些降兵还是怀有二心，惟恐后来会遭屠戮，便有逃亡者。

刘秀意识到，真想留住铜马兵将，就得首先留住其人心。第二天，他起个大早，不带护卫，也不拿兵器，当然，腰间的长鞭和插于扎腿中的短刀是有的。他就这样独自骑着马，逐个兵营去看望那些铜马士兵，手拉着这些士兵问寒问暖，让这些士兵感到这位萧王真能“推心置腹”相待，也就安下心来。刘秀也因此而被传开了“铜马帝”的誉称。

刘秀既征服了铜马军，增兵十几万，就再图兴兵征讨。但他却不放心那位尚书令谢躬，担心他留在邺城，乃为自己的掣制，就亲往邺城，拜见谢躬，说：“谢大人，目前，河北还有数处贼兵。我欲出兵，追到射犬，定能大破之。但聚集于山阳之敌的尤来盗贼，势必惊慌逃窜。若借君之力，你我各自分击射犬、山阳之贼，分居此功，而利于两战同胜，如何？”

谢躬笑道：“我与文叔一殿称臣，共灭此贼！”

刘秀告辞而去了。谢夫人转出内室，插言道：“夫君，你与刘秀乃是心有嫌怨之人，你忠于更始陛下，与刘秀水火难容啊！你听他的虚谈，恐为他所害呀！”

谢躬笑道：“哼！就是这个刘秀，他能害得了我！倒是我必须抓住这次立功的机会呀！他击射犬，我狙击隆虑山之地的尤来杂兵，极易取胜，也是一次建功的机会呀！你没看那位马武，前日攻打信都城，他杀了信都王，傲得那鼻子都抬到额顶上去了！这回我也该立点功，以堵堵这些人的臭嘴呀！”

刘秀心知谢躬乃真心出兵建功，便放心地率兵离开邯郸，出



兵河内（郡名，治怀县，今河南武陟西南）。河内太守韩歆议欲拒纳，幕宾岑彭力劝，韩歆不听，仍谋拒抗刘秀。但刘秀到了怀城（河内郡治所），韩歆已经知道了苗曾、韦顺、蔡充被杀的消息，便自知不敌，急迫间开城迎降。刘秀已经察知了韩歆准备反抗的预谋，十分震怒，他召见官属，历数韩歆的罪状，似有杀一儆百之势。刘秀最后把目光盯住岑彭，说：

“岑将军，你去年坚守宛城，一旦破城之后，诸将皆要杀你，独有我兄长刘伯升极力保住你的性命，且得封归义侯，你曾为我兄长隶属。但你今日来到此处，此时此地了，你还曾参与到谋害我刘文叔的行列中来吗？闻自古名臣大将，都是贤臣择主而仕，良禽相木而栖，你如何前者报效王莽，后者跟随更始诸将，今又为韩歆同谋，如此毫无主见呢？这不有负于你一身的武艺和才干吗？”

岑彭面有惭色，却是不慌不忙地回答：“萧王殿下，我昔日追从王莽，只是害怕莽贼加害于小人的老母，如今，老母已死，无此牵挂了。我受柱天大将军天高地厚之恩，不等报效建下尺寸之功，大将军就遭害归天了。小人像是一只无线的风筝，又被聘为大司马朱鲋的校尉，从征王莽的扬州牧，升任淮阳都尉。将军徭伟反淮阳，臣独力难支，丢官逃出，不想再去长安求职，听说大司马你出徇河北，我即寻踪来到此地，碰上友人，荐为河内幕宾，我想寻机再寻您的下落。听说大司马受封萧王，我等皆劝韩太守开门纳降，共图报效，但韩太守优柔寡断，心念更始委任之恩……但是，我劝萧王殿下，韩太守既是开门纳降，便不当降罪；正如当初令兄长刘伯升之保我不死。降将若遭诛杀，有碍日后攻战呀！”

刘秀顿悟，笑道：“岑将军言之有理，但愿你跟随我刘文叔，能立奇功！诸位文官武将，各按原职，惟有韩歆，免去太守之

职，充邓将军帐下，以观后效！”

刘秀又得了大将岑彭，这位神勇将军，这回有了用武之地——如龙得水了。

刘秀既然占领了河内郡。这里北有太行山之险，南据河津之要，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加之人口稠密，物产丰富，刘秀真为能得到这一战略要地而兴奋不已。

更让刘秀喜出望外的是：拥有强大军事实力的赤眉军将领与更始帝发生了公开冲突，正统兵挺进关中，要与更始朝廷一决雌雄。刘秀立即看好了这个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大好机会，马上拜邓禹为前将军，从麾下分出两万精兵，由邓禹率领，跟在赤眉军后面，伺机在关中建立立足之地；自率主力继续北上，以期尽快地肃清河北地区的各路义军，然后再集中全力向西，乘更始、赤眉两败俱伤之际，把主宰天下的权力掌握于自己手中。

刘秀要率主力北上，又担心驻扎在黄河南岸的更始军乘机渡河犯境，这实是后顾之忧啊！他要选一个合适的将领留守于河内郡，谁最合适呢？邓禹推荐寇恂。他说：“寇子翼文武兼备，智勇过人，由他留守河内郡，万无一失。”刘秀当即任命寇恂为河内太守，行（代理）大将军事，并谆谆嘱托道：

“子翼，当年我汉高祖在关东和西楚霸王争雄，派萧何镇守关中，奠定了帝王之业。现在，我把河内郡委托给你，希望你也能像萧相国那样，治理河内，驻守河内，勿为我增后顾之忧啊！”

刘秀又任冯异为孟津将军，率魏郡（治所在今河北临漳县）和河内郡的地方军队在黄河北岸布防，协同寇恂防御更始军。刘秀这才放心率军北上。

那汇聚于射犬的义军，并非是一支不堪一击的军队。耿纯率先头部队提前于射犬附近扎营。当夜就遭到义军的突然袭击。义



军箭矢如雨，耿纯军不曾防范，即遭重创。耿纯即组织坚守阵地，又从速命两千勇士，绕到义军身后，飞箭突射，呼噪震天。这支义军因不摸底细，恐遭夹击，才仓促撤退了。

这支义军又乘机去夺汉将钭期的輜重。钭期率军拼命死守。他亲手杀死义军数十人，终于击退了义军，但钭期也身负三处重伤。

刘秀怒气不息，命令猛攻射犬城。

刘秀联想到自己在昆阳大战中的经验，亲自精选出一支突击队，交由勇将贾复率领，即升偏将军贾复为都护大将军。他看见贾复的马瘦，亲自解下了自己战车上的辕马，换给了贾复。贾复心里热乎乎的，说：“不攻下射犬城，就不回来见萧王！”

攻城激战从清晨持续到日中，射犬城依然难下。刘秀见一时难下，传令部队撤下来，吃过饭再战。贾复瞪着发红的眼睛吼道：

“先破敌，后用餐！”

贾复甩掉上衣，赤着膀子，一手挥刀，一手抓住云梯，大吼着攀进了城堞。几名守军要掀他的云梯，却被他的这副凶相吓得手脚发软，被贾复一跃而上，抡开了这把单刀，即刻就把十几名义军砍翻在地，乘此机会，那汉军一拥而上。刘秀一看贾复得手，大吼一声，亲自攻城。射犬城一鼓而下，义军残部急忙向隆虑山转移。

这隆虑山乃是尤来义军的根据地，尤来义军首领，竟与赤眉军渠帅同名——也叫樊崇。这樊崇智勇双全，所率义军也是河北几股义军中实力最强的一支军队。他获悉汉军来攻，早在隆虑山山坳处布下了埋伏，只待汉军到来。

刘玄的尚书令谢躬，这次为建头功，命马武率部殿后，自己

率军当先开路。一旦陷入重围，谢躬吓得魂不附体，只顾喝斥众将奋战。激战到天傍黑，谢躬见自己身边只有十几人了，他在亲信将士保护下，趁天黑夺路逃走，奔回邺城。

这时，大将吴汉和岑彭已经率人马占领了邺城。吴汉已经潜入城中，以利害关系说服了邺城太守陈康，陈康拘禁了更始将领刘庆和谢躬的妻小。

正在此时，惶惶如丧家之犬的谢躬，刚进得邺城，就被守城将士拽下马来。谢躬大惊，骂道：“我乃尚书令谢躬，谁敢绑我？！”

大将吴汉挺刀闪出，怒喝道：“谢躬，凭你这个狗才，还想在河北跟萧王斗法？你中了萧王的调虎离山之计了，就由我送你到阴曹地府去等你的更始帝吧！”说未毕，手起刀落，把谢躬的头砍得在地上滚出老远。他的十几位随从吓得舌头都缩不回去了，叩头如捣蒜，乞求投降。

那大将马武，他根本就不曾跟上谢躬的队伍，而是率部直投刘秀，就在射犬城与刘秀军相汇了。

这支尤来义军虽然在隆虑山打败了更始帝的谢躬军，自身损失也相当惨重，便主动沿太行山东麓向北部地区转移。但刘秀岂肯放弃这个机会？他催动大军，日夜兼程，向北挺进，先后在元氏（今河北元氏西北）、右北平（治所在今河北满城北）连连击败尤来结盟的“大枪”、“五幡”等义军，杀伤甚重，缴获甚丰。刘秀遂有些飘飘然了，他觉得尤来义军已是强弩之末，战机不可贻误。遂留吴汉率大军徐进，自己与耿弇、马武等领着数千轻骑，充做前部，寻战尤来军主力。众将劝他不可轻敌，刘秀不以为然地说：

“王莽在昆阳陈兵四十多万，我都不怕，还怕这些尤来草寇



吗？”

尤来军善于打伏击，又在顺水（今湖北徐水县）北岸设下埋伏。刘秀率众贸然进入伏击圈。立即被分割包围了。刘秀即令撤退，但尤来军竟个个视死如归。打退一批，又上来一批。最后，刘秀只杀得匹马单铖，退到一个山崖下。又冷不防从斜刺里冲出一员偏将，挥刀砍断了刘秀的马腿。刘秀被摔倒在地，又“呼喇喇”冲上来十几名尤来军，刘秀顾不得伤疼，一跃而起，往土崖上爬。爬到了崖顶，一看，坏了！崖高数丈，三面临空，已无路可行。追兵呼喊着来到跟前了，刘秀一咬牙，纵身从崖上跳下。

说来也巧，崖下是大路，刘秀的骑将王丰纵马正从崖下过，这刘秀命不该绝，就正巧落在了王丰的身上。王丰扶住刘秀，把自己的坐骑让给刘秀骑上。这时，大将耿弇、马武又纵马赶到了。

尤来的军队调整队形，又围上来了。

耿弇手持硬弓，在前面开路，连连射倒企图阻拦的尤来兵，好汉马武提刀断后。吓得尤来兵不敢靠近。王丰保护着刘秀，终于冲出了重围。

刘秀收拢残兵，一口气跑到范阳（今河北定兴县西南），仍然惊魂未定。他望着耿弇、马武和王丰，动情地说：“今日若非你三位奋力相救，我的命就真的会葬送到这班草寇手里了！此乃轻敌之过呀！”

这次作战，刘秀损兵数千。而更重要的是失去了与大队的联系。众将听到传言，说刘秀已死在乱军之中，便纷纷无主，说道：“没有萧王了，我们……群龙无首，怎么办？不如就此散伙了吧？”

吴汉虽然年轻，却有主见，他把众将集合起来，说：“诸位将军，萧王是吉是凶，现在还很难断定，但即使萧王真的有个三

长两短。他还有侄子——就是刘祗之子在南阳呢！我们尊他做汉王，也要把萧王的事业进行到底。昔日周公辅佐成王，不也是流芳千古吗？”

诸将皆赞成吴汉之说，定心扎营，以待大战尤来军。

尤来本想乘顺水之胜而聚歼汉军，但见汉军大营稳定，刘秀又去向不明，遂不敢轻易进攻，引众连夜撤退。

几天后，刘秀回到了大本营，汉军士气重振。刘秀顾不上休息，率军在安次（今河北廊坊市西北）与义军对垒。

刘秀记取轻敌猛进之教训，稳扎大营。军士按序列排列整齐，然后派在蒲阳作战中立有大功而被拜为强弩将军的陈俊首先冲击五校军。

陈俊咬牙切齿，手挺点钢枪，飞马直入敌阵，一连就挑翻了十几个尤来军。枪尖挑弯了，他干脆扔掉大枪，跳下马来，拔出腰间短剑，又与乱军厮杀。尤来军从未见过这种虎将，纷纷躲避后退。陈俊则越杀越勇，又击杀五校一员渠帅。

五校兵一退，其他尤来军也开始退缩。刘秀乘机大喊道：“大家都像陈子昭这样，什么强敌不能攻克！冲啊！”

一声令下，汉军个个奋勇，人人争先。尤来义军被杀得丢盔弃甲，死伤三千多人，尤来率残部向渔阳（郡治渔阳，今北京密云西南）一带逃命。

渔阳郡临近边塞，民族混居，环境复杂。这些义军一旦撤到了那里，就会给征剿带来极大的不便。陈俊向刘秀建议道：“萧王殿下，在下已经发现，这些尤来军都没有多少粮草，大概就是依靠抢劫，走到哪儿，抢到哪儿。如果我们派一支突骑，绕到尤来军前面，组织沿途坚壁清野，断绝了敌军的供应，使其孤军入生地，食宿无着落，他们就不得不束手请降了……”

刘秀笑道：“陈子昭，你可真正成了一位有勇有谋的大将了！”



哈……”他欣然答应陈俊之计，就命陈俊挑选一支精悍骑兵，绕向前面，实施困敌之计。自己在蓟城（今北京西南）坐镇指挥，由吴汉率耿弇、景丹、盖延、邳彤、耿纯、刘植、岑彭、坚鐔、王霸、马武等十几位能征惯战的名将，率部从后面掩杀。

陈俊在尤来义军北撤的路途中，号召农民收藏粮食。这当然是个顺茬之事——农民们迅即把粮食极力收藏了。陈俊又组织民众，利用已有的城堡和壁垒层层设防，使尤来军前受阻，后受攻，又忍饥受饿，索取无门，这部队就逐渐逃散了。

吴汉又在潞县东（今北京通县东北）、平谷（今北京平谷县）组织了两次大会战，尤来军被歼一万三千余人，残部退入右北平郡无终（今天津蓟县）、土垠（今河北丰润县东）一带。吴汉穷追不舍，一直追杀到浚靡（今河北遵化西北），再次给尤来军以沉重打击。残存的义军被迫逃到辽西（治所在今河北卢龙县）、辽东（治所在今辽宁辽阳），又被当地少数民族乌桓、靺鞨人擒获，他们或是被斩杀，或是被强迫当了奴隶。至此，原来活跃在河北地区的成百万农民起义军，就基本肃清了。挥戈他向，战云正浓。正是：

转战河北已扫清，萧王冒险几丧生。

挥戈他向又喋血，九州烽火战云浓。

第四十二章 棚邑称尊 樊崇设阍

• 刘秀终于放开了胆子，在鄯邑称帝——汉光武。
群臣为劝刘秀称帝，却费尽了口舌，是刘秀胆小吗？

• 你拥绿林军一个姓刘的刘玄称“更始”帝；我赤眉军也要拥一个姓刘的皇裔称帝，实在难找，就找了一个“盆子”……

• 赤眉军也是一样——历史教科书上只写其为农民起义军，却避讳了他们的趣谈……

更始帝的右大司马朱鲋，率兵驻守于洛阳，统筹指挥。而官封舞阴王的李轶和廩丘王田立，皆为朱鲋的副手，充任前敌，其所率军队，号称三十万大军。刘玄又令武勃任河南太守，管领粮草供应。他们闻知刘秀率兵北上，就准备乘虚渡过黄河，进攻河内。这事早在冯异的预料之中，因他与李轶早已相识，就写下一书，派人送交李轶，书中略云：

愚闻明镜所以能照形，往事所以可鉴今：昔微子（商纣王庶兄，名启）去殷而入周，项伯（项羽之叔父）叛楚而归汉，周勃迎代王而黜少帝（吕后专政而立之帝，乃是吕后命惠帝取他人之养子，乃傀儡皇帝），霍光尊孝宣而废昌邑，彼皆畏天知命，睹存亡之符，见废兴之事，故能成功于一时，垂业于万世也！苟令长安尚可扶助，延期岁月，亦恐疏



不间亲，远不逾近，公定真能安居一隅哉？今长安坏乱，赤眉临郊，王侯构难，大臣乖离，纲纪已绝，四方分崩，异姓并起。是故萧王跋涉霜雪，经营河北。方今英俊云集，百姓风靡，虽邠岐慕周，不足以喻。公诚能觉悟成败，函定大计，论功古人。转祸为福，在引时矣！若待猛将长驱，严兵围城，虽有悔恨，亦无及已！

冯异写的这封信，列举了古代几位弃恶从善的明智人物，分析了更始帝刘玄朝廷的目前处境，劝戒李轶，要效法古代明智人物，可倾向刘秀，以创千古之大业。李轶在此时此境，当然对冯异的信中分析毫无异议了；但他踌躇了多时，实在后悔自己当初一时之迷，听信朱鲋之言，参与陷害刘祗，构成难解之嫌隙。如今，刘玄之懦弱无为，实已不可收拾，而赤眉军已经开始向更始军进攻，渠帅樊崇、逢安、谢禄、杨音等分道入关，形势已极不妙。而目前的萧王刘秀，如日中天。自己若要改投刘秀，他能不记当日之仇？冯异的这些话，总不是出自刘秀之口啊！思来想去，李轶总想为自己留条退路，就只好含糊其辞地回了一封信，交与来使带回。冯异接到回书，只见信中写道：

轶本与萧王首谋造汉，结死生之约，同荣枯之计；今轶守洛阳，将军镇孟津，俱据机轴，千载一会，思成断金，惟期转达萧王，愿进愚策，以佐国安人。

李轶的回信，其意也很明显：他已后悔当初之加害刘祗，现在回心转意，愿为刘秀“进愚策”，这就要看刘秀的态度了。冯异知李轶既已有归顺之意，就不再发兵进攻了。于是，他只留数千人守卫城池，自率万余精兵北上，一举打下了天井关（也叫太行关，在今山西晋城南太行山上），攻克了上党郡（治所在今山西长子县）的两座城，往南又占领了河南郡（治所在今洛阳市北）成皋以东十三个县，杀了更始几员大将，收降了十几万士

兵。更始河南太守武勃率万余人想夺回成皋。冯异主动迎击，引部渡过黄河，在土乡（今洛阳市东）拦击武勃。武勃陷入重围，向李轶求救。李轶装聋作哑，武勃只得冒险突围，正遇“大树将军”，横刀拦住，交马不几合，只听“砦”的一声，武勃已经人头落地了。败兵哗然逃散，非亡即降，冯异趁势攻下了河南（郡治为今洛阳县）。

冯异打了这几个胜仗，写信给刘秀，信中当然述说李轶“按兵不动”之功。刘秀又岂能忘了李轶反黄作黑、陷害兄长之仇？他笑道：“要是果真如此，李轶此功不小啊！我可以封他一个什么官呢？”他故意将此信转给各地的郡守、郡尉传阅。但他给冯异的信中，却是写道：

季文多诈，切勿轻信。

季文，乃是李轶之字。刘秀这一个表态，就把李轶之事搁置下来了。但是，刘秀让众人传阅李轶写给冯异之信，这李轶谋叛更始之事，就传到朱鲋的耳朵里去了。朱鲋近来就封王不封之议，已经对李轶等心怀不满，今又见李轶欲脚踩两船，他朱鲋岂不生怒，即暗派刺客，不久就把李轶刺杀于军中了。朱鲋既杀李轶，又在洛阳城中清洗李轶党羽。不少人怕受牵连，偷偷潜出洛阳，投降了冯异军。

冯异知李轶已死，心中暗暗佩服刘秀城府之深。他闻听朱鲋已经派遣讨难将军苏茂和副将贾强率三万人马从巩县北渡黄河，攻打温邑（今河南温县西），朱鲋自己也带了数万人马攻取平阴（今河南孟津县北），企图使冯异首尾不能相顾，难以抵敌。

冯异将计就计，派副将率一支人马赴河内支援寇恂迎战苏茂，自率轻骑部队渡黄河南下，与朱鲋反其道而行之，直捣更始军腹心。

寇恂接到更始军北犯的警报，立即赶赴温邑前线指挥，并传



檄各属县也赶快到温邑迎敌。

敌众我寡，军吏们为寇恂的安全担心，劝寇恂道：“自黄河南岸而来的更始军，见头不见尾，太守应当等候各路人马会齐了，方可与敌作战，否则，就太危险了！”寇恂慨然道：“温邑乃是河内郡的屏障，丢失了温邑，河内郡如何能守护呢？”他不避危险，连夜赶往温邑，为温邑的将士壮胆打气。

天将拂晓，更始兵就已经赶到温邑城下，立即发动攻城。寇恂身着戎服，亲临指挥，连连击退敌军进攻。

这时，冯异派遣的援军赶到了，各县的民兵也陆续赶到了。四面夹击，人声鼎沸，幡旗蔽野。寇恂让城上的守军击鼓高喊：“萧王带着援军赶来了，洛阳兵跑不了了！”这城下的更始将士，哪个不知道萧王刘秀在昆阳大战中的威名？苏茂一看这阵势，也认为是刘秀的大兵赶来了，他拨马先跑，副将贾强紧跟逃命，这大军就像潮水般退去。寇恂抓住时机，麾军内外夹攻，那更始军挤到河里淹死的也有好几千人。数万人被俘。贾强逃避不及，正遇寇恂，被寇恂一刀砍为两段。这真是：武勃不舞，只看冯异刀舞，舞下武勃之头；贾强假强，倒让寇恂逞强，落得飞刀分身。

朱鲈得知苏茂兵败，哪敢再攻平阴？赶忙撤回洛阳城里。寇恂追过黄河南岸，与在那里作战的冯异军相汇合。两军绕城一周，吓得朱鲈闭门坚守。因主力不在，冯异、寇恂也无意攻打洛阳，只是小示军威，迅即撤军了。朱鲈初与北军作战，即已经丧胆，城门紧锁，吊桥高悬，不敢轻举妄动了。

那寓居长安城中的隗嚣，在府邸中吞着新年佳节期间的苦酒，他与隗崔、隗义对坐忧叹。想当初称雄陇西，占有武都、金城、酒泉、敦煌等七个大郡，以至德尊贤，广集豪杰，基业已定。悔不听军师方望之言，盲目应诏来长安，封了个有名无实的

右将军。眼看着朝中的王侯重臣专置牧守，称雄州郡。而自己属于个天外来将——“外来户”，被拴在另一个“橛”上，如虎离山，如龙出海，无能为力了。而府门外岗哨林立，又显然如同软禁，让人心酸。隗崔、隗义怨气冲天，喝着闷酒，拍打几案，发泄着心头的怨恨。

当初极力主张东来的隗嚣，肠子都悔青了，低头无语，事到如今，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但是，隗崔、隗义谈论那公孙述于成都自立为蜀王，何其逍遥？他二人不甘心困于帝都，悄悄商讨叛归陇西的计划。隗嚣觉得西归之路已被赤眉军堵住了，惟恐这叛归的罪名落到自己的头上，便暗中告发了隗崔、隗义，使二人同时遭诛。这位隗嚣用亲人的尸骨垒筑了自己的品级台，刘玄认为隗嚣忠于朝廷，加封他为御史大夫，与更始帝的岳父赵萌共秉朝政。

更始帝刘玄闻听秦丰起兵于黎丘（古城名，一作犁丘，今湖北宜城西北），号楚黎王；方望等立孺子婴为天子，居临泾（古县，治今甘肃镇原南）。刘玄对于秦丰称王，还不甚犯忌，惟对孺子婴十分嫉妒，派丞相李松率大军击之，一战即扫平了临泾，把个无辜的刘婴也枉送了性命。

刘秀的勇将贾复，在各部军追击尤来残部时，最为坚定，率部追赶五校义军，直至真定（今河北正定南），十荡十胜，大破敌军。但贾复也身受十几处重伤，几不能起，在营中请医调养。部下将此消息告知刘秀，刘秀大惊，叹道：“贾复勇敢绝伦，我曾经不令他独自统领一军，就是恐怕他轻敌血战而致伤，今日果然受此重伤啊！这岂不是要失去我一员勇将？”

刘秀即派人跟随去看望贾复，嘱咐道：“你告诉贾复，我听说他的妻子已经有孕了，如果她生一女孩，将来就是我的儿媳



妇；若生一男，将来就是我的女婿。让他只管放心养伤！”刘秀派使者时，是惟恐其难能康复，以此言安慰之。但谁想到，贾复似乎让这一许诺激动得生机顿发，竟又从死神手中挣了回来。当他康复回到刘秀身边时，刘秀非常高兴，握着贾复的手，询问病情好转情况。但贾复却见站在一旁的马武等大将一个个面色不愉，便问道：

“子张兄，你沉着脸，为着何事啊？”

马武两手一摊，说：“君文，就看你的脸面了。我们众将已经是四次劝进了，局势发展到这种地步，萧王还不肯就帝位，叫大家失望啊！众将委托我这个南阳人当代表，向萧王劝进，萧王还想砍下我这颗黑头……”

刘秀解释道：“君文，你也先别劝，我现在认为，还不到瓜熟蒂落之时。待更始帝垮台之后，我再称帝，收拾局面，才不至于落个争帝位的丑名啊！”

更始帝的丞相李松，率副将苏茂击垮方望、弓林而杀刘婴之后，自认为成了一代名将，凯旋还朝，便目空一切了。听说赤眉军逼进弘农（古县名，今河南渑池东），他又向更始请命，更始先遣苏茂前往弘农阻敌。但赤眉军连战皆胜，李松即率大军，出至茅乡（地名，位于渑池西），与赤眉军相遇。两军列阵以战，李松也大败亏输，死伤三万多人，率部逃往稠城（地名）。赤眉军则进驻华阴（县名，陕西省东部，渭河下游）。

刘秀征铜马，战尤来，就连乙酉年的大年春节都是在军营中度过的。经过半年之久的激战，平定了河北各路义军。众将就集中意见，再劝刘秀立帝称尊。刘秀率大军由蓟（今北京西南）回到中山（今河北定县）众将进行第二次劝进。当走到南平棘（今

河北赵县东南)时,那位率宗亲抬着棺材投军的耿纯就瞅准了一个刘秀心情好的机会,单独跟他谈心,说道:“萧王殿下,这些将士们别亲友、离故乡,提着脑袋跟随您爬刀山,下火海,图的个啥?还不是为的能一朝攀龙附凤,光耀子孙啊!如今,那些无德无才之人,争相称帝,而萧王您仁德布于天下,威风震慑三军,您一旦称尊,对那一个个的小皇帝就是迎头一击呀!您也好号令三军,一统天下呀!要是殿下您再这么推三阻四,把大家的心都寒了,一旦各人失去了希望,各奔东西,萧王您可就是一个光杆司令了啊……”

刘秀皱眉沉思,目不转睛地望着耿纯,说:“伯山,你说的……极有道理,我又何尝不愿意称尊呢?这时机真已到了……瓜熟蒂落的时候了吗?你让我再想一想吧!”

“好吧!在下知道萧王胆大而心细,但请您也注意几句成语,投鼠不能忌器,你怕落个与更始争帝之名,但他当初也是这么想的吗?请萧王速下结论,勿寒了众将之心啊!在下告辞了!”耿纯退出中军帐,他看得出,萧王开始心动了。

刘秀当然心动了!特别是耿纯刚刚说过的一句话:是啊!当初更始帝捡了个皇帝当,而且杀刘縯,嫉刘秀,他为什么不怕国人耻笑呢?他和他的拥戴者们对待我这个昆阳大战中的刘秀的所作所为,又何曾有半分良心可言?刘秀更想到,一个个的义军头领们,都想立一个刘姓人物为天子,这且不算,就在一个月前,西蜀的公孙述也称帝了啊!这样看来,众将所议不差,正如当日立刘玄时朱鲋说的那句话:疑事无成,自己该下决心了啊!

想到了公孙述的称帝,刘秀才下定了决心。到了鄆县(今河北栝乡县北),即把密友冯异从孟津召来,一方面了解更始朝廷的动向,一方面商讨称帝事宜。

冯异一见到刘秀便说道:“萧王殿下,那公孙述,字子阳,



本是茂陵（陕西兴平东北）人氏，他自四川成都发迹，遂号为成家，今僭称帝号，纪元龙兴，封李熊为大司徒，封弟公孙光为大司马，公孙恢为大司空，召集各路人马，占据益州（辖境占四川、陕西、湖北、贵州一部分）。殿下，这外姓人都称帝了啊！更始帝如今四面维谷，其势必败呀！欲保汉室宗庙，就惟有大王您了，请殿下服从众请，尽快表率万方吧！……”

刘秀叹道：“我实在为孺子婴之死感到惋惜呀！当初王莽为什么要立他呢？就是觉得他是一个无知的孺子，才能由王莽摄政呀！又谁知这孺子婴是什么人的儿子呢？长大之后，一个猪狗不识的庸人，却也为当皇帝送了性命……咳！我这几日也总是让诸将以皇位之事搅得我头晕脑涨，昨夜就做了一个梦，我乘赤龙上天了，醒过来之后，还觉得心悸，恐怕这帝位是不容易坐的呀！”

冯异立即跪下，奏道：“此乃天命所归，精神感应，还有什么可迟疑的呢？当年汉高祖就是赤龙下凡，殿下亦是赤龙当立帝位呀！殿下提到醒后心悸，乃是殿下一向处事慎重之因，这也是预治天下的征兆啊……”

这时，裨将进来禀报：“萧王殿下，有一位名叫强华的孺生，自称是大王的故人，特从关中前来求见殿下！”

刘秀说：“我在长安求学之时，是有个学友名叫强华，快请他进来吧！”

裨将转身出帐，去请强华。刘秀亦急忙出帐相迎，一见面，果是学友强华，刘秀执其手笑道：“数年不见，强华弟何来得如此唐突啊？”

强华笑道：“在下这些年更加矢志研究《易经》，今日特来进献《赤伏符》，请君一观！”

“哦！赤伏符？”刘秀大惑不解。就见强华已经献过《赤伏符》，为刘秀展开，只见帛轴上写着：

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运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

刘秀皱起眉，问强华如何解释，强华说：“这讖文的意思是：萧王眼下正在发兵扑灭不道之兵，这四面八方却是战火云集，许多人都在争着当皇帝，可真正应当成为天下之主的人物，却只能是萧王。这“四七之际”者，是指从当年高祖斩蛇起义，到现在刚好是二百二十八年——四七二十八。‘火为主’，是说崇尚火德的汉室，必然为他的后裔复兴，其他人是没有这个资格的。”强华对此讖语做了这些解释，已经与当年的哀章为王莽献《金匱策书》助王莽篡位的做法有雷同之处了。不同的是：那哀章的《金匱策书》中捏造了一些该封的官职和人名；而强华这份《赤伏符》却只是为着劝刘秀称帝。在当时，人们都绝对相信这类图讖之事，刘秀更是一个相信图讖学的典型人物。他便笑道：“这《赤伏符》果然可信吗？”

强华立即跪拜：“这讖文相传，强华何敢臆造！你忘了吗？咱们在长安同窗共读时，就有‘刘秀当为天子’的讖言，如今可是前后相合了，愿主公勿再迟疑了！”

这时，冯异已率众将进帐了，众将争看《赤伏符》。冯异忙与众将上表：

“受命之符，人应为大；万里合信，不议同情；周之白鱼，曷足比焉？今上无天子，海内淆乱，符瑞之应，昭然著闻，宜答天神，以塞群望。”

刘秀此时眉开眼笑了：“既然天命难违，尔等择定吉日，设坛登基。”

众臣僚欢呼雀跃，一致说第二天（公元二十五年农历六月二十二日）就是上上大吉的日子，也不待刘秀布置，就七手八脚地在鄴县城南千秋亭畔一个叫五成陌的土丘上建起一个高坛，为刘秀举行登基大典。



天公也似乎有意作美，本来这几天一直是阴霾的天空，今日却变得风清气朗，万里无云。刘秀身穿龙袍，头戴鎔冕，在臣僚们的簇拥下登上祭坛。

祭坛上早已燃起香烛，摆设三牲（整羊、整牛、整猪，也称“太牢”或“大牢”），以祭祀天上的神灵和汉室的历代祖宗。

刘秀又燃起一炷香，在肃穆的乐曲声中，宣读祝文：

皇天上帝，后土神祇，眷顾降命，屡秀黎元，为人父母，秀不敢当。郡下百县，不谋同辞。咸曰：“王莽篡位，秀发愤兴，破王寻、王邑于昆阳，诛王郎、铜马于河北，平定天下，海内蒙恩。上当天地之心，下为元元所归。”讖记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秀获固辞，至于再，再于三。群下僉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

祭祀已毕，刘秀就座，南面称尊，接受诸将朝贺。改元建武，大赦天下，改鄡邑为高邑。

光武帝回到邑中，正巧夫人郭圣通生下皇子刘强，喜气弥漫着高邑。

刘秀即位，群臣庆贺已过，刘秀就欲置三公之职，他打算任平狄将军马成为大司马。诸将不服，议论纷纷。刘秀便来了个冲破古例陋习的新举措，他下了一道诏，命群臣上表，举荐可任大司马的人选，原因很清楚：大司马乃是指挥全国军队的官，目前，国事未平，群雄争立，刘秀还需要选出一个确实能孚众望的大司马。众将根据刘秀入河北以来的大小战例分析，纷纷上表荐贤，这大司马的人选出来了：一个是吴汉，一个是景丹。

刘秀细细分析这两个人选，当众说道：“景将军乃北州猛将，而吴将军有发渔阳兵、建大策之勋，又诛杀幽州牧苗曾、尚书令谢躬，功劳甚大，旧制骠骑将军官与大司马相同，就以吴将军为



大司马吧！”

众将鼓掌表示赞同。刘秀又封野王令王梁为大司空，以邓禹为大司徒，再以偏将军景丹为骠骑大将军，大将军耿弇为建威大将军，偏将军盖延为虎牙大将军，护卫朱祐为建义大将军，中坚将军杜茂为骠骑大将军，诸将皆有封赏。

邓禹正在长安战场上，无法受封。光武帝刘秀遣使者执节河北，拜邓禹为大司徒。策曰：

制诏前将军邓禹：深执忠孝，与朕谋谟帷幄，决胜千里。孔子曰：“自吾有回（颜回），门人日新。”斩将破军，平定山西，功效尤著。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做司徒，敬敷五教，五教在宽。今遣奉车都尉授印绶，封为酈侯，食邑万户。敬之哉！

邓禹口呼“万岁”，谢恩受职，年仅二十四岁。

更始刘玄称尊三载，毫无建树，部下诸将，皆已离心离德了。近日赤眉军进关，守将闻风瓦解，关中地震。河东守将王匡和张卬，又被刘秀的前将军邓禹攻破。这王匡、张卬奔回长安，就与众将议道：“河东已经失陷了，赤眉军又攻过来了，我等不如先把长安劫掠一空，径归入南阳，若敌兵再追到那里，咱们就再入绿林山或洞庭湖为盗，免得在此处与更始帝同归于尽！”众将皆还留恋当年那种据山为盗的生活，面临困境，当然不愿在此冒险，就都赞成这个意见。众将推举张卬入见更始帝刘玄，商量东归之计。但刘玄又如何能同意再去为盗呢？那么办，他的皇帝之位不就是作废了吗？他绝口不应，面有愠色，张卬便愤愤退出了。

刘玄越想越不对劲，这天晚上便颁布命令：派遣王匡、陈牧、成丹、赵萌等出屯新本（今陕西临潼东北），李松移军据城（新本之鸿门亭），守边拒敌。张卬心中怏怏不乐，又与申徒建等



密谋，准备劫持刘玄出关，还是按他的打算行事。申屠建等也都知道前途无望，十分赞成张印之计。

还有那陷害亲人以谋取御史大夫之职的隗嚣，听说刘秀在郾邑称帝了，便放胆向刘玄进谏，要刘玄见机让位，归政于河北刘秀，以抗赤眉。但刘玄岂肯答应？只是面临危局，他不好发作罢了。隗嚣见刘玄已经无甚希望了，就也去与张印等通谋，准备劫持刘玄。不料想这些人的活动竟被颇有心计刘玄看出来了。他先诱申屠建入殿，伏甲帐中，把申屠建刺死。这位当年怀仇最积极举玉玦以示刘玄杀刘稭的申屠建，今日也遭刘玄之毒手。刘玄一面派遣人去召隗嚣，这隗嚣已经预有防范，称病不入宫。刘玄遂派亲兵去隗嚣的府中缉拿隗嚣，一同捕杀张印。隗嚣与门客突围夜出，奔还天水（汉郡，治平襄，今甘肃通渭县西南）。张印却号召部下亲兵，反攻刘玄。刘玄亲督卫士，且战且退。张印即纵火烧宫门，又使得长安皇宫烈焰腾空。刘玄走投无路，慌忙开了后门，带领妻妾车骑百余人，奔往新本，投依赵萌。赵萌因已将女儿纳入后宫，成了刘玄的爱妾，此时已成翁婿，今日只得接纳了刘玄。刘玄告知张印叛乱，并怀疑王匡等亦是同谋。赵萌乃替刘玄设计，诡传刘玄之命，去传召王匡、陈牧、成丹三人前来议事。陈牧、成丹，闻命即至，即被伏兵砍死。偏偏真正参与谋事的王匡来迟了一步，就有人传出消息，王匡急忙奔脱，与张印合兵反攻刘玄、赵萌，先占住了长安城。刘玄、赵萌收集了陈牧、成丹之兵，共攻长安，刘玄又调掎城的李松前来增援。张印自恃勇力，率兵出城，与李松等大战，大败亏损，他就与王匡逃奔南阳去了。

刘玄重新进驻长安，见宫殿已被烧毁了，只得移居长信宫，这位更始帝就快变成光杆儿司令了。

刘秀称帝即位封官，也有人对所封官位不满，这人就是渔阳太守彭宠。这彭宠既是刘秀的南阳老乡，又是盖延、王梁、吴汉的老上司长官。如今，吴汉都成大司马了，而彭宠还是原职，所以不满。刘秀表示：现在升官大小，只按功劳大小，而不能按原来的官位高低。

刘秀听说前密县（今河南郑州市西南，以密山得名）令单茂，字子康，宛县人，一向爱民如子，即派车征召，封为太傅，加褒德侯。单茂与宛人孔休、陈留郡的蔡勋、安众县的刘宣、楚国的龚胜，上党郡的鲍宣，六人同心，不事王莽，名垂当时。刘秀赐谷旌表孔休、蔡勋的子孙，封鲍宣安众侯，擢升龚胜的儿子龚赐为上谷太守。刘秀尤其重用鲍宣。

光武帝即位之初，宽柔以司，招贤用才，深得民心。更始帝的廩丘王田立，率兵前来归降。

光武帝的兵马攻打洛阳，刘秀亲赴怀县（今河南武陟县）前线。他派建威大将军耿弇率强弩将军陈俊驻屯五社津（今河南巩县黄河渡口）防备荥阳以东敌军侵袭，保证后方安全；再派大司马吴汉率朱祐、岑彭、贾复、坚鐔、祭遵、王霸等十一位大将，主攻洛阳。

金秋八月时节，刘秀就在与洛阳只有一河之隔的河阳（今河南省孟县西）的一个过亭里坐镇指挥。他命刚刚归降的田立也率部攻城，以建功业。吴汉督大兵围困洛阳，发动猛攻。

洛阳守将朱鲋，因有杀刘祗、害刘秀之嫌，坚守洛阳。城里一个右大司马朱鲋，城外一个大司马吴汉，各下狠心，奋战不息。

那位赤眉军渠帅樊崇，率众自华阴迫近长安。有方望之弟方阳，欲为兄报仇，因迎见樊崇，献计道：“更始帝目前已经面临



危机，政令不行。河北刘秀又登帝位了。今将军拥众甚盛，西向帝都，至今也没有一个名号，反使人呼为盗贼，如何能够长久？依在下看来，将军可也寻一位宗室，立为皇帝。将军即可仗义征讨，那才名正言顺啊！

樊崇忖道：“你倒是言之有理，我当尽快物色一个汉皇宗室人物！”

原来，在樊崇部下有一齐巫，曾托词景王附身，很得樊崇信任。这景王就指高祖之孙刘章。刘章曾参与平定诸吕氏之叛，得由朱虚（今山东临朐县）侯晋封城阳王，死后谥曰景王。这齐巫听说樊崇要立汉裔，就极力想荐举景王刘章之后人。可巧这樊崇兵多是山东人，就很快寻出了两个姓刘的，一名刘茂，一名刘盆子，这二人原是一门兄弟。这刘盆子最年幼，只有十五岁，现为樊崇右校刘侠卿牧牛，呼为牛吏。刘侠卿查问刘盆子履历，确实是景王刘章的嫡派子孙，当下报知樊崇。樊崇看这刘盆子长得猥琐，不足服众，便再四处搜寻景王后裔，共得七十余人，及与刘盆子兄弟互叙世系，惟前西安侯刘孝及盆子二人，总算是景王直系后孙。樊崇便率众进至郑县（今陕西华县北），令在城北筑起坛场，设立景王神主，祷告一番，然后书扎为符，做成三个“阉儿”。惟其中一个符上写有“上将军”三字。这“上将军”的名字，乃是不识字的樊崇创造的，他认为古时天子将兵，则称“上将军”，便将这三字为名。刘孝年长，先从筐中抓了一个“阉儿”，启开一看，没有字；刘茂再抓，也是一个空的；惟独刘盆子取得了“上将军”的符号。樊崇遂扶刘盆子南向（古时帝王方朝南坐），领众山呼“万岁”，拜谒称臣。而这位十五岁的刘盆子，平时只跟牛打交道，今日一见这么多人朝着自己下拜，便是大吃一惊。更何况他披发赤脚，一脸灰尘鼻涕，也引得一些将士发笑。这刘盆子心情紧张，拔腿要跑。樊崇连忙劝慰，要他莫

慌，他却更以为有不祥之兆，泣声欲啼哭，竟将符号阉儿，掷于坛下，说他仍然还要跟随伙伴们放牛。刘侠卿哭笑不得，只得再三说明当皇帝的好处，这刘盆子才放下心来。刘侠卿为刘盆子制做绛衣赤帻，轩车大马，使他服御乘坐，刘盆子反而视为不便，往往偷着换上原来的旧衣服，就跑出去与那些放牧的小伙伴闲游。刘侠卿只得将刘盆子禁锢于一室，不准他出入。

渠帅樊崇见景王显圣，“点中”了这么个刘盆子皇帝，也十分丧气，只是拿他当个幌子，也不按礼数及时向刘盆子问安。樊崇本欲自己当丞相，因为不识字，只得将这个大官让给了徐宣，自任御史大夫。他让逢安为左大司马，谢禄为右大司马。自杨音以下，尽为列卿，或为将军。立好了皇帝，封了官，再向西进。正是：

牧牛痴童亦称尊，文盲御史却治人。

堪笑刘姓立数帝，信罢鬼神信讖文。



第四十三章 盆子辞帝 邓禹贪功

• 当皇帝有多好？刘盆子竟听了大哥的话，坚决辞位，演成了一出闹剧，但他却比更始帝刘玄显得开明。

• 刘玄是被赤眉军所杀，但迫使谢禄杀害刘玄的人，却是绿林军中当初拥立刘玄当皇帝的人……

• 当年的小“神童”极受刘秀倚重，他为什么会贪功急进，这是很好理解的。

领官御史大夫的渠帅樊崇麾军西进，直抵高陵（今陕西省北部，泾河下游）。张卬、王匡便往迎降，反引导赤眉军入攻长安。刘玄闻听赤眉军到来，急遣将军李松领兵抵挡，自己与岳父赵萌据守长安城。侍郎刘恭乃刘盆子的兄长，前者入关事玄，受封式侯。这次闻听赤眉军拥立弟刘盆子为帝，来攻京城，不得不诣狱待罪。刘玄此时已无暇究治其罪了，只希望李松能够杀退赤眉，尚可保全自己的帝位。不料李松一次出战，就被活捉，大军溃散，多半被俘。刘玄急忙召赵萌入议守城之计，数催不至，再一打听，原来这位岳父大人已经偷偷拉上他的女儿逃跑了。刘玄仓皇失措，顿足呼天。忽又有一吏入报：“陛下，那赤眉军押着李松，逼令守城的李松之弟李泛开门纳降，才能饶李松不死，那李泛就开了城门，赤眉大军已经入城了……”

刘玄不及再问，爬上马背，加鞭疾驰。他奔至厨城门，门已大开，便出门欲奔，猛听得后面有妇人呼声：“陛下何不拜城啊！”

刘玄慌忙跳下马来，朝城门叩了两个响头，即上马落荒飞奔而去了。这个更始皇帝，就真成了光杆儿落荒皇帝了。

其实，刘玄还有追随者，这竟是刘盆子之兄刘恭。他入狱之后，听到赤眉军进城了，监狱也已无人看守，这才脱械出狱，追寻刘玄，直追到渭河之滨，才追上刘玄。刘玄望着这位忠臣，真也是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了。

右辅都尉严本，正遇着刘玄，他即“保护”着刘玄，一同进驻高陵。他想：我正可把你这位庸才皇帝献给赤眉军，请个大赏啊！

这樊崇进驻长安，未曾俘住刘玄，便令人张贴告示：圣公（刘玄字）若肯降，可封长沙王。若过二十日，即使来降，也不封官，更不饶恕……刘玄已感到穷途末路了，只好让刘恭往递降书。樊崇准令投降，使大司马谢禄召刘玄进见。刘玄随谢禄还都，肉袒（解开衣服，露出肉体，表示请罪）登殿。他见殿上坐着的那位小牛吏倒很和善，但那两边的武将却个个面露凶恶。刘玄屈膝殿庭，献出皇帝玉玺。刘盆子不发一言，由丞相徐宣代传了“免礼”二字。刘玄一抬头，那当日议立他为帝的张印、王匡等人，手按剑柄，各欲拔刀相向。还是谢禄不忍，引他退坐庭下。张印与王匡向刘盆子请示，要求处斩刘玄。刘盆子不作解答。张印不待应允，便挥令刘玄出去，刘玄只得含泪而去，自知性命难保了。刘恭追呼道：“臣已经竭力了，愿得先死！”说罢，即拔剑自刎。亏得樊崇眼快，慌忙奔下殿来，夺下宝剑。刘恭便哭道：“樊大将军，您已经许诺将降帝刘玄封为长沙王，如今再杀了他，不是失信于人了吗？请大将军金口王诺吧？”樊崇亦觉



得有拗自己的口，即向刘盆子说：

“陛下，既有你大哥讲情，我又有许诺在前，就封他一个小官儿吧！”

刘盆子当然不知如何表示，就由丞相徐宣为取了个官名，封刘玄为畏威侯，借居于谢禄居宅，作为居庐。刘恭又在事后再向樊崇要求实践前言，以示信用。樊崇即向刘盆子禀告，再封刘玄为长沙王。

光武帝刘秀统大军攻打洛阳，自八月至十月，已攻打两个月了。因洛阳东城守将与坚鐔是故友，他有心投诚，便暗中告诉坚鐔，约定次日凌晨打开东门，约坚鐔攻城。至次日凌晨时，坚鐔和朱祐军攻入，正巧被朱鲋率卫队堵截。双方在武库下战至日中，伤亡累累。坚鐔、朱祐见朱鲋人多，无法取胜，便被迫退出了城外。

朱鲋吃此一惊，又知道长安已被攻下，原绿林军马也已经星散，便更加心情沉重了。

刘秀见强攻洛阳，多费时日，就决定另使一招：让廷尉岑彭利用自己过去和朱鲋的关系，劝朱鲋投降。原来，刘稭被杀之后，朱鲋很赏识岑彭的才华，曾把岑彭调到自己的军营任为校尉。岑彭协助朱鲋讨灭了王莽的扬州牧李圣，占领了淮阴（今江苏淮阴）城，朱鲋举荐岑彭任淮阴都尉，不久，又升为颍川（河南禹县）太守。当岑彭还未到任时，颍川被刘茂的反军占去了，岑彭也看透了更始政权已临末路，才投河北，以图说服韩歆，共同投奔刘秀。岑彭接到此令，便来到城下，叫出朱鲋，说道：

“朱将军，你我总算有一场知遇之情。我今奉命前来，相助于你，如今更始帝已经成了樊崇之俘，王匡、张卬已投樊崇，你纵观天下之计，不如投降光武帝，与我共创千秋功业啊！”

朱鲈冷笑道：“岑君然，你不是不知道吧？前者杀害刘稭，陷害刘秀，都有我的一份儿，我若投降，他刘文叔岂能忘了旧怨？我只有守城死战，人随城亡！”

岑彭认真地说：“朱将军，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如今光武帝宽宏大度，如果你能举城投降，正好将功补过呀？……”

朱鲈冷笑道：“岑彭，你敢为我作保吗？若萧王记我前仇，怎么办？”

岑彭大叫道：“朱大将军，你等着，我去给你要个保状！”

岑彭回到大营，述说劝降之情，刘秀笑道：“只要朱鲈将功补过，莫说是他的身家性命，就是他的官位也能保得住。要什么保状。朕今日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众将为证，河水为证，朕决不食言！”

岑彭又过河来到洛阳城下，与朱鲈对话。朱鲈当然心存疑虑，喝令军士：“放箩筐，把岑彭吊上城来说话！岑将军，你敢上城吗？”

岑彭愤然把三尖两刃刀和腰间宝剑掷于地上，走到箩筐边，就要进筐。朱鲈笑了：“岑彭，你我之谊，不用上了，你回去向萧王禀报，五天之后，我去拜见，然后举城归降！”

五天之后，朱鲈只带几个随从去见刘秀。临行前，他嘱咐部下将军：“我先过去探探虚实，如果我遭不测，你们就赶快率众南下颍川（今河南登封县境内），去投奔鄧王尹尊！”

朱鲈跟随岑彭到了河阳，便让随从把自己双手背缚起来，向大营走去。刘秀早已闻讯迎出帐外，亲解其缚，与朱鲈手挽手进了大帐。大帐里已经摆下了宴席，刘秀热情招待朱鲈，说明今日为社稷着想，冤家宜解不宜结。大家开怀畅饮，直至天将黑，刘秀才让岑彭送朱鲈过了黄河。

朱鲈亲眼目睹了刘秀的宽宏大量，也见刘秀军威甚壮，名将



云集，就决定投降，其部下也欢呼雀跃。翌日清晨，朱鲂命众军大开城门，迎接刘秀大军进驻洛阳。刘秀即拜朱鲂为平狄将军，封扶沟侯。这扶沟乃是河南的一个县，刘秀封朱鲂为扶沟侯，就是把他封回家乡了，这也极显示出刘秀对朱鲂的真情实意。

洛阳城和平接收了，城内的建筑物丝毫未损。刘秀看着这些曾由自己在两年亲自监工修缮过的宫殿，心里感慨万千。他郑重宣布：国都就定在洛阳。从这以后，史家便把刘邦建立的汉朝叫做西汉或前汉；把刘秀中兴而重建的汉朝叫做东汉或后汉。这东、西汉名字之起源，也有建都的原因：刘邦建都于长安，在洛阳之西；而刘秀定都于洛阳，这洛阳却在长安之东。后来，长安改名为西安，这更好区分东、西汉了。

刘秀定都洛阳之后，得知刘玄破败的消息，犹怀从前在白水乡兄弟相处之谊，便封刘玄为淮阴王。但刘玄尚在谢禄府中寓居，他又一时逃不出这龙潭虎穴，这“淮阴王”之官衔，也就无人来领了。

大司徒邓禹既扫平河东，渡河西进，沿途严申纪律，不犯秋毫。关中人民因见樊崇的军队纪律太差，抢劫杀掠，更比更始军有过之而无不及，便打算抢劫出更始帝刘玄；今听说邓禹大军军纪森严，就放弃了再拥立刘玄的想法，一心只等邓禹的汉军了。这关西一带的百姓，已经是扶老携幼，往迎邓禹军。邓禹每每停车慰勉百姓，俯从民望，百姓无不感悦。邓禹的部下亟请入关，但是，邓禹一向处事稳妥，不愿冒险速进，他面谕诸将曰：

“我部兵将虽然不少，但前无军粮，后乏馈运，一旦孤军深入，反陷险境。眼下赤眉新拔长安，粮足气盛，未可猝图。必须待他诸军群居生变时，我军方得下手攻他个猝不及防。现在不如往掠北道，就食养兵，寻机出动，才是上策啊！”

众将深以为是，随邓禹北徇枸邑（今陕西枸邑县东北），所过郡县，陆续归附。惟长安人民，眼巴巴地望着王师，想不到邓禹率军迂回北去，许久没有音讯，就又想到盗取刘玄。

张印这位亲扶刘玄登基称帝的人物，这时却对刘玄恨得牙齿都发痒，他正好利用这个消息劝樊崇杀死刘玄。樊崇也觉得留着刘玄，会是一害，但谢禄尚觉得不忍心杀害刘玄。张印愤然说道：“谢公，连樊将军都已经决定了，你还迟疑什么？诸兵营多欲夺取刘玄，一旦让他跑了人，各营兵将来寻你谢公，你能招架得住吗？！”

谢禄一听这话，倒也是心中一震：我岂肯为这么一个无能的废帝引火烧身？次日，他约刘玄到郊外阅马。刘玄这时惟把谢禄当成了大恩人，只得随行。来到郊外，那几十名骑兵奔起马来，却装做惊了马，几十名骑兵已将刘玄挤落马下，谢禄再令士兵将这半死不活的刘玄用绳勒死，一边冷冷地说道：

“刘圣公，不知你怎么混了这么个人缘，这么多人要杀你，特别是你那位同伙张印，是他们立逼着我杀你，你到了阴曹地府，就去告他们吧！啊？”

刘玄大瞪着双眼，舌头吐出了唇外，他好像要说：“谢禄，可我终是死在你手里啊！”但他这话只好去对阎王老子说了。谢禄命令这几十个士兵，一定要保守秘密，而他自己却去禀报樊崇和张印了。

刘玄所封的大小王侯，就只有刘恭一个忠臣——他找到了刘玄的尸体，草草藁葬，陛下长、陛下短地痛哭了一场。

刘秀既已定都洛阳，且看局势初定，就派大将军陈俊去南阳、新野把刘稭、刘稷的寡妻幼子接来，也把自己的爱妻接来。刘秀这才认真回顾：自己离开爱妻阴丽华已经两年多了，而在这



两年多的时间里，自己却又娶了郭氏夫人，而且，儿子刘强也已经出生两个月了。对这件事，阴夫人又该怎样想呢？……

刘秀刚派走陈俊，就听到了刘玄被杀害的消息。刘秀大怒道：“降将勿杀，这是千古之理。朱鲋与我有杀兄之仇，他归降我，保住一个洛阳城，看我是怎么对他的？快就此事发布一道檄文，谴责赤眉军失信义于天下！再发一道诏，令大司徒邓禹速速派人把圣公的尸体迁葬于霸陵（西汉文帝陵园，在今西安市东）。

光武帝刘秀的檄文发到了长安，关中人民更加敬佩光武帝，而对赤眉军更加愤恨了。

长安城内，腊月雪飘。赤眉军的将领们却在年节将到之际，越闹越不像话了。

按照习俗，腊月逢戌（日）的这天，要隆重祭祀天地三界之神，称“腊祭”。

转眼就到了腊祭日，樊崇在长安举行祭典。建世皇帝（刘盆子）和文武臣僚及众军将全部参加。

祭典开始之前，一个被留用的朝廷老吏拿出因病需要告假的奏章，恭恭敬敬地呈递给建世皇帝。这些赤眉军的将军们都不识字，觉得这奏章挺好玩，就纷纷把自己那刚学会写的名字歪歪扭扭地往奏章后面填写，你争我夺，把这份奏章也撕裂了。大司农杨音实在看不下去了，拍案大骂道：“咳！你们这些乡巴佬，土包子，知道吧？那是一份请病假的奏章，你们刚学会写自己的名字，就往上填呀？你们也要请病假？这是在宫廷之上呀！你们就这么大吵大闹，真是缺少爷娘教训，不知礼数，丢人现眼啊！”

杨音这一顿斥骂，却也惹火了这些将领们，他们一拥而上，追打杨音。殿堂霎时变成了战场，杨音被打得鼻青脸肿，小皇帝刘盆子吓得浑身筛糠。那些在殿外当值的士兵听见宫内吵架，纷

纷翻墙入宫，抢吃桌上的食品。人多肉少，互相为争吃打成一团。卫尉（负责京师治安的官）诸葛樨慌忙率部下赶来弹压，当场捆绑了好几百人，才平息了这场争斗。

刘盆子由此吓出了毛病，白天黑夜都需要宦官抱在怀里，一睡过去就做恶梦。

刘恭看弟弟可怜，看这赤眉军完全是匪兵行径：每天喝醉了酒，抡起刀剑，就在门柱、窗户上乱砍。那三辅（汉时以长安为中心，把关中划为京兆、左冯翊、右扶风三个郡，置吏管理）献给朝廷的贡献，送到半道上就被士兵们抢个一干二净。关中豪强们则以此为由，结寨自守，拒绝给赤眉供应军需，这种军队，岂能长久？于是，刘恭就劝刘盆子辞去帝位，并教他怎么对答。

转眼到了大年初一，樊崇又在宫里设宴与众将共贺新春。刘恭给每位将军恭恭敬敬地斟满酒，然后举杯说：“诸位立我弟弟刘盆子当皇帝，这份情意我非常感激。但盆子被立一年多了，天下骚乱日甚，足见他并无称帝的本领，倒不如让他做个平民百姓！望诸位另选一位才德俱全者为帝，才是国家之福啊！惟请诸君详察……”

樊崇听了刘恭的话，脸先红了：“有些事情是我等管束不严的过错，与皇上无关呀！”

刘恭还要向樊崇求情，坐在旁边的逢安发火了，说：“刘恭，当不当皇帝，是刘盆子的事，哪用得着你出来多嘴？！”

刘恭不敢出声了。刘盆子却按照大哥的嘱咐，赶忙解下了印绶，双手递还樊崇，带着哭腔说道：

“你们立我做皇帝，却总是随意抢劫财物，这与强盗有什么两样？百姓怒气冲天，我这个皇帝又管不了你们，还是让我辞了这个皇帝吧！如果你们觉得我不识抬举，杀了也成，反正这个皇帝我是不当了……”



刘盆子说到这里，竟泣不成声。樊崇和一班文武大臣们竟大受感动，一齐跪在地上说：“是我们做臣子的有失检点，辜负了陛下，请皇帝放心，今后我们一定改过……”一边说着，一边又把印绶披在了刘盆子身上。刘盆子执意不从，在殿里连哭带滚。樊崇让侍从把皇帝抬到后宫去休息，便与众将相约：今后要从严治军，不准再抢劫。

此后的二十多天里，赤眉军未再出现抢劫。但是，长安城几经兵灾，粮食异常缺乏，外面又断了供应，连宫廷里也断了炊。宫女、乐工、宦官们只得挖掘院子里的草根充饥，连池塘里的小鱼也被捕来生吞，宫里每天都往外抬出饿死者的尸体。营里的士兵肚子饿，只得不顾禁令，再外出掳掠，樊崇也只好听之任之了。

几十万赤眉军在长安城里是住不下去了。刘秀建都洛阳，扼住了东归之路；刘嘉在汉中拥有重兵，堵住了南下之路；刘秀的大司徒邓禹在北面活动，只留给赤眉军一条路：向西走。

春节刚过，樊崇带着几十万赤眉军，沿着秦岭山脉，向西面的安定（郡治今宁夏固原）、北地（郡治今甘肃庆阳西北）一带转移。其目的只有一个：寻找粮食充饥。赤眉军离开长安时，樊崇命令：把所有值钱的东西装车运走，把城里的建筑物一把火烧成平地，免得留给邓禹军。斗大的字识不了两升的樊崇，当然不懂得“民心”二字，他只考虑一时之需和一时解气，这就有损于自己的前程了。

光武帝刘秀时当酉鸡去、戌狗来的春节，竟然过得十分愉快，两位夫人也并没有鸡飞狗跳之声。因为，陈俊将军已经在途中把刘秀这两年的处境和娶妻郭圣通的原因详详细细地跟阴识和阴夫人介绍过了。这阴夫人听了丈夫刘秀几次险些丧生的经过，

心里直谢苍天保佑；而娶郭夫人，乃是为着拉过刘扬的十几万军队，更何况，三妻四妾的事也并不稀罕，阴夫人又怎会责怪丈夫呢？倒是一见面之际，她泪流满面，若不是稍加控制，她眼看就要当着众人扑到刘秀的怀中大哭一场了！

郭夫人令丫环抱着儿子刘强，一同过来参拜阴夫人。这郭圣通既是大家闺秀，当然知道这“先来后到”的礼数，一口一个“姐姐”叫着，把阴夫人的一点点妒意都叫跑了。她望着两个多月的小刘强，心中却又涌上来一股妒意：自己为什么就没能使孩子上身呢：若是能几夜交媾就使自己怀上孩子的话，那么，自己的儿子不就已两岁多了吗？而且，自己的儿子大，就会被立为太子啊！这么一想，她就更恨自己了——为什么自己当初也是“种子”进了“地皮”，就不曾“发芽”呢？她这就更加惶惑了——自己身子里的这支脉，可是月月来潮啊！为什么会怀不上孩子呢？……

刘秀见两位夫人和睦相处，很是高兴。这年前年后的夜晚，他就只是跟阴夫人一同睡觉了。人们都懂得：即使那位枉自效颦的东施女，她都有求偶之欲呀！何况貌似天仙的阴丽华呢？刘秀也想尽快让阴夫人怀上个孩子，因为在阴夫人接抱小刘强的一霎那，刘秀就已经看出了阴夫人的一丝妒意和羡慕之情。再说，刘秀也就是下意识地要给阴丽华一点性爱补偿呀！但是，阴丽华总是个识大体的女流，她也已经知道了女人在行经之后易于受孕的时间，除此之外，她就建议丈夫驾幸郭氏，以求得团结和睦，以免弄得两个夫人争风吃醋，会牵涉刘秀治理国事。

其实，刘秀对这床嬉之事不甚热衷，他的心思还被天下大事牵引着！腊月末，刘秀就听到了消息：隗嚣逃回天水之后，又据住西州，自立为上将军；窦融据河西五郡，行大将军事；卢芳据安定归降匈奴……



尤其让刘秀心急的是：这位颇有心机的邓禹，怎么不急于攻长安，反而绕向西北而不见动静了呢？他即刻传诏，批评邓禹，写道：

“赤眉军已大失人心，长安百姓对我汉军望眼欲穿，大司徒当尽快攻下长安，以不负百姓之望……”

大司徒邓禹接到光武帝之诏书后，却大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感，他命积弩将军冯音和车骑将军宗歆留守枸邑，自己则率主力西移大要（今甘肃宁县东南）。

邓禹却不了解，宗歆和冯音二将，本来就不睦，邓禹一走，二将就互不服气，互相攻杀。冯音击毙宗歆，非但不肯认错，反而认定邓禹偏袒宗歆，拥兵欲攻邓禹。邓禹见此事就要闹大，自知已经不好出面收拾此局面，只好派使者连夜报告洛阳的光武帝。

刘秀问清原委，计上心头，问使者：“冯音所亲近信任之人，是哪一个呀？”

使者说：“回陛下，护军黄防，与冯音最为亲近。”

刘秀冷笑道：“好了，朕敢预料，这缚住冯音，就在黄防身上，你回去吧，嘱咐大司徒，务必速进长安！”

使者叩谢而去了。刘秀即召尚书宗广，命他持节速去枸邑。这宗广与黄防有亲戚。刘秀特给黄防捎去一信，嘱咐黄防要忠于朝廷，不要误入歧途，并嘱他可以便宜行事。这黄防当然还算明智，接到信后，立即寻机擒捉了冯音，率众向邓禹谢罪。邓禹惟恐把冯音押回长安，被光武帝怜才宽宥，即斩了冯音，并写信让宗广捎回，以向皇上谢罪。他送走宗广，即挥师直达长安。当然，这时的长安，已是一座空城了。邓禹自知近来连连失着，脸面无光。

宗广率军回军途中，正遇上在这一带流亡的原更始大将王匡、成丹、胡殷。王匡、成丹等向宗广投降。宗广将王匡等将的部队送入邓禹军中，却带着王匡、成丹去洛阳，要由光武帝发落。走到安邑（今山西夏县）时，王匡、成丹又反悔了，想要逃跑，却被预有防范的宗广捉住，就地处死了。可惜这位王匡，一向精明，却终于落得了一个连朱鲔都不如的身败名裂的下场。宗广此行，却是连建两功，就可以收回他在河北时丢失信都而身被擒获的耻辱了。

那邓禹进驻长安之后，着手修复长安的建筑。他拜谒了汉高祖的原庙，把西汉十一位皇帝的牌位收拢在一起，派专人送往洛阳供奉。刘秀改封邓禹为梁侯，以表示对其光复长安的奖励。但这时的赤眉军，自离开长安后，在眉县（今陕西眉县东）击败原更始将军严春的部队，进入安定和北地郡，也无粮可食，又被陇西的隗嚣军掩袭，死伤累累。西进不通，只好回返，大军走到番须谷（今陕西陇县西北），遇到春寒，大雪封谷，朔风怒号，赤眉军又冻死无数。直到夏天，才得转回。邓禹派军在郁夷（今陕西宝鸡市西）设防，企图拦截赤眉军，却被这些亡命之徒击溃，邓禹不敢守护长安，退往云阳（今陕西淳化县西）。赤眉军又二进长安城。

赤眉军再进长安，见地面上的东西已经精光了，就去刨挖汉朝历代皇帝和后妃们的大坟，将那殉葬的珍宝、玉器全部抢走。当士兵们刨开吕后的坟墓时，见这位死去多年的吕后因有玉匣罩身，那容颜竟然跟活着时一样。这些狂徒不仅抢走玉器，甚至剥去了吕雉的衣裤，尽情地蹂躏一番。这活着的男人跟死去多年的女尸交媾，倒也十分新鲜，成了千古奇闻。

邓禹自从冯异反叛之后，又连连几次作战失利，使他的威信



大大下降，也因军粮不济，军兵出现了逃亡现象。刘秀了解此情后，觉得邓禹终是一介书生，年纪太轻，坐而论道可以，带兵打仗却还欠胆略，于是，命偏将军冯异去关中换回邓禹。

在此之际，原更始帝刘玄所封的汉中王刘嘉，派延岑率军出大散关（今陕西宝鸡市西南），屯驻于杜陵（今陕西长安县东南）。赤眉军大将逢安率十几万大军驱逐延岑。邓禹估计赤眉军主力外出，长安城里必然空虚，又率军从云阳南下，准备乘机再占领长安。邓禹率军乘夜进入长安，正好与谢禄所率领的赤眉援军相逢。双方在长安街中激战，邓禹力不能敌，被迫退往高陵（今陕西高陵县）。

延岑与更始大将李宝合兵一处，与逢安共战于杜陵（今西安市南），延岑大败，部众死伤过万。李宝被俘，投降了赤眉军。延岑本已打算率领残部逃往外地，李宝却秘密派人告诉延岑：说自己乃是诈降，与延岑约时进攻赤眉，自己做内应。延岑得计，遂引军向逢安挑战骂阵。逢安率精锐迎战，延岑且战且退，仗着地形熟悉，把逢安拖得精疲力尽。天将黑时，留守大营的李宝拔去赤眉大旗，换上自己的旗号。逢安鏖战终日，撤军回营休息，来到营寨口，发觉情况大变，大吃一惊。李宝以逸待劳，率部杀出，与延岑前后夹攻，杀得赤眉军大败亏输，损兵计十万，元气大伤。

更始汉中王刘嘉得悉延岑获胜的消息，立即率部离汉中北上，要争霸汉中。已归附赤眉的原绿林军大将廖湛率十八万大军企图拦截。刘嘉在谷口（今陕西淳化南）巧设埋伏，十八万军无一漏网，廖湛也死于刘嘉的刀下。刘嘉率得胜之兵到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筹粮。

刘嘉妻兄来歙，是刘秀姑母的儿子，为此，刘嘉与刘秀兄弟的关系一向很好。来歙劝刘嘉道：“大王，如今更始帝已经离开

人世了，在洛阳称帝的刘秀，乃众望所归，我们不如投奔他，也能图个好前程啊！”

大将李宝却表示不愿归降刘秀，刘嘉即便停议此事。但刘秀却已令邓禹派人游说来歙，来歙便与刘嘉再三密商，他二人请来李宝商谈军务。一提此事，李宝又是拍案发怒，来歙早已伏下刀斧手，即斩李宝于帐下。刘嘉即与来歙率军投于邓禹部了。

但刘嘉来投，已经不能作为邓禹之功了——他知道“大树将军”冯异已经奉命西来，即将与自己交接军权，便垂头丧气地准备尽快取得一些战绩，也好有脸面回返洛阳。

这冯异在离开洛阳西进长安接任之前，被刘秀封为征西将军。刘秀亲自用御车把冯异送到河南（今洛阳市的黄河南岸，距洛阳城区有几十里远），赐给冯异一辆专车，一口宝剑，拉着冯异的手说道：

“公孙，三辅（今陕西关中，长安京畿与左冯翊，右扶风）地区接连遭受王莽、更始、赤眉的兵灾，田园荒芜，百姓贫困已极。你这次出征，首要是恢复生产，安定人心，而不是攻城掠地。如有敌将投降，可将主将发来长安，由朕酌处，其余将士，全部种地养蚕，你明白了吗？”

冯异连连点头。刘秀又叮嘱：“讨伐敌人，也不一定专恃武力，杀人掠地，而更重要的则是争得人心。更始、赤眉诸军，也能善战，但毛病就在于掳掠财物，民心丧尽了呀！朕看你办事老成，才将此重任委托于你，你可谨慎行事，莫负朕望啊！”

刘秀十分重视冯异这次收拾残局，一直望着冯异的队伍去远，才一步三回头地转回洛阳……

冯异接任之际，亲睹长安饥谨惨烈，城廓皆空，白骨蔽野，已至“人相食”的地步。此时，赤眉二三十万大军，无法生存，



只得撤离长安，企图引军东归。

冯异在华阴（今陕西华阴）、湖县（今陕西潼关东）之间凭借崤山天险筑起一道封锁线，想用以逸待劳、以饱待饥的战术，迫使赤眉军投降。赤眉军接连发动几十次进攻，冯异只是深沟高垒，坚守不出。赤眉军以为冯异胆怯，嘲笑他是一个胆小如鼠之将。

双方相持五十余日，赤眉军皆已绝粮，不由焦急万分，只是盼着尽快冲破封锁线，早返家园。

在赤眉军离开长安时，邓禹以为有机可乘，又想趁自己还未回返洛阳时再打一个胜仗，以挽回些面子，就乘机进攻赤眉军，却又遭败绩，退往高陵（今西安市东）。这时，邓禹也已断了粮饷，士气低沉，逃亡者与日俱增。刘秀闻讯，速发诏令，催邓禹避开敌锋，速回关东休整。诏书中明确告诉邓禹：“赤眉军既已绝粮，其势必盼望尽快退回山东，朕已在沿途部署大兵，张网待雀，只待成功。卿可速回，不必贪功。”

但是，此时的邓禹，受命西征几年了，无甚大功，总想再有几战，或望成功。

邓禹与车骑将军邓弘率残存人马在湖县（今陕西潼关东）与冯异相逢了。邓禹与冯异相见，要求冯异再与其联合，向赤眉发动反攻。冯异劝道：“大司徒，赤眉军现在还有几十万人马，而且是些急于回乡的亡命之徒，我们只可守，不可战，以执行皇上之战略部署啊！”

邓禹不听，派邓弘率部再攻赤眉。赤眉军佯装败退，丢弃了很多运粮的大车。邓弘欣喜若狂，组织士兵把这些大车往一起集中，兴冲冲地打开了车盖，大吃一惊：原来车里装的全是泥土。邓弘知道上当了，连叫撤退；但赤眉军已经反围了过来，把邓弘困在了中间。邓禹不顾一切，解救邓弘，也被困在了垓心。冯异

惟恐大司徒吃亏，只得亲率数千军士增援。

赤眉军见冯异出战了，又向后败退。邓弘、邓禹麾军追赶，冯异喝止不住，只得跟在后面。一直追了几十里，追到了一个叫回溪阪（今陕西潼关西）的小山谷中，突闻鼓声骤响，赤眉军漫山遍野围了过来。二邓一冯被切割包围，激战了半日，邓禹身边只剩下二十四个骑兵了，拼死杀出重围，逃到了宜阳（今河南宜阳西北），只得去向光武帝认罪了。冯异则败得更惨——只剩下孤身一人，马也被射死了。但冯异利用树丛和山溪巨石做掩护，终于溯溪而上，冲出了重围，跌跌撞撞奔回了湖县的军营。这一仗，汉军损失三千多人。

邓禹自知连犯大错，有违抗帝命、擅自行动之罪。他便颈悬印绶，去见光武帝。正是：

山东大汉聚赤眉，军纪难整力不亏。

堪笑邓禹贪功切，连战败北一脸灰。



第四十四章 会军京畿 宋弘却亲

• 义军首领樊崇当日轻而易举地几攻长安，赶跑了当年耍弄于他的绿林军诸将及更始帝；但今要斗刘秀，就不易了！

• 宋弘这位大臣，竟连光武帝为他大姐刘黄的求婚都敢于推辞，理由是家中有元配糟糠之妻，这件事至今有人不解……

• 刘秀就是一如既往，他对宋弘拒婚毫无怨怼，千古留美名。

邓禹自知犯下了大错，便脖子上挂着印绶，自缚双手，去向刘秀谢罪。刘秀看着邓禹，命人为其解缚，叹道：“仲华，一旦士气不振，必得重整旗鼓啊！像你这样，越遭败北，越是不思战策，一味贪功，这才是教训啊！大司徒免去，降职右将军，至于这梁侯的头衔……就先给你留着吧！”

“谢陛下！仲华惭愧呀！……”邓禹叩头退出去了。众文武大臣也知道：邓禹既已接到命令，还又贪功失败，按这个罪名，今日的处分就够从宽的了。

刘秀十分感慨，说道：“今正月间，刁子都为部曲所杀，余众并入檀乡。檀乡军攻打魏郡（今河南临漳县西南四十里）、清河（治河北清阳），被吴汉击败于邺（郡）东漳水上，收降兵十

几万，这些屡屡建功之臣，众目所睹，朕亦未再加封吴汉。这封赏之事，纵如水之平，也还有流动，也难平呀！那河北渔阳之彭宠，宛县人，乃是朕的河南南阳老乡啊！也因封赏不平，今年二月间于渔阳自立，朕也未曾即行征讨，先让他一段时日吧！但前更始所封的梁王刘永，如今自称为帝，我倒要先行发兵征讨！”

光武帝派盖延征讨，兵发睢阳。

前下江军渠帅王常率众来降，光武帝大喜。因王常在与刘秀的交往中，给刘秀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就是在昆阳大战中，有他力主守城，才拖住了王凤。更何况，王常还是刘秀小妹刘伯姬的媒人呢！刘秀念想王常前功，封其为山桑侯。

冯异逃回军营，那在作战中打散的汉军也陆续返回，士气大增。冯异此战虽败，但却看准了赤眉军的弱点。他精心布置，给樊崇发去了战表。樊崇刚刚获胜，当然轻视冯异，按期发兵万人为前驱，凌晨挑战。冯异一见赤眉军到，只派精锐士卒一两千人出营交锋。赤眉军见汉兵人少，更生发了“灭此朝食”之想——就是一鼓作气打垮这支汉军，再吃早饭。樊崇大枪一挥，一声号令，全军冲杀上来。冯异亦纵兵大出，两军展开一场鏖战，倒也旗鼓相当。杀到午后，赤眉军人饥马乏了，冯异却把红旗一招动，却有一支军马，也是人人涂着赤眉，冲了过来。赤眉军以为是自己的援军到了，正要打招呼，谁料这些“赤眉军”劈头就砍，这些真赤眉军防范不及，十伤六七，顿时大乱。又加冯异麾军掩杀，赤眉军惨败，尸横遍地，八万人束手归降。冯异就正是利用这个“赤眉”的记号，也精选出一支生力军，假扮“赤眉”，待赤眉军人困马乏时，却突然出现，混入赤眉军中之后，那些真赤眉军被出其不意地突击，当然就防不胜防了。冯异驰书报捷，光武帝大喜，即赐玺书，写道：



赤眉破平，士卒劳苦，始虽垂翅回溪，终能奋翼澠池，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方论功赏，以答大勋。

刘秀的这份玺书，是说冯异虽然在回溪失利，但终在澠池获胜；早上在东面失去的东西，晚上又从西面捡了回来，劳苦功高，必将封赏，以报此功勋。冯异此战，是在崤底（今河南洛宁县北），这里四周都是山丘，中间为盆地，这地形对打伏击战极为有利。可惜樊崇只知道自己打别人的伏击，却不防别人也如法伏击，而且还以假“赤眉”突袭真赤眉。这一计更是特殊。这“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也传为后世的成语了。

刘秀见冯异得手，即派破奸将军侯进驻防新安（今河南新安县），建威大将军耿弇驻守宜阳（今河南宜阳西北），以堵截赤眉军。他命令侯、耿二将：“赤眉如果向东走，宜阳驻军即往新安靠拢；赤眉如果南移，新安驻军即往宜阳会师。无论如何，不能将赤眉军放虎归山。贻误战机者，交有司治罪。”

崤底一仗，赤眉军被打得晕头转向，樊崇已经弄不清汉军的主力所在了。他率领着十几万残军，没命地向宜阳方向逃窜。

冯异派快马连夜向刘秀报告赤眉动向，刘秀亲率京师六军精锐，驰往宜阳。

樊崇在宜阳被刘秀、耿弇、侯进三路大军团团围困，几次试图突围，均被击退。樊崇、逢安再率大军冲阵，见迎面一簇大军，戈铤耀日，旌旗蔽天，当中拥着汉天子光武帝刘秀御驾，黄风大纛，八面威风。刘秀高声喊道：

“樊崇，你会降长安更始，如何不肯降我，我便是昆阳大战中的汉光武刘秀，识时务者为俊杰，我不会亏待你的。”

樊崇、逢安当然早已听说过刘秀的名字，他们见自己的军士不战自退，知大势已去，只有走乞降这一条路了，便派刘恭持书乞降。

刘恭拜过刘秀，说：“盆子率百万大军以投降陛下，敢问陛下如何待遇？”

刘秀淡淡一笑：“穷途末路之师，我不像秦将白起坑杀赵卒四十万，而是保证一人不杀，这就是天高地厚之恩了。我这里是无功不禄，你这降兵，还敢有什么奢求吗？”

刘恭不敢再言，归告樊崇。樊崇觉得能够保住一条命，也就满足了，遂让刘盆子率领自己与徐宣等三十余将，肉袒归降，献上所得传国玉玺，并将所有兵甲，全部缴付，堆积于宜阳城外，高与熊耳山齐。刘秀让县厨赐食，这十几万降卒已是数日饥馁了，今日终得一饱。刘秀见降卒甚众，惟恐生变，就于次日大演兵马，有意识让樊崇等观看练兵，以示威风。刘盆子不知其中奥妙，只看热闹；但樊崇却见汉兵军伍齐整、武艺精湛，吃惊不小。刘秀看在眼里，朝刘盆子问道：“盆子，你可知道自己已犯了死罪吗？”

刘盆子这段时间得兄教导，长知识不少，已经不是昔日的放牛娃了，他立即跪地说：“盆子论罪的确该杀，但求陛下恩赦！”

刘秀笑道：“嗯，你已经学了不少见识了，我刘氏宗人中，原没有很笨的人啊！但是，我要告诉你：你的直系先祖刘章，铲除诸吕，何等英雄！他曾官封朱虚侯，封地就是山东青州府南七十里处的临朐，这与樊将军的故乡相距不远啊！哎……樊将军，你若是对投降于朕感到后悔的话，我施舍这几饭之德，还可以放你们回去，咱们再在战场上见个高低，如何？”

樊崇连忙叩拜，连说：“不敢！不敢！”

徐宣终是通些文墨，忙接茬打上圆场，叩头说：“陛下，臣等自从出了长安东都门，君臣就曾计议，愿归降陛下，但是，这部下众人，可与图成，难与虑始——惟恐时局不到，会引起反对，才一直保着此密呀！现在如愿以偿，如同幼儿脱离虎口，得



依慈母，诚喜诚欢，哪会有什么后悔呢？”

刘秀盯着徐宣，说：“卿可谓庸中佼佼、铁中铮铮者了。我告诉你等诸将：你们一向大逆不道，所过城乡，屠杀老幼，烧毁宫廷，挖掘帝陵，奸淫后尸，实属残暴已极，灭绝人性，本应全部诛杀。但是，朕念你等还存三善：一善，攻城掠地，几乎走遍天下，但对自己的妻室尚未抛弃；二善，立君能以汉朝宗室；三善，其他贼兵，乱立君主，一旦危急，便往往弑君持首，乞降邀功，而诸卿尚知大义，奉主来降。为有以上三善，朕所以网开三面，法外施仁。望你等洗心革面，与天下黎民共享太平，勿违朕望啊！”

众降将一齐跪下，齐呼万岁。光武帝挥众令起，既获全胜，便后驾还都洛阳。刘秀令诸降将分居于洛阳，各人赐宅一区，田二顷。其余兵众，则发给路费，遣归故乡；愿意继续当兵者，便充于诸军中了。

这降将之中，惟有杨音最有正义感，他也便因此而曾与众将在长安宫中打斗。这杨音在刘玄败没时，曾善待刘良，才使刘良免遭迫害。如今，刘良受封为王了，自然向刘秀述说杨音的好处，杨音受封为关内侯，得与徐宣安享天年。独谢禄害死刘玄，刘恭刺死谢禄，为刘玄报了仇。可惜樊崇与逢安，居洛阳数日，又怀想那为王称霸的日子，二人又图谋反叛。但因他有第一次潜出长安的“前科”，光武帝自然早有防范，便乘机抓获，立地处死，这两位驰名一时的赤眉军渠帅的生命也就结束了。山东赤眉起义，前后延续十年之久，遂以失败告终。

那真定王刘扬，因为脖子上新长了瘰瘤，本想求方士医病，但那方士却向他献出谶文：“赤九之后，瘰扬为主”。这就是说：赤帝汉高祖之后代，生瘰的刘扬该当皇帝。刘扬信以真，将此谶

文远近传扬，与绵蔓县贼勾结，私下谋反。刘秀对这位宗长、亲戚的今日谋反深感意外，他派将军耿纯持节往徇幽、冀二州，借此名义以探虚实，授权便宜行事，这就是给予耿纯见机而作的权利了。耿纯既到真定，以出徇为名，刘扬当然并不防范。耿纯探得刘扬谋反情况属实，便以钦差大使之名，召刘扬相见。刘扬尚未开始兴兵，又自知乃是光武帝的至戚，也就料到耿纯不敢对他有何非礼。况且有胞弟刘让与叔兄刘绌俱各拥兵万人，势亦不弱，何怕一介朝使？于是，他带领众将及刘让、刘绌二兄弟，出了城门，进驿馆，来见亲戚耿纯。

耿纯出舍相迎，笑容可掬地迎接刘扬入内，倍极殷勤，以王礼拜见刘扬。周旋片刻，耿纯说此次奉光武帝密诏到此，需要闭门宣读。待舍门关闭后，耿纯一声怒喝：“拿下！”从吏齐出，即将刘扬三兄弟捆绑。刘扬兄弟大喊无罪，耿纯立即拿出证人证词，问得三人张口结舌。耿纯不敢怠慢，一挥手，刘扬等三兄弟已经人头落地了。刘扬的脖子瘿也就切成两半了。

耿纯即刻率众提头出门示众，众皆瞠目无言，况且，刘扬既已被杀，无人做主，谁肯送命？耿纯及时说道：“刘扬反叛，与汝等无关，如你们愿做顺民，我可启奏天子，还可立刘扬之子为王。”众人悦服，惟耿纯之命是听。耿纯请示刘秀，果然封刘扬之子刘德为真定王，使他承继宗祀，真定遂平。

刘秀纵观天下形势，东汉政权当还处在一些敌对势力的保卫之中：东有割据睢阳（今河南商丘）的刘永、占据东海（郡治郯县，今山东郯城北）的董宪及在青州（山东中部）称王的张步和在九江（郡治寿春，今安徽寿县）称帝的李宪；北有在渔阳称王的彭宠和在九原（郡治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称帝的卢芳；隗嚣在天水，窦融在河西（汉时指甘肃、青海两省黄河以西，即河西走廊与湟水流域）各称大将军；公孙述在益州，秦丰



在黎丘（今湖北宜城西北）分别称帝。此外，黄河中下游地带活跃着青犊、五校、富平、获索、檀乡等数十万农民起义军。京都洛阳周围，也还存留着更始政权的许多残余势力。面临此情，刘秀岂敢稍懈？他制定先平关东，后图陇蜀，由近及远，逐步推进，最终一统天下的战略。

既要由近及远，就要先图京畿。

更始政权留在南阳的最大残余力量，当数宛王刘赐和鄧王尹尊。刘赐乃是刘秀同宗兄弟，而且，刘赐与刘秀一向很好，人所共知。正是因刘赐的极力保荐，刘秀才得脱离虎口，持节出徇河北。赤眉军攻破长安后，刘赐率军屯于涪阳，想自成一统。

尹尊是一员猛将，以战功而被刘玄封为鄧王。他反对刘秀，刘秀也把尹尊视为心腹之患。他与众将商讨廓清京畿之策，说到尹尊之勇，就见执金吾大将军贾复抢先站了起来，说：

“陛下，臣愿领兵去鄧城会会这个尹尊，看看他的武艺比臣如何？”

刘秀笑道：“有执金吾愿讨尹尊，朕当然放心了。这宛王刘赐之事，就由大司马吴汉出面吧！”

贾复性急，当即会同骑都尉阴识和骠骑将军刘植率部南渡五社津，攻击尹尊。

尹尊自恃其勇，与贾复一场大战，竟不是贾复的对手。两军一会，那手下军兵败得更惨。尹尊据城防守，勉强支撑了一月，只得请降。

贾复乘胜攻取淮阳（今河南淮阳），南击召陵、新息，一路所向披靡。

原更始帝刘玄的叔父刘歆，有一个堂弟刘茂，曾自号“刘先知”，在京县（今河南荥阳境内）、密县一带拉起了一支队伍，称

“厌新军”，就是讨厌王莽新朝政权的一支队伍。刘茂先后占据颍川、汝南等郡，部众发展到十几万。刘秀建都洛阳后见刘茂仍欲分庭抗礼，即派大将景丹、耿弇率军征讨，在教仓（今河南荥阳西北）大破厌新军。刘茂又听说刘玄的两个儿子也被刘秀封侯了，便放弃抵抗，率部投降，刘秀封族叔刘茂为中山王。

执金吾大将军贾复，虽然作战勇敢，但却疏于军纪。在他率兵经过颍川郡时，其爱将随便杀人，正被新到的颍川郡守寇恂遇见。寇恂大怒，立将此人斩首示众。贾复闻听此讯，跺脚大骂道：“打狗还看主人的面，我要找上他，砍他个狗头落地！”

众将劝住贾复，他才先去执行军务，此账留待后来找机会再算。

寇恂此时已得绰号“赛萧何”，他刚到颍川郡守之任，就缉拿了作恶多端的贾期，誉声四起，今日得罪了贾复，他也不以为意。其外甥谷崇年轻气盛，武艺超群。他对寇恂说：“舅舅只管放心，倘若那贾复一旦对你无理，我就会对付他的！”

寇恂严辞喝斥外甥，讲述赵国大将廉颇与蔺相如“将相和”的故事教育外甥。这谷崇即想起了舅舅当年为上谷太守夺回印绶的故事：更始政权建立后，派使者出徇河北，上谷太守耿况交出了新莽朝廷的印绶，指望使者实践诺言：凡归降之吏，要官任原职。但使者不再交还印绶，显然要另委他人。寇恂时任上谷郡功曹（主要助手），率几名武士去见使者，以威制服，以理服人，为太守要回了印绶……寇恂若与当年的萧何相比，文武兼备，确属有过之而无不及。

数日之后，贾复奉调转防，又路过颍川，他已经准备要教训一下寇恂。寇恂安排好犒军用的大酒大肉，摆放在大路两边。

领队犒军的县令拜见贾复，说：“寇太守知道将军从此路过，



特命下官备下酒肉，以犒赏三军，请大将军用餐吧！”

贾复还未下令，他的军兵已经开始饱餐痛饮了。贾复也满饮几大碗，就向城门口走去，喝问道：“你们的寇太守呢？我要见他……”

谷崇回答：“大将军，太守刚才还在这里等候大将军，突然觉得腹疼，就去寻郎中看病了……”

贾复知道寇恂是有意要躲着自己，本要招呼众将去找寇恂，却见那些手下兵将都已经喝得东倒西歪了。贾复自己也还有理智：借酒行事，会有差池，就恶狠狠地率军离去了。

寇恂觉得这事不能隐瞒，就写好信札，派谷崇报与光武帝。

刘秀大吃一惊：两个股肱大臣，岂可火并？他即召来贾复，劝慰道：

“君文，当初祭遵斩了刘斯干，朕也曾要发火，但听了人劝，反而升祭遵为刺奸将军。你乃我的一员虎将，为什么不注意整饬军纪，反而还要为部下护短呢？君文你同那杀人的爱将之间的关系，比朕与那刘斯干的关系还要亲密吗？寇恂有意躲你，这就是他要学习那赵国的蔺相如，难道你贾复还不如那当年的大将廉颇吗？”

刘秀一提起刘斯干，贾复彻悟了——当年他就會常在刘祗家中做客，当然知道刘秀兄弟与刘斯干的亲情……细想起来，自己也粗能识文解字，这样做就失之粗鲁了。

正在此时，寇恂也应召进宫了。贾复即迎上去，向寇恂赔礼道：“寇将军，君文失之粗鲁，已得陛下教诲，现在向您赔礼了！”

寇恂也连忙下拜，握住贾复的手：“大将军，倘若我把犯将绑缚交给将军处理，您可能就不会生气了，我也处之粗率了……”

刘秀感慨地说：“寇恂，有人把你比做当年汉高祖的萧何丞相。以朕看来，你也不逊色于蔺相如！贾复，朕曾在你受重伤时

许诺与你成为儿女亲家，你又何逊色于赵国大将廉颇？如今天下还未成一统，朕还需要你们助朕打下江山，怎忍心看着你们互相生仇呢？如今好了，都不愧是大仁大义之臣啊！朕今日要与你二人共饮和好之酒！哈……”

众将皆来陪酒，君臣引此事为鉴，同心创业，身心如一。

大司马吴汉往讨宛王刘赐的军马尚未出发，紧急军情又传到了洛阳：檀乡、五校义军与更始残军联合，攻夺魏郡（郡治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邺城东）和清河郡（郡治清阳，今河北清河县东南）。

檀乡军首领名叫董次仲。此人最初在东郡茌平（今山东茌平南）聚众反对王莽，形成相当势力。河北义军首领刁子都归附更始政权后，被封为徐州牧，不久因内部分裂被杀，余众北上，在檀乡（今山东滋阳县境内）合入董次仲部，号称“檀乡军”。之后，向西扩张，进入魏郡和清河郡后，又与五校义军联合，部众达十几万兵马。更始将军卓京推波助澜，率诸军来攻邺城。

刘秀忙改调吴汉先灭檀乡军，又特命猛将钜鹿太守，行（代理）大将军事。这钜鹿也是身兼文武两职，征讨卓京残部。刘秀自率一军，进至内黄（今河南内黄），镇压五校军，以切断卓京、五校与檀乡军的联系。

钜鹿猛将相貌凶恶，却是心地善良，又治军极严。他到任魏郡太守之后，军纪严明，深受百姓拥戴。他手挺霸王枪，挑战卓京，只一合，就险些将卓京挑落马下。卓京伏鞍奔逃不及，即被钜鹿挥枪打落马下。卓军被斩首六百余级，余众逃入山中藏匿。钜鹿穷追猛打，连斩其将校数十人，并俘虏了卓京的妻儿全家，首战告捷。

邺城豪强李熊，官居邺郡督盗贼，他的弟弟李陆却暗中串通



檀乡军，准备充当内应，要献出邺城。有人将此事向钊太守举报，钊期召李熊责问。李熊如实招认，并表示愿与老母一同接受斩刑。却正因这钊期乃是大孝之人，他一听听说李熊愿与老母一同受刑，大喝道：“李熊，那檀乡军是何明主，你甘愿明珠暗投，还要把老母亲也一起搭上刑场？你既然如此顽固不化，我钊期已经没有老娘了，岂能杀了你的老娘？你把老娘送出城去吧！把老娘安排个稳妥之处，你兄弟就可以放心追随檀乡军，与朝廷相抗了！到下次我再捉到你时，不守着你的老娘，我再杀你不迟！放他去吧！”

李熊听了这些话，默默无言，送母亲出了城，见到了弟弟李陆，母子三人计议。李母才说道：“儿啊！我看这些汉军进入咱邺城，不杀人抢掠，可不同于其他大兵啊！那位钊将军对你说的那些话，你怎么不早对我说呀！你弟弟年幼，不懂事，可你这当哥哥的，又是在朝廷官府中混过饭吃的，怎么这么糊涂啊？快些跟娘回城去吧！我的糊涂儿啊！”

李陆虽然年幼，听了母亲这些话，心里也活动了，说：“哥，要是那刘秀的钊将军这么仁义，咱就一同回去吧！”

李熊实在后悔，说：“二弟，让你这么一搅，可弄得我没法做人了……那就回去吧！”

兄弟二人只好一同送母回城。这李陆落得老母和大哥埋怨，还不知回到城中会受什么惩罚，将到城门前，猛地抽出宝剑，引颈自刎了。李熊一见弟弟寻了短见，也后悔刚才只是埋怨他，而忽视了开导他，急得也要自杀，却被老母喝住，李熊也只好为着老母而贪生了。母子二人同见钊期。钊期佩服李母高义，命人安葬了李陆，不究其罪责，又给李熊官复原职。这件事被传为佳话，钊期稳据魏郡。

刘秀率骠骑将军景丹、建威将军耿弇及朱祐、陈俊、贾复等，在萇阳（萇音“戏”，今河南省内黄县西南）包围了五校军。五校军五万众迫降，少数逃往临平（今河北束鹿县北）。

檀乡军失去卓京五校军支援，势孤力单，在邺城东面的漳水河岸上被吴汉、王霸、刘隆、马武、阴识等九位将军的部队包围，一场恶战，杀檀乡军数万人，缴械归降者十余万。剩下的逃到邺城西部山区，推举黎伯卿为首，继续与汉军周旋。吴汉派军征剿，一直追到河内郡（治所在今河北武陟）的修武（今河南获嘉县）。黎伯卿走投无路，跳崖自杀，余众全部被歼。

吴汉又摧毁了沿途由义军所设置的营堡寨垒等险阻，使洛阳到渔阳和上谷的道路畅通无阻了。刘秀认为吴汉劳苦功高，亲到吴汉营中慰问，给吴汉增加采邑（供其征收租赋和管辖的地方），并由舞阳侯晋封为广平侯。

吴汉乘连胜之势，又兵临宛城，宛王刘赐哪堪一击，一见吴汉兵到，即退保沟阳（宛城西南），献上了降表。刘秀对这位一向有恩于己的族兄刘赐，虽然心中责其不早归降，但总念旧好，封其为侯。

吴汉连胜生骄，任部下洗劫涅阳（今河南邓县东北）、郾（今河南南阳北）、穰（今河南邓县）等城，就连刘秀姐夫邓晨的故乡新野（今河南新野）也大肆洗劫，不只引得怨声载道，而且惹恼了邓晨的侄子邓奉。这位矮脚虎猛将军，也深妒吴汉连连受封，便聚众造反了。他拉起了一支队伍，突袭吴汉军，占据清阳，与东汉朝廷抗衡。

在此之前，堵乡（今河南方城里东）人董訢在宛城反叛，扣押了南阳郡守刘骘，许都也在当地起义响应。

南阳乃刘秀的故乡，首举起义之地，本应是东汉朝廷的坚强后方；不想刚刚收降了刘赐，就反了与自己有亲情的邓奉。刘秀



不觉大怒，拜岑彭为征南大将军，讨伐邓奉、董訢。

汉中将军、山桑侯王常愿随南征，刘秀嘉勉一番，再命朱祐、贾复、耿弇、郭守、刘宏、耿植七位大将随征，统兵九万，赴平南阳邓奉、董訢。

岑彭一举攻克杏聚，迫降许邯，乘胜再击堵乡的董訢。董訢向邓奉求援，邓奉率一万精兵赶到，两军夹攻，汉军大败，执金吾贾复受了重伤，建义大将军朱祐竟被俘。

董訢在宛城聚众反叛时，汉扬化将军坚鐔率部镇压。他乘夜深董军不备之际，选派敢死队爬上城头，斩关而入。董訢弃城而走，逃回堵乡，又与邓奉南北呼应，困住了宛城。

坚鐔处境艰难，因为与他携手奋战在南阳的右将军万修刚刚病逝在军中。这有一年之久了，军粮运送不及时，士卒只得靠野菜充饥。坚鐔已经身受三处重伤，犹麾军奋战。

建武三年(公元二十七年)夏，刘秀见汉军受挫，亲赴南阳督师。车驾至叶县时，竟被董訢军数千人包围。正在千钧一发之际，岑彭亲率精锐赶来救驾。王常一马当先，杀退董訢。邓奉慑于刘秀神威，扔下董訢，率部逃回淯阳。董訢孤军难支，自缚出降。

岑彭率耿弇、贾复、傅俊、臧宫等大将，在小长安(南阳南的淯水)包围了邓奉军，邓奉犹自拼死一战。刘秀亲自出马，喊道：

“邓奉将军，你与我有亲戚之谊，亦且早年就已相识，还曾共成十三骑突破敌阵，你的功劳也不小啊！何必为着吴汉军队抢劫之事就谋造反，弄得前功尽弃呢？我还希望你念想前情，痛改前非，才是明智之举啊！”

邓奉见众将云集，大军围困，已无出路了，只好下马自缚请罪纳降，并命人放出了朱祐。

刘秀既平定南阳，驾还洛阳，就与众将计议，准备赦免邓奉。岑彭、耿弇谏道：“陛下，邓奉忘恩负义，借题发挥，反叛

朝廷，使汉军大动一年干戈，伤亡惨重。至陛下御驾亲征，他还不省悟，直到走投无路时，才不得不降。对这种狂徒，若行饶恕，惟恐难分善恶，让人效法啊！”

刘秀考虑再三，命将邓奉斩首示众。吴汉纵兵抢劫，引起事端，此罪不小；但念其前功，仅当廷深责，责其从严整顿，以儆后来。

刘秀既然已登帝位，亦深信图讖说。当初他见讖文中有“王梁主卫做玄武”之句，想道：玄武乃水神名号，有“南朱崔，北玄武”之说，朱崔乃一只大鸟，玄武乃一条巨蛇。刘秀以司空一职乃管领水土，就以讖文所示，召时任野王县令的王梁进京，委以大司空之职。但时经一年，王梁不称此职，遂改任长安人宋弘，并授掾邑侯。

这宋弘年轻入仕，曾为汉哀帝和汉平帝的侍中，王莽聘其为共工（水官）。至赤眉军入关时，又慕名召其为官，宋弘投入渭水，经家人救出，他佯装淹死，才得免归。至光武帝立，闻知宋弘清正有节操，特封为大中大夫。宋弘仪容端正，相貌不俗。他平素生活节俭，所得俸禄，常常周济九族中之贫寒者，声誉极高。

这位宋弘行事直戆：他为光武帝推荐沛人桓谭为给事中（官名）。桓谭善鼓琴，使得光武帝听琴而疏于政事，宋弘就请帝撤免桓谭，帝听琴遂稀；他见光武帝御座两边屏风尽绘列女，即以“好德好色”古训规劝刘秀，刘秀亦立即命人撤去了屏风。虽是几桩小事，但刘秀即对宋弘评价极高了。

此时，刘秀既已封叔父为王，封侄儿刘章、刘兴皆为侯，亦封大姐刘黄为湖阳长公主；追封二姐刘元为新野长公主；封三妹伯姬为宁平长公主，召三妹夫李通入卫，封固始侯，拜大司农。惟独大姐已经孀居，刘秀念大姐独居孤单，便在闲暇时去与大姐相坐谈心，论及朝中诸大臣之优劣，他意在窥探大姐对哪个大臣



较有好感，便好以帝王的身份，为大姐做媒。按当时的规矩，皇帝赐婚，大臣就须尊为正妻，而原来的元配妇人，也只得退居为妾的地位。刘黄也当然了解三弟的好意，只得说道：

“陛下，我看这朝中大臣，惟有大司空宋公，威容德器，非群臣所及啊！”

刘秀笑道：“大姐，背后里说句随便的话吧！当初，小妹伯姬的婚事，就是由我帮媒，由王常将军主媒呀！如今，大姐的婚事，就由朕当这个媒人吧？哈……”

刘秀即召宋弘入见，而令大姐坐在屏风后面等候，他自以为此事定会水到渠成的。等到宋弘坐定之后，刘秀就对宋弘说道：

“大司空，朕今日召你来到后宫，欲与你商量一桩私事……”

宋弘答道：“陛下，弘为朝廷重臣，只参与国家大事，而陛下的私事嘛……小臣岂敢参与？”

刘秀叹道：“虽是私事，却使朕萦系心怀，也会影响国事啊！就是胞姊湖阳长公主刘黄，不幸丈夫夭丧，我欲在这朝臣中为她物色一位德高望重且能中姊之意的人物，亲为赐婚，不知大司空以为……”

宋弘一听，心中顿时明白了，起身奏道：“陛下，这朝堂之中的大臣，凡年及而立之上能与湖阳公主年纪相若的大臣，都已经娶有妻室了吧？陛下又怎好以长公主赐婚呢？”

刘秀笑道：“大司空，岂不闻俗话有言：贵易交，富易妻。这也是常有的人情，卿不会不知道吧……”

宋弘顿时变得十分严肃，他心中有数，在人间世上，就是有这样的人呀！贫贱时候的朋友，朝朝相处，不分彼此；一旦某人升官地位高贵了，就另换一帮权贵朋友。当初的陈胜，不就是“苟富贵，毋相忘”，又“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到了后来，陈胜当了大将军，他当年与之谈这些知心话的朋友又去找陈胜。这位朋友也太心实了，竟还亲昵地当众称呼陈胜的乳名和绰号。陈



胜当时还忍下去了，可背后就命人将这位贫贱之交的老友杀死了……至于“富易妻”，见新弃旧，那就更是司空见惯了。但宋弘又岂肯当这种人呢？他认真地对光武帝奏道：

“陛下，那俗语所说的‘贵易交，贫易妻’之人，陛下能任用他们来当陛下的朝廷大臣吗？闻当初陛下落难走南阳，一两皮肉一斤金；陛下落难河北时，伪帝王郎也悬赏重金捉拿陛下。陛下历经磨难，一个个结识文臣武将，今号称贤臣猛将，而成上天之二十八宿。请问陛下，你这一帮贫贱之交，能够另易他人吗？若说到富而易妻，臣闻陛下当初就有‘娶妻当娶阴丽华’之誓言，感动上苍，陛下大阴皇妃八岁，也终成眷属。尽管陛下在河北又娶了郭皇妃，但人所共知：当初议娶郭氏，乃为结盟于已故真定王刘扬，实乃形势所迫。既按古代帝王，秦始皇三宫六院七十二爱妃，那贼王莽更是嫔妃一百二十多人。但我皇陛下，您摆有列女屏风，微臣劝谏，陛下不是也纳谏而撤去了屏风吗？微臣以为，贫贱之交未能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忘记贫贱之交之人皆是趋炎附势之小人，富了抛弃结发之妻的人，不是君子，陛下应远离这类小人，更不能倡导其事啊！微臣冒死进谏，惟陛下圣裁。”

宋弘说这一席话，使刘秀问心有愧，他只得说道：“爱卿言之有理，朕当慎重其事。方才之言，也是玩笑话呀！哈……”

宋弘说：“陛下如无他事，微臣告退了……”

“爱卿去吧！”刘秀目送宋弘出宫，回身叫出姐姐刘黄，一脸惭愧地说道：“大姐，听这宋弘之言，若是朝臣凡有元配者，朕都不能为你赐婚了，如果那样，朕就遗笑千古了……”

刘黄只得奏道：“陛下，你整日为国事操劳，就不必再为大姐操心了。宋大司空说得有道理，我决不能为己之利，而陷帝于不义啊！”正是：

贫贱之交未能忘，糟糠之妻不下堂。

堪敬宋弘轻权贵，更以大义却君王。



第四十五章 粗人奇谋 汉军广征

• 王霸一个大老粗，也能多次用奇谋，这不为妄谈；东汉后期的三国人物张飞，不是也多次用奇谋吗？

• 刘秀立皇后，将早生太子的郭氏立为后，这也情有可原。但阴丽华是元配夫人啊！若早立阴，就省下了一次麻烦……

• 彭宠称雄一时，却也死得窝囊——让自己的仆人“硬禁”，留下笑柄。

光武帝建武二年（公元二十六年）五月，光武帝的立后之事终于揭晓了。为什么这立后之事拖延了这一年的时间呢？便是因为阴贵人虽属早娶，但还未生子，而后娶的郭夫人却已经生了儿子刘强。而阴丽华却极是贤惠，她认为郭氏既然已生了皇子，又是生长在王府，尽管前真定王刘扬被诛，但却仍立其子，封郭贵人为皇后，也利于进而团结新的真定王族。既然有阴丽华这样通情达理的几次表白，刘秀就下定了决心，选定吉日，册封郭氏圣通为皇后，封其两岁的儿子刘强为太子。至此，光武帝已封叔父刘良为广阳王，族叔父刘歙为泗水王；刘歙子刘终为淄川王；追谥刘稭为齐武王；刘稭长子刘章，袭封齐王，次子刘兴，袭封鲁王。这宫廷之事暂搁一旁，就只得再过问外事了。此时，关东（指函谷关以东，此指山东河南、江苏等地）地区的最大割据势

力，当数在睢阳（今河南商丘市南）称帝的刘永。这刘永在刘玄称帝时捡了个“梁王”，却不满足，趁各地群雄并起之时，毅然称帝，封二弟刘防为辅国大将军，三弟刘少公为御史大夫，地方豪强沛（治所在安徽濉溪西北）人周建为先锋，出兵攻占了济阴（即治定陶，今山东定陶东北）、山阳（郡治昌邑，今山东巨野南）、沛郡（治相县）、楚国（治彭城，今江苏徐州市）、淮阳（治陈县，今河南淮阳）、汝南（郡治平舆，今河南平舆北）等地的二十八座城池，并遣使联结山阳佼强、东海（郡治郯城，今山东郯城北）董宪、琅玕（郡治东武，今山东诸城）张步等割据势力。刘永封佼强为横行将军，董宪为翼汉将军，张步为辅汉将军，控制了今河南、山东大部及安徽、江苏北部地区。刘永也以“汉”为国，但人们仍习惯称其为“梁”。

刘秀已于建武二年四月，派虎牙将军盖延为主将，大将苏茂为副将，统兵五万，往伐刘永。盖延军一举攻克敖仓（今河南荥阳汜水镇），接着又攻占酸枣（今河南原武）、封丘，正准备攻打睢阳刘永老巢时，苏茂却在前线倒戈，投降了刘永。

苏茂本是更始政权时的讨难将军，曾与朱鲋共守洛阳，他当初实际并不甘心投降刘秀，这次因在前线与盖延生隙，便杀死东汉淮阳太守，又占据广乐（今河南虞城西北），向刘永纳表称臣。

刘秀闻讯大怒，立即派猛将马武与刘隆、马成、王霸率军增援盖延，兵力达到十万。

盖延分兵两路，一路攻拔睢阳以西的襄邑（今河南睢县），一路攻拔睢阳以东的麻乡（今安徽砀山），两路先后获胜，包围了睢阳城。

睢阳虽是连攻不下，但城内绝粮了，而盖延军却能以城外新麦接济，睢阳城内人心惶惶，盖延乘机夜间袭破睢阳。刘永携带家小逃命，老母和妻子竟被百姓袭杀。刘秀仅率十几人逃到谯



(今安徽砀县)地落脚。

盖延军横扫刘永残余势力，一举攻克薛（今山东滕县），斩鲁郡太守梁丘寿。彭城（今徐州市）、扶阳（属沛郡）、杼秋（今安徽萧县西北）萧县等城邑纷纷降服。沛郡太守陈修顽强抵抗，被盖延攻破城池，立斩于城头，后进击谯县。

苏茂、佼强、周建三支部队汇合，约三万余人，向盖延反击。一场厮杀，梁军终是乌合之众，即遭惨败。佼强、周建保护着刘永，逃往湖陵（今山东鱼台东南）、苏茂则返回广乐（今河南虞城西）。盖延又乘胜攻占沛、楚（治彭城，今徐州）、临淮（郡治徐县，今江苏泗洪东南）的大部地区。刘永惶惶不可终日。

这时候，却因青犊农民起义军的一部在轵西（今河南济源县西）活动，严重威胁着东汉的后方基地河内郡，刘秀不得不暂且放下刘永，令盖延回师，配合大司马吴汉，进剿青犊义军。

刘永却借机在湖陵扩充势力，封董宪为海西王，张步为齐王。苏茂也在广乐招兵买马，图东山再起。

青犊义军在吴汉、盖延两军夹击下，彻底失败，残部被收编。时当建武三年（公元二十七年）阳春三月，光武帝命大司马吴汉率虎牙大将军盖延，骠骑大将军杜茂，强弩将军陈俊等七将军之兵，总数十几万，二讨刘永。

吴汉首先攻击广乐城的苏茂。苏茂独力难支，向刘永求救，刘永命大将军周建统兵十余万赴援。吴汉留杜茂、陈俊继续围广乐城，自率一支轻骑迎战。吴汉军毕竟寡不敌众，被团团围住了。吴汉跃马挺枪，连挑数员敌将，但战马突被冷箭射中左目，负痛腾空，把吴汉摔了下来，膝盖骨受伤，幸被部下拼死救回大营。周建乘机进入广乐城，与苏茂军会合。

吴汉腿疼，躺在床上。杜茂、陈俊进帐议道：“大敌当前，主将受伤卧床，是否……”

呈汉奋然起身，说：“二位不必担心，我的腿不过是扭了一下，已经由军医治疗，不碍大局，快快杀牛宰羊，犒劳全军！”

吴汉咬着牙参与犒军，朝众将道：“眼下敌军数量虽多，但都是些只会打家劫舍的乌合之众，其‘胜不相让，败不相救’，哪能与我训练有素的汉军相比呢？诸位努力一战，定建大功于此役！”

众将群情激昂，振臂齐呼：“惟大司马之令是从！”

苏茂、周建以为汉军主将受伤，无人指挥，士气必落，便在翌日清晨领大军出城挑战。吴汉精心选了一批精兵，个个头裹黄巾，手执利刃，分为四队，还有随军助战的千余名乌桓骑兵，吴汉一声令下，如同四支离弦之箭，射向梁军。

苏茂、周建所列军阵，一下就被冲成了一窝蜂。吴汉亲自擂鼓，汉军如排山倒海之势，杀得梁军溃逃不及，弹压不住，汉军大获全胜，占据了广乐城。

但是，睢阳城里却风云突变：刘永的亲信趁汉军主力出外线作战，驱逐了东汉之官，迎请刘永回城主政，苏茂、周建即赶来睢阳拥护刘永守城。吴汉留杜茂、陈俊二将守御广乐，自与盖延率大军再攻睢阳。围城百日，粮尽援绝，刘永只得率苏茂、周建连夜突围，逃往赞县（今河南永城西）。盖延穷追不舍，众将各自逃散，只有偏将庆吾跟随刘永。庆吾见机会来了，从刘永身后猛劈一刀，割了首级，即向盖延献功了。庆吾跟随盖延入都，官封列侯，此人就成了“一刀侯”了。刘永二弟刘防亦不敢再“防”，献出睢阳，自缚请降，还被刘秀封为辅国大将军——这亦是刘秀的收拢人心之策。

刘永被杀后，苏茂、周建逃到垂惠（今安徽蒙城西北），立刘永之子刘纡为梁王，佼强则逃到西防（今山东单县北）拥兵自



守。刘秀抱着除恶务尽的决心，亲自到谯城前线督军，同时派马武、王霸二将各率万人，进围垂惠。刘秀亲嘱二人，务必精诚合作，早日凯旋。

梁王刘纡见两支汉军东、西扎营，知道海西王董宪正与盖延军交战，只好派苏茂去求救兵。

苏茂奔至临平（今河北晋县）搬来约四五千原五校余部兵马，在返回惠城时，突袭马武军营，夺得军需辎重。马武率部追夺，被在城巡逻的周建望见，率部增援。马武前后受敌，首尾难顾，且战且退，把梁军引到了王霸营外。马武大声喊叫：“王将军，火速救援啊！”

王霸站在辕门外的木梁上，大喊道：“我另有军务，不能救援，请马将军好自为之吧！”他下令紧闭营门，不出援助。

将士们大惑不解，王霸说道：“这次苏茂所借之兵，皆是骁勇善战之辈，马将军尚且退缩，我部下怎不生惧呢？我先闭门不出，马将军只得死战，而敌军也便不再防我，待会儿敌军稍疲惫时，我再倾营而出，才能杀他个措手不及呀！”

事情果然不出王霸所料——苏茂、周建见王霸不出助战，认定马、王两将不睦，便毫无后顾之忧地攻击马武。马武心恨王霸，只得率部死战。两军杀了几个时辰，个个人困马乏。王霸营中将士一个个急得摩拳擦掌，将校路润率十几名士兵向王霸“断发请战”。古人视发为头颅，这“断发请战”，就犹如后世人的写血书，极能表示决心。

王霸见时机成熟了，即命令打开营门，自率精锐骑兵直抄敌军后路。马武正在危急之中，见王霸率军夹攻，精神大增，手中板门刀就如砍瓜切菜一般，杀得苏茂、周建招架不住，撇下许多尸体，逃回了垂惠城。

马武命军收拾被抢的军需、辎重，拍马跑到王霸跟前，咧着

大嘴笑道：“王元伯，你老弟竟然使了这一招，一疲之计呀！我还一向以为你是个大老粗呢！”

王霸笑道：“子张兄，若论这马上步下的武艺，俺自认比你差一截，可这战略战术……你别忘了，俺孬好总是个长安太学博士弟子呀！俺就算是个石头蛋，掺在咸菜瓮里淹一年，也有点儿盐水咸味儿呀！俺和陛下还是太学的同窗学友呢！”

马武更大笑道：“哈……元伯老弟，真是说你胖，你就喘；说你白，你还没洗脸——洗了脸更白！哈……反正今日之战，愚兄佩服你！”

“好！能让你马子张也佩服我一点儿，我很荣耀，今后也可以学着点儿，别总是猛打猛冲啊！快押运辎重回营吧！咱们还得尽快弄弄脸，别让这胜仗都由吴汉、岑彭、盖延他们打了啊！嘻嘻……再会！”王霸收兵回营，命部下接受马武只凭威风、结营不严的教训，让众人严密防守。

苏茂、周建吃了王霸的亏，气得彻夜未眠。次日拂晓，就率人来到王霸的军营前，口口声声要王霸出营交战。王霸毫不理睬，只是令弓箭手严把营门，任凭苏茂、周建百般辱骂，王霸却在军营院中摆起酒宴，与诸将饮酒观赏歌舞。悠扬的乐曲传到营外，更把苏茂、周建气得鼻口生烟，命令军士向汉营中射箭。

箭似飞蝗，射入王霸营中。王霸正举起铜卮，见一枝箭向自己面颊飞来，他挥卮轻轻一隔，这箭矢“当啷”落地。众人尽皆失色，独王霸谈笑如故，继续邀众饮酒。

一位副将坐不住了，喊道：“王将军，那苏茂有什么了不起？昨日败军之将，还敢挑战，休教他长了自己志气，灭了我军威风啊！”

王霸笑道：“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啊！苏茂借来之兵，人心不稳，这垂惠城中又存粮有限，他当然希望速战速决啊：我



正好反其道而行之，以逸待劳，坐观其变，这才是战而屈人之兵的上计呀！”

众将或不以为然，但这一次却是又让王霸分析准了——苏茂挑战不成，这些借来的大兵又需要酒肉伺候，城中粮食本来已经不多，周建的侄子周诵就朝叔叔发牢骚，认为请这些外兵，头一仗就吃了败仗，还这么难伺候。但周诵挨了叔叔一顿训斥，心中不服。待到第二天叫陈挑战不应，周诵便借机联络了一些人，要劫梁王刘纡，以降汉军。刘纡幸亏早得消息，率十几名亲信逃出了垂惠城，去西防依托佼强了。周诵率众守城，不放外军进城。待到红日西下，苏茂、周建叫骂了一天，口干舌燥地引军回城时，却见城门紧闭，吊桥高悬，周诵手指苏茂大喝道：

“苏茂，垂惠粮食有限，百姓尚且无食，哪能养得起一些外兵，刘纡已经逃亡了，你跟众人到别处去保他吧！这垂惠城就要降汉了……”

周建大骂侄儿陷己于不义，而苏茂即斥责周建与其侄乃是同谋，即引臂大呼，率领这借来的四五千五校兵去下邳（今河苏宿迁西北）投奔董宪。周建如今是浑身是嘴也说不清了，既恨侄子，又怨苏茂，闷气结于胸中，不几天就死于途中了。

周诵献垂惠城投降汉军，受封列侯。

再说原渔阳太守彭宠自以功高赏薄，又与幽州牧朱浮不合，遂自立为燕王，已经一年多了。至建武三年（元元二十七年）三月，涿郡（治所在今河北涿县）太守张丰听信方士之言，说涿郡上方涌现瑞云，这大富大贵将应在张丰身上。这方士拿出一块由黄布包裹的石头，说石中藏有玉玺，要等当了皇帝才能开此石。张丰遂悬石于肘上，命人联络彭宠。彭宠正因与上谷太守耿况联手造反不成，便与张丰一拍即合。燕王彭宠，无上大将军张丰，

共叛朝廷。

刘秀觉得关东基本平定，就要御驾亲征河北，独有大司徒伏湛上书谏阻，略云：

臣闻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国（犬戎密须耆邰崇），必先询之同姓，然后谋于群臣，加占蓍龟以定行事，故谋则诚，卜则吉，战则胜，然后俟时而动，三分天下而有其二。陛下承大乱之后，受命而兴，出入四年，灭檀乡、治五校、降铜马、破赤眉、诛邓奉之属，不为无功。今京师空匮，资用不足，未能服近而先事边外，似属非宜。且渔阳之地，逼近北狄，黠虏困迫，必求其助。又今所过县邑，尤为困乏，大军远涉两千余里，士马疲劳，转粮艰阻。今兖、豫、青、冀（州）中国之都，寇贼纵横，未及归化。渔阳以东，本备边塞地，贡税微薄，安平之时，尚资内郡，况今荒耗，岂足先图？而陛下舍近务远，弃易就难，四方疑惧，百姓怨恨，诚臣之所惑也。愿远览文王重兵博谋，近思征伐前后之宜，顾问有司，使极愚诚，采其所长，择之圣虑，以中土为忧念，则不胜幸甚！

刘秀览大司徒伏湛这篇上疏，觉得极有道理——内地尚有数处未平，先不宜远征。便只是派朱祐、耿弇、祭尊和骠骑将军刘喜等出略北方。征虏将军祭遵，认为张丰乃彭宠之屏蔽，当先除之。乃引军兼程加速疾进，一鼓登城，城中大乱，张丰仓促欲逃，被功曹（官名）孟宏缚住，献给祭遵。

张丰挺而不拜，说：“我乃未来天子，我肘上悬的石头，内有玉玺！”

祭遵默然冷笑，命军士当众砸开石头，石中哪有什么玉玺！张丰才知上了术士的当，身首两处，悔之已晚。

张丰被诛，渔阳障除。这时，在南线与秦丰作战的岑彭处境



危急，刘秀调朱祐率部南下支援岑彭，命祭遵驻屯良乡（今河北房山县），刘喜驻屯阳乡（今河北涿县东），形成对彭宠的包围之势，命耿弇引部作为主力，直取渔阳，捣彭宠的老窝。刘秀这是有意再给耿弇一个建功的机会。

但是，年轻的耿弇很有心计，他想到：父亲耿况也是边塞上谷太守，自己没有人在京都皇帝身边，今率大军深入，是否会招人怀疑呢？便上书光武帝，请求让祭遵主攻渔阳，自己可以在京侍于帝侧，这当然可以作为“人质”了。刘秀当即给耿弇回信，说：“将军一家几代为国效力，而且，彭宠谋反，派使约同你父同谋，认定你父也是功高薄封之人，但你父斩杀彭之使者，以示忠于汉室，朕又怎会怀疑将军呢？望将军勿疑，朕只待为将军庆功……”耿弇很受感动，将此信拿给父亲耿况看，耿况也很受感动，即送幼子耿国进京入侍，刘秀极受感动，加封耿况为隃麋侯。耿况更受感动，即以上谷兵马全力配合汉军，从北面夹击彭宠。

彭宠见势头不妙，便要抢得先机。他分兵两路，自率一支攻良乡祭遵，另一支由弟弟彭纯率领，赴阳乡攻刘喜部。与彭纯同行的，还有两千多名匈奴兵。

彭纯的队伍刚到军都（今北京昌平区南），即与刘喜的汉军相遇。两军正杀到激烈处，突然驰来一支劲旅，直奔彭纯后队。为首的一员小将，挺长槊，驰快马，在彭军中左冲右突，如入无人之境。匈奴兵的两名牙将欲敌小将，却被他左刺，右挑，两将惨叫落马。彭纯前后受敌，死伤惨重，率残部逃回渔阳。

刘喜大获全胜，召见年轻小将，才知乃是耿弇之二弟耿舒。这耿舒自小生在边关，长在军营，喜欢舞刀弄棒，练就一身好武艺。刘喜不禁赞叹道：

“将门虎子，果然名不虚传啊！想不到隃麋侯有这么几个争

气的儿子，真乃家门大幸啊！我一定要为你请功！”

原来，耿况在三子耿国入仕洛阳后，就格外留心渔阳的动向。所以，彭纯的兵马刚动，耿舒便率突骑尾随其后，突然夹击，猛将冲突，果奏奇效。

河北战局转机，那割据青州的张步却是连日猖獗起来，刘秀只得调耿弇统兵伐齐，改以祭遵主攻彭宠。

彭纯兵败，彭宠胆寒，他不得不改攻为守。但渔阳城中百姓却知上谷归顺朝廷，使渔阳孤立无援，惟恐一旦城破受戮，对彭宠怨恨日增。

彭宠心中恐惧，常做恶梦，便请卜者算卦，这卦词却是“内患事小，外患事大”。彭宠即联想到：从弟（叔伯兄弟）子后兰卿新从京都洛阳回来，是否为刘秀派回的奸细？他使命人押送子后兰卿去边远之地，不得燕王手令，不许回宫。隐患除掉，便请术士祀神禳灾。为示心诚，他进入密室沐浴斋戒。

有个名叫子密的苍头（奴仆）见大势已去，便想擒捉彭宠，降汉邀功。他联络了两个弟兄，趁彭宠在密室沐浴后熟睡之机，将其紧紧捆缚于床上。子密出来向在室外值勤的官员宣布：

“大王正在斋戒，所有官吏放假休息。”

这些值勤的官员信以为真，各回府第了。子密又假传彭宠命令，把宫中的奴婢和闲杂人员全部拘进大厅里，门上加上大锁，不准乱动。然后把彭宠的妻子“请”进密室。

彭宠的妻子见彭宠被捆在了床上，惊得大呼：“家奴造……”一个“反”字还未出口，便被子密揪住了头发，抡起巴掌，左右开弓地一顿狠揍。直打得面颊肿胀，口喷鲜血。彭宠大叫：“快把财宝送给三位好汉，不必多言！”子密才放开彭妻，随她去取财宝，只留一人守着彭宠。彭宠便趁机对这个奴仆说道：“我平常喜欢的就是你，今天，你是受子密的威胁，才干了这不义之



事，我不怪你，你若是给我解绳子，我就把女儿嫁给你，这家中财物，也与你平分……”这个奴仆心动了，就要给彭宠解缚，但他听到了子密的脚步声，便又吓得躲在了一边。

彭妻收拾了大堆财物，又被押进密室。子密命她缝制两个大口袋，用以装财物。彭妻被打怕了，不敢不从。两个大口袋缝好后，已到半夜时分。子密解开彭宠的手，刀压脖子，逼令彭宠写一手谕，上写：今派子密等出城擒拿子后兰卿，各处关卡，一律不得阻拦。彭宠因有利刃在颈，不敢不从，颤抖着写好手谕，头便被子密砍下。子密回身又杀了彭妻，将两颗人头装入彭妻刚刚缝好的布囊，收好手谕，牵出六匹快马，驾一大车，载上人头、珠宝，凭手谕顺利驶出渔阳，径奔洛阳，献人头于刘秀。

刘秀见彭宠已除，心中高兴，但他对子密等仆人以下犯上、杀主邀功之事十分犯忌；然而，为践自己“杀彭宠者当封侯”的诏令，便封子密为“不义侯”。子密虽得侯爵，但落千古“不义”之恶名。

渔阳尚书韩立知彭宠遭杀，商议立彭宠之子彭午继燕王，召子后兰卿为将，仍抗东汉。国师韩利伺机杀死彭午，迎请征虏将军祭遵进驻渔阳，渔阳遂平。

早在六年之前（公元二十一年），南郡人秦丰聚众万人反抗王莽，后（公元二十四年）乘赤眉军西攻长安，更始帝刘玄垮台之机，秦丰率部攻占了邔（音“其”，今湖北宜城北）、宜城（今湖北宜城南）等十余县，自称楚黎王，定都于黎丘（今湖北宜城西北）。

与此同时，汝南人田戎也拥兵攻陷夷陵（今湖北宜昌市东南），自称“扫地大将军”，攻掠附近郡县，部众发展到数万。这样，秦丰、田戎便成了长江中游地区的两大割据势力。

建武三年（公元二十七年）四月，汉军在击灭南阳叛军邓

奉、董诩后，即命征南大将军岑彭率积弩将军傅俊、骑都尉臧宫和刘宏等，统兵三万余，往讨秦丰、田戎。

岑彭一举攻拔黄邮寨（今河南新野东北）。秦丰及其大将蔡宏却陈兵邓县（今河南新野南）凭险阻击汉军。岑彭苦战数月，仍难取胜。刘秀派建义大将军朱祐增援岑彭，并督促岑彭尽快进攻。岑彭反复琢磨，想出了一条声东击西之计——当天夜里，岑彭集中全部将士，郑重宣布：“今夜好好休歇，明日凌晨进攻山都（今湖北襄阳西北），定要打秦丰一个措手不及。同时，故意放松对俘虏兵的看管，有意让逃俘去给秦丰送信。

山都是军事要地。秦丰得知消息后，忙与蔡宏率精锐去山都布防。岑彭却引军偷渡沔水（今汉水），反其道而行之，袭击秦丰的都城黎丘。

汉军击毙了屯守阿头山（今湖北襄阳西北）的秦丰部将张扬，然后沿着川谷，伐木开路，连连击败前来拦阻的秦丰军，抄近道克期到达黎丘城下。

黎丘告急，秦丰发觉中计，又与蔡宏回救黎丘。岑彭采用围点打援之计，事先在地形于己有利的东山凹布下埋伏。秦丰和蔡宏夜间抵达东山，吩咐士卒生火做饭，突然，汉兵从四面杀出。秦丰军长途奔波，饥疲交加，被汉军杀得大败。秦丰焦头烂额地逃进黎丘城，蔡宏则死在了乱军之中。

秦丰派丞相赵京屯兵宜城，拟以宜城为黎丘之屏障。但赵京已被汉军的凌厉攻势吓坏了，献出宜城投降。刘秀闻得捷报，封岑彭为舞阴侯，封赵京为城汉将军，意在瓦解秦丰。

这时，朱祐的援军正好赶到，岑彭、朱祐、赵京三将命兵团团围住了黎丘城。秦丰即将覆灭，却急坏了正在东阳（今河南邓州南）作战的延岑和割据夷陵的田戎。

南郑（今陕西汉中市）人延岑，三年之前（公元二十四年）



拉队伍占据汉中，曾投靠汉中王刘嘉，被任命为大将。他（公元二十七年）发动叛乱，将刘嘉驱往武都（今甘肃成县西北）。刘嘉借用更始大将李宝的势力，围剿尾追而来的延岑。延岑败绩后逃出大散关（今陕西宝鸡市南）进入关中，却击败了赤眉军，又成了英雄。

赤眉军撤离关中后，关中的豪强势力纷纷拥兵割据，独霸一方。其中，王歆守下邳（今陕西渭南），芳丹守新丰（今陕西临潼），蒋震据霸陵（今西安市东），张邯据长安（今陕西西安），吕鲋据陈仓（今陕西宝鸡市），角闾守汧县（今陕西陇县南），骆延守周至（今陕西周至），任良守户县（今陕西户县），汝章据槐里（今陕西兴平）。各人都自称将军，部众多则一万，少则数千，互相争夺地盘，攻杀不息。延岑在击败赤眉大将逢安之后，自以为天下无敌，遂以蓝田（今陕西蓝田）为据点，自称“武安王”，设置郡守县令，企图经营关中，独立王国。

汉征西大将军冯异在崤底（崤山谷地）战败了赤眉军，奉旨继续向西挺进。延岑联合张邯、任良二部，企图拦击汉军。冯异迎头痛击，毙敌数千，张邯、任良先后逃遁。冯异驻军上林苑（秦及西汉时的皇家苑囿，旧址在今陕西长安县及户县）。原来受胁迫而屈从于延岑的势力又纷纷归降冯异。延岑势孤力单，无法在长安立足，率残部经武关（今陕西丹凤县境内）向南阳一带流窜，攻掠析（今河南西峡）县。冯异指令复汉将军邓晔、辅汉将军于匡夹击延岑，岑军大败，部属苏臣等八千余人投降。延岑仓皇逃往穰县（今河南邓县），又被建威大将军耿弇部包围。一场恶战，延岑军被杀三千，被俘五千。延岑仅率数骑逃奔东阳（今河南邓县南）依附于秦丰。

秦丰视延岑为英雄，把女儿嫁给延岑为妻，并拨出兵马，让延岑和部将张成驻守东阳，窥测洛阳。建武三年，刘秀派朱祐、

祭遵进击东阳，击毙张成。延岑退往顺阳（今河南邓县西北）。他今见黎丘被围，便率军南下，企图救援秦丰。刘秀命右将军邓禹率复汉将军邓晔和辅汉将军于匡设伏于邓县（今湖北襄樊市北），延岑被打得丢盔弃甲，退往武当（今湖北十堰市东）。邓禹率军追杀，再次给延岑以重创。延岑不能救助秦丰了，只得率残部到汉中（陕西汉中）投奔割据成都称帝的公孙述。公孙述封延岑为汝宁王，并任为大司马。

据守夷陵（今湖北宜昌东南）的田戎看到秦丰兵败，黎丘被围，心中胆怯，准备降汉。妻兄辛臣却坚决反对，并指着地图说：“如今四方豪杰各据郡国，汉帝刘秀不过占着巴掌大的地盘，以后还不一定能成气候，我们不如利用夷陵之险，按兵以观其变呀！”田戎不以为然，还是决定降汉。他留辛臣在夷陵守城待命，自率部众溯沔水到黎丘，向岑彭投降。

田戎刚走，辛臣就把田戎留在夷陵的财物席卷一空，从陆路抄近道抢先到岑彭大营投降。岑彭命辛臣写信督促田戎投降。辛臣怕田戎归汉后于己不利，便谎写其信，词为：“我已经真心降汉了，咱所定诈降计谋就不要再用了，快过来归降吧！”田戎恨妻兄出卖了自己，一气之下，不再去降汉，反与秦丰结盟，于半途中扎下大营。岑彭不知前因，恨田戎顽固不化，留朱祐围黎丘，自率大军攻田戎。田戎大败亏损，大将军伍公投降汉军，田戎则逃归夷陵。

岑彭与秦丰鏖战三年，斩杀秦丰兵九万多，但自己也损失惨重，黎丘城仍未攻下。

刘秀亲临黎丘劳军，封赏有功将士百余人。这时，城中秦丰将士仅剩千余人了。刘秀写信规劝秦丰投降，秦丰置之不理。刘秀认为秦丰已成瓮中之鳖，便令朱祐率部困黎丘，岑彭和傅俊率大军追击逃往夷陵的田戎。



岑彭兵临夷陵城下，田戎屡战屡败，只好放弃夷陵，逃往秭归（今湖北）。岑彭驱军追击，田戎仅率侍从十几人沿山间小路逃往蜀地，投靠了公孙述。他的妻子儿女则被汉军所俘。

岑彭本想趁势溯江而上攻伐公孙述，但因长江两岸地势险要，江水汹涌。军中准备不足，临时转运困难，于是，留威虏将军冯骏驻屯江州（今重庆市嘉陵江北岸），都尉田鸿驻守夷陵，领军李玄驻守夷道（今湖北枝江），自率主力还屯津乡（今湖北江陵），扼守荆州要冲。

建义大将军朱祐率侯进、耿植二将又把黎丘围困了将近一年。秦丰飞檄从各处调集救兵，部将张庸由蔡阳（今属河南）赶来救援黎丘，趁着汉军不备，把大批粮草送进了黎丘城。秦丰有了粮草，决心死守。朱祐心恨张康，遂分一军绕至张康军后，切断粮道，自率精兵直捣张康大营。张康且战且退，朱祐穷追不舍，正与截敌粮道之汉军相会，两军夹击，张康惊慌失措，被朱祐一刀斩于马下，残军皆降。

黎丘城中粮尽援绝，秦丰走投无路，于建武五年（公元二十九年）夏，携老母、妻子、儿女肉袒出降。朱祐不忍杀俘，用槛车押送到洛阳，刘秀恨秦丰不听劝谕，负隅顽抗，罪在不赦，传旨斩首。

岑彭充分利用汉军战胜之威，积极经略南方诸蛮夷。他一面致书官居交趾（今越南北部）牧的好友陈让，宣讲中原大势，一面派偏将军屈充移檄江南，劝说各郡太守归降东汉朝廷。于是交趾牧邓让、江夏郡（今湖北新州西）太守侯登、武陵郡（治所在今湖南常德）太守王堂、长沙（郡治临湘，今湖南长沙）相韩福、桂阳郡（治今湖南郴州）太守张隆、零陵郡（今湖南永州地区）太宗田翕、苍梧郡（今广西梧州）太守杜穆，交趾（今越南河内）太守锡光等，都先后归顺了汉朝。他们有的送来贡赋，有

的还派儿子领兵协助汉军作战。

四方捷报频传，其中之一，便是据住庐江郡（辖今安徽长江以南地区）僭称淮南王（公元二十七年）的李宪，设九卿，辖九城，军十几万。越年由杨武将军马成征讨。马成见李宪的军威雄壮，城池坚固，竟请得刘秀允许，采取缓困不攻之策，时越半年，李宪城中粮绝，只得率军突围，又连被击溃。马成寻机攻破城池，李宪在逃窜中被部将帛意杀死，提头降汉，汉淮亦得平复。正是：

此起彼伏尽义兵，帝王将军任自封。

最笑张丰肘石坠，省悟之时颈血红。



第四十六章 一信生疑 三战平奇

• 一封平常的训导之信，却令一将生疑而反叛，造成数日征战，多少将士命染黄泉，岂不可惜？

• 莫轻视一位农夫，他能把一位大将骗得稳稳睡去，却一刀砍下了他的头。这一刀砍头，就能封官为侯。

• 年轻勇将耿弇三战平齐，使光武帝都把他比做汉高祖的大帅韩信，但韩信却是为要求当三齐王而命丧未央宫……

那金刀马成击败李宪，班师回朝，晋封平舒侯；这位献出李宪之头的帛意，亦得邀封渔浦侯。虽然都是“侯”爵，但这类侯爵却只是个享福的侯，与那些挂衔“将军”的拥有兵权的侯是无法相比的。

建武五年（公元二十九年），刘秀命虎牙大将军盖延为主将，平狄将军庞萌为副将，征讨董宪。

董宪原是赤眉军的一个校尉，他曾受樊崇之命攻占梁都（今河南商丘），部众发展到数万人，他便以郯城（今山东郯城，汉时为东海郡治所）为中心，脱离赤眉，自成体系，称雄于今山东南部 and 江苏北部。梁帝刘永为了笼络董宪，扩充地盘，开始封董宪为翼汉大将军，后来又迁封为海西王。

副将庞萌，是山阳（今山东金乡）人，起初为绿林军下江兵的一员大将，后来被更始帝刘玄任为冀州牧，领兵从属于尚书令谢躬，共讨在邯郸称帝的王郎。谢躬败亡后，庞萌归顺刘秀，先为侍中，后又拜为平狄将军。由于庞萌为人逊顺，对刘秀的指令百依百从，又有军事才能，因而极受刘秀赏识。刘秀曾当着文武百官之面盛赞庞萌说：

“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惟有庞萌将军。”

盖延与庞萌督军驻于楚郡（郡治彭城，今江苏徐州市）。

汉将马武和王霸陈兵垂惠（今安徽蒙城西北）城下，征讨梁王刘纡，董宪正拟出兵救援垂惠时，其部属贲林献出兰陵城（今山东枣庄东南）而投降了汉军。

董宪知兰陵乃是军事要地，就顾不上援救梁王刘纡了。他亲率精兵离开郯城去攻贲林。贲林连派使者向盖延和庞萌求救。

盖延打算出兵救兰陵，援贲林；副将庞萌则主张直接攻郯城，说明这是“围魏救赵”之计，并私自将此计直接向刘秀禀报。刘秀支持庞萌的意见，指示盖延：“郯城乃是董宪的巢穴，只要攻下郯城，兰陵之围自解。这乃是釜底抽薪之计，应当虚心听取庞萌之建议。”

贲林的求援信件如雪片般飞来，盖延对庞萌直接向皇上汇报军情而蔑视主将的做法极为不满，他想到“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的说法，决定去救贲林；否则，谁还肯归降汉军？

董宪巧用计谋，派老弱兵与盖延作战。盖延轻而易举地打退了拦截之兵，进入兰陵。但坐未安席，即听到城外号炮连天，董宪大军蜂拥而至。盖延发觉中计，又反身杀出兰陵，引军去攻郯城。

庞萌亦对盖延不满，即将此情速报刘秀。刘秀即写回信，派专使送达盖延，信中说：“朕一开始让你攻郯城，是想趁敌不备，乘虚而入，尚可一举获胜；可现在战局已变，敌军已知我意图，



定会加强防范，再攻郾城就不容易了。你还是留在兰陵，帮助贲林抗御董宪吧！”

待信件传到盖延手中时，盖延军已达郾城城下。盖延又怀着侥幸心理，硬着头皮攻城，结果，数日攻不下郾城。而董宪却借机攻下兰陵，杀了贲林。

盖延步步失算，心烦意乱。庞萌前去劝谏，盖延正在火头上，怒道：“庞将军，你我奉命出征，一正一副，有主有从，你不该隔着我这个主将，屡屡直接向皇上传书，以揭人之愚，以显己之慧，你这是何意？”

庞萌一时无言以对，他也自知这个做法是有些欠妥的，隔着锅台上炕，让任何人也接受不了。庞萌就隐忍不发，愤愤回营了。

偏偏在这时，刘秀又给军中发来一道手谕，这道手谕是专门交给盖延的。刘秀此谕中说：“盖将军两棋失着，不要颓然失志，可与庞萌协力再战，你是我患难之交的股肱之臣，应善于团结庞萌，才能取胜……”刘秀此信并无他意，但庞萌即因此信犯疑——自己毕竟是个降将，而这盖延却是皇上在出徇河北时的患难之交，自己既已得罪了盖延，皇上又如此偏心，自己日后岂不受挤？一念之下，庞萌即生反心。他发动兵变，率部攻入盖延军营。盖延猝不及防，被打得落花流水，仓皇北渡泗水，过了河，沉船、拆桥，方才拦住了庞萌的追击。

庞萌余怒未息，又攻陷彭城，要杀郡守孙萌。郡吏刘平为保护孙萌，身上被砍七刀，血流如注。之后，庞萌与董宪结为军事同盟，自称东平王，督众往攻桃城（今山东济宁市）以北。

刘秀得知庞萌反叛的消息，不禁拍案而起，他破口大骂道：“大胆庞萌，贼性难改，最可恨处，是他屡屡以假相蒙蔽于朕，朕多曾当众称他可为托重之臣，他竟以一信之疑，即生反叛之

心，使我大军四年关东之战成果化为乌有！各位大臣，莫要耻笑朕往日被庞萌蒙蔽之事，那东郭先生救狼而反要吃人之事，又是谁的过错？这庞萌匹夫，比那恶狼更加阴毒！秣马厉兵，与朕会师睢阳，讨伐叛臣！”

群臣众将当然个个怀恨庞萌，皆认为应该讨此叛臣，光武帝率大军直抵蒙城（今河南丘东北）。

梁王刘纡从垂惠（今安徽蒙城西北）逃到西防（今山东单县北）不久，西防被汉骠骑将军杜茂攻占。刘纡、佼强和苏茂一样，也归顺了董宪。

董宪令刘纡守兰陵，令苏茂、佼强率三万人马援助庞萌。庞萌顿觉人多势众，又督军攻打桃城。

桃城为军事要地，刘秀把辎重粮草留在蒙城，带领轻骑三千，步卒数万，日夜兼程，援救桃城。但是，赶到离桃城只有六十里路程的任城（今山东济宁东南）时，刘秀却扎住了大营，一面派专使征召吴汉、马武、王常、盖延等将率部速赴桃城，会战庞萌，一面指令军士守御任城。

庞萌侦知刘秀到了任城，便放下桃城，率军来战刘秀。刘秀关闭营门，休士养锐，任凭庞萌叫骂，只是不理。三天过去了，庞萌在任城求战不得，只得率部又去攻打桃城。

桃城军民得知光武帝亲自领着人马前来救援，个个信心百倍，英勇抵抗。庞萌组织军队连攻二十余日，一无所获，倒累得精疲力尽了。这庞萌一时利令智昏，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实力，不曾提防汉军合围。一旦诸路大军赶到，铁壁合围，庞萌方知汉军势大，但后悔已经晚了。汉军以泰山压顶之势围攻，桃城军民欢呼雀跃，参与夹击，刘秀亲擂战鼓，汉军个个奋勇，杀得苏茂、佼强抱头鼠窜，庞萌落荒而逃。

刘秀在众将簇拥下进入桃城“万岁”的欢呼声响彻云霄。



桃城离汉高祖刘邦的故里沛县不远，刘秀顺便去沛县祭拜了高祖皇帝的原庙。他不误战机，即驾临湖陵（今山东鱼台）指挥汉军征讨董宪。

董宪和刘纡把大本营移到昌虑（今山东滕县东南）。庞萌、苏茂、佼强也率残部赶来昌虑投奔董宪。董宪留刘纡守护昌虑的大本营，自率一军进驻新阳（今山东枣庄西北），筑城建垒，以阻挡刘秀军。

刘秀派大司马吴汉攻新阳，吴汉一举击败董宪，夺得新阳。

董宪初尝到汉军的厉害，从外地借来数千五校骑兵，驻屯于离昌虑约三十里的建阳（今山东枣庄西南），以屏卫昌虑。

刘秀率汉军主力抵达距离昌虑百余里的蕃县（今山东滕县县城）后，又传令扎营休息。众将要求即刻攻打建阳，刘秀摇头说：“朕认为这部分防卫建阳之五校骑兵，英勇善战；但其远道而来，必然军粮不继。我军可再待几日，这部分骑兵一旦粮绝，必然会远遁，我正可专心攻打董宪，岂不易如反掌？……”

众将深服光武帝之谋略，果然不出他所料：这支五校骑兵吃完粮食后，即奔往他处，就扔下了困守大营的董宪。

刘秀一知五校军离去，即分军四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于夜半时分直攻董宪的昌虑大营。董宪被打得溃不成军，苏茂逃往青州（治所在今山东临淄后改在益都）投靠张步。佼强束手向汉军投降。董宪、庞萌则逃进缙山（今山东枣庄东），躲进深山密林。

在昌虑之战中被打散的吏士打听到董宪的下落，又汇集到缙山。董、庞二人重整旗鼓，趁着汉军不备，再次占据郯城。吴汉率兵马来剿，董宪力不能敌，放弃郯城，退走朐城（今江苏省连云港西南）。梁王刘纡在逃跑中与董宪失散，惶惶然不知所归，被侍从高扈杀死，提头颅献给了汉军。至此，割据梁地的势力全

被肃清了。

吴汉大军追击包围了朐城，董宪凭借朐城险要地势，指挥有方，使吴汉久攻不克。第二年（公元三十年）正月，朐城中存粮用尽，董宪庞萌留家室在朐城，自引精兵潜出城外，向北袭取了赣榆（赣榆北），拟从赣榆补充军需。

赣榆为琅玕郡所辖，陈俊任琅玕太守，他率部夺回赣榆，董宪、庞萌被赶进大泽里。这时的董宪，身边只剩下十几个人了，他获知吴汉已经攻破朐城，擒获了自己的妻儿老小，怕妻儿被杀，便想带着这十几人去向汉军自首，以求得宽恕。当他走到方与（今山东鱼台县北）时，与一支汉军相遇，汉军争先擒捉董宪邀功，校尉韩湛挥刀杀死董宪。庞萌见势不妙，杀出包围圈，藏进了一个名叫黔陵的农户家里。

黔陵见这人浑身是血，当然生疑。这庞萌便实言相告，说：“我乃是汉军追杀的大将军庞萌是也，你若能救我这一命，将来我定会报答你的……”

这农夫黔陵也不傻，他见庞萌手持钢刀，自己大概不是对手，便涎下笑脸，满口应承，并为庞萌备饭。庞萌实在累坏了，吃罢饭，就势一躺，便昏睡过去了。这黔陵假装给庞萌端水喝，见庞萌已经睡熟了，他便夺过钢刀，一刀砍死了庞萌，把首级献给了汉军。这位一念之差而反叛的庞萌，就这样结束了他的一生，他曾被刘秀称赞的才华也尽付诸东流了。

杀死董宪的韩湛，封列侯；献庞萌人头的黔陵，赐爵关内侯，山东江苏一带遂平。

琅玕人张步，字文公，当赤眉军起义时，他也在家发展到数千人，转攻周边县郡，占领几座城池，自号为五威将军。当更始政权建立后，刘玄拜王闳为琅玕道太守，张步拒不接纳刘玄所封



之官。王宏组织数千吏民以攻张步，反被张步打败。后来，梁王刘永自立后，见张步兵马强壮，封其为辅汉大将军、忠节侯，授其统领青、徐二州的军兵之权。张步遂以剧县（今山东昌乐西北）为基地，以二弟张弘为卫将军，以三弟张兰为玄武大将军，四弟张寿为高密太守，派将攻占了泰山、东莱、城阳、胶东、北海、济南、齐等郡，部众发展到二十多万人。

建武三年（公元二十七年），刘秀为孤立刘永，争取张步，便派光禄大夫伏隆持节赴剧县拜张步为东莱太守，封万户侯。张步已不把这个太守和“万户侯”的官衔放在眼里，要刘秀封其为“王”。伏隆解释说：“非刘姓不得封王，这是高祖皇帝立下的规矩，不得违反。”张步极不满意。

当刘永得知张步因不得封王而对刘秀不满，十分庆幸，当即派使者封张步为齐王。张步当然愿当这个“齐王”，便杀死刘秀的使者伏隆，投入了刘永的怀抱……至刘永败死后，张步收编了刘永的残部，加上自己的部队，共几十万人，进而控制了原齐国的十二个郡，成为关东最大的一股割据势力。

早在建武三年（公元二十七年）年方二十四岁的耿弇便主动请缨，要求率兵东攻张步，平定齐地。刘秀当时正忙于对付在渔阴称王的彭宠和在黎丘称王的秦丰，不得不把征齐之事暂且放下，令耿弇先配合祭遵、刘喜北讨彭宠。彭宠败亡后，耿弇又奉命与大司马吴汉和汉忠将军王常在平原（今山东平原县）围剿富平、获索起义军。这九万农民军中有四万投降，五万被剿灭。耿弇每战必胜，杀出了威风，人不卸甲，马不离鞍，奉诏与刘歆、陈俊率兵讨伐张步。

耿弇从朝阳桥渡过黄河，兵锋直指济南郡（郡治在东平陵，今山东章丘西北）。

张步部下骁将费邑为济南王，令其率重兵进驻历下（今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又派一支军队屯守祝阿（今山东长清东北），还在泰山、钟城（今山东禹城县东南）沿线部署了四十营人马，互成犄角之势，企图依托漯水、济水，拦挡耿弇的征讨大军。

耿弇决定首先强攻祝阿（今长清县东北），挫敌锐气。

汉军不顾长途跋涉的疲劳，奋勇冲杀，早晨攻城，中午便奏凯歌。

城破之时，耿弇故意网开一面，让开西门，放出城里的败军，使他们去给钟城的守军报信。败军绘声绘色地讲述汉军之英勇，钟城守军人心惶惶，纷纷弃城逃命。费邑精心部署的济水防线立即被撕开了一条大口子。

耿弇乘胜挺进巨里城。

巨里（今山东省济南市南）为军事要地。由费邑的弟弟费敢防守。

耿弇预先仔细观察了巨里周围的地形——巨里城防坚固，周围遍布山谷。历下（今济南市历城）又驻着费邑的重兵，汉军一旦进攻，势必会遭到费邑、费敢兄弟的夹击。耿弇决定变被动为主动，采取引蛇出洞之计，先把费邑的军队调出来，加以歼灭，然后再对付费敢。

汉军在巨里城外安营扎寨，四处招募工匠，收购木材，制作玄梯，宣称三天之后开始攻城。同时，故意放松对俘虏的看管，使几个俘兵跑到了费邑处，向费邑“透露”了“三天后将要进攻巨里”的“情报”。费邑果然中计，万分焦急，立即率领防守历下的人马，去援助弟弟费敢。

耿弇侦知费邑倾巢而出的消息，只留下少数人马继续在巨里城下虚张声势，以迷惑费敢，自率精兵强将，埋伏在费邑必须经过的一个大峡谷两面的高坡上，占住了有利地形。



夜幕已经降临，心急如火的费邑当然催部队疾进。当其部队进入大峡谷之后，却突闻鼓声骤起，滚木、擂石、投枪、利箭，如同密集的雨点般劈头盖脸砸了下来。费邑躲闪不及，死在乱箭之中，所带的几万军队，一个个被砸得焦头烂额，侥幸活下来的全都乖乖地投降了。

天亮之后，耿弇命人找出费邑的尸体，砍下头，用竹竿挑着来到了巨里城下。费敢只是在半夜里听到远处人喊马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正惊疑间，猛听汉军攻城，并看见了哥哥的人头，才知道哥哥中了埋伏，只惊得目瞪口呆。这费敢却更不敢独力抗拒汉军了，他放弃巨里，投奔张步。

耿弇拿下了巨里城，又乘胜扫平了泰山脚下的四十营敌军，完全控制了济南郡。

张步大怒，志在反败为胜，保住剧县，便派遣弟弟张兰率两万精兵，驻守剧县的前哨据点——西安（今山东桓台东），令齐郡郡守率地方民团约一万多人守卫临淄。这临淄与西安相距四十里，意在形成呼应之势。

耿弇马不停蹄，挥师东进，在西安和临淄两地中间的画（地名）驻扎下来。他又仔细观察了画中周围的地形，摸清了西安和临淄两城守军的情况，发现西安城虽小，但城防坚固，张兰防守严密；临淄城虽大，但城防空虚易于攻下。于是，耿弇又行声东击西之计，大张旗鼓地宣传：五天之后攻打西安，活捉张兰。张兰听到消息，日夜紧张，加强防范。

第五天半夜时分，耿弇让大军起床吃饭，命令：天亮之前，必须赶到临淄城下。

汉军将士见主帅忽然改变计划，纷纷表示不解。护军荀梁还担心先攻临淄会招来西安守军的夹击。耿弇笑道：“西安守军只知我要攻他，整天提心吊胆，哪敢顾得上去援助别人？临淄守

军，不曾想到我会攻他，必然防守松懈。我军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自能易于取胜。攻下临淄，西安失去屏障，我们再切断他与剧县的通道。张兰固守无望，就必定弃城而走。这样，我军一日之内，即可连得两城。反过来，若是我军先攻西安，以强攻强，棋逢对手，将是一场大战。我军将会被迫屯兵坚城之下，付出重大代价，纵使强攻拿下西安，张兰也会退守临淄，再与我军周旋。而我军深入敌之腹心，缺少军粮供应，旷日持久，食尽兵疲，不战而困，那我军就会陷入困境之中了……”

一席话说得荀梁等心服口服，大家踊跃从命，果在黎明之前赶到了临淄城下。

果然不出耿弇所料：防守临淄城的本来就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蛮以为汉军不会来攻临淄，根本未做准备。这平明时分，又正是空隙：守夜的乏了，睡觉的未醒。这城头上的守兵一见大军到来，顾此失彼，仓促抵挡一阵，便丢下武器，各奔东西了。临淄城即刻飘起了汉军的旗帜。张兰得到临淄城失守的消息，顿感势单力孤，只好放弃西安防地，逃回剧县，依附张步。

耿弇知道张步决不会善罢甘休，束手就降。而剧县防守严密，汉军连续作战，又已经相当疲困。耿弇就想到：兵贵勇，将贵谋。他打听到那位张步乃是一位骄傲自大的粗莽之人，便利用张步这一个性特点，且安兵息养，却让人到处去宣传，说：“张步乃是一个没有出息的胆小鬼，他也就只配躲在剧县城里，哪敢到临淄来？他若敢来，定会被耿大帅杀个片甲不存……”

张步一相骄矜，认为自己正是凭着本事当成齐王的。他平时又最忌讳别人说他胆小怯战。听了这些风言风语之后，他只气得青筋暴跳，拍案大骂道：“俺张步自起兵以来，多少精兵强将，都败在了俺的手里，想不到耿弇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娃娃，竟敢小瞧于俺！俺偏要到临淄去会会这个小子！叫他尝尝俺张爷的厉



害！”

说完，即调集兵马，带着张兰、张弘、张寿三兄弟，还有原大彤农民义军的首领重异等，号称二十万大军，浩浩荡荡杀向临淄来了。张步命大军在临淄东面扎下大营，决定挑战耿弇，与他比个高低。

此时，正在鲁城（今山东曲阜）巡察军务的刘秀听到耿弇受到强敌压力的消息，心中发急，派使者前去询问，耿弇信心十足地回信答曰：“臣已在临淄深沟高垒，准备大战一场。张步恃勇而来，长途奔波，士卒疲困；我军依托营垒，以逸待劳，士气高涨，胜券在握。不出十天，臣就会把张步的人头敬呈陛下御前……”

耿弇运筹帷幄，率军出至淄水上，首先与重异的大彤农民军相遇，此乃敌军偏师，耿弇的部下突骑就要冲上去拼杀。耿弇担心杀败重异或能惊走张步，就装出怯阵之势，勉强与之接战，旋即率主力退入内城——他这里是要引敌上钩，放长线，钓大鱼。耿弇即命骑都尉刘歆、泰山太守陈俊分别率一军驻扎于临淄城下，以迎候张步大军。

重异的大彤军轻而易举地获胜，张步更相信汉军不堪一击，遂放心大胆耀武扬威地驱动部队杀向汉军。

陈俊、刘歆首先率部出迎。刀枪并举，血肉横飞，双方杀得难解难分。

耿弇站在城墙高处观战，发现了张步布军的弱点，他率精锐主力冲出内城，直接杀到张步大军的左侧后面。

战鼓如雷，箭矢如雨。

一枝利矢透过铁甲，射入耿弇的大腿，耿弇咬住牙，拔出佩剑，立即割断箭杆，又带伤与敌兵鏖战。众汉军竟无人发现主帅已经受伤。

第二天，耿弇带着箭伤，忍着剧痛，亲临前线指挥汉军，又与张步军混战了一天。

此时的刘秀，对耿弇的战事实在放心不下，亲自率军北上救援，并派快马先给耿弇报信。

敌众我寡，陈俊建议闭营休士，等皇上的援军来了之后，再与敌相拼。耿弇生气了，厉声说道：“等皇上到来之际，我等臣子应当杀牛备酒，向皇上报告获胜喜讯，有多光彩！怎能把还未歼灭的敌军留给皇上来收拾呢？”

耿弇说完，即带着伤痛率大军冲入敌阵，与张步军厮杀。张步亲自迎战耿弇，却想不到这位小将如此骁勇，一条长矛如出水蛟龙，使得一向傲横的张步不得不望而却步，率败军如潮水般东流。耿弇乘胜追击，追杀七十多里，张步军死伤无数，水沟中，壕堑里，到处填满了尸体。

耿弇料到张步惨败后会逃回剧县，已预先在张步撤退的路上设下埋伏。三更时分，张步率军正好钻进了耿弇的伏击圈。汉军如同神兵从天而降，又是一场猛杀。张步率败军冲开一条血路，落荒东逃。汉军一直追到钜昧水（今山东寿光县）。

当刘秀率大军抵达临淄的时候，这里的战斗已经胜利结束。刘秀兴高采烈地置酒犒劳耿弇及其部众。刘秀感慨地说：

“耿将军，当初在征战南阳之时，你就请纓北伐渔阳，东取青州。朕觉得困难重重，将军虽有决心，但难以成功；但不想将军三战而平齐地，大功告成，真是有志者事竟成啊！”

刘秀这句“有志者事竟成”，无意中又成了后世流行的成语。众将举杯痛饮，不断向刘秀叙述耿弇在这几次大战中所用的计谋。刘秀酒兴上来了，感慨系之地抚着耿弇的伤腿，说：

“耿弇，伯昭将军啊！我汉高祖有‘兴汉三杰’之称，这‘三杰’，是指张良、萧何和韩信。当年，韩信手无为楚霸王扶戟之力——这是笑他武艺不如霸王项羽！如果韩信他真无扶戟之



力，项羽为什么会封他为‘执戟郎官’呢？项羽这是有意羞辱韩信呀！可惜当时我的先祖刘邦也因韩信有乞食漂母、受辱胯下等不光彩的传说，不肯重用韩信，致使韩信挂印逃走，幸得萧何识此大才，月下追韩信，才得力荐韩信为大将。后来，韩信也是袭击这济南历下（今济南历城），奠定了扫灭齐国之基础；而今，耿将军攻破祝阿，也立下了汗马功劳！历下和祝阿，都是齐地西边的要塞，从表面上看，耿弇与韩信的功劳似乎相等，但实际上，当年韩信所歼灭的是已经解除武器准备投降的军队；而耿将军今日所攻打的却都是戒备森严、气势正盛的生力军啊！这样相比，耿将军与当年韩信攻齐之难易不同，相提并论，耿将军之才华就大大超过了那位韩信了！”

耿弇被刘秀当众称赞，很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只是说：“陛下过奖了，我怎能与那韩信相比呢？”

刘秀见众将窃窃私语，顿有所悟，说：“诸位爱卿议论着什么呢？嗯？是不是说那韩信要求立为三齐王而被吕后诛杀于未央宫之事啊！哈……朕今日只是将耿将军的战功与那韩信相比，却不曾将他的人格与韩信相比呀！朕今日高兴，又有此酒兴，就说几句为诸位助兴的话吧！若说那韩信之为人，亦未可厚非！朕倒是与他有某些共同之处：想韩信困厄，乞食漂母之老姬；而朕在南阳，在河北时，不是也让冯异、王霸为朕讨饭吃吗？再说那韩信受辱胯下，他如果不愿意从那个胯下爬过去，就必须杀了这个无赖子，若因杀此人而坐牢受戮，这千秋功业如何图得？这不就是因小失大了吗？正如朕当初在兄长被杀之后，表面不恸，泪水夜流，反而要去向更始朝廷谢罪，这些事也曾受到不少不明真相者的耻笑吧？嘿……成大事者不拘小节，自古皆同。当然，韩信确曾有反意，但我先人汉高祖亦不忍加诛，至于吕后将此功臣韩信诛杀于未央宫，请比较一下，朕的郭皇后，阴贵人，哪个像那吕后呢？再说反叛二字，耿将军家世为人皆不同于那韩信呀！前

者彭宠造反，曾经约同耿弇之父耿况同反，但耿况太守杀死彭宠之使者，以示不反之决心。这种门第，哪会出反叛之人？倒是那反贼庞萌，让朕数次当众嘉奖于他，他为一信之疑而反叛，朕心至今难解其恨呀！”

众将惟恐破坏了情绪，皆说：“陛下，今日专为耿将军庆功，莫说这些伤心之事啊！”

刘秀立即恍悟：“是啊！莫说此人，扫了朕与众卿之兴啊！哎……耿将军，你今又立大功，我该封你为侯啊！”

耿弇刚才听众人议及韩信，此时心中有些感慨，离席跪地拜道：“陛下，末将只愿成为一代名将，建功立业，名标青史，便是最高理想。臣不愿封侯，特此恳请陛下，请陛下成全……”

刘秀环顾众臣，笑道：“众卿，方才还议及韩信要求封三齐王之事，若以此相比，耿将军连封侯都谢绝啊！朕以为大有道理，就成全耿将军之意愿，为我东汉王朝立一个先例……”

众人实在佩服耿弇，在刘秀所称许的“二十八宿”大将中，耿弇是最年轻的一位，但他的才华、人品，确属佼佼者之一。

耿弇让部队稍作休整，又一鼓作气，向剧县发起了进攻。

张步与耿弇几次交手，屡吃败仗，已成惊弓之鸟。刘秀亲率大军前来增援，更使张步惶惶不可终日。张兰、张弘、张寿兄弟三人不顾手足之情，首先不辞而别。张步觉得坚守无望，也率军弃城而逃。于是，耿弇兵不血刃，占据了剧县。

张步逃往平寿（今山东昌乐南），原刘永的部将苏茂率军赶到平寿相救，张步备酒相待。

苏茂因张步一向傲横，借酒盖脸，也就数落起来：“张大将军，像延岑那样的善战之将，又领着南阳的精兵，尚且败在这位耿弇手中，你张将军又如何能是那耿弇的对手？如今落到这众叛亲离的地步，让人可叹啊！如果你前几天能够沉得住气，等我苏



某率兵赶来之后，再与耿弇对阵，或许会有起色啊！”

张步败军之将，当然这次是不可以言勇了，但他却一向自负，今日又如何能咽下这口气去？便虎下脸来，说道：“苏将军，你老弟先是背叛更始帝，追随刘秀，又叛刘秀去随刘永，直到刘永被人砍了头……你的英名和功劳在哪里呢？别这样，学那老鹅飞到猪上——只看到别人黑，看不见自己黑！我张步乃是寡不敌众，非战之罪也！你苏茂也是个败军之将，不要在本王面前自称英雄！哼！”

苏茂知道得罪人了，但心中恨道：“你张步瞪什么牛眼？我这可是来救你的呀！这真是用急三等价了，看看耿弇大军到时，你求我不……”

刘秀的密探得知张步和苏茂闹了矛盾，便派人混进平寿城，分头告诉张步和苏茂，说：如果你能杀死对方，献出平寿，可封为列侯。张步心动了，乘苏茂不备，砍死苏茂，脱去戎装，袒胸露背，背负荆条，到耿弇军营请罪。耿弇对张步安慰一番，派人送他去见刘秀。刘秀按照过去刘邦不杀齐王田横的先例，把张步封为安丘侯，在京城洛阳辟出一所院落，供他居住。

张步出城投降，平寿城里的十二万军士失去节制，乱成一团。耿弇勒兵进城，按照齐国的十二郡，制成十二面大旗，分别插在十二个地方，命令城里的乱军根据自己的籍贯，分立在十二面大旗下。然后按照路程远近发给盘缠，让他们各自回家安心务农。张步的三个弟弟走投无路，也来投诚。陈俊安抚了琅玕郡，耿弇又进兵城阳（今山东省莒县）荡平了在那里割据的“五校”余党，齐国范围内的割据势力就被全部平定了。

那张步在洛阳住了不长时间，又想逃到海上为盗，阴谋败露，被处死，这就是后话了。正是：

苏茂张步皆逞雄，相救何必怒气生？

安丘侯居洛阳院，哪让猛虎再出笼？

第四十七章 隗嚣拒谏 马援出使

- 自己想当皇帝的人，又岂肯甘愿拜在其他皇帝的脚下称臣？

- 只要对我有利，宁肯杀死别人；既然已经杀死了一两个，就不必可惜第三个……

- 一个人要想干一件坏事情，那是很容易找到借口的；没有借口，可以制造借口——

建武六年（公元三十年）夏，光武帝因关东已经基本平定，他就准备西略陇（今甘肃）、蜀（今四川）。陇西的割据人物是隗嚣；西蜀的人物是已经称帝的公孙述。如何攻取这两处呢？当然还是先抚后攻。蜀地为公孙述所据，他已经称帝，自霸一方。惟陇西一带的隗嚣先曾附汉，后从长安逃回天水，他曾协助攻击赤眉军，曾受东汉大司徒邓禹封爵，号为西州大将军。

隗嚣，字季孟，天水成纪（今甘肃秦安县北）人，年轻时在地方政府中做小吏，后来曾被王莽的国师刘歆特别引荐到京城为吏。刘歆死后，隗嚣失去了靠山，又回到家乡成纪。

隗嚣的叔父隗崔平日豪侠仗义，颇得民心。他听说绿林军在南阳建立了政权，王莽军连吃败仗，便和哥哥隗义、上圭（今甘肃天水）人杨广、冀（今河北）人周宗等聚集数千人，起兵响应。他们认为需要选一个有声望的人做义军首领，才能统一人



心。隗嚣虽是隗崔、隗义的侄子，辈分小，但他名气大，读书识字，也在京里当过官，大有见识，便推举他为上将军。

隗嚣起用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方望做军师，义军一度攻克雍州（今陕西凤翔），斩杀州牧陈庆，击杀安定（治所在今甘肃固原县）太尹（即太守）王向（平阿侯王谭之子，王莽堂弟）。隗嚣连战皆捷，威名大震。这时，长安民众也响应更始政权，诛杀了王莽。隗嚣趁此有利时机，派大军攻占了陇西、武都、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均在甘肃境内）等数郡，成为西北地区最大的一个割据势力。

更始三年（公元二十四年），也就是六年之前，更始帝遣使征召隗嚣叔侄同至长安，封隗嚣为右将军，隗崔、隗义的爵号未变。隗崔、隗义心怀不满，又形同软禁，便与侄儿隗嚣商议，准备逃回天水。隗嚣怕自己受牵连，偷偷向更始帝告了密，致使两位叔叔被杀，他自己却升为御史大夫，与国丈赵萌同掌国政。但在第二年夏天，赤眉军西行入关，三辅（今陕西关中）人心惶惶，隗嚣闻知刘秀已在河北称帝，因他曾随国师刘歆，当然知道那“刘秀当为天子”的谶文，即伺机劝更始帝将皇位让于刘秀的叔叔、国三老刘良，以此消除赤眉军和刘秀挺进关中的口实。遭到刘玄拒绝后，隗嚣又与张卬、申屠建合谋劫持刘玄去南阳。计划泄露后，申屠建被杀，隗嚣却得乘乱逃回天水（今甘肃通渭县），又在水召集旧部，占据陇西，自称西州上将军。

更始政权覆灭后，三辅地区的士大夫们为躲避战乱，纷纷跑到天水，投奔隗嚣。隗嚣极显礼贤下士，虚心接纳，宾至若归，文武将士济济一堂，隗嚣也由此“名震西州，闻于山东”。

建武二年（公元二十六年）时，邓禹的裨将冯异叛乱，率众流窜到天水，被隗嚣军重创于高平（今宁夏固原地区）。邓禹为嘉奖隗嚣，借用刘秀所授予的权力，即封隗嚣为西州大将军，专

制凉州（今甘肃）、朔方（今宁夏河套一带）的军事。赤眉行军觅粮，隗嚣利害相关，也予以截击。刘秀对这位数次建功的隗嚣也特别器重，对隗嚣以“敌国之仪”——即以接待外国使节的礼仪接待隗嚣，这就是说：刘秀不把隗嚣看做是自己的部属，而是视其为与自己地位相同的首领；在回信时，刘秀对隗嚣也只称其字“季孟”而不直称其名，亦示亲昵和尊敬。

隗嚣为报答刘秀亲近之情，又派军队帮助征西大将军冯异击败了拥兵数万、勾结割据巴蜀称帝的公孙述而有害关中的陈仓（今陕西宝鸡市南）人吕鲭。刘秀即给隗嚣写信，信中略言：“……若不是扶危济困，鼎力相助，这咸阳城就可能成为吕鲭和公孙述的地盘了。眼下关东地区尚未平定，我还顾不上应付成都方面的战事。倘若公孙述趁机把军队开到汉中和三辅地区，愿借将军之兵马，助我一臂之力，那么汉、蜀双方就能旗鼓相当了。若果真如此，我将永远记住你的大恩大德。当年齐相管仲曾说过：‘生我者父母，成我者鲍子’，愿你我之友谊如同当年的管仲和鲍叔牙一样，天长地久……”

刘秀在此信中又创造了一个传诸后世的成语“旗鼓相当”，按当时实力而论，刘秀确实还需要依靠隗嚣的力量以抵御公孙述，他自己好腾出力量来对各路割据势力各个击破。

公孙述当然也想拆散刘秀与隗嚣的联盟，派遣专使把刻有“大司空扶安王”的大印授给隗嚣，想以此取悦于隗嚣。但隗嚣觉得自己与公孙述本是同等地位之人，岂能受公孙述所封？他杀死了公孙述的大使，又连败公孙述的军队。公孙述阴谋落空，只得固守自己的疆土。

刘秀对隗嚣赤诚相待，而隗嚣却是志在与洛阳的刘秀和成都的公孙述三分天下，鼎足而立。他这种想法，遭到几位重臣的反对，班彪就是一个。



班彪字叔皮，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性格好古，才华横溢。就是他著作《史记后传》数十篇，由儿子班固、女儿班昭按断代体例续成巨著，成为流传后世的《汉书》。有一天，隗嚣问班彪：“当今之天下，能否形成春秋战国时期的那种局面？”

班彪答道：“大将军，社会只能往前进，岂会向后退？东汉乃人心所向，必能复兴；国家动乱之后，必定趋向统一。”

隗嚣这位乱世枭雄，野心勃勃，岂肯听信此言？班彪又殚思竭虑地写了一篇《王命论》，从尧舜禅让，讲到秦汉兴替，用历史事实规劝隗嚣，放弃分裂割据的打算。但是，隗嚣我行我素，拒不听劝。班彪认定隗嚣不能成其大器，愤然离开陇西，投奔到河西的窦融帐下。

隗嚣读罢班彪的《王命论》，却是各取所需：他自比周朝时的周文王姬昌，想自立为王。郑兴、杜林等人苦苦劝阻，说那样做只能是引火烧身，遗祸无穷。隗嚣见有这么多人反对。便只是以为时机尚未成熟，只好在口头上放弃称王的打算。

这时候，东汉驻守关中的将领多次上书刘秀，建议尽快出兵讨伐在巴蜀称帝的公孙述。刘秀派专人把这些信件送给占据陇西的隗嚣看，意思是让与巴蜀山水相依的隗嚣出兵配合汉军，夹攻公孙述。隗嚣这次却是不肯通融了——他让来使给刘秀捎回一信，信中大略说道：“驻守关中的汉军兵力单薄，北方的卢芳又虎视眈眈，汉军据守自己的地盘就可以了，不能讨伐蜀国……”

刘秀更加认识到：隗嚣脚踏两船，是个阳奉阴违之人，之后随即降低了接待隗嚣来使的规格——以君臣之礼接待，意在警告隗嚣：已经与其疏远了。隗嚣亦改变初衷，渐有异图。

刘秀对隗嚣还不死心，打算派一位得力的人物去劝说隗嚣改变态度。太中大夫来歙（音“射”）自告奋勇当使臣，他说：“臣

以前与隗嚣在长安相识，知道他起兵时便是打的兴汉的旗号。现在陛下圣得隆兴，臣奉陛下威命，向隗嚣讲明利害关系，他定能幡然悔悟，惟陛下之命是从。”

来歙，字君叔，南阳新野人，祖上几代人都在汉廷做官，父亲来仲在汉哀帝时任官谏大夫，他与刘秀乃是姑表兄弟。刘稭、刘秀起兵后，王莽曾因亲戚关系把来歙关入大狱，后经多方营救，才得免死。更始政权建立后，用来歙为吏。来歙曾多次劝谏刘玄，应当励精图治，刘玄听若弗闻，来歙便托病离开刘玄。妹夫刘嘉深知内兄之才，派人把来歙接到了汉中。更始政权败灭后，来歙劝妹夫刘嘉一同归依刘秀。当刘秀见到来歙时，竟立即脱下自己的衣服给来歙穿上，即拜官太中大夫。今日来歙主动要去陇西劝说隗嚣归依东汉，刘秀当然求之不得，当即任来歙为特使，授以符节，命其出使陇西。

来歙来到陇西，千方百计地劝说隗嚣顾大局，识大体，配合汉军共击割据巴蜀的伪帝公孙述。但隗嚣既是主意已定，他当然不肯从命，只是托词推诿，终使来歙乘兴而至，扫兴而归。

隗嚣之所以推推诿诿，是因他在结好东汉皇帝还是结盟巴蜀公孙述的问题上还未拿定主意。为此，他决定派好友马援分别去两地考察一番。

马援奉命而行，先到成都去见公孙述。

马援字文渊，他和公孙述同是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市东北）人，两人又是一个村，幼时常在一起玩耍，要好得如同亲兄弟。马援此次赴蜀，来到成都，原以为老友相逢，必定执手相顾，共叙旧谊；哪知他来到成都之后，却是另一番情景：皇帝公孙述高高坐在金銮殿上，让卫士和侍从在两边整齐排列，仪式威严，才传马援入见。略谈数句，便令马援到客馆去休息，这就把



马援视同陌路人了。

第二天，公孙述嫌马援衣着寒酸，吩咐侍从给马援送去一套衣冠，让马援穿着一新，去宗庙出席百官盛宴，特为马援设一客座，名叫“旧交之位”。公孙述乘銮驾，旗旌警跸，吆吆喝喝而来。直到车驾进了庙门，公孙述才下车驾与马援相见，屈恭示意。

天子坐龙椅，百官作陪。公孙述环视一周，点点头，算是向百官致意。宴席虽然丰盛，但公孙述俨然天子、不念故交的派头已让马援心寒。酒至半酣时，公孙述命内侍取来大将军的衣冠，送到马援面前，说道：“文渊，念在你与朕乃是同村故交，朕今日就封你当个大将军，如何？”

马援一愣，起身说道：“公孙贤兄，方今天下久乱，雌雄未定，您不是虚心迎请才干之士，以求赢得疆土，只凭占住这一隅之地，就称王称帝，只是些名堂而已，马援自知无才，不能担任这大将军之职呀！”

公孙述正在兴头上，一听马援之言，那一张黑脸就更涂上了一层墨色，这场宴会就只有不欢而散了。

马援也即拱手告辞，回到驿馆，就收拾起行。随行的宾客有人劝告马援，说：“这四川号称天府之国，你既与公孙述有同里之情，孩提时期即是好友，何不跟随他当一当这大将军，试试实在不行，再辞官也不迟呀？”

马援笑道：“孩提旧交，只是斗鸡走狗贪玩，不是共图大业呀！我看今日的公孙述，并无帝王之志，却超过帝王之派势，只知道摆弄这些无用的仪式，如木偶一般，这种作为，又怎能留得住天下名士，赢得天下民心呢？”

马援毫不迟疑，即返回天水，对隗嚣说道：“主公，我看那公孙述今日已变成一个妄自尊大之人，其实，他正像井底之蛙，

坐井观天，毫无见识，这种人又何能图成大业？我们还是去结交东汉皇帝刘秀吧！”马援也是出于这次拜见儿时好友公孙述的感慨，一时说出了“妄自尊大”和“井底之蛙”两个词语，因为比喻得当，竟被后人因袭使用，定为成语。这说明马援也是颇有才华的。其实，马援就是出自大家：其曾祖父马通，曾仕汉为重合侯。马通因兄马何罗叛乱，受株连伏法，因使再世不显。马援少年丧父，跟随其兄马况长成。马况认定其弟马援必当“大器晚成”，极力供给抚养。马况又夭丧，马援视长嫂如母，不正衣冠，不敢相见。后来，马援任扶风郡都督，押送罪犯至司命（王莽所置纠察吏民之官）府，罪犯经常诉冤哀号，马援动了恻隐之心，放犯人逃命去了。他自己也只得流亡外地。直到王莽大赦天下，才得安定下来，寓居牧畜。过了几年，他积有牛马数千头，粮谷数万斛（容量单位，为十斗，后改为五斗，每斗约六十斤），附近人士，多往归附。马援多曾对其宾客道：“大丈夫穷当益坚，老当益壮！”他的宾客们也知道马援之兄曾观其弟“大器晚成”之语，见马援又说出“老当益壮”之词，知道马援也因年近半百不得志而苦恼，才说出了这句后来亦传为成语的“老当益壮”，总不是少年得志那么乐观呀！及至王莽末年，四方兵起，马援终盼到用武之时了。他将家财散给众兄弟亲友，自穿羊裘皮裤，转游陇汉间，后来寄居西州。适逢隗嚣还天水，收拢人才，马援才得投效隗嚣。隗嚣一向还算佩服马援的见识，今听马援把公孙述说得一文不值，就决计不与西蜀联合了。但他对东汉刘秀还不了解，便不置可否，吩咐马援再到洛阳去看看。

马援奉书来到洛阳，刘秀即在宣德殿接见马援。刘秀头戴帻巾（帻：音责，古代一般老百姓的装束），身着便服，旁边也没有一个侍卫人员。马援刚一进宫门，刘秀便迎上前去，半开玩笑



半认真地说：“马大将军，都怪本人没有多大能耐，未能尽快一统中国，致使马将军在两个皇帝之间奔波，吾实在惭愧呀！哈……”

马援见刘秀已经知道自己是先去西蜀，才又临东汉的，便坦然对答道：“汉帝陛下，当今世道，不光是帝王选择其臣，做臣子的亦选择其君王呀！在下与那成家皇帝，乃是多年的街坊之谊，故而我先去西蜀，当然，是意在让我主与西蜀修好了。但是，公孙述对我这位老友处处戒备，极显帝王之威严；而你光武帝陛下，与我初次相见，却这么随随便便接见，你就不怕我马援乃是一名刺客，会刺杀了陛下吗？”

刘秀依然笑容可掬：“马文渊，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这是《孙子·谋攻》篇中之句，这句话也适于外交辞令呀！我已经对你有所了解，你是一位极有才华之人，我认准你不是刺客，而是一名说客，我又何必防范于你呢？”

这一句玩笑话，也打消了马援的思想顾虑，他倾身论道：“陛下，当今天下，群雄并起，那敢于称帝之人，又何止一个？可我还没见过像陛下你这样风姿潇洒、气度恢弘的人物，你可真像是汉高祖重生！我现在弄明白了，真正的皇帝，就是不同于一般人物啊！”

刘秀会心地笑了，他首先赞赏马援的坦诚，两人随即就当前的时局和以后的方略促膝相谈，二人只恨相见太晚。之后又一连十几次相约会谈，毫无倦意。刘秀要外出办事，也请马援坐在自己的车上，继续就某些问题交换意见。

马援觉得考察已毕，就告辞要回天水。刘秀知道不能久留，就派太中大夫来款擎着皇帝的节杖，护送马援回陇西。刘秀与马援依依惜别。

马援回到陇西，见了隗嚣，说道：“刘秀才智极高，果是个智勇兼备的帝王。而且，其为人心胸坦荡，不拘小节，并博览群书，特别是对儒家经典，颇有造诣；办起事来循规蹈矩，有条不紊，的确是个不同寻常的人物。”

隗嚣一向慷慨自负，笑问道：“那刘秀比他的先祖——汉高祖刘邦如何？”

马援风趣地回答：“刘秀略觉不如刘邦，高帝刘邦认识人才，无可无可，处事粗放；刘秀则颇好吏士，处事细腻，一切必如法度，又不喜饮酒……”

“咳！”隗嚣打断了马援的话，“听你这么一说，那刘秀分明是比刘邦还要高过一筹，怎么能说刘秀不如刘邦呢？文渊你是不是对刘秀过奖啊？”

马援知隗嚣善妒，就不再细说了。

太中大夫来歙见过隗嚣，谈到东方的刘永和北方的彭宠等割据势力先后被扫平的消息，隗嚣不禁暗暗吃惊。这足以使他联想到，如果自己也像刘永、彭宠那样，会是个什么结局呢？刘秀既已扫平东方、北方和南方，就会向西挺进了吧？……自己暂时还不能与刘秀把关系弄僵啊！

来歙尽快回到洛阳，与刘秀通报西州之行，即再返陇西。他这次就提出条件来了，要求隗嚣遣子入仕——这就是要送人质呀！隗嚣无奈，只得送长子隗恂入仕洛阳。为慎重起见，他命绥德将军马援携家眷作陪。此时，隗嚣的部下祭酒郑兴得知消息，也以回家乡安葬父母为由，请求辞官，与隗恂同行。

郑兴是河南开封人，曾当过凉州（在今甘肃省）刺史，因其知识渊博，才思敏捷，而极受隗嚣器重，委任为祭酒。这个名义上的官衔，只是需选拔有学识并德高望重的人担任，其职司也就是个主持祭祀大典的官员。郑兴早已看透了隗嚣的为人，并且也



耳闻当年他曾在长安向更始帝刘玄告密，害死了自己的两个亲叔，如今又一心搞独立，却又是一个名不副实的人物，便对他失去了信心，这次就找借口要离开他。隗嚣不想放郑兴走，便赐给郑兴一套豪华住宅，还提高了郑兴的俸禄。郑兴皆不肯接受，他说：“我东返的理由是回去安葬父母双亲，如果因住宿舒适了。俸禄也增加了，就改变了主意，不回去归葬父母，那么，这将对父母的最大不敬，将军又怎能信用这样的人呢？如果将军仍信不过我，我可以把妻子儿女留下来当做人质。”他这么一说，隗嚣还真不好阻拦了，只好答应郑兴东行。

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人杜林，也是一个博学多才、素有志节的人，他被隗嚣任命为持书平（官名）。但他见隗嚣反复无常，志大才疏，就一直想离开他，只是未曾找到借口。这天，杜林的弟弟得急病死去了，杜林找到借口了，他请了事假，要送弟弟的尸体回原籍安葬。隗嚣也只得准了假，但他又后悔，命部将杨贤去追杀杜林，以防他一旦投奔了刘秀，会成了刘秀的得力助手。

这位部将杨贤，率领数名骑兵飞马追赶。很快就追上杜林了，杜林正亲自驾着灵车，走在陇坻（今陕西陇县西北）的山间小路上。杜林的宾客也发现追来了一队骑兵，立即向杜林禀报，说：“杜公，来将像是副将杨贤，你我赶快扔下灵车，往丛林间逃命去吧！”

杜林摇头道：“诸位先不必着慌，我知道这位杨将军也是一位义士，诸位且只是暗中准备兵刃，不到事急，不要动手！且看我的吧！”杜林一想到弟弟的音容笑貌，立即悲从中来，即痛哭失声了。

杨贤追赶近了，听见杜林边走边哭，即生恻隐之心：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居然还有这么恪守仁义之人，弟弟死了，还要送

回安葬，而且还这么悲哀，我如果杀了杜林，让他兄弟抛尸荒野，于心何忍？再说，隗大将军这做法也太不仁不义了，自己忍心害死两个亲叔，却要叫我杨贤再替他干这种伤天害理之事啊？那……我杨贤就有负于父辈给起的这个名字了——杨贤，扬贤，我哪能算是“扬贤”呢？一念之改，杨贤就改变了初衷：他只是推说时机不到，需要找一个更隐蔽的地点才好下手。又跟了一天，眼看不好推辞了，杨贤才跟手下的士兵公开说道：“诸位，你们跟我杨贤当兵，认为我杨贤待你们如何？”

众人皆说：“杨将军真是爱兵如子，我等没齿不忘啊！”

“这就好说了！”杨贤说，“我决定不杀杜林，我也不再回西州了。诸位如果愿意跟我杨贤另投他人，就跟我走，若要回去的，就请便。但是，哪个若还要去杀杜林，我就一定不饶他！咱们为人一世，要争取留个芳名，隗嚣把当初提拔自己任大将军的两个亲叔都害死了，今又要我杀义士杜林，我只得与他分手了，请诸位定夺去留吧！”

这几位骑士一向敬重杨贤，又知杨贤武艺高强，怎敢跟他相争？只是说道：“杨将军，在你一追上杜林时不肯动手，我等就猜中了，果然是你不忍心杀义士。但我等众人都是家在陇西，若一旦叛离了隗嚣，就怕他会杀死小人们的全家呀！我等就不能相随将军了。而且，我等回去之后，还得向隗嚣报说：是杨将军您不让杀害杜林，我等战不过你，才逃回去的……”

“好吧！就这么说，把这罪名都推在我身上就行了。这么一说，你们还得赶快往回赶，以免使隗嚣生疑！”杨贤说完，就与众骑士拱手而别，眼看着众骑士上马奔去了。杨贤不敢怠慢，纵马赶上了杜林。

杜林迎往杨贤，喝问道：“杨将军，你是奉命追杀杜林的吧？为什么刚才人多时不下手，却遣回众军士，一个人要单独立功



啊？绝不是吧？”

杨贤笑道：“杜兄，实言相告，我正是奉命要来追杀你的。但是，我杨贤又改变了主意，不好隐瞒众军时间过久，方才就将他们遣回了。我意即刻离去，又恐那些骑士再返回追杀，便想把这个好人做到底。杜兄，就到前面这个小镇上去换一辆马车吧，否则，再这么人推慢行，后面再派来追兵，杨某就功亏一篑了！”

“哎呀！我杜林的眼光没有看错人呀！杨将军高义，来呀！共同谢谢杨将军不杀之恩！”杜林的几个知己庄客，本来各按刀柄，准备拼命，这时才佩服主人之眼力，一同向杨贤叩谢。杨贤急急喊道：

“别拘这些俗礼了，快换马车，逃出险境！”

杜林即在小镇上雇了一辆马车，装运尸体，并由车夫导引，向歧路奔去。

这杨贤与杜林作别后，却推着杜林的原车，牵马在正面大道上走了一段，然后将小车弃于路旁，自己也就策马疾驰，另奔他乡了。

就这样，贤士杜林逃脱，良将杨贤背离，隗嚣身边的那些有远见卓识、反对分裂割据的人物都走净了，余下的，就多是些急功近利的狂妄好战者，大将军王元便是其中的一个。

王元怂恿隗嚣说：“方今天下大乱，这正是英雄大显身手的有利时机呀！我们陇西地区丰饶富庶，兵强马壮，大王凭此陇西之地，北守西河（治所在今内蒙古东胜县）、上郡（治所在今陕西榆林），东收三辅（今陕西关中），正是易如反掌啊！这些地方都是当年秦国发迹而吞并六国的风水宝地，我再来个丸泥封关——用一小丸小小的泥团封闭住那函谷关，拦挡关东之兵，大王就能在陇西创立万世基业。如果大王图这个大业，那也应当畜养士马，据关隘自守，以静观天下大局之变化，即使图王业不成，也

足以能成就霸业。尤其要紧的是：鱼不能离开大渊，龙不能离开深潭；神龙一旦困于浅滩，叫做‘龙困浅滩被鱼戏’；虎一旦落于平川，叫做‘虎落平川被犬欺’，愿大王三思！”

这位王元，虽然学问不深，但他也读过一些古书，所以，他能把春秋战国时期的那些游说人物以王道、霸道游说诸侯的故事用在了为野心家隗嚣的鼓风、打气上，而且还即景生情地创造了一个能为后人传为“成语”的“泥丸封关”一词。他这些话当然正中早已有意称帝的隗嚣的下怀，使得隗嚣乐得两眼眯成了一条缝，那张白虚虚的胖脸就像一个大发面圆馒头上掐下了两道指印。

这时，站在一旁的老谋士申屠刚却听不下去了，站出来反对说：“大将军，一个平民百姓，说话办事还要讲信用二字呢！何况是大将军您呢？大将军已经送公子入侍洛阳，现在却又要谋叛，这不仅对国家不利，而且也不利于公子的安全啊！”

隗嚣勃然生怒，斥责申屠刚乃是迂腐之议，老生常谈，立即宣布罢免了他的官职。别的谋士和将军们见隗嚣如此蛮横，就不敢再加议论了。

光武帝刘秀见马援陪同隗恂来到洛阳，便封隗恂为胡骑校尉、钁羌侯。马援此次仅是陪同一个隗嚣进京为侍，没有达到实质性的进展，也就被刘秀视为劳而无功，这就未得封官。马援倒是满怀信心而来，一旦被冷落，便有些心寒。他的家属和所养宾客较多，在洛阳无大事可干，又听说去年年底皇上曾派大将刘隆屯田于武当，便写一书，呈给光武帝，请求去故都长安的上林苑垦荒屯田。刘秀知马援心事，但也无法无功封官于马援，便召见马援，说了许多鼓励的话，让马援率众去经营上林苑了。马援当然知道：自己的这种屯田，真是要去一当农夫；而大将刘隆的带



大兵屯田，那可就大大不同了——武当山一带也曾是当年绿林军占据的地盘，刘隆屯田养兵于此，对于当时西图巴蜀，南对湖襄，都有其战略意义呀！

这年光武帝刘秀欲亲自率兵征讨隗嚣，正好出现了日食。按古时的例子，出现日食，就是不祥之兆，须停止一切军事行动，而修积善之事。刘秀下旨征召直言之臣，敕自公卿以下，要荐举贤良、方正各一人。先是在建武五年，光武帝访求高士，得周党、王良等人，下过三次征召，这几位名士才肯来见刘秀。周党字伯况，山西太原人，素有高风亮节。王莽篡位后，周党托病杜门谢客，不肯出仕。及至刘秀的征车到来，他不得已登车进宫，穿着破旧衣裳，更不梳洗打扮，见了刘秀，也不山呼万岁，而是推辞道：“我乃是山村野夫，不懂政事，还请皇上放我回乡吧？”

刘秀了解这些贤人隐士往往是性格乖僻，也不见怪。但这位周党的傲岸行止却激怒了博士范升，他上书劾奏道：

臣听说尧帝不曾聘用那两位性格乖张的贤者许由和巢父，这两个人物一个是听到尧帝征召的消息怕把自己的耳朵弄脏了，洗耳于颍水之滨；巢父则更为清高，他嗤笑许由故意去听这种消息，不肯让自己的牛饮那让许由洗过耳道的水。这些人自命清高，不肯仕尧，尧照样能建号立国；周武王的两个叔叔伯夷、叔齐反对武王伐纣，周朝建立之后，二人赌气不食周粟，武王也照旧能成就王道。臣见太原周党等辈，也是许由、巢父、伯夷、叔齐式的人物。他们蒙受皇上爱才之恩，三次派使者相聘请，才肯上车。进京见了陛下，也不懂礼数，显得十分傲慢。臣认为周党等文不能著述文章，武不能征战报国，只是钓采华名，想得到三公之位。臣愿坐云台（南宫云台）之下，考试其图国之道，若这些人的

才华让臣估计错了，臣甘愿伏虚妄之罪；如果周党等敢于效法那些放荡不羁的古人而私窃虚名，夸上求荣，亦当罪坐不敬，为天才人之戒。臣冒死上奏，以闻于陛下。

光武帝看罢这份上疏，将原疏颁示于公卿，另行下了一份诏书，写道：

自古明王圣主，必有不宾之士，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太原周党，不受朕禄，亦各有志焉。其赐帛四十匹，许遂各志。

刘秀对这事处理得十分妥当，对于这些性情乖张之人，岂能不用则惩？那不就会落个迫害贤人的丑名吗？对于这一点，刘秀当然也能像尧对许由、巢父，及周武王对于伯夷、叔齐那样，成就其“贤名”。

刘秀既然着意选用贤士，他当然会首先想起了那位专学《左传春秋》的严光，他即派专人专车去浙江会稽郡余姚县寻访严光。不想这位严子陵如今也变成了许由、巢父式的人物——使者寻访到严家，他却已隐名埋姓避家他去了。刘秀命令会稽太守访查踪迹，使画工绘成肖像，四处张贴，“天下无难事，只要有心人”，果然有人奏报，说在齐国境内，有一男子身披羊裘，屡在泽沼中钓鱼，其面貌与严子陵的画像相合。刘秀大喜：“这就是子陵无疑了！”忙命有司备安车，携玄纁（黑色的帛）赶到齐国，礼聘严子陵。这严光见到使者，仍不肯承认自己就是严光，但拗不过使者的纠缠，被拥到车上，飞驰入都。刘秀仍怕严光逃跑，特命将他安置在北军，侍奉无微不至。大司徒侯霸也是与严光在太学时的同学，派属吏侯子道送过一封信，表示问候。严光大大咧咧地坐在床上开信读毕，半晌才斜着眼问这送信使者道：“我与君房相别已久，君房一向有个呆痴病，不知今日官为三公，这病好些了没有啊？”



侯子道一听此人叫出了侯霸的字，当然就更确信这位讥讽大司徒侯霸的人就真是严光无疑了，他也不无揶揄地笑道：“大司徒位居鼎足，怎么会痴呢？这呆痴之人，皇上能任官大司徒吗？”

严光板下面孔说：“侯霸既然不痴，为什么不亲自来见我？”

侯子道解释道：“严先生，大司徒是因为公务繁忙，不得分身，才先派我来送此信呀！待天黑之后，大司徒就来会见足下……”

“哈……”严光大笑道：“天子使人请我，三请我才肯来，我尚不欲见人主，难道就先见人臣吗？侯霸觉得他的架子比天子还大吗？这难道不是呆痴人之举？”

侯子道不好多说了，只是要求严写一书信，他好回去向大司徒侯霸禀报。严光却推辞手不能书，只好口授，就说道：

“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怀仁辅义天下悦，阿谀顺旨要领绝！”

严光就是告诉侯霸：你的官当大了，很好！但是，你若辅皇帝以仁义，天下人都欢欣；但阿谀奉迎的顺从皇帝，是需要阻绝的！”

严光不再说了，侯子道还催促他再说几句，严光笑道：“你莫非是个买菜的吗？让我再添几句又有何益？”

侯子道只得回报侯霸，侯霸将这话告知刘秀，刘秀微笑道：“严子陵一向为人厚道，怎么也变成了这种乖张的脾性呢？不必与他计较！”

说罢，刘秀即乘车驾出宫，亲往见严光。严光竟装做熟睡，躺在床上，并不拜见皇帝。刘秀见严光袒着肚腹假睡，禁不住抚摸着严光的肚腹，笑道：

“严子陵，这些年了，你不出山帮助朕一统天下，以展示你的才华，反而变成了这么一个乖张的脾性啊？哈……”

严光慢慢睁开眼睛，也不朝皇帝行君臣大礼，说：“从前唐尧帝已经得了天下，其道德已经远闻四方了，尚有许由洗耳，巢父徙牛，各人有各人的志向，你又何必如此逼迫呢？”

刘秀十分感慨：“子陵，我就不能使你改变这一志向……”

刘秀慨然回宫，又命侯霸去与严光相见。侯霸与严光叙谈学友之情，严光的态度才有所改变。刘秀与严光共同饮宴，笑问道：

“子陵，你看我这位老学友比往日有何区别？”

严光坦然对道：“那……当然是今非昔比了，皇上的远大志向终得实现了……”

刘秀鼓掌大笑，他留住严光，与自己同床共眠，不谈政事，只说当初学友之情。严光假装睡着了，他把一只脚压在了刘秀的肚子上，刘秀也不忍心将严光的脚推下，严光也就自己把脚拿下来了。他想，这位皇上，也确实是古今少有了，但我也不能因此而改变初衷啊！

次日，刘秀对严光说：“严子陵，朕就让你当个谏议大夫吧！你多为我的朝廷提些意见……”严光并不表态，不置可否，也不谢恩，就离开了刘秀，回到家乡富春山中，忙时种地，闲时钓鱼，活到八十岁而终。至今浙江省桐庐县南，有“严陵濑”，与七里滩相接，背后有山，叫做“严山”，山下有石，可容十几人，就是严光的钓鱼台，名“严子陵钓鱼台”。

刘秀既已平定了关东，等过了“日食”之年，就腾出手准备解决陇西和巴蜀的问题了。不想公孙述却是抢先发难，派将攻掠东汉的南郡（治所在今湖北江陵）。刘秀正好借此口实，决心先灭公孙述。他觉得隗嚣已派儿子来洛阳入侍，就算回心转意，于是给隗嚣下了一道诏书，说明：公孙述已经攻掠汉城，东汉就决



心消灭公孙述，让陇西兵从天水南下，攻击蜀兵后方，以配合汉军的行动。

隗嚣这时尤其信任大将军王元，当然要跟他密议。王元即说出一些“唇亡齿寒”的战国先例——嘴唇一旦坏了，牙齿岂不受寒？这就把陇西与西蜀公孙述比成了唇齿相依的关系了。既然如此，他又岂肯听从刘秀的安排？只好写信推辞道：“蜀道山高路险，军队不好通行……”他在信中还略述公孙述性急求成，已经弄得朝中上下失和，所以，劝刘秀还是容缓图之，不要把公孙述逼成真叛。这就说明，隗嚣反对刘秀西攻巴蜀。当然，隗嚣只要不出兵相助，任你汉、蜀相争，他隗嚣还有望得“渔翁之利”呢！

刘秀当然一看此信就明白了隗嚣的意图，这位一向性柔的光武帝不禁冷笑道：“隗嚣啊！隗嚣，就从你向刘玄告密，杀死你两个亲叔的行为看来，你的心地便可让世人尽知。近日派杨贤杀杜林一事，你更是从东周列国中的那些‘不为我用，便为我杀’的人物那里学来了这些尽失人心的下策，你的心机尽露了！不过，我还是得先稳住你，这‘远交近攻’和‘先交后攻’的策略，我要让你跟我刘秀学一学……”

这时，却突然发生了一种意外的事情：隗嚣的使者周游走到关中，准备拜谒东汉征西大将军冯异时，却在冯异的大营外被人暗杀，凶手逃之夭夭。隗嚣的大将军王元即以此事推波助澜，兴风作浪。正是：

树欲静时风不停，船愿稳行浪涛兴。

人间多少纠缠事，说破谜底鬼神惊。

第四十八章 窦融审时 隗嚣野心

- 世人慷慨自负者多，真能审时度势者能有几人？
- 如果一个人真有才华，却不愿为世所用，这就是贤者吗？学得满腹经纶，却只愿垂钓富春山下，学不致用，岂不可惜？

隗嚣的大将军王元就以陇西使者是被杀于冯异军营外为由，一口咬定是冯异所为，要隗嚣公开与东汉朝廷脱离关系。

陇西反汉的风声越来越紧，刘秀要完成国家统一的决心也越来越大。建武六年（公元三十年）四月，刘秀亲赴长安，首先祭拜了西汉历代皇帝的陵园，然后派建威大将军耿弇、虎牙大将军盖延及马武、王常、刘歆、祭遵、刘尚等七将统兵十万欲图陇西，征伐公孙述。刘秀的策略是：如果隗嚣不从中作梗，就先灭蜀，后取陇；如果隗嚣有不轨行为，就攻取陇西。除去后顾之忧，然后再集中精力图蜀。

东汉大军出动之前，刘秀再最后一次争取隗嚣，他派中郎将来歙为特使，带着自己的亲笔信，去见隗嚣。来歙并向隗嚣讲述了冯异在出了使者被杀事件后，曾经引起很大流言，传说冯异将自为咸阳王，不遵汉命，故意杀死陇西使者，以挑起汉、陇之争，自己从中得利。冯异面对流言和大臣们的弹劾，曾进京向皇上请罪，上书乞还长安。幸而皇上信任冯异，才未准许冯异辞



职。真按揆情度理论之，冯异要杀一个陇西使者，何必要在自己的营外动手呢？反言之，也或许是有人栽赃陷害冯异，制造口实……任凭来歙说得口干舌燥，把道理讲得既深且明，那隗嚣已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他就只是阴阳怪气，推三阻四。来歙气极了，他怒气冲冲地叱责隗嚣道：

“大将军，我来歙苦口婆心，只是想劝你迷途知返。皇上一向认为你并不是个糊涂人，才亲自写信，晓以利害。而你却听信谗言，执意与朝廷为敌。你是个上叛君、下负子，不忠不信之人！”

来歙说到气处，竟忘记了自己的使者身份，拔出佩刀，直刺隗嚣。隗嚣大呼救命，卫士蜂拥而上，与来歙对峙。来歙猛然清醒，知道自己一时失态，此举颇为不妥；而此时局面已经无法收拾了。他冷笑两声，收刀入鞘，毫不畏惧地穿过众卫士，持节从容登车东返。

隗嚣惊魂稍定之后，越想越气：自古至今，多有使者被敌国所杀，哪曾见使者敢杀敌国元首？这真是公鸡下蛋的少见之事！他气急败坏，即令部将牛邯率兵追杀来歙。裨将王遵劝阻道：“大将军，这来歙乃是东汉皇帝的表兄，杀了他，就会犯下灭门之罪呀！况且，两国交兵，不斩来使，这是自古传下来的规矩，我们不能因小愤而铸成大错啊！”

其他臣僚们也纷纷替来歙求情，隗嚣也觉得还未到公开与东汉决裂的时候，就勉强忍下了这口恶气，这才使来歙得以安全东归。当然，来歙也心知会激怒隗嚣，出得天水关，便策马狂奔，惟恐隗嚣派军追杀。他回到洛阳之后，当然是绝口不提拔刀要刺杀隗嚣之事，这件事对于来歙来说，实际上是一件有失体面的事——当众拔刀以对外国或一方元首，超越了一个使者的职权。刘秀派这位表兄当使者，是有失检点的。当然，作为一代帝王，也

很难对其所有的臣子都能有全面的了解，失着之处也就从来有之了。

马援在长安上林苑屯田养士，听说隗嚣执意与汉为敌，他当然也是又气又急，写信责备隗嚣不该反复无常，劝他及早回头，当廷认错。隗嚣当然认定乃是马援已被刘秀收买，才说出这类吃里扒外的话，自然深恨马援，即传令王元、行巡二将统重兵在陇坻（又称陇坂，今陕西陇县西北）凭险据守，砍伐树木，修筑鹿砦，阻拦汉军西进。

汉军按照刘秀制定的计划行动。

征虏将军祭遵作为先头部队，领一队人马，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沿渭北高原向陇西挺进。前军遇着使者来歙，不过说到隗嚣抗命，不曾说到王元出兵情形。耿弇、盖延诸将，以为陇坻一带尚无阻碍，待引军来到陇坻，见前途堵满木石，方知对方已经防范，便觉心惊。但诸将见前面没有敌兵，便搬开木石，引军徐进。刚走了一段路，又遇阻塞，将士搬石、拉木。队伍散乱，不成军伍。蓦地听见陇上鼓角齐鸣，一彪军马从高处冲杀下来。汉军已人困马乏，难以抵挡，只得败退下来了。那陇西主将王元，气势方张，他一向主战，当然想要首战告捷，重创汉军，这祭遵军就首战失利了。

另一支耿弇、盖延所率之军，进入陇坻地区之后，意在加快进军。这里属于巍巍六盘山的南段，山高林密，路窄坡险，汉军只好排成单行，艰难地攀山越岭行进。来到一处平展处，耿弇命军士支锅做饭。可烟火刚刚升起，大军目标即已暴露，米面未尝下锅，王元大军已经围拢上来了。鼓声陡响，喊杀声漫山遍野，擂石从山坡上滚击下来，汉兵非死即伤，惊得魂不附体。耿弇、盖延的所部将士，驰骋疆场，个个奋勇，但这时已是疲惫之师，



又是在地理不熟的深山密林之中，就不好施展本领了。耿弇、盖延也只好裹挟在乱军中向后面撤退。

这时，隗嚣也率大队人马支援王元、行巡二将。陇西人马越追越急，汉军面临全军覆没的境地。危急关头，又是捕虎将军马武急忙整军充做后队。这位武瘟神马武所训之军，就比较适合在这种地形开战了，他大喝道：

“你祖爷爷武瘟神马武是也！不怕死的，往我这儿来！”

这马武善使两种兵器，在开阔地带，他就抡动板门刀；在这种地带，他就换成直出直入的长矛了。他率数千轻骑杀了回来，一旦报出大名，又看见了他这张怪脸，这些陇西兵哪个不知道这位“马瘟神”的大名？先自个个吃惊，再看他使开长矛，前挑后倒，接连就是十几人丧生。马武这一帮弟子兵们，也是个厉害，方才被大兵拥住，无法施展，这一旦展开，转眼就杀死陇西兵数千人。这王元一向自恃其勇，今日一遇马武，即如黔驴遇上了猛虎，几个照面就险些被刺下马去，不得不连连后退，鸣锣收军。

耿弇也不能让马武追敌深入，也鸣金收军，收拢残余人马，恹恹惶惶退回了长安。

王元知马武厉害，也未敢追赶，只再坚守。

耿弇三战平齐，几年来未曾有过败绩，这次统七员上将西征，幸得马武拼命断后，才未致全军覆没，这怎能不使刘秀心惊！他知道这些军队亟需修整，就命耿弇移军漆邑（今陕西彬县），祭遵移军汧城（今陕西陇县南），又命屯兵长安的大将军冯异进驻枸邑（今陕西枸邑），长安防务则交于大司马吴汉掌管。刘秀告诫诸将：务必戮力同心，斩断隗嚣伸向三辅地区的魔掌。

征西大将军冯异，前不久因隗嚣使者被杀于其营外，又有人

给皇帝写信诬告他有谋反之嫌，这使冯异十分伤心——他自奉命屯驻关中，三年期间，恢复经济，发展生产，使颓败不堪的上林苑（秦与西汉时皇帝行猎打围的地方）变得繁华似锦。他还处理积存冤案，杀掉贪赃枉法的长安令，使百姓欢欣；但却得罪了长安令的死党。正是这些人联名上书，告冯异“专制关中”，“权威至重”，“收买人心”，“想当咸阳王”。幸得刘秀信任冯异，将这些诬告信拿给冯异看，并当众说出：“冯异刚刚追随朕时，任掌管军中机要的主簿之职，转战河北，屡建奇勋，西定关中，披荆斩棘，功不可没……”这句留为后世成语的“披荆斩棘”，是对冯异的极高评价。刘秀并当众把一些珍宝、衣物、锦帛赏赐冯异，这怎能不使冯异感激涕零，他双手捧酒，敬刘秀，颤声说：“臣与陛下今日的情感，可上比齐桓公和相国管仲的论交——管仲曾让齐桓公‘勿忘带钩中箭’之险，而自己则勿忘‘在槛车为囚遇释封官’之恩……”冯异举此历史典故，就是指当年的齐桓公，曾被管仲飞箭射中冠带之钩的故事；但桓公还是听了鲍叔牙之劝，用管仲之才，封为相国，终使齐桓公成为春秋一代霸主；而自己先前也是先被刘秀擒获过，而后来在河北保定刘秀，刘秀也永世不忘冯异为其煮麦救助之恩……君臣各自怀念这种患难之交的情谊，又焉能有背叛之事呢？

冯异如今是在诸军先败的形势下被推上前线的，他岂敢掉以轻心？他接到探马飞报：陇西大将军行巡，带两万人马，正从陇坻向枸邑方向开来，即与众将商量对策。众将认为：陇西军刚刚打了胜仗，士气正盛，我军兵力不足，应当停下来，观察形势，再与之较量。冯异则分析道：“敌军不过利用地利之便，偶然取胜，便利令智昏，竟一味往我方推进。枸邑如果被敌军占领，我三辅地区之安全就会失去保障。兵法云：‘攻者不足，守者有余。’我军正因兵力不足，才必须要抢先进入枸邑，据坚而守，



以逸待劳，这才是眼下克敌制胜的最佳方案啊！”众将深服冯异之见，昼夜兼程，倍道而行，果然抢在了陇西兵的前头，进入了枸邑城。冯异让众军偃旗息鼓，埋伏在城外坟冢中，准备给陇西兵以突然袭击。

陇西大将行巡带领两万人马风风火火地赶到了枸邑城下，行巡放眼望去，只见城头上静悄悄的，没有任何动静，以为这里并无汉军守卫，不由心中大喜，命令部队就地休息，准备养足精神后再列队入城。士卒们刚刚解鞍卸甲，就听到枸邑城头鼓角声起，汉兵从壕堑中一跃而出。陇西兵措手不及，被杀得人仰马翻。汉兵追杀数十里，毙敌数千，缴获輜重无数。

冯异首战建功，但在写给刘秀的奏章中却只是叙说战况，并无一句自我标榜之言。刘秀深受感动，下诏表彰冯异之功，并派人送来医药、粮饷，犒赏枸邑有功将士，并命冯异进军义渠（今甘肃宁县北），由冯异代任北地郡太守。

义渠是匈奴所立的傀儡皇帝卢芳的辖地。冯异大破卢芳将军贾览，又击溃了匈奴日逐王的军队，收复了北地、上郡（治今陕西榆林）、安定（治今甘肃固原）几个郡，稳定了边境地区的形势。

与冯异屡屡建功的同时，祭遵在汧城也大败陇西主战派大将王元之军，这就使隗嚣从东西两面夹攻长安的企图遭到破灭。战场局势也大有转变，汉军借机拓展势力范围，北地郡（郡治马岭，今甘肃庆阳西北）等地方的豪强势力如耿定等，都背叛隗嚣而归顺了东汉。

在上林苑屯田的马援，既然当年兄长曾说自己定当“大器晚成”，他又岂肯安于屯田？今见陇西战事频起，想道：这该是自己出头露面的时机了！于他愤然给光武帝上书，写道：

臣非辜负隗嚣，实是隗嚣负臣也！臣当初首至洛阳，面见陛下，隗嚣曾托臣与陛下相约，不结交西蜀，而与汉结盟。为此，臣陪同隗嚣子隗恂入侍于陛下。不料隗嚣背信弃义，使臣十分愤慨。臣愿献密议，决能铲除此虏……

刘秀当然了解马援的才华和他对陇西十分熟悉的诸多有利因素，因召见马援，与其面商韬略。马援向刘秀提出了“先剪羽翼，继攻腹心”的作战策略，得到刘秀的赞许。刘秀拨出五千精锐骑兵和许多财物，让马援带兵潜入陇西的后方，寻访他的故旧交情，说服他们叛离隗嚣，归顺东汉。陇西大将军高峻、任禹及一些羌族部落的首领都归依了汉军。马援还给资格很深的老将杨广写信，让他利用自己与隗嚣的特殊关系，归劝隗嚣悬崖勒马，向朝廷认罪。

此外，刘秀已派来款招降了隗嚣的大将王遵。王遵带着家眷逃到洛阳，被拜为太中大夫，封向义侯。

马援的“先剪羽翼，继攻腹心”的方略初见成效，使陇西人心离散，隗嚣陷入孤单境地。隗嚣这位乱世枭雄，专会看风使舵，他为稳定形势，保存实力，以便东山再起，便给刘秀写了一份“认罪书”，其略云：

吏民闻大兵卒至，惊恐自救，臣嚣不能禁止。兵有大利，不敢废臣子之节，亲自追还。昔虞舜事父，大杖则走，小杖则受。臣虽不敏，敢忘斯义！今臣之事，在于本朝，赐死则死，加刑则刑，如遂蒙恩，更得洗心，死骨不朽！

隗嚣在此信中，引用了古代圣贤皇帝虞舜受父亲责罚，用大杖打时跑开，用小杖打时忍受的典故，根本不是真正认罪，话虽谦卑，但避不言过，显然用的是缓兵之计。众大臣们劝光武帝杀死隗嚣之子隗恂，发大兵荡平陇西，铲除祸根。刘秀一向处事平和，不忍心杀隗恂。他即给隗嚣送去一信，略云：



昔日柴武将军与韩王信云：“陛下宽仁，诸侯虽有亡叛而后归，辄复位号，不诛也。”以你隗嚣乃是文吏，颇晓义理，故复赐书，深信则似还逊，略言则事不决。偏又垂首听命，复遣恂弟诣阙，则爵禄获有诰大之福矣。吾年垂四十，在兵中十载，不为浮语虚词，如不见听，尽可勿报！

刘秀此信，也说得明白：你隗嚣若真正愿意服从我东汉，可以再把次子送来做人质，你的爵禄才可保全。我刘秀年近四十岁了，已到不惑之年，在军中十几年了，什么样的诈术没有见识过？你如果不听我的劝告，就不必再回信搞这些文字游戏了！

隗嚣心中本来有鬼，他哪能舍得再把次子隗纯送去做人质？但又怕东汉再发大兵征讨，就只好派使者去成都向公孙述称臣。公孙述正是求之不得，当即颁旨，封隗嚣为朔宁王，还许诺派兵帮助隗嚣共同对汉军作战。

梁州牧窦融，放眼纵观天下形势，觉得惟有刘秀可以成就帝业，当此时，他就应当表态了。他派遣弟弟窦友去洛阳上书，向刘秀表明自己忠心保国。适因隗嚣反叛，阻塞了道路，窦友不得通过，中途折回。窦融又派遣司马席封抄小路来到洛阳，呈上书信。刘秀读罢大喜：窦融同在西方，拥兵据凉州，如果有他牵制隗嚣，这就是天大的幸事了。

窦融，字周公，扶风平陵（今咸阳市西北）人。其祖姑是汉文帝的皇后，高祖父是张掖（郡治今甘肃）太守。因此，窦融自小在河西长大，熟悉这一带的风土民情。他深知河西一带物阜民丰，又处处地形险峻，这张掖属国在西汉时就有边境内迁少数民族设置的武官，驻有精锐骑兵上万，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只要切断黄河渡口，就足以自保无虞。

在王莽执政时，窦融审时度势，处事较为通融，王莽封他为

强弩将军司马，也曾经先后参与过对翟义、赤眉义军的讨伐。昆阳大战中，他被聘为新莽大将军王邑的高参，后来又拜为波水将军，受赐黄金千斤。王莽让窦融率军阻止更始大军进攻长安。窦融见王莽大势已去，当然不愿做牺牲品，就及时转舵，率众归降了更始帝的大司马赵萌。赵萌十分器重窦融，先用为校尉，又推荐他任巨鹿（郡治在今河北宁晋东南）太守，两人成为密友。

后来，窦融看透了更始朝廷的内幕，便借助于国丈赵萌之荐，实现了自己的意愿——到先祖经营过的河西去干一番事业，辞去巨鹿太守，改赴张掖郡国做都尉。

窦融借助于先祖的声誉，在河西极力笼络地方豪强势力，以怀柔政策结好羌人部落，深受各方拥护。他与酒泉（郡治今甘肃酒泉）太守梁统、金城（郡治今兰州市）太守库均、张掖都尉史苞、酒泉都尉竺曾、敦煌都尉辛彤等结成至交。

更始政权败亡后，窦融虽在预料之中，但也一时失去了依托。这河西地区夹在匈奴和羌人中间，境域经常受到异族侵犯。窦融认为只有把河西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金城等五郡的力量联合起来，才能够集中力量抵御外侮，保住这一方平安。窦融便与酒泉太守梁统等人商量，推举一个人做大将军，统一指挥五郡的军队。众人尽皆赞成，推举结果，当然是窦融以祖上数代在河西为官，德高望重，“行（代现）河西五郡大将军事”。原武威太守马期、张掖太守任仲，不愿与窦融配合，提出辞职，窦融也不勉强，随即对各郡吏员配置做统一调整，愿留则留，不愿留者走。他任梁统为武威太守。竺曾为酒泉太守，辛彤为敦煌太守，库均为金城太守，自己居张掖属国都尉府，设置从事，监察五郡。

河西民风一向质朴，窦融又实行宽和政策，因而上下相亲，融为一体。自古以来，有时帝王任官，就有按名取仕的说法：窦



融——上下都水乳交融为一体，正是此意。窦融在大力发展生产、增加储备的同时，又积极招兵买马，加强军事训练，建立和完善烽燧制度——就是一有敌情，立即以牛粪、驼粪和干柴点燃，这些畜粪易于冒烟，让远处的人看见，就是警报了。边境一旦发生外族入侵，窦融即率本部人马出动剿匪，各郡县武装也立即按照盟约的规定配合出击，迅速赶赴出事地点，每次都给入侵者以沉重的打击，使羌、胡为之震惊。内地各郡饱受战争苦难和饥饿不堪的人，都把河西看成世外桃源，纷纷携家带口来归。刘秀即皇位之后，窦融即有归附中原的念头，但河西离洛阳太远，交通又不方便，只好通过占据陇西的隗嚣与东汉皇帝取得联系，隗嚣趁机笼络窦融，封其为大将军。

当时的隗嚣表面上归顺东汉朝廷，但内心里早已准备搞成陇西独立王国。他派张玄为使，去河西游说窦融与陇西联合搞独立，张玄说：“以前的更始帝刘玄仅两年就败亡了，这就说明刘姓不可能再兴了。这天下的皇帝，岂能老是让姓刘的人来当？当今时局动荡，正是英雄用武之时，如果河西和陇（隗嚣）、蜀（公孙述）联合在一起，共同对付洛阳的刘秀，若得成功，您和隗嚣、公孙述都是诸侯王，万一不成功，您三位也能像过去的南越国赵陀那样，在边陲称王立国，自成体系……”

窦融召集部属商议这件事，众人有的赞成，有的反对，莫衷一是。正巧班彪来到了河西，窦融知道班彪乃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人，就虚心向班彪请教，应该如何处理这几层关系。班彪说：“西蜀公孙述，正是一个鼠目寸光夜郎自大之人；而陇西的隗嚣，丧心病狂，连扶持他起家的亲叔都被他陷害致死，亲子送于东汉而又反汉，这种反复无常之人，尤不可交往，更何况相与谋反呢？东汉刘秀，乃谓一代英主，窦大人只可专心事汉，才得福寿康宁啊！”窦融听了班彪之言，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心，即时写好奏章，派长史马钧为使，将奏章呈送东汉皇帝。同时，还特

意挑选了几匹好马，作为贡品。

刘秀早就有意结好窦融，以便利用河西的军队夹击隗嚣和公孙述。他写一份诏书，派使者送往河西。这位使者又正巧与窦融的使者在路上相遇。朝廷的使者就带窦融的使者马钧回洛阳见光武帝。刘秀热情接待了马钧，然后由马钧领着朝廷使者带诏书去河西见窦融。诏书中说：

“现在益州（今四川）有公孙述，天水有隗嚣。蜀和汉正在交战，谁胜谁败，命运就掌握在你的手里了——你举足左右，便有轻重，这就是‘举足轻重’啊！你窦家与刘汉一向的亲情，你都是知道的，就不必细述了。从此意义而论，朕怎样厚待你，也太过分。将军如能像当年齐桓公小白、晋文公重耳那样忠于周朝王室，国家的事业便能成功；如果要三分天下，采用苏秦、张仪合纵、连横的办法与朝廷对立，也不是一定不行。为将军出谋献计之人，也会有人出此下策。不过，朕还是劝你自己稳拿主意，想学当年赵陀在塞外称王的路是走不通的。要知道：国家的土地即使可以暂时分割，可老百姓的心里是向往统一、而唾弃搞分裂的人。将军愿意回归汉室，这是上为国家出力，下为百姓着想，朕非常欢迎。”

随信还赏赐给窦融黄金二百斤，并授窦融为凉州牧。

窦融和部属们读完刘秀的诏书，个个吃惊：这位东汉皇帝果然不负“刘秀当为天子”的谶文，这么英明有见识呀！连这万里之外的事情都摸得如此详细，分析得如此透彻。要想在他面前耍花招，那就是自投绝路了……窦融赶紧写了一份致谢的奏章，派弟弟窦友送到洛阳，呈给刘秀，再次表达矢志不渝的决心。

窦融听说隗嚣派大将王元率军狙击伐蜀的汉军，写信斥责隗嚣，劝他不要与汉军为敌，应促进国家统一。隗嚣心恨窦融附汉，当然对其劝戒置之不理。窦融即行召集五郡太守，商讨对策，秣马厉兵，同时上书光武帝，与汉军约期联合夹击隗嚣军。



窦融先期于建武六年腊月率兵到金城（今兰州市），大破与隗嚣结盟的先零羌，斩首千余级，得牛、马、羊一万多头，粮食数万斛，威震河右（河西的别称）。

刘秀为奖励窦融的功绩，下诏右扶风郡守修整窦融父亲的坟茔，祀以太牢（以整牛、整羊、整猪祭祀）之礼。还派专使携带珍宝去河西，犒劳有功将士。窦融和他的部属们对东汉朝廷更加感激了，杀掉了陇西派驻河西的使者张玄，退还了隗嚣所授的将军印信，表示与隗嚣断绝一切关系。

隗嚣此时虽然已知河西的窦融与自己对立，但却已得到了西蜀公孙述的支持，也就胆气壮起来了。他更听说光武帝刘秀已经在去年秋（光武六年）派大将王霸屯田新安（郡名，故城在今浙江淳安县西），又于去冬今春两次采取取消郡尉官之职，这就使各郡国没有专职管理军队的官员了，又废止了都试骑士制度，令各郡轻骑、骑士、材官还归于民伍。隗嚣便认定刘秀的这一系列措施是对国家军队力量的削弱，是自己进一步起兵的大好机会；其实，隗嚣的估计正好相反——刘秀的这几项措施：命大将带兵屯田，乃是派兵镇抚一方，并未让这部分军队解除武装；取消各郡国的都尉官职和废止各郡的轻骑、骑士、材官，令其为民，这只是削减了各郡守所管辖的部队，这就不容易使任何一个太守可以拥兵造反了。而对国家的军队却无疑是一个加强——这正是刘秀统一兵权的重要举措啊！但隗嚣既然已经有当皇帝的梦想，他当然就处心积虑而行，就要一条道上走到黑了。建武七年（公元三十一年）秋，他亲率三万大军，准备攻夺安定郡（郡治高平，今宁夏固原），走到阴磐（今甘肃泾川东北），便被冯异拦住；又派兵出陇山攻夺汧城（今平西陇县），也被汉将祭遵击退。隗嚣向东方扩张未能得手，又转而攻掠北方，才稍得小胜，占据了安定郡和北地郡（郡治马岭，今甘肃庆阳西北）所属的几座县城。

但隗嚣想再扩大战果，就处处受阻了。

刘秀既已结好窦融，就决定要调兵遣将给隗嚣以迎头痛击了。但是，三九严冬，在这大西北地带天寒地冻，岂不是事倍功半？为此，刘秀令各路兵马按兵不动，采取先困后攻之策。转过年头，当春增调兵马，择其闰四月谷旦，全面发兵，征讨隗嚣。刘秀一面命大司马吴汉及冯异、耿弇、岑彭、盖延、马武、王常、刘歆、刘尚等能征惯战之将，率领部众秣马厉兵，做好先夺取高平第一城（今宁夏固原）、实行战略大反攻的准备；一面命熟悉陇西情况的中郎将来歙和征虏将军祭遵出奇兵袭夺略阳城（今甘肃秦安县东北）；同时，派使者联络河西的窦融，约他出兵相助。刘秀的设想是：内掏隗嚣腹心，外用东西夹击，务必平定陇西，毕其功于一役。

来歙这位烈性男子，两次出使陇西，尝够了当使者的苦头，他自从与隗嚣拔刀相向之后，认真反思，就认定自己不是当使者的材料，便几次向皇上请求，终得改行，改官中郎将，这才涉足于军界。刘秀因他在出使陇西之时，就着意沿途绘制地图，了解风土民情，这才放胆委以重任，令其独统一军。他这次与祭遵率两千轻骑经番须（今陕西陇县西北）、回中（今陕西陇县和华亭之间）抄捷径直趋攻击略阳城。这是一条人迹罕至的羊肠小道，他们跋山涉水，伐木开道，克服了重重险阻。祭遵因操劳过度，而身患重病，不得不回长安医治。这支部队就由来歙单独指挥，继续前进。

汉军迂回到了略阳城下，陇西守军竟毫无知觉。来歙麾众一举攻克略阳城，斩杀了隗嚣的守将金梁。

第一步作战计划顺利实现，刘秀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不无得意地说：“略阳乃是隗嚣的腹心，腹心既已被掏，体躯焉能长存？！”

刘秀正在兴高采烈之际，突然传来一个消息：大司马吴汉听



说来歙偷袭略阳成功，已率部西进，向陇西展开全面进攻了。刘秀闻讯大惊，急派特使赴吴汉军中传达命令：

略阳虽被我攻陷，但隗嚣必定会派大军全力以赴，以争夺此战略要地。略阳城防坚固，来歙指挥有方，朕估计此城守卫一两月不在话下，等陇西军在略阳拖成疲惫之师时，我军再全面出击，方谓以逸待劳，可获全胜。目前敌气方锐，全面进击，为时尚早。望大司马督促各将，退回原地，继续整装待命。

刘秀的估计十分准确：隗嚣听说汉军偷袭略阳得手，只气得暴跳如雷。他决定亲自领兵去夺回这个战略要地。为了防止汉军大举入侵，隗嚣派大将王元把守陇坻，行巡把守番须口，王孟堵塞鸡头山道（今甘肃泾源北），牛邯率重兵驻守瓦亭（今甘肃平源西南）。成家皇帝公孙述也派大将李育、田弇率五千人马，帮助隗嚣御敌。

隗嚣率十几万大军来攻略阳，把个略阳城围了个水泄不通。来歙毫不惧怯，他充分利用略阳城易守难攻的特点，激励部下奋勇杀敌。箭射完了，就把竹片削尖，绑在木杆上，照样能给敌人以重大杀伤。

两个月过去了，略阳城依然控制在汉军手中。隗嚣气得大发雷霆，命令士兵开山取石，挖土筑坝，他要堵塞住河流，使河水回淹略阳城。隗嚣恶狠狠地说：“哼！当年那鲧治水，乃使用堵水之法，今日我也利用这一有利地形，将这略阳城淹进一汪水波之中，我要让你这朝我拔刀相向的来歙变为鱼鳖！”

隗嚣一扬言堵水淹城，立即使略阳城民心惶惶，来歙也当然万分焦急：刚刚占住略阳，民心一时难附，一旦生乱，将如何是好？正是：

垒坝堵河造人海，滚滚波涛入城来。

民心不稳遭破败，主帅如何禳此灾？

第四十九章 陇西首功 西蜀初捷

- 第一位发明了立体作战地图的人是谁？他创造了“聚米为山”的词语，却命运使然，功勋不显……

- 自古说：“两国交兵，不斩来使。”斩了来使的主将，竟能更快地把敌方迫降。

- 人云：水火无情，自古多少大将采用水火攻法。人们多知诸葛亮火烧战船，却不知采用水上火攻者，已有前例……

刘秀闻知隗嚣已开始垒坝堵河，要用水淹略阳城，心中十分着急。他就想要御驾亲征，率大军援助来歙。大臣们极力反对刘秀亲自涉足西北危险之地，他们的见解是：关东的战事刚刚结束，人心还没有稳定，皇帝不能在这种情况下离开都城。但刘秀认为自己的第一步战略已经实现，岂肯轻易让此战果付诸东流？御驾亲征，才更能激励将士啊！刘秀执意不从众臣之谏，决意御驾亲征。出发的那天早上，光禄勋郭宪跪在车驾前再次劝谏，叩头叩得前额都出了血，刘秀仍不为其所动。郭宪又抽出佩刀，割断刘秀御车的马缰绳。刘秀当然理解这些大臣的心情，他笑道：

“郭爱卿，你叩头出血，抽刀断缰，却不知朕柔中带刚，今已志坚如钢了！哈……拉开他！兵发陇西！”

众人拉开郭宪，车驾启行。



刘秀率军到达漆县（今陕西彬县），这里已经临近两军交战的前沿了。这一带的道路已经崎岖难行，而且不时就有小股陇西军出来袭扰。大臣们又为皇帝的安全担心，就纷纷劝刘秀就地扎下大营，以备不测。刘秀一时迟疑不决，就朝马援问道：“马爱卿，你以为如何？”

马援已经听到诸臣的劝告之词，心中有数了，听到刘秀发问，便侃侃而谈：“陛下，微臣以为，隗嚣军目前已至土崩瓦解之边缘，陛下多往前走一步，就更利于歼灭强敌，为略阳城减轻一分负担；如果后退一步，就会使隗嚣增一分士气，为略阳城增一分压力，致使前功尽弃呀！”

众人争论不已，马援却将一袋小米倒在了地下，刘秀一怔：“文渊，你怎么把一袋小米倒在地下啦？”

马援对道：“陛下，臣是要聚米为山，为陛下指划作战地图啊！”他一边说着，就用小米堆成数座山丘——这就是陇西地区山川河谷的立体地形图。马援边堆边讲，详细描述大军应当如何前进，如何迂回，哪里可以驻兵，哪里可以设埋伏。这么指划讲解，就能使刘秀和众将看得清清楚楚，听得格外明白了。刘秀高兴了。说：“文渊爱卿，你这堆米为山的地形图，比在绢帛上画的那地图可就明白得多了，这算是你的创造吧？哈……从今往后，咱可以就地取材嘛！也可以用沙和土，小米可以在布帛上堆，用完之后，一收起就可以吃！哈……”

刘秀对马援的这一“聚米为山”的评功不为过分，马援的这一创造，就是我国最早的作战立体模型图。自这之后，人们还常用“聚米为山”这个词比喻战前分析形势和制定方略等事宜，这当然是后话了。

刘秀经过与马援“聚米为山”的一番分析形势，对陇西就了如指掌，信心也就更坚定了。第二天清晨，他便与大司马吴汉一

起，率领各路大军，向高平第一城进发。

这时，窦融也率河西五部太守及羌人、小月氏等部落首领的步骑数万人、辎重车五千余辆，赶到陇西，协助汉军作战。

汉军分为数队，沿着陇山山脉，并驾齐驱，向陇西腹地推进，一路势如破竹，连战皆捷。隗嚣慌了手脚，只好撤去略阳之围，退保天水（郡治襄平，今甘肃通渭西北）。

驻守瓦亭的隗嚣大将牛邯与归降东汉的王遵是至交好友，刘秀让王遵致书牛邯，晓以利害关系，劝牛邯投降。牛邯经过反复考虑，十几天后终于做出了抉择：献出瓦亭降汉。刘秀封牛邯为太中大夫。陇西的其他将领见德高望重的牛邯也叛离了隗嚣，纷纷效仿。不出一个月的工夫，陇西十三员大将、十六座县城和十几万吏民，先后归顺了汉朝。隗嚣坐看陇西土崩瓦解，惶恐不已，派大将王元日夜兼程去向成家皇帝公孙述求救。自己带着妻子儿女逃奔西城（今甘肃天水市西南），依托老将杨广保护。公孙述的大将李育、田弇则退往上胶（今甘肃天水西北），拥兵自保。

刘秀专程赶往略阳犒军，来歙的座位被安排在诸将之首席。刘秀亲自斟酒，为来歙庆功，还特赏来歙的妻子缣帛一千匹。

刘秀志在一鼓扫平陇西，即乘胜追击陇西的残余势力。在征讨大军行程途中，刘秀又给隗嚣发了一道诏书，严正指出：“足下若能自己幡然改悔，束手而降，不但可以保住你们父子的生命安全无恙，而且朕还会像高祖皇帝（刘邦）对待齐国的田横那样，大可以封王，小可以封侯。如果继续执迷不悟，想学英布的样子自取灭亡，那也悉听尊便……”

隗嚣觉得既已弄到这步田地，就只有不成功便成仁了，他对刘秀的最后“通牒”也就只有置之不理了。



刘秀怒火攻心，传旨杀掉在洛阳做人质的隗嚣之子隗恂，又命大司马吴汉和征南大将军岑彭率一军进围西城（今甘肃天水市南），擒捉隗嚣；命建威大将军耿弇和虎牙大将军盖延率一军进围西城（今甘肃天水市），击灭援助隗嚣的蜀军。

在陇西作战的汉军磨刀霍霍，刘秀的后院里却起了火：潁川（郡治阳翟，今河南禹县）发生民变，起义者一连攻占了好几座县城。河东（郡治安邑，今山西夏县）的驻军也与之呼应，发动叛乱。京城中人心浮动，刘秀不得不离开上邽，赶回洛阳，陇西的战事则全权委托给大司马吴汉。

吴汉和岑彭攻打西城一月有余，仍不能下。刘秀人在洛阳，心系陇西。他估计军中存的粮食不多了，从后方往陇西运粮又不容易。为压缩经费，节省开支，刘秀向吴汉传旨：“应当裁减军中羸弱者，只需把年轻力壮者留下就足够使用。老弱者战时作用不大，平时耗费军饷，一旦逃亡，还会动摇军心……”吴汉尚有点舍不得裁减军队，正犹豫间，传来西城守将杨广病死的消息。吴汉认为这是一个攻城制胜的大好时机，便督促士兵日夜不停地攻城。吴汉亲冒矢石，手持宝剑，督促攻城，稍有懈怠者，他即亲手杀死这些士兵，军法极严。士卒饥疲交加，就纷纷逃亡。

西城守将杨广虽死，但隗嚣亲自指挥这些对他一片忠心的军队。有个名叫王捷的裨将在西城头上向汉军高喊：“为隗王守城的将士们，都是些不怕死的英雄，你们撤退，我们不追；你们要攻城，我们就跟你们拼到底！我先死个样子给你看一看！”说罢，他举剑自刎，头虽掉下，身躯竟然仍旧站立着，不曾立即倒下去。他这一壮举倒使汉营的将士们目瞪口呆，对攻下西城更减弱了信心，而面对吴汉的严酷军法，逃亡者更增。

汉军屡攻不克，岑彭心急如焚，他思得一条以水代兵的战法

——西城外有一条小河，名叫谷水，从西向东绕城流过，这年又逢大水，河水很大。岑彭指挥众军士筑堤堵水，引水灌城。这一攻城之法与前不久的隗嚣攻略阳之法如出一辙，效果果然不错，滚滚汪洋迅速上涨，水位迅即接近城头，但西城的守军却仍无一人投降。

突然，西城南边的山岭（我国西北地区称顶部浑圆、斜坡较陡的黄土丘陵）上战旗如林，鼓声骤起。随着震耳欲聋的鼓声，拥出一大队人马，门旗上书有一个大大的“蜀”字，他们齐声高呼：“隗王莫要着急，百万蜀军前来助战，定把汉军杀个片甲不回……”

这呼喊声一浪高过一浪，震得山谷回声轰轰作响。汉军士兵不摸底细，认为真是百万蜀军到了，个个胆战心惊，不顾主将禁令，一窝蜂似的回退。吴汉、岑彭弹压不住，只好裹在乱军中溃退下去了。

西城守军见汉军退去，迅即决开下游的堤坝，大水迅速退落了。隗嚣亲自出城迎接援军，但看这援军却只有五千人，领头的将领是王元、行巡和周宗。

原来，王元受命向成家皇帝公孙述求救，只借得五千人马。回到西城时，见汉军正集中精力攻城，王元即采取虚张声势之法，果然吓退了汉军。隗嚣死里逃生，反败为胜，重赏王元、行巡诸将。因西城城防在这次大战中已经毁损严重，不易修复，隗嚣便率部众移往冀城（今甘肃甘谷县南）驻扎。

吴汉败军狂奔了大半天，见后面没有追兵，方才收住脚步。吴汉、岑彭清点人员，所剩不多了，要想回身反攻，已经是不可能了。二将计议，索性烧掉辎重，顺着来时走过的路退回长安，沿途还不时遭到陇西军的围追堵截。

汉军将士尽管对吴汉的错误指挥心怀不满，但却衷心拥护刘



秀一统山河的大业。汉军校尉温序在撤退中被陇西将军苟宇俘获，苟宇劝温序投降，温序破口大骂：“我是堂堂的朝廷将官，怎肯归降你们这些不能审时度势的叛虏？”一边骂，一边用手中的符节抽打身边的陇西兵士。陇西兵大怒，争相斗杀温序。苟宇连忙摆手，说：“此人乃当代义士，可给他宝剑，让他自裁，成全义节吧！”乃抽出自己的宝剑，交给温序。温序接剑在手，急忙一捋自己的胡须，衔入口中，睨视左右，怒道：“既为贼虏所俘，不能使吾的胡须被血污染！”说罢，把剑一横，魂归天上。苟宇命人收敛好尸体，让与温序一同被俘的从事王忠送灵柩回洛阳。王忠向皇上哭诉温序自刎全节的经过，刘秀感慨万千，特赐一处墓地安葬温序，并将温序的三个儿子封为郎官。

西城汉军既败，上邽孤军难支，耿弇、盖延也只好引军撤退。隗嚣又收复了安定、北地、天水、陇西几个郡，继续与东汉朝廷对峙。

在吴汉、岑彭兵败西城，耿弇、盖延率军全线后撤之际，惟有征虏将军祭遵守御的汧城（今陕西陇县南）坚如磐石，令陇西兵望而生畏。

祭遵的病情本来就已经十分沉重了，加上在危急关头一个心思扑在军务上，终于操劳过度，于建武九年（公元三十三年）正月初于军中殉职。当然，病中的祭遵更不适应于大西北的高原性气候，这也加速了他的病情恶化。祭遵面对强敌压境，诸军皆去而彼独留，素怀壮烈，一心向汉，可惜他功未竟而命先殒。

讣告传到洛阳，刘秀悲痛万分。在众多将领之中，祭遵不光是处处冲锋在前，作战勇敢，而且治军极严，他的部队不论走到哪里，绝不骚扰百姓。尤其难能可贵的是：祭遵始终廉约小心，克己奉公，所得的赏赐，尽数分给部下吏士，囊无私蓄，家无私

财，生活简朴，妻子的衣服上都常常缀满补丁。祭遵没有男孩子，其胞兄祭午买了个女孩子，送给他为妾，纳妾生子之事，当时也属常情，胞兄也只是想让弟弟祭遵能生个男孩子传宗接代。但祭遵却以军务繁忙为由，拒而不纳。他临死前一再叮嘱：“死后牛车载丧，薄葬洛阳。”对自己家中之事却只字未提。如此优秀的将领病故，刘秀怎会不伤心呢？棺木果是用牛车运至洛阳，刘秀身着丧服，带着百官出城迎接，痛哭失声。丧礼结束后，刘秀又以太牢（即以整猪、整牛、整羊为祭品）之礼去祭遵的坟茔祭祀，他口中不住地叨念着：“让朕再到哪里去找像祭遵这样的忧国奉公的将军呢……”

祭遵死后，刘秀把原来祭遵所率领的军队拨归征西大将军冯异指挥。

刘秀此时回顾去年战况：八月回归洛阳，一月后平复颍川，又有东郡济阴（郡治定陶，相当于今山东菏泽附近）民起义，派李通、王常率兵征服。又有张步逃奔临淮，再谋为盗起事，幸被琅玕太守陈俊击斩……若不是这后院起火的牵扯，陇西之战也不会败北啊！

鉴于大司马吴汉几次军纪败坏，甚至引起邓奉造反，这一次又导致陇西之败，刘秀正好借机调整军队指挥机构：任命中郎将来歙为监军，指挥征讨隗嚣的各路大军，以熟悉陇西情况的太中大夫马援为副，汉军士气又迅速振作起来了。

虽是冬去春来，但陇西军却是面临重重困难，特别是因为长期作战，粮食消耗殆尽。即使是隗嚣本人，一天也只能靠喝几碗豆子煮的汁充饥。营养跟不上，思想负担更重，使隗嚣忧劳成疾，竟一命呜呼。

隗嚣既死，王元、周宗、行巡等众拥立隗嚣的幼子隗纯为



王，继续据守冀城。成家皇帝公孙述派赵匡、田弇率军帮助隗纯。刘秀诏令征西大将军冯异代行天水太守，拦截赵匡、田弇所率领的蜀军，双方形成对峙局面。

大司马吴汉自知近来脸面无光，极想争一口气。正巧匈奴人的傀儡卢芳派部将进占高柳（古县，西汉置，今山西阳高）。这高柳乃是一个战略要地，吴汉即率军围攻高柳。但卢芳即请来了匈奴救兵，这些匈奴骑兵战战走走，把吴汉军拖得疲惫不堪。汉军出战不利，匈奴人却气势转盛。

监军来歙了解大司马吴汉的心情，每次相处，都极表谦恭。他让吴汉暂时放弃争夺高柳，先乘陇西隗嚣死后更换幼主之机，集中精力攻伐陇西。此时，公孙述又派遣翼江王田戎、大司徒任满和南郡太守程泛，率兵数万人下江关（古关名，又名扞关、瞿塘关，在今四川奉节东长江北岸的赤甲山上），攻入巫峡（长江三峡之一），攻拔夷陵（今湖北宜昌市西北）、夷道（今湖北枝城市西北）两县，据住荆门、虎牙两山，横江架桥，并设关楼，面水倚山，结营固守，差不多有进袭两湖、退挟三川的威势。

监军来歙、马援与大司马吴汉等屯兵长安，来歙与马援、吴汉等分析形势，给刘秀写书献策，其书略云：

公孙述以陇西、天水为屏障，故得苟延残喘。今若能荡平二郡，则公孙述也就势单力薄了。今日之计，宜增选兵马，储积粮草，当年赵地之将帅多商贾之人，高祖刘邦就是悬重赏以招良将，这成为名典。如今西州一带历经征战，兵民疲馑，连隗嚣都病饿致死，何况他人呢？若我方招之以财谷，则大兵可集。臣当然也深知国家目前也是用度不足，然惟有此计可行，望圣上尽力而为之……

来歙看得很准：眼见陇西一带正闹饥荒，若有粮食，就利于

招兵买马，也利于召降隗嚣之军呀！光武帝刘秀看罢来歙的上书，觉得言之有理，就立即诏令有司备粮谷六万斛，用四百头驴子驮运，全送到汧城向来歙交付。来歙见秋风习习，正是不冷不热、宜于出征的季节，即命冯异、耿弇、马成、刘尚等五将军率军计八万人马向陇西军进攻。隗纯派大将高峻扼守高平第一城（今宁夏固原）；大将王元扼守落门（今甘肃武山东北洛门镇），自己则坐镇冀城（今甘肃甘谷县南）压阵。

高峻是陇西的一员骁将，过去在马援的劝说下，曾归顺了东汉，封关内侯，通路将军，可在汉军西城战败后，他又叛汉而投靠了隗纯。高峻所镇守的高平第一城，地势险峻，易守难攻，为冀城的门户。汉建威大将军耿弇率部攻打高平第一城，苦战了一年多，仍不能攻下。冯异率部与蜀军浴血奋战，虽然斩杀了蜀援军统帅赵匡、田弇，但在落门与王元的作战中却屡战不克，冯异一时气血攻心，竟致病故于军事。

爱将冯异又病故于陇西前线，刘秀心如刀割，他在一阵痛哭之后，决定再次御驾出征。出发时，刘秀特别安排执金吾寇恂随军同行。

一向被誉为“赛萧何”的寇恂在跟随刘秀征战河北时就立有大功。后来，他被委为颍川太守，也是政绩卓著。建武七年（公元三十一年），被调回京师，任官执金吾，成为令人羡慕的九卿之一。寇恂调任执金吾不久，颍川发生民变，刘秀不得不从陇西前线赶回洛阳，他即召来寇恂，问道：“寇爱卿，颍川迫近京师，应当使那里保证安定才好啊！朕想来想去，还是觉得派你去最合适，只是爱卿刚刚到职没有几天，就又要离开京城，不知爱卿可愿意去吗？”寇恂的回答十分干脆：“只要对国家有益，要臣到哪里，要臣干什么都行……”寇恂又对颍川民变的原因进行分析：“颍川少数奸猾之人，听说陛下远离京师去征伐陇西，便趁



这个机会抢些东西而鼓动民众滋事。这些人大部分是受蒙蔽者。要是陛下亲自去那里讲清道理，安抚百姓，他们一定会自动放下武器投降。陛下若能不辞辛苦，出巡颍川，臣愿在前头牵马清道。”

刘秀认为寇恂说得有道理，次日就驱车驾同赴颍川。寇恂沿途向民众宣传：“皇上爱民如子，知道百姓日子过得很艰难，是来看望你们的，并不是要屠杀你们。只要你们自动散伙，回家去安心种田，过去的事情就可以既往不咎……”这一招果然十分灵验，滋事的民众迅即放下武器各自返乡，一场大动乱很快烟消云散了。

刘秀要与寇恂同车返洛阳，颍川的百姓不依了，他们跪在路上，哭着央告：“请陛下忍痛割爱，再把寇君借给我们一年吧……”刘秀见民意如此，只好让寇恂以执金吾的身份，暂且留署颍川，处理善后事宜。

刘秀二次远征陇西，正是特意约寇恂同行。车驾到了长安，寇恂就不同意刘秀再往前走了。他说：“陛下，长安的地理位置，正好处在洛阳和高平中间，陛下在这里处理京师的事和前线上的事都很方便，而且，也照样能给陇西形成强大的压力。这正是‘从容一处可以制约四方’的道理呀！”但刘秀把平定陇西之事看得至关重要，还是坚持再往前走。到了汧城（今陕西陇县南），他还想再往前走，寇恂就坚决挡驾了，他说：“陛下，前面山高路窄，险象丛生，不时会遇到陇西的散兵游勇。陛下身系国家安危，怎么能想去哪儿就去哪儿！难道就忘了去年颍川发生民变的教训吗？”

随行的臣僚都支持寇恂的意见，刘秀仍有点犹豫。寇恂又自告奋勇，让刘秀写一道诏书由他去高平城下招降陇西守将高峻。刘秀这才勉强答应，车驾驻跸汧城，并指示寇恂：“高峻如不投

降，就把耿弇等五将军的大兵调来，一鼓踏平此城！”

寇恂携带光武帝的诏书，来到了高平城外耿弇营中，派人约高峻出见。高峻自己还不敢出面，派军师皇甫文带着两名助手代表他赴汉营与寇恂谈判。

皇甫文态度蛮横，语言放肆，既无投降诚意，又不把汉军放在眼里。寇恂与之唇枪舌箭地进行了一番论战之后，不禁拍案大怒，喝令把皇甫文推出斩首。耿弇等悄悄进谏道：“寇将军，高峻手中现握精兵一万，其凭借险阻守城，我们与他激战一年之久，尚不能攻下，现在如杀了来使，他就更不会投降了啊！”寇恂脸色铁青，毫不通融。一会儿，皇甫文血淋淋的人头送进了大帐，皇甫文的两名副手早已吓得面如死灰。寇恂指着人头对两名副使厉声说：

“回去告诉高峻，我是奉皇帝之命来招降你们的。皇甫文桀骜不驯，已经受刑。高峻想降就降，不容置疑；想战就战，那就好好守城。不过，皇上如此宽待高峻，已是天高地厚之隆恩，如果执迷不悟，一旦城破，他可就无面目见当今皇上了！去吧！”

两名副使抱头鼠窜，逃回高平城里。耿弇等众将心中暗暗埋怨寇恂：斩杀使者，岂是劝降之道？这做法欠妥啊！

可是，第二天一大早，高平第一城城门大开，守将高峻自缚双手，领着部众趋汉营请降。寇恂亲自为高峻解缚，将他送往汧城，由刘秀发落。

耿弇等将设酒宴为寇恂庆功。席间，他们不解地问道：“为什么杀其使者，高峻反倒开城投降呢？”

寇恂微微一笑：“诸位将军，试想之，那皇甫文乃是高峻的心腹军师，可想而知，他是主要出谋划策之人。他来我汉军营内谈判之时，趾高气扬，看不出有半点投降的诚意，这说明他是来向我军示威的。如果让皇甫文活着回去，正遂了皇甫文之计，有



损于我皇家大军之军威；我杀了皇甫文，斩断了高峻的羽翼，又能使高峻丧胆。他虽然勉强守了一年，但朝廷大军到了，他城中还有多少兵？多少粮？除了投降，别无选择。”在座诸将，无不点头。

汉军占领了高平第一城，冀城孤军难支，周宗、行巡、荀宇等陇西大将献出隗纯投降。驻守落门的王元见大势已去，也放弃落门，引众逃往成都，去投奔成家皇帝公孙述。

刘秀率得胜之师凯旋而归。

为了割断隗氏家族与陇西地方势力的联系，刘秀命隗纯与其家属迁到洛阳居住。隗纯抗旨不遵，准备投奔匈奴贵族，他与随从逃到武威（今甘肃武威）时，被抓获，就地处死。

对陇西的战事，刘秀用了整整四年的时间。

当然，陇右虽平，但小规模的战斗也还会发生：先零羌与诸部攻金城、陇西，被来歙、盖延一鼓击败。初冬十月，冷风清肃，陇西一带的居民都欢喜若狂——战事终于结束，他们就可以过一段平安日子了。

东汉征南大将军岑彭，自从引兵退出陇西战事之后，奉命驻屯于津乡（今湖北枝江）。津乡地近江关，江关为蜀兵所据守。岑彭屡次进攻江关，皆因江关险阻，不能奏效。岑彭命能工巧匠改进楼船结构，使之适宜于在长江里行驶，又新造了数千艘轻便小船，以备冲锋时使用。岑彭估计陇西的战事会有眉目了，就上书求援兵。书信尚未发出，光武帝的诏书已经发来。岑彭连忙拜读诏书，见诏书中写道：

陇西战事，历经四年之久，幸得金风伴凯歌。想必征南将军已在津乡屡图进取，蜀道险阻，岂易进兵？朕既已取得陇西，便望取蜀，正可谓‘人苦不知足，既得陇，复望蜀’。

朕已派大司马吴汉往助讨蜀，望卿等戮力同心，指日再奏凯旋。

刘秀在诏书中说的这句“既得陇，复望蜀”的笑话，竟成为后世成语：得陇望蜀——以此喻人之贪得无厌。历史上的任何一位皇帝对疆土的贪得无厌，都是如此啊！更何况刘秀是旨在统一先人的基业呢？

建武一年（公元三十五年）阳春三月，长江两岸生机盎然，一江春水滚滚东去，而滚滚战云却在大江两岸汇聚而来。光武帝刘秀乘陇西大胜的威势，派大司马吴汉和诛虏将军刘隆，辅威将军臧宫、骁骑将军刘歆（与王莽国师刘歆同名者），征用南阳、武陵、南郡的地方武装及桂阳、零陵、长沙的船工和夫役计六万余人，战马五千余匹，赶赴荆门与岑彭会合后，一同溯长江而上，歼灭田戎、任满军；命护军中郎将来歙和虎牙将军盖延率领征伐陇西的主力部队翻越秦岭，漫过巴山，从陆路南下。刘秀的战略计划是南北夹攻，水陆并进，务必一举荡平割据盖州的公孙述势力。

公孙述，字子阳，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市东北）人。西汉哀帝时，因父亲公孙仁在朝廷做河南（今河南洛阳市东北）都尉，他补清水长（今甘肃天水）县令。王莽天凤年间，升为导江卒正（即蜀郡太守），居临邛（今属四川）。公孙述长期混迹于官场之中，那些玩弄权术的手段，练得十分精明。

更始政权建立后，各地豪杰纷纷起兵响应，南阳（今河南南阳）人宗成、商（今陕西商州人）人王岑都拉起一支队伍，共约一万人，转战于秦岭南麓。公孙述假借更始帝名义，自封为辅汉将军、蜀郡太守兼益州（辖今四川、贵州、陕西汉中等地）牧，骗杀宗成、王岑，吞并了这支农民义军，攻占了成都。

更始帝刘玄不承认公孙述的所作所为，于更始二年（公元二



十四年)派柱功侯李宝、益州刺史张忠率兵万余人,征讨公孙述。结果反被公孙述的弟弟公孙恢打得大败。公孙述的势力更大了,在功曹李熊的劝说下,自立为蜀王,建都于成都(今四川成都市)。

巴蜀土地肥沃,自古号称“天府之国”;又兵强马壮,就连住在今云南、贵州一带的少数民族首领也向公孙述称臣。公孙述飘飘然起来了,想:自己应该做皇帝。他便宣称:梦中有人告诉他:“八乚子系,十二为期”(“八乚子系”是公孙二字的分拆,意思是复姓公孙的人能当十二年皇帝。公孙述嫌只当十二年皇帝时间太短,有些犹豫不定。他的妻子倒想得开,鼓励说:“古人云:‘朝闻道,夕死可矣。’何况你还是做皇帝呢?虽然只做十二年,也值得!”

公孙述下定了决心,紧锣密鼓地为称帝大造舆论。

今四川奉节县城东四公里处有一座古城,名为鱼腹,又叫夔州。公孙述讹称此城井里冒出的白气为白龙飞升,是符瑞,便据此自称白帝,改鱼腹城为白帝城(后人在此建有白帝庙。至三国时期,蜀先主刘备举兵伐吴,兵败退守白帝城,临死前在这里把儿子刘禅和国事托付给丞相诸葛亮,史称“白帝城托孤”)。

公孙述还在自己的手心里纹上龙的图形,刻上“公孙帝”三字,号成家,改年号“龙兴”,以二弟公孙光为大司马,谋士李熊为大司徒,三弟公孙恢为大司空。他派兵遣将,扼守要冲,称霸一方。他的称帝,比刘秀在鄯南登基的时候还早出两个月。

公孙述为保住自己的地盘,不择手段地招降纳叛,大挖东汉朝廷的墙角。关中割据势力吕鲮等被征西大将军冯异击败,逃到成都后,被公孙述任为将军;延岑、田戎被汉军击溃,投奔公孙述,公孙述任延岑为大司马,封汝宁王,田戎则被封为翼江王。公孙述还在汉中(今属陕西)广积粮草,在南郑(今陕西汉中市)修筑宫室馆舍,大刻天下牧守的印章,空出公卿官的位子,

意在引诱东汉的官吏和将军反戈投到成都一边。他又不时地派兵马北出陈仓（今陕西宝鸡市东南），以窥视关中地区。

但是，人民群众反对割据，心向统一。当时蜀中即广泛流唱“黄牛白腹，五铢当复”的童谣。王莽篡汉称帝，改国号为“新”，服色等崇尚黄色，这里以“黄牛”暗指王莽；公孙述在鱼腹称白帝，故以“白腹”影射公孙述；“五铢”即五铢钱，起铸于西汉武帝，王莽篡政后禁用五铢钱，造成货币混乱，公孙述也照此办理，废止五铢钱，另铸铁钱，百姓对此不满，便以此童谣来表达天下要并还刘氏、国家应当统一的愿望。

前几年刘永、张步等割据势力位居于中原地带，直接威胁着东汉朝廷的安全，光武帝刘秀不得不调主要兵力对付东部的敌人，对于西南偏远地区的公孙述，刘秀则采取缓击之策，写信劝其放弃帝号，回归东汉朝廷。公孙述则以谶记为推辞，引经据典说出：“孔子作《春秋》，规定十二为一个周期。汉朝从高祖皇帝刘邦到汉平帝刘衍，正好十二代，历数已尽，一姓不能再受命当皇帝……”他又援引《录运法》中“废昌帝，立公孙”，《括地象》中“帝轩辕受命，公孙氏握”的句子，断章取义，牵强附会，振振有词地说自己做皇帝乃是天经地义，刘秀做皇帝才是逆天命而为……

刘秀压住满肚子火气，仍与之论战，写信劝道：“谶文上的‘公孙’，是指汉宣帝，是你理解错了！你年事已高，妻子弱小，不要一错再错，在错误的路上继续走得太远了……”

刘秀的这些话，犹如对牛弹琴。公孙述利益熏心，当局者迷，他岂肯轻易听信刘秀的劝告，反倒调兵遣将，加快向东汉朝廷控制的地区扩张。

关东的战争结束后，忍无可忍的东汉皇帝刘秀决心解决陇蜀之争。刘秀原先的设想是先蜀后陇，即先与占据陇西的隗嚣结成军事同盟，首先击灭公孙述，然后，再用和平对话的方式收归陇



西。但是，隗嚣采取完全不合作的态度，阻止汉军伐蜀，刘秀才当机立断，变先蜀后陇为先陇后蜀。

东汉建武八年（公元三十二年），刘秀命来歙、吴汉等精兵强将攻伐陇西。公孙述派大将李育率万余人援助隗嚣，隗嚣仍被打得大败。消息传到巴蜀，吏民一片惊恐。公孙述为了安定众人心，又搞了一个鬼把戏——成都城廓外有一座秦朝时修建的旧粮仓，公孙述改其名为白帝仓。这个仓库从王莽时起就闲置未用，里面空空荡荡，一无所有。公孙述派人四处宣传说：“白帝仓自己冒出了米谷，堆积如山。”人们都跑到那儿看稀奇。公孙述却一本正经地把群臣召集起来：问道：“白帝仓自己冒出谷米了吗？”群臣只得老实回答：“没有。”公孙述假装生气，大声训导众人说：“讹言不可信，谣言不可听；有人说隗王败亡，那也跟这个谣传一样，是假编的！”

但是，隗嚣的败亡总归是事实，刘秀在平定陇西之后，“既得陇，复望蜀”，征南大将军就首先逼近峡江了。

三峡地段的长江，史称“峡江”。

三峡是瞿塘峡、巫峡、西陵峡的总称。它西起今重庆市奉节县的白帝城，东到今湖北省宜昌市的南津关，全长约一百九十三公里。这里峭壁嵯峨，水急滩多，幽深险峻，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东汉大司马吴汉率大军来到荆门与岑彭会合后，听过岑彭的战略部署，吴汉认为：大造战船，多用舵手，势必会加重军费支出。他便要求裁减水军。岑彭坚决不同意，两人意见不统一，便上奏刘秀，请皇上裁定。刘秀毫不犹豫地站在了岑彭一边，发诏书复谕道：

“大司马惯用步兵，未习水战，荆门地处长江，乃是水战，应事决于征南大将军，大司马勿得掣肘……”

刘秀用这“掣肘难书”之词，很有韵味——假使一位书法家在写毛笔字，身边若有人不时一拽这位书法家的胳膊肘，这字又怎能写得成呢？刘秀的意思是：你大司马吴汉虽有管束全军的权力，但这次我却要委托岑彭这位征南大将军征讨这大西南地区了！你见了我这道圣旨，就莫再“掣肘”了。

岑彭的主张受到肯定，从心里感激刘秀。他又仔细观察了蜀军在荆门的部署。他看到峡江浮桥虽然坚固，但全是用巨木相连，如用火攻，必能成功。时值农历闰三月，大地回春，万物复苏，汉军攻荆门虽是逆水，却是顺风。一个大胆的作战方案在岑彭的脑海中形成了。

这一天，长江水面东风强劲，岑彭决定组建一支突击队焚烧浮桥。他集合水军宣布：“先接近蜀军浮桥者受上赏！”将士们踊跃报名。岑彭从众多应募者中挑出了十几个精明强干的人，由偏将军鲁奇带领，一律驾驶小船，扯满帆，船上装载火球、火炬、硫磺、油脂等易燃物资，顺风直趋蜀军浮桥。其余人马分布于长江两岸，待命冲杀。

鲁奇的船第一个到达浮桥底下，小船被攒木上的铁钩钩住，进不得，也退不了。浮桥上箭如雨下，鲁奇一边用盾牌遮挡，一边趁着船被固定，无须摇橹之机，把火炬、油脂球等用力抛上浮桥。桥面被火炬引燃了，火借风势，风助火威，斗楼着火坍塌，整个浮桥上烈焰腾空。两边军营里浓烟滚滚，蜀兵被烧得焦头烂额。仅慌乱中掉入江中溺死者，就有数千人。

岑彭挥动令旗，汉军全线出击。那江水之中大小船只水战，大江两岸上，步兵、骑兵各自奋勇，真是杀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那血水把滚滚长江水都染红了，江水也似乎在发出哀叹。正是：

跨江浮桥用火攻，火映血染水波红。
涛声也叹万命殒，促成大功将军名。



第五十章 两派刺客 三战成都

• 古人著有刺客列传：专诸刺王僚、荆轲刺秦王，但也有人战场上暗杀敌方主将，成为一奇。

• 运筹帷幄而决胜于千里之外，谈何容易？刘秀则是千古一人，若不然，他怎能冲出困境，直到当上了皇帝呢？

• 什么叫生力军？此有显例……

大将岑彭首战告捷，蜀将任满在乱军中被砍了首级；田戎马快，逃往江州（今重庆市嘉陵江北岸）自保；程汎慢了一步，当了俘虏。号称固若金汤的荆门，竟被汉军一战攻克。

岑彭上奏刘秀获准，任刘隆为南郡太守，处理新占领地区的善后事宜。自己与臧宫、刘歆率三万余众，水陆并进，沿江而上，穿越三峡天堑，直抵江关（今四川奉节东），进逼江州（今重庆市）。岑彭再次号令军中：沿途不得骚扰百姓，敢有掳掠者，杀无赦！蜀地民众这就确信陇西隗嚣战败之事了，又知道汉军乃仁义之师，便纷纷牵牛奉酒，迎慰汉军。岑彭拒不受礼，他诚恳地向父老们解释：“大汉皇帝哀愍百姓长期遭受奴役，才兴师远征，伐有罪之人。皇家大军是来为百姓除害的，怎能收受百姓的礼品呢？”百姓们更高兴了，争先恐后地为汉军带路、送信、供应军需。

刘秀对岑彭的一系列做法非常满意，诏令岑彭当益州牧，凡是攻下的郡县，全由岑彭做代理郡守。

岑彭率军抵达江州城下。

江州城池坚固，储粮充足，田戎又是铁了心与汉军作对，要攻下江州很不容易。岑彭当机立断：让部将冯骏率部分人马留在江州城下牵制田戎；自率主力溯嘉陵江而上，直指垫江（今四川合川县）。途中攻破平曲城（今四川合川东），缴获米粮十万石，大大补充了军需。

北路汉军的军事进展也颇顺利。

隗嚣大将王元在落门战败而投奔公孙述后，被公孙述任命为大将军。公孙述命王元与将军环安率数万蜀军，分别屯守河池（今甘肃徽县西北）和下辨（今甘肃成县西北），抵御汉军。

汉中郎将来歙和虎牙将军盖延，遵照光武帝刘秀的旨意，率部由陇西出发，翻越秦岭，南下击蜀。

建武十一年（公元三十五年）农历六月间，来歙率盖延、马成等将，乘岑彭军从南线长驱入蜀之际，向河池、下辨二城发起进攻。汉军旗开得胜，斩首数千，来歙进驻下辨城。

王元、环安二将丧师失地，自思在战场上是不容易取胜汉军了，便经过一番策划，选派了一名轻功极高的杀手，行刺汉军主帅来歙。

夜已经很深了，来歙仍伏在案几上处理军务。他猛听得屋脊上传来异常响动，抬头一看，一个黑衣人已经窜到跟前了，来歙的宝剑挂在墙上，手边没有武器，他刚反应过来，一个“刺客”还未说出口，一把锋利的匕首已经刺进了他的胸膛。来歙大叫一声，倒在了血泊之中。在门口站岗的士兵从梦中惊醒，只见这刺客像飞箭一般射向暗处，倏忽不见了。来歙大口喘着气，手捂着



匕首，一手往外指，说：“快叫盖将军……”

盖延衣衫不整地奔了进来，哭道：“这是怎么啦？这该死的刺客啊……”

来歙叹道：“盖延，不许哭！我……不行了，不能再为朝廷……出力了，才唤你来……嘱托后事！你身为大将……英雄有泪……不轻弹！快……代我……为皇上写信……”

盖延连忙提笔铺绢：“来将军，你快说吧！”

来歙大口喘着粗气，断断续续地说：“陛下，臣因为麻痹大意，夜里遭敌暗算，被刺客刺中了要害，亡在旦夕。臣死本不足惜，只是为未能完成陛下所交给的灭蜀使命而觉羞愧。因此，臣临死之前，还想跟陛下再说几句心里话：治理国家，最重要的是任用贤明之人。太中大夫段襄是个难得的梗直之臣，陛下可再考察一二，能用则用。臣的八位兄弟，才能平平，不可委以重任。陛下要常常严加督促，能使他们不致因力不从心而获罪，这便是对他们的最大关心……”

来歙艰难地在信笺尾写上了“来歙”二字。血透战袍，他更觉气短，用力拔出利刃，对盖延又叮咛一声：“努力杀敌，愿诸位……为国……建功！”话未毕，轰然倒地，气绝身亡。

盖延连夜派人把来歙的遗书送呈给光武帝，刘秀流着泪读完来歙的遗书，对群臣说：“来歙将军攻战连年，平定羌、陇，忧国忘家，忠孝彰著，却被敌人的刺客暗杀，实在令人悲伤啊！来歙可为诸卿的榜样！”他即下旨，追赠来歙征羌侯印绶，谥号“节侯”，改来歙的原籍当阳县（今湖北西部）为征羌国。另命扬武将军兼天水太守金刀马成，继来歙后任。一面诏示全国：御驾亲征巴蜀，讨伐公孙述，替来歙将军报仇。

刘秀车驾由洛阳抵达长安，公孙述已经知道了刘秀亲征巴蜀的消息，急派大将延岑、吕鲈及弟弟公孙恢率重兵守御广汉（郡



治梓潼，今属四川）、资中（今四川资阳）；命将军侯丹率军两万守黄石（今四川涪陵东北横石滩）；王元守平阳（今四川三台县）。公孙述也横下一条心了，要与东汉皇帝一决雌雄。

在南线统兵的岑彭，也与刘秀遥相呼应，计划用长驱直入的战术，出奇制胜。他把刚收降不久的五万人马留给辅威将军臧宫，让臧宫组织这些人在平曲附近多张旗帜，广设疑兵，任务是牵制住蜀汝宁王延岑所统领的主力。自率精锐部队偃旗息鼓，浮江而下，回到江州。在江州却只是虚晃一枪，又督众乘快船西向，直驶黄石，掩袭侯丹。侯丹措手不及，被打得溃不成军。这样，蜀军的防线就被撕开了一个缺口。

初秋七月，天气渐显凉爽，岑彭不失时机，乘胜昼夜兼程，长驱两千余里，突然出现在武阳（今四川彭山东）城下，武阳守吏被这支突如其来的大兵吓懵了，即弃城而遁。岑彭整军入武阳，稍事休整，即派轻骑进击广都（今四川成都市南，岷江东北岸）。

这广都离成都只有几十里路，公孙述吓得面如死灰，连手里的拐杖都掉在了地上，他口中喃喃自语：“这汉兵莫非都是天神？要不然他们怎会来得这么快呢？”他一面紧急招募兵勇守卫成都，一面飞檄延岑，命他火速回成都救驾。同时，他还收买了一个亡命之徒，豢养在宫中，准备再伺机刺杀汉征南大将军岑彭——上次蜀军派刺客行刺来歙成功，使公孙述尝到了甜头，刺杀敌方主将，乱其军心，他要如法炮制。

刘秀趁汉军胜利之威，写信督促公孙述权衡利弊，早日投降。公孙述的大臣常少和张隆也劝公孙述能顺应潮流，归顺东汉。公孙述的头却摇得像个货郎鼓，恨恨地说道：“死生由命，富贵在天。刘秀是个皇帝，朕的称帝时间还比他早两个月呢，他



为什么不向我投降呢？”

公孙述不但不投降，他还抓紧了行刺岑彭的行动。如果再像刺杀来歙那样，在深夜闯帅帐行刺，恐怕很难奏效，因为，自从来歙被刺之后，汉军诸统帅必定会加强防范；而且，这岑彭也不同于来歙——岑彭武艺高强，一般的刺客绝不是他的对手。公孙述终于与几位谋士们谋划定策：就学当年燕太子丹雇用荆轲“图穷匕见”刺秦王的办法。计谋已定，还须待机而行。

当征南大将军岑彭兵薄武阳（今四川彭山县东南）时，臧宫仍在平曲（今四川合川东）与蜀大将延岑的主力对峙。

臧宫不惟作战英勇，更能因时因地制宜，善用计谋。前不久，当汉军与蜀军正杀得难解难分之时，臧宫率部屯守中卢（今湖北襄樊市南）。中卢城外驻有一支骆越（古越人的一支，主要分布于今广东、广西和越南北部，颇为骁勇）军队。岑彭在荆门（今湖北宜昌东南长江边）与蜀将田戎、任满的作战中屡屡失利，越人便想叛汉归蜀。臧宫的兵少势弱，难以控制形势。正焦虑时，由后方运送军粮的车队来了。臧宫计上心头，他盛情邀请越人统帅进城饮酒，饮至天黑，安置他们住在城里的驿馆中。臧宫命人锯断城门门槛，挑选了几百名身强力壮的军士推着运粮车从城里到城外，从城外到城里，翻来覆去地来回走。这就使越人统帅在驿馆中只听得马车“咯吱咯吱”的声音彻夜未停。天亮之后，又看见城门的门槛竟被车轮磨断了，心想，必定是东汉朝廷夜间调来了大批援兵……越人统帅不禁暗暗吃惊，赶忙逃回了自己的军营，送来大批牛羊和美酒，犒劳汉军，表示认罪。臧宫对他们劝慰一番，一场动乱终于被扼制在萌芽之中。

在岑彭率汉军主力离开平曲之后，臧宫的处境十分危险：部下的五万军卒，都是由刚刚投降的蜀兵改编而成的。人多而存粮

少，距离后方路途遥远，运输跟不上，降兵们吃不饱肚子，正秘密串通，准备逃亡；附近郡县的豪强武装也结寨自保，观察风向，阴谋制造事端。可就正在此时，刘秀派遣的使者带着一支军队去支援岑彭，其中有战马七百匹，路过平曲城休息。臧宫从使者口中得知：岑彭已率部挺进到离成都不远的武阳城。他判断：蜀军听到这个消息，一定会军心不稳，蜀帝公孙述也一定会调延岑回救成都，若在这种情况下突袭蜀军，必能获胜。

臧宫把这个想法告知刘秀的使者，并希望使者把所率人马暂留一日，以协助平曲守军打这一仗，使者愉快地答应了。臧宫信心更足了，他立即把将士集中起来，先请朝廷使者讲述了数日前的汉军大获胜利逼近成都的大好消息，先使士气为之一振，然后，臧宫亲自宣布：“蜀军已成了惊弓之鸟，釜底游鱼，我军抓紧此机进攻，必获全胜，立大功者，当受重赏！”

将士们的士气高涨了，臧宫又倾军中所有，做成丰盛的饭食，听凭军士饱餐；从步卒中挑出七百名健儿，组建骑兵部队。将近四更（每夜分为五更，子时：十一点至凌晨一点，为三更；四更乃凌晨一点至三点）时，大举向蜀营开进。

臧宫的五六万军队，骑兵居左，步兵居右，水军居中，三路并进。滔滔大江上，汉军船头连着船尾，一望无际。这三路大军的威势，正与汹涌长江的滚滚涛势成正比。

三路大军接近蜀营时，东方刚刚发出鱼肚白色。臧宫一声令下，前面的步兵迅速疏散到两边，登上山岗，劲挥旗帜，擂鼓呐喊；后面的步兵跟随骑兵和水兵奋勇冲锋。霎时间，风声、水声、鼓声和数万汉军的喊杀声融为一体，震得山谷阵阵轰鸣。

延岑在数日前收到公孙述促他火速率兵回救成都的诏书，才知道岑彭已经突破了侯丹在黄石的防线，绕到了蜀军的背后，不由暗暗心惊。蜀军将士更为妻子儿女的安全担心，一个个惊恐不



已，正拟撤退时，却不曾提防汉军已经杀到了面前。望着铺天盖地、呼啸而至的汉军，蜀军魂飞天外，纷纷丢甲弃杖，争先逃命。人多路窄，你拥我挤，光是掉进长江中淹死的就约万余人。本是清澈明净的江水，又一次被污血染得污浊不堪了。

延岑只身逃往成都，余众悉数投降。遗弃的珍宝、辎重和粮草不计其数。

臧宫军越战越勇，进逼平阳乡（今四川三台），迫使屡屡与汉为敌的王元举军投降。臧宫又乘胜进攻绵竹（今四川绵竹南），攻破涪城（今四川绵阳东北），斩杀了公孙述的弟弟公孙恢。军锋继续南指，连克繁（今四川彭县西北）、郫（今四川郫县）诸城，沿途收缴成家皇帝公孙述颁发的节杖五个，印绶一千八百枚，俘虏敌众十几万名。

臧宫这一下名震西蜀了。

初冬十月，萧瑟的朔风已经令人感到寒冷季节的逼近。岑彭心急火燎地要想在严冬到来之前攻下成都，便想再采取奔袭之法，各处击垮蜀军的防线。

这一天，汉军经过一天的长途跋涉，人困马乏，直到深夜才在一个散乱的院落处扎下大营。岑彭派人到附近打听这一带的地名，以备查阅行军方向。部下回报四周地名，而所扎大营的地名却让岑彭暗吃一惊——这地方名叫“彭亡”。这个“彭”字乃是岑彭之名，古人又有习惯，称呼人，有时不称姓，只叫名。那么，这“彭亡”不就是岑彭死亡吗？自古“大将犯地名”，岑彭怎不心惊？若想再换个地方吧？夜已经深了，又考虑将士们太疲劳了，岑彭不忍心再让众军受搬迁之累，心想：就住一宿，明日早行，也不见得就会有什么危险之事。于是，他传令将士们歇息，一个人留在大帐中和衣假寐。

这“大将犯地名”的说法，古今有多少例子啊！如：在东汉之后的《三国演义》故事中，就有两个——一是诸葛亮的副手庞统，字士元，号凤雏。当他率军行至一个地方，见四周地形险恶，问地名，左右找来土人，说此地名叫“落凤坡”，庞士元大惊，忙令撤军，却听得一阵梆子响，乱箭射来，庞士元当场被射死在“落凤坡”下；曹操的大将于禁与副将庞德与刘备的大将关羽对阵，于禁屯兵于罾口川，关羽一听到这个消息，即大喜道：“鱼入罾口，岂能久乎？”关羽这话的意思是说：这罾，是一种用木棍或竹竿做支架的方形鱼网。于禁的“于”与“鱼”谐音，于禁，可释为“鱼禁”，如果把鱼囚禁于罾中，那就必被擒捉了。果然，关羽“水淹七军”，活捉于禁、庞德，庞德宁死不降，被关羽斩首……至清末，儒将曾国藩追赶农民起义军，屯兵于山东省临朐县城东边的朐山上，他问地名，当地土人说：“这座山名叫朐山，因为山形像一个卧着的大老鼠，且河西岸对峙一山，状如委粟，名委粟山，所以，人们就俗称此山为老鼠山……”曾国藩是一位颇有文采的儒将，就说道：“什么老鼠山？我查你们这朐山的‘朐’字，乃古代战车前边的横木，我曾大帅带兵于此，正合‘朐’字；要看这山形，分明像是一只卧虎啊！自古哪见有‘卧鼠’比那粮堆‘委粟山’还大的呀！今后这朐山的俗名也要改，就叫卧虎山！”这卧虎山也就真的改此名了。试想之，曾国藩的名字，这“国藩”二字，是否为“锅饭”二字的谐音呢？要是真的把一“锅饭”放在“老鼠”山边，不就会被这“卧鼠”把这“锅饭”给糟蹋了吗？曾国藩为扼住临朐城边的军事冲要，别无山可供其据高临下，就只有“卧鼠山”位置最佳，曾国藩就采取了改名的办法，解决了“大将犯地名”之冲之克。曾国藩就连战连胜，终于镇压了太平天国及各路起义军。

岑彭正当人困马乏的深夜宿营，也来不及想得太多，可公孙



述所雇的刺客就正巧在这时找上来了，他声称自己是从公孙述宫廷里逃出来的奴仆，有机密大事要尽快禀告汉军统帅。岑彭当时心想：公孙述眼下军心不稳，这奴仆肯定是一个背叛者，如果他有情报相告，事关明日大军动向，这军事情报是不容迟疑的……想到此，他毫未怀疑这位“奴仆”的身份。为表示礼贤下士，岑彭笑容可掬，亲自下阶相迎。不想这位刺客一接近岑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拔出浸有毒液的利刃，猛地刺入岑彭的前胸。岑彭虽是武艺超群，但可惜他毫未防范，只怒喝一声：“刺客！”这利刃上的毒药即刻发作，岑彭就“咚”地倒地了。岑彭身边的将士即拔出宝剑，围斗刺客，但这刺客武艺高强，略斗片刻，就闪身躲向黑暗之中。只搅得满营大乱，查了半宿，还是让这飞贼逃之夭夭了。

公孙述为行刺岑彭，动了不少脑筋。他联想到吴公子光雇佣杀手专诸刺王僚，是把鱼肠短剑藏在烹鱼之中，让专诸乔扮庖人献鱼，用鱼肠剑刺死了王僚；而荆轲刺秦王，则是把短剑卷在地图中，展看地图而“图穷匕见”，却未能刺死秦王……这些“刺客列传”中的人物事迹，公孙述和他的谋士们都从司马迁所著的《史记》中翻阅了数十遍，便想到了岑彭会迫切需要情报的弱点，就选择了这种办法、这个时间，不想却正合着了“彭亡”的地名，这就实在是巧合了。

岑彭一向治军严谨，从不扰民，深受军民拥戴。所以，武阳（今四川彭山县东）人民为他建立庙宇，四时祭祀，香火不断。岑彭死后，尸骨还葬于今湖北枣阳市吉河乡两河口村——这里是岑彭的故乡。

后人对一代名将岑彭遇刺身亡多有表惋惜的诗作。元代诗人张翥在拜谒岑彭墓时赋诗曰：

英雄特立汉时功，今古人称将士风。
千载清名文史里，一杯黄壤草烟中。
巍巍事业匡明主，济济衣冠付画工。
过客不堪回首处，夕阳老树照残红。

这首诗中一个“特”字，点明岑彭在兴汉事业中的功绩，与他人不同。

征南大将军岑彭又遇刺身亡，刘秀真是又恨，又恼。他恨的是：公孙述既称皇帝，却不是光明磊落地在战场上真刀真枪地征战，而是屡屡用刺客刺杀对方主将的办法，难道这就能抑制对方的攻势吗？这纯是小人作为；使他心恼的当然是又失去了岑彭这员大将啊！因岑彭治军有法，秋毫无犯，邛谷（汉代西南少数民族国名）王任贵，耳闻岑彭威信，派使者不远千里进贡礼品，这件事使刘秀更加倚重岑彭，满望他扫荡成都，指日凯旋，以求重赏，谁想他又被刺客杀害，刘秀当然生悲。他遂将邛谷王任贵所贡来的珍贵礼品，全部赏赐给岑彭的妻子，且赐谥岑彭为壮侯。

其实，刘秀已经看到平蜀有日，不必亲往督军，就下令车驾回京，在他接到岑彭被刺的噩耗时，他已经来到都城洛阳了。今既闻前军主帅岑彭被刺，刘秀就急令大司马吴汉，即日进军，继岑彭之任，征讨西蜀。

吴汉接到诏令，即率领所部三万人马，从夷陵（今湖北宜昌东面）乘快船溯长江而上，在鱼涪津（今四川眉山县）击败结筏拦江固守的蜀将魏党和公孙永军，兵抵武阳（今四川彭山县）城下。公孙述急派女婿史兴率五千人马援救武阳，反被吴汉击败，全军覆没。

吴汉进入犍为郡（郡治在今四川鼓山东），刘秀就及时指令：“应转攻广都（成都市南数十里），捣敌腹心，给敌以致命打击。”



吴汉依令攻克了广都，还派轻骑焚烧成都市桥。

市桥是个繁华商埠，距成都仅四华里。

城外烈焰腾空，人喊马嘶；城内的守军和居民惊恐不已，逃亡的人如同潮涌。公孙述利用残酷的屠杀办法企图阻止吏民外逃，仍然无济于事。

刘秀为了尽快结束战争，减少伤亡，再次写信敦促公孙述投降。他在信中写道：“阁下不必因来歙、岑彭二将被刺而心怀疑虑，只要你现在能悬崖勒马，也为免遭生灵涂炭，真心投降，还可以保全你全家的生命安全。若仍执迷不悟，决心委肉虎口，那就有些可悲了。阁下应当明白：巴蜀将帅业已十分疲倦，吏士无不思归，他们是不会乐于为阁下死守的。朕说话是算数的，望阁下不要错过这最后的机会。”公孙述已到了破罐子破摔的时候了，他当然产生逆反心理，置之不理。刘秀向汉军下令：

“加速前进，痛歼敢于顽抗之敌！”

汉军闻令之际，兵不释刃，马不卸鞍，全面展开进攻。威虏将军冯骏督众攻克江州（今重庆市），俘虏了蜀翼江王田戎。

吴汉兴高采烈，调兵遣将，准备一举攻下成都，活捉公孙述。刘秀则十分冷静，遣人送来诏书，告诉他：“成都尚有十几万人马，不能小看了他的实力。眼下应采取‘坚据广都，待其来攻’之策，重在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蜀军如不出城，你们可把军营往前移动，旨在引诱敌军出战。千万记住，只能等敌人疲惫了，方可进攻。”

汉军连续不断的胜利，使吴汉头脑发热，他认为：皇帝的诏书是长了敌人的威风，灭了自己的志气。他虽然极不情愿地放弃了立即攻打成都的计划，却决定把汉军的防线再向前大幅度推进几十里。吴汉派副将刘尚带一万人马在锦江南岸扎营，自己率两万人马渡过锦江，在北岸扎下大寨。两支军队相隔二十多里，中

间靠一条浮桥相通。刘秀得知消息，急得顿足拍案，当即派人火速通知吴江，立即撤回广都。

原来，自从马援发明使用那“聚米为山”的立体军用地图后，刘秀是天天与邓禹等在制成的当今被称为“沙盘”的立体地形图面前算计兵力、里程、地形等决胜因素，因此，真能做到了“运筹帷幄而决胜于千里之外”，对敌我双方的情形分析比较准确。这一次，刘秀的分析又不幸而言中了——

公孙述打探到吴汉的兵力部署，欣喜若狂，立即派大将谢丰和袁吉率领约十万军队，分成二十路，齐头并进，攻击吴汉；另派出一支万人的军队牵制刘尚，使其自顾不暇，不能脱身救援吴汉。

蜀军人多势众，连连发动猛攻。吴汉督军苦战了一整天，支持不住，败回营中。谢丰、袁吉纵兵包围了汉营，吴汉陷入了绝境。

吴汉决心反败为胜，他把将士们集合起来，详细地讲述了自己准备偷渡锦江，与刘尚合兵御敌的计划。最后，他又动情地告诉大家：“诸位曾经跟随我翻越过多少穷山，横渡过多少恶水，转战千里，深入蜀军腹地，眼看就要大功告成了，如今却又被这些垂死挣扎之顽敌困在这里了，我们怎能坐以待毙呢？兵法云：置之死地而后生，我们总还不到破釜沉舟之境地吧？关键时刻，只要我们大家振奋士气，同仇敌忾，就一定能够渡过难关，化险为夷！”

将士们奋臂响应：“一切惟大司马之命是听！”

吴汉封闭了营门，三天不出。谢丰也不组织进攻，按他的想法：汉军远离大营，给养不会很多，再围上几天，支持不住了，就会自动投降的。谢丰躺在携带的行军床上，美滋滋地做着立功受赏的好梦。



到了第四天，汉营中仍然炊烟袅袅，旌旗猎猎，却不见有人走动。谢丰犯了疑，派人进去侦察，才发现上了当——汉军已是人去营空。

原来，头一天晚上，吴汉已率领汉军偷偷转移，神不知鬼不觉地渡过了锦江，与刘尚合兵一处了。

谢丰恼羞成怒，分兵两路，一路守住江北渡口，一路由他亲自率领，直扑江南大营。

吴汉和刘尚早已东西列阵，做好了迎击的准备。蜀军刚一过江，立足未稳，就受到两面夹击。双方从早上一直苦斗到傍晚。蜀军支持不住了，纷纷溃退。吴汉、刘尚精神更加振奋，麾军掩杀。袁吉一个失手，竟被汉将砍倒。两将中死了一个，全军更加慌乱，真是兵败如山倒。谢丰麾军急退，自为后镇，恰巧吴汉追到，与谢丰交战数合，吴汉逞起神威，只听“轰”的一声，已把谢丰的脑袋劈去，倒毙于马下。蜀兵更是个个丧胆，潮水般败退下去。吴汉与刘尚追杀一阵，毙敌五千余，大获全胜，收兵回营。正值此时，朝廷使者来到，急呈上刘秀的诏书。吴汉观看诏书，深服刘秀料敌如神。幸亏这一仗转败为胜，还有措辞向皇上解释。于是，吴汉按皇上指令，命刘尚守营拒敌，自己率兵还屯于广都，再写好奏折，介绍战况，以让使者带回京都。当然，吴汉在奏章中深深引咎自责，向皇上请罪。

刘秀接到吴汉的奏章，即再回信，劝慰吴汉，信中说：“爱卿知错能改，不为过也。但以后必须牢记：遇事思索再三，权衡利弊，方可行之，记取教训，勿使一失足而成千古恨。至于爱卿请求处分之事，可以功过相抵，就可免予处分了。下一步棋：应当继续与刘尚密切配合，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向成都逼近！”

吴汉刚刚吃了一次亏，当然小心行事了。他遵循皇上的旨意，在广都与成都之间与蜀军连续交锋八次，八战全胜，就把战

线一直推移到成都城下了。

吴汉连战连捷，进而攻入城廓（外城），这已是建武十二年（公元三十六年）的八月金秋了，金风送爽，正宜用兵。这时候，大将臧宫率领的汉军也连战连捷，赶到了成都，与吴汉军相会。汉军人数倍增，连营数十里，把个成都围得水泄不通。

蜀帝公孙述见汉军已经捣入成都外廓，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只得向他的大将、汝宁王延岑讨主意。延岑拧着眉毛，气昂昂回道：“为今之计，只能死里求生，哪能伸长了脖子等人砍脑袋呢？只要皇上舍得重金招募兵勇，我就能击退汉军，让他们从哪里来的，就再退回到哪里去！”公孙述已到孤注一掷的时候了，只好忍痛把库存的金银宝珠拿了出来，招募了五千敢死队，交由延岑指挥。

延岑以这五千敢死队做前锋，自统残军押后。延岑一声令下，真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五千敢死队像一群疯狗般冲向汉军。吴汉见蜀军来势凶猛，急勒军后退，至市桥中选一旷地，列阵以待。延岑却令前锋鸣鼓挑战，暗率部众绕到吴汉背后，猛地发动袭击。吴汉前后不能相顾，竟被延岑冲破后队，阵脚大乱，汉军溃败下来。吴汉竟被乱军挤入江水中，幸亏他眼疾手快，一伸手攀住了马尾。这匹战马乃是吴汉骑了几年的良骥，它既通人性，又有水性，便能游向岸边，也救出了主人吴汉。幸亏大将臧宫阵脚未溃，急来助战，才把蜀军杀退了。

吴汉率败军回营，见军兵损失不过千余人，这倒不伤大局，但是，营中粮草不多了，仅还能支撑七天。吴汉觉得取胜已经无望，就打算撤兵。恰在此关键时刻，被光武帝刚刚任命为蜀郡太守的张堪押运着七千匹战马和大批粮草辎重赶来了。张堪认为公孙述已是强弩之末，败亡在即。他劝吴汉道：“大司马，公孙述



败局已定了，他派敢死队偷袭我军，不过是狗急跳墙，垂死挣扎而已。我军已经胜利在望了，如果轻易撤兵，功亏一篑，岂不可惜？”

吴汉既有战马和粮草支援，当然采纳了张堪太守的建议。他分析战局，想了个“示敌以弱”的妙计——他命臧宫引兵驻扎在成都北门，自己驻守成都南门，一律偃旗息鼓，把精壮人马都埋伏在后面，只派一些老弱士卒出营巡逻，引诱蜀兵出城。

公孙述在城头观望了三天，看见城南城北的汉军都是懒懒散散、疲惫不堪的样子，心中暗喜，便集中全部人马，让延岑领一半人马袭击北门的臧宫；自己领另一半人马径取南门的吴汉。他要力挽狂澜，重振雄风。

大战在成都的南、北两面同时进行。

延岑在平曲时吃过臧宫的亏，对臧宫怀有深仇大恨。他像一头发疯的野兽，瞪着血红的眼睛，向汉军冲锋。汉军也竭尽全力抵御，双方从清晨一直杀到午后，士兵们大半天水米未沾牙，眼看都有些支持不住了，但谁也不想先撤。

吴汉那边也打得十分激烈，胜负难分。正是：

大将智勇各用尽，半日难把胜负分。

暗藏精锐突杀出，疲师怎挡生力军？

第五十一章 吴汉灭蜀 刘秀偃武

• 人往往发生一事，顿悟以前曾有过梦兆，这却不是迷信，公孙述就是一例！

• “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越王勾践和汉高祖刘邦，都是这样做的。刘秀可愿效法先人？

• 急流勇退，交出兵权，绝非易事，而刘秀却做得十分顺畅，他使用了什么心理战术呢？

成都南门外的吴汉，却是有备无患。

交战之前，吴汉安排部将高午、唐邯各带几千精锐，暗伏营中，作为机动力量。当汉军和蜀军经过一场殊死搏斗，都已精疲力尽的时候，高午和唐邯命令几千名士兵突然杀出。这几千名士兵早已等得心头发痒，一闻冲锋号令，个个有如出山猛虎，入海蛟龙，冲入敌阵，大显神威。先期投入战斗的汉军士兵在这关键时刻得到同伴的支援，顿觉精神振奋，斗志昂扬。蜀军士兵受到这突然袭击，军心大乱，顿时溃不成军。

公孙述见势不妙，拨转马头，仓皇逃命。但他终是年近花甲之人了，指挥交战大半日，那匹战马也已疲惫不堪了，动作稍一迟缓，就被骁将高午纵马追了上来，一枪刺中了公孙述的后腰。公孙述大叫一声，跌落马下。这些蜀军见皇上受伤，拼死相救，



战住高午，抢回了公孙述，抬进城中。

延岑正在成都北门外与臧宫军酣战，听到公孙述兵败重伤的消息，他又岂敢恋战？即刻鸣锣收兵，反被臧宫追杀了一阵，又伤了许多人马。好不容易退入城中，即去看视公孙述。公孙述已昏过去两次了。延岑连忙呼唤，公孙述勉强睁开了眼，认出了延岑，不禁泪水汨汨。他的舌头已经开始发硬，吐字不清了。他把延岑视为顾命大臣，所谓顾命，就是临终遗命之意。公孙述唔唔噜噜的临终嘱咐，无非是让延岑扶持自己的儿子继续当皇帝，但这也就是临终呓语了。待到日暮，公孙述就一命呜呼了，一束不散的阴魂，就随着仲冬十一月的寒风袅袅升空了。

延岑为公孙述装棺入殓，草草办就，自己也一夜难眠。看大势已去，自无回天之术，望一线生路，就只有投降了。次日晨，延岑命在城楼上挂起白旗，开城门投降。

吴汉勒军暂驻城外，蜀郡太守张堪先入城受降。

张堪，字君游，南阳宛（今河南南阳市）人。他出生在一个富有的乡绅家庭里，年纪幼小时就失去了父母。他把祖上遗留的数百万家产送给侄子，自己十六岁只身去长安读书，在太学中品学兼优，被称为“圣童”。

刘秀在起兵前对张堪的事就有耳闻，加上中郎将来歙的推荐，刘秀即召张堪到洛阳，拜为郎中，接着又连升三级，任为谒者（皇帝的特使），令张堪押运粮草供应与公孙述作战的汉军；途中，刘秀又发一道圣旨，拜张堪为蜀郡太守。张堪与吴汉相遇时，正是吴汉受挫灰心准备撤退之际，幸得张堪力劝，吴汉才得振作精神，坚持再战，果然击败了公孙述，建成大功。张堪一劝之功，名标千古。

张堪入城受降时，公孙述遗留下的珍珠宝玉堆积如山，黄金白银比比皆是，随便拿一些，十代人也享用不尽。但张堪却分文

不取，监督部属登记封存，如数上报朝廷。

三天之后，大司马吴汉率军队进驻成都。

吴汉武艺高强，作战英勇，但却脾气暴躁。他对公孙述长期与东汉朝廷作对，使自己在征蜀作战中数次受挫十分忌恨，不顾张堪的劝阻，把公孙述开棺砍头，指令副将刘尚杀掉公孙述的妻子儿女。刘尚索性放火焚烧公孙述的宫廷，一座华丽的建筑物顷刻变成了一片焦土。延岑虽是献城投降之人，但吴汉恨他追随几个主子，一贯与东汉为敌，也立即下令斩首，连同妻子子女和族人，一个也不饶。

堪笑一代蜀帝公孙述，当年曾梦有人与语：“八子系，十二为期”。他醒后告诉妻子，妻子答道：“朝闻道，夕死尚可，何况期限十二呢？”这当然是公孙述之妻急欲一当皇后，早晨当上，傍晚死了，都可以，何况能当十二年呢？公孙述此梦还就是很准确：他从公元二十五年四月称帝，至公元三十六年十一月因伤致死，细细算来，正好是十二年。这就应了“十二为期”的梦兆。

刘尚放火焚宫，曾殃及附近居民宅舍。吴汉又一次犯了纵兵大掠的毛病，兵匪又成了一家。士兵们见人就抢，见东西就拿，许多妇女也遭到奸污，巴蜀大地被搅得昏天黑地。

消息传到洛阳，刘秀龙颜大怒，下旨叱责吴汉、刘尚：“成都已经投降三天了，黎民百姓无不归顺，你们却大开杀戒，放火纵兵，致使数以万计的妇女儿童丧命，闻之令人酸鼻。仰视天，俯视地，从来都是行仁义者得人心，施残暴者失人心。你们的作为，完全违背了朕除恶存善、吊民伐罪之本义！”刘秀命吴汉、刘尚即刻率部返回洛阳，蜀郡的事情由张堪全权处理。张堪严格执行刘秀的诏令，对受到伤害的黎民亲切探问，妥善安置，对作奸犯科、趁火打劫之徒，严厉惩处，很快又稳住了民心。

张堪一反公孙述称帝时穷奢极欲、千方百计搜刮民脂民膏之



所为，精打细算，尽量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并积极鼓励生产。在张堪的治理下，蜀郡经济很快出现了蒸蒸日上的局面。

蜀地告平，全军凯旋，这已经是光武帝建武十二年（公元三十六年）的农历十月底，离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春节已经不远了。消灭了最后一个强敌公孙述，光武帝刘秀已经可以说在全国基本形成一统了，他心情的激动是可想而知的了。凉州牧窦融，庆幸自己的眼光，没有看错谁是治世之英主，即上表称贺。刘秀即传诏令，命窦融率五郡太守一同入朝。窦融即奉诏率武威太守梁统、张掖太守史苞、酒泉太守章彤、敦煌太守竺曾、金城太守库均，一同入京都洛阳，拜见皇上。窦融即缴上安丰侯凉州牧印绶——这是官场规矩：外官入京见驾，或是皇上派钦差出徇到地方，地方官员都必须把原来的官印交出来。那意思是：任凭上峰考察，或重任，或免职，悉听尊便。光武帝刘秀见窦融交出了侯印和牧守印，把侯印赐还窦融，当日接见，赏赐恩宠，都是无与伦比。刘秀笑道：

“窦爱卿，朕把侯印赐还给你，但这牧守之印嘛……朕想让你改任冀州牧。朕的意思是……冀州靠近北鄙，当今天下，就是北方匈奴尚且不时入寇中原。朕想凭借爱卿之才华，再去冀州经营几年，如何啊？”

窦融一听，觉得皇上还挺客气，是以商量的口气，而不是命令的口气，这就不好推辞了。他一躬到地，奏道：“陛下容禀，微臣这些年在凉州经营数载，之所以能够得心应手，首先是靠的先祖几代人已在河西为汉家之官，这才使微臣能得经营河西，颇显政绩；但冀州就截然不同了——臣与那里人地两生，况且北方匈奴，皆是桀骜不驯，臣并非文武全才之人，绠短汲深，如何能够胜任呢？以微臣愚见：陛下身边不乏文能安邦、武能定国之人，是否可另选贤能，使任冀州，以免使微臣尸位素餐，会贻误

国家大事啊！再说，微臣已年近花甲，已经快到告老还乡之年了，倘蒙陛下不弃，留臣在陛下身边再伴驾数载，归老原籍，臣也就心满意足了。

窦融这番话说得十分得体，因为他心里很清楚：陇西的隗嚣，西蜀的公孙述，包括自己在内，不就是长期任官一方，形成势力，才能谋反朝廷吗？皇上让自己再到冀州任官，可能就是有这个目的，不能让某一官员长期任官一方，以防培植势力。窦融虽然辞不就任冀州牧，但却不坚持仍留河西，而是愿意来到皇帝的眼皮底下供职，以延残年，这当然是明智之举。光武帝听了窦融的这番辞不就任的理由，觉得他说的也不无道理，对于这位先辈就与汉家有老亲戚的窦融，刘秀当然不便相强，就说：“既然窦爱卿自己认为不胜冀州之任，朕自不能相强，我当另有重任，哈……”

刘秀说到做到，对于这位在灭陇西隗嚣中卓有功勋的顺臣，他岂能让他心寒？适逢大司空李通因病去职，曾由扬威将军马成暂行代理，刘秀已经觉得这位武将金刀马成无论从功勋和才能上都不胜此三公之职，刘秀就进窦融为大司空。对于这个曾由刘秀的三妹夫李通担任的位列三公的大司空之职，窦融当然是乐于接受了。他稍事谦让，就欣然承命了。刘秀并且将在河西五郡太守之中功劳稍显的武威太守梁统也改授京官——太中大夫。其余的四位太守，就让其官任原职，只是再赏些金银，这就让他们高高兴兴地回到河西去了。

陇蜀已平，西北边境无事。只有曾被匈奴人委为傀儡皇帝的卢芳，伪称刘文伯，连结匈奴、乌桓两支少数民族的军队，经常在北境入寇，成为边患。建武十三年（公元三十七年）五月，卢芳又一次连结匈奴大规模入寇河东（山西西南部），刘秀命骠骑大将军杜茂等率兵讨伐，这些匈奴骑兵一贯实行打了就跑、跑了



再来的战术，致使战事历久不平。有卢芳的部将随昱，留守于九原（古县名，在今内蒙古包头市西）。这随昱暗中串通汉军，准备劫持卢芳，胁迫卢芳降汉。卢芳却预有觉察，率十余骑随从逃入匈奴去了。随昱即归降了汉军，被封为镌胡侯，官拜五原（郡治九原，今包头市西）太守。

随昱降，卢芳逃亡，这一段时间内，北境就又趋向稳定了。

虽是小规模的外族入侵，但却影响着边境地带黎民百姓的安全。绥靖西羌，也成为东汉光武帝的一桩心事。

羌人是居住在今青海、甘肃及四川西部的一个古老的少数民族，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这就是：赶着马、牛、羊，来到一处草原放牧，就扎下蒙古包式的帐篷：这一片草吃没了，便迁往他处，这些人是不能在一处安居的。王莽末年，强悍的羌人趁着中原地区的战乱之机，深入塞内，金城（治所在今兰州市附近）郡所属各县多为羌人占据。这些当时还处于奴隶制社会、甚至是氏族制度下的羌人，在其首领的驱使下，抢劫财物，杀掠人口，把东汉的西北边境搅得鸡犬不宁。

光武帝刘秀深知马援熟悉陇西情况，便拜马援为陇西太守（今甘肃临洮）。马援根据陇西的实际情况，坚持“建立威望，待人有恩，严守承诺，宽大厚道”的原则，着手恢复陇西秩序。

在诸羌之中，先零羌是煽动诸羌作乱的罪魁祸首，马援决定打蛇先打头，先杀一杀先零羌的锐气。

建武十一年（公元三十五年）夏，马援率三千铁骑，进击先零羌盘踞的临洮（今甘肃岷县），毫不留情地杀掉了负隅顽抗的几百名羌兵。剩余的八千多名羌兵见势不妙，主动投降。

先零羌不甘心这次失败，又聚集了数万人马，在浩亶（音“格门”，在今青海乐都与甘肃永登之间）险占据有利地形，抗拒

汉军。

刘秀知羌人势众，命扬威将军马成率兵相助马援，共攻先零羌。

羌人把辎重和妻儿隐藏在允吾谷（今青海乐都附近），派精兵强将堵塞道路，阻止汉军前进。马援秘密派兵从小路绕到羌人背后，进行突然袭击。羌兵惊恐万状，逃到唐翼谷（今青海海晏附近）。马援紧追不舍；羌人把所部兵马都布置在北山上。马援列阵、布兵，摆出向北进攻的架势，却派几百名精悍的骑兵绕到羌人侧后，趁着天黑，放起大火，擂鼓呐喊，造成千军万马奔袭而来的气势。风声呼啸，烈焰腾空，杀声动地。羌人不知虚实，不敢恋战，一面仓皇溃逃，一面胡乱放箭。一只流矢射穿了马援的大腿，鲜血直流。马援忍着剧痛，坚持作战，镇定指挥，终于大获全胜，斩敌一千多人，缴获牲畜粮食无数。马援平边有功，光武帝派人慰问，犒赏三军。马援把朝廷赏赐的东西全部分配给有功将士，部下一片欢腾。

破羌县（今青海省湟源县）在金城郡（郡治允吾，今甘肃永靖西北）的西面。朝廷的一些官员认为这里距离内地太远，守御不便，耗费巨大，主张放弃，而且要组织边民往内地迁徙。马援对此极力反对，他在给刘秀的信中写道：“破羌城以西的城堡基本完好无损，而且，这一带土地肥沃，灌溉便利，一旦落入羌人之手，必定后患无穷。因此，决不可放弃，惟请皇上圣裁……”

光武帝十分赞赏马援的主张，诏令武威太守梁统督促内迁的居民返回原地，由马援安置。重新返回旧居的边民有三千余口，马援组织他们加固羌县的城防，设立岗亭，首先使大家的安全得到保障。同时，引导百姓开渠筑堤，兴修水利，并引进内地的先进农具和良种，使这片已经废弃的地方，又成为一个繁荣的城邦。

很多羌人部落生活在东汉辖境之外。马援对外羌人是以招抚



为主，愿来归附者，妥善安置，敢于继续侵扰者，予以坚决还击。
这是前几年马援与羌人的为敌或为友。

建武十三年（公元三十七年）春，武都（郡治下辨，今甘肃成县西）参狼羌部落的酋长勾结境外羌人，再次作乱，残杀地方官吏，入侵者号称十几万。马援毫不畏惧，率领四千人御敌。

汉军到达氐道县（今甘肃武山东南）时，羌人已经占据了一座高山，形成居高临下之势。马援立即观察地形，决定采取围而不攻的战术，首先切断羌人的水源和牧场。羌人被围在这座荒无人烟的高山上，人无饮水，马无草料，攻不得，退不成，陷入绝境，只好献表投降。马援同意让侵入界内的十多万境外羌人返回其原来的居所；但对为虎作伥的参狼羌万余则予严惩。

马援就这样恩威兼施，举措得当，从而使西北边境又恢复了宁静，立下了汗马功劳。

北方的匈奴，仍与卢芳勾结，不时入寇，光武帝只好派遣曾多年去北方贩马的虎将马武率兵屯扎在滹沱河（子牙河北源，在今河北省西部）以抗匈奴。这些匈奴人有的就曾跟马武打过交道，知道他马上步下的本事，更听说过他把荆州牧连人带车挑翻的威名，也就不敢轻举妄动了。

光武帝终得一统天下，就要增封功臣。得三百六十五人；外戚封侯者，计四十五人。惟宗室诸王。却是因为刘秀的表兄、大将朱祐的计议，反降为公侯，如：赵王刘良（刘秀之叔）、齐王刘章（刘稭长子）、鲁王刘兴（刘稭次子），三人皆降称为公。这位刘秀的叔父刘良，这次被降封为公，也无异议，这是有其原因的：在前年（公元三十五年）夏天征羌侯来歙遇刺死，赵王刘良

也去参加来歙的葬礼。葬礼结束后，返回府第须得经过夏城门。因人多，城门窄狭，文武官员们都规规矩矩按照次序排队，恭恭敬敬地等着皇帝的车驾过去之后，自己再依次过城。刘良倚老卖老，认为自己对皇帝刘秀有养育之恩，根本不把朝廷的规章看在眼里，他大声呼喊中郎将（负责宫廷卫队的武官）张邯的名字，命令张邯带着宫廷卫队靠到一边，让自己的车先过去。城门口的一个值勤的卫士觉得臣僚与皇上抢着过城门不合适，刚说了个“不”字，就被刘良骂了个狗血喷头。刘良还罚这位城门卫士前前后后走了几十步，以此显示自己的威风。鲍永闻讯赶了过来，当场缉捕了刘良，又向刘秀奏劾刘良：身为诸侯王，却目无君主，犯了“大不敬”之罪。

这位新任司隶校尉（负责京师及附近地区的社会治安）鲍永，乃是西汉名臣鲍宣之子，祖籍渤海高城（今河北盐山东南），曾被更始帝刘玄任为尚书仆射行（代理）大将军事，持节安抚河东、并州、朔方（大体包括今山西中部、北部、东部及河北西北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盟等地）所属各郡县。刘玄见鲍永大才，特许其能够自行任命下属官吏，对不法之徒先斩后奏。鲍永由衷感激更始帝的知遇之恩，严厉镇压了河东地区的割据势力及活动在那一带的农民军，他还提升才干出众的冯衍为立汉将军，精心训练了一支战斗力极强的军队。

到更始政权覆灭后，刘秀对鲍永的人才和品格十分赞赏，立即派谏议大夫储大伯持节去河东招降鲍永。由于战争频繁，交通闭塞，鲍永尚不知更始帝刘玄已经被杀的消息，所以，他不相信刘玄果已离开人世。忠臣不保二主，鲍永拘禁了刘秀的使者储大伯，然后派专使去长安打探消息。刘玄被杀，更始政权败亡的消息证实了，鲍永悲痛不已，在河东为更始帝追悼、治丧，并封存好更始帝颁发给他的印信，遣散了所招募和训练的军队，然后才



放出储大伯，自己头裹青巾——这意思是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普通老百姓，然后与冯衍一起跟随储大伯去洛阳向刘秀投降。

刘秀正在用人之际，实指望鲍永会带来几万人马，能壮大自己的力量；今见鲍永空手而来，心中极不高兴，问鲍永：“你的军队呢？”鲍永回道：“我是更始帝的将军，未能保护好更始帝，已是很大的失职，如今怎还能再拿他的军队来给自己当做升官的资本呢？因此，在来见陛下之前，我已经解散了河东的军队。”刘秀心中不愉，但口头上只得表示赞赏鲍永的人格，勉强敷衍了几句，安排鲍永住下了。鲍永无功来降，当然不能升官。

后来，刘秀的军队攻打怀县（今河南武陟县）时，数日攻打不下。因据守怀县的将军乃是原更始帝的河内太守，却是鲍永的好友。鲍永主动要求去怀县劝降，刘秀喜出望外，即拜鲍永为谏议大夫。鲍永持节劝降成功，刘秀把洛阳城内最好的一所房子赏赐给鲍永，以示奖励，鲍永却辞而受。

当董卓割据郾城（今山东郾县北）称王时，别将屯兵于鲁（今山东曲阜），侵害百姓，刘秀拜鲍永为鲁郡太守，鲍永率兵征讨，大破董卓别将，降服数千人。但彭丰、虞休、皮常等割据势力首领仍自称“将军”，拥众不降。鲍永让人在夜间悄悄消除掉孔子阙里从讲堂到里门的荆棘，向外则宣称这是天神所为，是个前所未有的“奇迹”，欢迎人们都来观赏。成千上万的人都从四面八方赶到鲁城看稀奇。彭丰、虞休、皮常等也携带兵器混进了鲁城，他们打算趁此机会刺杀鲍永。但鲍永早就张好罗网等着他们了。彭丰、虞休、皮常等刚一进城门，即被擒获，鲁郡的割据势力被彻底肃清了。刘秀通过鲍永这一系列的表现，认定鲍永乃是一个胸怀大义、谋略过人的人，封其为关内侯。不久升为扬州牧（治所在今安徽和县）。鲍永在江南任上除暴安良，政绩卓著，才于建武十一年（公元三十五年）又被升任为司隶校尉。

再说赵王刘良，虽是一时上了火气，但面对这位大名鼎鼎的

鲍永时，已经软下来了，陪着笑脸说：“鲍大人，经你这么一番指点，本王知过了，你就看在我年纪衰迈，一时糊涂，原谅我这一次吧！”

鲍永板着面孔说：“赵王殿下，若说你年纪衰迈，年过古稀，亦不可为衰迈；若说你一时糊涂，你又何时糊涂过？当年更始帝刘玄听信绿林首领谗言，杀害了你的亲侄子刘稭和你的宗侄刘稷，你可谓对更始帝刘玄有恩之叔，你可曾向刘玄进谏过吗？自此事之后，你赵王殿下只顾自己明哲保身，不匡扶正义，已为众人不齿，你还有什么脸面在大庭广众之下倚老卖老，明知故犯，违犯廷规呢？你是对光武帝有过养育之恩，但当今陛下封你赵王，亦不曾追究你在更始帝当权时趋炎附势、不肯伸张正义的过错，这也就属格外施恩了，你赵王殿下就真的不会在内心深处有过自责吗？即使少有一点自责，你也会愧对圣上，也不至于做出今日这样的‘大不敬’之事啊！”

年过古稀的刘良，被鲍永这一顿抢白，特别是鲍永揭出他在当年刘玄杀害刘稭、刘稷时自己这位当叔父的王爷不曾出面劝阻，这当然是一个最大的短处，这就揭得刘良闭口无言。其实，刘良对此事也早已暗暗后悔了：假使当初自己出面劝止，纵是劝止无效，也不致使自己失去王位的。可是，人间就是没有卖后悔药的呀！就此事而论，自己这当叔叔的，还不如刘赐呢！刘赐还会大力保举刘秀出徇河北，自己就未曾进一言……想起这些往事，刘良对今天自己所犯的这一“大不敬”之罪，就更后悔了，他不禁泪流满面地说：“鲍大人，本王若想起那往事，实在惭愧，无地自容，就听凭大人发落吧！”

鲍永见刘良被自己的揭“短”击中了要害，也就不再难为他了——这终是皇帝的有养育之恩的叔父啊！他只是让刘良具结悔过，又罚了一笔款，也就放过此事了。即使这样处理此事，也引起了朝野震撼。



也正是因为此事，建义大将军鬲侯朱祐提出：像当年汉高祖刘邦封其弟刘喜（原名刘仲）为代王，逢匈奴入侵，刘喜被吓跑了，刘邦也就免了二弟刘喜的代王之职。纵是刘姓近支急亲，无功者岂可为王？……刘秀采纳朱祐之议，就将叔父刘良和两个侄子刘章、刘兴皆降职为公。长沙王刘兴、真定王刘德（即刘扬之子）、河间王刘邵、中山王刘茂等四人，皆是汉景帝刘启之后，皆降为侯。更封孔子后裔孔安为宋公，周公后裔姬常为卫公，此外，宗室得封侯者，共一百三十七人。

光武帝刘秀自公元二十二年十月起兵，已是十五年戎马生涯了。今见天下基本已经形成一统，他的心也就放下来了。这正像一个长跑运动员，当他完成了自己的万米奔驰之后，即疲惫生厌。更何况刘秀屈指一算，偌大中国，自从王莽篡汉，天下就不太平，至今已历三十多年刀兵之苦了，天下的百姓与兵丁，也皆疲耗了，正该让天下百姓分享太平。所以，自从陇西、西蜀战事结束之后，不是遇到紧急警报，刘秀就不复谈论兵战之事。皇太子刘强，年已十三岁了，有一次侍立于帝侧，问起攻战方略之事，刘秀竟然不支持太子学习兵书战策，板着面孔说：“春秋战国时，卫（古国，位于河南南部、北部一带）灵公问孔子讨伐陈国（古国，位于今河南淮阳）之计，孔子不肯回答，你也不宜学习这攻伐征战之事啊！”

刘秀当着众臣之面批评太子刘强，不支持儿子学习征战之事，这就使刘秀身边的明智之将领都有所悟：知道皇上欲偃武修文，不愿意诸将拥兵权聚住京师了，便思投戈讲道，修明儒学。太傅邓禹，最先做出表态，他的理由是：天下太平了，不需许多带兵之将再这么整天围在皇帝身边了。自己要求摆脱政务干扰，安心去研究儒家经典，以余生之年做些学问。左将军胶东侯贾复也立即响应，他表示：自己当年没有机会读书，要求辞去官职，

好好闭门养性，读几本关于礼义方面的书。建威大将军耿弇一看这个势头，表现得更干脆：当场交出了大将军印信，表示要弃武习文，做点学问。

刘秀一看邓禹、贾复和耿弇开了这个头，便索性设宴招待这群功勋之臣。他借几杯酒下肚，含笑说道：“诸位爱卿，想不到朕与太子的一句开玩笑的话，却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就使仲华、君文、伯昭三位爱卿即刻提出辞呈，愿意辞去武职，偃武修文。这倒使朕颇生感慨啊！先人汉高祖在打下江山之后，也是由于种种原因促成，形成了‘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局面。当年的越王勾践亦是如此：文种留而死，范蠡走而生……这也太让后人心寒了！我光武帝若也是像越王勾践、像朕的汉高祖那样，怎能上对苍天，下对庶民？朕今日当众表态：文治武功，众将帮朕打下了江山，国家需要文人治理，朕要把诸将好好养起来，诸卿尽管辞去了高官，但朕却仍要给予厚禄，朕要当一个不但不杀害功臣，反而要厚待功臣的典范！”

众将个个跪拜，山呼：“万岁！”刘秀则笑道：“各位爱卿平身，今日朕与诸卿开怀畅饮，借酒谈心！”

建义大将军朱祐，自以为是皇亲表兄，前不久向皇上几次进谏，均获采纳，使他深受鼓舞。在这次宴会上，朱祐又决心要发表一点高见，以证明自己这位太学博士弟子的不凡才华。

刘秀借着酒兴，发问道：“诸位爱卿，朕想问一问，如果当初诸爱卿不是跟随朕起义从军，诸爱卿如今会从事什么事业呢？邓爱卿，你先说一说？”

邓禹本来是一个办事谨慎的人，在西征中数次受挫，使他脸面无光，近年来亦未建功勋，使他更无骄矜之色。他奏道：“臣从小在太学读书，与陛下乃有同窗之谊。臣略通文墨，估计能在郡里当个文学博士，或设帐教读，当个教书先生以混口饭吃吧……”



刘秀笑道：“仲华，你也失之过谦了，凭你的才华，在郡里做个功曹，还是足能胜任的吧？哈……”

众将纷纷对自己做出估价，刘秀不时加些评论，气氛十分融洽。轮到猛将马武了，他一向酗酒，今日借着酒兴，亮开大嗓门喊道：“陛下，臣的武艺高，胆子大，在郡里当个专司捕捉盗贼的都尉，那是不在话下的，哈……”

刘秀十分喜爱这员猛将，但今日却不喜欢他的自吹自擂，他板着面孔说：“子张爱卿，你自己不就当过绿林盗首吗？这般性情暴烈，还估计能当都尉？你能当个亭长也就罢了！”他虽是旨在挖苦马武，却是换下一副笑脸，这就把气氛缓和了。马武也不以为意，嘻笑自若。

刘秀更为着搞活气氛，让诸将回顾自己几年来的突出战绩。这一下又使诸将兴高采烈，各自描述自己的某次战绩，在某时某地俘了多少敌兵，占了多少城池。惟有左将军胶东侯贾复闷头呆坐，一声不吭。刘秀看见了，摆摆手，制止了众将议论，说：

“当年冯异得名‘大树将军’，而今贾爱卿又不肯谈论自己之功，可你的功劳，朕岂能忘？这几年，朕因众将云集，未曾多派你出征，目的只有一个——怕你再像以往那样，冲锋陷阵，不顾生命。你在河北那次身受十二处重伤，朕惟恐失去你这位猛将啊！”

刘秀的这番议论，却引起了朱祐的误会，他认为刘秀要按功劳把众将加封成文官了，就抢先发言：“陛下，贾君文确实是功劳极大，陛下可以封他当丞相啊！”

刘秀觉得这位表兄说话太随便了，他变脸斥道：“贾君文作战勇猛，不顾性命，这用在冲锋陷阵上可以；难道当这治理国家的丞相之职，也可以使用冲锋陷阵的办法吗？！”这一句话使朱祐闭口无言，众将也各自失色。正是：

东汉举国成一统，无须大将动刀兵。

本欲偃武却荐相，朱祐受斥脸该红。

第五十二章 度田风波 皇后更易

- 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成为有功之臣，但功名就之后，却会在和平环境中沦为罪人，岂不可惜？

- 爱情总是专一的，一个人如果有两个老婆，就会饱尝争风吃醋的滋味，皇帝的老婆争位子，更关系太子之争啊！

- 有“根基”的人才容易犯法，而人之将死，其悔也晚……

光武帝刘秀虽然严肃批评了朱祐的说话轻率，却迅即改变了这场宴会的活跃气氛。他笑道：“众爱卿都知道朕与朱祐的亲戚关系，朕所以会严肃批评他，是因贾君文乃是一员虎将，功劳再大，又岂能封以文官之职？朕觉得邓爱卿、贾爱卿和耿爱卿要辞去军职之事，也正合朕意，眼下国家已无战事，岂可再大量养兵呢？如不大量养兵，又何须多设将官呢？朕意已决，撤销原所设置的左、右大将军建制，退兵转农，军职功臣，能转文者转从文，不能转文者亦有侯爵封邑，管保诸爱卿退邑养老，若再遇战事，朕就再调集诸爱卿，共研对敌之策，如无战事，朕已疲劳厌兵了，不知诸卿是否与朕有相同之感？”

众将心里明白了：皇上不再多设军职之官了，但可封侯养老，谁能会有怨言？一个个嘻笑颜开，纷纷辞去军职，交还将军



大印。光武帝大喜，即宣布：封邓禹为高密侯，使食邑四县；贾复为胶东侯，使食邑六县；吴汉为广平（今河北鸡泽县东）侯，食邑四县。其他功臣也各有封地，封在什么地方，还预先征求各功臣的意愿，尽可能使他们心满意足。这就使得这些功勋之臣们个个心情舒畅，对光武帝感恩戴德。这些名将又能镇住一方，却又不拥兵自重，不会影响朝廷的安全。对于这件事，博士丁恭曾表示异议，他向刘秀谏道：“古代君王封侯，给臣下的采邑不过百里，目的是强干（加强中央政府）、弱枝（削弱地方势力）；如今陛下赏赐给功臣那么多土地，万一他们坐大谋反，怎么办？”刘秀则笑道：“古代的亡国，都是因君主无道昏庸所致。只要君王行为端正，诸侯们是不会萌生异心的。”

刘秀之对待诸位功臣，确实是将心比心：每当远方进贡山珍海味，或名贵古玩，他都要分赐给列侯。有时东西少了，他宁肯自己不吃不用，也要先送给功臣们尝尝鲜。

但是，后代文人墨客却编了一出戏，戏名叫《打金砖》、《上天台》或《汉宫惊魂》，写的是刘秀大宴群臣，喝醉了酒，因马武、铫期说了过头话，刘秀借着酒疯，用金砖打功臣，杀了马武、铫期等功臣。马、铫等功臣的阴魂向刘秀索命，刘秀猝死于宫中……这些戏剧作品的人物情节违背历史事实，其艺术价值就该另当别论了。

刘秀对功臣们无微不至的关心，不惟体现在起居生活上，更是体现在政治前途上。他一面下诏给功臣赏赐土地，一面循循善诱，劝功臣应洁身自好，保持晚节。他说：“人要知道满足，不要只顾一时的放纵快乐而忘记法纪惩罚。诸位将军功劳大，要想使禄位代代相传，就应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兢兢，不可一日大意。”刘秀在给邓禹、吴汉颁授印绶时，还以策书告诫：“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敬之戒之。”对待功

臣们的一些小过错，能宽宥的尽都宽宥，决不搞秋后算账。因此，功臣们从心底里感激刘秀。后人对刘秀的这种做法也非常推崇。至后来明代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里就赞叹说：

“光武帝没有任将帅以宰辅重任，诸将也各自安于蔽膝而不做非分之想。自古以来，君臣能够善始善终，交尽其美的，也只有东汉堪做典范……”

刘秀罢退功臣，也还要量才留用：邓禹实是一位足智多谋的文人，他和贾复在辞官退隐中起了带头作用。李通当年在南阳与刘秀首谋起义，他又是刘秀的妹夫，身份特殊。因此，诏令这三人可以留在洛阳，参与公卿共议国家大事——即以顾问的身份参加朝廷议事。其他功臣则全部回到自己的封地去。邓禹和贾复辞谢不过，只好小心翼翼地伺候皇帝。李通则以身体有病为由，对朝廷上的事尽量回避。

对于这一帮有功之臣，直到刘秀死后。继位而立的汉明帝还为表彰功臣，选出四位贤臣：王常、李通、窦融、卓茂。还有号称“二十八宿”的二十八位功臣，依次列下：

太傅高密侯邓禹（字仲华，南阳新野人）

大司马广平侯吴汉（字子颜，宛县人）

左将军胶东侯贾复（字君文，南阳冠军人）

建威大将军耿弇（字伯昭，茂陵人）

执金吾雍奴侯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

征南大将军舞阳侯岑彭（字君然，棘阳人）

征西大将军夏阳侯冯异（字公孙，颍川父城人）

建义大将军鬲侯朱祐（字仲先，河南人）

征虏大将军颍阳侯祭遵（字弟孙，颍阳人）

骠骑大将军栎阳侯景丹（字孙卿，栎阳人）

虎牙大将军安平侯盖延（渔阳人）



卫尉安成侯铄期（字次况，颍川郟县人）
 东郡太守东光侯耿纯（字伯山，钜鹿宋子县人）
 城门校尉朗陵侯臧宫（字君翁，汝州郾城人）
 捕虏将军杨虚侯马武（字子张，湖阳人）
 骠骑将军慎侯刘隆（字元伯，南阳人）
 中山太守全椒侯马成（棘阳人）
 河南尹阜成侯王梁（字君严，渔阳人）
 琅玕太守祝阿侯陈俊（字伯昭，南阳人）
 骠骑大将军参藩侯杜茂（南阳冠军人）
 积弩将军昆阳侯傅俊（颍川襄城人）
 左曹合肥侯坚鏖（字子伋，颍川襄城人）
 上谷太守淮阳侯王霸（字元伯，颍川颍阳人）
 上谷太守阿陵侯任光（字伯卿，南阳宛人）
 豫章太守水中侯李忠（字仲卿，山东龙口人）
 右将军槐里侯万修（字君游，扶风茂陵人）
 太常灵寿侯邳彤（字伟军，信都人）
 骠骑将军昌成侯刘植（字伯先，钜鹿昌城人）

以上这四臣、二十八将，共三十二人，画成图像，放置在洛阳南宫的云台阁里。这足见刘秀之子、汉明帝刘庄对这些开国将领们的感念之情，这当是后话了。但是，这二十八将之中，有骠骑将军慎侯刘隆，曾经坐罪被免为庶人，后又录用，但汉明帝仍将他列入云台阁，这仅说明汉明帝对功臣们功归功，过归过，不忘功臣们的功劳。

骠骑大将军慎侯刘隆的坐罪，是因为“度田令”引起的一场风波。

土地高度集中的现象，是封建社会的痼疾。

东汉政权建立之初，一些权贵便依恃身份特殊或有功于国，巧取豪夺，大肆兼并农民土地，而且隐瞒数量，藏匿人口，以逃避给国家纳税。

刘秀要励精图治，决心解决这个难题。

建武十五年（公元三十九年），刘秀既已将各功臣大将分封于各地为侯，他更怕诸将也加入兼并土地的行列，便及时颁布“度田令”，要求各州郡组织力量重新丈量耕地，核实户籍，以便确定各人纳税的合理标准。

豪强地主千方百计阻挠和破坏，他们与地方官吏相互勾结，对自己该丈量的地亩不丈量，该登记的人口不登记，却对贫弱百姓以度田为名，连他们的房舍院落也作为清丈对象，以“增加”垦田数目，显示政绩，弄得怨声四起。

度田令被糟踏得面目全非。

刘秀却是在一个纯属偶然的的机会发觉了度田不实的情况——十月中旬，秋高气爽。刘秀正在宫廷中专心批阅各地送来的有关度田的文卷，突然“当”的一声，一支木牍掉到了地上。刘秀捡起来，只见上面写着：“颍川（郡治在今河南禹县）、弘农（郡治在今河南灵宝）的可问；河南（郡治在今洛阳市北）、南阳（郡治在今河南南阳市）的也不可问。”

文字如同天书，写得没头没尾，刘秀弄不明白。再一查，这份文牍是陈留（郡治今河南陈留县）郡递来的，便把陈留信差拘来询问。陈留信差吓得两腿直打哆嗦，结结巴巴地说：“木……木牍是从长街（洛阳城里的一条街道名）上捡……捡来的，不小心，夹到了奏章里……”再往下问，这信差就一个劲地叩头，什么也不说了。刘秀铁青着脸，瞅着案几上的木牍，两条眉毛拧在了一起，开始了沉思。

这时，正在一边玩游戏的刘阳（即阴丽华之子，后为汉明



帝，改名刘庄）凑了过来。

这刘阳乃是刘秀的第四个儿子（阴丽华的第一个儿子），长得聪明伶俐，且善解人意。他见父亲气成这副模样，不禁把头伸过去看那木牍上的字，看着看着，他竟“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说：“父皇，这是陈留郡守交给信差的指令，让信差探问度田的事情怎么办理呀！”

刘秀还未弄明白：“嗯？……度田之事，为什么不能问河南和南阳二郡的呢？”

刘阳晃着小脑袋，瞪着两只明亮的大眼睛，说：“河南是帝都，南阳是帝乡。这两个郡里所住的富户，不是王公大臣，便是皇亲国戚，他们占有的田宅，哪一个不是大大地超越了标准啊？可谁又吃了豹子胆，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去丈量他们的土地呢？因此，这度田的事不能向这两个郡打听，打听就会引起忌讳，惹出麻烦。这信差是害怕误了上司的嘱托，自己写在木牍上的。不想却一时粗心大意，夹在文卷里，忘记拿出来，就让父皇发现了。他……当然不敢说哟！”

刘秀把陈留信差交虎贲将军审问，审问结果与刘阳说的一模一样。

刘秀发怒了，派谒者（特使）赴各郡国检查“度田令”的执行情况，决心一查到底，对阳奉阴违者决不姑息。

欧阳歙是刘秀亲自征召的通《伏生尚书》的博士，是闻名遐迩的大学者，但在任汝南（郡治在今河南汝南）太守期间，丈量土地时徇私舞弊，收受贿赂一千多万钱；尽管这时他已调任洛阳任大司徒，事情败露后，仍被逮捕入狱，而且判处死刑。欧阳歙的门生故吏好几千人，聚集在皇宫门口请愿，要求饶恕欧阳歙。其中，有一千人自处髡刑（剃光头发），愿替欧阳歙坐监。还有个名叫礼震的门生，自缚双手，请求代欧阳歙去死。刘秀态度异

常坚定：别的事情尚可通融，这件事情决不宽容！欧阳歙感到名声扫地，悔恨交加，最终死在了狱中。

河南尹张伋坐“度田不实”罪，下狱处死。

十几个郡的郡守因执行度田不力，被杀了头。

这案子还牵涉到宗室功臣刘隆。

刘隆字元伯，南阳（今河南南阳）人。王莽居摄时，父亲刘礼与安众侯刘崇起兵反莽，事情泄露，罪灭满门。刘隆因当时年龄尚不满七岁而幸免于难。长大之后，他投身到农民军里，被更始帝刘玄封为骑都尉。后来，听说刘秀在河北发展壮大，刘隆把妻子儿女留在洛阳，自己追到射犬（今河南武陟县东北），投奔刘秀，刘秀仍任刘隆为骑都尉。更始三年（公元二十五年），刘隆受命协助冯异屯守黄河防线，抵御驻兵洛阳的更始将朱鲋、李轶。李轶残酷地杀害了刘隆的妻子儿女，但刘隆忠于刘秀矢志不移。建武二年（公元二十六年），刘隆被封为元父侯。建武四年，又拜为诛虏将军，他在征讨李宪的作战中立了大功。

建武十一年（公元三十五年），刘隆受任南郡（郡治今湖北江陵）太守；十三年（公元三十七年），改封竟陵侯。但是，仅在两年之后，刘隆亦因在“度田”中“优饶豪右，侵刻羸弱”——就是优待那些权贵，而损害穷苦百姓，被查处了。刘秀念他既是宗室，又是功臣，将功补过，特别开恩，把别的案中人尽皆处死，惟把刘隆削职为民，免为庶人。至于后来刘秀的儿子刘庄仍把刘隆列入云台二十八将，那就是还得承认刘隆的功劳，这是一分为二地看待历史，本也无可厚非。

刘秀严刑峻法，大刀阔斧，决心把度田的事情搞彻底。然而，利益既得的朝廷权贵们却和地主豪绅勾结起来，竭尽死力反对度田。他们煽动和利用民众的不满情绪，举兵反叛，杀官吏，攻府衙，弄得烽烟四起，尤以青、徐、幽、冀四州为甚。官兵追



剿，“群盗”们化整为零，就地藏匿；官兵撤离，又聚结成堆，神出鬼没。搞得官兵首尾难顾，疲惫不堪。

刘秀万万没有料到度量田亩的事情会弄成如此局面，他不得不做出妥协，便采用以进为退的办法，“听群盗自相纠摘”——就是让起义者在内部互相残杀。刘秀派使者赴闹事的各州郡宣布诏令说：“叛乱者中有五人共斩一人者，赦免这五人之罪；州郡官吏以前因畏惧盗贼，擅自弃职逃跑者，只要赶快返回任所，配合朝廷军队肃清残匪，戴罪立功，治理好地方秩序者，不但可以既往不咎，不追究其擅离职守之罪，而且可给予奖励；如若仍然麻木不仁，尸位素餐，对乱民横行不闻不问者，必予严惩。”

对于捕获的乱民魁首，刘秀也不再使用屠杀的办法，而是迁往别处，分给土地，使其能够自食其力。这个办法还真起了作用，发生动乱的几个州郡，很快又恢复了平静，而且出现了“牛马放牧，邑门不闭”的升平景象。

但是，度量田亩之事，就这样不敢再加大力度查处，虎头蛇尾，不了了之了。

光武帝刘秀，当年就立下“娶妻当得阴丽华”的誓言，终得燕尔新婚，成就了这一段美满姻缘，但可惜时令不好——更始帝刘玄刚刚在新市、平林军一班将领的参与下杀害了刘秀的兄长刘縯，刘秀是以韬晦之计的“谢罪”而暂得缓解的。草草完婚之后，刘秀被委为司隶校尉，先行去修复洛阳宫室。此时的刘秀，已经决计寻机行事，他岂敢捎带爱妻一同行动？这才将爱妻阴丽华送回了原籍。之后，刘秀终于得到了逃离虎口的机会——持节出徇河北，而且逐渐形成势力。由大将刘植当媒人，刘秀与郭圣通的婚事，则因郭氏之舅真定王刘扬归顺之原因，这完全是一桩政治交易。后来，拥有十几万地方军队的真定王刘扬还是要与刘

秀争当皇帝，被刘秀的大将耿纯以亲戚关系（耿纯的母亲刘氏乃是真定宗室之女，论血缘与刘扬是姑表姻亲）诱斩刘扬。尽管事后刘秀仍然优待真定王之子，使之仍袭为王，也封郭氏的亲人为官，但郭氏自此事后，终于留下了一道阴影。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当刘秀做了皇帝于建武元年（公元二十五年）十月定都洛阳之后，立即把阴丽华接到洛阳。尽管刘秀与阴丽华“久别胜新婚”，但阴丽华貌美德高，还是劝刘秀把已经生了龙子刘强的郭圣通封为皇后，自己屈位当贵妃。

刘秀十分赞赏阴丽华的‘雅性宽仁’的品行，虽然勉强把郭圣通立为皇后，但感情上却对阴丽华爱得更深，不论是外出巡视，或是征战异地，都是把阴丽华带在身边。一年之后，阴丽华就在从征彭宠的元氏县行辕中为刘秀生下了一个胖儿子，起名刘阳。

随着刘阳的长大，阴贵人又接连生龙子（阴氏共生五子：刘阳、刘苍、刘荆、刘衡、刘京），特别是刘阳，十岁时即能通《春秋》，被光武帝视为奇童。建武十五年（公元三十九年），大司马吴汉等众臣上书请封皇子，三子奏乃许。刘秀命大司空窦融祭告宗庙，封皇子刘辅（郭后生）为右翊公，刘英（许美人生）为楚公，刘阳为东海公，刘康（郭后生）为济南公，刘苍为东平公，刘延（郭后生）为淮阳公，刘荆为山阳公，刘衡为临淮公，刘焉（郭后生）为左翊公，刘京为琅玕公。以上诸龙子，是以年龄为序，这么看来，阴贵人所生的大儿子刘阳，应是刘秀的第四个儿子。但是，刘秀在这十一个儿子中，却就是最喜爱四子刘阳，特别是在度田风波中，奇童刘阳进言“河南帝城，必多近臣；南阳帝乡，必多近亲”，这更使刘秀喜爱刘阳，也就心中暗暗后悔：立太子太早了！这中兴之帝的大位，如果在第二代上就传给一位庸俗之帝，刘秀又怎能放心呢？

这位皇后郭圣通，却也是个难脱凡俗的女流。这几年，她看



到皇上总带着阴贵人从征、出徇，就觉得自己受到了冷落，忽视了由于舅舅真定王刘扬谋反而给自己造成的巨大压力，不分时间、地点和场合，常常在皇上面前发脾气，泄怨气。她对阴丽华所生的儿子也看不顺眼，评头品足，予以贬斥，这就更使刘秀生厌，导致夫妻反目。刘秀不愿再与郭后相见，他已经开始在心中谋划：废郭立阴，重立新皇后。

在封建时代，更换皇后乃是国家之大忌。刘秀心中有数：若将此事交由群臣去讨论，必然会遭到反对。因此，他决定采取快刀斩乱麻的手段，速战速决。

建武十七年（公元四十一年）十月十九日，刘秀早朝后，端坐在金殿上，满脸阴云。文武百官肃立两厢，心里暗暗猜想：今天一定会有异常的事情发生！果然，刘秀挥挥手，示意内侍宣读诏令。诏令说：

郭皇后对朕心怀怨怼，数次违犯教令，恣意而为之；且性情凶悍，心胸狭窄，不能抚循阴、许二氏各生诸子。在宫闱之内，诸异室之子望之若见鹰鹯（古书上指一种猛禽）。既无《关雎》之德（诗经中所描绘的贤良淑女），而有吕（雉）霍（两位以凶悍著名的女性）之风。这样的人，怎么能继续占据皇后之位呢？阴贵人虽然出身不是十分高贵，但阴氏先祖也是名相管仲之后，阴氏夫人心地善良，有母仪天下之德，乃是朕的结发之妻。因此，朕决定：收回郭氏圣通皇后之玺，由阴贵人接替其位，入主中宫……

刘秀在诏书里还特别指出：更替皇后，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并非国家之福。地方官吏不要上表庆贺，文武百官也不要就此进行议论，一切按照诏令执行。

诏书既已颁发，群臣相顾愕然，不敢发言。但是，殿中侍讲（太子的老师）汝南西平（今河南西平县）人郅恽是第一敢言之

士，他在王莽当政之时，就敢慨然上书，劝王莽还就臣位，求立刘氏子孙，顺人应人，因此被王莽打入大狱，幸遇大赦，才免一死。他也因此博得美名，后经积弩将军傅俊举荐，而被刘秀起用为朝官。在他担任洛阳东门侯时，刘秀行猎晚归，曾被他的挡驾在城门外，成为郅恹闷闷，名震一时。今日见刘秀突然宣布易后，自然仍要苦谏，他说：“夫妻之间的私情，连当父亲的也搞不清楚，何况我们这些做臣子的呢？不过，我们还是希望陛下在这件事情上能够慎重一点，勿让天下人讥笑，说当今皇帝只爱美人，不重社稷呀！”

刘秀很生气，但当着这位白发苍苍的直谏之臣，还是尽量把话说得很客气：“郅爱卿，改立皇后之事，朕意已决，不可改变了。卿等可体谅朕的心意，朕是不会做得过分的，对待郭后的待遇可以从优。”

刘秀遂即又下了一道诏书；郭圣通的第二个儿子刘辅的爵位由“右翊公”升为“中山王”。把常山郡（治所在今河北元氏县）的土地并入中山国，以扩大刘辅的封邑。郭圣通由“皇后”改称“中山太后”，迁出洛阳皇宫，移居中山王宫，在物质待遇上不受影响。

既然已成定局，郭皇后只得交出皇后玺绶，移居中山王宫了。阴贵人色德兼优，元配夫人，就得趋居中宫，母仪天下。

刘秀既已进封刘辅为中山王，就再将诸子自东海公刘阳以下，俱进封为王。既然如此，原来的赵王刘良、齐王刘章和鲁王刘兴，四年前降为公，如今也随同诸皇子的升王而升为王位。

刘秀的叔父刘良，年过古稀了，这几年却遇事不顺，特别是在与皇帝刘秀争道一事中，司隶校尉鲍永对他的指责之语，使他的心灵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事实也确是如此：如果当初堂侄刘玄杀害亲侄刘祗，自己在大庭广众之下为之款屈求情，也就好说话



了。在那件大是大非的事情上，自己一时主意不定，惟恐得罪了那磨刀霍霍的朱鲋、李轶等人，讷口不言，以致有今日之悔，贻人口实，真是后悔莫及呀！人总是这样，一事不顺，十事不顺。刘良正在郁郁不欢之中，又来一件使他十分为难的事情，那就是他当年的一位好友——李子春。

怀县（今河南武陟县）人李子春，以前曾当过琅玕（今山东诸城市）相，此人后来弃官经商，乃是刘良的至交好友。李子春为人老奸巨猾，手辣心狠，很会利用各方面的关系。他经常利用赵王刘良的招牌，去要挟官府，欺压百姓，成为地方一霸。李子春看好了一户人家的田产，千方百计与这家人发生争执，最后竟指使两个孙子杀了这一家人。李子春气势逼人，竟没有人敢到官府去告发。

也是李子春合当倒霉，就在此时，赵熹被委为怀县县令，走马上任了。

赵熹，字伯阳，南阳宛（今河南南阳）人，少有节操，智勇兼备，不到二十岁时就参加了绿林军，战斗中屡立战功，被任为五威偏将军。王莽派大将王寻、王邑围攻昆阳城时，赵熹受更始帝之命，率军协助刘秀抗击莽军，身负重伤，仍然坚持不下战场，又被更始帝拜为中郎将，封勇功侯。

赤眉军打进长安城，更始帝败亡了。赵熹与好友韩仲伯等数十人带着妻儿老小，翻越秦岭，取道武关（今陕西丹凤县境内）回返南阳故乡。韩仲伯因妻子貌美，怕路上遇到强人使自己受连累，竟然吓得要扔下妻子逃命，别人竟劝不住他。赵熹为韩仲伯出了个主意，让韩仲伯把妻子的脸上用黄泥涂染，坐在车内。赵熹和韩仲伯轮番推车前进，每遇上强人要抢劫，赵熹便推说车中推着重病之人，要去求医治病，强人一看车中之人，面如土色，真以为是一个重病之人，也就一次次化险为夷了——赵熹的智谋大体如此。

赵熹在丹水（今河南西峡县）碰上正在逃难的更始帝刘玄的家眷，这些人一个个蓬头垢面，饥困交迫，每挪动一步都十分困难。赵熹主动把自己带的缣帛干粮全部送给了他们，还分头送他们回到各自的家乡——其忠义又如此。

后来，邓奉因对吴汉纵兵掳掠不满而在南阳发动叛乱，与东汉朝廷作对，赵熹与邓奉是至交，尽管他也对吴汉的做法不满，但他却把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看得重于一切。赵熹反对邓奉采取极端手段，而进行拥兵割据的过激行为，几次写信批评邓奉，劝邓奉向朝廷投降认罪，无奈邓奉执意不听。然而，与赵熹不睦之人，却借机上奏刘秀，说赵熹与邓奉乃是同党，刘秀也当然信以为真。但到后来打败了邓奉，缴获了那些赵熹当日写给邓奉的劝告之信，刘秀才恍然大悟，知道赵熹乃是一个深明大义、志节高尚之人。刘秀传旨征召赵熹，亲自接见，并赐以鞍马，任赵熹为简阳侯相，此所谓相，就是辅佐之官。刘秀通过赵熹之劝戒邓奉，深知其辅佐能力。

当时，简阳（县名，在今四川省内江市北部一带）还没有归顺东汉朝廷，刘秀因此让赵熹带军队去上任。赵熹却认为，不一定全用武力去胁迫，他还是坚持单人独车驰往简阳。当赵熹单人独车赶到简阳城下时，简阳的吏民不愿接纳赵熹。赵熹高举东汉朝廷的任命书，站在城下，耐心地讲述天下当今局势，讲述皇帝刘秀的治国之道。简阳的吏民被赵熹的气质和言谈折服了，打开城门，迎入这位新朝廷的命官。就这样，赵熹不费一兵一卒，进入简阳，也使这一方百姓免受战乱之苦，和平地实施了政权的移交。

简阳的和平过渡之模式，被刘秀推为典范，方圆数百里内尚未归顺东汉朝廷的县城，纷纷照此办理，江南地区迅速完成了统一。荆州牧（治所汉寿，今湖南常德市东北）高兴万分，上奏章替赵熹请功。刘秀又提升赵熹为怀县令。

赵熹既然是个清名远扬的好官，那么，被李子春的两个孙子



杀害了全家的案情，就被被害者的亲友到县衙告发了。赵熹既是一个如此精明之人，此案情岂能难得住他？他首先传讯李子春的两个孙子，惊堂木一拍，几句话的盘诘，人证物证俱在，这两个杀人凶手就只得招供了。赵熹探出了事起之因，他既知李子春乃是主谋之人，便立即拘捕了元恶李子春。

李子春奸诈狡猾，他串通奸徒，以探监的机会，指令两个孙子自杀了。李子春采取这丢卒保车之法，企图保住自己的性命，再行报复。孙子既然已死，李子春在大堂之上矢口否认罪责，又说出了自己多年与赵王刘良的交情，想以此吓退赵熹。

果然，几十位达官显贵来为李子春说情，赵熹一个都不准。赵王刘良的说情信也送到了县衙，这证实了赵王刘良和李子春的关系。对于刘良的求情，赵熹不能置之不理，他给赵王写了一封信，详细介绍了李子春所犯罪过，乃是人命死罪，决不容许有丝毫宽容。赵熹在信中也当然直言指出：李子春正是到处打着您赵王之金字招牌，行凶作恶，无人敢管，称霸一方。对于这样的刁顽之徒，给你赵王面上抹灰不少，王爷又如何为他说情呢？我是朝廷命官，李子春是犯了朝廷王法，纵是皇上为其求情，下官也不会通融的……

刘良收到赵熹的回信，不禁勃然大怒，他愤然道：“李子春与某人有财产之争，两个孙子斗杀人命，而杀人者已死，何必要追究其祖父之罪呢？若说是一般官员求情，你赵熹不准，尚有情可原；我一位王爷，当今皇上之叔，给你写封信去，这可杀可不杀之人，这个情面你也敢不给呀？而且在信中毫不客气，还要教训我这位王爷，你赵熹真是胆大包天呀！想我刘良，这几年真是喝口凉水也塞牙啊！”

刘良一气之下，就病倒了。他知道“秋后处决”的惯例——处决犯人，都是要等到秋后天凉时行刑。想到老友在狱中等死的惨象，刘良蓦地想起：当年在萧县辞官之时，李子春亲到萧县通

报消息，当今皇上在那时已经十六岁了，他一定会记着李子春的恩情吧？于是，刘良命家人进宫向皇上禀报病疾。

刘秀听说叔父病了，即排冗亲到赵王府探视病情。刘良卧在病榻上，拉着刘秀的手，老泪纵横地说：“皇上，我……是气病了啊！还记得吗？当年你随我在萧县时，王莽老贼要罢免一切刘姓人的官职，是你这位李子春大伯亲到萧县，给我报信，帮我出主意……前不久，他的两个孙子杀了人……”

“是叔父写信为那李子春说情，遭到了怀县令赵熹的拒绝，叔父生了气吧？”

“哦？”刘良愕然问道，“皇上已经知道这件事啦？”

刘秀淡淡一笑：“叔父，那赵熹已经把李子春的案件卷宗连同您写去的求情信，一同送到京师了……”

刘良一脸怅惘：“皇上，看来你……”

刘秀一脸严肃地说道：“叔父，您也是当过几年县令的人啊！当然知道‘王子犯法，与民同罪’，何况他李子春乃是一介刁民呢？你也不必顾小利而失大义呀！这个案子，惟凭县令依法办案。二叔，您大可不必为此事而伤心，需要怎么治病，或是还有什么要求，您就只管对朕说吧！这件事情就不必再提了……”

刘良望着这位三侄子的脸，他“忽”地把心思拉回了几十年之前——几十年之前，在萧县时，这张脸上总是布满着顺从的表情啊！如果不是好友李子春的及时劝戒，自己稍有失误，即会被新任官员或王莽的心腹抄斩全家，如果那样，还会有你光武帝的今天吗……刘良收回神思，气火就上来了，他那深陷的眼窝内立即涌出了埋怨的泪水，叹一口气，说：“皇上，我就是还有这么一桩心事，皇上不能为我办，我……也就没有别的事情需要求陛下了，我就……只有到阴曹地府再向老友致歉了！”正是：

不是刘良为赵王，李氏不至恁猖狂。

一旦说情帝不允，阴曹相见脸无光。



第五十三章 乡宴宗室 交趾杀征

• 有的人当了大官，就忘了乡亲；有的人当了皇帝，还肯回到故乡，与庄户人同桌共饮，一叙乡情，两者相比，哪种人更高明？

• 雄性的动物一般都比雌性动物强健，而人类却有女英雄征侧、征贰两位女中魁元，但她们真能与男子汉英雄争衡吗？

• 有的人少年得志，有的人大器晚成。少年得志谈何易，大器晚成亦难成。

刘良见侄儿刘秀不允说情，虽然明知道皇上这么做是对的，但自己却就是觉得侄儿这么做有点过分——叔叔临咽气了，这点情就准不了吗？他见刘秀仍是恭立于侧，无动于衷，也就把头扭过一边去了。

刘秀了解叔父的心情，就说：“叔王，您静心养病吧！国事匆忙，朕就回宫去了。”

刘良又受这一气，不几天就死去了。

刘秀亲自为叔父送葬。这时的刘秀，就只想小时候对叔父的印象，哭得十分伤心。众人看了，无不泪下，但又更尊重皇上——当年皇上幼年失去了父亲，跟叔父长大，当然是不忘养育之恩，就该哭得伤情，这才是人间常情；但当今皇上连叔父的私情

都不允，这才是真正的有道明君啊！

时过不久，赵熹升任为平原太守（郡治在今山东平原县）。

平原一带的盗匪特别多，而且杀人如麻，凶狠残忍。赵熹杀掉几名首恶分子，另有数千人被关押在狱中，罪亦当诛。赵熹上奏说：“单用屠杀的办法不好，还应以教化为主，挽救一些误入歧途的人，会大有好处的，这也正是皇上所一贯奉行的怀柔政策……”他建议把这些押在狱中的从犯移到京师附近社会秩序较好的郡县，加强管理，以便换个环境，促使他们重新做人。这也正是齐相晏婴“生于淮南则为橘，移之淮北则为枳，所以然者何？水土故也”的道理……刘秀批准了赵熹的奏章。那些被饶恕了性命的人犯及其家属无不感激赵熹和朝廷的仁慈与宽容，这些人就改恶从善了。之后，郡里作奸犯科的事情就不再发生了，社会趋于安定，生产也有了长足发展……

到了建武二十七年（公元五十一年），赵熹被擢升为太尉，赐爵关内侯。他在处理边疆地区匈奴、乌桓、鲜卑等少数民族的事务上，因其所用措施得当，使边区迅速宁靖，赵熹更受到嘉奖。直到中元二年（公元五十七年），光武帝刘秀病逝，还遗诏由赵熹主持葬礼，赵熹把丧仪办理得井然有序，这就是后话了。

光武帝刘秀即位之后，曾经出幸回到故乡舂陵，参拜先人的宗庙、陵园。接着，又改舂陵乡为章陵县，永远免征章陵县的徭役——这是学习汉高祖刘邦时对丰沛故居的做法。至建武十七年（公元四十一年）冬，刘秀又到章陵祭祖，住于故居中，请来宗室的男女老少，共同坐席，饮酒畅谈，十分尽兴。酒至半酣时，那些婶子大娘们都凑到刘秀跟前，絮絮叨叨地说：“文叔在小的时候，连说话都很小心，和小伙伴们的交道，脾气很柔顺，从不与人争吵、打架，没想到……长大后还能当了皇上呢！嘻……”



刘秀高兴地说道：“各位长辈们不知道吧？我治天下，也是以柔道为治，我的脾气还是和小时候一样的。这前后不相矛盾呀！哈……”

这些长辈们、老少兄弟和晚辈们，看到皇上是这么随和，这么平易近人，个个开心，畅谈当年之事，一直到日暮才散了宴席，各自尽欢而散。刘秀于故居安歇，他们也十分高兴：当了皇上，还能这么和平民百姓共坐饮宴，也是一件大好事啊！第二天，他诏令有关部门为宗室修建祠堂，宗室乡亲们更加高兴了。刘秀命起驾回宫，宗室男女老少夹道相送，更使刘秀体会到故乡的情深谊长。

刘秀回到洛阳，已是腊月底了。转过年头，正月间无事，刚进二月，就传来蜀郡警报：守将史歆，据住成都，自称大司马，突如其来地攻击太守张穆。张穆防而不备，只得弃城而走，逃入广都，飞书向皇上求援。这位史歆乃是汉征南大将军岑彭的护军，很有一套率军作战的本领，刘秀视其为强敌，不敢掉以轻心。

刘秀对封侯诸将是可以随时调用的，他即刻命令大司马吴汉率同臧宫、刘尚二将，领兵一万多人，星夜驰往成都，讨伐史歆。

吴汉所率兵将，都是攻伐公孙述时的老班底，他们对成都一带的地形已十分熟悉，疾速进驻武都。吴汉又征调广汉巴蜀三郡兵马，进围成都。这史歆当然知道吴汉的厉害，不敢出战，只图据守。这成都居民也当然记着当年吴汉攻破公孙述后心恨成都人帮助公孙述而纵兵掠民的教训，所以，纷纷闭门不出，不支持史歆。史歆势单力薄，勉强抵抗，数旬（一月为三旬，每旬十天）便被攻破成都。史歆遭擒之后，吴汉立地处斩了史歆。还有宕渠（古县，故城在今四川渠县东北）人杨伟、胸臃（故城在今四川



云阳县西)人徐容等,本已为史歆引诱,各纠集数千人,与史歆相应谋反。吴汉既攻下成都,再乘船筏沿江急进,进至巴郡。杨伟、徐容不敢对阵相抗,闻风而逃,终被汉军擒获,也是立地处斩,余党皆降。蜀郡重新平复,吴汉等率军凯旋还朝复命,又立新功,各得封赏。

东汉虽然一统了中国,但边远地区还是不断有小股的起义者,起先只是小打小闹地作乱,朝廷还不予重视,但一旦做大做强起来,朝廷才不敢掉以轻心,再派大兵征讨,就旷费时日了。

交趾麤冷雒将女子征侧、征贰反汉,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当汉武帝时,被封为伏波将军的路博德,带兵攻克番禺(今广州市),灭掉了割据岭南的南越政权。之后,西汉王朝在岭南设置交趾刺史部州,下辖七个郡,即:南海郡、苍梧郡、郁林郡、合浦郡、交趾郡、九真郡、日南郡。其中前四个大郡大致在今两广境内,后三个郡在今越南境内。这一带的社会形态基本上还处在氏族社会末期和奴隶社会初期。

东汉政权建立后,根据后三个郡的实际情况,在由朝廷任命郡守进行直接统辖时,仍保留原当地的骆王、骆将、骆侯等奴隶主贵族势力,由他们负责基层的行政管理。汉交趾郡守锡光、九真郡守任延鼓励南下的汉人与当地越人友好相处,教导当地人耕田种稻,推行婚嫁媒聘的礼仪,还建立学校,教以诗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建武三年(公元二十七年),苏定接替锡光担任交趾郡守,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从客观上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但却触犯了当地奴隶主贵族的利益,引起了他们的不满;加之苏定本人有贪污行为,终于酿成了一场大规模的叛乱。领导这场叛乱的,是征侧和征贰姐妹俩。

征侧和征贰是麤冷县(今越南永富省安朗县夏雷乡)骆将的



两个女儿，在交趾贵族中颇有影响。

征侧生性强悍，嫁给朱鸢县（今越南沙西、南河地区）贵族诗索为妻。征侧纠集徒众习枪弄棒，暗蓄反心。交趾太守苏定得知情况后，令其限期缴械散伙。征侧不但不听，反而和丈夫一起公开打出反对汉朝的旗帜。苏定拘杀了诗索，征侧和征贰便举兵攻打苏定。苏定抵挡不住，只好关起城门，固守待援。二征乘机占领了交趾大部分地区。九真、日南、合浦等郡的六十多个城邦也纷纷响应。征侧在囊冷自立为王，建立了割据政权。

二征反叛的消息传到了洛阳，刘秀大为震怒，一面将交趾太守苏定撤职查办，一面调兵遣将，赴交趾平叛。

时当建武十七年（公元四十一年），虎贲中郎将马援在六月份攻伐于皖城（故城在今安徽潜山县北）叛乱的“妖贼”李广，至九月间攻下皖城。刘秀即授马援为伏波将军，让他继承当年汉武帝时的伏波将军路博德的事业，和在前年（公元三十九年）因“度田令”被废为庶人、新得起复以求戴罪立功的扶乐侯刘隆、楼船将军段志一起，率一万多精兵，战船两千多艘，水陆并进，远征交趾。

大军到了合浦（今广西合浦县东北），段志半途中病故。刘秀闻讯，急发诏书，命马援兼领水军，并抽调长沙、贵阳等地的一万人马，助马援同征交趾。

数万平叛大军分乘两千多艘战船，乘风破浪，沿北部湾海面面向交趾前进。

进入交趾境内，大军舍舟登陆。马援重申军纪：决不许骚扰无辜的百姓。

马援手下的先锋官艮生阳（俗称艮十三官）严格恪守马援的命令，每到一地方，他都让老百姓在门上插一面精制的令旗，士兵胆敢入内，立即斩首。军士无不敬畏；百姓拍手称快。就这

样，南征汉军受到各族人民的欢迎。交趾管辖的班村（今广西凭祥班乡），有一位名叫班靓的农家妇女，见马援军队的粮食供应紧张，毫不犹豫地献出了自己十几年来囤积的所有粮食。东汉朝廷后来封她为太尉夫人，以示褒奖。后人称她为“班夫人”，给她修基建庙，年年祭祀，这当然是后话了。

交趾的骆越人更是主动参加马援的军队。据记载：当时马援军中有骆越人一万多名，其中有两千人善于射箭，他们在平叛战斗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当时北方天气干旱，一般军用战鼓都是用牲畜的皮革做鼓面：南方空气湿润，用兽皮蒙的鼓面容易受潮发霉，就不响了。古时军中就是击鼓进兵，鼓不响，士气难振！马援经过一番试验，改用薄铜片做鼓面，铸成马形，使用时由两人抬着，用手拍打，竟然声音清越，声闻数里之外。这项发明后来被南方人继承下来了，成为今天蜚声中外的铜鼓。

马援率军进剿交趾，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已经历时十个月了。

至建武十八年（公元四十二年）四月，汉军与叛军主力在浪泊（今越南北部，红河与苏厉江之间）相遇了。

浪泊是交趾的军事要冲。这里险峰参天，怪石嶙峋，山路陡险。俯瞰峡谷，江水奔涌；仰视悬崖，苍鹰盘旋；更因天气已经开始湿热，林深草密，毒蛇出没。最厉害的当是蚊虫肆虐，瘴气弥漫，给汉军的作战、住宿和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困难。马援不畏艰辛，激励将士们克服了重重困难，定要打胜浪泊之战。

这位蛮女征侧安居交趾，南面称尊，总以为山高皇帝远，不以汉军为意，蓦然听到汉军已至浪泊，也不禁吃了一惊。她当下降帐点兵，得数万人，使二妹征贰为先锋，自率大军为后应，至浪泊中挑战。两军相交，金鼓连天，征贰当先出马，即有大将刘



隆与征贰交战。这蛮女一向自以为武艺高强，与刘隆一交手，才知那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俗语果然不谬，刘隆既要戴罪立功，当然格外逞强，马上舞动长枪，几个照面，就险些把征贰挑于马下。征侧也看出汉将武艺不凡了，不敢单斗，只好麾军掩杀，却不知汉军个个奋勇，更有马援一马当先，一杆亮银枪神出鬼没，仅混战两三个时辰，就把乌合之众的蛮兵冲垮了。征侧这才知百万雄师势大如潮，岂是她所能抵挡？二征抢先败走，马援大军追杀，斩首数千级，收降万余人。马援、刘隆乘胜掩杀，追到交趾城下，四面合围，奋力攻城。

征侧自觉势孤，即与征贰商议道：“二妹，我与你奋臂一呼，远近响应，不到数月，竟能攻克六十余城，满指望能够杀往岭北，夺取中原。哪知刘秀派来的朝廷兵将这么厉害，锐不可挡，看来……你我如今坐困于危城，大势不妙了啊？”

征贰当然也知道那山神爷的家伙都是石头的了！她这阵子也不敢再发狂言了，沉思片刻，说：“姐，据妹妹我看来，这座交趾城也是不能守的，我们不如奔往那金溪穴中，扼守要道，就是他汉兵猛将如云，量他们也难能捣破此穴。汉军深入南地，多不服水土，蚊叮蛇咬，又容易得病，而且军粮不继，谅汉军能在这交趾住多久？哼！老娘就看他马援自己退回中原，我还要杀他个片甲不留！”

征侧一听，叫道：“好计，金溪穴正是我们的藏身待命之所！”

当夜，征侧凭借熟知地理之优势，弃城冲出包围圈，直奔金溪穴。马援有意放出二征，却率军掩杀，追近金溪穴时，连战数阵，已经杀得蛮兵大部溃散，惟有二征姐妹二人率数百名亲兵逃入金溪穴中了。

天明之后，马援率军来看这个金溪穴，只见这个山洞甚深

邃，洞中有溪水流出，四周大山环绕，古树参天。细看这洞口，也是十分险峻。征侧、征贰早已在穴中备足粮食，只命亲兵堵住穴口，便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马援和刘隆再三观察这个金溪穴，觉得不能做出过多的无谓牺牲，不能在不熟地理的情况下派兵进穴。马援对刘隆说道：“刘将军，你我率军渡海南来，数千里辛劳，得入此地，幸得十几次大战，全线击溃了叛军；但可惜元恶未除，一旦你我率军回返，这两个妖女钻出洞来，还会聚众谋叛的，你我岂不是功亏一篑吗？但这里气候恶劣，地势险峻，这洞穴又不能冒险轻进，该如何是好？”

刘隆既然是来戴罪立功的，当然知道皇上对他的天高地厚之恩，他又岂能轻易言退，便说道：“伏波将军，你是主帅，还是你拿主见吧！但是，我也提醒你，功亏一篑，就是前功尽弃，你我怎敢轻退？咱们要守住穴口，还要寻找当地土人，尽快摸清洞穴秘密，一是不能让两个妖女从别的出口逃走，二是寻访攻破洞穴之法呀！务必斩草除根，以绝后患。”

马援的意志也就更坚定了。他下令军士随山伐木，就谷口筑起巨栅，容纳全师；再命游骑巡弋四围，截虏蛮众，想得到几个俘虏，询问路径，或有一线可通这金溪穴中，便可令这人当向导，捣杀进金溪穴。谁知一住半月，竟无人迹可寻。而山上瘴气熏蒸，军士一不小心，往往触瘴气而得疾病，真是欲进无路，欲退不能。马援、刘隆见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也只有横下一条心，誓灭此妖女。他们鼓励士兵继续围住谷口，一面分兵略定各郡，收聚粮食，输运到军前。

征侧、征贰姐妹二人，总以为汉军无法攻进金溪穴，必定速退。而且，自己在穴中所备军粮，足够吃一年的，汉军岂能在穴口守御一年？想不到过了数月，汉兵不退；又过了数月，汉兵仍



然不退；直到年关将近了，汉兵仍无退意。而且，汉兵终于找到了流经金溪穴的水源头，直接切断了水源。这就坏了——穴内无水可饮，又饥又渴，无法为生。勉强熬过了年关，已是建武十九年（公元四十三年）正月，征侧、征贰实在在洞中挺不住了。半年以来，一是自身的需要，二是为了笼络住几个小头目的身心，这两个身材长大、力举千钧的强女子不得不与几个小头目轮流奸宿。在这长年不见阳光的深山洞穴中，他们也各自当一番露水夫妻。如今储粮已尽，饮水困难，征侧只得对亲兵们鼓励一番，驱众杀出洞口。

马援自从为金溪穴断水之后，就已张网待雀了。这些蛮兵冲出一个杀一个，冲出两个杀一双，直吓得再退回洞中。马援在此关键时刻，料定蛮兵已经无战斗力了，就命令士兵朝洞中喊话：“投降者免死，冲杀者杀死！”蛮兵听着这话，一齐抛出兵器，匍匐爬出洞外，乞告投降。惟有征侧、征贰姐妹二人，不肯投降，拼死相搏，终被双双擒住。姐妹二人被捆绑着进大帐见了马援，跪地乞降。马援只气得双眼冒火，怒道：“你们这两个无耻贱婢，也想抗拒天朝啊？我率大兵进军交趾以来，时越一年，历尽千辛万苦。你姐妹二人龟缩穴中，负隅顽抗，怎不早降？如今被我擒捉，也竟要乞降！推出斩了！”

马援命斩征侧、征贰，将二女的头颅献回京都。光武帝大喜，颁诏封马援为新息侯，食邑（卿大夫的封地，即采邑，收其赋税而食）三千户。马援兴高采烈，宰牛酿酒，大飨将士。酒酣耳热时，马援笑道：“诸位将军，我马文渊少年时，与诸族兄弟相处，各人志趣有不同。有的说：人生在世，但求衣食饱暖，乘下泽车（便于在沼泽地带行走的短轂辕车），骑款段（马行迟缓貌，借指驽马）马，做一个郡县的掾吏，老来能守先祖坟墓，被乡间誉称为善人，也就心满意足了。何必奔波劳碌，以追求功名

利禄？我当初就不以为然，今日与众位转战于浪泊，一年有余，下潦上雾，毒气弥漫，仰视飞鸢飘飘摇摇，似欲坠入水中，躺在这种以防毒蛇的吊床上，想到少年时的豪言壮语，几乎认为不可实现呀！幸得诸君协力同心，使我先受此恩赏，独得佩金拖紫，食采封侯，真令我且喜且惭，这还是托圣上的洪福啊！”

众将都离席跪伏，山呼万岁。马援扶起众人，尽醉方散。次日，又率两千余艘战船，大兵两万余，四处搜捕余孽，斩获五千余人，岭南平定。马援大获全胜之后，再率军回到交趾城，他请示刘秀同意，把狭长千余里、不好管理的西于县分为封溪、望海二县，在县界上设立桐柱，上刻书：“大汉伏波将军马援建此。”然后振旅还朝。正是：

蛮帅二征女英雄，负险经年扼洞中。

马援老成操胜算，坚持到底庆成功。



第五十四章 太子易位 国舅护奴

• 中国历史上有多少个皇帝因更换太子弄得宫廷生变，刀光剑影，而刘秀还决心要更换太子，冒天下之大不韪……

• 杀人者，必偿命，这是历代古今中外毫无例外的王法，而皇家公主则袒护情人、家奴，演成了一场“强项令”闹剧。

• 公主护情夫，国舅护家奴，君圣臣明，国之福也，此言不谬……

马援凯旋而归，将至都门，那朝中百官及马援的亲友，一同出都远迎。待马援到来，彼此下马相见，共在驿馆中稍息片刻。有平陵人孟冀，乃马援老友，当面称颂马援的文治武功，马援笑道：“我希望先生能多指出我的过错，你怎么也说出这些庸俗的称颂之语呢？汉武帝时期的伏波将军路博德，开置南方七郡，不过受封数百户，今我不过擒斩了两个妖妇，乃得封侯食邑三千户，功薄厚赏，岂不当之有愧？愿先生以此有教于我。”

众官觉得马援谦恭若此，尽皆肃然起敬，孟冀面有惭色，只好以言搪塞。马援说：“如今匈奴、乌桓，尚在骚掠北边，我还想向皇上请命，率兵出征北边。男子汉大丈夫，就应当为保家卫国，驰骋疆场，用马皮裹着尸体还葬；怎能僵卧在床上，在儿女

的手中讨生活呢？”

马援的这段豪言壮语，成为后来的成语：“马革裹尸”，激励着多少英烈为国捐躯。

马援面见皇上，奏明一年来的出征战况，特别提及从征军士，除战死者外，遇疫身亡者亦占多数，差不多十死四五。刘秀对马援特加慰勉，更发下许多粮银，抚恤阵亡兵士家属，慰死安生，以得众心。

春正伊始，有五官中郎将张纯，及太仆朱浮等计议，皇上应为本支先祖增立四庙。刘秀览奏后，自思昭穆次第之序，当为元帝后裔，乃追尊宣帝为中宗，更祀昭帝、元帝于太庙，成帝、哀帝、平帝于长安。春陵节侯（刘灵）以下，设庙于章陵。各设太守令长，为典祠官。正当皇宫制礼作乐之时，忽报河南原武县（今河南原阳县）中，巫者维汜的弟子单臣、傅镇，以传播巫术为手段，聚集起好几万人，占据了原武城。他们挟持官吏，自称将军，发动叛乱。原武城距京都洛阳不足三百里，警报传来，京师震恐。刘秀急忙遣太中大夫臧宫率洛阳北军（宫城禁军）和黎阳营（边防军）数千精锐前往镇压。原武城防坚固，城里粮草充裕。臧宫督众连续攻打了好几个月，仍攻不下原武城，士卒的伤亡却与日俱增。刘秀闻讯心急如焚，召集文武大臣们商议对策。公卿们众口一词：“只要增加军功赏赐，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就不愁踏不平原武城，以杀尽叛逆。”

刘秀钟爱刘阳，特许他参加公卿大会，一方面是让他长长见识，一方面是试验他的才干。

刘阳的看法竟与众不同。

刘阳说：“陛下，臣儿以为，在原武守城的叛军，大多数是受了妖巫的蒙骗而误入歧途的，时间长了，他们定会自己觉醒。



眼下，就有不少人准备离开妖巫而出城逃命，只是因为我们把城围得太严了，攻击太强了，他们想逃而逃不脱。为今之计，应撤销包围，放弃进攻，鼓励城里的守军往外逃。逃出城的人越多，妖巫的力量就越弱，那时候，只须派一位小小的亭长，进城跟剩下的人说明利害关系，他们就会放下武器，归依朝廷。”

刘秀决定试一试。

结果，没过多长时间，臧宫就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原武城。单臣、傅镇见众叛亲离，束手就擒，被处以死刑。

通过这件事，刘秀对四子刘阳更加喜爱了，群臣也佩服刘阳的才华，刘秀要易立太子的决心就更加坚定了。

自从郭圣通被废之后，皇太子刘强常常心中不安；他更见东海王刘阳日益受宠，便越加忧虑。近日原武县平叛之事，更使刘阳誉声腾起，刘强自愧不如，心中更是忐忑不安。这时，殿中侍讲——太子之师郅恽业已看透了形势：皇上易立太子，指日可待，倒不如劝刘强主动辞让，更会对刘强有利。于是，他忧心忡忡地对太子刘强进言道：“殿下久处疑位，上违孝道，下近危机。从前，殷高宗为一代明主，尹吉甫亦千古良臣，尚且因细微的卑贱之嫌，放逐了太子。按照《春秋》大义，母以子贵，子以母荣。在下为殿下着想，不如以才德不济为由，辞让太子之位，退奉生母，才是万全之策呀！”

太子刘强听了老师郅恽之言，正合了自己的想法，即上表恳请辞让太子之位，愿为外藩，当个有封地的诸侯王。刘秀见长子刘强可怜巴巴地上表辞位，也不忍心立即准许。刘强亦了解父亲的心情，再托付诸王及近臣再三致意恳请，刘秀就做出决定了，于六月下诏道：

《春秋》之义，立子以贵。东海王阳，皇后之子，宜承大统。皇太子强，崇执谦退，愿备藩国，父子之情，重久违

之，其以强为东海王。此诏。

刘强奉诏，缴上了太子印绶。刘秀即日册立东海王刘阳为太子，并为改名曰刘庄。

刘强被贬为东海王之后，没有半点怨恨之意，而且处处谨慎，彬彬有礼。刘秀心里倒过意不去了，又给刘强增加采邑。直到十年之后的公元五十二年，刘秀还下诏，改封鲁王刘兴为北海王，而把原鲁国（今山东曲阜）的土地并给了东海王刘强。这样，刘强的封国面积共达二十九个县，是诸位王子里采邑最多的一位。刘秀还特别赏赐给东海王刘强只有皇帝才可以拥有的虎贲武士、骑兵仪仗和用木架悬挂的钟磬等礼乐器皿。

历代王朝的宫廷里，往往为着易立皇储的事，闹得刀光剑影，血肉横飞；惟有刘秀能够处理得尽善尽美，这也体现了刘秀的超人才华。

即使对废皇后郭圣通，刘秀也仍示恩宠，兼济郭氏的亲族：郭圣通之弟郭况，受封绵蛮侯；郭后的叔兄郭竟，曾为官骑都尉，因从征有功，受封新鄴侯；郭竟之弟郭匡，封发干侯；郭后的叔父郭梁，早死无子，其女婿陈茂，竟也沾外戚之光，封南郡侯。郭况谦恭下士，颇有誉声，光武帝特加恩宠，更徙封为安阳侯。至建武二十年间，徙封郭后所生次子中山王刘辅为沛王，即令中山太后郭氏为沛太后。又进封郭况为大鸿胪（九卿之一，赞襄礼仪之官）。刘秀经常到郭况之家，赏赐金银缣帛，不可胜计，京师人称郭况家为“金穴”……

最受光武帝刘秀优待的皇亲国戚人物之一，就要数刘秀的胞姊——湖阳公主刘黄了。

刘黄因遭宋弘拒婚之后，没有如意郎君，这位皇姑也就矢志不再改嫁了。但刘黄自从婚事受挫之后，脾气变得越来越坏了。



民间有句俗语，叫做“四十老婆浪煞驴”——意思就是说，女人当四十多岁时，性欲特别高，一头叫驴都不能满足她的性欲要求。当然，这种说法是有些虚妄，但女性在“闭经”之前的几年间对性欲要求反高，这也是实情。刘黄就正当这个年龄时，她寡居于冷冷清清的湖阳公主深宫中，就能够那么安分守己？她府里选用的管家李禄，二十六七岁的年纪，模样长得特别俊，嘴巴也甜得像是抹了蜜。刘黄选用这李禄当管家，已经是支炕不留灶突——有意存烟；李禄一知刘黄的心意，一只羊赶着，两只羊也是放着，有利可图，这李禄很快就与湖阳公主你来我往，成就了好事，也就不分彼此了。

俗语说得好：小人得志便猖狂。如果这李禄有点自知之明，他家里有个正妻，生儿育女；再为湖阳公主提供点有偿性服务，当一辈子假夫妻，也自会相安无事的。但这李禄却偏偏不自量力，利令智昏，觉得自己当上了湖阳公主的小情夫，就把一双眼睛移到额头上面去了。他觉得自己就仿佛成了真正的“驸马”，连走起路来都眼看就要像螃蟹一样横行了。他在街市上肆意敲诈勒索，见什么好东西就拿，而且从不付钱，一般知情人遇上他只好自认倒霉，也不敢与之理论。

这一天，从乡下来了一位老大爷，怀里抱着自养的一只大公鸡，想卖点钱买些盐米度日。李禄一看见这只大公鸡，心想：我近来又得打发得公主夜夜欢心，还又得不时抽空回家跟媳妇办事，以防她告发我，这么办，一个男人要应付两个女人，真是乏力呀！这种大红公鸡，听说最能滋阴壮阳，我就拿回去煮煮吃了吧……这么想着，他一伸手抢过了大公鸡，转身就走。老头大怒，一下抓破了李禄的衣衫，大骂道：“狗日的，你敢大白天抢人呀？”

李禄勃然大怒，拔出腰刀，一刀刺死了老人，提着大公鸡扬

长而去。

也是李禄恶贯满盈，合当命绝——皇上刚刚委任年过花甲的董宣为洛阳令，负责京师的社会治安。李禄一如既往地横行霸道，竟至杀人越货，今日就犯到董宣手里了。

董宣，字少平，河南圉（今河南杞县南）人，先是由大司徒侯霸举荐做了官，因政绩突出，时间不长即升为北海（治所在今山东昌乐西）相。

北海的豪强大姓公孙丹是地方上的恶势力，豢养了一批亡命之徒。他准备新盖一所住宅，让人占卜吉凶。占卜先生说，新宅动工的那天须得死一个人，才能逢凶化吉。公孙丹信以为真，让儿子杀了一个过路人，埋在了宅基下面。董宣知道了这件事，把公孙丹父子捉拿归案，并处以斩刑。

公孙丹的宗族亲党趁机发难。他们纠集了三十多个爪牙，手持刀枪棍棒，围在衙门口为公孙丹喊冤，向董宣示威。董宣一经调查，知道来的这帮人都是些恶贯满盈的地痞流氓，过去曾勾结海匪，打家劫舍，残害百姓。董宣毫不手软地缉捕了这些人，关入监狱，经审问落实了罪状后，全部处以死刑，并令部下一个名叫水丘岑的属吏行刑。

青州（治所在今山东青州，地名益都）刺史（刘秀在一年前的公元四十二年，罢州牧之官，置州刺史）本来就对董宣不满，他利用这件事上奏刘秀，说董宣滥用职权，诛杀无辜。刘秀把这件案子移交给专管刑狱的廷尉处理。廷尉与青州刺史沆瀣一气，把董宣和水丘岑都判了斩刑，打入死囚牢。

董宣自知无罪，视死如归，在牢狱里早起晚睡，不是读书，就是写字，一点也不惧怕。临刑的时候到了，过去跟随董宣的属吏们佩服董宣的为人，备下酒饭为董宣送行。董宣却沉下脸，厉声说：“我一生中从未曾吃过别人一点东西，到临死的时候了，



为啥还要破坏这个规矩呢？”说毕登上槛车，笑赴刑场。

刑场上同时被处决的人犯有九名。前面的几个已经身首异处，血流遍地，下一个就该轮到董宣了。刽子手高高举起手中的鬼头刀，正要使劲往下砍时，突然听到一声大喊：“刀下留人，圣旨到——”随着喊声，一匹快马飞到了跟前。来人正是皇帝刘秀的侍从，他宣布诏令：

“董宣的案子尚未查清，暂把一千人犯押回大狱，待重新审理！钦此。”

刘秀派遣的特使传讯董宣：“你身为父母官，为什么要滥杀无辜？”

董宣把公孙丹父子及其同党的罪行详细叙述了一遍，末了，他诚恳地对特使说：“斩杀人犯是我做出的决定，如果朝廷认为此事做错了，杀我一个好了，水丘岑只是个执行者，刽子手无罪，请不要治他的罪。”

特使如实奏报给刘秀，刘秀指令青州刺史：立即释放水丘岑，也不要治董宣的罪。水丘岑是一个很有才干的人，后来官至司隶校尉，政绩颇著。

董宣被释不久，江夏郡（治所在今湖北新州西）发生了以夏喜等人为首的农民起义。起义者攻州掠县，势不可遏。刘秀特任董宣为江夏太守，还派出一支精锐军队归他调遣。董宣经过深入了解，知道夏喜等这些江夏人都是贫苦农民，由于生活穷困无着，才铤而走险，便耐心地对他们做说服工作，阐明：起义的人只要放下武器，回乡种地，就能保证其生命和财产的安全。夏喜等人相约归顺。董宣处置得当，终于使这场震撼州郡的民变未费一刀一枪而烟消云散。董宣又严格限制外戚们的特权，处处维护百姓的利益，受到人民称赞。

当时，住在京城里的皇亲国戚，有的自恃身份特殊，行事专

横跋扈，无所顾忌，就连他们府里的奴才也觉得高人一等而胡作非为。地方官员们往往一味迁就，助长了这股歪风，把个京都搞得乌烟瘴气。刘秀正是为了要刹一刹这股歪风，才委任董宣任洛阳令。

董宣走马上任，接的第一个案子，就是这件湖阳公主管家李禄的白日杀人之案。

董宣查知案情，怒火升腾，斩钉截铁地说：“如此恶奴，国法不容！”立即下令缉捕李禄。李禄听说这位新上任的洛阳令与别的官有些不同，便害了怕，成天呆在湖阳公主府里，想躲过这场官司——按照当时的规定，地方行政官员是不能随便进入公侯府第的。董宣便派了几个可靠的差役守候在湖阳公主府门外，一旦发现恶奴李禄出府，立即报告。

几天过去了，湖阳公主要出外游玩散心，就让心上人李禄为她驾车作陪。李禄心想：自己就坐在湖阳公主身边，量他董宣的胆子再大，也不敢为了缉拿他而和公主翻脸……于是，李禄便放心大胆地驾着华丽的马车，与公主同车赴郊外游玩。

湖阳公主的车队到达夏门亭。这里是洛阳城里最为繁华的地段，人如潮涌，车水马龙。湖阳公主正在专心观赏着这热闹的街景，忽听得一声断喝；

“杀人凶手李禄下车受审！”

湖阳公主一看，是刚上任不久的洛阳令董宣带人守候在这里，她一脸不屑一顾的表情说：“李禄的事情由我发落，就不必麻烦你这位地方官了！”说着，就让李禄赶车快走。

董宣银须怒张，一个箭步跨到中间，挽住驾辕的马缰，说：“请公主把凶犯留下，以正国法！”

湖阳公主当即被气得柳眉倒竖，杏眼圆睁，尖着嗓子吼道：“董宣，你个小小洛阳令，长着几个脑袋，竟敢在本公主面前撒



野?!”

董宣毫不示弱，拔出腰刀，在马车前的地面上划下一道深深的横线，说：“公主若不交出凶手，就是犯了包庇逃犯的罪，今天也休想越过这道深痕！”他说着，指令随行的人役，从车上拽下了已被吓得魂不附体的李禄，当场审问。

李禄已被吓得张口结舌，只得乖乖地交待出所犯的罪行，并在供词上画了押，说道：“董大人，你……看在公主面上，就……高抬贵手……饶了我吧……”

董宣怒发冲冠：“李禄，你竟敢在大天白日于京师大街上杀人抢劫，我怎能饶你？不要让人说情，枉了国法，也不要像当年的水丘岑，为我当刽子手，险些丧命，这回我要亲自处斩你这个大胆恶奴！”话未毕，只见他银须一摆，那口划地为痕的腰刀寒光一闪，就把李禄的人头砍落在地上了。

湖阳公主被挡在人墙之外，她想：看你怎么审吧！我自会去向皇上求情的。但当她听到董宣要立斩李禄时，还未回过神来，已听得李禄一声绝命的呼喊，人头已经落地了。湖阳公主气急败坏地命人调转马车，直奔皇宫大内。她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向弟弟刘秀哭诉，说自己当众受了董宣的欺侮，要求皇上为自己出这口气。

刘黄当然是生枝长叶地说了一些与事实不符的事情，刘秀不禁勃然生怒，立即命人传董宣进宫，两边的侍从手持大棒，准备对董宣施以箠刑——即用大棒打死。

董宣被押进宫中，看见皇帝一脸杀气，湖阳公主坐在旁边，虽是一脸泪痕，却不乏幸灾乐祸之色。董宣心中有数，并不惊慌，跪倒阶前，说：“皇上，请允许微臣把话说完以后再受箠刑，总可以吧？”

刘秀依然怒容满面：“你说吧！”

董宣朗声说：“陛下，正是因为你的为政清明，才迎来了汉室的中兴。自古有言：灯下黑，为何灯下却黑？其因不问自明。近日以来，陛下封侯拜将，而疏忽了一条，就是公侯内亲外戚，权势逼人，就如公主的恶奴李禄，大街之上，白昼杀人抢劫，王法何在？但微臣却不能进公主府去缉拿元凶，只得寻机在大街之上迎住恶奴。他为公主昂然驾车，视王法为何物？微臣向公主索要人犯，公主袒护恶奴，微臣只得命人截下凶犯，臣正是惟恐有人说情，再放走了凶犯，坏了朝廷王法，污了皇上的声誉，才将这穷凶极恶的凶犯就地审讯，立地斩首。微臣上次处决杀人元凶，得罪的是一个青州刺史，已经险些丧命了，幸得陛下一道诏令，才得余生；今日为了维护国法，得罪的是皇姐公主，臣纵被打死，也是为护法而死，死得值得。就不劳众人棒打了，臣就自裁了吧！”话未毕，他便奔向殿角的顶梁柱，以头撞柱，顿时鲜血直流。刘秀此时当然已经听出眉目了，立即断喝：

“快拉住董宣！”

董宣被众侍从拉住了，但已是额上鲜血直流。然而，湖阳公主却仍不肯放宽，朝刘秀说：“皇上，这么说，这位董宣就无罪啦？”

刘秀皱着眉头望着大姐，说：“皇姐，你那位奴才在京都白日杀人，你就不该袒护着他呀！”

湖阳公主毫不示弱：“文叔，你当年为布衣时，与伯升大哥藏匿亡命之徒，吏役往往不敢至门搜捕；今日当了天子，就不一样了，连这么一个小小的洛阳令都不能镇服？”

刘秀反倒笑了：“皇姐，你这话就说得不对题了，我和伯升大哥当年谋反王莽，藏匿的那些所谓亡命之徒，都是些杀贪官、反王莽的豪杰之士啊！他们能够与你这位大天白日于京都之中杀人抢劫的奴才相提并论吗？朕今日既为天子，自然不同于当年布



衣之时，若不是朕为一朝天子，皇姐你的奴才敢于白日杀人抢劫吗？有朕的皇位，才会有皇姐的富贵荣华呀！诚如上言，皇姐你也得维护朝廷的王法才对呀！”

刘秀的这段话，柔中带刚，刘黄当然也不是不懂这个道理的，她就只有掩面哭泣了，说：“但是，他这个董宣在大街之上当面杀我的奴才，打狗还得看看主人的面哩！呜……”

刘秀这时就只想要为姐姐挽回一点面子了，他朝董宣说：“董宣，你严肃执法，本无过错，但操之过急，不顾场合，确实也有损于公主的脸面呀！这样吧，当着朕的面，你给公主叩头谢过，也就算了！”

满脸是血的董宣这时更是犟上来了，他挺着脖子说：“陛下，李禄罪当斩首，微臣为什么要给公主叩头谢罪？臣决不给公主叩头！”

刘秀变下脸来，喝道：“来呀！按倒董宣，给公主叩头！”

几个小黄门按倒董宣，逼他叩头，董宣两手撑在地上，用力挺着脖子，不肯叩头，小黄门再去摁董宣的头，演成了一出闹剧。刘秀眼看就要忍俊不禁了，他只得潦草收场，大喝道：“强项令，你快出殿去吧！”

董宣却调转方向，给刘秀叩头道：“谢英主陛下不杀之恩！”就退出去了。

刘秀皱着眉头说道：“皇姐，这件事情，真可以为前车之鉴啊！既然是一个不争气的奴才，皇姐何必为他而有伤体面呢？从即日起，朕要重用董宣，从严治理洛阳，再有王侯将相的家奴为恶，朕定要严惩不贷，并将要连带主人的。皇姐你回宫去吧！”

刘黄也就只得满面羞愧地回宫去了。刘秀当即宣诏，嘉奖严肃护法的董宣，特赏钱三十万。董宣拜受恩赐，把这些钱全部分给了诸位随从的官吏，从此之后，董宣更是严峻执法，搏击豪

强，这“强项令”是皇帝刘秀信口封赐的名字，一时名震京都。京都文人称董宣为“卧虎”，为作歌曰：“桴鼓不鸣董少平。”桴鼓，即枹鼓，指衙门口上悬挂的供告状人击敲的鼓，这词意为：董少平（董宣）执法如山，京城中豪强子弟的行为有所收敛，为非作歹的少了，告状的自然就少了，桴鼓就不响了。后来在任五年，董宣因病去世，享年七十四岁。刘秀颁诏，派遣使者亲往董宣家致悼，见董宣的尸首上只有一床布被覆盖，妻子相向对泣，家中财产惟有大麦数斛，破旧马车一乘。使者还报皇帝，刘秀很为叹息，命用大礼安葬。后代多少文人墨客，以“强项令”为题，写诗词，编戏曲，以歌颂这位刚直不阿的“强项令”，那就是后话了。当然，也有史家因董宣历任守令，好刚任杀，特将其列入酷吏传中，当然，他之为“酷吏”，只是对手段好杀而言，决非就是非而论。

光武帝厚待董宣，但自此之后，他果然严格约法，对公侯大臣们的过错，决不轻易放过。沛郡太守韩歆，乃刚直之臣。在大司徒侯霸病逝后，韩歆擢升为大司徒，但韩歆就是有一个毛病：很直犟，就是当着皇帝的面，每争论事情，也总是指天画地，不注意场合，不注意君臣之礼。虽经刘秀指责，但毛病难改，就坐被免职，谴归故乡，愤激自杀，子韩婴亦死。京都人替韩歆呼冤，为刘秀所闻，也不过追赐钱谷，具礼安葬。后来，欧阳歙、戴涉，相继任大司徒，也坐罪论死。戴涉之罪，乃因太仓令奚涉罪案，戴涉犯了失察之罪。这案件竟也把大司空窦融牵扯进去了，坐罪免官。这几个朝廷官员的坐罪，使朝廷大员们为之一惊，朝纲为之整肃。

皇帝每日总跟朝臣打交道，而对那些不经常见面的外戚们，就了解甚少，这些人依仗特权，就容易因小失大，铸成大错。刘



秀的小舅子阴就，就成了这么一个典型。

董宣病死后，湖阳公主乐得拍手叫好，洛阳城中的权贵们也都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认为再也没有人敢于管束他们了。这些人物故态复萌，又把京城搞得乌烟瘴气。刘秀及时提拔敢作敢为的虞延出任洛阳令。

虞延字子大，陈留东昏（今河南开封市东）人。他身材魁伟，力能举鼎，办事坚持原则，喜欢抱打不平。他年轻时曾在地方上当亭长，当时，王莽的一个姓魏的贵妃的亲属犯了罪，躲在家里请得郡县官吏打着魏贵妃的名号，替罪犯求情。虞延皆置之不理，仍率吏卒突入罪犯家中，将其抓获。结果，虞延就为此事得罪了上司，他的职位老是得不到提升。

东汉政权建立了，陈留郡守富宗听说虞延有才干，聘他到府里做功曹。富宗虚荣心极强，处处喜欢讲排场。他穿的衣服和用的车马仪仗，都超过了规定的标准。当时，各级官吏的级别有不同，穿衣、用具皆有区别（如唐代规定：三品以上官员的衣服为紫色，五品以上用朱红，六品以下，服色为绿）。虞延劝富宗：“富大人，你这么做，是会引来杀身之祸的呀！……”富宗不但听良言相劝，还嫌虞延啰嗦，干脆把虞延免了职，赶出了郡府。

过了一段时间，富宗果然因生活奢靡，犯了禁规而被判处斩刑。临死前，他泪流满面地自语道：“都怪我当初没有听从功曹虞延的忠告，才落得如此下场，虞延真是料事如神啊！”刘秀听了这件事，觉得新奇，便把虞延的名字记在了心里。

时当建武二十年（公元四十四年）春，刘秀东巡路经小黄（今河南开封市东）。西汉高祖皇帝刘邦的母亲死后即埋葬于此，坟茔称作昭灵后园陵。刘秀要到陵园祭扫，听说虞延正在这里任部督邮（负责地方交通、旅游、接待和传递信息的小官），便召

虞延来询问有关昭灵后陵园的管理情况。虞延从容不迫，如数家珍般地把陵园有多大面积、种了多少棵树、四时怎样祭祀、需要多少牺牲（供品）等，讲得明明白白，说得有条有理。刘秀更加赏识虞延了，让他一同陪同去鲁郡（郡治今山东曲阜）巡游。

当皇帝的车驾进至一个名叫封丘的小城时，因城门小，皇帝的车盖太大，不能通过。刘秀发火了，让侍从鞭打侍御使，责怪侍御使对皇帝的出巡安排不周密。虞延跳下车来，对刘秀说：“陛下，臣是这里的督邮，车驾过不去，是臣没有把路带好，要处罚，就处罚臣一个；这和侍御使没有关系呀！”刘秀受了感动，当即饶恕了侍御使，并教训说：

“你们看看这位虞延，姿态多高啊！出了此事，他主动承担责任，他是你等众人的楷模呀……”

正是因为这一次的良好印象，虞延不久后受任为洛阳令。

虞延自然知道前任“强项令”董宣的故事，他也不愿稍逊色于前任，上任之际，就对京师的治安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

刘秀宠爱阴丽华，也就爱屋及乌，格外喜欢阴丽华的三弟阴就。阴就却是因为从小就受到父母兄长们的宠爱，娇生惯养，越大越不成器。阴丽华当了皇后，阴就被封为信阳侯。他倚仗姐姐的势力，养了一批门客，成天领着这一帮人斗鸡走狗，惹是生非。门客中有个叫马成的人，更是坏得出奇：奸人妻女，掠人财物，洛阳百姓对他们恨之入骨。虞延下令：缉捕马成入狱。

马成被捕的消息传出，百姓无不拍手称快，那些受害者及其家属们更是奔走相告，纷纷把马成的罪行写成状子，呈递到洛阳令府衙里，要求严惩马成。

阴就对虞延缉捕马成十分不满，亲自写了一封信，派人送交虞延，信中说：打狗还应看主人的脸面，何况是对待我信阳侯的门客呢？他要求虞延马上放人。虞延冷笑一声，把阴就写的这封



信也夹进了马成一案的卷宗里。

马成得知信阳侯阴就亲自出面为自己说情，便有恃无恐。虞延提审他时，他竟咆哮公堂，撒泼耍赖。虞延喝令使用大刑，马成被打得连喊饶命，只得如实交待了自己的罪行，并当堂画了押。

阴就恼羞成怒，决定搬掉虞延这块拦路石。他组织狐朋狗党，千方百计地罗织虞延的黑材料，而且悬赏说：每提供一条虞延“罪行”的人，发给奖钱二百。结果，还真就搜集了一大堆有关虞延的黑材料。阴就经过精心整理，上奏给刘秀，说虞延贪赃枉法，草菅人命，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应当问斩。

刘秀对阴就的告状奏章将信将疑，就决定亲自到监狱里去看一看。

刘秀的车驾到了洛阳令府衙，虞延立即明白了皇上的来意。他把囚犯们全部集中起来，宣布：“皇帝陛下亲来监狱视察，以防判案不公，冤枉了好人。你们的案子如果觉得本官处理得公正，已经结案而无怨言的，可站到西边去；如果觉得自己蒙受了冤屈，尚未结清的，可站到东边去！”

马成看到这阵势，知道皇帝是为自己的案情而来的，就一面大声喊冤枉，一边大步流星走向东边去了。

虞延怒不可遏，手指马成骂道：“你这个人世间的大蠢虫，不知残害了多少良民百姓，你的罪恶铁证如山，罪不容恕，竟敢口喊冤枉，欺蒙皇上，真是刁顽之极！”

马成毫不理会，那“冤”喊得更凶了。跟从刘秀的卫士，大多已经收受了阴就的贿赂，心里向着马成，这时便纷纷举起戟，指着虞延喝道：“御驾面前不得无礼，给人定罪，需要有充足事实，今天你若拿不出证据，我们就要你的命！”

虞延毫不慌乱，吩咐属下取来马成的卷宗。刘秀看着那字字

血声声泪的控诉，脸色越来越阴。翻到最后，翻出了阴就写给虞延的恐吓信，更是生气，他挥手让武士们退下，说：

“马成应该站到西边去！”

虞延奏道：“陛下，马成罪大恶极，必须杀头。国舅纵奴作恶，也应查处啊！”

刘秀沉吟了一下，在维护政权的巩固还是维护亲戚的情分上，他选择了前者，明确回答：“虞爱卿，你为国、为民除害，也是为朕解忧啊！朕当然会支持你的，这马成目无法纪，咎由自取。更何况他妄图蒙蔽朕，罪加一等，可杀不可留！”

马成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一听刘秀说出一个“杀”字，立即吓得瘫软在地上。

几天后，马成被押往洛阳市最繁华的大街上斩首示众。洛阳黎民想不到董卓之后任虞延又是这么一个刚正不阿的好官，知道虞延亲临法场监斩马成，纷纷赶来观看，把个繁华大街汇成人山人海。正是：

洛阳前任“强项令”，湖阳公主难求情。

又有虞延严执法，国舅阴就送马成。



第五十五章 吴汉病故 马援蒙冤

• 人言“一母生百般”，果然不错！古时“坐怀不乱”（美女坐其怀中而不为所动）的柳下惠，其弟为出名的大盗——盗跖；刘秀的四个舅子中，也是贤与不肖并存……

• 说贴心话劝诫他人，好心好意，反而惹人烦恼，致使留下祸根，这岂不可惜？这是没有认清对象，马援是为显例。

• 光武帝可谓明君，为什么会屈待马援？这其中大可发人深醒！

光武帝刘秀自虞延的洛阳令府衙回到宫中，心情实在难以平静。他想：皇亲国戚纵容家奴、门客为恶，先是出了个大姐湖阳公主刘黄，袒护恶奴李禄；今又是小舅子阴就袒护门客马成。对于刘黄这个苦命守寡的大姐，刘秀不得不给她一点面子，这才命人按着董宣的脖子，强令他给公主叩头；但对于这个最不争气的小舅子阴就，刘秀就极不情愿迁就他了。但若说特殊情况，当然也是有的——

刘秀在落魄之时与阴丽华草草成婚，婚后“蜜月”未出，刘秀就奉命去监修洛阳宫殿，他就打定主意离开虎口，这才派阴识和傅俊护送爱妻阴丽华回老家新野，从此之后，夫妻二人就天各

一方了。阴丽华回娘家不久，父亲阴晴去世，刘秀当然也难得尽“半子”（一个女婿半个儿）之谊，来为岳父送葬。后至建武九年（公元三十三年）时，刘秀忙于收定陇西，阴府中却飞来横祸——有强盗闯入阴府抢劫，阴识、阴兴、阴就兄弟三人未在家中，只有母亲和四弟阴诉守家，被强盗残忍地杀死了。阴丽华闻得噩耗，哭得死去活来，刘秀也很伤心，亲自写诏说：“朕当年微贱之时，即受阴家人垂青；后来蒙难，又屡得阴家人鼎力相助。这份深情厚意始终未能报偿。阴贵人有母仪之德，本该为皇后，她却因当时自己尚无儿子，固辞不受后玺，甘为贵妃。如今阴家遭此大难，朕为安慰阴家人，特将阴家昆仲封为列侯。”

阴丽华的同父异母兄长阴识和胞弟阴兴，都是谦谦君子。刘秀为阴夫人及幼子阴诉被杀之难而封阴家兄弟为列侯，阴就喜孜孜地谢恩领了侯印；而其二哥阴兴却拒不受封。他给皇帝上书辞谢道：“大哥阴识早曾跟随皇上征战，官封列侯，当之无愧，而臣内弟因当时年龄尚小，未及投军从戎，未曾立尺寸之功，仅凭姐姐的皇亲关系和家遭横祸而封侯，这会让朝中群臣耻笑的，臣弟于心不安，所以不愿封侯。”

刘秀心中暗暗佩服二内弟有见识，但是，三内弟阴就既已领了侯印，刘秀只得让爱妻阴丽华劝说二弟接受侯印。阴兴反倒劝解姐姐：“外戚家的最大毛病就是不知谦退，嫁夫要嫁个王侯，娶妻要娶个公主，无非就是无功托福啊！但要知道：富贵是有极限的，人当知足。贪心贪大了，就会走向反面的……”阴丽华听了二弟阴兴的话，心里很钦佩二弟的见识，她不但不勉强阴兴受封侯印，而且以后也不再在刘秀面前为别的亲眷谋求利益。

刘秀的大内兄阴识，曾在长安与刘秀同窗共读；刘秀兄弟起义，阴识发动宗族千余人，投奔到刘祗麾下，任为校尉。更始元年，阴识升为偏将军，在攻夺新野、清阳、冠军、湖阳等地的战



役中，多次荣立战功，被更始帝刘玄封为阴德侯，行（代理）大将军事。

建武元年（公元二十五年），做了皇帝的刘秀迎接阴丽华到洛阳，阴识随同至洛阳。刘秀任阴识为骑都尉，改封阴乡侯。第二年，阴识又立了新功，刘秀依照常例要给阴识增加食邑，阴识就坚辞不受，说：“天下初定，很多将领都立了功，等候封赏。臣能做外戚，这已经很荣耀了，如果再增加食邑，不只臣会受到天下人的取笑，连陛下也会受到天下人的议论呀！在名利的事上，外戚应得到的比其他功臣少一些才对呀！”结果，阴识辞却食邑，以骑都尉的身份，离开京城，去镇守函谷关。这函谷关原在今河南灵宝东北的王垛村，战国秦置，因关在山谷中深险如函（匣子）而得名。东自崤山，西至潼津，通名函谷，号称天险。公元前二四一年，楚、赵、魏、韩、卫五国听信说客苏秦的合纵攻秦国，至此惨遭大败而还；公元前二〇六年，刘邦西入咸阳，遣兵守此以拒诸侯军；至元鼎三年（公元前一一四年），徙建新关于新安县东，离原关三百里。阴识所守函谷关，当然已是新函谷关了。身为外戚，驻守这战略要地，也可算是甘当重任了。

至建武十五年（公元三十九年），阴丽华所生的儿子刘庄（原名刘阳）被立为皇太子，阴识应调回京，当了执金吾。这执金吾乃是朝廷禁军的总指挥，当然亦极显倚重。

光武帝要物色选拔一位德才兼备的大臣任太傅（太子的老师），他为此专门召开御前会议，专议太傅之人选。

有人讨好阴识，对皇上说：“陛下，阴识乃是皇上的舅兄、太子的舅舅，阴识可谓才德俱佳，他最适太傅之职啊！”

刘秀听了这个提议，觉得阴识可堪此任，正准备表态，博士（掌管经学传授的官员）张佚却站了起来，正色说：“陛下聘用太傅，是为了天下的利益，还是为了阴家的利益？如果是为了阴家

的利益，让阴识做太傅是最合适不过了；如果是为了天下的利益，就应当从天下选择最有才能的人以任太傅，而不应当首先考虑亲疏关系，这才是上策呀！请陛下圣裁！”

刘秀沉吟了一会儿，笑道：“张爱卿言之有理，朕设置太傅，就是为了教育好太子啊！现在，爱卿能敢于当众纠正朕的失误，对太子的教育就一定错不了，朕就用你任太傅吧？”

张佚当仁不让，做了太子太傅，博士桓荣则当了太子少傅。

阴识对此毫无怨言，他高兴地向新任太子太傅张佚和少傅桓荣表示祝贺，极显宽宏大度。

刘秀则对阴识更加信任了，他每次外出巡视郡国，都留阴识镇守京师，还委以对禁兵的指挥权。阴识尤能正确对待自己，在朝廷里议事，他总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平时在家里与宾客谈话，则守口如瓶，从不涉及一点朝廷里的秘密，更不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为自己的亲友谋取个人利益。刘秀非常满意阴识的做法，常常告诫别的贵戚们，要他们以阴识为楷模。

阴识选用属吏，也都是以贤为标准。虞延、傅宽、薛音等当时的社会名流，都会在他的府中供职。

大哥阴识的为人处事，进一步影响到二弟阴兴，建武二年（公元二十六年），阴兴初出仕，任黄门侍郎、守期门仆射，具体负责刘秀的安全警卫事宜。他对自己的职责特别认真，刘秀外出，他总是双手举伞，在旁边为刘秀遮风挡雨；遇到路面坑洼不平或有泥泞时，他总要事先组织人整修清理；如果皇帝需要在外住宿，他则对皇帝下榻的地方反复勘查，保证不会发生意外的事情，做到万无一失。

阴兴喜欢交友，但不结党营私。他和同郡的张宗、上谷（郡治今河北怀来县）的鲜于裒关系并不好；但阴兴知道这两人有才华，就推荐给皇帝，由皇帝考察任命。张汜、杜禽和阴兴的交情



很深，但阴兴知道他们华而不实，因此，阴兴只在经济上帮助他们，而不肯举荐他们做官。阴兴生活俭朴，不尚奢华，办事公平，受到广泛赞誉。为此，在三年前（建武十七年），阴丽华被立为皇后之后，阴兴被任为卫尉，统率南军，负责宫廷警戒。但阴兴却尽量避免揽权太多，遇事慎而又慎，恪尽职守……

古语就有“一母生百般”之说，阴氏兄弟中怎么会出了老三阴就，就这么不堪造就呢？刘秀就来到皇后宫中，派内侍把阴识、阴兴和阴就一同叫到了皇后中宫。

阴识、阴兴见到了刘秀，尽管是在皇后宫中，并无外人，兄弟俩也是对皇上大礼跪拜，并当即替三弟谢罪。刘秀说：“二位快快请起，我为什么要在皇后宫中召见你们兄弟三人，这目的就不言自明了，只等阴就到来，朕与你们共同劝戒于他，以使其改过自新啊！”

正说话间，阴就进皇宫了，他又不傻，当然知道皇上在此召见的目的，一进宫门，立即跪倒在地，膝行向刘秀靠近，哭诉道：“皇上陛下，念臣弟一时糊涂，为门客马成写了一封求情信……”

刘秀怒道：“信阳侯，你真的就只是为那门客马成写了一封求情信吗？朕亲自到洛阳令府衙去看过马成的案情卷宗，也亲眼看了那马成拙劣表演的一场闹剧，若不是有你策划，何至于如此？你应该学学两位大哥，也学学我的表兄樊哙，他今为天水太守，政绩卓著啊！还有朕的二姐夫邓晨，现任汝南太守，每次考核地方官，他都名列榜首……”

阴就只得连连叩头：“陛下，臣弟罪该万死！惟希陛下念在先父母的面上，开恩饶恕小弟吧！”

阴兴真气得要亲手打阴就几巴掌，还是被阴识拉住了。这时，皇后阴丽华却圆睁杏眼，怒挑柳眉，说道：“三弟，你也太

不争气了，你最不该学那恶人反告状，为那位洛阳令虞延罗织许多罪名，幸得皇上亲看卷宗，才辨明了案情啊！你想想，你姐夫这江山得来容易吗？你看看两位大哥，他们是怎么辅佐皇上的呀？要是都像你这样，你姐夫的江山早日垮了台，你的信阳侯还能当多久？更何况，你的姐夫、皇上他近日得了个风眩之病，再被你这一气，气得他再犯了病，我可要跟你算总账！”

阴识、阴兴也先后发言，严厉批评阴就，阴就只会说道：“皇上，大哥、二哥、大姐，父母和小弟都死了，剩下的兄弟几个，就数我小，请你们原谅我吧……”

刘秀看到阴就这副可怜相，也就真的一下勾起了对岳父、岳母的回忆，他真的一下子又伤感入心，顿觉天旋地转，幸亏阴兴发现得早，及时抢身进前，连人带椅子扶住了，才未跌倒。阴丽华慌了神，立即派内侍去传御医，并命阴兴统领侍中，临时处理朝廷上的事。刘秀立即服药，在后宫调养。

阴就因为自己把皇上气得犯了病，自知罪过不小，再次上表，表示谢罪。几天之后，刘秀服药见效，身体康复，就要临朝理政了。他听众人称赞阴兴，这几日处理朝事，井井有条，刘秀十分高兴，就朝阴兴笑道：

“朕就觉得你是个人才，今日试用，果然证实朕的眼力不错啊！朕听说近日大司马吴汉身体欠佳，可否让你接替此任呢？”

阴兴大惊，立即跪地叩头道：“陛下，由外戚当大司马，掌握国家军权，这在西汉后期几乎成了惯例，王莽老贼不就是两次出任大司马吗？臣弟认为，外戚掌大权，容易拥兵自重，臣弟德薄才疏，若当上这大司马一职，恐招天下人议论，会有损于陛下的圣德呀！”

刘秀见阴兴说得情真意切，也就改变了主意。但是，偏偏就是好人无长寿——三年之后（公元四十七年），阴兴竟得病夭亡，



年仅三十九岁。阴兴病重时，刘秀去探视他，刘秀让阴兴推荐一个能代己任之人，阴兴推荐了族兄阴嵩，其实，阴兴与阴嵩关系平常，但阴兴深知阴嵩之才，便量才荐人。阴嵩任官中郎将，统领御林军十几年，成绩卓著，那就是后话了。

刘秀犯病初愈，他听说大司马吴汉的病重了，也就不顾众臣劝阻，亲自到吴府探视。

刘秀对吴汉的感情，当然是很深的。吴汉跟随刘秀二十多年，任大司马十九年，立下了数不清的大功劳。吴汉为人“质厚少文”，有时说话还略带点结巴，但他作战勇敢，每当受命出师，早晨接到命令，整顿兵马，傍晚就能带兵上路，从不拖延留滞。至于从驾出征，或在战斗中遇到挫折，其他将领皆惶惧不安，而惟有吴汉意气自如，仍然整理器械，训勉士卒，以利再战。刘秀每当在这种情况下，就更加佩服吴汉的胜不骄、败不馁的作风。每当此时，刘秀派人探视，回来报说吴汉仍在备战，就由衷地赞叹道：“吴公差强人意，隐若一敌国矣！”隐，威重之貌，言其威重若敌国，后世把“差强人意”和“隐若敌国”两句用为成语。这“隐若敌国”多用于赞赏人才系国家之重者；这“差强人意”一词，原来刘秀的意思是说：吴汉还能合我的心意，差：稍微，比较地；强：振奋起来。但后来这句词被用以表示：大体上还算能令人满意。当然，吴汉也确有性格偏激的一面，一旦战事不顺，他就性如烈火，攻破城池之后，他常纵兵抢掠——这就是“差强人意”不足之处吧？但是，刘秀即使在吴汉的纵兵抢掠引起邓奉反汉，经战一年的时候，也不曾严责吴汉。然而，吴汉也终能自我检讨，吸取了在击败公孙述时滥杀而引起民众对朝廷不满的教训，当他攻杀史歆又迫降杨伟、徐容时，只是诛杀了少数罪大恶极的渠帅，而对其余的反叛者则是将其迁往南郡和长沙

郡，妥善安置，这就是执行了光武帝一向奉行的怀柔政策。

吴汉功高日月，却是生活俭朴，不尚奢华。他后来又娶的妻子趁吴汉在外领兵作战之机，在家乡购置了一批田宅产业，以备养老之用。吴汉回家后得知此事，严肃批评妻子：“将士们在前方打仗，流血牺牲，因军费不足，有时连饭都吃不饱，你却在后方购置田宅，一心替自己谋利益，这像什么话？”他把妻子所买的田宅分赠给生活困难的民户，分文不取。后来，“吴汉斥妻”也被传为佳话。

吴汉就这样：居官二三十年，不筑一第；夫人先死，薄葬小坟。当光武帝来看望吴汉时，吴汉病已垂危，他含泪说道：“陛下，我听说你也得了风眩之病，经不住生气和生悲，我已经嘱咐过子女们，让他们谢绝皇上来看望我呀！”

刘秀含泪道：“子颜爱卿，只要朕还能走得动，朕能不来看看你吗？当年跟随我转战南北之将，祭遵、冯异先离开了朕，来歙、岑彭被刺死，你……又病重了，朕能不伤心吗？”

吴汉潸然泪下：“陛下，臣吴汉能得遇英主，建功立业，得青史留名，此生满足了，虽死无憾！”

刘秀泪水汩汩：“子颜，你还有什么事需要朕去做吗？”

吴汉满脸笑容，气喘吁吁地说：“臣……无私事，只有朝廷……之事要说，愿陛下……慎勿轻赦啊……”这“慎勿轻赦”一词，是嘱咐一向怀柔的刘秀要从严治国，不要轻易赦免一些人的罪过。吴汉临终留言，也是体现着自身的严峻个性。刘秀见吴汉已显疲惫了，知他是病衰之人，不能多跟他说一些话，就告别吴汉，起驾回宫了。谁料想，这竟是诀别——刘秀车驾还宫，吴汉的噩耗随即传来，刘秀望空悲泣。他即颁诏：谥吴汉曰忠。并引西汉大将军霍光病故后由大军送葬的先例，派遣北军五校轻车甲士举营为吴汉送葬。马武也亲临送葬，老泪纵横。



大司马吴汉既卒，刘秀任中郎将刘隆为骠骑大将军，行（代理）大司马事。另擢广汉太守蔡茂为大司徒，太仆朱浮为大司空。

东汉虽然一统天下，但北疆的少数民族却不时入侵骚扰。建武二十年（公元四十四年）腊月，匈奴又出兵侵入右扶风（今陕西省宝鸡市）、天水（郡治在今甘肃通渭西北）、上党（郡治今山西长治市），震惊三辅。马援九月间从交趾还朝，歇兵不足三月，他有志从戎，不遑宁居，便自请防边。光武帝乃令马援出兵屯于襄国（县名，今河北邢台县西南），以御北边。

临行前，刘秀令百官为马援饯行。饯行的官员中，有黄门郎梁松和窦固两个年轻人。这梁松乃是太中大夫成义侯梁统（曾追随窦融任酒泉太守）之子，娶刘秀之女舞阳公主为妻；窦固为窦融弟显亲侯窦友之长子，娶帝女涅阳公主。这梁松、窦固二人都是皇家驸马，因此能够当上这贵为宫廷侍卫的黄门郎一职。马援觉得自己与梁统和窦友都是从河西归服而来的同朝官僚，又常相往来，便以长辈的身份，对时露骄矜之态的梁松、窦固两位晚辈叮嘱道：

“一个人富贵了，应当想到贫贱的日子，要不想使自己再沦为贫贱，就得时时刻刻洁身自好！我因与你二人之父乃是至交好友，才以此言相赠你们二位晚辈，望能以此自勉呀！”

梁松、窦固因皇亲得宠，今随百官为马援饯行、敬酒，正在洋洋得意的兴头上，突然听到马援说出这类劝诫之语，心中想到：这分明是有贬谪之意呀！莫非我两人就已经得意忘形了，要你马援当众教训我们？所以，二人虽然表面上点头称是，但心里却是老大不高兴。马援心直口快，本是爱护后辈的一片好心，不想竟成“祸从口出”，反而种下了祸根，使他至死蒙冤。

马援率军到襄国以后，不以冲锋陷阵为急务，而是加固城防，修葺哨所，加紧操练兵马，还时常带领骑兵巡视高柳（今山西省阳高县北）、雁门、代郡、上谷等军事要塞。匈奴、乌桓见汉军严阵以待，又畏惧马援的威名，只好远遁塞北。北部边疆遂趋安定。

但是，转过新年之后的正月间，乌桓就与匈奴、鲜卑连兵攻汉，使得边区百姓流亡，边陲萧条。

说起这乌桓国人，本是东胡的支裔。在西汉初年，匈奴单于冒顿，剪灭东胡，余众奔回乌桓、鲜卑二山，分为两部。在乌桓山的一支，叫乌桓国；在鲜卑山的一支，叫鲜卑国。这两个部落苟延残喘，仍不得不臣服匈奴。及卫青、霍去病屡破胡虏，匈奴衰败，乌桓部族便徙入内地，分居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诸郡间，背离匈奴，改事汉朝，逐渐发展壮大。后来，匈奴、乌桓和汉朝互相发生冲突，匈奴部酋遂乘机勾结乌桓，连兵入寇中原。至光武帝时，仍无休止。马援出屯襄国，乌桓稍避，但第二年（公元四十五年）正月间连兵来犯，马援领三千铁骑出五阮关（古关，汉置，在今河北宣化西南），掩袭乌桓。乌桓兵事先已经远遁，马援领兵追击，只斩得百余人，收兵南归。这乌桓兵却狡黠得很，等到马援班师，他们却又尾追而来。还亏得马援星夜回奔，才得全师撤还，但已死战马千余匹——这里的战事仍处胶着状态。

再说这鲜卑与中国，本不相通，因见乌桓国人屡屡入寇中国，劫得财物，这才眼馋；再加上匈奴人的引诱，自然利欲熏心，同来中国入寇抢掠。至秋八月间，鲜卑引万余骑入寇北边，冲入辽东抢掠。当时，原征虏大将军祭遵之亲叔弟祭彤任辽东郡太守。这祭彤素有勇略，能开三百斤强弩，是一员虎将。他闻知鲜卑人入境，自率数千人迎击鲜卑。祭彤披甲持锐，当先冲阵，



数千铁骑个个逞威，冲破鲜卑大阵，杀死虏将，吓得虏兵丧胆，争先逃走，又慌不择路，情急之下纷纷跳入涧中，淹死者过半。祭彤穷追猛打，追出塞外，斩杀三千多人，缴获好马数千匹。只这一仗，杀得鲜卑人闻风丧胆，不敢再来进犯了。又恰逢匈奴所居地区连年旱荒，草原枯败，人畜大量死亡，匈奴人兵势大减，这北方也就稍得安定了。马援在这一带边陲广筑堡垒，以防少数民族入侵，也就招还居民，兴立郡县，以图恢复。

对边境各少数民族，刘秀一概采取边打边拉的政策，以安顿边庭，但对于执意与东汉为敌者，刘秀则毫不姑息，派兵予以坚决镇压。建武十八年（公元四十二年），西南夷渠帅栋蚕联合姑复、牂榆等七八个部落反叛，他们诛杀地方长吏，益州太守繁胜亦被打败。刘秀派武威将军刘尚等发广汉、犍为、蜀郡等一万三千多人马征讨叛逆。汉军渡过泸水进入益州，连连获胜。建武二十一年（公元四十五年），刘尚在不韦县（当年秦始皇流放吕不韦的地方，今云南保山县东北）斩杀栋蚕，俘虏七千余人，牛马牲畜数万头，平定了西南地区。

至建武二十二年（公元四十六年）青州出现蝗灾。匈奴所居地带连年大旱，赤地千里。又正巧匈奴单于舆卒，子左贤王乌达鞬侯立，不久也死去，弟蒲奴立为单于，他仍袭先祖遗名，叫做呼韩邪单于。他愿意结好东汉，刘秀听从五官中郎将耿国（耿弇之三弟）之言，许令归顺，匈奴从此分为南、北两部。不久，乌桓大破匈奴，匈奴人北移数千里，遂使漠南地带空虚了。东汉朝廷赠以钱物，招降了乌桓，便使北卑、西域一带尽皆平复了。

越年（公元四十七年）正月，南郡（今湖北江陵）蛮夷起义，武威将军刘尚正率军转战南方，便移征讨，一战即破，其蛮夷族人就散居于江夏（郡治湖北云梦）一带了。

湖南洞庭湖西南一带，地名武陵（郡治临沅，今湖南常德市西，辖现湖南、贵州一带），这地方四面多山，山下有五溪分流，就是：雄溪、柄溪、酉溪、沅溪、辰溪。这五溪附近，统为蛮人所居，叫做五溪蛮。相传蛮人是槃瓠种，“槃瓠”乃是犬名。古时高辛氏帝尝，屡征犬戎，犬戎中有个吴将军，勇敢绝伦，无人可敌。帝尝乃发出悬赏：有人能杀得吴将军，提头来见，我就把小女儿许配给他。部下无人敢去，独有他在宫中所养的一只毛具五彩的大狗，名唤“槃瓠”。它虽不能人言，但却通人性，竟能潜入犬戎寨中，咬死了吴将军，衔头来献帝尝。帝尝吃了一惊，认为这名犬虽然有功，但人畜总所谓“风马牛不相及”，便不肯践约，认为不能将小女儿嫁给一只狗。但帝尝的小女儿为了守父亲的信用，自愿嫁给这只神犬，就骑着这只大狗，进入南山，成为夫妇。她与这只狗生了六男、六女，又互相配对，就繁衍成了这支五溪蛮人——当然，这个传说纯属虚构，人与狗岂能交配并生子呢？但这些人近亲结婚，倒是事实，一向被视为化外，听凭他自生自养，倒也不加干予。但至建武二十三年（公元四十七年）十月间，武陵蛮的精夫（即渠帅）相单程等起义，攻掠郡县，烧杀抢掠。刘秀就得再命武威将军刘尚率军征讨。刘尚率军征战，沿途遇着蛮众，一击便败走，势如破竹。这却使刘尚麻痹大意了——他认为蛮兵不堪一击。于是，刘尚率兵长驱直入，意在抓紧捣平巢穴。但却未曾料到，这进军之路是越走越险，越险越艰难，满眼是深山穷箐（山间的大竹林，泛指树木丛生的山谷），愁雾浓烟，环境险恶。刘尚转战数月，此时已是建武二十四年（公元四十八年）春季了，天气已经暑湿，瘴气熏人，军士不堪疲乏，已经自觉得难以支持了。刘尚正准备回马退兵，忽见蛮峒中钻出许多蛮人，手持枪刀器械，蜂拥而上。刘尚不及撤退，只得舍命相斗。怎奈蛮兵继续汇集，人多势众，刘尚冲突不



出，精疲力竭，被蛮兵刹倒在地，即时身亡；就是其所率汉军，也无一人生还。

蛮兵斩杀了刘尚，士气更增，愈加肆无忌惮，便冲出深山，攻打临沅（古城在今湖南常德县西）。临沅县令飞章告急，并陈述刘尚战死的情况。光武帝又遣谒者（特使）李嵩及中山太守马成，引兵前往。李嵩、马成虽保住了临沅城，终究是恐怕重蹈刘尚的覆辙，不敢轻进。光武帝等待了数个月，不见捷音，免得心焦如焚，他与公卿谈及武陵蛮夷的战事，面有忧容。

这时，伏波将军马援已自襄国还朝，听说武陵蛮夷战事久拖不下，便求见光武帝，请求带兵出征。光武帝望着须发如霜的马援，沉吟半晌，才说：“文渊爱卿，你已经太老了，再去南征，恐怕力难从心了吧？”

马援急忙争辩道：“陛下，臣年虽已六十二岁了，但尚能披甲上马，还不能说臣年老啊！”

光武帝微笑不答，马援奋然走出殿外，取得甲冑，穿戴起来，再令卫士牵过战马，一跃上马，当众在殿前来回地跑了好几圈。看着马援这雄赳赳气昂昂的神态，刘秀禁不住脱口称赞道：“好一个神采奕奕精神矍铄的老将军呀！”刘秀即答应派马援出征，另派中郎将马武与耿舒（耿弇二弟）、刘匡、孙永等人为副将，共率四万人马，经秋出发，南下武陵，平息叛乱。故友多送马援出都城，马援对谒者杜愔说：“我马援受国厚恩，年老如同日头将落，常恐怕不得死所。今受命南征，万一作战不利，死也瞑目了！但恐怕权豪子弟，在皇上左右，或有流言蜚语，耿耿于怀，这就使我不能没有遗恨啊！”

杜愔听了马援的这些话，觉得马援临出征时先说到死，并不吉利；但他也知道马援和梁松已早有矛盾——有一次，马援患病，梁松去看望马援，梁松直至榻前，马援却高卧如故，不与答

理。待梁松走后，马援的儿子们就埋怨父亲说：“父亲，梁伯孙（梁松，字伯孙）乃是皇帝的女婿，贵倾朝野，朝中大臣，无不惧怕梁松，您怎么这么架子大，恐怕梁松会见怪呀！”马援慨然道：“我乃是其父梁统之友，他虽然贵为帝婿，也当有长辈和晚辈之分呀！”马援的儿子们不便与其父争论，但梁松从此更加嫌恨马援。

还有一件事：马援之兄的儿子马严、马教，都有个毛病，时常讥议朝臣，马援暗暗为这两个侄儿担忧。当他出军交趾时，曾寄信给两个侄儿，劝他们谨言慎行，勉励他们学习尤伯高；勿学枉季良——尤伯高，名尤述，字伯高，当时为山都（古县，故城在今湖北襄阳县西北）长；枉季良，名枉保，字季良，为越骑司马。适逢枉保有仇人上书，劾奏枉保蔽群惑众，并连带到梁松与窦固，说他们与枉保交流甚密，共为不法；一面寻到了马援劝诫两个侄子的书信，作为证据。光武帝看过奏章后，召见梁松、窦固，严加训斥，并将马援的责侄信向二人出示。梁松、窦固叩头流血，方得免罪，皇上但将枉保褫夺了官职，却擢拔尤述为零陵（在今广西全县北三十里）太守。经过这两件事后，梁松、窦固皆嫉恨马援，马援也渐渐有所觉察，惟恐二人会在帝前进谗言，这才对杜愔谈及此事。杜愔也忌惮两位帝婿，一时爱莫能助。马援皇命在身，不遑他顾，也就匆匆引军南下了。

这次出征，路途遥远，任务艰巨。更加重要的是：军队成分相当复杂，将领中有几个纨绔子弟，自由散漫，难以调遣。马援感到担子的沉重，但他不讲条件，不怕困难，毅然信心十足地踏上了征途。

第二年（公元四十九年）的春天，平叛大军到了临乡（今湖南省武陵县境内），正遇到蛮夷攻打县城。马援立即指挥军队投入战斗，杀死叛军两千多人，解了临乡之围。



汉军跟踪追击叛军，一直追到下隩（今湖南沅陵东北）。从这里到叛军的中心地，有两条路可走：一条经壶头山，距离近，但路途险阻；一条经充县（今湖南省桑植县），路好走，却绕个大弯，行程远。副将耿舒主张走充县。马援认为：军队带的粮草有限，走远路浪费时间，便坚持走近道壶头山，这样可以出敌不意，攻其不备。为了慎重起见，马援把两个方案都报送朝廷，由皇帝决定。

刘秀也赞成马援的主张，下令立即执行此方案，兵发壶头山。

时当阳春三月，马援率大军翻越壶头山。五溪蛮兵利用他们熟知地形的优势，占据沿途要塞，据险阻击汉军。

这五溪一带山高流急，路险难行，且气候湿热，蚊虫肆虐，许多士兵染上了疫疾。年过花甲的马援也病魔缠身。部队无法前进，不得不停下来休息。

马援命令将士依山凿洞，用以暂避酷热，准备等到秋天凉爽时再继续进兵。蛮兵不断前来骚扰，站在高处擂鼓呐喊，伺机袭击汉军。每有警报，马援都勉强支撑病体，让人搀扶着走到前沿，观察情况，亲自指挥众军应付蛮兵袭击。左右将士看到这种情况，都感动得热泪盈眶。

副将中郎将耿舒，本是一位武艺高强的勇将，但他的行军方案被否决后，心怀怨恨，又为了邀功，就给他朝中很得势的哥哥建威大将军耿弇写信，诬告马援不听劝告，一意孤行，把大军引入歧途，如今面临全军覆没的绝境……

耿弇把这些不实之辞添油加醋地报告给了皇上。一些心术不正、对马援的功绩心怀妒嫉的人，也你一言我一语地跟着帮腔。刘秀怒火中烧，似乎忘记了这套行军方案乃是自己亲自批准的，立即派女婿梁松为虎贲中郎将，使他奉御诏责斥马援，并代理监

军。

及至梁松来到壶头山，马援已经病歿于军中了。梁松不但不表示痛惜，反而借机报怨，他写信飞报皇上，不但劾奏马援贻误军机，并诬陷马援在征讨交趾时会搜刮回一大车珍珠，中饱私囊。刘秀信以为真，下令收回新息侯印绶，革去马援的一切职位，还要追查马援亲属的罪责。

这真是一个天大的冤枉。

原来，交趾郡气候炎热，北方人到那里容易染上疾病。当地出产一种“薏米”（又称“薏苡仁”），形似白胡椒，味干，微寒，可医治风湿麻痹，清除盘骨邪气，久服能轻身省欲，抵制瘴气。在交趾作战时，军中将士服用此药，才保障了军队的战斗力。马援在班师回朝时带了一车，想回到北方后进行栽培。而洛阳的人，谁也不知道南方产有这种东西，当然更不了解马援的苦心，都以为马援带回一车南方的明珠。京城的权贵们一个个馋涎欲滴，妒火中烧。可是当时马援立了大功，正受到皇上的信用，谁也不敢有闲言。现在，马援进军壶头山失利，梁松别有用心，挟嫌报复，以前捕风捉影的猜测，如今当成了他们诬陷栽赃的“罪证”。这件事情竟也成为后世人的那句成语：薏苡明珠——意思是受人诽谤而蒙受了冤屈。最令人不解的是，就连与马援同行的捕虏将军马武，也与于陵侯侯昱（前大司徒侯霸之子）等交章毁谤马援，都说马援曾载宝珠还朝，确有其事，这实在令人遗憾！

万幸的是：武陵蛮夷亦已乞降，按说，这也是马援的功劳。马援的部将谒者宋均，根据马援临终前的嘱托，采用安置招抚和武力打击相结合的办法，促使“五溪蛮”内部分化。马援在山下冒险围攻，蛮众困在山上，也是饥困得很。宋均本为监军，探听得蛮众疲惫了，便想假作皇帝御诏，以招降蛮众。但恰在这时，马援病歿了。军中无主，谁敢赞同宋均的主张？宋均毅然道：



“忠臣出境，有计议安国家，何妨自专呢？”乃伪造诏书，命伏波司马吕种，持奉假皇帝诏书，进入蛮营，晓示皇上可以不杀头的安抚诏书；山下则是击鼓扬旗，做出进攻的架势。蛮酋相单程不免惶惧，便与吕种定约，情愿投降。吕种反报宋均，宋均又邀相单程出见，好言宣抚，特为设置长史。这场历时数年的起义就结束了。宋均向光武帝上书，自言矫制有罪，请求处分；光武帝略罪论功，敕赐金帛。惟有马援四子，仍在痛苦之中。

当马援的灵柩运回洛阳，马援的妻子不敢报丧，惟在城西买田数亩，草草下葬，马援的宾客故人，也不敢前来吊丧。马援的妻子尚恐被责处，与侄儿马严等用草索相连，到朝廷请罪。

刘秀实在为马援感到遗憾——一位功勋之将，临死前贻误军机，兵阻壶头山，这且不算；但这贪污宝珠，据为己有，却是罪不容诛。他把梁松弹劾马援的信让内侍交给马援的妻子们亲阅，以使她们心中有数，或可主动献出宝珠，以减马援之罪。马援的妻子们这才弄明白了，知道马援乃是遭受梁松的诬告。他们立即上书诉冤，申明运回“薏苡仁”之事，说明：南方的薏苡仁颗粒较大，被人疑为宝珠，这可有马援随征交趾时的军吏为证，恳请皇上洗雪此冤。马援的妻子连续上书六次，言辞十分哀切，刘秀也似乎明白了一些；但那朝中大臣们都惧怕梁松，无人敢于参言。惟有前云阳令朱勃，籍贯与马援同郡，毅然诣阙上书，为马援讼冤。书云：

“臣闻王德圣政，不忘人之功；采其一善，不求备于众。故当年汉高祖刘邦能赦蒯彻（因名字讳汉武帝的“彻”字，而称蒯通，他曾劝韩信造反，最后以善辩得免死），而以五礼葬田横（曾自立为齐王，羞为汉臣而自杀），大臣旷然，咸不自疑。夫大将在外，谗言在内，微过辄记，大功不计，诚为国之所慎也！昔章邯（秦国的大将）畏口（舌）而奔

楚，燕将据聊而不下，岂其甘心未规（下计）哉？悼巧言之伤类也！窃见故伏波将军新息侯马援，拔自西州，钦慕圣义，间关险难，独冒万死，孤立群贵之间，旁无一言之佐！驰深渊，入虎口，宁自知得邀七郡之使，膺封侯之福耶？建武八年，车驾西讨隗嚣，国计狐疑，众营未集，（马）援建宜进之策，卒破西州。及吴汉下陇，冀路断隔，惟狄道为国坚守，士民饥困，寄命漏刻（顷刻）；援奉诏西使，镇慰边众，乃召集豪杰，晓谕羌戎，卒救倒悬之急，存几亡之城，兵全师进，因克敌人。陇冀略平，而独守空郡，兵动有功，师进辄克，诛锄先零（羌），缘入山谷，猛怒力战，飞矢贯胫。又出征交趾，士多瘴气，援与妻子生诀，无悔吝之心，遂斩灭征侧，克平一州。间复南讨，立拔南乡，师已有功，未竟而死，吏士虽疫，援不独存。夫战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致败，深入未必为得，不进未必为非，人情岂乐久屯纯地，不思生归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独冒蛮瘴，为国捐躯，乃名灭爵绝，国土不传，海内不知其过，众庶未闻其毁，卒遇三夫之言（三夫见《韩子》，即三人言市中有虎之讹），横被诬罔之谗，家属杜门，葬不归墓，怨隙并兴，宗亲怖栗，死者不能自讼，生者莫为伸冤，臣窃伤之！臣闻《春秋》之义，罪以功除，圣王之亲臣有五义，若援所谓以死勤事者也，愿下公卿评援功罪，宜绝宜续，以厌海内之望！臣年已六十，常伏田里，窃感栾布哭彭越之义（当年汉高祖疑梁王彭越欲谋反，斩之悬其头以城门，独彭越之友栾布敢祭而哭之。高祖欲将栾布下油锅，栾布陈述彭越对高祖所立的大功，若非彭越向汉，则改汉灭楚兴，高祖有所悟，释布之罪，拜为都尉），冒陈悲愤。战栗阙庭，伏乞明鉴。”



朱勃的这封上书，特别在最后引经据典，说到刘秀的先祖——汉高祖刘邦错斩彭越的故事，以讽谏光武帝，但也未曾奏效——光武帝只是允许让马援归葬旧茔，不再追问马援的“薏苡明珠”之事了。而未对马援的冤狱认真派员查清，还马援于青白，这就屈待马援了。直到二十九年后的建初三年（公元七十八年），东汉的第三代皇帝汉章帝刘烜才正式下诏为马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并追赐马援为忠成侯。这才为一代名将洗清了涂抹在身上的“污垢”，使马援能于地下瞑目了。正可引《明嘉靖钦州志拾遗》中一诗为结语，诗曰：

不见当年马伏波，千古英雄事难磨。

只今边境多烽警，控御无人可奈何！

第五十六章 刘秀迷讖 祭祀泰山

- 图讖是封建迷信，刘秀为什么深信不疑？便是自己当年“刘秀当为天子”的讖语变成了现实，既有验证，当要坚信。

- 信图讖，又不接受教训，斥责几个重臣，失误不小……

-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嘱咐子女，和衷共济，但孩子们各有各的想法，就不好说了……

光武帝自从十几岁时就接触过“刘秀当为天子”的图讖学说，对此学深信不疑。

所谓图讖，就是对文字叙述的讖言辅以图画，使之更加直观。这图讖又称“图篆”、“图书”。

当更始三年（公元二十五年），刘秀出徇河北时，强华进献《赤伏符》，文中除了说刘秀当做皇帝外，还有两句话：一句是“孙咸征狄”，一句是“王梁主卫作玄武”。对于第一句，正好汉营中有个小小军官名叫孙咸，刘秀便想以讖言让孙咸当大司马，主持军事。可孙咸缺乏军事才能，问以军事，一问三不知，未立战功，刘秀思前想后，还是让吴汉当了大司马。但是，大司空一职，刘秀就坚持让王梁担任。

王梁字君严，当年随吴汉、盖延一起，受渔阳太守彭宠的派



遣，领兵南下，帮助刘秀攻打王郎，被刘秀任为偏将军，之后，又在攻打邯郸中立功，受封为关内侯，并担任野王（今河南沁阳）县令。之后，王梁与寇恂一起，协力南拒更始帝的大司马朱鲋，北守天井关（今山西晋城南太行山），迫令更始上党（郡治今山西长子县西南）郡守田邑投降，免除了刘秀北徇燕赵的后顾之忧……王梁颇建功勋，刘秀对其印象当然不错。

野王县在春秋战国之际属于卫国的地盘。战国末年，卫元君（卫国的末代君王）受秦国所迫，又把都城迁到野王。刘秀依此认定：《赤伏符》里“王梁主卫”一句，即是特指现在做野王县令的王梁而言。

“玄武”为传说中的北方之神，形态为龟蛇合体，职责是管（司）水。刘秀为了完全符合《赤伏符》的意思，便把大司空的职权由原来的负责监察百官得失，改为专司工程的建设与修筑水利。这样，就按谶言让王梁当上了大司空。

王梁由裨将而骤升为大司空，位列三公，这和当年王莽按谶言寻卖烧饼的王兴王盛而封官如出一辙。王梁也竟飘飘然起来，认为自己乃天命所系，因此，他连皇帝的话也爱听不听。

建武二年（公元二十六年）王梁受命与大司马吴汉合兵围剿活动于今河北、河南一带的檀乡农民军。檀乡义军是一支劲旅，为保证胜利，刘秀在诏书里明确规定：一切军事行动悉由大司马吴汉指挥。王梁则认为自己与吴汉级别相同，便不愿受其调遣，甚至刘秀发出诫令，王梁也屡屡抗旨。刘秀大怒，派尚书宗广赴军中斩王梁，宗广竟不敢立斩这位头上罩有神秘光环的大司空，只是用槛车把王梁押回了京城。刘秀也冷静下来，饶恕了王梁的死罪，罢其大司空之职，降职为中郎将，派往北方去镇守卫箕关（今山西桓曲县境内）。王梁经过这一次教训，头脑清醒过来了，在后来剿灭赤眉、五校余部及灭苏茂、庞萌等作战中又立功勋，

被封为前将军。建武五年（公元二十九年）他又取代欧阳歙做了河南尹，成为京都所在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

王梁对自己罢职大司空一直心中愤愤不平，他就总想在兴修水利上创一奇迹，以证明谶语“王梁主卫作玄武”不谬。他决定在洛阳城北开挖一条大渠，引谷水（洛水的支流）到洛阳城下，再泻入巩川，这既便于灌溉，又利于运输。属吏们提醒王梁：“谷水低而洛阳城高，把水从低处往高处引，恐怕不行。”王梁却发火了，指着属吏的鼻子骂道：“符命上说得明明白白，我是管水之神，水就得听我指挥，我让它怎么流，它就得怎么流……”

王梁动用大量民工，全力以赴，夜以继日地大干了三年，到了建武七年，大渠终于修成了。王梁喜滋滋地让黎民百姓都来观看引水成功，闸门打开了，水流到半路，果然因为水渠的比降渐高而不再流动了。王梁急得呼天吼地，也无济于事。有司把王梁一意孤行，弄得百姓劳民伤财、怨气冲天的情况上奏给刘秀。王梁又羞愧，又害怕，上书皇帝，沉痛检讨，乞求饶恕。刘秀考虑到王梁所犯错误，与自己当初按谶语用人失当有关，便下诏为王梁开脱罪责，说：“王梁以前领兵作战，功勋卓著，众人有目共睹；这次修渠引水虽未成功，但其旨在为民兴利，动机是好的。”之后，刘秀又以“君子当成人之美”为由，着令免去王梁河南尹之职，改授济南太守。至此，图谶《赤伏符》中两句话所说的两个人物，都以与谶不符而告终。

刘秀却不接受“图谶不符”的教训，对于个别敢于否定图谶之人，纵是有大才，也不任官。

河南开封（今河南省开封市）郑兴，年轻时学习《公羊春秋》，后来又钻研《左氏传》，深得要领，被许多人尊为宗师。当年更始帝刘玄网罗天下人才，封郑兴为谏议大夫，让他安抚关中



西部及朔方、凉、益三州，还兼任凉州刺史。不久，隗嚣在陇西聚众起兵，千方百计要郑兴留下为他所用。郑兴反对隗嚣搞地方割据，毅然离开陇西，返回河南原籍。侍御史杜林以郑兴学识渊博，为人正派，能见疑不惑而推荐给刘秀。刘秀即征郑兴任太中大夫。郑兴尽职尽责，为新建的东汉王朝出了不少好点子。

刘秀因郊祀的事拿不定主意，向郑兴咨询道：“朕想用讖言决断，爱卿你看如何？”郑兴平时不习讖纬之学，这时就实话实说：“陛下，微臣不懂讖纬之学啊！”刘秀认为郑兴是对讖学不恭，怒道：“爱卿乃一大学者，却不研究图讖之学，你是想否定图讖之学吧？”

在当时，非讖便是非圣，非圣便是犯了十恶不赦之罪。郑兴见光武帝发了大火，立即诚惶诚恐地解释说：“陛下，臣对讖文之书只是没来得及研读，并无否定或反对之意呀！”

刘秀虽然怒火稍减，未能治郑兴之罪，但从此之后，便对郑兴有了成见，郑兴再提意见，刘秀从不采纳。郑兴只好上疏引退，回到乡下开馆授学，做了个教书先生，一直到死。

刘秀要颁布图讖于天下，在全国正式确立讖纬之学的统治地位。但讖纬书里有很多吹捧王莽的内容，这必须删除。刘秀指令尹敏完成这项工程。

尹敏字幼季，乃是刘秀的南阳同乡。他初习《欧阳尚书》，后爱《古文》，兼学《毛诗》、《穀梁》、《左氏春秋》，是个知识面很广的人才。刘秀特意征召尹敏到洛阳，拜为郎中，在大司空府供职。

尹敏在校勘图讖的过程中，发现里面存有很多问题，当即上奏刘秀说：“讖书并非圣人所作，里面不只是有许多错别字，而且内容庸俗，记述荒诞，这样的东西流传到社会上，会误人子弟的。”刘秀不但不听，还怪尹敏多事。尹敏吸取郑兴的教训，不

敢再直谏，而是用了个奇特的法子想劝皇帝醒悟。他在讖书的阙文（缺疑不书或脱露之文）里故意增添了“君无口，为汉辅”一句。“君”字去掉“口”，变成了“尹”字，意思是姓尹的人应当成为汉朝的辅弼大吏。

经过增删的讖文呈递给刘秀，常常翻阅这本图讖的刘秀果然发现了增添的这句话，即怒气冲冲地把尹敏召来，责问他为什么这样做。尹敏早有准备，坦然回答：“臣见前人都是这样增损图书的，只是跟着学一学，想着一旦有幸被君王发现了，就能很容易地当上一个大官啊！”刘秀的脸憋得通红，他认为尹敏不该如此戏弄君王。可前人都是这么做的，既然不能治前人的罪，也就不能治尹敏的罪。刘秀只是挥挥手，让尹敏退下。尹敏使用这办法企图讽谏君王，但却未能达到使皇上改变观念的目的，倒是自己被罢免了主持校勘图书的差使。他居官闲着无事，就和精通历史的班彪一起研究学问，常常是“日旰忘食，夜分不寝”。他把自己比做过去的高人钟子期、俞伯牙、庄周和惠施。刘秀觉得让尹敏留在朝廷里不利于推广图讖，就找了个借口，说尹敏同一个名叫周虑的犯人关系亲密，免了尹敏的官，将他赶回原籍去了。

在反对刘秀推崇讖纬神学的吏员里，遭遇最惨的，当数议郎给事中桓谭。

桓谭，字君山，沛国相（今安徽淮北）人，生于西汉末年，其父曾任汉成帝太乐令。桓谭好音律，善教琴，博学多才，遍习《五经》，读书力求弄懂大义，而不是死板地钻牛角，抠字眼。尤其可贵的是他能主持正义，坚持真理，敢于同错误的人和事作斗争。

当时，许多儒生为了达到哗众取宠的目的，随心所欲地编造经文，故弄玄虚。桓谭对此深恶痛绝，多次与当时的学者刘歆（改名刘秀者）、扬雄一起认真辨析真伪，毫不留情地抨击那些俗儒，因此也得罪了不少人。



董贤以色相迷住了汉哀帝，妹妹受封为昭仪，傅皇后日渐被疏远，傅皇后的父亲傅晏也郁郁不得意。桓谭提醒傅晏说：“当年，汉武帝要废掉陈皇后而把他宠幸的妃子卫子夫立为皇后，就暗暗让人搜寻陈皇后的过失。陈皇后疏于防范，结果让人抓到了把柄，使卫子夫的阴谋得逞。现在傅皇后的处境与当年的陈皇后极为相似呀！”傅晏大惊失色，忙问：“这可该怎么办呢？”桓谭告诉他：“刑罚不能加于无罪，邪枉不能胜过正人。要废掉傅皇后，总得有个理由才行。怕就怕傅皇后年纪轻，经验少，遇事没有主见，就去求神问卦或找巫师方士们商量。而你又以外戚自居，广结朋友，私纳宾客，借以显示自己的权势。殊不知，这恰恰是受人以把柄。从你们的安全着想，不如遣散宾客，谦虚待人，处处以谨慎为本，才是躲避灾祸的办法。”傅晏和傅皇后都深以为然，按桓谭所教的去做。结果，确如桓谭所料：董贤布置耳目搜寻傅皇后的过错，尽管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却总是一无所获。他们又借故逮捕了傅皇后的弟弟傅喜，想以此为突破口，后来也未搞出什么名堂，只好忿忿作罢。因此，在整个哀帝时期，尽管哀帝宠幸董贤的妹妹，但傅皇后却未被废黜。

董贤敬慕桓谭的才气，要拉桓谭为其所用。桓谭对董贤嗤之以鼻，拒不搭理。王莽居摄篡汉，要求桓谭写文章为其唱赞歌，桓谭报之以“默然无言”。刘玄时拜桓谭为太中大夫。刘秀即位后，即征桓谭为待诏，后经大司空宋弘推荐，又升为议郎给事中。

桓谭对刘秀中兴汉室的事业尽心尽力，但对刘秀推崇谶纬神学的做法则坚决反对。他在奏章里说：“谶纬之言，都是些无稽之谈。臣检阅古代先贤们的著作，都是以仁义正道为本，没有记叙奇怪虚诞之事。至于天道和自然界中发生的一些奇异现象，一时尚说不清楚，圣人便采取十分严肃的态度，避而不议。后世一些学识浅薄的人，却不知天高地厚，故弄玄虚，增益图书，矫称

讖记，欺世盗名，蛊惑君王，把这当成升官仕宦的敲门砖，陛下应当对这些人疏远才是。”

桓谭心知刘秀为“刘秀当为天子”的讖言应验而十分迷信讖言，便进一步打比方说：“讖纬里面所讲的东西，也有被应验的时候，不过，这正如用奇数和偶数占卜一样，总有一半机会是正确的。因而，它只不过是雕虫小技。陛下千万不要让它蒙蔽了圣聪。”

刘秀对讖纬坚信不疑，当然不爱听这些逆耳忠言。桓谭却也有股犟脾气，他发愤著书立说，写成《新论》二十九篇，针砭时弊，反对迷信，阐述真理。他用火和烛的关系，说明人的思想、精神对形体的依赖关系。他说：“精神居于形体，如同火在烛上燃烧，没有烛了，火就无从燃起；没有形体，精神也就无所依存。”因此，鬼神的事是根本没有的。

桓谭把他的著作呈献给刘秀，希望能说服皇帝。刘秀却不能容忍身边这位总是与自己唱对台戏的人，打算找个机会，除掉桓谭。

这一天，刘秀召集百官聚会，商议修建灵台的选址。

灵台是观测天象的地方。古人认为人世间的事情都和天象息息相关，灵台基址选在哪里就成为非常神圣的大事。众人七嘴八舌，引经据典地争论，有的说东，有的说西。桓谭认为这是个无所谓的事，因此默不吭声。刘秀把目光移向桓谭，问：“桓爱卿，朕想用图讖决断此事，你看如何？”桓谭一时闹不清皇上的本意，不好直接反对，就含糊回答：“臣不读讖。”刘秀故意激桓谭：“卿为什么不读讖？”桓谭的犟脾气又上来了，朗声说：“图讖本是一派胡言，不值得看。”刘秀猛地一击龙案，厉声喝道：“桓谭非圣无法，依律问斩！”

桓谭不想死得这么窝囊，被迫向皇帝认错，乃至叩头流血。



刘秀赦了桓谭的死罪，但不允许桓谭再留在京城，又下了一道旨意：削去桓谭现任之职，贬去六安（今安徽六安）做郡丞。郡丞是郡守的属吏，桓谭这时已经年过古稀，身体本来已很虚弱了，想到自己一心为君，却遭君主忌恨，受贬出京，一路上越想越伤心，没等走到六安，就死在途中了。

刘秀坚信图讖，连贬郑兴、尹敏、桓谭，史官不得不为这位中兴英主涂上一抹暗彩，即使光武帝后来的封禅泰山，竟也与图讖有关。

泰山，又名岱宗。岱宗，巍然屹立于今山东省济南以南约五十公里处的泰安城北。主峰玉皇顶海拔一千五百二十四米，有通天拔地之势，号称东岳，为中国名山“五岳”之首。古人以东方为万物交替、初春发生之地，故而赋予泰山“五岳独尊”的美称（注：依《风俗通》解释：岱为始，宗为长，故以泰山为五岳之长）。一国之君在高耸入云的泰山顶上筑一高坛祭天，称做“封”。泰山脚有一小山包，名叫梁父，据说那里地层最厚，在梁父上筑坛祭祀地神，谓之“禅”。

泰山封禅是被古人看得十分神圣而又严肃的事情，只有做出了非凡贡献的帝王，在海内一统、国富民丰时，才有资格举行这个大典。因此，在刘秀之前的几百年里，去泰山封禅的皇帝，只有秦始皇和汉武帝两人。

建武三十年（公元五十四年）二月，新春伊始，刘秀就离开京师洛阳，去巡视东方各郡。一路上，沿途的地方官吏迎来送往，极力称颂汉室中兴以来的丰功伟绩，建议刘秀去封禅泰山。刘秀却非常谦虚，认为自己不具备封禅泰山的资格。车驾到了济南，群臣集体上书说：“陛下已即位三十年了，应当去封泰山。”刘秀却这样回答：“朕即位是有三十年了，可这三十年政绩平平，

百姓一肚子怨气，朕却要沾沾自喜地去封禅泰山，粉饰太平，这么做是骗谁？难道要骗天上的神灵吗？”为了表示自己不去封禅的决心，刘秀还郑重其事地下发了一道诏书：“和古代的圣主明君相比，朕还差得很远，根本无资格去封禅泰山。今后不论是朝廷大吏，还是地方官员，如若仍然不顾事实，对朕说一些歌功颂德的溢美之辞，朕就要处他以髡（音昆，剃成光头，以示侮辱的刑罚）刑，并放逐到边远地区做苦役。”

此令一发，就无人敢再提封禅之事了。

刘秀去鲁（今山东曲阜）祭祀了儒家宗师孔子，回到洛阳后又专心致志地研究起被加工过的谶纬书《河图会昌符》。书里有一段话赫然映入眼帘：“赤刘之九，会命岱宗；不慎克用，何益于承；诚善用之，奸伪不萌。”这段谶文的意思是：赤帝刘邦的第九代接班人应该去泰山（岱宗）祭祀，否则，就不能名正言顺地继承汉统，也难能杜绝奸伪之徒的萌生。刘秀大吃一惊，让女婿虎贲中郎将梁松再查一查别的谶纬书，看看有无封禅泰山之记载。梁松从《河》、《洛》等谶文书中居然找到了三十八处，都说刘邦的第九代传人应去封禅泰山，否则，必然要被天神怪罪。司空（公元五十一年五月，司空、司徒并去“大”字，改大司马为太尉）张纯也闻风而动，从儒家经典《五经》上旁征博引，极力论述封禅泰山的必要性，上奏刘秀说：“自古以来，承受天命而立的帝王，在治理好天下之后，一定得封禅，向天神汇报成功。陛下负中兴之命，平海内之乱，复祖宗基业，解百姓于倒悬。如今黎元安宁，夷狄慕义，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陛下应当遵唐帝（尧）之典，继孝武（汉武帝）之业，封于岱宗，以报天神；禅于梁父，传祚子孙，从而奠定万世不衰之基。”

刘秀终于下了封禅的决心，并责令张纯和梁松具体筹办。

朝廷上下都紧急动员起来了，别的东西还好准备，惟有“方



石再累”一物，极难搜寻。

当年汉武帝封禅时，用两块极其珍稀的五色玉石刻制成盒子，在里边盛放玉牒（皇帝给天神的奏章），外面用“金泥”（水银和金屑拌制成的粘合剂）密封，再烫上“玉检”（封条印记）。据《后汉书·志第七》所记：这“方石再累”方五尺，厚一尺。玉牒书厚五寸，长一尺三，宽五寸。又有玉检十枚，摆在石旁，东西各三，南北各二，都长三尺，宽一尺，厚七寸。检中刻三处，深四寸、方五寸，有盖。检用金线缠五圈，再用“金泥”涂封。“方石再累”要放在祭坛的中央，是祭天最重要的道具。

如此大的五色玉石，一时很难找到，没办法制造“再累”（盒子）。刘秀想借用武帝当年用过的“再累”装他的“玉牒”。梁松坚决反对，说这是欺哄天神，会被天神怪罪。最后大伙想了个变通的法子，即用质地上乘、颜色单一的玉石制“再累”，解决一时之困。

封禅时间定于建武三十二年（公元五十六年）春。

刚刚过罢春节，刘秀就在司空张纯的导引下，带着文武官员，离开京城洛阳浩浩荡荡地去泰山封禅。这期间，先到曲阜祭拜了孔子，于农历二月二十二日凌晨，赶到泰山脚下。

刘秀及群臣顾不得休息，当即在泰山南麓点燃三堆篝火，高奏圣乐，意思是给山上的神灵发出信息，让他们做好受祭的准备。

东方泛出微曦，刘秀草草用过早膳，便乘上御辇，在百官前呼后拥下开始登泰山。刘秀坐在御辇上，一路观赏这泰山的景致，果见泰山大气磅礴，景致不俗。从升仙坊开始，路渐陡险，攀登至“十八盘”处，听松涛怒吼，飞泉鸣溅，让人心扉豁然。刘秀却见这些抬御辇的壮丁虽经轮换，却仍是满脸大汗，实在让他于心不忍，就冲淡了一些观赏佳境的兴致。

御辇穿越南天门，来到秦始皇封禅泰山时所立的“无字碑”

下，刘秀下了御辇，观赏这幢当年秦始皇所立的未留下文字的巨碑，高约两丈，厚约两尺，像这么大的巨碑，显然不是泰山石头，那么，这块巨碑又是怎样运上这泰山顶的呢？刘秀展开想像，就更加佩服那位一统六国的秦始皇，真可谓神鬼莫测！自己这位中兴之帝，显然比他要大大逊色呀！……刘秀站立于泰山之巅，昂首回顾，也就被这东岳风光陶醉了。这时候，已到正午时分，张纯等安排已毕，催刘秀沐浴更衣，登坛行“封”礼。

刘秀面南而立，尚书令恭恭敬敬地呈上玉牒，由皇帝用一寸二分的玺亲自封好。太常（司祭祀礼乐之官）指挥随行的两千多名身强力壮的卫士抬起坛上的“方石”，让尚书令把玉牒放在里面，然后把石盒合上。尚书令用五寸印封妥石检，刘秀纳身跪拜，群臣山呼“万岁”，声遏行云。

祭天仪式结束，刘秀乘兴登上泰山极巅——玉皇顶，再一登探海石，真正领略了凌空欲飞的感觉。但是，刘秀是不能在这里过夜以等待在探海石上看日出的。他即顺原路下山，回到驻地时，已是半夜时分了。那些在山上忙碌的官员则直到天光大亮才完全下山。

这爬泰山谈何容易？上山时，只觉得累；下山也使腿承受全身压力，睡一夜觉后，往往两个膝盖以上疼痛，数日才能消痛。这文武百官和随行人员，劳累了一天一夜，个个困乏，第二天（二十四日）恩准全天休息。第三天，在梁父山上举行“禪”礼，祭祀地神。

按古人的说法：天为阳，地为阴；男为阳，女为阴。因此，祭祀地神时，由高祖皇帝的元配吕雉陪同山川群神享祭。这么做，完全是按照当年汉武帝封禅时的规矩。

泰山封禅大典圆满结束，大队人马回京，可主持操办此项仪式的司空张纯却死在了半路上。众人议论纷纷，刘秀的心里也划



上了一道阴影。回到洛阳之后，刘秀仍按以往的惯例，颁旨大赦天下，改元，即改建武三十二年为中元元年，以示万象更新，还下诏免征泰山郡一年的赋税。

上有所好，下必甚之。刘秀信图讖，封泰山，很多地方都争先恐后地呈献瑞祥，以图升官晋爵。有的说京城洛阳涌出了醴泉，水甜如蜜；有的说山崖上长出了赤草，日生一叶，十五天后日落一叶，周而复始，永远不灭；还有人说他们那里降了甘露……故事愈来愈多。大臣们就向皇上奏说：“出了这么多瑞祥，是因为陛下的功德感动了天地，应当让太史官记录在案，存放起来，万代流传。”刘秀似乎还保留着一点清醒，他摇摇头，说自己没有那么多德行，对于所呈献的瑞祥，他也不信，也不让太史官记。这些事沸沸扬扬了一阵子，因得不到皇帝的肯定，便销声匿迹，无人再提了。

刘秀倒是在“禅”泰山时对于让吕后一同陪祭颇生感慨。至十月间，刘秀做出一项重大决定。他让新提升的司空冯鲂告祭高庙（高祖刘邦之庙）说：“吕太后违背高祖皇帝‘非刘氏不王’的誓约，重用吕氏，残害宗室，几乎颠覆了汉朝的社稷，她没有资格以太后的身份在高庙里享受祭祀。薄太后母德仁慈，孝文皇帝贤明临国，子孙们全赖他们的福荫而繁荣至今。因此，尊薄太后为高皇后，在高庙配食地祇。吕太后的牌位移出高庙，迁放到皇家墓园里，四时上祭。”

刘秀还诏令修建明堂（帝王宣明政教的地方，类似后来的大礼堂。凡朝会、祭祀、庆赏之类大型活动均在此进行）、辟雍（培养高级知识人才的地方，相当皇家学院）和灵台（天文台），并正式“宣布图讖于天下”。

光武帝封禅泰山回京，终为司空张纯劳累而死而生伤感。这

张纯乃是前汉富平侯张安世玄孙，世袭封爵，为官敦谨。刘秀称帝后，张纯来朝，受封太中大夫，曾率颍川突骑，安集荆、徐、扬各州，管领粮道，接济诸将帅军营，颇称有功。又屯田南阳，迁升中郎将，后继杜林为司空。这是刘秀较中意的“老成人”三公，竟至以身殉职。刘秀擢太仆冯鲂为司空，继张纯之任。哪知司徒冯勤又一病不起，惹得刘秀越加懊恼。冯勤病故，刘秀也不急于补缺，直至孟冬，才让司隶校尉李欣接任司徒。

转眼过了春节，已是中元二年（公元五十七年）早春，光武帝已经六十二岁了。但他还是黎明即起上朝，直到太阳偏西才退朝。就是稍得闲暇，他也召集公卿，与他们谈经论文，商谈治国之道，至深夜才肯休息。太子刘庄知道父亲的风眩病已经多次发作过，竟至昏倒在殿堂上，身体状况也大不如以前了，他觉得自己也可以代父分担一些事务性工作了，便劝道：“父皇之英明，可比大禹、商汤，但却不像黄帝、老子那样，知道颐养身性，未免过于劳累啊！愿陛下今后要知道爱护龙体，注意休息。有些小事，可让孩儿代劳啊！”刘秀笑望着太子，说：“既是朕乐意干的事，就不觉疲劳啊！”刘秀的这句话，竟成了后世的成语“乐此不疲”。但是，人毕竟是历尽艰辛，心力交瘁了。朝中纵是出些小事，刘秀又如何不操心生气呢？就如更始帝刘玄之子刘鯉，刘秀能封他为寿光侯，就极显天高地厚之恩了；但刘鯉不解事理，不释父仇，迁怨于刘盆子兄弟，将刘盆子之兄式侯刘恭刺杀。其实，刘恭还是个惟一忠于刘玄的人，并且亲手杀死谢禄，为刘玄报了仇，那么，这个糊涂颡顛的刘鯉怎么该杀害刘恭呢？这案件还牵扯了几个王族人物，真把刘秀气得肝裂肺炸。从此之后，风眩病就发作得勤了，进入二月之后，他晚上就总是睡觉不好，经常做恶梦，不是刚刚去世五年的郭后来与他诉说怨言；就是已故马援来向他诉冤；就是那些祭遵、冯异、朱祐、岑彭、来歙等爱



将，也来梦中相聚。一梦醒来，夜静风清，使刘秀又是伤感，又是吃惊。根据以往的经验，人之将死，那些阴间的恩怨人物都会预先来见。叔父刘良临死之前，就曾经在夜间大声答应，醒过来以后，别人问他，他就说：“是大哥在宅外叫我，我只好答应啊！”刘良几天后就死去了。刘秀既然感于这些征兆，就让妻子阴丽华把所有的子女都叫到了床前，嘱道：

“朕此生无益于百姓，身死以后，丧事要按照前汉孝文皇帝（汉文帝）的样子办理，务须节俭！各地刺史、郡守，都不要擅离职守来为朕送葬，也不要派使者进京城来为朕吊唁。汝等兄弟务必和衷共济，共兴东汉基业，勿负朕望。”

阴皇后垂泪点头，十一个儿子也只得个个答应谨遵父嘱。刘秀怅然望着爱妻和子女，他当然还留恋人生，也当然还关心着他得来不易的东汉基业，但又是一阵晕眩，他就未能再还过神来，刘秀就这样与世长辞了，享年六十二岁。

光武帝刘秀在位三十三年，自从春陵起兵，迭经艰险，终能光复汉家旧业，削平割据之群雄。可见他的智勇深沉，毫不逊色于汉高祖。至天下既定，务求安定，退武臣，进文吏，明慎政体，总揽权纲，使退者不怨，又足见权术高明。其崇尚气节，讲求经义，耳不听郑声（亦称“郑卫之声”，原指春秋战国时郑、卫等地的俗乐，后泛指民间音乐），手不持玩好，与王侯等保持和谐相处，坐致太平，又比那汉高祖谩骂儒生，诛夷功臣，纵吕后祸刘，要高明得多。但是，刘秀惟妻妾易位，更换太子，嬖幸梁松，屈待马援，更在晚年迷信图谶，侈志东封等，颇受史家指责。但是，白璧微瑕，瑕不掩瑜，东汉光武帝刘秀还不愧为一代英主，堪称为中国历史上惟一以柔道治理天下的好皇帝。正是：

日角异相果不凡，昆阳大战美名传。

更以柔道治天下，再续汉业二百年。

作者简介

刘秀 文学创作 冯益汉

冯益汉 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文学学会会员，山东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潍坊市作家协会理事、潍坊市书法家协会会员，国家二级编剧。获奖代表作：电视连续剧《郑板桥》、《李逵》，长篇小说《武林赛来庚》57万字，在潍坊晚报连载，已定拍电视连续剧。歌曲（作词）在全国有获金奖、优秀奖。

刘秀 水墨绘画 纪连彬

纪连彬 中国著名画家 黑龙江省画院副院长、国家一级美术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黑龙江省美协理事、黑龙江省中华文化发展基金会副会长、黑龙江省政协委员。

作品曾获“全国庆祝建军60周年美展”金奖，“中国首届工笔山水画展”金叉奖，“全国首届山水画展”铜奖，“全国纪念九·一八60周年中国画展”银奖，“第八届全国美展”优秀作品奖，“中国佛教文化艺术大展”优秀作品奖。1997年被中国文联评为“中国画坛百杰”，1999年被评为“中国百杰画家”称号。部分作品被中国美术馆等单位收藏。作品在香港、台湾、日本、新加坡、泰国、美国、德国、英国、法国、加拿大、俄罗斯、孟加拉、马来西亚、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展出，个人传记被收录在多部画家传记、名人录等辞书中，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给以介绍，黑龙江电视台拍摄专题片。



刘秀 工笔绘画 张海东

张海东 黑龙江朝鲜民族艺术馆专职画家，部分作品在韩国、日本展出，作品被选入九届全国美展，曾荣获群星奖金奖，获黑龙江省建党 80 周年黑龙江美术回顾展金奖，获全国建党 80 周年美展优秀奖。

刘秀 插图绘画 孙承民

孙承民 字从人，号苦耕，1959 年生，中国田园画会常务理事，黑龙江省中国画研究会会员。美术作品在《国画家》、《美术界》、《收藏家》、《中国书画报》、《美术报》等国内外四十余家报刊、出版社发表。先后在哈尔滨、北京、深圳、香港和俄罗斯举办个人画展。1992 年获“国际中国画展暨大赛”三等奖。1996 年获“20 世纪末中国当代美术家邀请展”优秀奖；1997 年获“’97 香港回归中国书画大赛”优秀奖、加拿大“第三届国际水墨画展”佳作奖；1999 年获“当代中国青年书画展”优秀奖、“首届中国画小品精品展”优秀奖，出版有《孙承民国画作品优选》、《孙承民画集》。作者为本书所绘帝王插图获黑龙江省 80 年回顾展连环画金奖。

刘秀 书法 谷溪

谷溪 中国著名书法家 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 中国文联书画艺术中心理事 北京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刘秀 篆刻 杨鲁安

杨鲁安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西泠印社理事

本书中水墨画、工笔肖像画、插图、书法、篆刻、属本书专有作品，侵权必究。

目 录

前 言	(1)
-----------	-----

上部 韬光养晦

引 子	(3)
-----------	-----

第一章 王莽篡汉 吴福喋血	(5)
---------------------	-----

• 世界上什么人最难对付？当然是那种一贯现出伪善面孔的人。他以伪善面孔骗得声誉，一旦露出真面目时，才让人大吃一惊。

• 有的人能忍怒不发，待时而动；有的人性如烈火，一触即燃。即如后者，只能图一时之快，总难成功。

• 害死他人者，总想要斩草除根；而这种“草根”却又总难如愿除尽，这才有替父报仇的好戏看……

第二章 刘秀返里 马武解围	(17)
---------------------	------

• 一朝天子一朝臣，此言不谬，但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哪个轻易舍得自己摘下头上的官帽？



• 有人说过：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如果一生只跟一个女人或一个男人发生过性关系，就是最大的悲哀。你相信这话吗？那就请研究一下，中国历史上宫嫔最多的皇帝——王莽。

第三章 尚武厌农 务农悟武 (31)

• 朋友相交，意气相投，确实讲缘分。有的人一见面就对脾气，有的人一看举动就生烦……

• 人学文或习武，都要靠悟性。感悟深者学得深，这到处有例可寻。刘秀以谷子秀穗而起名，他就爱农事，此乃一奇。

第四章 赶路无意 机遇有缘 (47)

• 中国历史人物的兵刃式样都是怎样创意的？都是按其特殊用途而设计的。但哪一件兵器是务农者设计的呢？却不多见，刘秀的兵器却是其中之一。

• 一次巧遇，一生之缘，这是正被许多人证实了的。刘秀爱慕比自己小八岁的美女阴丽华，终成夫妻。但他们最初的巧遇，却鲜为人知……

第五章 对联藏名 名字演义 (62)

• 将一个人的名字藏在一副对联之中，寓意褒奖，这可算是一种特殊的创作，谁对这种文学创作更属意？

• 今人男女之爱，和古人的说媒相亲，有霄壤之别；而古人的相亲，又极富喜剧色彩，值得今人认真回味……

第六章 旧隙新怨 武勇得娇 (78)

- 古语说：是好姻缘，谁也拆不散；不是姻缘，谁也撮合不成。那又为什么充当那个令人不快的人物呢？

- 俗话说：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但就是一个“争”字，制造了多少人为的悲剧。

- 民间婚俗一条条，是谁最先创立的呢？各借吉言，各有情趣。

第七章 来客不轨 言多语失 (93)

- 杀夫之仇为大仇，夺妻之恨为深恨，但只是两个男人争娶一个女人，就不可谓之“夺妻”了，那又何必怀恨？

- 凡是发动起义者，多是舌辩之士，标诸史册的绿林起义军首领王匡，也是靠嘴头子博得人心，发动起义的。

- 怕杀头难把皇帝做，胆小怕事的人又如何能成其大事？

第八章 说讖迷津 识讖改名 (106)

- 讖纬乃是封建迷信，但有时却能说个正着，这就为讖纬学说罩上了一条神秘的光环。

- 因讖语“刘秀当为天子”，就改名刘秀，刘歆本已是一位名人了，何必再改名人之名？以致弄巧成拙！

- 一个人五十多岁了又改名字，有什么必要？想得到的就能得到吗？



第九章 严光激志 三俊求学 (120)

• 年轻人在关键时候，听好友一言提醒，走对了路，受益无穷……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但是，有许多狐朋狗友，引人上钩，又其祸无穷！

•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见一位十几岁的小姑娘长得极其美丽，他也会产生情爱之欲吗？

• 亲戚不犯财，犯财不往来，这是就刁蛮之徒而言；有事亲人急，才是正理。

第十章 赏银肇祸 奇遇识朋 (136)

• 诗言志。行诗吟对，极显人的志向，但这却不是就好吹牛的人而言。历史人物陈胜、刘邦，都有过大言不惭的例子啊！

• 驾车人只知鞭打辕马。辕马也真的会报复赶车人？这仅是一个发人深省的道理。

• 跑马卖解者，总要拜四方，以防地痞恶霸寻衅闹事，这里就有实例……

第十一章 马武显武 李通阔谈 (150)

• 武林人物有句名言：不打不成交。但又往往是一打就成仇，而且又会连带很多无辜的人。

• 刀走黑，剑走青，行家伸伸手，就知有没有，这都是武林行话，一旦把这些本事亮出来时，就出危险了。

• 官场人物总是报喜不报忧，而一些文人侠士又总爱传扬官家之丑，历来如此……

第十二章 寡母孤子 巧遇故旧…………… (165)

- 古语说：无巧不成书，无巧不成戏，某些人的有缘巧遇，才构成了一些势所必然的故事……

- 滚滚长江分段而名，中华武术源远流长；长江允纳支流而成其澎湃之势，武术融诸家之长者才称大家。

- 故人重逢，人的模样可以淡忘了，但那些印象最深的事却不容易忘记……

第十三章 七星聚会 太学吟诗…………… (179)

- 人生交往中感情最深的，往往是学友之情，同学结少年，而在人生的长河中，会有更多的交往、相助。

- 人们都很注重吉言，要去干某件事，总愿预闻些预祝成功之类的吉言，但七个人却以吉言成诗句，就不容易了……

- 一个单位，有两人重名，可能因来自两地，但同居一村，竟也有重名者。如果某人以“狗”为名，就不多重名的了……

第十四章 谈论勾践 学宫夺名…………… (191)

- 几个人物在大庭广众之下出现，人们的好恶都尽可能体现出来，受到冷落者需深思，受到拥戴者勿骄矜。

- 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不拘小节，终得灭吴以报大仇；但他却杀害功臣，令后人如何评价？



• 中国的历代皇帝中，有几个“马上皇帝”（即文武双全者）？刘秀是佼佼者之一。

第十五章 刘秀拜师 王霸谈色…………… (206)

• 恩师爱徒之说，古已有之，也便有“师徒如父子”之说。老师常以所教弟子出了某个人物而自豪，这是常情。

• 男女之间的性爱之事，有什么秘密可言？王莽是中国历史上妃子最多的皇帝，一百二十名妃子还加一个史妮……

• 秘闻、传奇，在一些下流文人中传播，成为颇生动的“民间文学”。

第十六章 倾心太学 言触祭酒…………… (220)

• 王莽新朝的大司马严尤，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人物，他以一篇奏疏而升官，便想跻身于文坛。

• 王莽当政之初，就像是一个神经病患者，他的一系列少数民族方略，让明眼人视为儿戏，怎不动辄失策？

• 自古至今，所有官场人物和学术人物心态大有不同……

第十七章 敬听时弊 熟谈驴马…………… (234)

• 人都爱耳闻阿谀奉承之言，但严尤能勉强听进逆耳之言，且能从此后看重直言之人，这却并不多见。

• 当一个人面对仇人就在几步之外时，他心里会想什么呢？刘秀在长安街上面对龙车上的王莽时，也想

到了一个字：杀！

- 刘秀还是一个玩牲口的行家里手，那是在干中学到的，这又是其他皇帝不曾涉及的……

第十八章 拳打成交 告状投门…………… (249)

- 挨人一顿揍，却固执地求着拜人为师，这是武林界人物中的常事，但这个人却是一位博士弟子。

- 刘秀与大司马严尤曾有过一次面争，这次要为族人告状，却要去求严尤，严大司马能肯接见这个危险人物吗？

- 告状要有告状的办法，把刘字拆开，改姓卯金刀，这办法沿用了多少人！

第十九章 制药助学 赍志离京…………… (266)

- “勤工俭学”的口号，是二十世纪的普遍提法。但汉光武在长安求学时，也合伙买驴，也合伙制药，皆为勤工俭学……

- 有些奇特病症的药方是怎么得来的呢？竟有些神奇的传说，谁能相信？但这里就有个例子……

- 都说世上不负有心人，这浙江严子陵就是乘兴而来，扫兴而归，而且成了一个心理障碍人物……

第二十章 渔阳比武 英才相会…………… (281)

- 人说英雄无用武之地，是为不幸；但机遇来到时，还得各方面因素促成。吴汉的得志，就有些鬼使神差。

- 王邑也想为王莽办一点事情，再找一个升官之



梯，但却事与愿违——只促成了别人的成功，自己却险些定罪。

• 彭宠这个奇怪人物，遭遇与其名字不符——既无人捧（彭），也未能宠！

第二十一章 怒离长安 赛动京城 (296)

• 上了两年太学，刘秀又岂能被放官？尤其亲眼目睹了王莽残酷杀害起义者王庆孙的惨象，他一怒决定了行止……

• 名将相斗，总以“二虎相斗，必有一伤”来形容；但真正的高手相斗，就会出现：点到为止，不求伤人。

• 都说美女爱英雄，果然不差！但这一对美女爱英雄，却是悲剧……

第二十二章 九州烽火 游徼杀民 (312)

• 王莽既然宠幸着一百多名嫔妃，他又怎么反对女儿自己择婿呢？但仇人的儿子和女儿结为夫妇，却又与许多这类的爱情结局大不相同……

• 哪个地方若要发生动乱，要出一个惊天动地的人物，就会升起“王气”吗？这也和地震的预兆一样吗？不可思议。

• 王莽的统治仅维持了十八年，其原因就是：有暴君，有贪官，更有污吏……

第二十三章 绿林投效 荆州扬威 (326)

• 一根火柴，就能形成一场特大的火灾；官逼民

反，形成了农民起义。刘玄不杀人，他就不会当那几年皇帝。

- 污吏被杀于情妇之家，郎中又死于河水之中，是古人的法制观念淡薄，还是那时人们的积怨过重呢？

- 绿林军是反莽的最大一支义军，马武是绿林军的第一员虎将……

第二十四章 义军殃民 刘秀钟情 …………… (340)

- 绿林起义军，本是起自穷苦百姓，一旦打家劫舍时，却不只是攻击抢劫官府和土豪劣绅，而是良民百姓一扫光……

- 刘秀本是在遭受逮捕的困厄中，竟也得暇与阴丽华一见钟情，可见古今人物所论不差：食色者，人之本性。

- 武人总说：举手不留情；文人总论：善恶非无来由，惟以德感之。还是后者可以多用啊！

第二十五章 醉酒闯祸 巧遇钁期 …………… (357)

- 酒对人有什么好处？自古至今，因酒坏事者，比比皆是，邓晨本是一个细心人，被酒精一迷，面目全非了。

- 千军易得，一将难寻。但历史就是给一帮人以相遇缘分，遇得巧，遇得奇，才让后人写成书，编成戏。

- 有些人就惯于为虎作伥，横行霸道，时运不济时，就吃了一刀，再也不能喘气了……



第二十六章 李通谋反 吴汉请命 (372)

- 有矛盾的人为了某种利益所驱，有时也会走到一起。但是，到关键时刻，这个矛盾还会出现……
-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倒不是封建迷信。有些人做事不顺，事与愿违，反而惹出笑话，又丢了脑袋。
- 纵虎归山——本是一句反意词，但用在了吴汉身上，又恰如其分……

第二十七章 春陵揭竿 宛城却敌 (388)

- 刘舐素蓄反志，他终得揭竿而起了。但是，这位性如烈火的硬汉子，等待他的却不是一帆风顺的命运……
- 鱼龙混杂于水了，一汪水也就搅混了，在这种形势下，如何做出正确选择，何去何从，确非易事。
- 扣住武将的家眷当人质，使武将在前方死战，以防生变，这是王莽的一大发明……

第二十八章 血染白雾 泪述深仇 (403)

- 俗话说：买卖好做，伙计难掰——这是指分利劈红要出事；几支军队联合作战也是这样，都想占功，不想出力。
- 当年高祖斩白蛇，王莽就真是白蟒化身？否则，为什么与王莽军队作战，会出现漫天白雾？大概只能算是巧合……
- 吴汉杀妻，被写戏人写得生动逼真，几代相传，而史料却未记载，今补撰之。

下部 龙登九五

第二十九章 吴汉休妻 甄阜丧命 (419)

- 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深——这是俗谚。吴汉是休妻，岂可轻而言杀？但妻子自杀，与休有关，亦可曰杀妻。

- 王莽的惟一剩下的与元配所生的女儿王鸾英，也完全可以走另一条路子，诸如落发为尼，但她偏偏要选择死……

- 各路义军矛盾重重，却偏偏也能打几个胜仗。甄阜命丧，人心大快！

第三十章 刘玄升迁 严尤败北 (435)

- 一般人选将士，都愿意选精明强干者，以期望他带领大伙有奔头；但这里却有个相反的例子——要举荐一名庸才……

- 权力炙手可热，谁人不想争啊？但“权”字后面又加个“力”字，可见，有实力者才可以图权。

- 严尤——这位步步走下坡路的人物，空负才学、胆识，却只得不严而“忧”了。

第三十一章 刘秀冒险 刘玄登坛 (450)

- 刘秀已经是经历过多少艰难险阻了，这一次又是如此；不过他又一次脱险，而且极有戏剧性……

- 桡不反汉，汉不斩桡，这是历代梨园人物安排



给刘秀的戏词儿，以为后来刘秀醉斩功臣做伏笔……

- 沐猴而冠，是个很滑稽的描述语，无德能之人当皇帝，当会丑态百出的……

第三十二章 宛城奋战 昆阳闯营 …………… (467)

- 刘祗几十年的学文练武的功底，在进攻宛城的战役中，得到了最突出的表现，但这位打下宛城的功高者，命运将如何？

- 害人害个死，救人救个彻，这句话的前半句让人毛发倒立，但欲行前半句者，是不会心慈救人的……

- 败军之将不可以言勇，大将严尤尝到了这句话的苦头……

第三十三章 三千敌万 二刘遭诛 …………… (482)

- 形容英勇作战的词儿很多，“以一当十”就是最熟悉的一个。但谈何容易？刘秀三千敌万，尚是著名以少胜多的战例。

- 捉鱼人已经张好了网，有的鱼儿还会往网上撞，这是动物；但人也是这样，面对圈套，还要出头，岂不遭害？

- 两面派人物最难斗，在许多人还认不清其嘴脸时，最易受其害……

第三十四章 宛城韬晦 渐台分尸 …………… (497)

- 钢刀砍到木头上，木头非断即折；但钢刀砍入水中，将如何？刘秀如水之柔，他才得虎口余生啊！

- 兵战大势既去，则如大堤决口，势难收回。王

莽四十三万大军一旦被击溃，长安吏民，即草木皆兵了。

• 杀死王莽的人是谁？他竟是个为王莽物色美女的人物……

第三十五章 君臣新都 刘秀出徇 …………… (512)

• 有功之臣被杀，无功庸才称帝，这在中国历史上亦不多见。但写历史的人只写绿林起义，却忽略了绿林军的这一段故事。

• 义军首领王宪，是个典型的人物——把王莽这位皇帝消灭了，他却首先看好了王莽的贵妃们，宁在花下死，做鬼也风流。

• 刘秀终于韬晦成功，开始逃离虎穴，走出了第一步……

第三十六章 初得民心 雪漫征途 …………… (532)

• 放虎归山，纵龙入海，更始帝的一帮将军们是想借刀杀人，但他们忽略了一点——刘秀不是个一般人物！

• 众星捧月，从善如流，许多英雄人物都看透了更始帝的前景，是他给刘秀以机会——为渊驱鱼。

• 王莽早已被推翻了，反莽“罪犯”还在狱中，真能令人捧腹……

第三十七章 刘林献计 王郎称帝 …………… (547)

• 汉朝宗室人物刘林献计掘黄河以淹赤眉军，刘秀当时未采取此策，得罪了一个为害不浅的人……



- 都信谶言：刘氏当兴。卜者王郎即假称刘子舆，竟也一朝得势，让后人作为趣谈。

- 刘秀走南阳，一两皮肉一两金；刘秀走河北，重金悬赏处处捉……

第三十八章 河北遭厄 长安封赏 (563)

- 小麦磨成面粉，所做的食物为什么格外好吃？那是小麦越过了寒冬，经历了秋、冬、春、夏四季。人也是如此，经历过艰辛者，能为圣贤。

- 西汉高祖刘邦有言：非刘氏不王。这当然不可谓圣论。但傀儡皇帝刘玄，就封王过多了，要王则王。

- 得民心者得天下，至理名言。刘秀就是抓住了这一点。

第三十九章 娶妃真定 扬武信都 (577)

- 人世间的婚姻，大部分是带有附加条件的；而刘秀真定娶郭氏，附加有一个拥有十多万人马的真定王！

- 刘秀最亲近的仆人刘斯干被祭遵依法处斩，刘秀并非不心疼！但是，他还是将祭遵升为刺奸将军。这是为何？

- 马武是东汉演义所载的第一员猛将，绰号人称“马瘟神”，这绰号却是可怖而不好听！

第四十章 扫灭王郎 计封萧王 (593)

- 朋友相聚，喝酒取乐，还需排个座次，往往是“序齿而坐”（按年龄）；文东武西的朝臣座次，那就麻

烦多了……

- 王郎终被打败了，谁的功劳最大？王霸——因为他单骑追上王郎，砍下了他的头，这便能封侯。

- 刘秀在河北成功了，刘玄就想要把他召回身边来。放进深山的虎，它也能一招就回来？

第四十一章 始背更始 铜马荡平 (608)

- 时机到来了，刘秀当然要不失时机地占据河北。但是，刘秀此时还不敢直接与刘玄公开对抗，就得巧托言词……

- 刘秀在昆阳大战中，率十三太保突破重重王莽大军，何等威风；在河北，却差点在小泥沟里翻了“船”！

- 刘秀对于先友后仇的李轶，怎么对待呢？其手段极其高明……

第四十二章 棚邑称尊 樊崇设阊 (623)

- 刘秀终于放开了胆子，在鄯邑称帝——汉光武。群臣为劝刘秀称帝，却费尽了口舌，是刘秀胆小吗？

- 你拥绿林军一个姓刘的刘玄称“更始”帝；我赤眉军也要拥一个姓刘的皇裔称帝，实在难找，就找了一个“盆子”……

- 赤眉军也是一样——历史教科书上只写其为农民起义军，却避讳了他们的趣谈……

第四十三章 盆子辞帝 邓禹贪功 (640)

- 当皇帝有多好？刘盆子竟听了大哥的话，坚决



辞位，演成了一出闹剧，但他却比更始帝刘玄显得开明。

- 刘玄是被赤眉军所杀，但迫使谢禄杀害刘玄的人，却是绿林军中当初拥立刘玄当皇帝的人……

- 当年的小“神童”极受刘秀倚重，他为什么会贪功急进，这是很好理解的。

第四十四章 会军京畿 宋弘却亲 …………… (656)

- 义军首领樊崇当日轻而易举地几攻长安，赶跑了当年耍弄于他的绿林军诸将及更始帝；但今要斗刘秀，就不易了！

- 宋弘这位大臣，竟连光武帝为他大姐刘黄的求婚都敢于推辞，理由是家中有元配糟糠之妻，这件事至今有人不解……

- 刘秀就是一如既往，他对宋弘拒婚毫无怨怼，千古留美名。

第四十五章 粗人奇谋 汉军广征 …………… (674)

- 王霸一个大老粗，也能多次用奇谋，这不为妄谈；东汉后期的三国人物张飞，不是也多次用奇谋吗？

- 刘秀立皇后，将早生太子的郭氏立为后，这也情有可原。但阴丽华是元配夫人啊！若早立阴，就省下了一次麻烦……

- 彭宠称雄一时，却也死得窝囊——让自己的仆人“硬禁”，留下笑柄。

第四十六章 一信生疑 三战平奇 …………… (690)

- 一封平常的训导之信，却令一将生疑而反叛，造成数日征战，多少将士命染黄泉，岂不可惜？

- 莫轻视一位农夫，他能把一位大将骗得稳稳睡去，却一刀砍下了他的头。这一刀砍头，就能封官为侯。

- 年轻勇将耿弇三战平齐，使光武帝都把他比做汉高祖的大帅韩信，但韩信却是为要求当三齐王而命丧未央宫……

第四十七章 隗嚣拒谏 马援出使 (705)

- 自己想当皇帝的人，又岂肯甘愿拜在其他皇帝的脚下称臣？

- 只要对我有利，宁肯杀死别人；既然已经杀死了一两个，就不必可惜第三个……

- 一个人要想干一件坏事情，那是很容易找到借口的；没有借口，可以制造借口——

第四十八章 窦融审时 隗嚣野心 (723)

- 世人慷慨自负者多，真能审时度势者能有几人？

- 如果一个人真有才华，却不愿为世所用，这就是贤者吗？学得满腹经纶，却只愿垂钓富春山下，学不致用，岂不可惜？

第四十九章 陇西首功 西蜀初捷 (737)

- 第一位发明了立体作战地图的人是谁？他创造了“聚米为山”的词语，却命运使然，功勋不显……

- 自古说：“两国交兵，不斩来使。”斩了来使的



主将，竟能更快地把敌方迫降。

- 人云：水火无情，自古多少大将采用水火攻法。人们多知诸葛亮火烧战船，却不知采用水上火攻者，已有前例……

第五十章 两派刺客 三战成都…………… (754)

- 古人著有刺客列传：专诸刺王僚、荆轲刺秦王，但也有人战场上暗杀敌方主将，成为一奇。

- 运筹帷幄而决胜于千里之外，谈何容易？刘秀则是千古一人，若不然，他怎能冲出困境，直到当上了皇帝呢？

- 什么叫生力军？此有显例……

第五十一章 吴汉灭蜀 刘秀偃武…………… (771)

- 人往往发生一事，顿悟以前曾有过梦兆，这却不是迷信，公孙述就是一例！

- “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越王勾践和汉高祖刘邦，都是这样做的。刘秀可愿效法先人？

- 急流勇退，交出兵权，绝非易事，而刘秀却做得十分顺畅，他使用了什么心理战术呢？

第五十二章 度田风波 皇后更易…………… (785)

- 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成为有功之臣，但功成名就之后，却会在和平环境中沦为罪人，岂不可惜？

- 爱情总是专一的，一个人如果有两个老婆，就会饱尝争风吃醋的滋味，皇帝的老婆争位子，更关系太

子之争啊！

• 有“根基”的人才容易犯法，而人之将死，其悔也晚……

第五十三章 乡宴宗室 交趾杀征 …………… (800)

• 有的人当了大官，就忘了乡亲；有的人当了皇帝，还肯回到故乡，与庄户人同桌共饮，一叙乡情，两者相比，哪种人更高明？

• 雄性的动物一般都比雌性动物强健，而人类却有女英雄征侧、征贰两位女中魁元，但她们真能与男子汉英雄争衡吗？

• 有的人少年得志，有的人大器晚成。少年得志谈何易，大器晚成亦难成。

第五十四章 太子易位 国舅护奴 …………… (812)

• 中国历史上有多少个皇帝因更换太子弄得宫廷生变，刀光剑影，而刘秀还决心要更换太子，冒天下之大不韪……

• 杀人者，必偿命，这是历代古今中外毫无例外的王法，而皇家公主则袒护情人、家奴，演成了一场“强项令”闹剧。

• 公主护情夫，国舅护家奴，君圣臣明，国之福也，此言不谬……

第五十五章 吴汉病故 马援蒙冤 …………… (828)

• 人言“一母生百般”，果然不错！古时“坐怀不乱”（美女坐其怀中而不为所动）的柳下惠，其弟为出



名的大盗——盗跖；刘秀的四个舅子中，也是贤与不肖并存……

- 说贴心话劝诫他人，好心好意，反而惹人烦恼，致使留下祸根，这岂不可惜？这是没有认清对象，马援是为显例。

- 光武帝可谓明君，为什么会屈待马援？这其中大可发人深醒！

第五十六章 刘秀迷讖 祭祀泰山 …………… (847)

- 图讖是封建迷信，刘秀为什么深信不疑？便是自己当年“刘秀当为天子”的讖语变成了现实，既有验证，当要坚信。

- 信图讖，又不接受教训，斥责几个重臣，失误不小……

-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嘱咐子女，和衷共济，但孩子们各有各的想法，就不好说了……

作者简介 …………… (861)